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江湖丛谈

 **E-BOOK**
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

前 言

—

本书的作者云游客，生平事迹未见籍载。但从本书的不少自述性的片段中，可以略见一斑。他说：“我老云自幼就到北平”，“时在清末”，“家中兄弟三人”。又说：“我自幼就爱谈奇说怪”，“读书时，曾因逃学，去听评书”，“受责数次”。但他“聪明过人”，“交际最广，哪界都有朋支，亦常给人调停个事”。大概他是个富家子弟，有点文化，不从事专一的正业，但竟能耗资四出云游，长达“三四十年”之久，“闯荡江湖，走了十几省”。北平（即北京）的天桥、天津的“三不管”、营口的洼坑甸、大连的西岗子等江湖人最集中、卖艺花式品种最多的热闹场所，他是经常驻足的。他上过当，受过骗，但逐渐领悟了：“社会里的情形，黑幕重重”，“行行有门，门门有道”，江湖艺人的技艺，也有“腥的”（假的）、“尖的”（真的），江湖人的谋生规律是：“腥加尖，最赚钱。”他“虽卖稿为生，每日埋头书案，当刷子匠”，但只要“有了闲工夫，就到外面去游逛。”什么“算卦相面的”、“看风水的”、“挑八字的”、“打把式卖艺的”、“打弹子的”、“砸石头的”、“摔跤的”、“演哑剧的”、“走高跷场的”、“拔火罐的”、“抖空竹的”、“卖刀疮药的”、“卖眼药的”、“卖牙痛药的”、“卖壮药的”、“卖刀剪的”、“卖针的”、“卖梳篦的”、“变戏法的”、“耍杂技的”、“唱大鼓书的”、“卖猴子药的”、“唱竹板书的”、“说评书的”、“说相声的”、“说数来宝的”、“修脚的”、“卖偏方的”、“治花柳的”、“耍猴儿的”、“拉洋片的”、“卖药糖的”、“卖耗子药的”、“点痣的”、“跑马戏的”、“玩魔术的”、“拐卖妇女进窑子的”、“当保镖的”、“合伙行骗谋财的”、“入室盗窃的”、“劫富济贫的”等，各路江湖人物。按“金”、“皮”、“彩”、“挂”、“平”、“团”、“调”、“柳”等八门归类，一门有一门的“领袖”，一门有一门的“规矩”，一门有一门的“调侃语”（即江湖黑话），一门有一门的“长春会”（即江湖人的团体组织）。所有这些，作者都力图深入了解，随时注意搜集耳闻目睹的材料，到撰写本书时，他“成了半个老合”（即半个江湖人），“五十多岁了，明白些个江湖事儿，亦有些人管我叫‘江湖老合记者’呢！”（详见本书《江湖中之老合》节）。

二

关于本书的撰写目的，作者在书中有不少直接的宣示。他说：“江湖人要骗人钱财，总是迎合社会里的人爱贪便宜的心理，研究出来种种方法，使人钻他们的圈，上他们的当。”“上江湖人的当”的，“都是贪便宜的人”。不上当的，只有“四个字的秘诀：不贪便宜。”为了达到使人不上当的目的，他下决心揭穿各门骗术的诡秘。他说：“我慢慢的探讨，得一事，就向阅者报告一事，总以爱护多数人，揭穿少数人的黑幕，为大众谋利除害”为宗旨，“以表示我老云忠于社会啊！”（见本书《江湖中的巾点黑幕》节）

在作者看来，江湖人大体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黑幕中的江湖人，以行骗行盗为主，当然其中也有些是行侠仗义、扶弱锄强的；二类是以演艺、卖艺

谋生的。对于后者的不幸，作者寄予深切的同情。他撰写本书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总结他们的各类真功夫、真技艺，使之流传后世，发扬光大。例如，对于说相声的滑稽大王“万人迷”，作者就不只在一处记述了他学艺成才的经历，而且把他的滑稽逗笑经验加以提炼、升华，认为要有丑角的“本色”，要有“大智若愚”的喜剧性格，普遍的规律是“说笑者不笑”。作者甚至推而广之，要求“不论是哪行儿，亦是逗笑儿好。电影的片子，还是笑片能引人入胜，戏台上还有丑角儿，才能热闹；唱大鼓的，亦有老倭瓜、架冬瓜的滑稽大板；单弦里，亦有群信臣的滑稽单弦；说评书的能有叫座的魔力，双厚坪、吕正三、刘继业、袁杰英、海文泉等，亦是以把人逗笑为拿手。‘万象归春’这话是不假的，哪行儿能会的滑稽术，亦能受人欢迎。”（详几本书《三不管的杨大将》节。这里所谓“万象归春”的“春”是指江湖“春点”，说相声的技艺就属于“春点”技艺，江湖人把教人一乐称为能使人一“春”。）作者进一步指出：“不止于中国，全世界人士，亦是欢迎滑稽的。”他希望“江湖中的人们，不拘什么玩艺，亦要加些滑稽艺术，管保能够活穴大转。”（按：江湖人称走好运、生意做得大红大紫叫“活穴大转”）从这些表达，可见作者对江湖艺人的“尖”的技艺是酷爱的，亦可见他的喜剧艺术观和喜剧人生观。

作者处在清末民初这样的“乱世”，他对于社会的黑暗是不满的，他哀叹“江湖乱道”。他察觉“江湖艺人十有五六”都习染了“吸毒”、“逛窑子”（嫖娼）等不良嗜好，“被嗜好所累，实在不少。只是他们都不觉悟，全往那条路上走去。”政府既然不制定强有力的禁毒、禁娼措施，他就一方面以提供“前车之鉴”为己任，在本书中细述了常傻子、瞪眼玉子等艺人因染恶习而导致身亡的惨痛教训，一再劝诫“江湖的朋友”痛改不良嗜好，“快快脱离黑籍”；另一方面，则引导江湖艺人走正道，勉励他们苦练真功夫，学习真本领。作者的劝世格言是：“知足者常乐，能忍者自安。学会艺，防身宝。”（见本书《天桥的竹空场子》节）。

三

当今改革开放的年头，社会发展的主流是令人欣慰的。但藉着大潮的涌动，亦有一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沉渣重新泛起，一些不良分子和不法分子正在玩弄旧把戏，故伎重演，偷拐坑骗；一些地方的富余劳动力，由于未找到合适的安置，也跃跃欲试，从事江湖卖艺的营生。本书的主要价值既是在于揭穿各类江湖黑幕，对各种江湖骗术加以暴光，同时挖掘各类江湖技艺，加以倡导、弘扬，那么，把本书加以整理付梓重印的工作，其意义也就不必多说了。至少，它可以警醒世人，使之识破骗术，以防上当；另外，书中不单为不少江湖艺人立了传，还追溯相声、说书等多门江湖技艺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过程，较客观地记述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心态和风俗民情，因此，本书为社会学、历史学、民俗学、曲艺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相当真实的宝贵资料，其在学术上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。

四

本书的初版也存在不少缺陷，诸如只是圈断句子，而无科学的标点；印

刷较粗糙，不少地方存在错字、别字、漏字、非规范字、累赘而表意不清的句子；对各种江湖术语作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；章节内容不严格按江湖的门类编排，叙述的次序较混乱，前后略有交叉重复；虽然作者总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，甚至提倡“江湖改革”，但由于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，不具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，因而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错误的，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解释也略有封建迷信的色彩，间或表露出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观点，等等。

整理者主要做了点、校的工作。原来的圈断多有不妥之处，整理者把它改正过来，并使用当今规范的标点符号，以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文意。文中“调侃语”甚多，故引号繁杂，除首次出现时用引号外，其余基本上从略。望读者细心阅读。本书初版之后，未见重印再版，因此不可能找到别的版本参校，整理过程的所谓“校”，仅是利用工具书，对各种文字上的错讹加以校勘、订正而已；另外，对书中一些重复累赘的语句，在不伤原意的前提下作了少量的增删补调，使之表达顺畅、准确，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；在书中略见糟粕之处加上简短的注释性按语，以帮助读者增强免疫力；原版的一两个小节题码，也因层次不清而予以删除，使原来的两级标题改为一级标题。其余内容，尽量保持原貌，以提供读者研究。

水平所限，还可能存在不足之处，甚至谬误。敬请读者、专家不吝赐教。

黄秀娴

1995年3月2日

江湖丛谈

著者自幼在外奔走，自谋衣食，对于江湖中的事儿，有个一知半解，所以著述这部《江湖丛谈》。内有“风”、“马”、“燕”、“雀”四大门；“金”、“皮”、“彩”、“挂”、“平”、“团”、“调”、“柳”八小门。内有包括的是：卖“梳蓖”的，卖“刀剪”的，卖“香面”的，卖“膏药”的，卖“刀伤药”的，卖“眼药”的，卖“虫子药”的，卖“牙疼药”的，卖“戏法”的，挑“汗册子”的，变“戏法”的，打“把式卖艺”的，跑“马戏”“修脚”的，算“周易”卦的，算“奇门”卦的，算“鸟儿”卦的，“相面”的，“哑相”的，“灯下术”的，说“相声”的，唱“大鼓书”的，唱“竹板书”的，说“评书”的，卖“胰子”的，卖“避瘟散”的，拉“洋片”的，等等，行当不下百数十种。此外，尚有两门：一为“骗术门”，一为“穷家门”。并有江湖黑幕，江湖人规律，艺术变迁，艺人小传，艺人传流支派，艺人道义，各省艺人团体的组织，艺人的沿革。仅将内容用概括方式，先向阅者报告明了，由江湖人之“春点”作为首谈。什么叫作“春点”呢？读书的人离不开字典、字汇、辞源等等书籍；江湖艺人不论是那行儿，先得学会了春点，然后才能够吃生意饭儿。普通名称是“生意人”，又叫吃“张口饭”的。江湖艺人对于江湖艺人，称为“老合”，敝人曾听艺人老前辈说过：“能给十吊钱，不把艺来传；宁给一锭金，不给一句‘春’。”由这两句话来作证，江湖的老合们，把他们各行生意的艺术，看得有泰山之重。江湖人常说，艺业不可轻传，交给入学的容易，他一文不值半文，丢的更易。江湖艺术，是不能轻传于人的，更不能滥授别的江湖人，宁惜一锭金，都舍不得一句‘春’。据他们江湖人说，这春点只许江湖人知道，若叫外行人知道了，能把他们的各行买卖毁喽，治不了“杵儿”（江湖艺人管挣不了钱，调侃儿说，治不了“杵儿”啦）。果子行、菜行、油行、肉行、估衣行、糖行，以及拉房辘的，骡马市里辘手，各行都有各行的术语，俗说叫“调侃儿”。到了江湖人，管他们所谓调侃儿的侃儿，总称叫“春点”。今例举一事，阅者诸君便知那春点的用处。譬如，乡村里有个摇铃儿卖药的先生，正当摇铃儿，被一家请至院内看病。这卖药的先生，原不知病人所患的是何病症。该病人院邻某姓，是个江湖人。他要教卖药的先生挣的下钱来，先向卖药的先生说：“‘果食点’是‘攒儿吊的黏啃’。”卖药的先生不用给病人诊脉，便能知道这家人是有个妇人，得的是心疼之病。原来，这“果食点”，按着“春点”中的侃语，便是妇人的；“攒儿吊的黏啃”，便是心口疼的病症。然后卖药的先生给病人一诊脉，把病原说出来，说的很对。病人哪能知道他们院邻暗念着春点，给那卖药的先生啊？花多少钱亦得买他的药啊。这卖药的先生，得了病人邻居用春点把病人所得的病“春”给他，能够不费事儿，挣的下钱来。简捷的说明，这就是江湖人用春点的意义。往浅处说，是那个意思；往深说，如同长江大海，用莫大焉。可是这春点，用在一处，成为三种名词，前说江湖人调侃的术语为“春”，至于“点”之用处和意义，容谈到艺人的艺术类，再为详谈。今将江湖中的春点，先行录出，然后再分门别类地述谈。

江湖之春点

管男子，调侃叫“孙氏”，媳妇叫“果氏”，老太太叫“苍果”，大姑娘叫“将抖”，小姑娘叫“抖花子”，小男孩叫“怎科子”，管父亲叫“老餞儿”，管母亲叫“磨头”，管哥哥叫“上排琴”，管兄弟叫“下排琴”，管祖父叫“俄儿的俄”，管祖母叫“餞的磨头”，管妓女叫“库果”，管良家妇女叫“子孙窑儿”，管男仆叫“展点”，管女仆叫“展果”，管当兵的叫“海冷”，管侦缉探访叫“鹰爪”，管小绺叫“老荣”，管和尚叫“治把”，管者道叫“化把”，管尼姑叫“念把”，管作官的叫“冷子点”，管大官儿叫“海翅子”，管外国人叫“色（念骰）糖点”，管乡下人叫“科郎码”，管傻人叫“念攒子”，管疯人叫“丢子点”，管嘎人叫“朗不正”，管好人叫“忠样点”，管好色的人叫“臭子点”，管有钱的财主叫“火点”，管穷人叫“水码子”，管好赌钱的人叫“奎把点”，管天叫“顶”，管地叫“躺”，管东叫“侧”，西叫“切”，南叫“阳”，北叫“蜜”，刮风叫“摆丢子”，下雨叫“摆金”，下雪叫“摆银”，管房叫“塌笼”，管店叫“窑儿”，管阴天叫“插棚儿”，管打雷叫“鞭轰儿”，管吃饭叫“安根”，管挨饿叫“念啃”，管拉屎叫“抛山”，管走吧叫“窍”，管打架叫“鞭托”，管害怕叫“攒稀”，管肉叫“错齿子”，管马叫“风子”，管牛叫“岔子”，管驴叫“金扶柳”，管买酒的叫“时山”，管喝酒的叫“敏山”，管喝醉了叫“串山”，管烧酒叫“火山”，管黄酒叫“幌幌山”，管茶馆叫“牙淋窑”，管娼窑叫“库果窑儿”，管水叫“龙宫”，管兔儿叫“月宫嘴子”，管老虎叫“海嘴子”，管龙叫“海条子”，管蛇叫“土条子”，管桥叫“悬亮子”，管梦叫“团黄梁子”，管牙叫“柴”，管字叫“朵呢”，管笔叫“戳子”，管刀叫“青子”，管枪叫“喷子”，管放枪叫“喷子升点儿”，管药叫“汉葫”，管跑喽叫“扯话啦”，管人死了叫“土了点啦”，管妇人怀孕叫“怀儿怎啦”，管寡妇叫“空心果”，管麻子脸叫“梅花盘”，管俊品人物叫“盘儿曝”，管人长的丑陋叫“盘儿念曝”，管野妓叫“嘴子”，管车叫“轮子”，管衣裳叫“挂洒”，管穿的阔绰叫“挂洒火”，管穿破衣裳的叫“挂洒水”，管卖当票子叫“挑拱页子”，管当铺叫“拱页酿子”，管表叫“转枝子”，管帽子叫“顶笼”，管大褂儿叫“通天洒”，管裤子叫“登空子”，管鞋叫“踢土儿”，管袜子叫“熏筒儿”，管瞎子叫“念招点”，管社会里的人，不明白江湖事的叫“空子”。这江湖人调侃用的春点，总计不下四五万言。著者将这几十句写出来，贡献到社会里，论完全并不完全，因为书的篇幅有限，不能全部发表。容敝人写到各门各行的时候，将未曾发表的江湖春点，一一刊出。

以上所说的侃，系江湖中各门各行通行的侃儿。从前江湖的人，将一句春点，看的比一锭金子还重，外行人是一句亦不知道的。到了如今，因为流行日久，外行人亦能耳濡目染的熏上几句。敝人在北平的天桥，东安市场，西单商场，以及各庙会常听见有些个半开眼的人（对于江湖事有一知半解的人，称为半开眼）在各生意场儿，调几句江湖侃儿，所谓的侃儿，尽是普通流行的。至于江湖各行隐语，与他们生意有关，外行还是不知道的。我这江湖的春点，是简洁的把这意义说明，再谈这“金、皮、彩、挂、平、团、调、柳”的八门生意。

江湖金点之一：哑金

“金点”是江湖艺人管算卦相面的总称，如同一种群名词似的。譬如甲乙两个江湖人，在路相遇，甲问乙：“你作什么买卖呢？”，乙答：“我作‘金点’。”甲便知道是以“算卦相面”为生哪。故江湖人管算卦相面的行当儿，调侃儿叫“金点”，在这金点里尚有“哑金”、“嘴子金”、“钱金”、“带子金”、“老周儿”等等的分别。

在各市场、各庙会，常见有一种相面的先生，坐在地上装哑巴。在他那摊子上，有个玻璃镜框儿，内写“哑相”二字，或写“揣骨神相”四字，又在摊上写着：“坐地不语，我非哑人，先写后问，概不哄人。父母双全，兄弟几位，妻宫有无，有子无子，子宫几位。”看哑相的先生便在摊上盘腿一坐（作这种生意都是地摊，按江湖艺人的规律，是不准使高案子），用手指点行人“团黏儿”（使游人围着他观瞧，调侃儿叫作“团黏儿”）。游逛的人们见他装哑巴相面是为一怪，便都围着瞧看。作这种生意的人，必须能“戮朵儿”，才能使的上“拴马桩儿”（管写字，调侃儿叫“戮朵儿”）。还是倒“戮朵儿”，写挺好的一笔倒字，教人看着懒的走啦，即是拴马桩儿。将人拴住了。敝人曾见他们在一块板上，写“奉送手相”四字，写完了抬起头来，冲着观众“把点儿”（瞧着哪位像花钱的，调侃儿叫“把点儿”）。譬如看出这人面貌便能知道这人的事情如何，调侃儿叫“把现簧儿”。把现簧儿不外乎由人的脸上察看“喜怒忧思悲恐惊”七个字的秘诀。例如某甲在商家作事，与同事的伙伴不和，有心辞事不干。还没辞哪，跟柜上告一天假，到各市场游逛散闷。他要站在哑相摊前，面上必有忧容。相面的先生，把出他的簧头来，冲他写“白送手相”。某甲伸出左手来，相面的冲他脸上一看，往某甲手掌上倒写四个字“二虎争食”。某甲想他同人不和，却像二虎争食的意思，他脸上必献出一点笑容来。相面的先生，就知道簧头儿对了，冲他往板上再写“你可相相面？”某甲问“花多少钱呢？”相面的先生写出“四角钱”。在他犹疑之间，相面先生便由他腿底下拿出一小打纸条来，长约三寸，横有一寸多宽。先把这打纸教入看看，上头没字，名叫“亮托”，然后冲某甲面上一看，往纸上写上几个字儿。在他写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封的很严，不能被人看见，名曰“护托”。写完之后，用手指着他摊上写的那“父母双全”、“父母不全”，问某甲。某甲说我“父母不全”，相面的先生把他左手攥着的纸打开，亮给大家观看。某甲与大众往他纸上看哪，真写的“父母不全”，不明白江湖术的人们，都得惊异了，然后再用纸写，什么“妻宫有无”，“兄弟几位”，“子宫几位”，无一事不对。某甲不由得自己搁出四毛洋哩。

在敝人不明江湖事的时候，总想他那一小束纸条上，写的事事都对。有一年在天津，遇一江湖友人×君，我向他问过哑相是怎么个生意。他告诉我是这……回事，我才明其究竟。原来看哑相的先生们，使的那小束纸，调侃儿叫“跟头幅子”。这跟头幅子，是四层儿，未用之先，在各层纸之上，预先写得了“父母双全”、“父母不全”、“兄弟几位”、“妻宫有无”的字样。四层纸共为八面，有七面写好了字的，割下一面，随用随写，使用的时候，必须“护托”（即是不教人瞧见的意义），把手中的一束纸，按层翻着使用。故此，调侃儿管他叫“跟头幅子”，作这种“哑金”的生意（又名“念语子金”），必须先把跟头幅子，像变戏法儿似的练好喽，运用自然了，然后才能上地作生意。可是一样，作“哑金”的就怕遇见弟兄十二个人，将“头

幅子”翻碎了，也翻不出一张兄弟十二位呀。

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作这种生意的，还能蒙得住人。到了现在呀，亦是落了伍的生意了。哑金这种生意，永远是摆地儿，不能“安座子”。什么叫“安座子”呢？凡是算卦相面的先生，不论在何处开设了“命馆”，即是安座子。各市场庙会的座子，都是使“老周儿”（六爻卦），“八岔子”（奇门卦），“拆朵儿”（测字）“治杵”（江湖八卦挣钱，调侃儿叫“治杵”），还没有使“哑金”的“跟头幅子”的事哪。

皮 门

“皮”行，是卖药的总名。又管卖药的这行叫“挑汉儿的”。“挑汉”的侃儿，已经通行“皮行”，江湖人多有不知的。卖眼药的，叫“挑招汉的”；卖咳嗽药的，叫“挑顿子汉的”；卖膏药的，叫“挑炉啃的”；卖药糖的，叫“挑憨子”；卖牙疼药的，叫“挑柴吊汉的”；卖大力丸的，叫“挑将汉的”；卖仁丹的，叫“挑粒粒的”；卖闻药的，卖避瘟散的皆是。管生熟药铺，调侃儿叫“汉壶瓢子”；管卖丸散膏丹成药的铺子叫“汉壶座子”；管治花柳病的药铺叫“脏黏啃座子”；管洋药房叫“色（念‘骰’）糖汉壶座子”；管扎针，调侃儿叫“插未”；管注射药品，调侃儿叫“插未汉”。

汉门之一：挑柴吊汉的

牙疼不算病，疼起来真要命。不论穷富，谁得了这种病，亦得赶紧调治。治牙疼的偏方儿是人人都有，能有效力，实不可得。在各市场有一种卖牙疼药的生意，曾见他那药摊上写着“××牙疼药，‘立时止疼，不灵退洋’。”有些个患牙疼的人，找他当面去治。他们有一种“戮子汉儿”（管当时见效力的药，调侃儿叫“戮子汉儿”），抹在牙上，立刻就能不疼。病人买他这种药到手，那时抹那时不疼，不抹还疼。病人花这回药钱，他们挑汉的行当，叫“迎门杵”，即是头一回钱也，你要再找他呀，可就馈你这两道杵了。据他告诉病人，说是病没去根，要想去根，必须把牙内的虫子治出来，才能永久不犯。病人当然愿意去根喽，多花几个钱，算得了什么？将药价商议妥了，他用棍席皮儿另抹上点药，待不了一袋烟的工夫，再用骨头针儿，从牙上往外拨吧，像绵头儿似的小虫子，全都拨出嘴来，还都是活的。在从前，敝人亦很赞成他们的药品，当时就能治出虫儿来，可称得起是神药啊。不过敝人向病人打听，治出虫子来，那牙还是照样的疼。我问过病人，卖药的管保险除根，你为什么他不找他呀？病人摇头不语，实有欲言难吐之状。原来卖牙疼药的，把虫子治出来之后，药钱到了他手内，怕病人找，能向病人卖派几句钢口，教病人花了钱，受了冤。不能找他麻烦。那几句钢口话，江湖人调侃儿叫“抽撒口儿”。跟师傅学艺三年零一节，就学的是好钢口（即是能说的意思）。要没有抽撒口儿，卖派呀，那不是教人“倒了杵”了吗（江湖人管挣下来的钱，又被人索要回去，调侃儿叫“倒了杵”）。凡是生意人，不论作哪行买卖，要教人“倒了杵儿”呀，是为莫大之耻。敝人曾向江湖艺人问过，卖牙疼药的，能够当时治出虫子来，管那个地方儿，调侃儿叫使“样色”（“色”念“骰”），管那虫儿，调侃儿叫“肉儿”。作这种生意，必须事先将菜虫子，粘在席皮底下，名曰：“上托”（即是弄毛病），用往牙上一绷，菜虫儿便掉在牙上，怔一会儿，再取出来。小小的戏法儿，便能馈下杵来。从前作这种生意的，很是发达，近年来，社会的人士，知识日见开化，稍有点见解的人们，就不能上他们的当了。凡是欺骗人的方法，任他们使的多么巧妙，绝定不能持久的。都说“一天能卖十石假，十天卖不了一石真”，我最不相信这种话儿。阅者诸君如不相信，请你看看同仁堂，就能知道了。

彩 门

“彩”是“彩立子”。凡是变戏法的行当，皆称为彩立子。在这彩门里，尚有种种的分别。变戏儿呀，彩立子变戏儿带赞武工，叫“阡子”；卖戏法的，叫“挑除供的”；变洋戏法的，又叫“色（音‘骰’）糖立子。”什么人头蜘蛛啦，人头讲话啦，山精海怪啦，统称为“腥棚”。管上台变大戏法儿，叫“落活”，又叫“卸活”；管变小戏法儿叫“抹子活”；管作堂会叫“夹当子”；管变戏法儿变露了像儿，叫“胞了活儿”；变戏法的管使用家伙上有鬼的法子，叫“门子”。其余的所变的各种戏法儿，亦都有侃儿。管变仙人摘豆叫“苗子”，管变壶中有酒叫“拉拉山”，管变杯中生莲叫“碰花子”，管变罗圈当当叫“照子”，变大海碗叫“揪子”，管吞剑叫“抿青子”，管吞铁珠叫“滚子”，管变菜刀叫“大腥”，种种的戏法儿，皆有侃子。在江湖艺人规律最严行当，如今就是彩立子这一行了。

彩门中之挑除供的

变戏法儿这一行儿，自从有这行直到清末庚子年前，只有变戏法的，还没有卖戏法的。据他们彩立子行人所谈，在庚子年后，才有“挑除供的”（即卖戏法儿的）。在东安市场将开办的时候，有个除供杨，在东安市场卖仙人点戏，由其收徒，传流此艺，现今华北各省市、各商埠码头，皆有除供杨支派的门人，作挑除供的买卖了。挑除供的与彩立子行之规律变戏法的人，只要能会变，不拘大小，什么戏法都许变，是无人阻拦的。卖戏法儿的可就不一样了。他们作买卖，必须使高案子，不能打地摊儿；变的戏法儿，不能变抹子活儿。所变的都是什么“仙人摘豆”、“三仙归洞”、“金线抱柱”、“破扇还原”、“金钱搭桥”、“巧变金钱”、“捧打金钱”、“霸王卸甲”、“仙人解帕”、“空盒变烟”、“空盒变洋火”、“巧变鸡蛋”、“平地砸杯”、“巧变烟卷”、“木棍自起”等等的戏法。这些个戏法儿，除去“仙人摘豆”、“三仙归洞”、“平地砸杯”、“破扇还原”彩立子行儿常用，其余的戏法儿，变的人们亦不常使用。卖戏法儿的人们，不准变的戏法如“罗圈当当”，“大海碗”，“吞宝剑”，“吞铜球”，“八仙过海”，“扇碟扇碗”，“八仙对果”，“大变酒席”，“巧变火炉”，“巧变黄酒”，“五子夺魁”，“寿桃寿面”，“九龙闹海”，“十二连桥”，“十三太保”，“巧变珠灯”，“九莲灯”，“巧捕家雀”，“滴水成冰”，“冰开献鱼”，“海底捞月”，“封侯挂印”，“杯中生莲”，“口内喷火”，“口内生莲”，“飞鼠盗粮”，“火内套彩”，这些戏法儿，不惟不准他们变，并且还是不能往外挑（即是不准卖的）。戏法儿原来就是假的。变戏法的，使的是门子。卖戏法的。所卖的种种玩艺儿，定全都是腥活。他们要把真门子都给卖了啊，变戏法的就不用变了。江湖艺人所作的买卖，行行儿都有规律，并且还能遵守，这样还值得人们钦佩的。

挑除供的前棚。卖戏法的艺人，投师授业，学的是前后棚的能为。什么叫作前棚的能为呢？那叫后棚的本事哪，前棚的能为分“团黏儿”、“拴马桩儿”、“卖弄活儿”、“撒幅子”、“把点儿”。

挑除供的“团黏儿”种种，卖戏法的都是支个大案子，后边以靠墙的为美，墙上可以挂布摆子。那布摆子上，写的是“××堂”，多是“××魔术团”几个大字。两旁的小字是“传授戏法”、“当时管会”。底下写的是“手法门戏法”：“仙人摘豆”、“三仙归洞”、“仙人解帕”、“巧解丝绦”、“破纸还原”、“捧打金钱”、“霸王卸甲”、“飞钱不见”、“月下传丹”、“彩法门戏法”、“空盒变烟”、“空盒变洋火”、“巧变鸡蛋”、“平地砸杯”、“破扇还原”、“金钱搭桥”、“金线抱柱”、“木棍自起”、“药法门戏法”、“茶能变墨”、“一杯醉倒”、“千杯不醉”、“活捉家雀”、“美女脱衣”、“飞豆打蝇”、“口内喷火”、“符法门戏法”、“八仙转桌”、“大搬运”、“抽签叫点”、“牌九骰子”，“打麻雀”、“黑红宝”。别看他这摊子上写的是戏儿，应有尽有，样样俱全，零整批发，不误主顾。意义相同的，他们案子上放个万宝囊的匣子，万宝囊的袋子，两个茶杯。要到各市场游逛的时候，他要作买卖啦，先用两只手托着茶杯对撞，撞得那杯“”的山响，嘴里叨叨念念的先变个“三仙归洞”啊，或是变那“仙人摘豆”，游逛的人们，渐渐的围着观瞧。他瞧着围着人够用的，算是原好喽黏啦，他可变不了多少戏法了，在这个时候，就该着卖弄活了。他们卖弄

活的意思。是说他们所卖的各种戏法儿，人人可学，当时就会，不拘男女军商各界。要是学会了几手法儿，回到家内，可以打个哈哈，凑个趣儿。你要学会这“一杯醉倒”吧，是手儿“药法门”的戏法。要是自己好喝酒，有那爱吃你便宜酒的人，你于有气，碍着情面没法子制他。要学会了我这“一杯醉倒”的戏法，只要你把这种药放在酒内，他喝下去一杯，到不了一袋烟的工夫，准把他醉倒喽。还有一手戏法，亦是“药法门”的，叫“仙人脱衣”，只要你把这种药藏在指甲盖内，用的时候，在他身后头悄悄的把药往他脖领儿里一弹，抽不完一个洋烟的工夫，管保他刺痒难挨，立刻就脱衣服。还有一手戏法，叫“活捉家雀”，你要到鸟儿市，买个鸟儿得花多少钱，把我这手戏法学过了，只要瞧见家雀儿落在你的房上，或是院内，有多少拿多少。还有一手戏法，叫“小鬼叫门”，你把这戏法学过了，跟谁玩笑，能教他一宵也睡不着觉，总听着门外有人叫门，打的街门，“啪啪”山响。这两手儿，亦是药法儿，哪位要学容易。说到这里，他就拿起一打幅子来，教大家瞧上半张字，幅子上印着“××堂”字样，有“耑教戏法，当面管会；如若不灵，准保退钱”的字儿。他拿着这打幅子，向围着的人说：“哪位要学这四手戏法儿，我这幅子上印着呢，只要认识字，一看就会；不认识字，找认识字的念给你听，一念就会。哪位要学这四手儿戏法，你给一毛钱。一毛钱学四手戏法，不算贵吧？今天这么办，我是张天师卖眼药合手传名。哪位要学这四手戏法，我要半毛钱……爽性豁给众位一个便宜，半文钱也不要。谁要学给四大枚，才合一大枚一手儿。可是全都买，我可不卖，就卖二十份。过了二十份之外，再有学的，还卖一毛钱。把话说在头里，也许你不学，也许我不卖。那位要那位伸手，先掏钱，后接卖票（江湖人管他们先说大价儿，然后往下落价儿的法子叫‘海开减价’，亦是诱人贪便宜的法子。”于是就有许多的人掏钱买他的门票，这是他们卖弄活儿的意义。往外卖他的门票，调侃儿叫“挑幅子”。他们挣钱的方法，最小的意思不过如此，那挣大钱的方法，几千元几百元的能为，都在后棚哪。要能挑雨头子，才有大钱挣呢。挑雨头子的事儿，在谈后棚的时候再为详谈。

敝人曾买过他们一张门票，上边印着四手儿戏法子，现在把那法子写出来贡献给阅者（以下是幅子上印的字样）：“‘一杯醉倒’，用钱到药铺去买闹杨花少许，研成末儿，放在酒内即成。”敝人曾在津埠与某名医，于民国四五年学过医道，对于药生，稍有一知半解。凡是到药铺单买“闹杨花”、“巴豆”、“红矾”、“大戟”、“元花”等等药品，药铺的商人，是准不卖的，因为这种药毒质甚大，若是用之下当，最能害人，甚至于有性命之忧，所以“闹杨花”是买不着的。“‘仙人脱衣’，药铺内买细辛一大枚，用其毛儿，如用桃毛亦可，用时弹在脖领内。”“‘活捉家雀’，用酒浸小米儿，数次晒干了，撒在地上，鸟儿食之醉不能飞了。”“‘小鬼叫门’，用钱到药铺买胆南星数枚，研为细末，用醋打成面糊，抹于门上，夜间，当作拍拍之声。”

以上这是卖戏法儿，所卖的“药法门”四种戏法。综观上言，这四手戏法儿，俱是骗人。“一杯醉倒”，买不着闹杨花；“仙人脱衣”，用桃毛，何必问他；“活捉家雀”，敝人试过不灵。捕鸟儿的人们，用笼用网亦不甚难；“小鬼叫门”，胆南星药铺虽卖，也试不灵。阅者要问，你何不找卖戏法的去倒杆啊？人家嘴里直说：“世上的事儿，是没君子不养艺人。”为要四大枚，谁能去当小人？亦不值斗气的。

卖戏的后棚。卖戏法的艺人，投师访友，学习前棚的能为最易。要学后棚的能为，那可就难了。前棚的能为，任你学得多好，只能剩个店饭钱，绝不能“活穴大转”（江湖的艺人，要有能为，至某处挣了大钱，调侃叫“活穴大转”）。有许多卖戏法的艺人，就是会前棚的能为，不会后棚的能为的。亦有天生愚鲁，学而不成的，亦有师傅心独不肯传给他们的。要学后棚的能为，一半得有天赋的聪明，一半是得受师傅的真传授，才能成的。前棚的能为好，挣钱块数八角；后棚的能为好，挣钱花不了。今将卖戏法的后棚挣钱方法，贡献阅者。

他们的后棚的能为，分为数种：一是“把点水火”；二是“翻钢叠杵”；三是“挑雨头子”；四是“使样色（‘色’念‘骰’）”；五是“平点”。有此五大技能，才能成名，才能大转。卖戏法的艺人著是把点儿，必须在作前棚的时候，能够把出点来。譬如卖戏法的，在挑完了幅子的时候，见观众围着不走，他们就拿起牛牌来，在案子上一个人推小牌九儿，教观众看着回回是他手内起好的，什么对大天哪，对大四呀，天扛啊，这种意思是向观众“亮托”（江湖艺人，在场内施展他的技能，使人瞧着羡慕，调侃儿叫“亮托”）。在他们亮托的时候，两只眼睛得向观众瞧着谁冲牌九出神儿，谁是点儿。认出点儿来了，应该急速的把买卖推喽（即是教观众散，调侃儿叫作“推了”），推了买卖之后，这个“点儿”还是站在他的案子旁边不走，原是那“点儿”，听他们变牌九的时候说来着；那位要是赌钱，输的钱太多了，可以学学我这叫牌法。要是学会了叫牌法，管保把你所输的钱还能赢回来。可是学这叫牌法去赢人不成（内含着抽撒口儿呢），输了钱往回捞成了。譬如某甲，最近因为赌钱输了钱啦，听他所说意思，一定从心内就学示意他的“叫牌法”，花钱不多，真能把输的几百元捞回来，焉能不干？这“点儿”（果甲）有了这个意思，看着他变牌九，能够竟起好牌，“天扛”、“对大天”、“对大四”，一定得看着出神儿。他这一出神儿不要紧，可就叫卖戏法的，把出他是点来了。某甲当着观众不好问他，很愿意看热闹的人都走开哪。在这个时候，卖戏法的不变了，观众散去啦，某甲可就好向卖戏法儿的搭讪着说话了，卖戏法儿的亦搭讪着跟他闲聊，两个人一接近，几句话的工夫，卖戏法的就把“点儿”“跨”走了（生意人把“点儿”带了走，调侃儿叫“跨”走了）。阅者诸君要问他们把“点儿”“跨”到哪里去呢？凡是作这种生意的，必须在他摆场子的地方附近，赁间房子，预备着后棚有了买卖，把“点儿”“跨”了来好入“窑儿”（“窑儿”就是他们那间房子）。“点头儿”跟着他们到了窑内，卖戏法的必须先问“点儿”贵姓啊？府上哪里呢？现在哪里恭喜呀？“点头儿”以为这些事，都是社会交际场中所用的门面语，亦不注意，便把个人姓名籍贯说给他，作什么事，亦就随着说给他啦。卖戏法问这些事儿，是要耍簧，好知道这个人的财可生不可生。譬如这点告诉他们，说在某侦缉机关有个差事，卖戏法的可就不敢生他的财了。按社会潜伏的骗子手们，没有不顶“老柴”们瓜的（江湖艺人，管侦缉人员，调侃儿叫“老柴”，又叫“柴把点”，管害怕叫“顶瓜”）。挑除供的生意，亦是骗术啊，他们没事还顶老柴家的瓜哪，哪敢敲老柴的钱哪？设若某甲是个“贸易点”（商人），或者是个“科郎点”（农人），那可就跑不了啦，用他们那翻钢、叠杵的手段了。什么叫“翻钢”呢？生意为什么叫“吃张口饭”呢？就是凭他那张嘴儿，能说会道。俗语说是：“好汉出在嘴上，好马出在腿上”。他们生意行的人，都是先跟师傅学会了“钢口”，才能作生意哪。譬如某甲，

跟他们商议好啦，花十元钱学他的“叫牌法”，把皮靴掖子掏出来，露出一打洋钱票来，五元一张，十元一张的，有个几十张，他们就后了悔啦，这是个有钱的“点儿”。十元卖屈了，还想着再多要钱，立刻就“翻钢儿”，能把以前所说十元钱价目作废了，又能改为五十元，饶他多挣了钱，“点儿”还很愿意。生意管推翻了前言，另作商量，调侃儿叫“翻钢”。由十元钱改为五十元，叫作“叠杵”。最奇怪的是他们翻钢、叠杵的时候，无论如何，不教点儿“醒攒儿”（管觉悟过来，叫“醒攒儿”）。如果被点头醒了攒，那不是煮熟了鸭子又飞了吗？

再谈谈“挑雨头字”的事儿。什么叫作“雨头字”呢？卖戏法的挣第一次钱，就指着卖这宗东西。在我国清末光绪的时代，社会里的人士，还都迷信呢。到了民国打破了迷信，一些画符念咒的事儿，才渐无人信的。凡是符咒画的时候，都是有“雨头儿”，像“靛靛靛靛”等等的字儿，那个都有“雨”字头吧。他们卖戏法的，管卖符法，调侃儿叫“挑雨头字”。如若有点儿要向他们学习什么打牌、掷骰、抽签、纸牌种种的玩艺儿，他就告诉点，这些赌博的技艺，都是符法门，要学那手，亦得七天的工夫。他把符画得了，包在纸内，叫“点儿”拿了走，去天天磕头礼拜。饶香上供磕头，还得在满天的星斗出全了才成呢。到了七天的限期，把符带在身上吧，赌钱去是准赢不输。真是哄不尽的愚人，买了他这道符，真有花个十元八元的，还有花五六十元的，甚至有花几百元的。你要看着他们画的那符，还是很奇怪，用一支毛笔，放在茶碗内，碗里放点凉水，用的时候他一念咒，拿起笔来蘸凉水，往黄毛边纸上去写字，写得了是红的，如同是殊砂字一般，谁看着亦得纳闷儿。最近敝人调查成功了，才知道其中的缘故。原来他那凉水里毛病，用的时候，悄悄往水里搁点碱末儿，那碱末儿在水内化开了，用毛笔把凉水匀了，画在毛边纸上，凭那碱水的力量，就能把纸变成红颜色。这是一种化学的方法，不知道的便以为奇罢了。这种符咒，叫“水符子”。另外还有一种“火符子”，是用硫磺焰硝合几味金石性的药品制成的。“点儿”是“空子”绝不醒悟（江湖艺人，管受他们冤的人，调侃儿叫“空子”），他们使的是跟头包儿。原来他们有一种方法，无论售纸包里，包什么东西，教别人当面瞧着是包在里头啦，打开再看是个空包儿。那东西在包的时候就弄在外头，掩藏起来。这种“跟头包儿”，他们是时有使用的。这种欺骗愚人的法子，调侃儿叫作“灶点”，又叫“安瓜灶点”。挑除供的这行人，最有能为的，得“愧”十几道“件”（即是冤人花下几回钱），不教点儿觉悟：如若点儿觉悟了。他能带上一张符，教点儿同他去赌。到了赌场儿，不论耍牌九啊，或麻雀呀，斗纸牌呀，能当场赢钱，饱载而归。凡是挑除供的，都得是老月才能成哪。什么是“老月”呢？江湖人管吃腥赌的人，调侃儿叫耍“老月”。在江湖内叫十个钱数，调侃儿一叫“柳”，二叫“月”，三叫“汪”，四叫“载”，五叫“中”，六叫“申”，七叫“行”，八叫“掌”，九叫“爱”，十叫“驹”。为什么管吃腥赌的人叫“老月”呢？盖因耍腥的，都是两个人使对子，在赌场儿叫“暗令儿”。江湖人管俩人调侃儿叫“月点”，故称他们为“月”。社会里半开腿的人，又管吃腥赌的人叫耍“两点”的，亦是取其二人之意。卖戏法在赌场儿赢了钱回来，他向点说：“你看见没有？我这法子最灵无比。”赢的钱可就暗含着归了他啦。生意人有多么害怕呀！张嘴儿，动身儿都是他们的利益，他们把“点”控到“绝后杵”为止（管“点”花最末一次钱，调侃儿叫“绝后杵”）。遇见了忠厚人，用交朋友同吃同嫖

的手段，交了朋友，教点儿心里虽是觉悟了，冲着交朋友的情面，不好意思的和他们翻脸，自认倒霉。管施用这种手腕，调侃儿叫作“平点儿”。如若平不了啦，点儿迫着他们倒杵，或是要打官司时候，他们还有一个最后法子，如同说评书的先生们，说拿白菊花一样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。给你个急溜“扯活”。再不明白，我再补充一句，就是逃之夭夭了。奉劝社会好赌的人们，千万别上他的当，花钱惹事，耽误正事，有多么不值。这些年，因卖戏法的冤人太多，到处撞骗，亦有和他们打了官司的，弄得各省市、各商埠地面上官人知道了他们种种败劣的行为，在他们这行人，不是“卯”喽，便是“淤”（江湖人管军警机关取缔他们，调侃儿叫“卯”喽，把他们轰了，调侃儿叫“淤”喽）。这挑除供生意人哪，在这几年，虽然遍地都是，因为各处不是“卯”喽，便是“淤”喽，已经要不能存在了。敝人推测这行生意，由始至终（寿终正寝）不能到了百年的。

挂

“挂”是“挂子行”。在早年都称为“武术”，俗称为“把式”，又称为“夜叉”行。现今提倡保持国粹，各省市都设立国术馆，唤醒国人，共倡武术，改为“国术”矣。国术的范围很是阔大的。门户的支派，国术的传流，亦是复杂的。好在敝人不是谈国术，是谈江湖艺人的“挂子行儿”。

“挂了行儿”分为几种：有“支”、“拉”、“戳”、“点”、“尖”、“腥”等等的挂子。管护院的，调侃儿叫“支”；管保镖的叫“拉”；管教场子叫“戳”；管拉场子撂地儿卖艺的叫“点”。又有“尖挂子”、“里腥挂子”两支分别。什么叫“尖挂子”呢？据江湖艺人谈，真下过些年的工夫，与得着名人真传的把式，调侃儿叫“尖挂子”（“尖”，即是真正的意思）。像那打几趟热闹拳的把式，刀枪对战叮 乱响，熟套子的把式，只能蒙外行的把式，调侃叫作“里腥挂子”（“里腥”，即是假的意思）。又有打“清挂子”的，与“挑将汉儿”的分别。什么叫打“清挂子”呢？凡是江湖艺人，在各市场里，各庙会里，拉场子撂地儿，竟指着打把式卖艺挣钱，叫作“清挂子”。如著打把式卖艺的，还代卖膏药、卖“大力丸”的生意，不能是“清挂子”，那算是“挑将汉的”。在“挂子行”里的生意，就以“挑将汉的”这种买卖难作：第一是于这行生意人儿“压住点儿”（凡是好把式卖药的人，必须长得身躯高大，相貌魁梧，那末武艺不好哪，凭他那个威威武武的人样子，往场内一站，让人瞧着他好像是有点真功夫似的，管他这人样子能镇得住人，调侃说，叫“真压点”）；第二得练过些年“尖挂子”或是会使几样儿“样色”（“色”念“骰”），然后才能作得了这种生意呢。敝人常见玩艺场里有些打把式卖药的生意人，把药案子在场内支好，上边陈列好喽所卖的药品，什么“大力丸”哪，“百补增力丸”哪，“海马万应膏”哪，“虎骨熊油膏”啊，摆满了案子。到了游人多的时候，先在场内练几趟拳脚，活动活动腰腿，练到他的场子站满了人啦，算是“圆好了黏啦”。在这个时候，若是练过尖挂子的，就在场内好好练趟惊人玩艺，教观众瞧着得人人佩服。练完了这套工夫之后，得先用拴马桩儿把人拴住了，全部不走啦，才能作买卖哪。他们使的拴马桩儿，是用弹弓子打几手弹子，不论是立着打，躺着打，蹲着打，教人瞧着不错啦。他向瞧众说：“我今天练一手儿特别的工夫。”说着，他在案子上摆一把瓷茶壶，在茶壶嘴儿上放一个大铜子，铜子上放个泥球蛋儿，在茶壶前边放个茶碗，要底儿冲天，然后在茶碗上放一个泥球蛋儿，他用手指着这东西说：“今天我练这手工夫，是用我这弹弓子，把弹子上的球儿打出去，如同一条线儿似的，先打在茶碗底上，打不坏茶碗，把茶碗下的泥球打飞了。飞起来的球儿，能把茶壶嘴上的球儿打掉了，不惟茶壶嘴儿打不坏，茶壶嘴上的大铜子儿，还不能打下来。这手工夫有个名，叫‘蛋打蛋儿’，又叫‘球打球儿’。平常日子还不练这手工夫，今天众位来着啦，我练练这手儿，教众位给我传个名，回到家去，你就说‘×××的弹儿打得最好’。”说着，把弹弓拿在了左手，右手拿起泥球儿，往弓弦上一填，拉开了弓，作出欲打的姿势。围着瞧着人，还以为他要练这手工夫，其实他不练了，不过引人的好奇心胜，要瞧他练哪，那辈子见吧。他用这手工夫把人拢住了，好买他们药哪，这叫使“拴马桩儿”。说着，他又不打了，向观众说：“我要练好喽，蛋打蛋，球打球儿，茶碗不碎，茶壶嘴儿不坏，值好儿众位拍巴掌，给我叫几声好儿，使大劲拍巴掌，使大着点劲叫好儿，说好……

好完了怎么样？大概你许是要几个钱吧？众位放心，我若一要钱，是跟我祖宗要钱哪。咱们是分文不取，毫厘不要。练好喽，众位给我传名，众位可别给我传这‘蛋打蛋’的名儿，要传名你给传这个名。”说着，把弹弓子往身上一背，伸手从他的案子上，拿起一大包膏药来，说：“众位要传名，你就说‘×××的膏药最好’。咱们这膏药可不卖，当初这是我们练工夫的人，要有个磕着碰着，闪腰岔气的时候，练不了把式啦，只好贴上这膏药。不论是腰疼、腿疼、筋骨麻木、跌打损伤，贴上咱们这‘海马万应膏’，能够顺着周身毛孔，舒筋活血，立时止住了疼痛，哪位说‘你这膏药卖多少一张啊？’你要买，我可不卖。少时间我把这手工练好喽，每人我送给一张，自己有病自己贴，没病送给别人。”哪位说：“你这药膏有什么药材呀？”“这里头没有珍珠玛瑙，没有麝香面子，老虎×，就有几十味草药。有麻黄、乳香、没药、川年健、入地风、木瓜、地骨皮、防风、透骨草、川牛膝、杜仲、广木香、羌活、当归、抚蒙、沉香、值钱的东西就一味海马。这几十味药，用香油樟丹文火武火熬成了，效力最大。若是我自己说好不算，卖瓜的不说瓜苦，卖酒的不说酒薄。众位如其不信，咱们当面试验。”说着话把膏药放下，又从案上拿起一个大铜子来，向观众说：“咱们这药，不只能治腰腿疼痛，还能治积食、乳积、大肚子痞积、跑肚子拉稀、红白痢疾。这药能化痞积，众位如不信，咱们试验试验，把这个大铜子儿，放在膏药内，用不了一袋烟的工夫，能够凭膏药的力量化成末儿。”说着，他由案子上拿起一个大铜子来，又把一打膏药拿起，约有二十多张吧，他嘴里说着，向观众张罗，说：“真金不怕火炼，好货不怕试验。哪位伸把手儿，从这膏药里给我挑出一贴膏药来，我要自己拿出一贴来不算。即位拿吧！”说着把膏药送在众人的面前，有那爱管闲事的人，给他拿出一贴膏药来。他左手拿着那一打子膏药，右手接过这一贴膏药，走至他的案子，把一打膏药放下，拿起火纸点着了，把这张膏药烤开了，当着众人把铜子儿放在膏药油内，然后把膏药并上，放在案上。他又向观众说了不到几句话的工夫，再把膏药打开了，举着膏药在场内绕一匝儿，教众人上眼。大众一看那铜子没有啦，膏药里有不少铜末子，当场试验，谁亦得佩服他这膏药的力量。

在数年前，敝人还很信以为真，想起他那膏药很有力量，到了如今，我可不相信了。原来他们用膏药化铜子的方法，亦是江湖术中的“样色”（“色”仍念“骰”）。使这“样色”必须先要在药铺里，买点“自然铜”来（自然铜的性质如同铜一样的，买来的时候竟是小块儿，这种东西用手一捏便成铜末），事先把自然铜放在那膏药之内，把这张膏药弄好，放在案上。等到有人再给他由一打膏药里拿出来一张，当着众人，把铜子放在药内。“挑将汉的”在这时候，如同变戏法儿似的，将有铜子的膏药与有自然铜的膏药弄在一处，一翻个儿，把那有铜子膏药掩藏起来，把有自然铜的膏药打开了，教人瞧着铜末子。江湖人管这抵梁换柱的法儿，调侃儿叫“翻天印”，管这种“样色”叫“丁把儿”。

还有一种用膏药化瓷的，亦是在药铺里去买“海螵蛸”。“海螵蛸”这种东西，要弄碎了，其质色白，真像破瓷一样。事先把它做好喽，放在一包破瓷之内，由包内取出来，谁也瞧不出破绽来，放在膏药内，用手指头微须一招，便成末儿。这种“样色”，调侃儿叫“丁老骨儿”。当他们把样色使完以后，向观众说：“今天试验完了。不白试验，每人我送一张。”说着他从案子上拿起的门票，说：“哪位若是要我的膏药，哪位伸手，先接我一张

发票。我可交待明白，小孩子不送，聋子哑巴不送，因为他们不能给我传名。多了不送，就送二十份。今天的人可是太多，有接着的，有接不着的，接着的亦别欢喜，接不着的也别烦恼。哪位要哪位伸手！”说着他就散他那门票，世上的人都是贪便宜，白给一点膏药，谁不伸手？当他散放门票的时候，人人都抢着接，眨眼之间，二十张门票散完了。他又有一遍说词，先向大众说：“我这人亦不是傻子，有膏药白送，这是为的传名。常言道：‘小不去大不来，名不去利不来’。今天我送膏药，可有个拦壁墙儿，要不然他拿这药不当回事，要买我这膏药，是两毛钱一张，今天我就卖二十张。卖多少钱哪，两毛钱改为一毛，一毛钱改为半毛钱是我的本儿。那位说你不是白送吗？送是一定送，可不能白送。哪位要买我一张膏药？”说着话一跺脚，狠狠的道：“我再白送一张，这叫买一张饶一张。可是，没接着门票的不卖，要买亦成，你掏两毛钱，不论腿疼腰痛、筋骨麻木、闪腰岔气、红白痢疾，贴上这个膏药就好，贴不好来找我，管保来回。贴不好你不来找我退钱，那算我怕我。半毛钱一张，我要赚了你的钱，教我抛山在外死不回家。”是他没起誓一样。他们江湖人管“拉屎”，调侃儿叫“抛山儿”。他说“抛山儿在外，屎不归家”，观众听着是死在外头他回不了家啦，没听清他说“死”，咬成了“屎”字的音儿，拉出来的屎哪能回家呀？他们管起誓调侃儿叫“劈雷子”。“挑将的”“劈”完了“雷子”，那买主便相信不疑的，每人掏半毛钱买两张膏药而去。据他们江湖人先说白舍，后要钱的手段，调侃儿叫“鬼插腿儿”。先给一张门票后说卖，调侃儿叫作“倒插幅子”。合计起二十张膏药卖了一块大洋，论“笨头”亦不过一毛多钱。他们管“本钱”调侃儿叫“笨头”，一天卖这几回，吃喝不用愁了。

敝人曾经调查过，他们这膏药，不是香油熬的，是桐油熬的。他们管使桐油熬的膏药，调侃儿叫“南底”。这种“南底”的膏药要贴寒症，还是真有效力的，不过是熬不好的，贴不住，弄得浑身是膏药油子，教人疑为无用的了。

挑将汉的人们所练的，都是半尖半腥的挂子，唯有镖行人练的把式，都是尖挂子。凡是练武的人，将武术练成了，无论是保镖去，护院去，得从新另学走闯江湖的行话。把行话学好喽，才能出去作事呢。遇见事的时候，一半仗着武功，一半仗着江湖的暗话，才能走遍天下呢。

在昔时，水旱交通极不便利。买卖客商，往来贩卖货物的离不了镖行的，就是国家解送饷银的时候，亦是花钱在镖局子，雇用镖师护送的。在那时代开个镖局子，亦很不容易。头一样，镖局子立在那省，开镖局子的人，得在这省内官私两面叫的响，花钱雇用真有能为的教师充作镖头。没作买卖之先，得先下帖请客，把官私两面的朋友请了来，先亮亮镖，凭开镖局子的人那个名姓儿，就有人捧场才成哪。著是没有个名姓，再没有真能为，不用说保镖，就是亮镖都亮不了。自己要逞强，亮镖的日子非教人给踢了不可。立住了万儿的镖局儿买卖亦多，道路亦都知熟了，自然是无事的。最难不过的是新开个镖局子，亮镖的日子，没出什么错，算是把买卖立住了。头一号买卖走出镖去买卖客商，全都听见声儿，要是头趟镖就被人载住，把货丢了，从此再也揽不着买卖了，即早关门别干了。这头趟镖出去，镖师带多少伙计出去，把客人财物放在镖车之上，插好喽镖局子的旗号，一出省会地方，镖车一入“梁子”（即是入了大道），伙计们就得喊号儿。伙计们扯开了嗓子，抖起丹田气来，喊“合吾”。这“合吾”两个字，是自己升点，教天下江湖人听

“合吾”。“合”是“老合”，凡是天下的江湖人都称“合吾”。喊这两个字儿，是告诉路上所遇的江湖人哪。喊这两个字喊到“吾”字，必须拉着长声。走在路上，凡是拐弯抹角亦得喊，遇见村庄镇市亦得喊。唯有遇见了孤坟孤庙，或者离着村镇，不远有座店，或是有家住户，更得喊的。因为孤坟里埋的不是棺材，十有八九都是贼人走的道儿。孤庙里虽出家的僧道，亦未必都是真正的出家人，十有八九的都是“里腥化把”（“里腥化把”即假和尚），离着村镇附近，有孤店，有独一家的住户，那亦是三应“踩齿窑儿”（三应读“撒”）。“踩齿窑儿”就是匪人潜伏的下处。镖局子伙计，走镖时候，都得喊镖号，唯独到直隶沧州，不敢喊镖趟子。若是不喊就许安然过去：如若一星点儿，任你有多大的能为，亦得出点架错的，在我国清末的时候，镖车过沧州还是那样呢。因为沧州那个地方，不论村庄镇市住的人，老少三辈没有不会把式的。现了如今，新科学武器发明喽，沧州练武的人，是日见稀少了。当镖师的带着一拨伙计出去走镖，每逢出了镖局拉着马匹，不能乘坐，遇见了熟人，都得打个招呼。镖车走出了省会地方，他才能上马呢。镖车走在别的省会地方，要有镖局子、镖师亦得下马，伙计亦得跳下车来，和人家打过了招呼，然后过去才能上车上马。镖车上的大伙计，走在路子，虽然是耀武扬威，两个招路得会把簧。招路是眼睛，把簧是用眼瞧事儿。镖行人常说，当大伙计不容易，骑了马拿着枪，走遍天下是家乡。春点术语亦得讲“跨着风子（即是骑马）得把簧”。镖车走在路上瞧见了孤树，大伙计得喊：“把合着合吾”。如若遇见了桥，得喊：“悬亮子麻撒着，合吾。”如若遇见路旁有个死人躺着，得喊：“嚷子土了点的里腥啞，把合着，合吾。”如见对面来人众多，得喊：“滑梁子人氏海了，把合着，合吾。”如若走在村内，得喊：“窑里海梁子，把合着，合吾。”如若瞧见有山得喊：“光子，把台着，合吾。”如要过河登船时，得喊：“两边坡儿，当中漂儿，龙宫把合着，合吾。”如若遇村镇有集场，得喊：“顶凑子掘梁子，把合着，合吾。”如若遇见庙会有香火场儿，人太多了得喊：“神凑子掘梁子，把合着，合吾。”这初次走镖，有那江湖绿林人知道了，他们要试试这走镖的人，是行家子不是。他们知道镖车从哪里走，在哪里载车，两下里对着一把簧儿，彼此升点儿，一问一答对难为。大伙计把问答的话说完了，必须问他们：“祖师爷下了饭，朋友你能吃遍，兄弟才吃一线（即是指着天下一般往来大道而言），请朋友留下这线儿，兄弟走吧。”等到了这样话说出来，他还不闪开，讲不了就得动手的。若是久干江湖绿林的人，无论如何亦不能翻脸动手的。可是将出茅芦，才进芦苇的人，他可不听这套，非得镖师尖挂子，把他赢了才能算完。要不然当镖师的没有尖挂子，干不了这行呢。倘若是镖车走在路上遇见了劫镖车，以江湖术语打不动他，讲外面的朋友话亦不成，镖师就喊嚷一声：“轮子盘头”，各抄家伙，一齐“鞭托”，“鞭虎挡风”。伙计们听镖师喊嚷：“轮子盘头”，他们赶紧把所有的镖车往一处盘个大圈儿。有抄家伙，保住镖车的，有抄家伙准备打人的。镖师喊嚷：“一齐鞭托”，就是大家打他吧。“鞭虎挡风”，是动手把贼人打跑喽。只可惊动走啦，挡过风去就得了，不可真把贼人“青了”（即是别杀了他们），亦别“鞭土”喽（即是别打死他们）。若是镖师仗着“尖挂子”把贼人惊动走啦，大伙计就喊嚷一声：“轮子顺溜了合吾。”镖车走开了，镖师一上马，押着镖又走下去啦。若是镖车进了店，店门外插着镖旗，院内放张桌子，一个凳子，大伙计在凳上一坐，指挥着伙计把镖车都安排好啦。然后大伙儿净面掸尘，喝茶吃饭，

喂完了牲口，前后夜值更的伙计上了班啦，大伙子才能歇着去。值更的把店门外的镖旗撤下，另换镖灯，镖车上亦都插上小灯笼，然后按着更次，一人喊号大家轮流着喊，如同古时候军营里喊筹一样。值更的伙计亦有头儿，到了夜间亦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。凡是贼道能出入的地方，更得格外留神。这是住了熟店，准知道这店是干净窑儿。如若住在生店，不知道窑里干净不干净，镖局子的伙计，得把屋内桌底下，床榻底下，假装打扫，瞧瞧有地道没有。如有地道，便是贼店，赶紧得回禀镖师，请示他的办法。院内有井，或是有锅灶，柴火垛，都得把合到了。关于这些事，都是镖师训练他们的。譬如房上来了人啦，打更的就得冲着房上说：“‘塌笼，上的朋友（江湖人管房子，调侃儿叫：“塌笼”），诸你下来‘搬会山儿’（即是来呀，咱们喝点酒啊），‘啃个牙淋呢’（即是叫他喝碗茶呀）。”房上的人如不听这些事儿，一语不出，值更的就得喊嚷一声：“‘塌笼’上的朋友，走遍了天下路，交遍了天下友，祖师爷留下这碗饭，天下你都吃遍，我们吃一线的路儿，你去吃一遍，留下这一条线的饭我们用吧。”如若贼人在房上还是不走，或是愈来愈多，值更就得喊：“‘倒’、‘窃’、‘阳’、‘密’四捻的伙计都出来，‘亮青子挡风’。”他们在店内住下没事便罢，如若有事，应当东西南北各占各方，准备着动手。东边的伙计得知道他们是倒捻的差事，西边的伙计得知道他们是窃捻的差事，南边的伙计得知道他们是阳捻的差事，北边的伙计得知道他们是密捻的差事。如若值更的喊：“‘倒窃阳密’四捻的伙计都出来，‘亮青子挡风’。”他们四面保护动手的伙计就得抄起刀枪来，由屋里出来，把东西南北的地方都占好喽。镖师从屋里出来，他再向房上的人说“什么人不亲芝亲，一碗饭大家吃”等等的情面话，这叫使“贴身靠”。倘若再不成，镖师就得问：“‘塌笼’上的朋友，是一定‘破盘’吗？”（即是非要抓破脸吗？）房上的人再一答言，镖师就得往当中一纵说：“既要‘破盘儿’，请下来‘开鞭’吧。”（即是下来打吧。）房上人如若跳下来，四面的镖计就嚷：“上有天罗，下有地网，‘条子戮’，‘青子青’，要想‘扯活’呀，休生妄想啦！”这时候无论来了多少绿林人，全瞧镖师的“尖挂子”，“鞭上”如何了。若是镖师凭“尖挂子”把绿林人惊得‘扯活’啦，然后还得教伙计各处把合到了，防备贼人藏起来，要防备不周全，就许“窜了轰子”（管有贼人放火，调侃儿叫“窜轰子”）。各处都搜查完了，一齐喊嚷：“扫净了合吾”，这才算化险为夷。

至于绿林人真的在路上把镖车劫了，镖师得瞧的出事来，真要鞭不过人家，得藏起来保全性命。贼人扯活喽，暗中再把贼人跟下去，认着了他们的窑子，好想主意把抛了的东西找回来。若是到了店里，再有绿林人来呀，镖师鞭不扯活贼人，必被贼人弄得“挂了彩”（即是受了伤），或是“土了点儿”算完（即是弄死喽）。若是把贼人扯鞭啦，还得留神，镖师得有“走”、“不走”的见解。如若得走，到了时刻，镖师喊嚷：“扯轮子（即是套车），趟梁子了（即是出店奔道走啦），合吾！”于是，伙计们套好了车，天亮了撤灯笼，撤店门的镖旗，收拾完毕，镖师出店前后一把合，东西合人俱到齐啦，他就嚷声：“客请人‘迫轮子’了‘合吾’。”（管请客人坐车，叫“迫轮子”。）车把式一响鞭子，喊起镖号，往外就走啦。走在路口的时候，大伙得喊：“轮子调顺了，‘入梁子’了，‘合吾’。”（即是把车排顺了，进了道啦。）这路上可得留神那浑天入窑的（即是夜里到店里抢镖的人进店），没得了手，难免他再鼓惑别人，在路劫镖。这要在路见了人，要劫镖就不用

跟他们客气，大伙就冲眼岔的喊：“水浅了不了嗣，是肉有骨头，是鱼可有刺，是朋友躲开了，免得折（念“蛇”音）鞭。”（管挨揍，调侃儿叫“折鞭”。）如若是簧点清的人（见事则明，与达时务的人，调侃儿叫“簧点清”），就不找麻烦喽。倘若遇见说什么亦不成，劫定了镖的人，免不得喊：“轮子盘头，亮青子鞭托挡风。”真的干两下子。新亮镖的镖局子，头趟镖走出去没出什么外错，从此买卖上门，就算立住了腕了（立住了名啦）。镖师走完了这头趟镖，一路之上，没准交多少朋友，其中好歹贤愚都有，还得应付的得法，事事周全到喽。提起话说来，其镖局子的镖师谁谁是个朋友，立住了万儿，如同创下了江山一样，能吃长久了这碗饭，亦实非容易的。

评门是“团（去声）柴的”

江湖人管说书的这行儿，调侃儿叫“团柴的”：唱大鼓书的，又叫“海轰儿”，又叫“使长家伙的”（指长长的弦子而言）；唱竹板书的，又叫“使短家伙的”；说评书的，又叫“使短家伙的”，皆是指其所用的竹板醒木而言。有人曾向敝人说过，说评书的不算生意。其实，戏园的江湖艺术，是人所共知的。说评书，是由唱大鼓书改革而来的，因其年代日久啦，评书界的支派传流的广大了，使短家伙与使长家伙的渐渐的疏远了。唱大鼓的门户，在北省为“梅”、“清”、“胡”、“赵”四大门。现在北平男女班，唱大鼓的，都是这四门中的，在黄河南与大江南北，为“孙”、“财”、“杨”、“张”四大门；唱西河调儿，与怯口大鼓的，都是“梅、清、胡、赵”四门的；唱鏢铎调儿，山东大鼓，都是“孙、财、杨、张”四门中的。最近天桥儿，唱女大鼓的坤角，如李雪芳、段大桂、于秀屏与当年在新世界的谢大王，都是“孙、财、杨、张”四门中人。孙家门的赵大支派传流下来的，彼辈皆自称为“孙赵”门的人，即是孙家门赵姓传下来的支派是也。

年前天桥天华园，来了一班山东大鼓，领班的系谢大玉之父，七十余岁老江湖艺人谢起荣先生。说起谢起荣这个人，是江湖艺人差不多都认识他的。他在孙赵门里，算是个辈数最大的。平津等地唱大鼓的，最早是胡十、霍明亮，最近是刘宝全，白云鹏唱的响了万儿拉。此外，还有唱西河调的名人马三峰，江湖艺人尝言唱大鼓的最好，南有何老凤，北有马三峰。何老凤姓何，按着孙赵门的支派名叫何起凤，因他人格高尚，都不肯呼其名，称他为老凤。“何老凤”三个字，在山东是无人不知的，何起凤的名字，后来竟无人知道了。谢起荣即是何老凤一辈的（谢起荣业由今春从北平携班回归济南），当其在平时，敝人向其讨教山东鏢铎大鼓的源流。据谢谈，鏢铎调儿是柳敬亭传的。柳敬亭原名逢春，明朝秦州人，本姓曹。年十五岁，犷悍无赖，因殴伤人多，躲避仇人流落江湖，休于柳下，善说书。据他自称学技于云间莫后光，以养气、定词、审音、辨物为揣摩，使闻者欢哈嗝噓，久而忘倦。复入左良玉幕府。左良玉失败后，交游于松江马提监军中。后因未能得志，数返秦州，与本乡赵姓富户甚厚，住其家。当大秋丰收，农工劳顿，所操之事勤微。柳敬亭先生用耕地所用的破犁片两块，当作板儿，一手击案，一手敲犁，唱曲，颇可动听。农工操作，闻歌忘劳。有人问先生所歌为何调？柳称为鏢铎调儿。时人皆争而习之。自此，鏢铎调儿，秦州人无不会者。

柳故后，鏢铎调即普遍鲁省了。今有人传山东大鼓，为梨花调儿，实是错误，实是谬谈。鏢铎大鼓原用耕地破犁片为板，今人改为钢板，复书梨花大鼓，实是可笑。敝人问谢先生，柳敬亭之鏢铎大鼓，有何考证？谢答：“无书可考，据我们柳海轰的老前辈所传罢。”由谢起荣所谈，山东大鼓的源流，是柳敬亭先生传流的。评书南北两支派，亦为柳敬亭传流的。敝人所论的江湖艺人，学演说书的技能，至于古今著书的施耐庵、罗贯中、曹雪芹又当别谈。翻书的，讲书的，背书的，更当别论。就以说评书的艺人而谈，他们的源流，与所立的门户，传流支派，分为南北两大派。江南的派别暂且不谈，就以北派说评书而论，他们的门户是分三臣。三臣系何良臣、郑光臣、安良臣。如今北平市讲演评书的艺人，皆为三臣的支派传流下来的。三臣系王鸿兴之徒，王鸿兴系明末清初时艺人。先学的是“柳海轰”为业（即唱大鼓书为业），曾往南省献艺，得遇柳敬亭先生，受其指点，艺术大进，遂给柳敬

亭“叩了瓢儿”（江湖艺人管磕头叫“叩瓢儿”）。譬如，甲乙两个江湖人，甲问乙：“你给哪位先生‘叩瓢’呢？”乙说：“给×××‘叩瓢’了（即是拜×××为师啦）。”又可以管拜师磕头叫“扒萨”。王鸿兴自拜柳敬亭之后，正值满清强盛的时代。王鸿兴遂至北平献艺，是时仍用的是长家伙（弦子鼓儿），听其书的多为一班大监们。后为宫中太后所闻，传其入宫，因禁地演唱，诸多不便，遂改为评讲，就以桌凳各一，醒木一块，去其弦鼓，用评话演说。评书由此倡兴。

据评书界老前辈的人所说，说评书的门户，系雍正十三年掌仪司立案，有龙标为凭，敝人探讨遗传之龙标何在，据谈在清末光绪年间，为×××给遗失了，一件历史性的物件没有啦。虽无大用，但评书掌仪司立案一事，只当传闻之事，当作谈话材料罢，王鸿兴在北平所收的徒弟，即安良臣、何良臣、邓光臣三人。王鸿兴故去之后，遂由三臣严立门户，定规律，传徒授艺。直到今日，华北各省县市，皆有讲演评书的艺人。评书的艺术，是大众化的，近日最为盛行。传大的艺术，实是王鸿兴与三臣师徒成就的。在满清最盛的时代，说评书都是“拉顺儿”（管拉场子撂地儿，调侃叫“拉顺儿”），还没评书茶馆呢。北平老人凡五十岁以上的人，都听过拉顺儿的玩艺。在那评书的场儿，是用几十条大板凳儿排列好喽，当中设摆一张大桌，上置木质香槽一个，内放鞭杆香一根。预备此物，是给“询局”的人们，抵草山钩使用的（江湖人管听玩艺的人们，调侃儿叫“询局”的，抽旱烟，调侃儿叫“抵草山钩”）。又放铁板一块，小钱筐一个（最先是用量粮的升儿），每逢说完了书打钱使用。说书的艺人，到了上场的时候，得注意桌子后头板凳上坐着的人。按他们的规律，生意人听书是白听不用花钱的，可不能坐他的龙须凳儿（桌前两条大板凳，叫作“龙须凳儿”），必须坐在桌后的桌儿上，见了面彼此各道“辛苦”，不用多言，说书的就知道他是生意人了。说书的艺人，到了场内，往“炸角子”上一“迫”（管凳子，调侃儿叫“炸角子”，坐着叫“迫”着），掏出手中放在桌子上，把撂地预备的扇子顺着搁下，然后掏出所用的醒木。到了开书的时候，说书的艺人，必须先说几句引场词儿。说引场的词儿，最好是以扇子，或是手巾，或是醒本，说一套词赞为美。就以醒木为赞说破，说书的艺人左手执扇，右手拍醒木，说的醒木词儿是：

一块醒木七下分，上至君王下至臣。君王一块辖文武，文武一块辖黎民。圣人一块警儒教，天师一块警鬼神。僧家一块劝佛法，道家一块劝玄门。一块落在江湖手，流落八方劝世人。湖海朋友不供我，如要有艺论家门。”

说完这套词儿，然后才能开书。凡是江湖人，不论是干哪行儿，都得有师父，没有师父是没有家门的，到那里也是吃不开的。就以说评书的艺人说吧，他要是没有家门，没拜过师父，若是说书挣了钱，必有同行的艺人，携他的家伙。携家伙的事儿，是同行的艺人，迈步走进场内，用桌上放的手中把醒木盖上，扇子横在手巾上，然后瞧这说书的怎么办。如若说书的人不懂得这些事儿，他就把东西物件，连所有的钱一并拿走，不准说书的说书了。如若愿意干这行儿，得先去拜师父，然后再出来挣钱。

生意人携家伙的事儿，在我国旧制时代之先，是常有的事，不算新鲜。到了一人民国，时代因而改变，这种事儿，可就看不见了。如若再有人携家伙，没有门户的人，喊来警察和他打官司，携不成人的家伙，反到法院，能判他个诈财的罪名。那末，在当初有人携家伙，有门户有师父的艺人应当说什么呢？在说书的见有人把家伙用手巾盖上，扇子横着押上，说书的艺人就

知道这人是来携家伙，不能翻脸打架，得沉住了气儿，用左手拿扇子来说：“扇子一把抡抢刺棒，周庄王指点于侠。三臣五亮共一家，万朵桃花一树生下（说至以，放下扇子，将手巾拿起来往左一放），何必左携右搭？孔夫子周游列国，子路沿门教化。柳敬亭舌战群贼，苏季子说合天下。周姬它传流后世，古今学演教化。”说完末句的时候，用手拍醒木一下，遂又开书往下再说书，盘道的江湖人就不敢再说什么了。如若说书的艺人，为人忠厚老实便罢，倘若为人狡猾一点，说完了这套词儿，再用手中把醒木盖上，扇子横在手巾之上，教这盘道的生意人给拿开。盘道的按着江湖规律，他另有一套词儿，亦是伸左手先拿扇子，然后说：“一块醒木为业，扇子一把生涯。江河湖海便为家，万丈波涛不怕（再拿开手巾，放在左边，右手拿起醒木说）。醒木能人制造，未嵌野革仙花（评书的醒木，定规律不准使用花木头，亦不准在醒木镶什么）。文官武将亦凭他，入在三臣门下。”说完了拍醒木，必须替说书的先生在场内说下一段书来，帮完了场子然后再走。譬如说书的艺人又将手巾盖上，扇子横上了，这盘道的不会说这套词儿呢，按规律他得包赔说书的一天损失。说书的每天能挣一元钱，他就得赔一元。在早年，江湖人凡是好习盘道的，都是阅历很深，人闯江湖，是生意门的规律必须尽知，才敢去携人呢。如若一瓶不满，半瓶子逛荡，对于艺人的规律，只有个一知半解，携不成人家，准得折（念“蛇”音）了鞭的。

说评书的艺人，最好研究“托杵”的徒弟（生意人管向听书的客座要钱，调侃儿叫“托杵”）。早年说评书的收徒弟，作徒弟的，跟着师父在场内“听话儿”（“听话儿”即是学书）。每到了要钱的时候，徒弟拿着筐箩，顺着凳子得替师父向听书的人们打钱。自从清末光、宣时代，说评书的收徒弟，多为“询局”的下海。从前听书的人们，都是有闲阶级的。凡是有职业的人，哪有长工夫去听评书啊？总是八旗的子弟居多，有钱粮有米，衣食无忧，闲着干什么？消遣解闷听听评书。若是记性好的人，听个几年评书，怎么也能听会了一套两套的。赶上时代改变，旗人的钱粮没有喽，受生计所压迫，投个门户，拜个师父，下海就要挣钱养家。书是早就听会了，何必再虚托一二年的光阴，再跟师父“听话儿”呀？所以到了如今，是说书的人们，都没有给师父托过“杵”的。就是有给师父托过“杵”的，亦没有几位了。每逢谈话之际，这种人都以他给师父托过“杵”为荣的。评书界收徒弟，分为两大规律：一为入门，二为摆支。譬如某人，愿学说书的行当，经人介绍，给某人磕头认师父。事先必须讨论好喽，下帖请人，在某饭庄定下几桌席，然后由作师父的下帖请人，请多少人备多少帖。帖的样式是用个封套儿，外面粘个红纸签儿，签上写明×××先生，内里装上红单帖儿，帖上写的是：“定于某月某日上午某时，为小徒×××拜师入门之期，敬治杯茗，恭请台驾光临。×××率徒×××同拜。席是某街某巷，某饭庄恭候。”凡请来赴席的人，以大多数为本门的师伯、师叔、师兄弟们，有少数外门的老前辈。到了是日，新徒弟拜师入门。一切仪式，亦有一定规律，内设神座，设立牌位。正当中是供桌儿一面，设红纸包袱。包袱上写着已故的评书界老前辈的人名，即本门已故的长辈人名儿。由代笔师写门生帖一份，名曰“关书”。其书上写的是：“尝闻宣之圣曰：‘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海焉。’由是推之，凡人之伎俩，或文或武或农工，或商贾或陶冶，未有不先投师受业而后有成者，虽古之名儒大贤，亦上遵所训。今人欲入学校读书求学者，亦先具志愿书，蜚敬修金，行礼敬师，非有他求，实本于古也。况行游艺素手求财，更

当求师访友，纳贖立书为证。今有×××系某省人，年××岁。经人介绍，愿投在×××先生门下为徒，学演评词为业，以谋衣食。今于×××年××月××日在祖师驾前，焚香叩禀，自入门后，倘有负心，无所为凭，特立关书，永远存照。具书弟子×××。师父赐名×××，介绍人×××。立书人×××。”当将此关书写完之后，介绍人与保师都得书押，然后再由其师与本门人，与同道人共同讨论给徒弟应起什么名字。按着三臣五亮，五茂十八魁的支派下辈数，将名字起好，填写关书之上，徒弟画押，这个关书的手续才算完全。到了焚香行礼之时，先公推一位年高居长者办理，然后全体人一一行礼。礼毕之后，再行新徒弟递门生帖的礼儿，是时，为师者先坐下，徒弟跪于师父面前，以头顶门生帖，听其师训话完毕，双手举着门生帖儿，呈递其师之手（门生帖即所写之“关书”），自此关书就永久收存了。徒弟叩头行礼之后，同道本门人的，彼此贺喜。贺喜亦行叩拜礼，按辈数大小分前后之序磕头，其新入门之徒，不论叔伯师兄，俱皆叩头行拜师入门之礼，至为隆重。入席聚餐后，各自散去。经过这番手续之后，新入道的徒弟，在评书界里，算有其人了。

在北平瓦木匠、厨茶房，亦有收徒弟入行写字的事儿。徒弟将艺学成了，必须先谢师，然后才能挣工钱作活。评书界管谢师叫“作入摆知”。摆知与拜师不同：拜师有一两桌酒席便可，摆知多者二三十桌，少者十数桌。评书界摆知，无年数的限制，工商业大多数是三年零一节的。学徒的学到了年分，不谢师不能挣钱，不谢师不能离开师父单独作事的。就以“扫苗的”行儿说吧（剃头的理发匠，调侃儿叫“扫苗的”），在清朝的时代，学满三徒，不谢师挑不出剃头柜子去。譬如怔担着剃头挑子去串街，同行就能拦住了盘道，盘短怔把挑子给留下，不准他吃那行饭的。当徒弟谢师之日，作师父算全始全终教成了个徒弟，自己亦有名有利。是日，为师者必须当着同行，将本行的规律，行话暗语，传给徒弟。为徒的懂得了行中规律，盘道问话语，再挑起剃头的挑儿，出去串街作活。没人盘道便罢，有人盘道的时候，心里有货是有恃无恐了。扫苗的人们，非到了徒弟谢师的日子，才能教徒弟如何问答调侃儿。评书界的规律，亦是一样的，不谢师不准传徒弟，谢了师之后，才能懂得本行问答言语的。

前谈评书界，携家伙的问答词儿，亦是摆知的日子，受师父指教的。在北平评书研究社时，有位说盗马金枪的先生，叫马凤云。他最恨评书的老前辈出去携人的家伙，他的思想是很正大的。管他有师父没师父，有门户没门户，谁挣钱谁吃饭，何必为仇寻事？有些个新入行的徒弟，因为不懂得有人携家伙时，应当如何对答，向马讨教。马为人好诙谐，教给新徒弟“蹶钢”携家伙的（江湖人管骂，调侃儿叫“蹶钢”）然其为人亦善恶作剧者。

评书界的侃语，管《施公案》这部书，调侃儿叫“丑官儿”。丑官是指施公而言。传其人有残疾，叫“十不全”。以施公是残废人的讹言调侃叫“丑官”；管《隋唐传》，调侃叫“黄脸儿”。《隋唐传》是以秦叔宝作书胆，因秦琼长的是黄面皮，故称是书为“黄脸”；管《包公案》，调侃儿叫“大黑脸”，是指包公面黑而言；管《小五义》，调侃儿叫“小黑脸”，其中的意义与大黑脸大同小异；管《于公案》，调侃儿叫“混水子”，是指于公而言。鱼是混水东西，“于”与“鱼”，音同字异也；《三国志》，调侃儿叫“汪册子”，盖因江湖人管“三”字之数，调侃儿为“汪”是也；管《精忠传》，调侃儿叫“丘山”，《精忠传》以岳飞作书胆，将“岳”字拆开了说

为“丘山”，其义最为显明；管《西游记》，调侃儿叫“躡天儿”，其义是以孙行者是个猴儿，一个筋斗十八万里，借孙猴而言，称其书为“躡天”。其余的，《明英烈》叫“明册子”，《东西汉》叫“汉册子”，《三侠剑》叫“黄杨儿”，《彭公案》叫“彭册子”，《济公案》，调侃儿叫“串花”，其中意义是以济公穿的僧衣褴褛不堪，和花儿乞丐似的，以济公为书胆，叫作“串花”。唱戏的票友儿，叫“清客串”；唱花脸的改唱《八蜡庙》张桂兰，叫作“反串”。济公故意的穿破烂衣服，褴褛不堪，是为反串花子一样，说他是串花，其义浅而显明也。管开书馆的主人，调侃儿叫“黏拨”；管茶馆伙计，调侃儿叫“提喽把子”；听书的人们，格外多给书钱，调侃儿叫“疙疸杵儿”；若有听书的人指正说书的艺人，将某回书说错了，调侃儿叫“询局”的“摘毛儿”。评书界的人尝说听戏的是“大轴儿”，听书的是“扣儿”，要想多挣钱，书里的“扣儿”得引出“大柁子”来。什么叫“书扣儿”呢？譬如说书人说的是“黄脸”吧，《隋唐》说：“秦叔宝跟随靠山王杨林由山东起身，到长安城。杨林接到山东济南节度使唐璧的一件紧急文，说有三十六友大反济南府劫牢反狱，劫出劫皇槓的程咬金、尤俊达，火烧了历城县的县街。三十六友的盟军，上有秦琼的名字，唐璧请杨林将秦琼拿住，教秦叔宝供三十六友的下落，以便肃清了响马……”说书的艺人，说到此处，听书的人们，都替秦琼耽心，怕秦琼有了危险，无论有多少要紧的事，就豁出去耽误喽，不去办事啦，专听这段“杨林追赶秦叔宝”的扣子。说书的用扣子将书座扣住了，如同使拴马桩一样，再不慌不忙。“秦叔宝三挡杨林”，他说完了这个扣子，听书的人，大家把钱亦被他挣足了，他说书的，亦就“拨了口”啦（他们说评书的管散了，书不说了，调侃儿叫“拨了口儿”）。临“拨了口儿”的时候，还说明天接演“魏文通追拿秦叔宝，三十六友九战魏文通”，这两句是教听书的人们知道，明天好再来接着听“九战魏文通”的扣子。一天使一个扣子，说个三五天，便说到最热闹的节目“瓦岗山”了。管“六次攻打瓦岗山”，十数天说不完的大扣子，又调侃儿叫“大柁子”。不论哪部书，亦有好扣子，大柁子。例如《施公》“五女大灰场，捉拿一支兰”，“七贞捉拿大莲花”；《济公传》的“八魔炼济颠”，《彭公案》的“画春园”、“木羊传”；《精忠传》的“牛头山”。说书的若想挣大钱，必须有“把钢的活儿”（管有拿手的能为，调侃儿叫“把钢”），说得拢得住座儿。每逢要钱的时候，竟走座儿，调侃叫“觅起棚儿”。说书的人，若是没学好喽，就上馆子怔说书，一定把书说得不精彩，不火炽，调侃儿语，他“烫水儿”呢。又有没品行的说书的，知道某人说的××书最好，去偷着听书，调侃儿叫“荣人家的活儿”（荣即是偷的意思）。说书的艺人，如若有条好嗓子，调侃儿说他“夯头子正”。说书的艺人，如若口白好，调侃儿叫他“迭子正”。如若艺人口白不清，调侃儿叫“迭子不正”。如若说书艺人闹嗓子，调侃儿叫“夯头子鼓啦”。说书的艺人长得五官端正，气度轩昂，调侃儿说他“人式压点”。如若长得相貌不好，言不压众，貌不惊人，调侃儿说他“人式不正”，或说“人式太忒”。如若说书的艺人不认字，叫“不钻朵儿”，或是没有学问，调侃儿说他“朵上不清”，认识字叫“钻朵”。说书的艺人挣钱挥霍了，调侃儿叫“团柴的火喽”啦。说书的艺人不挣钱混穷了，调侃儿说“团柴水拢啦”。说书说的能有叫座的魔力，调侃儿叫“响拉腕”啦。说书的艺人，要向书座套交情，多拉拢书座，调侃儿使“贴身靠儿”。说书的艺人，设法骗听书的座儿金钱，使人能够忍受，调侃儿说他“控

点”。说书的艺人，如是北平人，口白清楚，外省人说书怯口，调侃儿说他“浑迭子”。说书的会武艺，或是懂得些武术，调侃儿叫“钻习尖挂子”。说书的人，说书的时候，常把书中的人名说错，调侃儿叫他爱“滚钢儿”。说书的人，在场上批评同业的书说不好，调侃儿叫“刨活”。书馆的伙计，若在打书钱的时候，往身藏钱，调侃儿说他“捂杵”。说书的艺人，尽诓骗同业人的金钱，调侃儿说他“抠鼻挖相”。说书的艺人，不会说扣子，拢不住座儿，把扣子说散了，调侃儿叫“开了闸”啦，说书的艺人，在场上能将书中事儿，说得意义最浅，使听的人们，容易懂得，听的明白，调侃儿叫“开门见山”，又叫“皮薄”。说书的使人不懂，听着发闷，调侃儿叫“皮厚”啦。说书的艺人名誉好叫“腕儿正”，名誉不正叫“腕儿念”。说书的艺人心术不好叫“攒子不正”，心术好叫“攒正”。胆量小叫“攒稀”。管整本大套的书叫“万子活”。说完了一部书，又换说别的书了叫“拧万”啦。书愈说愈长，没结没完的叫“万子海”啦。说书的要完了，叫“万念”了。将学一部新书叫“烫万”。管说短期的三五日有拿手能拢座的书叫“吧哒棍儿”。管说小小的段叫“片子活”。自己编段书叫“攥弄活儿”。编部整本大套书叫“攥弄万子”。

书馆请支安转儿，庚子年前说书的人们，都是上明地撂场子。在东四牌楼，西单牌楼，安定门内，阜城门内等处，靠着甬路边儿，支棚帐摆凳子说书，只有十分之一的上馆子。自庚子年断大烟之时，评书茶馆才畅兴一时，直到了民初袁项城秉政时极为发达。开书的主人若邀说书的先生，不能随便滥邀，必须求一个说书馆的主持该馆邀角之事。评书的同人管专司邀角的人，称为“请事家”。开书的每逢初创立评书的，必须由请事家先找一位说书的“破台”（称该书馆头一个登台说书的先生，叫作“开荒破台”之法）。是台上先设神桌，桌上供周庄王、文昌帝君、柳敬亭的牌位，是日由说书的先生，及开书馆的主人，行完叩拜之礼，说书的如同念喜歌儿似的。还有一套吉理赞儿，将赞儿念完了，撤去桌位，将祖师牌位送焚了，然后由开书馆的主人，用红封套一个，内装洋十元至五元，至少亦得一两元，用浆糊封好，放于书桌之上，敬送先生，名为“台封”。当日所挣的书钱并不下帐，评书界的行规是三七下帐，譬如挣洋一元，说书要七毛，开书馆的主人分三毛，钱数多寡以此类推。凡书馆更换说书的先生时，头天书钱，与临完了未天，书馆的钱不下帐，都是说书的，名为头尾不下帐。破台的日期与此相同。可是评书界的人们，凡是叫座魔力大的头二路角儿，向不给新书馆破台开荒，专避讳此事。如若请他们开荒，无论是亲是友，伤了交情都可以，绝不给新书馆开荒的。若是问他们为什么怕给书馆开荒呢？则以开荒破台的人必将不利为辞。知识幼稚如此，是实可笑。那末开荒破台的说书先生，又哪里去邀呢？在评书界，说书不挣钱的三四路角儿，每日昼夜奔驰，不得温饱者，专给新书馆破台开荒，所贪图的不不过数元之台封儿。

评书界的规律，每一说书的艺员，在书馆内只许说两个月书，名为“一转”，故评书馆的艺员，都是两个月一换转儿。北平市的评书馆子，在内城的都是白天搁书，灯晚卖清茶。前三门外的评书馆子，都是白天卖清茶，灯晚搁书。内外城的书馆，黑白天都搁书的，只有宣大街路西“如云轩”，宣内“森瑞轩”，磁器口红桥之“天有轩”。至于天桥“福海居”（俗称“王八茶馆”，其故去之旧主人姓王行八，天桥野茶馆，是他创立最早的，当其在日营业极为茂盛。今老王已故，其营业已落千丈，非昔日可比了），虽是

灯晚白天都有书，仍以白天上座为多，灯晚上座寥寥而已。按评书界的规律，开书馆的主人，每年须请友一次。所请的说书的先生，皆是该书馆的演员，其中尚有非其演员者，亦不过是作陪吃嘴而已。请友之先，由书馆主人备请帖若干份，交该馆之请事家，由请事家向帖上填写人名，亦由其送帖往邀。请友的日期系书馆主人在某饭庄预定酒席一桌或两三桌，至期接到请帖之人皆来赴宴。开书馆的主人花钱请友，其欲望是愿请事家邀的角儿，都是头路角。如若请的都是头路角儿，该书馆一年之营业，六转儿的演员，均能叫座必获重利也。至于请来的说书艺员，是不是头二路角，那就看请事家邀角的能力如何了。近年以来，评书界名角，如群福庆、潘诚立、双厚坪、王致廉、徐坪钰、汪正江、袁杰亭、田岚云、李杰芳、金杰华、董云坡等故去之后，评书界的人材缺乏，后起无人，所有能叫座的艺员，只有十二三个人，各饭庄亦不见书馆定席请友了。评书界诸公，若不设法培养人材，恐此十二三人亦难久持的，不知评书界的人们以为然否？

团门

江湖艺人管说相声的行当，调侃儿叫“团春的”（“团”读入声），又叫“臭春”。一个人说的相声叫“单春”。两个人对斗，叫“双春”。用幔帐围着说相声，隔着幔帐听，看不见人叫“暗春”。北平这个地方，是生产艺术，产生艺人的区域。就以相声这种艺术说吧，其发源就系由北平生产的。自明永乐皇帝迁都于此，至崇祯皇帝时，吴三桂请清兵，满人入主中华，康乾时代，歌曲畅兴，各贵族家中遇有喜庆之事，皆有请堂会，奏以各种富贵升平的歌曲。在斯时，最盛行的为“八角鼓”了。相声这种艺术，就是由八角鼓中生产的。按八角鼓之源流，系肇始于满清中叶。乾隆时代，有大小金川之乱，帝命云贵总督阿桂，兵伐金川讨灭戎人。诿阿桂统兵前往，战斗日久战绩毫无。因所率之军，皆为满人，不习出战。后阿桂思一攻山之法，命兵士以草料和泥，用市为斗，将泥置斗中抛于山岭之上，迨经雨侵，泥中草滋长甚长，阿桂晓谕将士攻山之法，然后进兵攻山。鼓声击动，清兵攀起登山而上，踏破叛军之营寨，因之获胜。当于战息之时，阿桂见军中将士思归，想以安慰军心之法，乃以树叶为题，编就各种歌曲，教导军兵演唱，使其乐而忘返。所歌之曲儿，胡曰“岔曲”，以树本生岔而言。相传如此，也无可考。在早年所唱之岔曲，有[树叶黄]之旧调，即乾隆降旨还帝都时，阿桂统兵回京，鞭敲金蹬响，齐唱凯歌还。其凯旋之歌，亦岔曲儿也。兵至帝都，乾隆帝躬迎至芦沟桥畔，因讨平金川有功，而为兴建碑亭，赐宴奖功。帝复闻兵在金川时，曾以树叶编为歌曲之词，又经臣宰上奏，遴选八旗子弟，成立八角鼓儿。排演日久，甚见优美，满民争相演习，八角鼓儿普及于故都矣。当奏曲时所用之八角鼓，其八角即暗示八旗之意。其鼓旁所系双穗，分为两色：一为黄色，一为杏黄色。其意系左右两翼。至于鼓之三角，每角上镶嵌铜山，总揆其意即三人二十四旗也。唯八角鼓儿，只是一面有皮，一面无皮，并且无把，意指内外蒙古鼓无柄把，取意永罢于戈。八角鼓之意义亦不过如此。

斯后曲词盛兴，有内务府旗人司徒辕者，别号随缘乐，寓居城内，因不堪繁华市之嚣烦，乃往西山投一别墅而休养。感于身世，研究八角鼓曲词，编有杂牌之曲，是乃单弦渐兴也。八角鼓儿迭经变迁，又产生“相声”之艺术，按八角鼓儿之八部，分为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兑、坤、兑。由此八卦中分其歌曲之艺术为八样，即吹、打、弹、拉、说、学、斗、唱是也。八角鼓班的鼓儿，向有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。其丑角每逢上场，皆以抓眼斗乐为主。在那时，八角鼓之有名丑角为张三禄，其艺术之高超，胜人一筹者。仗以当场抓眼，见景生情，随机应变，不用死套话儿，演来颇受社会人士欢迎。后因其性怪癖，不易搭班，受人排挤，彼愤而撂地。当其上明地时，以说、学、逗、唱四大技能作艺，游逛的人士，皆预听其玩艺。张三禄不愿说八角鼓儿，自称其艺为“相声”。“相”之一字是以艺人之相貌，形容喜怒哀乐，使人观而解颐；“声”之一字，是以话的声音，变出痴痴呆傻，仿做聋瞎哑，学各省人说话不同之语音。盖相声之艺术，能圆得住黏儿，愧的下杵来，较比搭班作艺胜强多多。张三禄乃相声发始创艺之一。其后相声之派别，分为二大派：一为朱派，二为阿派，三为沈派。朱派系“穷不怕”，其名为朱少文。因其人品识高尚，同业人不肯呼其为少文，皆称为“穷先生”。彼自于场内用白沙土子，写其名为“穷不怕”三字。他较比普通艺人知识最强，能

够当场抓眼，俗不伤雅，故在生意人中可称为特殊的人物。其长处为身居知识阶级，腹有诗书。心思敏捷，能够随编随唱，心里出活，最好是不用死套子的玩艺，谐而不厌，雅而不村，为妇孺所共赏，虽是个撂土地的生意，听他玩艺的人，也是有知识通文的。当其使活时，蹲于场内，地上放个小布口袋，内装白沙土子，他是左手打“叉子”（说相声唱小段的时候，左手拿着两块小竹板儿，长约五寸，宽约三寸，嘴里唱着，手中用板“拍拍拍”打着板眼，江湖人管他使的那竹板儿，调侃叫“叉子”。在清朝时代，有沿商店乞讨的花子，使用此物。叉子这宗东西亦穷家门物也），右手用沙土子往地上划字，随画随唱。譬如他画个“容”字吧，他嘴里必唱：“写上一撇不像个字。”地上就画一撇，接着又唱：“饶上一笔念个‘人’，‘人’字头个点两点，念个‘火’，火到临头灾必临，‘灾’字底下添个‘口’，念个‘容’。劝众位得容人处且容人。”他每唱一字必有一字的意义，按着字儿讲解明白。最奇是写完了一个字，能把人逗的“咧了瓢儿”（管笑了，调侃儿叫“咧了瓢”）。“穷不怕”惊人的意思，是竟“抖喽碎包袱”（用法子把人逗笑了，江湖人管那法子，调侃儿叫“抖喽包袱”），虽把人逗乐了，还不是那字原义。敝人在幼年曾见他写过对联一副，上联是“画上荷花和尚画”，下联是“书临汉字翰林书”。初瞧亦甚平常，及至他说出这副对子意思，能顺着念，还能倒着从底下往上念。字音一样，颇有意思。在光绪年间，“穷不怕”三个字是无人不知的。团春的这行里，虽称为朱、沈、阿三大派，沈二的门户不旺，其支派下传流的门徒亦是很少，并且无有这么出奇角儿，阿刺二的支派亦是和沈派相同的。如今平、津等地，说相声的艺人十有七八是朱派传流的。今将敝人所知朱派的艺人，写出来报告于阅者：穷不怕的徒弟是徐永福，生意人都称他为徐三爷。徐永福的徒弟，为李德祥（现在津埠）、李德扬（即万人迷）、王德隆、马德禄、卢德俊（即卢伯三）、焦德海、周德山（即周蛤蟆）。现在北平献艺的只有焦德海、刘德志。刘德志系已故卢伯三代师收徒，系卢德俊的师弟。这些个德字的艺人，以焦德海的徒弟最多。就以敝人知道的，为张寿臣、于俊波、尹麻子、白宝亭（即小云里飞的兄弟，现已故去）、汤金城（即西单游艺场的汤瞎子）、朱阔泉、绪德贵（亦同汤瞎子在一处作艺，还有票友下海的高玉峰、谢瑞芝、华子元均是万人迷收的徒弟。在东安市场说相声的有赵蔼茹（系唱什不闲的名角奎星坦的胞侄）、冯乐福（即小骆驼）、陈大头，系卢伯三的门徒。在天津给张寿臣捧活的陶湘如，系王德隆的门徒。周蛤蟆的徒弟叫刘宝瑞，惜其未成大名。

说相声最难的是单春。一个人的相声能把听主逗笑，实是不易。过去的穷不怕就以使单春成名。在说相声这行里使单春的，穷不怕可算是他们的开山祖。阿刺三、沈二亦能单双并行，但艺术之高超不如“穷不怕”。

晚近以来，说相声的艺人，一跃千丈。能在杂耍馆子压大轴儿演末场玩艺的，为万人迷一人。他可称的起是个完全的人材，从入了生意门，就去正角儿（两个人的相声，是一个逗笑，一个捧活，谁有能为谁逗，逗的为正角，捧的算是副手）。张麻子、周蛤蟆两个人的玩艺儿，虽然不错，和万人迷联了好多年的穴儿（管搭伙的，调侃儿叫“联穴”），总是给万人迷捧活，永远是没去了正角。万人迷能够在馆子说两三个月单春，不能掉座儿。活头儿最宽，两三个月才翻一回头。除他之外，都是半个月里就翻一回的。“万人迷”最惊人的是向“不咧瓢儿”（说相声的逗笑，把听主逗笑是为挣钱。如若自己亦笑了，同行人就耻他艺术不精，自己“咧了瓢儿”）。今日之艺人，

无不失其规律，人笑亦笑。在电影中之陆克、贾波林之成大名，亦是把观众逗得笑了，他本人是始终不笑的，那个面孔就是他成名的特长。“万人迷”自从作艺以来，无论在上场使什么活儿，抖搂出去包袱，都是响的，向来没有抖搂闷了的时候（说完了笑话，该着使人发笑，听的主儿没被他逗乐了，调侃儿是“包袱抖搂闷了”。抖搂闷了活儿，较比笑场格外的丢人。如有其事，同业皆轻视他艺术不精）。“万人迷”虽然故去了，津埠顾曲界的人士，无不思念的。在万人红特红的时候，他能在场上一言不发，用他那有限的面孔，使人发笑，在同行里都称他身上有活，最能拢神。彼一登台，合园观众之目力，皆注射其身，为同行人所不及也。万之相声，灌了不少话匣片子，计有“跑梁子”、“菜单子”、“怯封钱粮”、“八扇屏儿”、“挑春”等等的段儿。其中最好的是“挑春”（即是卖对子），其对联之精妙，皆为彼个人心中所发。如“北燕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，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”，“南大人向北征东灭西退，春掌柜卖夏布秋收冬藏”，“道旁麻叶伸绿手，要什要什；池内莲花攒绯拳，打谁打谁”，这些对联都很绝妙。万之上台拿手的能为，是以镇静态度，使听玩艺的人们，听着亦同其镇静。其票友下海者，每逢上场大呼怪嚷，使人见了他那穷凶恶性极的态度，有如汤沸，不能拢神压塌，实为缺点。“万人迷”红了三十余年，以在平日少，在津最久，曾往上海献艺。他在场上使话段段的包袱，皆闷，南方人听了不笑，以致狼狈而归。万在南方失败之后，沪上评曲家深致不满，对于“滑稽大王”之头衔，大肆攻击。然万再不返沪，攻击亦无损于他，毫无可惧也。

在江南沪、杭等地，说相声的艺人，只有吉三天。吉之艺名为评三，称其为“三天”，系其在平时会说评书，虽然叫座，只能说三天，到了第四天其技已穷，另换新地献艺。时人讥诮不呼其名，皆叫他“吉三天”。吉系相声冯六之徒。冯六为“春口”里沈二支派中的人物。冯在清末时代，拜认评书门户，艺名冯昆治。与评书界中玉昆岚、德昆平、福昆铃为本门昆字师兄弟。吉评三拜冯六为师，一门两吃，又能使春，又能团柴。他说相声以惯口活最是拿手。彼于民国五年间，离平南往。一人懂上海、宁波、江苏等地土话，在江南大红特红。惜其染有嗜好，至今北返于津，昼夜奔忙，依然两袖清清也。万人迷南下失败，吉评三南往成名，非江湖人厚于吉薄于万，乃万不通南方语言之故也。生意人尝说：“南京到北京，人生活不生”。艺人以到的地方最多者称为“腿长”，吉评三在生意行里亦算是腿长的江湖人哩。说相声的艺人，迄至今日，能成大名，单春、双春不挡的，只有张寿臣一人。自万人迷故去之后，以他为说相声第一流人物了。

调 门

此乃江湖中之种种欺骗手段的营生。今将“大安”的把戏，贡献给阅者，个中黑幕，亦公诸社会，免得贪便宜上当。在清末时代，鸦片输入中国，流毒社会人士，受其传染的，倾家荡产，人格扫尽。“抹海草儿”够多么可怕呀！（江湖人管抽大烟，调侃儿叫“抹海”，入声字，又叫“肯海草儿”。）鸦片之害，尚未除尽，“文未汉”又继续而来（管吗啡，调侃儿叫“文未汉”）。吗啡之害，较比“抹海”还更厉害。如今又有“雪花汉”，尤为可怕（管白面，调侃叫做“雪花汉”。可不是洋白面，敝人所说的是高射炮，还是能冒烟不打飞机的），这些个亡国灭种的东西，应当铲除吧。在铲除毒品的时代，生意人研究出一种投机的买卖来，撞骗商家。他们这种买卖，湖海人管叫作“大安”的。作这种生意，多者十数人，少者七八个人，大家集资配制一种××××戒烟药。药品放在盒内，印刷品类，那都是爱国爱民冠冕堂皇的宣言，把“啃啃”弄得了（江湖人管制造物品，调侃儿叫“攥弄啃”），分为两班儿“开穴”（江湖人管旅行的话，调侃儿叫“开穴”）。譬如十人吧，是四个人为“挑啃”的（管卖东西的调侃叫“挑啃”），六个人当“托儿”（贴靴的人，调侃叫做“托儿”，又叫“敲托的”）。他们这两班人，每至商埠头、各大都市，分为两班客店住下。挑啃的必须住旅馆饭店，为的是假充阔绰，施其店大欺客的伎俩。“托儿”们住在一个极便宜的店内，分途施其骗术。挑啃的人们，临时叫辆汽车，将他们所售的药品装在车内，运至各药房各洋广货店门前，将汽车停住。掌穴的穿着一身西装，由汽车出来（管首领，调侃叫“掌穴的”），带着他的两个伙计，抱着几大盒戒烟药，走入商店。商店的铺伙不知道他们的来历，还以为来了阔主顾呢，先生掌柜的都过来张罗。由掌穴的向商人摇唇鼓舌的下些说词，说他们是某省戒毒会的委员，制造了几种戒毒的药品，不论吗啡、白面、鸦片都能戒除的。这药品极有效验，奉他们会里的命令，来到此地推销，将这些药品放在你们铺内寄卖。先放下货，容你们卖出去，然后再来取钱。“囊子点”（买卖商人叫“囊子点”）准能愿意，坐收其利，有便宜的事商量办没有不成的。将寄卖药品的事议妥啦，放下货物，掌穴的又带他的伙计往别处商议买卖去了。

他们走后，商店的先生掌柜的，教徒弟将招牌挂在了大门以外。过不了两三天，他们作大安的托儿就由客栈里出来到各商店假装买东西的，购买戒烟药，就是商家有两家的戒烟药，他们亦是指定了买×××戒烟药。数日之间，商店见有些零购的主顾，接连着不断的买这药品，测料着这药定有效验的，便是相信不疑。这天他们的托儿，来至某家商店，问：“柜上有寄卖的什么药品没有？”柜上一定说有。托儿说：“我买三百元的。”柜上的伙计问：“你要三百元的，这就要货可没有，你得明天来取。托儿故意的思索思索，说：“我明天晚车往张家口去，是往回带。这药真有效验，明天我早晨来取药，给你们留下四十元定钱行了吧？”柜上的伙计一定说行。托儿将大洋四十元留下而去。伙计和柜上主事的人一商量，这号买卖有三成的利，买三百元的，能赚九十元，赶紧命柜上跑外的伙计，去到旅馆取三百元钱的货物，跑外的伙计找到了旅馆，见了他们要三百元的戒烟药，掌穴的人说：“货没有啦”。跑外伙计就得一怔，便问：“你们这货怎会没有呢？”掌穴的必说：“卖的很快，销路很好。没想到卖的这么快，今天早晨将五千元的款已经寄回去了，大约着一个星期货能来到。等着货来了给你们送去。”跑外的

伙计，两只眼睛不闲着，看见他那屋内放着有个几百元的货，便用手指着那货问他：“这不是有货吗？”掌穴的人说：“那货是有了主了，是××商行留下的。昨天他们柜上给了二百一十元现款，今早晨凑了五千元寄回去了。”跑外的伙计瞧着这货眼馋，他们作大安的伙伴，向他们掌穴的说：“要不将这货倒给他，匀给他得啦。”掌穴的假作怒容道：“把货匀出去，回头××商行要来取货呢，告诉人家没有货了成吗？怎么接人家的定钱来的？没有货把钱退还给人家。咱们又把款汇走了啦，这事不好办。”跑外的伙计是能说会道机灵的人，趁着这时候，还央求掌穴的：“你们把货匀给我们，你要现钱我回柜给你们取钱去。有二百一十块钱退给人家还不成吗？”掌穴的还故作为难的意思。跑外的伙计又央求他几句，掌穴的才应允了。跑外的伙计便欢天喜地地回柜取钱。到了柜上把这份意思说明，管帐的先生，立刻就取出二百一十元来，交给跑外的伙计，赶紧去取货。跑外的伙计又到旅馆内，见了他们掌穴的将二百一十元现款放下，还说了些个感情的门面话，欢欢喜喜地将货拿着回归本柜。到了柜内将货物放好啦，竟等着明天取货了。及至次日，由晨至晚，亦不见客人前来取货，到了这时候还不“醒攢”哪（觉悟了叫“醒攢”）！因为客人买东西先留下了定钱，有好几十元钱，存在柜上还有错吗？直到五六天后明白受了骗啦，再教跑外的伙计去找他们，旅馆的茶房说声：“早走了好几天了。”跑外的伙计回到柜上说明了，大家仔细的研究，连从前的赢利，与定钱数十元，合计起来，至少得损失百五十元，一家百五十元，要有个数十家呢，数千元现款，被他们骗到手内，远远的开穴，急流扯活了。这种作大安的骗子手，干了好些年，骗了一处又一处，始终还没听说在那里“朝了翅子”呢（江湖人管打官司，调侃儿叫“朝了翅子”）。“翅子”即官儿，“朝”是见了官，他们不打官司见官干嘛！现在北平市自从颁布禁毒条例以来，×××的买卖都查了封啦，“断海的汉儿”（戒烟药也）已经禁止喽，干这大安的生意的人是不能来了。北平这个地方，暂时是没有这类事了。

柳门

“柳”是唱，如唱戏、唱曲之类皆是“柳门”的生意。关于戏剧，有不少评剧家，探讨梨园行事迹，在报上分门别类都披露过了，敝人不便多谈。今将柳门里的生意“挑柳驼的”与阅者诸君谈谈。什么叫“挑柳驼的”？就是在各市场庙会，假装唱戏卖膏药的。作这种生意必须得懂些梨园行的规律，要不然可吃不开。在北平这个地方，作柳驼的生意人，勿用和梨园行联络。若是在乡村镇市“顶凑子”（即是赶集的侃语），或是“顶神凑子”（管香火庙会，调侃儿叫“神凑子”）非得和戏班联络不成的。每逢农人普收的年头，乡镇中的会首们都临时凑款，写台大戏谢神。或唱三天，或唱五日，最多不过一个月。到乡下唱神戏班儿，俗称叫“跑野台子”。跑野台的戏班里，都有个外老板，专司往乡镇联络会首们写戏。戏班到了乡镇，不管班里有多少角儿，管住处，管吃食，管灯，可是管生不管熟，管灯不管油。戏班到了，将粮、米、茶、炭、灯，在下处预备好喽，就全不管啦。戏班里“跑野台子”的时候，班里没有准人数，不论是谁，只要懂得梨园行的规律，到后台冲祖师爷磕完了头，茶饭得了，抄起来就吃。那同行的义气，较比大都市的戏班儿还强呢。作柳驼的把膏药预备好喽，小包袱往身上一背，随着戏班儿，打走马穴作买卖，亦不用住店，戏班的下处里住着，还不用到饭馆里花钱买饭吃，戏班的饭得了，白吃白喝。和后台的老板们联络好喽，每逢散戏的时候，作柳驼的带个秦叔宝的帽子，拿把单刀从后台跑出来：“别走，我还有一出哪。”把听戏的人们叫住了，他从台上跳下去，台前头团黏子卖膏药，所用的手段，都是“鬼插腿儿”（江湖人管先说白舍，后要钱的手段叫“鬼插腿儿”）。据我所知道的，挑柳驼的，最有名叫袁桂林。如今平津等处作柳驼的生意人，都是他支派传流下来的。按着老江湖艺人传流下来的生意行当，饶能挣钱还不“鼓点”（受骗的人明白了，和他们翻了脸，调侃儿叫“鼓点”），亦不能卯地。如今江湖乱道，入了生意行，只要有能挣几毛钱的能为，不等着样样学全了、就抛了“老师”“荣扯”喽（管师父叫“老师”，管偷着跑了叫“荣扯”）。不唯社会里，风俗日下，就是江湖的艺人，亦都江湖乱道了。

“金、皮、彩、挂、平、团、调、柳”八门大生意，各门里，都谈了一样，容缓再往深处谈吧。先将骗术门的“老月”（耍腥赌的）、“老荣”（当小绺的）、“老月”（当鹰爪的）、“老渣”（贩卖人口的）、“老合”（挨帮挤靠的生意）谈谈。

骗术门之“老渣”，俗呼“渣子行”儿。这渣子行儿的人，所做贩卖人口，拐带良家妇女，离人骨肉，断人子孙，灭绝宗祧，是无人道的。敝人将他们的内幕揭开了，公诸社会，使社会的人士，加以注意，努力宣传，免得知识幼稚的妇女，坠其术中，亦是件有益的事呀。渣子行虽然贩卖人口，以敝人所知道的分为两大派：一派叫“不开外山”，一派叫“开外山”。这“不开外山”的，是怎么个意思呢？即是遇有贫寒之家，衣食两绝，生计困难，他们见这贫寒之家生有子女，向其下说词，将儿女卖了，以顾衣食。由几个月至七八岁的小孩他们给介绍，卖给养家。养家花钱买个小姑娘，事先讲好喽，是“活门”，“死门”。“活门”是准孩子的亲爹妈看看，亦分多少日子看一回，大多数是四季三节瞧瞧。“死门”是卖了孩子之后，不准小孩的亲爹亲妈瞧的。养家花许多银钱买孩子，十有八九，都是讲究买“死门”的。

买“活门”亦有，那可不是养家，是没有儿女的人家，买个孩子，承继宗祧，这种都买男孩。凡是买女孩的为什么都讲“死门”呢？将孩子养大了，不是学唱大鼓，便是学戏，或是为娼。将孩子养大了，便是摇钱树，给他们挣钱。社会的人士管他们叫“养家”。至于“领家”，是于渣子行讲好喽，不买很小的，专买大姑娘媳妇，至小的亦得过十五岁，将人买到手内，往娼窑里一送，上捐就挣钱。一个人讲究领多少个妓女，社会里的人士，管这种人叫做“领家”。凡是卖儿女的人，都舍不得，环境不良，挤的无法，出此下策，将孩子卖了，一狠心能成，出远门舍不得。渣子行的人，不用往外省送，在本地就能有买主。江湖管这不往外省送的渣子行，叫做“不开外山的”。这“不开外山的”渣子行，又名叫“纤手”，差不多都盘居娼窑附近的茶馆酒肆里，三五成群的，干那鬼鬼祟祟的事儿，专以联络养家、领家。做生意的开外山的，可又不同了，专以往外省贩卖人口为生，他们的手段，较比不开外山的毒辣得多了，都是媒婆改行的。在我国政体未改变之先，有三姑六婆最为可怕，治家格言有几句是“僧道尼姑休来往，在堂前莫叫卖花婆。”三姑是尼姑、道姑、卦姑。六婆是稳婆、花婆、巫婆、虔婆、药婆、媒婆。在古时代，有欠债难偿的时候，由县官就将该卖的子女，交与官媒变卖人家子女还债的。自入民国以来，这种官媒就已经取消了。私媒在当年亦盛行一时，北平的人士管他们当媒人的叫“老妈作坊”。开“老妈作坊”亦不容易，吃这碗饭必须能走动才成。至少亦得有几个府门头（北平人管官宦人家叫“府门头”），还须知道各府里主事的人是谁。本着主事人的所好，给他找人。乡下妇女进京，与本地寒家妇女要当老妈（北平人管女仆叫“老妈”），先得到他媒人家内去住着。譬如，这家“老妈作坊”，走的门子，主人都是好人，他那作坊就专收容良家的妇女，必须品貌端正，懂得规矩礼节的。设若他走的门子，主人都是下流，他给雇的女仆，长得要好，岁数还得要在青年，叫上这种老妈，这种老妈到了主人家中能揽大权，十有八九都得生出是非的。他们受过老妈的训练，有三大技能，是吃、恨、偷。还有伺候姨太太小姐的老妈，讲究是跟丑、跟俏、跟起、跟落。到了如今社会里人们，知识渐开，不用说雇老妈，就是卖买房产，租赁房子，都不愿经他手的，谁家要雇用女仆，花不了多少钱，登报征求，亦不愿用受过老妈坊训练过的，因为老妈作坊的内幕不良，官家严加取缔，定个章程，凡是开老妈作坊，得预先呈报官署，还得有两家连环铺保，经过多少手续，调查相符了，才发他们傭工介绍所的许可执照。为什么官家这样的严厉呢？在从前的老妈作坊，很有不少开外山渣子行的大本营。遇有好吃懒作的老妈，岁数再年青，长得再有几分人材，便与渣子勾子勾串，施其奸拐卖的手段，将人弄到外省，往娼窑里一卖，送到万劫不复的火坑算完。在如今社会，人心日见险诈，竟有能吃骗他们渣子行的人，分为三种吃骗法：一曰“吃封”，二曰“吃定”，三曰“转车”。什么叫“吃封”呢？譬如外省的人贩子来到北平，得找渣子行的“纤手”，教“纤手”给找卖孩的，或是卖媳妇的。那情形如同做买卖一样。

‘纤手’找着要卖人的，不论是姑娘媳妇，得教渣子行的买主，先瞧人后讲价。瞧，可不能白瞧。每逢瞧一回人，得花一元至两元。这种钱给了要卖人的，叫做“相封钱”。有那聪明人，被生计压迫得无法谋生，只要有十几岁的姑娘，或是二三十岁的媳妇，就可拉拢纤手，扬言要卖人。纤手有了客人的时候，就带着他们去叫客人相看，只要客人看完了将一两元的相封钱骗到手内，再跟他讲价钱买人呀，他施其狡猾的手段，无论如何亦买不妥的。

今天骗东家，明天骗西家，处在这险诈的社会里，鬼祟的事儿多得很哪！用这个骗相的方法，就能苟延残喘，暂顾燃眉的。被骗的渣子行是哑吧吃黄连，有苦难言了。什么叫“吃定”呢？譬如纤手将卖的人带了去，叫客人相看，当日看完了，不论是姑娘媳妇，只要看了如意，照规矩（亦不是谁定的）给了相封信，然后就可以讲价钱。将价钱讲妥喽，得先给个十元二十元的定钱，算是定妥啦。大凡外省的客人远路风尘的来一趟，很不容易，绝不能就买一个人呀，多咱人买的够了，他要走啦，再找纤手要那给了定钱的人哪。那纤手急得眼珠都蓝了，那卖人的将定钱骗到手内，早就急流扯活了。还有纤手与他们做活局骗定钱的，然后假装好人，被骗的渣子行不能为这事打官司，干的是犯法的营生，除了向纤手山嚷鬼叫，拍桌子瞪眼暴躁一阵之外，别无办法。骗定钱的这人，较比吃相封的还厉害一层，这叫狼吃狼，冷不防。比这骗定钱还恶的人，讲究“转车”。什么叫“转车”呢？譬如渣子行将人买妥啦，不拘是几百元。钱是给了人家，到了要走的时候，将买的姑娘先用好吃好穿的，买动了她的心，然后再训练一番。所训练的事情，是怎么上火车，怎么上轮船，路途上有军警盘查的时候，是怎么问，怎么回答。在这训练时候，这个姑娘假装好人，听说听道的。及至到了车站，买好了火车票，上了火车，他还老老实实的，等到了火车一拉笛，眼瞧要开车了，这姑娘能够乘乱之际，三转两转没有喽。就是你看的多严，亦不成的，他在家早就训练成了，专门的转车，坑骗渣子行的。实在看得严密，他要明走的，渣子行的人，若是达时务，认头倒霉便罢。倘若不肯白扔几百块钱哪，过去一揪他，他就喊巡警打官司，说句丧话，渣子行的几百元大洋没有喽，得个诱拐妇女之罪，还得蹲几年的监狱，够多么冤哪。若是做正大光明的买卖呢，管保遇不见这类事。凡是转车骗钱的妇女，种种手段是研究好了的，无论怎么样，他亦是有主意的。还有比这种人厉害的，譬如渣子行平平安安的将人买走了，上了火车轮船，到了他们的目的地，无论是商埠码头，省城都市，都有“老柴”们（老柴是官人）盘查。有些地痞流氓和老柴们联合着，说真了他们办着就交给老柴，按着公事路办。说假喽，他们遇见有贩卖人口的，或是私运毒品的，假装老柴伸手办案，走在避静的地方，犯法的人要哀求他几句，他们就假装善人，将犯案的人给放了。可是有毒品的案子，毒品得给了他们，渣子行得将买的人抛了。这半真半假的地痞流氓们，得了毒品，他们亦去卖了，得着人他们亦是卖了。这种软硬炸酱的手段，尤为厉害。所以开外山的渣子行，挣两个钱实是不易。第一得为人机警，第二还有大本钱，第三是沿路上的老柴都得认识，和各处的地痞流氓，明着是交朋友，暗含着得往狼嘴里送点油水，顶着好几年蹲监狱的罪名。于这犯法的事，若是运气旺，能干几年不遭官司，落个吃喝玩乐眼前欢，终归亦积蓄不下银钱。即或落下钱，立下点事业，也要出横事遭恶报。好吃的饭不搁筷，不定那阵时气一坏，遭官司，就得家败人亡。有人说他们这行人挣的够过的，不会改了行洗手不干吗？为什么都得遭了官司，把所挣的钱都倒出来，到了监狱里落个罪人，方才觉悟呢？这叫“菜里虫菜死”，离人骨肉，是最可恶的事呀。干这种缺德的事儿，要没有个报应循环哪，渣子行的人更多了。奉劝老渣们，干什么不能吃两顿饭，何必一定于这早晚喂狗的行当？再奉劝一般作家长的，住在那条胡同，都要留神街坊邻居，有没有老渣们。如若有的，或是留神注意，或是少教人串门子。渣子行引诱妇女的手段，比吸铁石还厉害呢！等他们将人拐了走，送在那万劫不覆的火坑里，等到了被骗后悔，请求由火坑往外救人的书信哪，

那可就麻烦了。

“小绺门”，是专在人群里窃取他人财物的，社会的人士叫他们为“小绺”。彼辈每日三五成群去到火车上、轮船上、电车上、公园、市场、各庙会里，作他们绺窃的事儿。凡是被他们窃过的人，每逢到娱乐场、杂技场，都有留神小绺的戒心。电车、火车、轮船都悬挂着木牌，写：“留神小绺，谨防扒手”的字样。江湖人管他们“小绺”这行人，调侃儿叫“老荣”，又叫“撮子把”，“老荣”是他们总名儿。虽然都是小绺，所吃的路线各有不同，计分“轮子钱”，是专吃火车、电车上的的旅客的；“朋友钱”，是专吃半熟脸人的；“黑钱”是专在夜内偷的，白天不作活；“白钱”，是专在白昼偷的，夜内不作活儿；“高买”，是专吃金珠店、绸缎店、银行、银号的。社会里有一种半开眼的人，管“小绺”叫“白钱”。敝人曾云游过几省，耳濡目睹，他们这行儿，不拘在什么省市码头地方，都有头儿，调侃儿叫“瓢把子”。地方小的，只有一个瓢把子，大地方还有个大头儿，叫“总瓢把子”。总瓢把子之下，又有许多的“小瓢把子”。按他们的规律，是每个瓢把子管辖区域内，有小绺偷着了东西，不论是值钱不值钱，偷着的时候，不能就卖就花，得将所偷的东西，先教他们的瓢把子收存三天。在这三天之内，丢失的人，若有势力我的很急，三天之内好货归原主。若是过了三天，没有动静，一定丢东西的人没有势力。若是东西物件往外一卖，将钱分着一花，调侃儿是“挑喽啃什，均杵头儿”。小绺头儿有明有暗，譬如北平这个地方，军警林立，有小绺头儿是暗中潜伏的，绝不敢明露的。他们又是一种流动集合的，没有准住处。在外码头的小绺头儿，全是明的，若向官人打听，他们该管的地方，一共有几个小绺头儿，姓什么，叫什么，住于何处，都能知道的。那明着的小绺头儿，得和老柴联络。如若有不听小绺头儿调动的小绺，当头儿的向老柴们说句话，就能把他捕了去，责打一顿给收起来。临放出来的时候，亦得先向小绺头央求好喽，然后才往外放呢。放出来之后，这小绺除非远走高飞，若是不走啊，还得服从当地头儿呀。譬如甲地的小绺，若是不愿意在甲地了，到了乙地，不能去偷窃，得先在乙地见好了乙地的头儿，然后才能出来到人群里偷窃。设若来到乙地私自偷窃，不见他们的头儿，叫乙地的头儿知道了，向老柴们暗一指，就给捕了去，先打后收。到了各省市码头商埠，已成定例了。还有些个小绺架着海冷的。什么叫“海冷”呢？江湖人管当大兵的丘八爷，调侃儿叫“海冷”。小绺们和他们军人在一起，狐假虎威请出来的。一如丢东西的人醒了攒，有军人保护他们，临时不能挨揍，不等丢东西的人找来官人，他们就扯活啦。还有老荣、攒冷的，他假军人都得教军人“吃膘杵儿”（即是分别人的钱花），自己“攒冷”（即是自己入伍当兵）。每逢出来的时候，表面上瞧他军装整齐，好像是正式军人，暗含着作活儿。你要说他是小绺，他先冲你瞪眼，一路大拍大唬。所以攒冷的老荣有护身皮儿，实是不好惹的。敝人在外省，还见过逛玩艺场的人，被小绺偷了东西，将小绺儿抓住了，过来几个丘八，将丢东西的人，打的鼻青脸肿。打完了一散儿，真教人有冤无处诉去。

“攒子钱”的“小绺”。什么叫“攒子钱的小绺”呢？就是专在市场、庙会、各玩艺场的人群中偷窃的小绺，江湖人调侃儿叫他们“攒子钱”。他们每逢要偷东西的时候，都是两个人，甲将东西偷去，交给乙的手内，乙乘二仙传道，得了道（得了皮夹子）的工夫，一转身，往各处云游去了（可不是我这个云游客）。丢东西若是觉悟了，将甲的小绺抓住，他能冲丢主瞪眼。

常言道：“捉奸要双，捉贼要赃。”他身上搜不出赃物来，就能佯装好人。攒子钱的小缙亦不同，他们的能为，分为两种技能：一种叫粗活，一种叫细活。做细活的，能偷阔人，第一得有穿章，衣服阔绰，能挨着阔人，不教有钱的生疑；第二得窃术高超，手要敏捷，要偷的时候，先瞧了道儿，只凭走个对脸儿，微一沾身，财物便能到手。手、眼、心三快，妙快有令人不可思议的。至于往集场、庙会、杂会场儿等缙窃的，真有挤挤蹭蹭，偷个几十分钟才到手的，偷着亦没有几百元，差不多的偷的是破皮包一个，当票两张，三角毛票，十几吊铜元而已。这种攒子钱的老荣，毛手毛脚，两眼乱瞧，遇见机灵人，没等到沾身，就能明白了。甚至于没偷着东西，被人将手攥住，还能教人“秋鞭”一阵（江湖人管被人大打特打，调侃儿叫“秋鞭”）。窃术不精的，只可在人群里乱挤，偷那穷人。手活粗的，亦难偷阔人。

在火车上缙窃的贼，叫“轮子钱”，又叫“吃飞轮的”。窃术亦分粗细。手术高的，能掏小皮包、金表、钻石等等的高贵物品，只要偷到手内，东西不大，“护托”容易（“护托”，即是不教外人瞧见怎么偷的，往自己身上怎么藏的；“过托”，是甲偷到手内的时候，又转给乙的手内，调侃儿叫“过托”）。若是没有能为的轮子钱，窃术不精，不是扛人家的行李卷儿，就是偷人家的柳条包，拿着又费力气，东西大了，又沉又笨，护托亦难，过托亦难。轮子钱的老荣手术不高的，亦是就偷平常人。阔人出门，除了身上带着东西之外，向来不带笨物作。即或有笨重东西，亦不自己携带。花不了几个钱，由火车上行李车给代运的。他们穿章平常，技术不妙，亦难挨近阔人，亦难偷阔人。

这些年，社会里人士都要练习交际。有一种“朋友钱”的小缙，专在交际场所活动，只要和他点头说话，他就能迈步伸腿，认为萍水相逢的朋友。谁要脑筋不清楚，以他当了好朋友，这种小缙不熟假充熟。伸手偷东西，你要看见他拿东西的时候，他有措词，说和你闹着玩呢。如若偷的时候没有看见哪，那就把东西归了他啦。这些年，朋友钱小缙，还有不少“果食码子”（即是妇人）与“海斗”（即是大姑娘）。这种女朋友钱，出入娱乐场所，假充阔人的小姐姨太太。她们的手段亦好，最有能为的，能够两吃：又是朋友钱，又是高买。

北平这个地方，向称首善之区。这里的老柴，向不吃老荣的膘杆，还是不和老荣联络的。阅者如不相信，敝人例举一事，便可证明。老荣这行里有最忠厚、最有名的小缙叫于黑，他的能为比一般的小缙都高明。人长的亦漂亮，绝不像个偷东西的小缙，衣服阔绰，谈吐文雅。他是专在京、沪、津、汉等地，吃“飞轮子”。小的十元八元他不偷，那回要偷亦是成千论百，几十元真放不到眼内。他们老荣的同行人到了冬天混不上棉衣裳，或者有了疾病，无钱医治，都去找他。别的阔小缙，偷着了大款，只顾自己嫖赌，他那管别人无衣无食呀？有人向他们告帮求助，亦是枉费唇舌，惹他白眼相加而已。唯有于黑，这人轻财重义，凡是同行的人有困难的事儿投着他，他一定周济的。社会里耍人的人们，凡是有为难时候，不论认识不认识，交情深浅，只要找他去，准能倾囊而赠。仗义疏财，是他的天性，虽然当益于人，却能有利于己。他每逢遭了官司的时候，探监看望他的人，络绎不绝，送衣食送银钱，还有给他运动的。不知者都说于黑手眼通天，究其实是他个人维持的。他虽是个小缙，吃飞轮，当攒子钱可都干过，就是没做过朋友钱的。据一般老荣们所谈，于黑的窃术最有拿手，别人学不了的，是“苏秦背剑”（当“小

缙”的人，每逢偷东西，都是在人的右边挨着，因为我国的衣服，长大的衣裳，纽扣儿，都是在右边。“小缙”挨着人的右边解纽扣，“入托儿”窃取财物。若是站在人的身前，倒背手儿，偷身后边人的东西，这种技能，“小缙”们称为“苏秦背剑”。有一次于黑到上海，将下轮船的时候，有个小缙不认识于黑，挨近他的右身，要想偷他，没有人托，被于黑一拧身，使了个“苏秦背剑”，将他的金表窃到手内。这个小缙“折了托儿”（东西丢了，调侃儿叫“折了托儿”），不甘心，见了小缙就问，谁和他开玩笑，将他的“转枝子”给偷了去啦（管钟表，调侃儿叫“转枝子”）。有明白小缙说：“你别是遇见天津的于黑啦，他惯使‘苏秦背剑’。”这个折了托的小缙恍然大悟，说：“不错，我没‘荣’了他，被他把我‘荣’了。”由此一事，足可证明于黑是个有万的老荣了。于黑走遍天下，他从来未到过北平。想这故都有的是“火码子”（阔人，调侃儿叫“火码子”），他便由津到平。这里又没有小缙的头儿，无须乎见过同道，就可以在平度其缙窃的生活。他又是穿的阔绰，住的又是大旅馆，又不天天偷窃，老柴家绝不能注意。不料他到北平未久，一个星期之内就被捕了。于黑来过北平两次，遭了两回官司。他在律时曾向人言：北平那个地方，吃喝逛三事很可他的心意，出去作活亦很容易，只是北平的官人不吃我们老荣的膘杆，可惜北平那个穴眼，官人办案手段敏捷，毫不客气，是不教我去的。天地之大，北平不能存身，我只好不去。由于黑这种向人谈话的口吻，就可以证明了，北平的老柴家是不吃老荣的膘杆，不联络老荣的。

在外省市商埠码头丢了东西，在三天之内，找着小缙头儿，或是有势力向官人追究，准能把东西找回来，到了北平则不然了。敝人在从前很纳闷，凭什么很好的人不作正事、不学点手艺！他们老荣们，愿意当小缙？虽是手底下做活好的，能赚个吃喝嫖赌抽，眼前快乐，若是遭了官司，有多么可怕呀！俗语说：“屈死不告状，穷死不作贼。”官司不是好打的，竟见贼吃饭，谁见贼挨打？干什么不是吃两顿饭哪。有深知他们内幕的人，告诉我说：“他们小缙这行儿，有师父有徒弟。”我曾问过：“好好的人，谁肯拜师父学当‘小缙’呀？”这位深知内幕的某君，先叹息了一声，然后才告诉敝人：“他们小缙这行人收徒弟不是徒弟找师父，是师父找徒弟。凡是小孩到了十三四岁、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当家长的教育子弟最难。小孩的知识最幼稚，大人不栽培，作父母的对不住儿女。若是教育他们，栽培他们还要得法，不可过严，不可不严；不能不慈，不能过溺爱。又得挤兑他们小孩学的能为，又得拢住他们小孩的心。倘若不得法，小孩子受挤兑时，他急了，只有偷着远远的一跑，他们老荣若是要收徒弟，就专在热闹场儿的地方，寻找这路偷跑的小孩，带在店里住着，足吃足喝，天天带出去游逛。小孩们到了他们手里，如同上了贼船一样，休想下得来。抽鸦片、扎吗啡，都能戒除了，唯有当小缙的洗手不干改了行的，实在是少啊。可是小缙的徒弟，亦不写字，亦没保人，亦没有学多少年的限期，只要学得会偷了，不良的印象越来越深，懂得离开他师父啦，翅膀儿硬了，就偷的一跑儿，躲开他师父完事。”那么，当小缙的收徒弟干什么？某君曾说过：“小孩要教他们小缙拢了去，都是先用鸡奸的手段，然后算是师徒。”敝人从前还错想啦，疑惑某君嘴太刻薄。及至我详细的调查，果然是那么回事。敝人将这种情形写出来，不是给社会的人士添不良的印象，是教一般作家长的，有了儿女，栽培教育都要得法。不可过于放纵，不可过于严厉，否则孩子跑喽，被他们老荣拢了去呀，那可怎么好！

还有手工艺作坊掌柜的、商号的经理，对于学徒的小孩，非得恩威并行，才能教出好徒弟，有利于人，亦利于己。如若有威无恩，将徒弟挤兑跑，徒弟走入邪途，于个人的阴德上亦是有亏呀！这些话是我一分爱护。一些知识薄弱的小孩，阅者可不错想我是刻薄呀。

骗术门的老合们，亦有两个人为一伙的，亦有四五个人为一伙的，更有十几人、几十个人的。最难不过是一个人去骗取银钱的。自从有报纸以来，骗匪们很受影响。骗人的方法，只要用过一回，就不能再用的。就以某日报载某姓，在大米庄买了六袋洋面，买到了家中，忽然来了两个米庄的伙计，到这家说：“我们柜上打发来的，你们家买了六袋洋面，内中有两袋是假的。布袋是‘蝠星’的，面可不是‘蝠星’的。我们先生说怕对不住你们，派我们俩人来看看，说将两袋串袋的扛回去，另给你换两袋真正‘蝠星’的洋面。”这家一时蒙住了，就叫两个人将两袋洋面扛走啦。事后不见他们给送那两袋洋面，到了大米庄一问，大米庄说：“我们没派人去呀，没有这么回事，大概你们被人骗了吧。”话道破了，这才醒悟，是被人骗啦，只好自认倒霉。诺大的北平，那里去找那骗匪呀？受了骗是无计可施的。报界的人们，得了这条被骗的新闻，登在了社会版上。阅报人们看见了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由新闻纸一宣传，阅读的人一轰嚷，社会的人士，都知道了，骗匪们再用这个方法去蒙骗人，恐怕不能成了。报纸上宣传的，人人都知道了，他那骗人的法子就不中用了。由这一档子事考查，报纸上的宣传力是最大的，只要将他们骗人的法子宣传出去，无论那法子多好，亦不能再用的。

在敝人十岁的那年，曾记得在北京出了一件骗人的事儿，我把他那骗人的事情写出来，贡献于阅者。我还记得那年是光绪二十四年的冬季，有一家银号，买卖很为茂盛。一日，柜上的伙计、掌柜的，正在闲聊天儿，看见了一个乡下人背着一个口袋，到了柜前，向他们问道：“银子卖多少钱一斤哪？”合柜的人，听着都是一怔。换银子向来是论多少钱一两，一钱银子换多少钱，还没听见说过银子论斤换钱哪。伙计、掌柜的一看这乡下人，怯头怯脑的，像个“老赶”，先不告诉他银子行的市价，先问他：“你有多少银子？”这乡下人说：“我有一坑银子哪。”柜上的伙计问道：“你这银子是从哪里来的？”乡下人说：“是我掘出来的。”合柜的人听他所说，才知道他得了外财啦。有一个人告诉他：“银子是一百二十吊钱一斤。”在那时代，每两银子，按行市还不到十吊钱哪（亦就在七八吊钱）。这乡下人听说一百二十吊钱一斤，喜喜欢欢的道：“我这一斤银子卖给你们啦。我问了好几家啦，都说不到一百吊钱，你们那买卖真公道，卖给你们吧。”柜上的伙计将他那银子过过分量，整够十六两，遂付给他一百二十吊钱票子。他拿过票子，先回头往外看了看，见没有人来，他向柜上人说：“明天我晚上来。在你们上门时候，我准到的，再卖给你们五斤。从此我是天天来，卖了银子我买些个零碎东西。可是我怕人家知道了，我来的时候，你们可千万将门关上，等我换完了银子，你们再开门把我放出去。”柜上人说：“是吧。”乡下人高兴而去。他走后，柜上的人们，可有了谈话的材料了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论起来，都认着他是穷人有钱活受罪，早晚许教银子把他折腾死。到了次日掌灯以后，柜上该着上门了，学徒们将门都上好了。他还不失信，扛着口袋来了。一进门就闻见了酒气喷薰，那味儿放出多远去，已醉得眼珠都红了，往椅子上上一坐，谁亦没理。学徒的将门关上，上了门啦，伙计问他：“你今天卖几斤银子呢？”他把眼一瞪，说：“你们这买卖怎么做的？欺我们乡下

‘老赶’，银子都是论钱论两，没有论斤的。你们拿我当‘老赶’，我媳妇不‘老赶’，他由昨天就骂我，直骂到了今天掌灯，我气极了，用刀把她砍了。”说着话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往柜上一放，可把全柜人全都吓坏了。他又由口袋里掏出一把切菜刀来，将大棉袄的纽扣儿解开，往那小棉裤上一看，尽是血啦。他说：“哪位是掌柜的？这场官司咱们打了吧。”此时，掌柜的吓得竟剩哆哆嗦啦，那里还说得出话来呀。幸而柜上有两个能说话的伙计，胆子亦大点，向他劝道：“朋友，这官司你可打不得！打了官司，你得给你媳妇抵偿对命，我们柜上的人，可抵不了偿，你的命亦不是盐换来的。不如你乘着没人知道，还没犯案哪，你赶紧跑吧，远远的一走，你的命就算保住啦。”他听着伙计这样劝，他哪里肯干哪，攥着把菜刀，气势汹汹，真是要和掌柜的拼命的样子。后来大家好劝歹劝，费了许多唇舌，才把他劝好喽。由柜上给五百银子，教他远走高飞。直到三更多天，他才拿了五百银子，连人头一并装在口袋里，徒弟给他开了门，他才走啦。徒弟赶紧把门关上，掌柜的直说：“万幸，万幸！要是打了官司，这不定得花多少哪！我看他那满脸的杀气，我直害怕，我怕他急了用刀砍了谁。”大家谈论着，示徒弟把柜上的血迹擦了去，大家愈想愈害怕，把这事怕在心内，直到四更多天，合柜的人们才睡了觉。天色将亮，外边有人拍拍的叫门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们门上挂着一个人头，还不快出来看呢！”这一来可把银号掌柜的伙计们吓坏了，合柜的人无不担惊。及至将门开开，出来观瞧，不看这人头便罢，一看那人头，无不惊讶。原来那人头是假的，用泥捏的人头，上边的头发是真的，模模糊糊，抹的竟是猪血。合柜之人受了这个骗，醒悟过来可就晚啦，受了一夜的惊恐，教人骗了五百两银子。这个事要搁在如今，报纸上又有好材料了，当做一件新闻登出去，准能轰动了社会。在那年头儿，东城出了新鲜事，西城的人就不知道。现在有了新闻纸类，与社会大有益处，实非浅鲜。

最近北平市内，不论大街小巷，忽然添了无数乞丐。看他们那样子，都不是北平人，穿着打扮，都像乡下人似的，个个身上都不单寒，全穿着棉裤棉袄。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男的很少，妇女小孩在多数。每逢出了太阳的时候，他们就全体出动，散开了，各有地盘。看他们又不是有嗜好的样子，为何都出来行乞呢？最奇怪是年年一到入冬的时候他们就来，等到转过去，不到清明节，就全都走啦，一个亦不见了。敝人曾经调查，又向江湖人们打听，讨论过此事。据一般老江湖人谈论，说他们这种要饭的人，不是真正无家无业，贫苦无依的，个个家里都有房子有地。他们都是×县的人，每逢大秋收获之后，将棉衣裳全穿齐了，留个人看家，不管有多少口人，全体出发，做他们这要饭的事儿，混个冬天，反正在家里亦是无事。混到了春暖之时，该着种庄稼啦，便一齐回家种地。他们这种乞丐，江湖人调侃称为“叫点”。这“叫点”是个总称，此外，还有什么“挑杉的”，“化锅的”，“挑怎的”，“做悬点驼的”。什么叫“挑杉的”？前几天我工作完毕，想到天桥儿巡巡礼。乘车前往，在各处逛游，见有帮要饭的，共有五个人。四个人在地上坐着，把头低着假做哭啼之状，是一个老太太，两个妇人，一个姑娘。站着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怯头怯脑的，穿着一身粗蓝布小棉袄小棉裤，手里提了着个青布大棉袍，脸上故作发愁的样子，嘴里叨叨念念的，招惹那逛天桥的人围着观瞧，我亦看看吧，听那男子拿着大棉袍说：“众位老爷们，俺们是逃难的。家里的房子、地都被水淹了。一家五口人，来找俺表哥，俺

表哥不在北平，俺都扑了空啦，盘费亦花了啦，举目无亲，合家大小，从今天早晨，还没吃早饭哪。俺亦没别的法子，就剩了这个大棉袍啦。那位要买，卖给你，俺一家子好住店吃饭。”他这套话说完了，从头再说，总是这几句。别看这年头经济紧张，真有看着可怜的，亦有给掏一毛的，亦有三个五个铜子的，至少亦是一大板，可是没有一个忍得买他那棉袍的。敝人看了会儿，才明白他们这帮儿，就是挑衫的。那个男子所说的教人听着可怜，好有人抛给他们“杵头儿”（钱）。他们所说的那遍话，江湖调侃儿叫做“哀怜口儿”。大约他那棉袍儿，这一冬亦卖不出去。等到来年三月，回家种地的时候，还收在柜里呢。这种“挑衫的”，给他们几个钱，倒不愁白面，他们对得起人，专吃黑面的。他们是可怜的生意，有钱人何妨可怜可怜他们。

还有这种人，是不必可怜的，就是“挑怎的”生意。做这种买卖，亦得丘六个人，不是用筐挑着孩子，便是用小车推着孩子。到了入烟稠密的地方，找个不碍事的去处，一家老幼都往地上一坐，一齐用“抛苏儿团黏子”（江湖人管哭哭啼啼，调侃儿叫“抛苏儿”）。他们合家老幼足这么一哭，社会里的人们，好奇心胜，都围着观瞧。亦是一个男子站着叨叨念念的，不是卖棉袍儿，是抱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，他亦是用哀怜的口儿说：“众位先生们，行点好吧！我们是逃难的，家里的房子地儿，都被水淹了。我们一家老幼，要到关东去找我兄弟，走在这里没了盘费啦。哪位要是没有儿子，你把我这个孩子抱了去，当个小狗养活，多少给我们几个盘费钱，就把我们一家子给救了。”这套话他是说完了，从头再说，有那心慈面软的人，就掏给他们几个铜子。他们管人可怜他们的钱，调侃儿叫前棚的“零碎万头子”。他们还拿这些钱不当回事，做大号买卖，得弄个几十块钱。可没准儿，三天五天，个月有余才能碰得上哪。遇见那有钱的人家，没有儿女，都想抱个小男孩，承继宗祧。多有这种人，恰巧碰见他们，只要一搭话，就得上当，不管花个十元二十元，把小孩买到手，往家中一抱，他们就有人在后边跟着，认准了门户，这麻烦可就大了。他们把小孩卖了，调侃儿叫“挑怎”。挑完了“怎”之后，钱财是到了他们手里啦。谁买他们孩子，找到谁的门前堵着儿跪着一哭。这种跪哭人是有效力的，多咱哭闹的，本家烦啦，把孩子给他们才算完。如若不给他们孩子，什么抹脖子、上吊，种种的威吓手段，笔难尽述，这种“挑怎的”专指吃这手儿。那位说，要遇见了渣子行呢？渣子行是不管买男孩的。挑怎的向来是不卖小姑娘，与渣子行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

再说“悬点驼儿”的买卖。什么叫“悬点驼”呢？江湖人调侃儿管忘八叫“悬点”。他们假装逃荒难民的，三五个人合而一帮儿，到处嚷嚷卖媳妇。江湖人管这个骗局叫做“悬点驼儿”，做这种生意，是干犯法的事儿，躲着法律。他们对于遭了官司，用狡猾的手段对付法律，能推干净。即或推不干净，亦要就轻罪，躲重罪。最奇的他们还总不遭官司。未曾做买卖之先，就将媳妇“夹磨”好啦（江湖人管训练，有排练的事儿，调语叫做“有夹磨”）。卖到了什么人家，用什么方法逃走，亦是对病下药的意思。到了夹磨好啦，能够出来做买卖的时候，要预备一条扁担，两个筐儿，一头挑着被褥行李，一头挑着有个儿岁的小孩，带着媳妇出来骗人。出来的时候，亦是在大秋以后，入冬的时候，专在省市城内，商埠码头，不在热闹繁华的去处，找个清静地方，把挑儿一放，两口子蹲在地上“抛苏”（即是哭）。招的过往行人一看，他可就把黏子圆好啦，媳妇哭着，男人说着：“众位先生，我是逃荒的，我们那里，好几年没收，树皮都吃光了，合家老少八口饿杀啦，就剩我

们三口人逃出来。逃至你们这个地方，举目无亲，我要往黑龙江去找我兄弟，他在那里给人种地，好几千里的路儿，没有盘费。三口人非饿死不可。哪位行好，救救我们，我这媳妇谁若要，教她给做点针线活，做菜做饭，当个老妈子使唤，给我个盘费，我就走啦，到黑龙江找兄弟去。”亦有人瞧着他们可怜，给扔几个铜钱的，亦有给个几角的。遇见慈善家，真有给他们几十块钱的。这些钱都是前棚的杆头儿。若是有那没媳妇的人，或是断了弦，还没续娶，以及夫妻无有儿女，媳妇有病不能生养，要想纳妾立后的人，遇见这种“悬点驼”的生意，准得上当。瞧那男的哭哭啼啼，又很可怜，瞧他媳妇岁数又年青，长得模样又好，花钱不多，表面上看还是一举两得事儿，暗含是买卖人口。只要有人愿意找这麻烦，一搭话就得。那种生意人，都会“要簧”。什么叫“要簧”呢？就是谁要买他媳妇，必先用口话，探讨谁家？家中有几口？有多少产业？本人做的是什么事儿？他把“簧”都要过去，心里一合计，能够生得了财，就能愈说愈近。他卖媳妇，谁买媳妇？商议吧，准能成功。等到谁把洋钱给了他，立好了字据，媳妇留下把钱带走，教你瞧着很放心，他是拿着洋钱往黑龙江去啦。暗含着他又回来，找个落脚的地方，等着他媳妇偷跑出来，他们远远逃啦。谁要是倒霉倒的轻，花个几十块钱，不留神那女人跑喽，找着他男人，两口子同逃，亦就完了。设若看的太严，又不教娘们逃跑，又不教媳妇摸着银钱，那可就快要自己的“张黏了”（江湖人管被害了，与要人的性命，调侃儿叫“张黏”）。骗子们的手段，又毒又辣，可怕得很哪！譬如，他们要遇见人，要商量着买他的娘们，他一要“簧”，这人说他是在机关当书记，家里有二十几口人，有的是房产事业，要和他们商议，愈商议愈远，休想商议成的。总而言之，世上的事儿，是便宜不贪，是便宜不爱。抱定这个宗旨，绝没有上当，必是贪便宜才能受害。吃“搁念”的人们（生意人，江湖人调侃儿管他们自己叫“搁念的”，又叫“老合”），在生意道内而年数多了，所经的，所见的，都是可怕的。阅历深了，是当不上上的诀窍，就是不爱便宜而已。

江湖人的规律：放快者受罚

在早年，每一省市或一商埠码头，皆有生意人之公共住所，名曰“生意下处”。凡是算卦相面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拉洋片的，说书的，卖药的，卖梳篦的，卖刀剪的，变戏法的，都要住在生意下处。开这生意下处，如同开店一样，字号亦是××老店，门的两旁，亦有“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”八个大字。可是开这生意下处的，绝不能在门前悬挂“生意下处”的招牌。店中经理人与管帐的先生，伺候客人的伙计，都得懂得江湖人的规律。譬如，店内住着卖药的客人，来了买药的人到店内找卖药的先生，那先生若是在店内哪，不准伙计说没在店里。跑了一号买卖，柜上得认错儿，还得赔偿客人的损失。至于店内的伙计将买药之人，带到卖药的先生屋内，赶紧退出屋外，不能多说话。倘有一句话说错了，买药的人醒了攒儿，不愿上当，药亦不买啦，那卖药的先生能答应吗？故此生意下处的伙计与普通的客店，规节大不相同。亦有一种特别的好处，客人屋里有茶叶，他随便沏着喝。有东西是随便吃的。倘若那位生意人做了大号买卖，或是“转了”（管买卖获了厚利，调侃叫“转了”），伙计们还能得点油水，亦是雨露均沾哪。生意下处，不论是客人、先生、伙计，每日午前不准“放快”。阅者若问什么叫“放快”？这快头子，我向阅者报告，这“快”亦是江湖的调侃儿。“快”分八样，名曰“八大快”。一是“团皇亮子”，生意人管做梦，调侃儿叫“团皇亮子”；二是“悬梁子”，生意人管桥，调侃儿叫“悬梁子”；三是“海嘴子”，生意人管老虎，调侃儿叫“海嘴子”；四是“海条子”，生意人管龙，调侃儿叫“海条子”；五是“土条子”，生意人管蛇，调侃儿叫“土条子”；六是“月宫嘴子”，生意人管兔子，调侃儿叫“月宫嘴子”；七是“土堆子”，生意人管塔，调侃儿叫“土堆子”；八是“柴”，生意人管牙齿，调侃儿叫“柴”。每日午前店内的人，如有夜间作了梦的人，不准向人说“昨夜内我作了个梦。”如若向谁这样说，谁是不依的。譬如，向算卦的生意人说“夜里作梦了”。他今天就不出去摆卦挣钱了。他若有每天挣一块大洋的能为，他就向和他说梦的人要大洋一元，不给是不成的，至轻亦得买些东西请客。不止说梦，就是说龙，说虎，说蛇，说塔，说桥，说牙，说兔子，都是一样的受罚。设若说梦的时候，要有二十个人听见了，这个乱可就大了，这二十个亦不出去挣钱了。他们二十个人，每天能挣多少钱，谁说梦来的，就是谁“放快”了，教这放快的人，包赔二十人一日的损失。如若夜间作了梦，向大家不说作梦，说我夜里“团皇亮子”可不好啊。像这样调着侃说，就没事了。若是自己牙疼，有人在午前的时间问：“你怎么直咧嘴呢？”亦不准说我牙疼，还是得调侃儿说，我是“柴吊”（“柴”是牙齿。牙疼就说“柴吊”）。可是过了晌午以后，再放快就没有事了。这放快的事儿，江湖人看得很为重要。就是谁“放”了“快”，赔偿人的损失，人亦不愿意的。敝人曾向江湖人探讨过，这放快有什么坏处？至于看得这般严重。某江湖人说：“我们生意人最迷信的。每天出来做买卖，就怕出鼓儿。”江湖人若是相面的，给人相面之时，饶没挣下钱来，反倒被人大闹，这种事，生意人最怕的。或是有这种事，或是卖药的先生，有买药的人，不依不饶的，向他们大闹特闹。江湖人管这种事儿，调侃儿叫“出了鼓啦”（即是生气的意思）。或曰“鼓了点啦”，或曰“出了调角啦”（江湖人说他们生意人，若没出去做买卖，有人冲他“放了快”，出去做买卖，不是“出鼓儿”就是遇见了“调角”）。

因为这层关系生意人最忌有人“放快”。这种事情，与梨园行人在没开戏以前，忌外行人击锣敲鼓是一样的。

穷家门

要饭吃的花儿乞丐，沿门乞讨：“老爷太太行点好吧，积德行善吧，赏个我花点子剩的吃吧！”凡是这种调门的要饭的人，不论男妇老少，瘸瞎聋哑，都是真正的乞丐，是没家门的。凡是拿着块竹板子，且说且唱，挨户讨要的，拿着撒拉鸡的乞丐（撒拉鸡的形状，是二尺多长的两块窄竹板儿，上按铁钉，再按几个铜钱。左手执之，右手另拿一窄长如锯齿似的竹板。穷家门管这种家伙叫“三岔板”），使鱼鼓筒板的乞丐，使竹板的乞丐，都是穷家门的人。虽是向人行乞，不叫爷爷奶奶，不要剩吃剩喝，最低的限度，是要一小枚铜元。在早年，最厉害的乞丐为“女拨子”，都是年青的小媳妇、大姑娘，青布包头，手拿竹板，三五成群，到各商家铺户强索恶化，或说或唱，或笑或骂。商家铺户，对于彼辈，畏如蝎虎。倘若得罪她们，就会日日来拢，并且人数日见增加，在门前吵闹骚扰。最奇者官厅并不取缔，任彼辈横行。商家为避其嚣乱，顾其营业，少不得托人说合，然亦牺牲许多银两而散灾。自从官方取缔后，“女拨子”的恶化丐妇，全然消灭了。如今所能存在的在省市都会，只有数来宝的。在乡镇庙会，尚有叫街的，擂砖的，削破头的。穷家门的乞丐，在早年都供奉范丹，如今都供奉朱洪武。敝人曾向波辈探讨，为什么供奉朱洪武。据他们所谈，朱洪武系元朝文帝时人，生于安徽省濠州钟离县，父名朱世珍，母郭氏，生有四子一女。三子因乱失散，女已出嫁。四子即洪武皇帝，自幼异于常人，说这个婴孩，不是个寻常人物，将来定然出色。生他的日子，是元文帝戊辰年，壬戌月，丁丑日，丁未时。在他初主时，人们还不大注意他的生辰八字，到后来，他做了大明朝头一位皇帝，便有许多的术士们，推考他的八字，说那八字辰戌丑未四库得全。不得时的时候，孤苦零丁，得了时便可贵为天子。朱洪武名叫元璋，字国瑞。到了他会说话之时，叫爹爹亡，叫娘娘死，剩下他一人跟他王乾娘度日。及其长大，送往皇觉寺出家，长老给他起名叫元龙和尚。长老待之甚厚，庙中僧人待之甚薄。后长老圆寂了，僧人将朱元璋驱逐出庙，他王乾妈将他送到马家庄，给马员外放牛。放牛之处为乱石山，但他时运乖拙，牛多病死，或埋山中，或食其肉，被马员外驱逐。王乾妈又因病去世，朱洪武只落得挨户讨要。因他命大，呼谁为爷谁就病，呼谁为妈妈，谁亦生病，后钟离县人民皆不准他门前呼爷唤妈。朱洪武在乱石山内之处，自己悲伤。十数岁人，命苦运蹇，至谁家讨要，谁家之人染病，不准在门前喊叫，如何乞讨？忽见地上有牛骨两块，情急智生，欲用此牛骨敲打，挨户讨要，于是天天用此骨板敲打，沿门行乞。钟离县人民，皆恐其呼叫爷妈，每闻门前有牛骨声至，都将剩的食物，拿至门前送给朱洪武。直传到今日穷家门的乞丐，都不向人呼爷唤妈，即其遗传也。社会人士，管那牛骨，就叫牛骨头；穷家门人，管那牛骨头，称为“太平鼓”。上有小铜铃十三个，亦为朱洪武所留。相传有一个铜铃，能吃一省，有铃十三个，可以吃十三省也。

至元顺帝时，北地燕京城考场开科取士，朱洪武曾北至赶考，功名未伸。行至良乡县土地庙内，忽患伤寒病症，倒卧殿内，至日落时，有两个乞丐携瓦罐而入。二丐见洪武倒卧殿内，用手去摸他，周身发烧，知为感冒伤寒所致，将他抬至殿后方砖之上，有狗皮二张，给他铺一盖一，将砖上掘洞，烧

以柴草。到夜内，朱洪武周身出汗，筋骨止住疼痛。二丐将其扶起，又将他们讨的剩菜剩饭，用柴草热熟给他食之。至次日，病已痊愈。问二丐姓名，则称梭李二姓，为范丹的穷家门人。今日之乡镇庙会的乞丐，或称为梭家门人；或称为李家门人。每逢盘道问答时买说梭李不分家，多亲多近。后来，洪武北逐胡人，恢复汉人疆土，驾坐金陵城，为一统大皇帝时，忽然染伤寒之症，大医屡治不愈。朱洪武忽然想起：昔日在良乡县土地庙中曾染此病，为梭李二丐疗愈，今之病，与昔日相同，如能寻着梭李二丐来至，吾病不难除去。于是命人在各处寻找梭李二丐。未几，竟将梭李二丐寻至，洪武帝召见于寝宫，二丐拜伏于地，帝问曰：“你二人还认识我吗？”二丐说：“不识。”帝命二人抬头仰视，二丐连道“不敢”。帝强令仰视，二丐抬头观瞧时，见帝面白如玉，有无数黑痣，唯印堂有块硃砂红痣，两眼是上眼皮短，下眼皮长，耳大孔冲上，地阁阔大，口亦冲上，鼻孔仰露，五漏朝天，忽然想起在早年良乡县土地庙中，曾遇一病汉，面生癍痣，五漏朝天，他们用狗皮铺盖霸王坑，为其疗病，以杂合菜食之。该人病愈后，问他二人姓名而去，不料那人竟是今之洪武大帝。二丐虽然想起这事，帝问：“识我否？”，二丐说：“认识。”帝问：“何处见过？”二丐不敢说明是他，随道：“早年在良乡土地庙，曾遇一病人，我二人为他疗病，那人却与万岁相似。”帝笑道：“那人便是朕。”二丐叩头问道：“万岁寻我二人何事呢？”帝说：“今朕仍患前病，命你二人调治。”二丐说：“霸王坑不敢复用。”帝说：“杂合菜能否再做？”二丐答：“可以再做。”于是帝命二丐往御膳房，去做杂合菜。太监导引二丐至膳房。二丐将鸡汤一锅放于院中，在御膳房静坐直到日暮，用鸡鸭汤搀各种菜饭，杂合一锅，在灶上熬熟，命太监进食。不料洪武帝食之，竟觉香甜味美，饭后周身见汗，次日病即大愈。再召梭李二丐，欲封他二人为官。二丐连称命小福薄，且无才干，仍愿为丐。于是洪武帝传旨，命二丐行讨时要使用太平鼓，且命鼓上安十三个铜铃，下坠黄穗，其他乞丐不准用黄穗，俱用蓝穗。使蓝穗乞丐，不准入城。凡梭李二丐讨要之处，不论商家居民，文武官职，都要给钱。于是梭李二丐，叩头谢恩。二人出宫之后。深悔未向洪武帝讨得住处，竟在通济门内，挖城墙掘洞而居，地面官人不敢拦阻。后城外乞丐不得入城，欲入城者，或投梭为师，或投李为师，梭李之徒，日见增加，支流传流最为昌盛。今日穷家门人，称其门为六大支派，即丁、高、范、郭、齐、闰六姓也。在昔帝制时代，南京乞丐之多，为各地之冠。通济门内花子洞，即乞丐居留之所。至今南京之花子洞，已由官方封锁，禁止乞丐居留了。

在明太宗朱元璋太孙建文皇帝在位时，燕王朱棣由北京至南京，迫走建文皇帝。朱棣篡位之后，迁都于北京，还有许多乞丐随驾北来，在北京藉势恶化。传至清室未亡之先，北平尚有许多“棹上的”（棹上的，即乞丐头儿）各辖一方。每有住户办红白喜庆事时，都邀棹上的在门前保护，防止穷家乞丐扰闹。如有宾客入门时，棹上的尚替本家招待。商家铺户新张以前，铺长必须向本街“棹上”接洽，并许以每节给银若干，棹上的始肯为其阻止乞丐恶化。早年“逼柳齐的”（江湖中的生意人，管穷家门的乞丐，调侃儿叫“逼柳齐的”，盖生意人以一文钱，调侃儿为“柳齐”，他们强讨恶化，亦不过为一文钱，“柳齐”扰闹而已，为“逼柳齐”使人生厌，江湖人皆轻视彼辈），在社会里任意扰乱，于秩序上极有妨害。现今已加取缔强讨恶化。

穷家门的人，多有不化锅（穷家门管沿门乞讨，调侃叫“化锅”，社会

人士称为“串百家的”)，改在各市场庙会拉场撂地。江湖人常说，昔日江湖人都严守规律，在早年穷家门人不敢上地。摆地设场之人，更不赁给彼辈桌凳，倘若赁给他们桌凳，江湖中的金、皮、彩、挂各行人，亦不肯依的。如今穷家门的人们，能在各市场、各庙会，赁桌凳上地。二十余年前，恐不多见。庚子年北京城中所见之穷家门的乞丐，多是家伙挂黄穗的。挂蓝穗的乞丐入城，亦有一定日期，须在每月初二、十六以后，否则入城必被棹上的率众痛责一顿，逐出城外。但如今“靠扇的”(生意人又管他们要饭的叫“靠扇的”)随便入城，“棹上的”亦天然淘汰了。

相面的，调侃儿叫“餞金”，又叫“餞盘的”。做这种生意，在金点这一门里，属他最难做的。第一，相面的先生，要长的貌堂，气派要大。凭那人样子，再“挂工火衫”(即是穿章阔绰)在地上一站，就能唬的住人，调侃儿叫“人事压点”。个中的意义，即如唱戏的角色一样，必须有台风，才能警人。第二，得要碟字利落(即是唇齿之能)。第三，有夯儿(即是有嗓子)。有三样特长，然后才能拜师入门，习学“俄金”。若是没有这三大特长，干了这个亦是仅顾衣食而已。投明师访高友，是生意人学能为的秘诀。凡是能够换钱的生意人，都受过好挟磨的(生意人管得过师父真传授，调侃儿叫“有挟磨”)。有些个老学究们，在少年的时候，正赶清末之际，读过《易经》。常说读过《易经》会算卦。他们到了无事可做的时候，就弄个签筒子，六爻卦盒。再有《渊海子评》，《×缸正宗》，《万年历》，《麻衣相》。《玉匣记》，往卦摊上一摆，坐在卦摊的后边，死鱼不张嘴，等主道候客。又下会原黏子，又不懂得“要簧”、“把簧”，又不会要钱，成天价在卦摊后边坐着发怔。要想挣钱哪，简直的说吧，是办不到的。江湖人管这种人，调侃儿叫“空金点”，又叫“死空子”。这种傻念书的就是“撮尖”(江湖人管真能，熟读相书，×筮等书，调侃儿说叫“撮尖”)，不会使腥儿，休想能够治杵的(即是不能挣钱)。生意人虽投师受业，学习使腥儿，可亦得懂得真的，亦得熟读卜筮星相各种书籍。给人算卦相面的时候，心里使的虽是腥儿，嘴里可要尽说书理，名为“腥加尖，赛神仙。”又说“相儿一包，空子一挑。”江湖人管最有能为的生意人称为“相儿”。凡是“相儿”平地抠饼，讲究是手中一条，铅笔一根，站在玩艺场上，凭唇齿之能圆黏子挣钱，勿用许多的东西。若是摆个卦摊子，用的东西物件多了，摆之费事，运之亦难，生意人讥诮他，是空子一挑儿。相面的先生，如有真传授，就能挣钱。真传授有五：一曰“前棚”；二曰“后棚”；三曰“悬管”；四曰“炳点”；五曰“托门”。什么叫“前棚”呢？就是凭着他那玩艺场儿一站，用嘴一聊，就能教游逛的人们围着他不走。这种能为是第一手，叫做“原黏”。圆好了黏子，再用“韩信乱点兵之法”。什么叫“乱点兵”呢？用这种法子，就能把人拢住了不走，又像拴马桩儿，他向围着的人们说：“别看咱们这场围着的人不多，内中的事儿不少，我用眼一看，就能知道谁有什么事，内中有两个人要找事做，还没找着哪，内中有一个人，心里不大痛快，要和别人打官司。内中有一个人，心里很烦，他家里有个病人。内中还有一个人，气色不好，正犯口舌。”他嘴里说着，眼睛不住地往大众脸上观瞧，这叫“观色”，又叫“把簧”。譬如某甲正要和人打官司，他听相面的先生说，这些人里，有个人要打官司哪，他以为是说他呢，不由得心里佩服这位先生相法高明。心里一动，他脸上就显形儿。相面先生见某甲脸上显形儿，就将簧头把过来了，然后就说：“今天我还是不要钱，奉送相法，可不能全都送；就

送七位。聋子不送，我说什么他听不见。哑吧不送，我说什么他不知道。小孩子不送，我说什么他不懂。咱们有个主意，我有七个纸条儿，谁要愿意教我白送相法，谁伸手，接着一张纸条，便算有谁一相，接着亦别喜欢，接着亦别恼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就散放纸条儿，围着的人，都抢着接他那纸条儿，某甲亦接了一张。他送的时候，向某甲先问：“你是那县的人呢？”某甲若说：“我是房山县周口的人。”相面的先生就向某甲说：“我看你的气色发滞，印堂发暗，目下你要和人打官司对不对呀？”某甲不唯说：“先生你相的对，我还求先生细给我看看，我这官司打得能赢不能？”相面的先生说，“先不用告诉你官司输赢，我先给你相相，你是为什么事打官司，教大众看看我的相法如何？”某甲问：“你看我为什么打官司吧？”相面的先生说：“你的气色，犯小人，二虎争食。”某甲拍掌顿足的说：“真对，真对！”

阅者看我写到这里，必然也纳闷：他们相面的怎么会相的这么对呢？这可不是他按着相书用的功夫，看出来某甲要打官司，这是他们使腥儿，要的簧头儿。阅者若问他们要的是什么簧头，我先向阅者诸君谈谈。相面的先生，问某甲是那县的人，那不是问那县的人，是要“地理簧”哪，什么叫“地理簧”呢？我先向阅者诸君解释明白。我们中国的地方很大，在早年清初的时代，是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到了清末的时候，有二十二省之多，四万万人民，都有一定的职业，可是一县有一县的特殊职业。譬如，山东章邱的人，在家乡是种地务农啦，若是出门做事，有两个途径，他们的同乡，在我国各省市、各商埠码头的绸缎行做事的人很多，十有八九在祥字号做事。他们章邱县的人，若在二十岁里外出门做事，都找他们的乡亲，同乡就能把他们荐在绸缎店里学徒，到如今祥字号的买卖，外县人是很少的，都是他们本乡土的人了。章邱人如若不愿意奔绸缎行，还有一条途径，就是打铁。当铁匠的人，吃的道远道宽，就属着章邱人了。可是章邱亦有不奔那两条路的，干别的行儿虽有啊，亦是百里有一。相面的先生，若能明白章邱县这种的情形，就是他懂章邱县的地理簧儿。设若有章邱人找相面先生谈谈相，相面的先生，只要一问他们，你是哪里人？他说出“章邱县”三个字来，就能知道他做什么事：穿的衣服干净利落，就是绸缎行的；淳的衣服不干净，就是铁行的。相面先生不用按着相貌上的五官爵，就以他是那里的人，接着地理簧的情形，就能知道他是那行的人，做的什么事。如若告诉他，我看你的相貌，应当入商界。他准能佩服相面先生，是有功夫的。这种地理簧是江湖金点十三簧里第一簧啊。我详细的解释这县的地理簧，阅者诸君便能了然个中的意义。其余的各地勿用如此絮絮，简单的谈谈，阅者便能尽知其详。我国的出产是一个地方一样。人做事，亦是各有一行。比如，山西位水县的人，都是在于果子铺做事的居多。山西榆次县的人，是粮行居多。山西五台人，军政界做事的多。山东烟台福山县的人，饭庄子做事的多。山东胶州人，在北平这地方说，他们山东胶州的人，在西四牌楼，吃油肉行的多。山东曹州府的人，在军界入伍的多。直隶定兴县的人，是在澡堂子、煤铺做事的多，干别的事儿虽有，可是很少。算卦相面的如若不懂地理簧是不成的。就是见了山西人，说是唱二簧戏的，那就不用挣他山西人的钱了。那么某甲告诉相面的先生，是房山县周口的人，按着地理簧说，是应当如何呢？据敝人所知道的，那个地方的人，十有八九都是在煤窝上做事的。按着“现簧”说哪（江湖金点，管明白人现在心里有什么事，调侃儿叫“懂得现簧”），凡是有矿产的人，都免不了争夺的。揣情度理，他要没事，不能来到北平的。北平的最高法权，是管

附近二十县的。他猜着某甲是来北平上诉的。说“某甲的气色，犯二虎争食”，某甲称为神相，是对了他的现簧了，房山县的诸君，不要错会了意。敝人这种说法，是借题说话，并不是褒贬贵处的人哪！务希原谅是幸。这现簧是金点十三簧里的第二道簧儿。生意人要明白这第二道簧，较比懂得地理簧儿还难上一层。某甲若是佩服相面的先生了，一定得问他：“你看我官司是输啊，还是赢呢？”相面的先生必说：“看你气色很不好，轻者伤财，重者有危险。”某甲一定得害了怕的。他们金点管用话吓唬人，教人害怕，调侃儿叫“扣瓜”。他把瓜扣上了，某甲心里害了怕，若再问他：“先生你看我的官司，究竟是输？是赢？”他就不说了。又给别人白送相了。某甲因为教他们扣上瓜啦，准站在不走的，等着花钱谈相了。相面先生施展他们的手段，某乙相几句，扣个瓜；某丙相几句，扣上瓜。有个七八个人，顶了瓜头啦（即是有七八个人害了怕啦），他就要插幅子了。什么叫插幅子呢？相面先生说：“真金不怕火炼，好货不怕试验。我送几句相法，是教大众听听我的相法如何。送相就是几句，若是谈相可就不多了。一辈吃喝穿戴，衣禄食禄，父母死亡，兄弟几位，妻宫克不克，有无子嗣，几个儿子送终，得继不得继，士农工商，应入那界，富贵贫贱，穷通寿夭，为人脾气秉性怎样，少中老三步大运，那步运好，那步运坏，详详细细的把一辈子事，都谈尽了，那才教相面哪。那么要向你们谈相，应当给多少相礼呢？黄金有价艺无价。我谈相是一块大洋。今天哪我不为挣钱，我为的是传名。常言道‘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’。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，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。我为的是传名。今天谈相不要一块钱，每一相就收两毛钱。若是都谈相我可谈不过来。特别优待，为的传名，咱们是多了不谈，只谈八相。我这有八张纸条，哪位愿意谈相，哪位伸手。谁接着我的纸条，有谁一相。接着亦别喜欢，接不着亦别烦恼。如若再有人谈相，过了这八位之后，我还是要一块相礼。亦许你不谈，亦许我不相。哪一位要明白终身大事，富贵贫贱，目下的月令，吉凶祸福，进退方针，就接我的纸条。”说到了这里，他就散他的纸条，说哪位愿相，哪位就接个纸条吧。这时候别人还许怀疑，那被他扣上瓜的几个人，就各自伸手都接他的纸条儿。等到他把纸条儿散完了，“餞金”的生意，前棚的事算完了。挣的下钱来，挣不下钱，还得看他后棚的能为如何。江湖人管他散纸条儿，调侃儿叫“插幅子”。等把幅插出去了，才把“乍角子”拉开（管板凳调侃叫“乍角子”），叫“点头儿”“迫下”（江湖人管花钱相面的人叫“点头”，管坐在板凳上，调侃叫“迫下”）。等到了“点头儿”都坐稳啦，他就一头儿逼“杵”（即是要钱）。他向众人说：“相面可是先交相礼，相礼放在那里，相对了可是我的，相不对了分文不取，毫厘不要，原钱退回。”于是他向某甲某乙挨着个儿，将相礼要过来，都放在一处，这种钱虽到了手，还不能算完哪，还得再要钱哪。“点头儿”虽然花了两角钱，到了江湖人手里，调侃儿叫“头道杵”，此外，还有二道杵，三道杵，绝后杵。要想往下二三道杵、绝后杵，得会使“抽撤盘簧”了。什么叫“抽撤盘簧”呢？就是用一种圆滑的口吻，乍听很有理。还有使连环朵的，这连环朵，在早年使用的旧法子，搁在如今可就使不上了。在早年的人，知识简单，最容易蒙哄。敝人先将早年使用的连环朵儿写出来，贡献阅者，然后再向阅者写出新的方法。譬如谈相的人，向他问：“先生你看我有媳妇没有呢？”相面的先生就用笔在纸上写六个字：“鳏居不能有妻。”写完了这六个字，反向谈相的人，猛势儿问道：“你到是有媳妇无有呢？”这人说：“我有媳妇。”他就用手指

着那六个字念道：“‘鳏居不能’，你这人是不能鳏居的。”又往下念两个字道：“‘有妻’，你是有媳妇的人。”这人便信服他相法有准，很是高明的。设若这人说：“先生，我没有媳妇。”他又用手指着他写的那六个字念道：“‘鳏居’呀，你这人是鳏居。”又用手指往下念那四个字道：“‘不能有妻’，我早就看出来，你这人是鳏居，不能有媳妇。”这“鳏居不能有妻”的六个字，说有媳妇亦成，说无媳妇亦成。这六个字能够分开。这样念法，江湖人调侃儿就叫“连环朶”。还有人向相面的先生问道：“先生，你看我父母在不在呢？父母全不全呢？是都活着哪，是都死了呢？”他又用笔在纸上写十个字，写的是：“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。”这十个字分开了念，怎样都对。他写完了这十个字说：“你父母在与下在，是双全不双全，我都写出来了，你说吧。”这人说：“我父母双全，都在着哪。”他使用手指着这十个字念道：“‘父母双全’，你看我这写着哪，是‘父母双全’，你爹妈都活着哪。”又用手指着六个字念道：“‘不能克伤一位’，你父母连一位都不能克伤，对不对呢？”这人真能佩服他。譬如，这人说：“我父母，死了一位，活着还有一位哪。”他用手指那十个字念道：“‘父母双全不能’，你这人的相貌，‘父母双全不能’。”又用手指着下边的四个字念道：“‘克伤一位’，你得把你父母克去一位。”这人还得不信服他吗？譬如，这人说：“我父母都死了。”他用手指着那十个字念道：“‘父母双全不能’。”又说：“你这人父母不能双全。”又往下指着念道：“‘不能克伤一位’。”随道：“你这人不能克伤一位，要克你父母啊，还是克那两位哪。”这十个字的“连环朶”能有三种念法，亦很神秘。还有两个五个字的“连环朶”。譬如，要向他问：“先生，我父母倒是死了一位，在着一位，你能知道我父母死的是哪位吗？”他用笔在纸上写五个字，写的是：“父在母先亡。”写完了他问这人：“我这写好喽，你说你是先死的哪一位吧。”这人说：“我父亲先死的。”他用手指着这五个字念道：“‘父在母先亡’，你父亲在你母亲以完死的。”如若这人说：“先生，我母亲先死的。”他亦指着这五个字念道：“‘父在’，你父亲在着哪，‘父在’嘛。”又往下念那三个字道：“‘母先亡’，你母亲先亡，就是你母亲先死的。”这五个字的“连环朶儿”就是这个用法。设若谈相的人向他说：“先生，你看我有没有儿子呢？”他用笔在纸上写六个字，写的是：“命独不能有子。”写完他问“点头儿”：“你有儿子没有呢？”这“点头”说：“我有儿子。”他用手指着那六个字念道：“‘命独不能’，你这个人有儿子，不是命独啊。”又指着那两个字道，“‘有子’，你是有儿子。”譬如这“点头儿”说：“我没有儿子。”他用手指着那六个字念道：“‘命独’，你这个人命大独。我这写着‘命独’，你不能有儿子。”又用手指那四个字念道：“‘不能有子’”这六个字的“连环朶儿”就是这个用法。譬如“点头儿”向他问：“先生，你看我有几个儿子呢？”他用笔在纸上写上八个字，写的是：“一位有子不能二三。”写完了他问“点头儿”：“你有几个儿子呢？”这“点头儿”说：“我有一个儿子。”他用手指着那八个字念道：“‘一位有子’，你要有儿子，是一位，就有一个儿子我看出来了。”又用手指着那几个字道：“‘不能二三’，你不能有两三个儿子。”譬如“点头儿”说：“我有两位儿子。”他用手指着那八个字念道：“‘一位有子不能’，你这人有儿子，不能是一位。”又念那两个字道：“‘二三’，你有儿子，或二或三。”譬如这人说：“我有四个儿子。”他用手指着那八个字道：“‘一位有子’，说你这一位

可有儿子。我这写着哪：“一位有子’，你这位有子。”又用手指着那四个字念道：“‘不能二三’，你有儿子不能是二三，一定是四五个呀。”这八个字的“连环朵儿”就是这样用法。譬如这“点头儿”向他问：“先生，你看我弟兄几位呢？”他用笔在纸上又写八个字，写的是：“昆仲一位不能二三。”写完了他问“点头儿”：“你哥几个呢？”“点头儿”说：“我弟兄一位。”他用手指着那八个字念道：“‘昆仲一位’，你是哥一个。”又用手指着那四个字念道：“‘不能二三’，你不能哥两个，哥三个。”譬如“点头儿”说：“我哥儿三个。”他用手指着那八个字念道：“‘昆仲一位不能’，你这人不能是哥一个。”又念那两个字道：“‘二三’，不是两个，就是三个。”这种“连环朵儿”若在庚子年前后使用，社会里的人们，都很诚实，“点头儿”能够花钱，围着瞧的人们，能够把不出腥来（“把不出腥来”，即是看不出假来）。到了近来，社会里的人士，全都开化了，餞盘的金点儿，若是还使用这连环朵儿，那点头儿不醒攒儿（“不醒攒儿”，是心里不明白），那围着瞧的人们，也把出腥来了，亦能给他豁鼻子说破了，给扰得治不下杵来。现今社会里的人们，知识进化了，那生意人挣钱也就难了。江湖人的生意方法，亦随着社会的风气，大有进化了。

阅者如不相信，你走在前门里外，准瞧得见。有些个撒传单的人，往那坐洋车的人怀里递传单，那传单上印着：“×××大相士到平，现寓××饭店三层楼上十八号房。有八大特色，他那相法与众不同。八大特色录之如下：一，能知士农工商哪界作事；二，能知父母妨与不妨；三，能知昆仲几个；四，能知妻宫有无，贤与不贤；五，能知子嗣有无，何年立子，送终有几；六，能知目下吉凶祸福；七，能知现在所谋何事，成与不成，指定进行方针；八，能知祖业有无。”后边还印着：“如不灵验，分文不取。谈相五元，暂取两角。每日只谈三相，过三相仍收五元相资。时间：每日上午九时起，至下午四时止，过时不候。”下署名。一般介绍人都是要人政客，或是社会中的闻人。不知道内幕的，真不知他是怎么人物。敝人在民国十年以前，走在前门，曾接到一张传单，上边印的是：“××佛大相士谈相，八大特色。”敝人好奇心盛，要豁出几毛洋钱去谈谈相。找到了旅馆，向茶役问明号头，进到了大相士临时的相馆。屋里摆设的无论多阔，那是人家旅馆的，不足为奇。这位先生长得方脸大耳，身体肥胖，穿章阔绰，好像个大富贵的样子。一嘴的文明词儿，谈吐大雅，凭他那人式就很压点。桌上放的润格，是八寸宽二尺多长的玻璃镜框，内里宣纸上写着八个大字：“贫不计利，富贵加增。”那些小字写的是：“粗谈相法一元，中谈相法五元，细谈相法十元，细谈流年三十元，相谈终身五十元，大富贵相百元；粗批八字两元，中批八字五元，细批八字十元，细批流年五十元，流年加季六十元，流年加月八十元，流年加节一百元。趋吉避凶，重要方针，临时面议。”我看见他那“杵门”开的（价目多寡，江湖人调侃儿叫“杵门”），觉着心惊不安，落坐之后，有伺候大相士的茶役，递给我一根“三炮台”的香烟，又倒了一碗热茶，那热气扑出来，喷鼻儿香。那位相士向我问了问贵姓，恭喜。我喝他那碗茶去，了不得啦，肚子里头咕噜直响，叫那碗茶打得心火下去，几乎中气不接。我抽了他那根“三炮台”的香烟，这位大相士才问我：“你是谈谈相吗？”我说：“不错，正要求先生指教。”他用手往桌上一指，吓了我一跳：那桌上有个木板，写着：“已过三相。”我猛然想起他们的章程是：谈相一元，临时暂收相资两毛，三相为止。如今他叫我一看那木板，已过三相，那是告诉我哪：

你要谈相啊，至少亦得花一元钱的。我虽明白他这个门子，那时有人来谈，亦是过了三相。本来嘛，人家住的是旅馆，敬客都是“三炮台”香烟，上等的香片茶，挣你两毛钱，还不够人家喝水的哪。有心不谈相吧，又怕人家“吾攻”我（江湖人管不愿意，恼恨人，调侃儿叫“吾攻”），幸而我前天当了五元钱的衣服，腰里还有三元多哪。我低声下气他说：“粗谈谈吧。”于是这位先生，指着我的五官，如同法院过堂似的，说了几句，我赶紧掏给人家一元钱，幸而没把当票露出来。若是把“拱贡子”（即是当票）露出来，人家心里还不“蹿钢”啊（江湖人管骂人，调侃叫“蹿钢”）。我没教他们敲上，开了开眼界，花了一块大洋，若有块洋钱，到了天桥儿谈相啊，能够谈十次的相，十位先生给我细谈终身哪。如今生活程度日高，江湖的金点，亦随着潮流能挣大洋钱了。

金点的点火簧

相面的先生，要想天天能挣钱，必须得懂得“水火簧”。什么叫“水火簧”呢？江湖的金点人，管几句话能套人的穷富来，调侃儿叫“水火簧”。做“金点”的人，若是不知人家是穷是富，怎能挣钱哪？他们可不是势利眼，不瞧人的穿章。有些人家无恒产，连个职业都没有，你别管他是坑蒙拐骗，到了什么时候，应时当令的穿什么，到了冬天亦能穿上细皮袄，水獭领的大氅，水獭皮帽，由头上到脚下，真能值个一二百元。你要问他是干什么事的，人家是耍人的。相面的先生，遇见了这种人，若说他是富贵人，不唯他不信先生的相法，亦就不用挣他的钱了。到了乡下的土财主，别看他有几十顷地，开着几个大烧锅，到了冬天，在家中就穿个蓝布棉袍，出来有事，应酬亲友，亦就穿个灰布皮袄，由头上至脚，衣帽鞋袜都算上，亦值不了十几块钱。别看他的穿章儿不阔，家里产业可有的是呀。相面的先生，遇见这种人，要说他是个穷人，他如何能信？亦就不用挣他的钱了。亦有那有钱的人，好穿好衣服的，亦有那穷的穿不齐全的。总而言之，相面的先生要瞧人的穷富，是不能以衣帽取人的，我谈的这水火簧，是一见面儿和谁谈上几句话，就能够知道谁是真穷真富，还能知道谁是先贫后富，先富后贫，穷了多少年，富了多少年。我将这“水火簧”的用法写出来，阅者便知其详。譬如有人到了相面的面前，说：“先生，你给我相相面。”这先生就问：“你今年多大年岁？你媳妇多大年岁？”这人如说：“我今年三十二岁，我媳妇今年三十五岁。”相面的先生听他所说他媳妇比他大三岁，就说：“你这人相貌，在幼年的时候，运气很好。你的相貌，祖上根基不错，能够承受祖上的产业。”这人真是幼年的时候运气好，家中有祖上的遗产。他听相面的这样说法，一定信服他相得很对。阅者若问，他怎么知道这人是如此呢？我向阅者解释几句，阅者便能了然水火簧的奥妙。他问这人多大年岁，这人告诉他三十二岁，亦没有什么关系。他问这人的媳妇多大年岁，这人告诉他三十五岁，就由他媳妇比他大三岁，就能推测出穷富来了。我国的不良风俗就是早婚。有钱的人家，是愿意子孙众多，人口昌盛；没钱的人家，是怕人口多了，无法生活。大凡有钱人家，十有八九都是财旺人不旺的。有了男孩，不等孩子长大成人，到了十三四岁，就给儿子娶媳妇，甚至于有十一二岁就娶媳妇的，最晚不过十六七岁。可是孩子年龄小，娶个媳妇不能很小了，怎么亦得比少爷大个三四岁。十三四岁的少爷，要个十七八岁的少奶奶。少爷岁数小不懂事务，少奶奶十六八岁，女工针，做菜做饭，伺候公婆，样样都得能成。故此有钱人家早娶儿媳妇，有两样好处：又能早抱孙子，又能有人料理家务。可就忘了少爷身体没长足壮，早娶媳妇，伤损身体了。早婚之害，是说不尽的。江湖的人，不是尽骗财呀，人情事态、社会学都有深奥的研究啊！就以这早婚人家，能推测贫富的水火簧说吧，准能够用的上，是百试百验的。故此，相面的先生学会了水火簧儿，有人来谈相，先向人问：“你多大年岁了？令正夫人多大年岁？”谈相的人哪能知道这些事，绝不知道他是要水火簧啊。若遇着有钱的人，在他父母在世的时候，家道兴隆，都是早娶媳妇，告诉先生，他三十二岁，媳妇三十五岁。他说出不觉悟，相面的先生可就明白了：他是“火码子”（江湖人管有产业的阔人，调侃儿叫“火码子”）。譬如相面的先生若遇个谈相的人，长得约有三十七八岁，穿的衣服阔绰。问他多大年岁，他说三十七岁。问他令正夫人多大年岁，他说十九岁。相面的先生就能推测出

来，他少运家境不好，他父母没有力量给他娶媳妇，直到他自己学好了能为，能在社会里做事，挣钱养家啦，才娶上媳妇。他女人家还不是冲家当给的，是冲他有能力给的。有些人明白世故人情，养活姑娘，要说婆家，宁给姑爷有能为的，亦不给有产业的。有产业的人家，有儿女都是溺爱，别看他家有产业，还不定守得住哪。只要姑爷他有能为，比姑娘大几岁，都不在乎。姑娘过了门，绝不能跟男人挨饿。凡是没钱的人家，有儿子亦不能早娶媳妇，一者没钱娶，二者娶过来亦没钱养活。就是父母给儿子张罗说媳妇，他儿子年岁小，又没学出什么能为，又瞧不出准有来历，说媳妇亦是没人给。所以相面的先生遇见有人来谈相，如若问他是三十六岁，他媳妇才十九岁，准是个“水码子”出身（江湖人管没有产业人与贫寒人，调侃儿叫“水码子”）。说他少运不好，祖业不靠，自创自立，他准佩服先生的相法高明。说他将走了二三年的好运，亦能对的。以他三十七岁，媳妇十九岁推测，他娶媳妇亦就是二三年，绝不是六七年的。若是六七年前，他媳妇才十一二岁，哪能娶呀？可是续弦填房者另说，不在此例。这是相面先生所用的江湖术中，金点十三道簧里的水火簧。这种说法是在点头本身用的，还能往深了用哪。若问他祖父多大年岁，问他祖母多大年岁，亦能知道他祖父祖母当初穷富。如若点头说他祖父六十一岁，他祖母六十四岁，要是接着水火簧推测，他祖父是十三四岁娶的媳妇，当年他家是有过家产的阔家呀。如若说他祖父八十一岁，他祖母五十三岁，按着水火簧推测，他祖父是个穷光蛋出身了。任他本人多阔，他祖上亦是贫寒的人家。譬如“点头儿”说他父亲五十三岁，他母亲五十六岁，按着水火簧推测，他父亲少运亦是不错呀。若是他父亲六十岁，他母亲五十岁，接着水火簧推测，他父亲少运不好，晚娶妻，亦是没有祖业，自创自立的人物了。这是水火簧的深奥之法。能推出人三辈子穷富的。可是这个时代，这样推测使用成了，若在大清庚子年前后，就不能这样使用了。八旗的人家，家中虽没有恒产，少爷在十八九岁，在弓房学会了拉弓射箭，赶上旗里出缺，挑缺的时候，一马三箭射中了，便能每日关几两银子的旗饷，一年四季的领老米，就能有人冲他得钱粮，给他个媳妇。若按那时代，水火簧的用法，遇见八旗的人，又不能按着现在类推测法使用了。彼一时，此一时，江湖艺人金点的水火簧，亦是随着时代性变迁，随着时代能使用的。

江湖人对于世故人情，亦是按着国家的制度，社会的变迁研究的。他们的研究法，是深入社会的，是深入农村的，绝不是闭户造车，关上门研究啊，亦值得人钦佩。有这么一天，我到天桥儿溜个弯儿，走到了金鱼他的地方，瞧见有一个人站在那儿，穿着一件大片油泥的灰布棉袍儿，头戴破旧的豆包儿软胎帽子，嘴里头直叨念着说：“可怜哪，可怜哪。”听他口音是南方口吻，把“可怜”两字念成了“克恋”韵调。在他的眼前路上，放着一个白手中包儿，叠得四四方方，在这包儿插上一根管帚苗儿，嘴里嘟嘟囔囔的。行人瞧着他这种的神儿，都很奇怪，不知他是干什么的。不大的工夫，就被人们簇聚的围了个大圈儿，都要听听他究竟是干什么的。在这当儿，从人群里挤进一人来，年纪就在五十岁，他的穿章儿好像是宅门里的厨子，可是脸膛儿的颜色很显着憔悴，手里还拿着一很大旱烟袋哪。挤到这人的眼前边，就向这人问着说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这人经他一问，冲着他说：“我是作买卖的呀。”他听见这话，当时也露出点奇怪的样儿，说：“你既是作买卖的，卖的是什么呀？”这人当时说：“卖的是紫金山上的紫金树结的紫金果儿。”说的话都是南方口吻的韵调。乍一听，简直捉摸不清楚。经这人听完

了，又给他重说一遍儿，围着的人才知道是卖紫金果。跟着他又向这人问着说：“你既是卖紫金果的，东西在哪儿？”这人手指着眼前的手中包儿说：“在这儿。”这时围着的人听见，都低头瞧地下的白手中包儿。他又指着这人说：“你真废物，作买卖的哪有包着卖的呀？能够有人买也得叫人瞧瞧东西呀！你打开包儿亮出东西来，叫人们瞧瞧。”这人在这时候哈下腰去，把这包儿拿起打开了。一瞧，里面包着有黑紫色的小枣核儿似的，可是周身有毛，有四五十个，它那颜色，就仿佛炒糊了的铁蚕豆似的。他在这个时候用手拿过来一个，冲着这人说：“你卖的是紫金果呀？确有这么一种东西，生在四川，是很贵重很缺少的一种药材。你从哪儿得来的呀？”这人说：“原是同着人到那地方办事去，听说这种是很贵重的药材，所以顺便带回点儿，送亲或是行个好儿。现在来在北平这地方找人，不想人生地疏，费了几天的工夫才把地址找着了。不想人早走了，不知往哪儿去啦，找是不容易啦，想回南边也是很难的了，所以就落魄在这儿了。手里的困苦那还能够说吗？求亲无有，告友无门。忽然想起带着的紫金果儿，在北京是很缺少、很贵重的东西，何不卖出他去先济急哪，所以包好了在这儿卖。”这问主听完了这一席话，作出一种狰狞难看的面孔来说：“北平这个地方，什么人都有。北平是藏龙卧虎的地方，有识货的，这种东西在前清的时候，内廷里是常见的，外边人看见是不容易的。说起这东西来，用假的最容易骗人，因为乃是不常见的东西。要说这紫金果呀，你是蒙不了我的，他还有个名儿叫‘川丁香’，是不是？”这人微微的一点头儿。他跟着又说：“在从前，我在内监陆某家里当厨子。陆内监谁不知道哇？那一年给他送礼的什么没有哇？尤其这东西，我是司空见惯的。那时候他还给了我不少哪，到现下我家里多少还有点儿呢。要瞧你这种东西个儿跟颜色，倒不像是假的，可是要掐开了，用舌头试试它的味儿，就可以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了。”他把话儿说到这儿，围着的人都疑惑他是懂行的，直瞪着两眼睛，不转眼珠儿的瞧着他，侧耳的听他说。卖紫金果的这个人，反倒被他说的咬音咋字儿听着。这时他说的紫金果招招有谱儿，就拿着一个说，“竟说他的个儿跟颜色一样呢，里面的瓢儿是不是也得瞧瞧哇。”他拿这果儿举在这人跟前说：“掐开一个叫诸位瞧瞧，行不行啊？”这人说“行。”他在这时候就把这果儿掐开啦，分作两半儿，把那瓢儿抠出来说：“瞧这瓢儿的成色，倒像是真的。可是我知道它那味道儿，是能够分出酸甜苦辣咸五样味来，那才是真的哪！这宗东西吃下它去，能够入人的五脏，专治妇人各样的病症，什么两肋发胀，筋骨麻木，胎前产后，胸闷胀满，不思饮食，咳嗽痰喘，妇人的百病都可以治的。就是没有什么病的人，吃了它也是有益无损的。这种果儿的出产，就是紫金山这一个地方有，所以它的贵重就在这样的。”说着话儿就把这果儿往围着的人手内一递，说：“诸位先生可以尝尝这瓢儿的味儿。”围着的人就有接过去送到嘴唇外边，伸出舌头儿敌的，咋了咋那味儿，微微的点了点头儿，有说我吃的是酸的，有说我吃的是辣的，有说我吃的是甜的，有说我吃的是苦的，有说我吃的是咸的。这识货的人看见人都尝了尝，他也把那果儿舐了敌，点着头儿说：“不错，这东西是地道的，实是紫金山上的紫金果儿。到眼下要搜寻这样儿地道货呀，真是不容易了。”话说到这，又冲着卖果儿这人说：“你这东西让我跟诸位先生一尝啊，的确是真的，怎么卖呀？说个价儿，教诸位先生好买呀。”这卖东西的人在这时候才说：“谁要是买呀，一毛钱两个。”这识货的人听了这话就接着说：“要按这时候一毛两个呀，真算便宜，要到药铺买去，一

毛钱买一个怕也不容易，并且它那成色跟味道还许跟不上这个好哪。话又说回来啦，货到街头死，肉贱鼻子闻。在这儿就不能够跟人家药铺里比啦，贱贱的先卖出去，弄个饭钱，要多弄几个盘费，你好回家呀。你要凑个盘费，回了家，也比你困在这儿强得多呀。你忍了得啦，让诸位一毛钱买四个吧，便宜买主儿。”说到这儿，他又冲着围着的人说：“哪一位先生要买先说话。等到没有人买啦，剩多剩少，由我一个人包胡搂头啦，把它都买了，拿回家里防个荒儿，行个方便；遇见有病的妇人给她吃去，行个好儿。”这时候，围着的人听了他这一遍话，揣摸这意思就有些动心了。及至听见说一毛钱拿四个去，天下间爱贪便宜的人有的是，都要买点儿。那卖紫金果的人脸上便显出有点不乐意的样子，说：“一毛钱四个我不卖。”那识货的行家，瞧见他不愿意贱卖，向他又说：“你这个人真死心眼，不便宜谁买你的。你别瞧着烙饼挨饿，卖点盘费回家，比你为难强不强啊？”这卖东西人把脚往地上一跺说：“得啦，我任什么话也不说了，谁叫我流落在这步天地哪？要不这样着急，给多少钱我也不能够卖呀。”这时候围着的人听他说，狠了心要贱卖啦，就争先恐后的，你也往前挤着递票儿抢着买，他也挤着买。一眨眼的工夫，就卖出去多一半儿，所剩的就没有多少啦，那识货的人，就向卖东西的人说：“得啦，收拾起来不用卖啦，剩下的我包葫芦头啦。走吧，跟我到那边儿茶馆去取钱吧。”这时候，我瞧这东西卖的贱，有点儿眼馋，也想着买他几毛钱的。当时还向那识货的行家说了不少好话，请他匀给我点儿。谁想他听我说了这些好话，亦不好不匀给我点，他当时说：“朋友，这没有什么，您要买这东西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家里还存着有点哪，买不买都没关系。不过，这东西是很贵重的，很缺少的，我要买下点儿也是为行好。您要买，我就匀给您得啦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”他向卖东西的人说：“你（指卖东西的）就把这点儿卖给这位先生吧。数一数还剩有多少个儿？”这卖东西的人又把手中包打开了，数了数那紫金果，一共还剩有七十七个。我花了六毛钱，买了二十七，便宜了三个。我买完了紫金果儿，回家中高兴已极，和我们街坊一说，我买了便宜东西。我们街坊说：“你上了当啦！”我还不相信，与我们街坊抬起槓来。疑团难解，我想出个主意来：到药铺里去趟，教人家真行家认认货，真假便能分明。我拿着紫金果儿，到了一家药铺，求人家给看看。药铺的伙计，看完了紫金果问我：“你这多少钱买的？”我说：“六毛钱买的。”他从药抽屉里抓出一把来，足有三十多个，与我的紫金果一般不二，他说：“你要买我们这些个，一毛钱就卖。”我到了这时候，才知道纯粹是上当了。我向药铺的伙计问道：“这紫金果儿，到你们药铺，管这宗东西叫什么名字呢？”他说：“这宗药品，不叫紫金果儿，他们卖这东西的骗人，瞎制的名儿叫‘紫金果儿’，我们管它叫‘细辛’。这宗药并不值钱，可是不能多吃，遇见身体足壮的人，用麻黄不准过三钱，柴胡不准过四钱，细辛不准过一钱。他们卖这东西的，骇人给个钱倒不怎样，倘若被骗的人，吃多了这宗东西，与人命大有妨碍呀！”我听了人家这遍话，东西我亦不敢要了，送给人家药铺，人家亦不要，我只好把它扔在溺尿窝内，自认倒霉罢了。

事过两个月后，我到西城有事，走在新街口南，见马路边上有个人蹲在地上，眼前放个手中包儿，包上插个草标，嘴里不住地喊嚷：“可怜哪！可怜哪！”我忽然想起来了，这又是那骗人的那小子，我要瞧瞧他们如何骗人，站在那里不走，要看个水落石出。果然和我那无所见的情形一般不二。最奇

怪的是围着的人都贪便宜，三毛五毛的买那东西。我等他们卖完了，我在后边跟着他们，瞧他们到哪去，他们都进了一家茶馆之内，我亦沏了一壶茶喝。我喝着茶的工夫，就见他们四五人在一处分钱，一共卖了两块七毛钱，每人分了五六毛钱。喝着茶他们就走了，我见他们这种骗人的方法，只要换个地方，还能照样骗人，总是那套话（还是那老词），骗了一处又换一处，骗人的方法不改，还是用上就能骗钱。我又恨他们，我又佩服他们。

有一次，我遇见个江湖的朋友，和他讨论此事。据那位江湖人说，他们这骗人的买卖，江湖人调侃儿叫做“老阩的”，又叫“挑生啃的”。那假装南方人卖紫金果的，调侃说他是“掌穴的”。他未曾做这买卖之先，得先练“浑碟子”（江湖人管他们学说南方的话语，调侃儿叫“浑碟子”），又得练“发托卖象”（即是假装着急，假装怔头怔脑的，怯头怯脑的）。到了做生意的时候，他把地势采好啦，他蹲在地上，冲那手中包儿一嚷，把年子圆上，他们“敲托”的（江湖人管帮腔骗人贴靴的，调侃儿叫“敲托的”）就挤在人群里，帮腔作势的骗人。那个识货的行家，调侃儿叫“扒包的”。卖钱多少，骗得了人，骗不了人，全仗着他扒包的。他要有能为，贴靴的时候，能够教人看不出破绽来（由他装懂行的，用话将布包儿打开，故叫“扒包的”）。挣下钱来，扒包的、掌穴的分头份钱，那嚷尝出酸的、苦的、辣的人是“敲托”的，只分小份儿。做这种生意，是不能靠场地的，今天在东，明天在西，亦是一种打走马穴的生意挡子。可是做这种生意都是四五个人，一个人做的很少。据江湖人说，要是能一个人做这种生意，便算最有能为的人。一个人做这生意，是圆年亦得自己，扒包亦得自己，敲托亦得自己。别看一人班受的累多，挣下钱来亦都是自己的。像这做“老阩”的生意，一个人能做，调侃儿叫“独角阩”。做独角阩的，是十年百不遇的才能见得着哪。虽是骗人的行当，能做“独角阩”的生意人，可是很少啊。在前几天，敝人撰稿完毕，觉着刷字匠的事儿，很为苦闷，同三五个友人去逛一趟隆福寺。在那庙内，曾见卖耍货的摊上，有一种小孩的玩物，是小毛猴儿的茶馆，仔细观瞧，那毛猴儿就是那紫金果做的。可见那宗东西，是不值钱的。做成小孩的玩物，还能卖得多少钱哪？足见是宗最贱的药材了。

晃条的与扫条的

赌博之道，无论是麻雀摇摊，抽签押宝，男女老幼无有不好的。即或有不好习的，亦是百里挑一。久赌无胜家，久赌必腥。好习耍钱的人，有了经验是讲究能收、能放的。赌到气微的时候，要押宝少押钱，慢慢的养气。养过气顺的时候，多押钱，匆匆的赢个三宝五宝的，赢了钱就走，这叫能收、能放。有一种嗜赌如命的人，到了赌场里，有多少钱非得输个干净，他才不来呢。赢了钱亦不走，非得把赢的钱再输回去，把原本亦饶上方才算完，那叫“淫赌”，有多少家产输尽了算完。“久赌无胜家”，亦是一句赌钱场内最有经验的话呀。“久赌则腥”，就是亲手足，天天在一处赌钱，要长了亦要闹鬼儿，使个“腥活”。

我在天津河东住过，每天出来逛逛，大街小巷是卖吃食的买卖，都有个签筒子，摇晃摇晃。有些个小孩子，他家长给他们几个大铜子，当做饽饽点心钱，他们不买吃的，将钱都抽了签子，赢了多吃，输了不吃。山后的蝎子饿着，那种习惯是养成了的。有些个卖吃食的小贩，他们成天价携着筐子，蹲签子，干长了就要闹鬼儿。有一种签筒子，是双层底儿，在两层底的中间有根线儿，能将签子的根底下用线挂上。竹筒又长，签子又短又细，有人抽的时候，抽不着对大天，对大仁，对地么，对二板儿，抽十回不赢一回。他们使的这种签筒子，叫做“锁线儿”。还有往签子底下灌铅条的，把三十二根签子，天、地、人等签子，由根底下钻空了，把铅条儿装在里面，亦是签子短，筒子长，有人要抽，亦是抽不着好的。管这灌铅的签子，他们叫“十三大保”。卖吃食带签子，调侃叫“晃条的”。有些个卖茶壶茶碗的小贩们，带着签子，专串娼寮的，做那种买卖，实在不容易。

有一种“吃腥”的人，调侃儿叫“扫条子的”，他们闹鬼儿。管闹鬼儿，调侃儿叫“托门”。就我知道的，他们有十三道托门。他们扫条的，把手底下的活儿练习好了，三五成群的出来，找饭落儿。他们专会把点儿，要是瞧着那个做小买卖的，精明强干，是不受他们欺的，他们亦不找麻烦。如若遇见新上跳板的小贩，或是人再老实，立刻就给扫个一干二净的。如若遇见晃条的使的签子是园头的，他先抽一大枚的，抽个几把，赢不赢得认命。每逢抽出“大天”，“大人”，“地么”，假装摸点儿，背过手去，将那好赢的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人”签子的园头上，用手指甲盖儿掐成小月牙的印儿。管掐印的时候叫“上托”，管掐上月牙儿印儿叫“月牙顶”。把顶上好喽，就抽一毛钱一把的，手法敏捷，专抽那有月牙的，三五把就能把一筐子的瓷器扫空了，拿着走，再往外一挑（即是卖了），不到数小时的工夫，就能来个两三元钱。有些个做买卖的小贩，知道他们扫条子的惯使月牙顶，他们为防止月牙顶，使签子要用尖头儿的，签子要极细的，教他们扫条的挂不上托儿。那扫条子的人们要精明，到了抽签的时候，手中藏着几个草节，又细又短，抽出签子来，背着手假装摸点，把草节套在签子底下，亦叫“上托”，把能赢的签子上好了托啦，三毛一把，五毛一把。抽起活来，右手抽的时候，手指灵敏，眼睛要把“托”，瞧那根签子高出少许来抽那几根。左手得会“护托”（“护托”，即是用左手遮挡那“晃条”的眼睛，签子抽出来的时候，护住了签子根底下的草节儿，这种草节儿叫做“高脚腿”），用上“托”，几把就能把瓷器筐子赢尽了。有些个做买卖的小贩，懂得扫条子的有月牙顶、高脚腿，他们留神不教他“上托”。扫条子的遇见小贩，他们能使“碱托”。

他们预先用小棉花团儿沾碱水，把棉花团藏在手内，抽签的时候，把签子抽出来，假装背过手去在身后摸点儿，把“大天”，“虎头”，“么六儿”三根签子，用棉花团儿的碱水抹在签子上。那签子是竹子做的，用碱水一抹，就变成黄颜色。用棉花碱水染签子，亦叫“上托”。他们把“托”上好喽，三毛一把，五毛一把，抽出活来就是那上了“托”的三根签，几把就能把一筐瓷器赢尽了。这些“托门”都是很受使的，学之亦易，使之亦易。

稍难者为“过托”。譬如，由筒子内抽出的三根签子，一根是“么五儿”，一根是“地么”，一根是“么六儿”，论理说不能赢。唯有这三根签，到了他们扫条子的人手内，他能闹个鬼儿，使个障眼法，赢了蹲签做小买卖的。他使用“过托”之法，是攥住三根签，先教蹲签的人瞧那根“么五儿”，看完交在右手。那左手还攥着“地么”、“么六儿”。他把“地么”用右手往外一抽，令蹲签的人瞧着，说：“这是‘地么’。再来一个‘地么’，是五个‘么’，可就赢。”他右手摸着签的上头，左手还攥着下头儿，猛使劲一抽，把“么六儿”换了去，左手只攥那“地么”不撒手，把右手的两根签子，装在了筒子里，向蹲签子人说：“就这根签子，要是‘地么’可赢吧？”蹲签的人说：“要是‘地么’就赢的。”他把左手一张，教蹲签的人自己瞧。蹲签的人，看是“地么”，随道“你赢了。”这就是“过托”的使用法。

比这过托还难的，就是晃托。那晃托得眼神好，手指灵敏，不往签子上挂“托”，只用右手在他签子筒内溜签子，把那签子溜的上半截窜在筒外边，两只眼睛就能看见签上的点儿，瞧出好的，能赢的就记住了。任他签子在筒内乱蹦，他眼睛亦记住了应抽那几根。手眼相应抽出三根来，就配上点儿赢东西。晃托儿是最难学的，是最难用的。

我在津埠之时，尝见有新出手扫条子的人，使活儿没弄利落，教晃条的“把”出来，翻了脸“秋鞭”一通（“秋鞭”，即是狠狠的揍一顿）。凡是扫条的人们，十有八九都是身体雄壮，到了“鼓盘”的时候（“鼓盘”，即是翻脸），仗着有膂力好和“晃条的”“鞭托”（管打架斗殴，调侃儿叫“鞭托”）。还有些个扫条子的人，同着丘八爷们在一处，调侃儿说叫“架海冷”（“海冷”即是丘八）。在民国五六年间，天津的三不管、北开、西头等，还有杂八地哪，晃条的、扫条的终日盘居这一带，吵闹不休。这些年地方当局整顿市容，把这些个好打吵的营生，严加取缔。到如今在天津的街市上，见不着抽签赌钱的啦。虽有蹲签的，亦都是卖吃食物的了。“奸情出人命，赌博出贼情”，实是不假呀。对于戒赌的事儿，敝人极力赞成。

做小帖的生意

在民国元年的春天，敝人到山东烟台西望看朋友。走在烟台的西南河的地方，见一家栈房的门前，站着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把传单，嘴里说：“这店里住着一位大夫，舍药治病。谁要有病，可以进去瞧瞧，白瞧病，不要钱。谁要有病，白舍你药吃，就为行好。家里有病人，说出病原来，讨药回去，亦是好事呀。”随着向过往行人的手内递纸条儿，说：“接张贴儿，有病进去白瞧白看。”我见有些个人接他那传单，进店找舍药的善人看病。敝人好奇心胜，亦接了一张帖儿，跟着人到店里面，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我还要向店里的伙计打听善人在哪屋。那想站在二门外，有个人专管指路，他见了拿着小帖的人，就用手指着说：“你们是治病的，都到那三间北房去。”我随着人们到了那三间北房，见那屋是一明两暗，那暗间放着棉帘子，当中的明间，放着一张八仙桌子，两旁有几个条凳，椅子前边有个大洋炉子。屋内很是暖和，有个人照料大众，说话很和气，是个听差的茶房。屋内来了十几个看病的人，那听差的和这些人坐在一处，小声小语的和这些人聊着天儿。忽听见里间屋有人问道：“治病的人来了多少呢？”那个听差的人赶紧站起身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有十几个人了。”说完了他跑到门前，用手掀帘子，就见从里间屋走出来一人。那时候，是在正月底，天气还冷哪，就见这人头上带着一顶水獭帽子，身上穿着绮霞缎面的皮袄，带着金丝眼镜，精神百倍，气派十足。这时候屋里坐着讨药治病的人，不由得全都起来，垂手侍立，亦都恭敬这位先生。他往八仙桌旁边一站，向大家说：“你们全部坐下。”这些人才敢落座。他坐在椅子上，用眼一看这些人，头一个就看见我啦，说：“你这人不是给自己看病吧。”我说：“不错。我是给亲戚家的一位老太太讨点药。”他问我：“你们亲戚得的是什么病呢？”我说：“年年到了春前秋后犯咳嗽。”他说：“那病好治。我给你两丸子‘百效丹’，吃了就好。”说着话他命那听差的人从里间屋内给我拿出两丸药来，把药交到我手内，他向我说：“那药怎么吃，你回去一看那药的发票，上边都写着哪。”我说：“多谢！多谢！”，我又坐在那里不走，想要看个究竟是怎么回事，那想人家不愿意我在屋内，向听差的说：“把这个调角码子淤喽。”我听他说的这句江湖侃语，我懂得，说“把这个调角码子淤了”，是指着敝人我说哪。说我是“调角码子”（即说是个难惹的人），把我“淤”了是把我轰出去，我当时就明白了，他们不是善人舍药治病，是挡子生意设局骗人的。我很佩服他们“把点”的能为（他们管能瞧人是干什么的、能生财不能叫“把点儿”），能够瞧出我是个不能生财的人来，有我在屋内碍眼，又碍事，把我先请出，他们好生别人的财。我听了他那句行话，别惹人家不愿意，没等他们听差的说话，我就告辞而去。他们用什么法子骗屋里人的银钱，是无法知道了。我看望朋友去吧，在朋友家住了一宿。

次日，我从朋友家出来，走在那家栈房门前，见有好几个人和店里的伙计争吵，招惹的过往行人围了个风雨不透。我亦挤在人群之内，要瞧瞧是什么事。见人群里有人挑眉立目的，大嚷大闹，他说：“好啊，十几块钱冤了去啦。今天搬了家，那不行！你们开店的，和他们伙同骗财，咱们打官司。”我听他们这么一说，就知道这人是昨天被那撒小帖的生意骗了，今天醒悟过来到这里找后帐，要往回退钱的。我当时犯了爱管闲事的瘾啦，我向这人劝解了几句，告诉他这事与人家店里无干。开店的是有房子，谁爱住谁住，给

房钱便是好客人，至于客人干什么，人家开店的管不着，就把店拆了，亦找不着那舍药的人了。这人被我劝的无法，自认倒霉。我把他让到了茶馆之内，我二人喝着茶，我问他怎么被骗的，他说：“那个舍药治病的人，他教人在店门口撒帖儿，说白舍药治病。我贪便宜进去教他们治病。随着我进去了十几个人，他都白舍药打发走啦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他用手给我诊了诊，他说我这病有了好几年啦，得的是寒腿，我亦没告诉他，我这病是寒腿，他能够诊脉诊出我的病是寒腿来，我很佩服他的能为，我求他给我治治，他说有个妙方，一治就好。我求他开那药方，他就用笔开了个药方，写的是：麻黄、川芎、木瓜、牛膝、杜仲、年健、入地风、洋红花、串地锦、麝香等等的药品。他把那药方写完了，他问我：‘你知道这串地锦是什么药吗？’我说不知道。他说：‘串地锦是一宗最贵重的药品，出在西藏，长有三四寸，是个小虫儿，在地里乱蹿。要是配在群药之内，凭它那药的力量，能够舒筋活血，追风散寒。像你这寒腿，吃下去就好。这群药倒不贵，唯有那‘串地锦，一味药，买得五十几元钱，还没准买着真的。’我说：‘只要能把病治好喽，几十块钱算得了什么。’他说：‘你们亲戚朋友，有在药行里做事的没有？’我说没有。他很透着为难的样子说：‘就怕你花钱很多买不着真正串地锦。’我亦觉着不懂行，怕买不着真正东西。他那听差在旁说：‘咱们不是给张镇守使配的那药，有‘串地锦’，亦是治寒腿的药吗？何妨匀给他呀。’那位先生把眼一瞪，申斥他那听差的不该多说话。我就央求那位先生，你有那宗好药，何不行好积德匀给我，该多少钱，我给多少钱。那先生情不可却了，他说：‘我把药匀给你，你有五十多块钱吗？’我说：‘我有十几块钱，给你留下，我回家再取那三十几元去。’他教我把钱取出来，我取来一共十四元八角正，他把钱收下了，把那药交给我，告诉我怎么个使法。我还很感激他们，真瞧我至重，还差三十多元，就敢把药给了我。我还说，明天一定给他们送钱去。我拿着药高高兴兴地回了家，我以为该着除灾了。及至回到家中，我向街坊邻居学说此事，有人说我上当啦，药材里向来没有‘串地锦’。我被人说的有些觉悟，今天来到店内找他们问问，那想店里伙计告诉我，那舍药治病的先生，昨天晚上就走啦。”我听明白了他受骗的情形，才知道其中的把戏。我把那人戏解回去，我亦就给了茶钱，走出了茶馆，回归奇山所啦。

后在山东孟兰会遇见了个姓王的朋友，因为他是江湖人，和我很不錯，我将那撒小帖的情形向他说了一遍，问他是怎么样子生意。据他说，做那种生意的行当，总名叫做“小帖子”。在屋里装治病的先生，叫做“掌穴的”，那装听差的人叫“敲家子”，那店门外撒传单的人叫做“撒幅子的”，在店里指路的人叫做“把二门子的”。他们这种生意，没有五六个人做不了啊。到处做生意，找个地方叫“安窑儿”，安下窑儿做下钱来就走，免得被欺骗的人觉悟了向他找麻烦。小帖子那种生意，亦是流动性临时集合，打走马穴的生意。到了如今，我国各省县市，地方当局立有医药的机关，行医得经官家考取及格，发给行医的证书，才能行医。这个没证书不能行医，可把生意人给治住了。骗人生意，受此限制，亦渐渐的无形消灭了。

江湖艺人的规律

江湖的艺人，对于社会里得百行通，无一行不懂，无事不明，才算够格。社会里半开眼的人，管他叫生意也，又叫“老合”。吃张口饭的，他们自称叫“搁念”。“念”是不成的侃儿，没吃叫“念啃”，没钱叫“念杵头儿”，没有心眼的人叫“念攒子”，没有眼的瞎子叫“念招儿”。江湖艺人在早年是全都“打走马穴儿”，向来不靠长地，愈走的地方多，愈走的道路远，愈有人恭维，说他跑腿的跑的腿长。可是走那河路码头，村庄镇市，各大省城，各大都会地方，不论天地间的什么事，全都懂得，那才能算分腿儿。如有事不懂，便搁一事，一行不能，便搁一行，到了那个地方，事事不明，事事不懂，便算“搁了念”啦。不用说发大财，火穴大转，就是早晚的“啃食”亦休想混的上，就得“念啃的”，吃一辈子生意，由小学到老亦不敢说到家。士农工商，各行各业，做事的人，只能懂得他本行的事儿。唯有吃“搁念”的人，是万行通的。俗说“隔行如隔山”，没开过果局子，没做过卖鲜货的小买卖，任你多精明，要买鲜货，亦得由人家赚你的钱。买的没有卖的精，买卖人有三不卖：不够本不卖，赔钱不卖，不赚钱不卖。到了吃“搁念”的人，譬如他们没做过鲜货行的买卖，得懂鲜货行的事儿。别人遇事，不“搁”便“念”，江湖人是“不搁不念”的。

有一天，我走到一家故衣铺前边，见有一位老合正买故衣，他要买人家的一件皮袍。故衣行的人认识他是老合，没多要钱，要十五元钱。这位老合他还要再少花一两元，明着说不大合式，都是熟人，他向卖故衣的人说：“砸砸浆行吗？”我走在那里正听见此话，因为我懂得这句行话。故衣行人管着少给钱，再落落价，说行话叫“砸浆”。我听他这句话，我站住了不走啦，听他们个下回分解。那故衣行的人说：“先生要砸浆，只能砸摇个其，多了不成”（故衣行的人，管一元钱调侃儿叫“摇个其”）。那位“老合”就给人家14元，把皮袍买走啦。我就知道这位“老合”够程度，他懂得故衣行的事儿，“砸”了“摇个其”的“浆”，他少花了一元把皮袍买去。不用往大事上说，就以他买皮袍的事说吧，他懂得故衣行的事儿。到了故衣铺买东西，饶少花钱，他还买了东西，那就是懂的一行好处。诸如此类的推试，“老合”们要是百行通，有莫大的好处，非我笔下所能尽述。

说起江湖艺人的规律，亦是很多的，他们守其规律，较比其他守规律都好，亦值得人钦佩的。第一是生意人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亦不拘在什么地方见着，一见面儿就得道“辛苦。”如若烟台的老合离开了烟台，要往青岛去做生意，搭轮前往。到了青岛，不能立刻做买卖，得先到各处拜会。其实，在青岛的老合亦不是青岛人，亦都是别处人，他们不过早去些日子，先到青岛的为主，后到青岛的为宾，行客拜坐客，宾拜主，是江湖人最重要的规律，名曰：“拜相。”拜会同道的人，亦有许多的好处。譬如变戏法的人，由别处到了青岛，要做生意，赶巧了各杂技场儿没有闲地，要做买卖没有地，焉能挣钱？如若按江湖的规律，不做买卖，先拜会同道，与同道取了合啦，能够有人让给他块地，让给他个场儿，教他们挣钱吃饭，还能把当地的风土人情一一详告。到了挣钱的时候，能够又容易，又多挣。譬如要是到了青岛，他自尊自贵，不按着江湖的规律拜会同道，若赶上杂技场儿没有空闲的场儿，不唯没有人让给他场儿做买卖，要和谁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亦休想有人告诉他的。江湖艺人是最有义气的，拜会同道还有一种大好处，如若不愿意在

青岛做买卖，当地老合们能够给他凑盘费，教他另往别处去做生意。大家凑路费的事儿，是司空见惯，并不出奇。江湖人若能守规律，亦有很多的便宜，较比人守规律的好处还大得多哪。

江湖人做生意，在各省市的杂技场撂地儿，亦有一定的规律。譬如一个市场之内，有两档变戏法的，若是拉场儿做生意，不能挨着上地，必须两档子戏法隔开了，离着三二个场子才能行哪。市场的地方很宽大，能容的开多少档子玩艺，是那樣的；如若市场地方狭窄，容纳不下那些档子玩艺，没法子办了，亦许打把式卖艺的挨着打把式卖艺的，说书挨着说书的，卖药挨着卖药的。可是挨着做买卖能成，最少亦要相离一丈地才成哪。江湖人管江湖人，尊敬的称呼都称“××象法”。挨着做生意、亦得“象挨象，隔一丈。”江湖人的玩艺，是各有专门，不论研究出什么玩艺，都能久看不烦，百听不厌，还有兴隆地方，繁华市面的好处。

想当初，东安市场将开办的时候，并不是尽做买卖的商家。在那时候，东安市场的杂技场儿，较比如今的天桥儿还齐全，还热闹哪。近年来，东安市场成为了大商场啦，那东垮院的杂技场儿，还要保存哪。设若那个杂技场儿取消了，那东垮院就能没有人去的。生意场儿有吸引观众的力量，亦非常伟大的。到了乡间，不论是那个地方，要有人提倡在那里创立个集场，或是那里要创个庙会，为首开办的人，得先邀生意档子吸引观众。兴隆方面，要是没有生意档子参加，任他办理的多善，亦办不起来，亦吸不住人儿。关外的岳州会，关里的郑州会，可称得起最有名的庙会吧。那“海万”的“神凑子”，亦以生意档为主体。各乡镇的会首，都和生意人联络。如若要开庙、立会，都和生意人首领商议，请些生意档子，才能开庙开会哪。那么，生意人的首领又是谁呢？据江湖人说，生意人的首领是卖梳篦的。那里有新开办会，和他商议好了，他就能把各样的生意约来，他还得帮着会首们，指定文武地来。什么叫文呢？那叫武呢？拉洋片的，变戏法的，耍狗熊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唱大鼓书的，唱竹板书的，卖梳篦的，卖刀剪的，卖药的，算卦的，相面的，都是文买卖，文生意。文档子挨着文买卖，武买卖挨着武生意。譬如有四档子文生意，当中间来档子武生意，锣鼓乱响，吵的那四档文生意说话亦不得说，听什么亦不得听，那就不用干了。各庙会的文武地儿，亦有一定的秩序。譬如某处有个庙会是四月初一吧，到了三月的月底，各样生意，各样的玩艺就都来齐了。会首与卖梳篦的，事先把地均配好了。初一日清晨早起，各种的生意，各样的玩艺，就都按着秩序的上地。各样的玩艺都上了地啦，变戏法的不能开锣，打把式卖艺的不能张嘴儿，说书的不说，唱曲的不唱，各样生意，都得等着会头。如若那卖梳篦的一张嘴，你瞧吧，各样的生意，全部张嘴，打锣的，敲鼓的，喊嚷的，八仙过海，各献其能。谁有能为谁挣钱，没能力的圆不上黏儿，跟海子里的鹿一样怔着。倘若会首们向生意人故意的为难，或是故意刁难，勒索银钱，把钱要的了范围，生意人们商议好了，给他们“叩棚”，由卖梳篦的把摊子一收，挑着担子，围着各玩艺场儿一转悠，你瞧吧老乡，变戏法的不变了。唱大鼓的不唱了，文武两档生意，全都收拾起来不干了，多咱把他所争的问题解决了，那梳篦的一上地，各样的玩艺才能上地。如若卖梳篦的挑着担儿，离开会场远走啦，是玩艺上亦都一档子跟着一档子的，全都“开穴”。任他会首有多大的本领，亦留不住一档子的。江湖人团体是这样团结的，都说“强龙不压地头蛇（即是外乡人难惹本地人）。”唯有江湖人是不怕的，可说是“远来的和尚会念经。”

艺人传：评书门之群福庆

说评书分有袍带、短打。短打就是公案书。说公案书最有万儿的人，就得属群福庆，其次的就是袁杰英。群福庆本姓吴，字叫光甫，排行在二。他的大哥因为自幼失迷，始终没有踪影，他兄弟在后门外天汇大院开设“开明轩”茶馆。群福庆在幼年时候，就学学铺红炉上的手艺，在某斋学徒。他的手艺学得很不错，因为他性情最好听评书，每到晚晌铺子里上了门后，人家全都睡觉去啦，唯独他是耗夜油子，等人睡觉，蹑蹑的跳墙出去，直勾勾的就奔到书馆去听书。天天儿如是。可惜他那八年多的手艺，因为好听书，就给耽误了。日久天长，没有不透风的篱笆，因听书把事都误啦，所以被人把他辞了。他心里一赌气儿，干什么不吃饭哪？于是他就给白敬亭磕了头，拜为老师，从这儿他就说起评书来。按白敬亭本是“文”字的支派，名叫白文亮，跟双文兴（双厚坪）、海文泉是师兄弟。白敬亭说短打书，以说《施公案》为最拿手，时常注清室各王府里说家档子。因为他是瓦匠手艺出身，每每到灶王爷杜克雄耍大铁锹的时候，最为出色，别人是比不了的。他师兄弟三人，眼下就剩海文泉了，他说《济公传》“永庆升平”为最好。群福庆拜白敬亭为师，按着支派赐他的名叫福庆，他本姓吴，理应该叫吴福庆。因为他迷信心重，“吴”“无”两个字是音同字异，吴福庆认为不大吉祥，忌讳这个“无”字，所以就改名叫“群福庆”。他从先生在天桥各场“拉顺儿”（即是撂地拉场儿），很有叫座儿的魔力。因为他的“夯头”好（即是好嗓子），喷口字正，能够把那英雄的肝胆气概表现出来。我国人民对于侠义英雄，素来都抱崇拜主义，所以群福庆是“挑帘红”，出门就转，就是因这缘故成的名。他的“丑官”说得很不错（“丑官”是侃语，即是《施公案》）。有个袁杰亭，系评书界名人王致廉的门婿，也说《施公案》。袁杰亭说《施公案》，一些的言谈与动作，较比群福庆还有好的地方，可以说是有过无不及。因这缘故，群福庆很受他的影响，后来便又学“混水子”（“混水子”是侃语，即是《于公案》）。按《于公案》这书，是评书界名人牛瑞泉所编纂的。那里面的结构跟穿插，都很精奇，能够引人入胜。可惜牛先生在北平是庸庸碌碌，未能得志，又不肯把这心血编纂《于公案》抛弃，就把这书传给刘竹桥。后来刘竹桥又把这书传授群福庆，群福庆从把这《于公案》学会之后，每逢要与袁杰亭对垒的时候，群福庆就演《于公案》，不说《施公案》，以表示让步之义。无奈他学的这《于公案》，不够说一转儿的（即是不够说两个月）。他曾从马风云学过《盗马金枪传》。马风云人品很清秀，说《明英烈》最好，可是不变口，不比刀枪架，所以叫做“文口明英烈”。群福庆每逢说《于公案》到了末尾，还亏了十天半个月的日期，他使用《盗马金枪》补续着说。后来把《于公案》说开了，能够说六十天啦，就把《盗马金枪》扔了。现在这《盗马金枪》便没人说啦，简直就要失传了，未免是很可惜呀。群福庆的为人很机警，任何事很有见解，在艺人中极讲义气，很可称为达时务的人。没几年的光景，袁杰亭患神经病，医治罔效，便与世长辞了。由这个时候，说《施公案》的人就没有能够跟群福庆并驾齐驱的了。群福庆在评书界里，由一出艺“挑帘红”，红了三十年之久。他那说“丑官”的魔力也很可观的了，惜其为人不事生产，虽然红了这么些年，仍然是家徒四壁。到了民国二十二年冬月竟因病而亡，身后是很萧条。他所收的徒弟是刘荣安、刘荣云、傅荣庭、张荣久、陈荣启、许荣田、孔荣清等。傅荣庭虽给群福庆

“爬萨”，他向来没说过书，未入此道。孔荣清自从给群福庆“爬萨”（“爬萨”是磕头认师父，又叫“叩瓢儿”），就没在北平，往奉天、黑龙江等地献艺。东三省使“丑官”评书界演员，就属着孔荣清有万了。许荣田、张荣久、陈荣启三人，现在北平。张荣久、许荣田因为体质多弱，未能大露头角。陈荣启以“使丘山”见长（管说《精忠传》的调侃儿叫“使丘山的”），“丑官”这部书常演（演《施公案》的演员，袁杰英说的最能叫座了），并且他使的活儿“包袱”最多（逗笑儿叫“包袱”），有些个好听滑稽玩艺的书座儿，格外的爱听。每日他在各书馆开了书的时候，“询局”的人们，总是上满座儿。袁杰亭有知，亦当含笑于九泉了。

艺人传：鼓界之白云鹏

唱大鼓书的这行儿，江湖人调侃儿叫“柳海轰的”，“柳”是唱，“海轰”是指着大鼓而言。在我国以前，柳海轰的人们，都是做明地，在市场内支棚设帐拉场儿，所唱的玩艺都是“万子活”（整本大套的书叫“万子活儿”），什么《呼延庆打擂》、《前后七国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跨海征东》、《薛刚反唐》等等的说部。一套书要唱好几月，说唱起来是没结没完。自从清末时代，子弟玩艺兴开了，“唱片儿”普遍了（管一段一段的曲儿，调侃儿叫“唱片”）。那时候唱的最有“万儿”就属着胡十、霍明亮。到民国以来，时代所趋，把艺人身价抬高了，继胡、霍之后为张小轩，惜其身段不好，没有台风，每逢演唱的时候，慌腔走板添虚字儿，实不警人。就以《活捉三郎》那段曲儿说罢，一张嘴唱头一句是“天堂地狱两般虚”，他偏给添字儿，唱成了“这天堂，那地狱，两般都是虚”，由七个字儿给成了十一个字。平、津、沪、汉等地的“询局人”（听曲的人，调侃儿叫“询局的”）都评他四个字儿：“穷凶极恶”。在刘宝全、白云鹏未露头角之先，平、津、沪、汉还能有人听他的玩艺，刘宝全、白云鹏成了大名，“张小轩”三个字儿，几乎无人知道了。

白云鹏字翼青，现年六十一岁，系河北省唐二里村人氏。自幼即嗜好歌曲，在本县有名票陈某，曾传艺于彼，渐得其妙。自光绪十五六年，赴津献艺未享大名，四五年后来平，在各市场庙会献艺，因是作艺人，无门户不能作艺，随给鼓界名人史振林“叩瓢儿”。经名师指导，艺业乃进，又兼好学不耻下问，精心研究，数十年之间，始造成鼓界名角，诚不易也。自在民初间，尚以万子活儿见长。自袁项城执政时，始弃了万子活改柳唱片。在新世界开办时，渐成大名，在平、津、沪、汉等地献艺，颇得各界“询局”的人士赞美，能与刘宝全并驾齐驱，实是各有所长。刘则身体雄壮，多演武段，如《华容道》、《战长沙》、《长板坡》、《宁武关》、《截江夺斗》等等段儿；白则身小神足，文质彬彬，多演文段，如《宝玉探病》、《宝玉娶亲》、《哭黛玉》、《探晴雯》、《太虚幻境》、《窦公训女》、《千金全德》、《骂曹训子》等等段儿，一人各尽所长。刘每逢登台，吐痰，挽袖面；白每逢登台，先鞠躬，后说话，言词谦恭，说些铺垫话儿，亦各有不同。白系鼓界有四大门户：梅、清、胡、赵。梅家门支派中人，在天桥儿演柳海轰儿、万子最海之田玉福、吴玉海皆其师兄弟也。白系童子礼儿，自幼入礼门，不动烟酒，人情事态阅历最深，江湖人都说他的腿儿最长，可不是能跑（江湖人管为人，河路码头、省市商埠去的地方最多的人，调侃儿叫“腿长”。若受艺人敬重的人，调侃儿叫“是分腿儿”）。数十年来，治有恒产，家道小康，惜以乏嗣，宗挑难继，过继一子，人品颇正，不想未能永寿，在前年已然去世了。其女已三十许人，为其操弦之韩德全，乃白之乘龙佳婿也。敝人曾与白云鹏请论，所唱之曲词，是江湖秘本为佳，还是票友们编纂的为佳？据他所说，江湖的曲词，都是平俗粗劣，还是子弟票友们“擦弄”的活儿为美（江湖人管编纂曲词，调侃儿叫“擦弄活儿”）。今日鼓界盛行的曲词，以早年韩小窗擦弄为最佳，民初庄荫棠握弄的活儿亦颇可取。韩小窗先生“摸弄的活儿”，当初有卖唱本的“百本张”售卖，自从“百本张”故去之后，韩小窗的活儿已然无处去“肘了”（江湖人管买东西，调侃儿叫“肘”）。现在若能有人重印“百本张”所售的曲儿，定能获利，惜已无人进行为憾。

挑青子生意之内幕

在从前逢集赶集，逢庙赶庙，有一种卖剃头刀子的生意，江湖人管他那行调侃儿叫“挑青子的”。做那种生意，亦是一种“笨头”搁念（江湖人管做买卖的资本，调侃儿叫“笨头”）。背着个包儿，有几把刀子，“打走马穴儿”，“顶”个“凑子”就能挣钱（江湖人管赶集上市调侃叫“顶凑子”，赶庙会调侃儿叫“顶神凑子”）。到了集上，找个过路口儿，将包儿一放，左手拿着一缕儿“苗西子”（江湖人管人脑袋上的头发，调侃儿叫“苗西子”），右手拿着一把剃头刀子，就能团黏子。他说我是刀剪铺子耍手艺的，从幼小儿学了这分打刀子的手艺，总给人家耍手艺，挣不了多少钱。我要自己做个买卖，因为本钱小，开不了铺子，耳挖勺里弄芝麻——小古道油儿。自己的手艺在家里打了几十把刀子，来到了市上卖。他嘴里叨叨念念，瞧着围的人们都围满啦，他说：“真金不怕火炼，好货不怕试验，咱们这刀子受使不受使，咱们当面试验试验。”说着话，他把左手的那缕头发一攥，教人瞧着足有四十多根儿，用剃头刀子的刃儿，对着那缕头发，用嘴一吹气，那缕儿头发就全都断了。围着的人们瞧着他那刀刃，如同迎风斩草似的，谁不爱呀？剃头的手艺人使用的刀子虽快，到了剃头的时候，还得用热水把头发洗好喽，抹上洋胰子才能剃哪，他这剃头刀子，能把一缕干头发一吹就断，较比起来剃头棚儿手艺人用刀子还好使哪，谁不买呀？他把刀子试验的人人都要买啦，他又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这刀子能把头发割断，大概许是竟能动软的，不能动硬的，咱们动回硬的，教众位看看。”说着话他一伸手，从包儿内取出一根锈棍儿，有核桃粗细，他往那小凳上一坐，把铁棍用腿夹住了，拿着那剃头刀儿往铁棍上怔刮，“哧哧”的直响，刮的往下掉铁末了。刮完了他举着刀儿说：“众位瞧瞧。”围着的人们一看，那刀的刃并没受伤，他说：“咱们刀是材料地道，手艺降人才能那样。众位要买这样刀子，到了刀剪铺得卖你三毛钱一把，我这是头趟来赶咱们这集。张天师卖眼药舍手传名，名不去利不来，小不去大不来，这趟我是不赚钱，只卖个本儿，把手工白饶上卖两毛钱一把。那位说我全要了，都要我可不要，我就卖十把刀子。过了十把刀子之外，我还是三毛钱一把。”说到这里，把脚一跺道：“我今天豁出赔去了，卖一毛钱一把，有要的伸手。”他说这里，便有人买。十把刀子，眨眼卖净了，一块大洋到了手啦。赶一个集就卖这么三四回，几块大洋到了手，除去本钱能挣一多半儿。从前，我看他们的东西好，当面试验，价钱便宜，要买他一把哪。有江湖人对我说过，他们卖刀子是“里兴啃儿”（江湖人管假东西叫“里兴啃儿”）。我说他那刀子能够吹毛就断，能刮铁棍，怎么会是“里兴啃儿”哪？他说卖刀的能够吹毛断发，刮铁棍，那是他们练好的托门，要是到了别人手内就不能刮铁棍了，一刮刀就毁坏了，断毛断发，竟吹就不断了。他们把托门练好了，先说个大价钱，后来往下落价儿，由两毛一直落到了一毛钱。调侃儿叫“海开减卖”，“催啃的包口儿”。做这种生意分为三样儿：一种是顶凑子，使托门，海开减卖，挑的是里兴啃；一种是用“尖局的啃儿”，走常穴的。什么叫“尖局的啃儿”哪？就是真正的好东西。要是摆个摊子，等主道候客，那可卖不动，赶个集走几十里路亦就能卖三两把，不用说赚钱，就是本钱亦卖不出来。若是逢集便到，“挑尖局”的东西，走常穴，卖出主顾来，细水长流，亦能获利，不过慢点，利钱又薄，日子又长，那样做法亦百里挑一呀。还有一种假装剃头的手艺人，

预备一块磨刀石，一个刷子，几把刀子在各集市上摆摊出卖。有些人疑惑他那刀子一定好使，看他那样子一定是剃头的手艺人，要卖了家伙改行似的，就有人买他那刀子。可是他将那刀子故意弄成了旧的才能成哪。

在早年社会的风气不开，都不讲求卫生，剃头刮脸都是找个剃头棚儿，那剃头棚儿都是破烂不堪。社会里的人士，不尚奢华，都是克勤克俭，花个几吊钱买把剃头刀子，又刮脸又剃头，亦是很经济的办法。那时候“挑青子”的生意，各大都市、各大商埠都有做那买卖的。到了如今，无论穷富都讲究修饰外表，剃头匠改为理发师（教给我念书的老师，也改为教员了），剃头棚改为理发馆。社会的人士，都日趋浮华，谁还花钱买把剃头刀儿，自己剃头刮脸哪？卖刀子的生意可就不在都市省城、商埠码头卖了，都改了路子到乡间去了。如今挑青子的买卖，都做“科怔”去了（江湖人管农人、老乡们调侃叫“科怔”）。再过些年，挑青子的生意，恐怕就要天然的淘汰了。

磨杵的生意

江湖人管到乡下串村庄镇去做生意，调侃儿叫“磨杵”。磨杵的买卖亦有好几十样，先由那些手摇串铃卖药的说吧，他们都有个皮包，内里装些个瓶子罐子，装着丸散膏丹，有旧式治外科疮症刀剪家具，是扎针的针包儿，把这些个东西装全了，说行话叫“啃包”。左手提着啃包，右手拿着“虎撑”（他们管摇的那串铃，调侃儿叫“虎撑”），走进了乡村的胡同里，“哗唧哗唧”摇起串铃。这声儿教乡间男妇老幼们听见，就知道是治病的先生来了。有那人家，家里有病人，把他请进去。他入“窑儿”（管进到病人的家内，叫“入窑儿”），得先“把簧儿”。他们把簧亦是按着那大方脉的医生“入嘿”一样（江湖人管请大夫治病叫“搬黑”，管大夫得到病人家叫“入嘿”），使那望、闻、问、切的诀窍。譬如一进屋，见六月天气正在暑期时，病人穿着棉套裤，不用问他是什么病，一望而知是得了寒腿的病。若是病人的脸上涂着黄土泥，一望而知是得了偏头疼、牙疼的病。若是病人爬在炕上不住的哼哼，手捂着肚子，一望而知是得了肚腹疼的病。他们到了病人的屋内，用眼把簧，把病人所得的病猜出个八九成啦，落座之后是先“粘弦儿”（管给病人诊脉，调侃儿叫“粘弦”）。最教人佩服的是他们一“粘弦”，准能把病人所得的病是怎样得的，得的是什么病，全都说得分毫不差，教病人得信服他的脉气好。据他们江湖人说，给病人评脉的时候，能诊出得的什么病来，要说对了那种方法，叫“年啃条子”，有了病，调侃儿叫“有年啃”。他们拿着串铃卖药的，拜师入门，头行儿就学年啃儿。是男子有十几样条子，女人有十几样条子，老年人有十几样条子，小孩有十几样条子。那条子是分为咳嗽条子、痲病条子、筋骨麻木的条子，血分不调的条子，合计起来，总有百十多个吧。他要是诊脉的时候，把病人的病原说对了，先不给治病，先要“水火簧儿”。譬如他问：“你们这病，请医生治过没有？”病人说：“咳，先生，我都治腻了。”他就知道这家是有钱的，要没钱，那能成天价请大夫吃药呢？请个大夫出诊费连抓药，没有个两三元钱不成。他要是治腻了，几十元钱就花出去了。别看他治腻了，还能挣他的大钱。社会里存两句牢不可破的话：“穷不离卦摊，富不离药锅。”人有钱身体就娇贵了，人要穷了，不用说花钱请大夫抓药治病，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哪。有了病啊，那算是认了命啦，该活死不了，该死活不了。譬如问那病人：“你这病治过没有？”病人说：“我疼了半个多月啦，还没治过一回哪。”那卖药的先生听着就凉啦，这人但分有钱绝不能半个多月不治病，这个买卖撑死了亦就挣上两毛洋。凡是做这种生意的，一给病粘弦，就得先要水火簧儿。若是真穷，亦就不用多挣了。若是有钱的人家，不多挣钱，又挣谁哪？那病人虽说他治腻了，卖药的先生便会说：“弹打无命鸟，病治有缘人。该着一百天的灾难，九十九天亦好不了。能是该着你消灾，该着我露脸，一治就好。”病人听他说的这几句话，觉着很为有理，就教他治治吧。

他们磨杵的先生，亦有几道样色。譬如病人得的是肚腹疼痛，他就先使“插磨”。他们管扎针，调侃儿叫做“使插磨”。用针往病人身上一扎，从包内取出个罐子来，他把针拔下来，用火纸点着了，往罐内一扔，把罐子往那针眼上一扣，他向病人说：“扎针是按着穴道，有四阴针，四阳针，四大总针，八法神针，九转还阳针，马丹阳十二针，鬼门十三针。何谓四大总针哪？《针灸大成》的书上说的是：‘肚腹童流，腰背委中求，头顶刺列缺，

面口合谷收。’针针针不着半毫分。能用十付药，都不动一分钟。扎一针胜似吃十付药。扎针拔罐子，病好一半子。”他说这些话，病人听着亦是爱听。少时间，他用手把罐子起下来，猛一翻个儿，教罐子口儿冲上，他教病人瞧那罐子，病人往罐里一看，只见里头又黑又紫，黏黏糊糊的，有半罐子脓似的。他向病人说：“这一针扎在了病上，把你病拔出一多半来。今天晚上再吃付药，回头我再给你贴贴膏药，明天就好啦。”不用说病人听着高兴，台家老幼听着都是痛快的。他教本家把那罐子里的东西，倒在院内用土埋了。本家是当面瞧他把病治出来，焉能不佩服他呀？他由包内取出一贴膏药，贴在针眼上，又取出一包面子药来，说：“你们今天晚上教病人把这包面子药吃下去，夜里拉出几泡尿来就好啦。”病人说：“先生，我要好喽，忘不了先生的好处。给先生多少钱哪？”这先生说：“若是按规矩，扎针就得一块钱，这贴膏药一元二，面子药是八毛钱，一共三元钱。得啦，扎针白扎了，药钱我取个本吧，你们给一块五毛钱就行啦。”本家的人见针是扎了，膏药亦贴上了，好好的给人家块半大洋吧。先生治上“柳丁中的拘迷把”（“柳丁中拘迷把”是块半钱），收拾包儿就走了。到了晚上把药教病人吃下，本家的人都要瞧病人拉出来的是什么。谁想吃下这包面子药，病人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，整整的响了一宵，一泡尿亦没拉。直到第二天早晨肚子里还是直响，合家老少都纳闷儿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齐说不一。到了吃完早饭的时候，就听见门外哗唧唧串铃响，卖药的先生又来了。本家赶紧就请这位先生，向他问问吧，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原来这卖药的先生，头天挣了一元五毛，那是头道杵，第二天他又来挣二道杵来了。他还是有把柄，能料着本家准得请他的，二道杵如同在手里攥着一样。他用罐子从针眼拔出来的那东西，是和戏法一样，原在那罐子里就有那东西，这东西是粉子和颜色弄的，调侃儿管这道样色叫“大卵子”。病人吃的那包面子药，到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，他们那面子药是×巴皮子做的，不拘是谁吃下去，肚子里竟响，他们管那法子调侃叫“张手雷”。

第二天他提喽着啃包，摇着他那虎撑儿，又到这病人的门前。本家出来人，赶紧把他请到屋内，向他问道：“先生，不是吃了你的面子药，能把病打下来吗？怎么吃下这药去尽响，没把病打下来呢？”先生说：“哎呀，这病人的病太重了，凭我那药的力量，才将把病问动，实在够瞧的，还得来付双加料的吃吃。”病人就说：“我来付双加料的吃吧。”先生说：“这双加料的药，得两元多哪。”本家好说歹说给了两元钱，他给了一包丸药，说：“吃下这付药，准把病打下来。如若打不下病，我把钱还能退给你们。”拿着两元钱走了，“月丁拘迷把”（即是两无钱）到了手。他给下那包丸药，调侃儿叫“串子”，说是吃下去准能好了。原来他们江湖卖药的，有几样好药，能治一样病，吃下去准能治病。据我所知道的共有四样：一叫“顶汗”，二叫“抗汗”，三叫“戳汗”，四叫“串子”。如若病人咳嗽，吃下他那“顶汗”，就能顶住病，不咳嗽了，如若病人筋骨疼痛，吃下他们的“抗汗”，就能筋骨不疼了；如若病人心口疼，吃下他们的“戳汗”，立刻心口不疼了；如若存了食水，肚腹发疼，两脚发胀，吃下那“串子”去，就能把食水打下来，准能好得了病。据我同他们探讨，那四样药，是经过多少名人研究出来的，大方脉的医生是向来胆小，不敢用的。他们江湖人，做这磨件的生意，降得住人，挣得了钱，就是仗着那“顶、抗、戳、串”四样药品。最难学的是他们的针法，不论什么病，一扎立能见效。不过，近来这磨杵的生意，渐

渐的消灭了，再过些年，这磨杵的买卖，就无人做了。

挑土宝、海宝的生意

有一年我在营口去逛洼坑甸。那个地方，是最热闹的杂技场，各样的玩艺都有，和天津的三不管，安东的七道沟，北平的天桥一样。我走在一个场上，见有一人，三十多岁，穿章打扮，像个种庄稼的人，他在地上铺了一块白布，从腰里掏出几十张小四方的纸来，往地下一蹲，他嚷道：“快来看咱们的宝贝，快来看咱们的宝贝。”我随着一些个人们观瞧他有什么宝贝，就见他从腰取出一个绸子包儿，内里凸着，包的是个什么，虽然看不见，那个大小和“三炮儿”的烟筒儿差不了多少。他指那个包儿说：“这个宝贝，是我在海边上捡的，大有用处，我打开大众瞧瞧。”说着话他打开了，一看，是一块又圆又高的石头，那石头上面长着十几个小蛤蟆。大众瞧着这个东西，很奇怪，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，这时候就听他说：“我捡了这个东西，亦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，经过多少人瞧才知道这宗东西有什么用处。它专能治病，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，就是能治眼睛上的毛病。不论是气矇眼，火矇眼，暴发火眼，见风流泪，努肉盘睛，红丝血线，一上就好。我可不是卖药的，我亦不是行医的大夫，我把这宗东西送给众位一点，行个方便，结个人缘。”他说到这里抬起头来，瞧大众有害眼病的人没有。是时系在春天，害眼病的人很多，他指着一个人道：“这位的眼睛竟是红丝，我给上点试试，我可不要钱，我也不卖。”那人就蹲在了地上，他又从腰内掏出一个小玻璃瓶儿，瓶里有水，又掏一把小刀，一个骨头簪，他用小刀在那海宝贝上，现往下削未儿，骨头簪沾凉水，又沾那削下来的未儿，往这人的左边眼睛上点。这人工夫不大，就说：“劳你驾，再把这右眼上点儿吧。”他又给往右眼上抹了点儿，这人直嚷：“舒服多了。”有些人都瞧着便宜，工夫不大，蹲下好几个人，这眼睛上点，那个眼睛抹点，亦真奇怪，是上了他药的人都说：“这药很好。”看热闹的人，有一个人向他说：“先生，你这海里的宝贝，能治眼睛上气火矇吗？”他说：“能治，当时就好。”这人说：“我去把病人搀来，你给治治吧。”说完了话，这人就走了。去了不大工夫，就搀了一个病人来。和瞎子一样，教这人蹲下，求他给上点眼药试试。这人就把眼药给他点上，这人闭着眼睛不动了。那些个先上药的人们，全都把眼睛睁开，个个都觉很好受似的，全都瞧他给那人治气火矇。足有一顿饭的工夫，他说：“你们众位瞧吧，这人的眼睛好啦。”他又从腰中掏出一把小镊子，用手指头将那人的眼皮拨开，用骨簪儿往下拨，那人眼睛上的那层矇就渐渐的活动，等到用镊子往下一夹，就把它取出眼来，他举那块叫大众观瞧，足有人的手指甲盖儿大小，厚薄亦有手指甲那么薄厚。大众站着的人，蹲着的人，见他这药当时就能把眼睛治好，都夸好药。害眼疾的人说：“噯呀，我可看见什么了，这些年把我闷坏了，尽药钱我就花的没了数啦！任什么亦干不了，少挣多花一千块钱没有啦！”说到这里，向他问道：“先生，你给我治好一只眼啦，我给多少钱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要钱，我不是治病先生，白瞧白看。”那人说：“我才好了一只眼，这只眼还没好哪！我再教你自治，我良心有愧。干多块钱都没治好，你给治好喽，我亦不能教你自治，你卖给我点药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是卖药的，我东西不卖，谁要买亦成，一千块钱，谁要谁拿去。”这人说，“一千块大洋买不起，你匀给我点吧。”他摇头道：“不匀，不匀。”当时这些人都直央求他，好容易他才点头，匀给那人两块钱的。两元钱才买了一小包儿，他匀给这人了，可就不成了，这个说：“你匀给他啦，亦得匀

给我点。”于是这个三毛，那个五毛，这个一块，那个半块，不到一个钟头，就匀去五六元大洋的货去。他愈说下卖，愈有人买。他说：“以后不卖了，收拾收拾就走啦。”我亦买了他三毛钱的，回到家中，以为有亲友们害眼疾的，给谁上点，谁的眼睛就好，可是有个五六年的病人，眼睛起了矇了，上了点药就不管事，那矇亦下不来，却还很纳闷。他给人家治下矇来，我亲眼得见，怎么我买到家内就治不下矇来呀？要说上了当啦，害眼疾的人，真治好了好几个，这个事真是教人纳闷儿。

有一年，在大连的西岗子露天市场，又瞧见一个用海宝贝治眼的，亦是说“不是治病的医生，不是卖药的，谁要买得花钱匀他的。后来我有个久闯江湖的朋友，我和他打听这海宝贝的事，和他探讨。据他说，这种生意亦是“挑招汗的”买卖（江湖人管卖眼药的买卖，调侃儿叫“挑招汗的”），他那海里的宝贝是瞎话。那宗东西是自“攥弄”的（自己做的，调侃儿叫“自己摸弄的”）。做那个东西“笨头”得十几元钱哪（本钱儿叫“笨头”）。那东西的“底哨”（物质的原料，调侃儿叫“底哨”）是芦甘石、冰片两味药材做的。据《雷公炮制药性赋》与各种医书所言，芦甘石、冰片，乃治眼疾之圣药也。他们“海宝”上的药末子，当眼药上是很好的。只是做买卖，摆在地上要卖钱，实是不易。货到街头死，肉贱鼻子闻。不论是什么买卖，一落到土地上就算完了。可是江湖人们想出来这个方法，搁到地上就能卖钱。他给那害眼疾的人当时上好了药，就能把眼里的陵治下来，那亦是一种样色，和变戏法一样。他们用鸡眼先做成了那块假矇皮。到了卖药的时候，有他们两个“敲托的”（即是“贴靴的”），一个装害眼疾的闭着眼睛，一个搀着假害眼疾的人，到了他那摊上，假装不认识，教他给治眼病。他将那鸡眼做的假矇皮，藏在了手内，在给他“敲托的”上眼药的时候，暗中就放在眼内，不多时，再由眼内取出来，教别人瞧着他那药是真有效验。江湖人管他们使的这个方法，调侃儿叫做“呼的样色”，他们使这道样色，是卖钱的唯一不二之法。还有那假装在土里挖出来的宝贝是用冰片、芦甘石做的，就是没有那小蛤蟆。另做上几条龙儿，做上宝的生意，亦和做海宝儿一样，只在那宝贝的样式上不同罢了。现在做这土宝、海宝的生意，不能在各省市、各都城里售卖，都往乡村里赶集赶庙去了。这种生意，亦是日见稀少。将来再过些年，就怕无形消灭了。

柳海轰的生意

江湖人管唱大鼓的行儿，调侃儿叫“柳海轰的”。据他们说，大鼓的起源是很早的，大约有几千年了。在尧舜的时代，朝堂里设立谏鼓，虽是以下谏上，亦是一种教化的意义。敝人向他们鼓界的人探讨，他们为什么都供周庄王呢？是不是周书列书了？他们说：“周庄王曾在古时击鼓化民，他们唱大鼓亦是正风化俗，劝化人民的。本着周庄王击鼓化民的意思，就以周庄王当做祖师了。”北平的各杂耍馆子，各坤书馆儿，后台都有一张神桌儿，桌上设着个牌位，上边写着“周庄王之神位”。他们的大鼓，若按规矩，是应当有一百个铜钉。其中的意义是仿着文王百子图的。大鼓的鼓架子是六根竹子做的，据江湖人说，那鼓架子是穷家门的東西，他们是借着使用的，到了鼓界里把那架子的尺寸就失迷了，唱大鼓的人身量高些，那鼓架子亦高点；身量矮点，那鼓架子亦矮点。那板是分力木板儿，亦有一定的准尺寸，如今亦都不按着规矩做了，尺寸大小随个人的心意啦。

唱大鼓的支派，黄河往南，山东、河南等地是孙、方、蒋、张四大门。此外还有孙、赵门儿。黄河北是梅、清、胡、赵四大门。他们收徒弟的时候在某处，敝人曾见过一次“是由收徒弟之人，先下帖将本门中老中少三辈人全部请来，屋中亦设摆神桌，供上周庄王的牌位，将弦子鼓、醒木亦都摆在神桌之上，临往桌上放弦子之时，嘴里还得祝上一套词，赞曰：“丝与竹来乃八音，三皇治世他为尊。师旷留下十六个字，五音六律定君臣。位按那宫商角落，后有文武弦两根。祖师留下文武艺，弟子学艺入了门。老祖留下为有宝，虽然应手又趁心。四海朋友把弦供，如要有艺论古今。”供鼓的时候，供醒木的时候，亦有一套词儿。到了把字（即门生帖儿）写好喽，大众给祖师爷磕头完了，新入门的徒弟跪倒磕头，嘴里得说：“盘古壁地与开天，伏羲有八卦传。坎水离火神为地，震雷巽风良为山。兑泽中央戊己土，八卦西北乾为天。白黑碧绿黄赤紫，行藏至引圣神仙。宝顶呈祥结采，香烟燎绕半空悬。庄王祖师上边坐，弟子进香到面前。”徒弟入门得给师父效几年力，先学弹弦后学唱。鼓界的老人都是会弹会唱，到了如今可不好了，有会唱不会弹弦的，有会弹弦不会唱的。

“海轰”的板儿，向来是分为铁板、木板。腔调儿大不相同，有“鏗铎调儿”，有“靠山调儿”，有“梅花调儿”，有“西河调儿”，有“京调儿”，有“奉天调儿”，有“乐亭调儿”，有“怯调儿”。“鏗铎调儿”以山东人唱的最佳，唱那调儿的，吃的很宽。江南北几处倒都是以“鸳鸯挡子”为多（男妇两个人，唱对口儿大鼓，江湖人调侃儿叫“鸳鸯档子”）。“靠山调儿”是天津的天产，非天津人唱着不美，还是在天津唱着好听。“梅花调儿”，是费力气不讨好，以北平人唱之最为相宜。其余“奉天调儿”，“乐亭调儿”，亦是各兴地道。刘宝全、白云鹏唱的是“怯口大鼓”，美其名叫“京音大鼓”。架冬瓜、老倭瓜、大南瓜、大茄子等所唱的为滑稽大鼓。按早年海轰儿没有这宗玩艺，唱滑稽大鼓的人，以老倭瓜最早，社会的人士都以为是他兴的。这宗滑稽曲儿，据敝人所知，“柳”的最早就是老倭瓜，响了万就是老倭瓜，跑的“穴眼儿”最多也是老倭瓜，攥弄那种活儿可不是老倭瓜。老倭瓜姓崔，叫崔子明，京北三旗营的人，原是玉器行人。他自幼好习大鼓，亦先票后海者也。京北三旗营有张云舫者，系故都仓中人，当差有年，多才多艺，心灵性敏，攥弄滑稽曲词，编歌曲是个高手，唯有他不善于歌唱。老倭瓜羡慕张

云航之歌词，与他交友，竟得其妙。恰在清末民初，鼓界盛兴时期，老倭瓜近逢登台演唱，有张云舫之绝妙好词，他又能形容，发托卖像，使人望而解颐，能够“咧瓢”（“咧瓢”是笑），老倭瓜渐渐成名，大受社会人士欢迎。因为他是票友，没有门户，在前门外演唱，被本行人所“携”（被有门户人将他家伙拿走，调侃儿叫“被携”）。老倭瓜已然看出红来，焉能改行？由白云鹏介绍。给史振林叩瓢，乃脱离票友，实行下海。白云鹏亦史之弟子，二人既然系师兄弟，“排琴”的关系（师兄弟调侃叫“排琴”），受白提携，献艺平、津、沪、汉，“老倭瓜”三个字。无人不知了。大南瓜、大茄子、架冬瓜接踵而起，海轰这行里，又兴出相声化的大鼓子。滑稽大鼓的曲词，乃张云航所编，闯荡开了为老倭瓜，可惜张没获利，崔已家成业就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，信不诬也。如今张云舫所编之滑稽曲词“拴娃娃”、“劝五迷”、“蓝桥会”、“妓女过节”、“家败归天”、“蒋干盗书”、“丑女出阁”、“海三姐逛市场”、“阔四姐推牌九”、“劝国民”，那些段儿盛行了一阵。惜张最美之“胭脂判”、“战宛城”等

段，未能授人。现张已五十许人也，若无人学习，“胭脂判”、“战宛城”恐将失传了。

有王×延者，为人记忆最佳，脑力很好。无论何种曲词，不拘长短段儿，只要教他听见，便能一字不少，全然记住。张云航搜索枯肠，精心之著品，不肯轻授于人。若有王×延在座，张则避席，或不一语。有人问他为何如此，张则笑而不言，盖王×延“荣活”的本领（管偷学曲词调侃叫“荣活”）素有大名，不由张不生畏也。望柳海轰的人们，留心张之曲词。倘若无人学习，“胭脂判”、“战宛城”等段，必被张携之入地了。

海轰之十三道大辙

唱大鼓不论什么调儿，都离不开十三道大辙。十三道辙：一，中东辙；二，人辰辙；三，江阳辙；四，发花辙；五，梭波辙；六，灰堆辙；七，衣齐辙；八，怀来辙；九，由求辙；十，苗条辙；十一，言前辙；十二，姑苏辙；十三，迭雪辙。如“少爷的大运未通，犹如蛟龙因在浅水中”，即是“中东辙”。如“一日离家一日深，好似孤雁宿寒林”，即是“人辰辙”。如“小少爷休要慌忙，细听我说个端详”，即是“江阳辙”。如“听他说了这几句话，教我心中似刀扎”，即是“发花辙”。如“不由人珠泪双落，尊贤弟细听我说”，即是“梭波辙”。如“我本是书香门弟，出门来寻找妻”，即是“衣齐辙”。如“听他言来泪满腮，叫声我妻细听开怀”即“怀来辙”。如“教人听了伤心落泪，实是我痛伤悲”，即是“灰堆辙”。如“吹洋鼓来打洋号，教人听听这一套”，即是“苗条辙”。如“他二人好比龙虎斗，不知何时方罢休”，即是“由求辙”。如“要等我儿站门前，好不教人望穿”，即是“言前辙”。如“卖国求荣不顾主，背主求官把官图”，即是“姑苏辙”。如“来清去白慷慨节，说明就此拜君别”，即是“迭雪辙”。鼓界所难学的为“万子活”，整本大套的书，没个半年工夫说不了。“万子活”教法都是口传心授，即或有册子，笔录的亦都是“棵子”（江湖人管秘本的笔记书里的单构穿插，调侃叫“棵子”），外人瞧着亦是懂。唱段的鼓儿词，有一种河南齐家本儿，是老合全都能会，惜其词句不雅，仅能合辙，子弟曲儿，都是清时票家韩小窗，民初庄荫棠、全月如几个人擦弄的。这些年齐家的本儿，渐渐的消灭了。韩庄全的曲儿，颇受社会“询局”的欢迎，总算盛行一时了。

江湖自嘲之暗语

江湖人管调侃用的行话叫做“春点”，老江湖使用这春点，是为了做买卖挣钱，离开了做买卖之外，皆恶“团春”调侃。有些个新上跳板的江湖人，学了几句春点，到处就调侃儿，江湖的老前辈很为不满。一日，江湖的老前辈向新上跳板的说道：“当初有两个生意人，一个是算卦的，一个是卖药的，两个人走在外县域内，住了店啦。围完晚饭之后，算卦的到后院解手。他撒完了尿，忽然抬头一看，阴云四布，并无星斗，大概是天要下雨。他一进屋，向那卖药的伙计调侃儿说：‘碴了棚儿啦，要摆金吧。’他那个伙计，懂得‘春点’，听他说‘碴了棚儿啦’，就知道是阴了天了，‘要摆金吧’，他就知道是要下雨了。他们两个人调起侃来，恰巧被店里的伙计听见，那伙计不懂江湖的‘春点’，他听见这两个人所说的话，他不懂的，心中暗道：‘这两个客人，不是好东西，大概许是做贼的。’谁想事有凑巧，当日夜内，店里丢了一匹驴，掌柜先生、伙计们聚在了一处，讨论这驴教谁偷去了。伙计忽然想起那算卦卖药的两位客人，他说，‘这驴教六号的客人偷去啦。’掌柜的问道：‘你怎么知道呢？’伙计说：‘昨天夜内，我听见他们两个人说贼话来的，一定是他们偷去了。’掌柜的就把这算卦卖药的告下来了，说驴教他们两个人偷去了。这位县官是位老江湖出身。他改了行，走了一步好运，得了县官知事。这天他升了大堂，衙役三班，喊喝堂威。店里掌柜的，算卦的，卖药的，三个人跪在了堂上。县官问道：‘你们三个人，因为什么事打官司呀？’店里掌柜说：‘老爷，他们两个人住在我的店内，把我们柜上的驴给偷去啦，求老爷作主。’县官问道：‘你们两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’这个说：‘老爷，我是算卦的。’那个说：‘老爷，我是卖药的。’县官问道：‘你们两个人，为什么不务正，偷他的驴呢？’这两个人说：‘老爷，我们没偷他的东西，他们诬赖好人，求老爷作主。’县官向店里掌柜的问道：‘你怎么知道那驴是他们两个人偷了去呢？’店里掌柜的说：‘老爷，他们两个人昨天在我店里说贼诸来着，教我们伙计听见了，我们料着他们把驴偷去啦。’县官向他两个人问道：‘你们两个人怎么说贼话呀？’那个算卦说：‘老爷，我们没说贼话。我们是江湖人，因为昨天夜内阴了天啦，要下雨，我们两个说行话来着，我说‘碴了棚了’，是阴了天了。他说‘要摆金’，是要下雨。这是我们江湖人的‘春点’，不是贼话。”县官这才明白。他虽做了县官，因为他是老江湖，什么样的春点他都懂的。他亦是最恨新上跳板的人，是不是的就调侃，动不动就调侃儿。立刻命皂班，打算卦的七十板，打卖药六十板。打完了这两个人，县官就和他们二人调起侃来，用手指着他二人说道：‘我亦不管你是‘金’（指算卦的金点而言），我亦不管你是‘批’（指卖药的而言），绝不该当着‘空子’乱‘团春’（管不懂江湖事的人叫‘空子’）。一个打你‘申句’，一个打你‘行句’（‘申句’是六十板子，‘行句’是七十板子）。若不是‘冷子攥儿亮’（管他自己县官叫‘冷子’，‘攥儿亮’即是明白江湖事儿），把你‘月顶码儿’（‘还得鞭个申行长爱句’（‘月顶码子’是两个人，‘还得鞭个申行长爱句’是还应当打你个六七八十板子），‘梁上去找金福柳’，‘扯活了吧’，从此可别乱‘团春’（‘梁上去找金福柳’，是往大道上去找驴，‘扯活了吧’，是你们跑了吧，‘从此可别乱团春’，是教他们不可在各处乱调侃儿，防备有人拿你们当贼办了）。县官冲他们调的侃儿，店里的掌柜的不懂的，亦不知他们说的是什

么，然后就见知县冲他二人说：“你们两个人，赶紧往大道上追贼，把驴给人家找回来。”两个人叩头下堂去了。”

那位老江湖把这段故事，说给新上跳板的江湖人，这两个新上跳板的人受了他这番训教，可不敢没有事儿乱团春，胡调侃了。这是江湖人自嘲的小故事，写出来在《江湖丛谈》里，添上点材料，亦可以使诸君明白，这调侃儿虽会了不能乱说的。

老月的骗局内幕

“老月”是耍腥赌的，他们若要设赌吃人，一个人可耍不了腥儿，至少亦得两个人。老月们的组织亦是不同的，或三或五，或十数人是没有一定的，可是他们的局面大的能骗人几万几千的，局面小的仅能骗几百几十，“水了穴”的“老月”（“水了穴”，是混穷了），亦就骗人个几元几毛。他们同是吃“空子”，方法各有不同。最有能为的老月，吃完了秧子，能够教秧子醒不了腔，他还能和秧子在一处儿吃喝玩乐。有那没有本领的老月，设的局儿不完善，教秧子醒了腔儿，轻了是断了交情面子，谁不理准；重了不是“朝了翅子”（管打官司，调侃儿叫“朝翅子”）就是“拆鞠”（即是挨打）。有一种最高的老月，家里住的宅子，亦是几十间房子，电灯电话，热天电扇，冬天暖气管子，洋炉子，屋中的摆式，桌椅床帐，古玩瓷器，名人字画，教谁瞧着亦值个几万元。厨子、老妈、听差的、门房、打杂、开汽车、男女仆人，亦是十数个。本家的主人，男子都是衣服阔绰，人物漂亮，谈吐大雅。妇人都得长的姿容秀丽。年老的得像太夫人，中年的得大方不拘，年少的得像大家闺秀。这个样局式，若把秧子弄到他家，那秧子绝想不到这家是老月。他们还都善于交际，每日在公园、饭店、市场娱乐处所，出入挥霍，教人看不透他是干嘛的。他们往家里带人，调侃儿叫“往窑里跨点儿”。第一得把“出点头儿”“水火箕”来（即是瞧出“秧子”是穷“秧子”还是阔“秧子”），投其所好，施用手段。如若秧子好近女色，就把秧子弄到窑内，用女子骗他的金钱。如若秧子不近女色，就用男子使腥儿骗他的金钱。譬如遇见个少爷，他家里有几十万的财产，为人精明强干，对于社会里蒙人撮人的事儿，他懂得些个，若是约他耍钱他不干，用女人拢络他才上套儿。老月们就用贴身靠儿的手段，和他交朋友，在交际中一切吃喝花费不教他给，教他白吃白喝，施以小惠。他爱贪小便宜，就如同用金钩钓鲤鱼一样，和他联络些日子，使他不疑了，然后把他带到家中，教他看热闹瞧耍钱的人们，输赢钱三大，使他动心，以便上套。

曾记在民初五六年间，有北平某世家子名叫阿林太者，他家广有恒产，为人机警，颇喜交往官扬中人。一日在某戏院观剧，得识一陆某，二人交为至友。据陆某所言，为江南人，位于同乡某司令宅中。一日陆某同阿林太至某司令宅中，见客厅中有十数人，呼卢喝雉，大肆赌博。阿林太与陆某围观胜负，见一少年，人物俊雅，衣服阔绰，每赌必输，三小时之间，竟输去万元有余。阿林太触目惊心，见此巨赌，不敢问津。每三二日陆某便约其观赌，常见该少年输负巨款，少则数千，多则数万。阿林太问陆某：“少年为准？何有巨款？常输不惧？”陆某说：“此吾同乡唐绅之子，其家资产约有数千万。似此赌博，并不为多，每年挥霍数十万。与其赌博者，皆为老月。他不明腥赌之弊，故每赌必输。”阿林太问陆某：“你为何不吃他一水泥？”陆某皱眉道：“惜我无款。我与少年同乡，彼常命我引他赌钱。我若有本钱数万之款，早到囊中了。”阿林太道：“吾若筹出本钱，你能赢他吗？”陆某说：“那极容易。你明日若能携来巨款，我便能赢他。如若得款，你七我三，三七分之。”阿林太说：“万儿八千款我能筹出，但是你有何法，可以赢钱呢？”陆某说：“有个主意。明日赌时，你可用单凤火柴盒，当作宝盒。以四张牌九：地么、二板、长三、大四，分为么二三四。你做宝我叫唐少爷押。你如往火柴盒内，装张地么，可将火柴盒的风头冲我。我劝他押四。你如装

张二板，把凤尾冲我。我劝他押么。你如装张长三，可将火柴头反用，将单字冲我。我叫他押四。你如装张大四，可将凤字冲我。我叫他押么。如若那样，两日的工夫，就能赢几万。”阿林太喜悦非常。二人商议妥当，照计而行。次日他将万元巨钞，装入提包，带牌九四张，火柴盒一个，至某宅寻陆某。先将巨款教陆某瞧看，然后等那唐少爷。掌灯后唐少爷果至，由陆某介绍阿林太，然后布置赌案。阿林太就将地么装入火柴盒内，将凤头冲外，陆某劝唐少爷押四，唐押数百元。开盒视之，系地么一张，百元钞票，为阿所得。如是赌至十数次，千数元巨钞已为阿林太所得。他这次将长三装入盒内，放在案中，将单凤的“单”字冲外，陆某知系长三，劝唐少爷押四，唐少爷押了万元孤了。结果万元巨钞，不足付清负款，由陆某做保，改日付足，唐少爷携款而去。阿林太目瞪口呆，陆某向他瞞怨不已：“你别犯死心眼呀，连赢十数宝，还不变个法儿？”阿林太既不醒攢，死怨自己财运不佳。归家之后，不愿再付赌债，闭门不出，且嘱其家人，如有人找，说我已赴天津。阿林大输了万元之款，反倒不敢出门。老月的骗局可怕，老月的手段亦够辣的。后来阿林太久后不见有人索债，渐渐出游，偶至某宅，见门紧闭，粘有红纸帖，上写“空房一所，共三十一间，自来水、电灯，无不齐备，有愿租者，门内有人领看。”阿林太始觉受骗。后遇友人谈及此事，有人明白老月的事的，告诉他老月做点，使用的门子，有反有正，你抛了万元，就是教他们使了歹门了啦。江湖的老合尝言，他们不受骗的秘诀，是“不贪便宜”四个字。按阿林太受骗的事，亦是贪便宜才上了当，不贪便宜的下联是“不能受害”啊。

诸葛数灯下数带子金

在民国二十四年夏天，敝人有事出外至大连，寓于浪速町某客栈中。一日独自闲游，闻大连西岗子为露天市场，与津市之三不管、奉天之小西关、保定之马号还格外热闹。信步而行，不到一个钟头即至。锣鼓喧天，器器振耳，各种杂技、戏法、相声、鼓书、槓子、竹板书、评书、洋片，无不齐全，热闹可观。各处巡礼，赏心悦目，精神奋发，游兴颇浓。行至某油坊大墙角下，见有数十人围绕，面向里观瞧，亦不敲锣，又不击鼓，不知是何玩艺。好奇心驱使我挤进人群，见有一张桌子，上铺白色毯子一幅，毯子上有毛笔一支，砚墨一份，石板一块，粉笔一支，桌上有四个纸袋。袋长四寸，宽约二寸，有三个袋子上都写着“奇门遁甲”的字样，那一个袋上没有“奇门遁甲”的字儿，写“ 年 岁 省 县人 月 日 时生报花”，这是两行小字。在两行小字的右边，还有“父母 兄弟 妻妾 子女 ”格式表儿。我看这摊上设摆的东西，就知道是个算卦的摊。抬起头来一看，在桌后靠墙立着个人，生的又黑又高，一脸的麻子，约有四十多岁。他手里拿着个小竹筒儿，筒内有三根小棍儿，不住的用手摇晃那竹筒儿，嘴里还说：“咱们这卦，与众不同。按着人的生辰八字、五官相貌命相合参，能够知道人的年岁多大，家乡位处，父母妨不妨，兄弟几位，妻妾有无，子女多少，士农工商那界人，一辈子衣禄食禄，富贵贫贱，穷通寿夭，我这卦摊多了不算，每一天就算四卦，这叫‘奇门遁甲’。”说至此处，他用手一指桌上的四个纸袋，说：“我这卦是先算得了等人。应当有谁的卦，袋内有张纸，纸上写好啦。问卦之人姓什么，叫什么，那省那县人，父母妻妾兄弟子女，写好了应有应妨，一世终身，应做什么事，有多大的财源，那年好那年坏，得谁的好处，受谁的害处。那位要算咱们全都写的好了，一字不差，你再给钱；算差了一字，分文不取，毫厘不要。哪位愿意算算，那位言语。”说到此处，有一个人说：“先生我算算，算对了我给钱，算不对了分文不给。”敝人瞧这说话之人，长得就是个“朗不正”的样子（江湖人管社会里讨人嫌，又嘎又劣的人，调侃儿叫“朗不正”）。那个算卦的先生，看他那样子，就说：“我这卦，不能是人都算，有谁的卦，咱们才算呢，如若没有谁的卦，你给钱我亦不算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又说：“怎么知道有谁的卦，没谁的卦，用我手中这个竹筒可以问的出来，说筒里这三根小棍儿，我摇出一根来，才有卦呢，摇不出来可就没了卦。”说着，他就摇手中的小竹筒儿。那三根小棍，哗唧唧直响。摇晃了会儿，那三根棍儿，一个亦没摇出来。他向那朗不正的人说：“没有你的卦。”那个人没法，堵气子走啦。我一时好奇心胜，说：“先生，你算算有我的卦没有？”他把竹筒儿摇动起来，工夫不大，吧嗒一声，就摇出一根棍来，他说：“有你的卦。”我说：“有我的卦，你准算的对吧？”他说：“算不对分文不取，毫厘不要。”我就说：“你给算算吧。”他将桌上纸袋儿，拿起一个来，说：“这里头就有你的卦，你一辈子的事，全都写好啦，在袋里搁着呢。”我说：“取出来看看吧，看对了我给钱。”他说：“等等，先别动，咱们说好喽，你再取来观瞧。”我说：“还有什么商量的？”他说：“我那条写的对不对没法子证明，我这里有块石板，你用粉笔，将你的姓名年数，哪省哪县人，父母妨没妨，兄弟几位，妻妾有无，子女多少，全写在石板上，然后再将纸袋里的卦单取出来，你看这单上的字样，与石板上写的一样了。我再把你的终身事读念了，该多少钱

的卦礼，你给多少钱。”我说：“这个办法很好，心明眼亮，我不亏心，你不冤人。”他就把石板递给我。我接过石板来，用粉笔就写。写的是：“荣式毅，年二十四岁，北京人，父母双全，弟兄两位，妻有妾无，子三女一。”写完了将石板放在桌上。他用手指着石板上的字，念了一遍，教围着青热闹的听听。大家都听明白了。他伸手拿起笔来，从毡子底下取出一打纸条来，宽有二寸多，长有四寸多。他说：“我这里有谁的卦，得有号头儿。我记上号头儿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就拿着纸条儿，用黑笔写了号头，写的时候不叫大众看见，举着手写。他身后是墙，亦没人看见。他写完了，冲我说：“你把那纸袋给我吧。”我把纸袋交给他，他将纸袋儿，往号头的纸上一放，忽然说：“我写的号头还没教你瞧见哪。”说着就将纸袋纸条拿起来，又放下，我看那条上写的是“第一千五百十六号。”他说着就将纸袋打开，从里边将卦单取出来放在桌上。我看那卦单写着：“荣式毅，年二十四岁，北京人。父母双全，妻有妾无，兄弟两位，子三女一。为人性柔怀刚，心高志大，喜于交际，志在四方。六亲冷淡，祖业不靠，自创自立，衣食无缺。少运受父母栽培，早入孔孟之乡，学业有成。做事最早，劳碌早，出外早，乃三早之命。发达晚，立业晚，享福晚，三晚之分。早年做事多难成，难展才志，财运虽有，来多去广，有财无库。中运先难后易，渐渐发达，有贵人提拔财喜并进。受人器重，家道日隆，晚运有大名，有大利，人口昌盛，福寿绵永，晚年蔗境颇堪羨也。”敝人看完了他这卦单，与我个人的命中所经过的事，以及家境均皆相符，毫厘不差，心中很为佩服他的术学，有灵有验。那卦单末尾上写着“中等上级官界官，礼金四元八角。”我看完吓了一跳，囊中只有大洋一元，向他好言央求，总算通过实行。在他那瓢底下，给我记上袋了。我自从占了这卦以后，逢人便说此事，如遇大的神仙。不意在海参威那年，有朋友王君，我向他道及此事，王君说：“你遇见‘带子金’了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叫‘带子金’子？”他说：“给你算卦的那诸葛神术，调侃儿叫‘带子金’。”我说：“奇怪，那么灵的卦亦是生意吗？”王君说：“除测字、周易、奇门，那是一种数学的尖局的（江湖人管真正的好东西，调侃儿叫“尖局的”），余者有一多半是生意。”我说：“生意，怎么他能先知道我姓什么，家里都有几口人哪？他那卦单上是先写得了的。”王君说：“你还是没明白过来。那算卦的若要先知道你这些事，那不是活神仙吗？我告诉你吧，他那‘门子’（管闹鬼使障眼法叫‘门子’），你看他桌上放着四个纸袋吧，那四个袋是真的，在他那身上还藏着个假的，名叫‘彩袋’。那‘彩袋’上有个填写的格式，毛病都在那儿哪。‘彩袋’里装着那卦单，卦单上的字全都是先写得了的。唯有那姓名、年岁、籍贯、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儿女那是临时现写的。”我说：“就是他有个彩袋，彩袋里有先写成的卦单，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是临时写的，我没见他写字呀？”王君笑道：“他教你用粉笔写在石板上，把这些事都写好啦，他从身上取出一打纸条，他把那个彩袋就放在了纸条底下，他假说，写个号头儿，拿起那纸条的时候，不是往纸条上写号头，是往那彩袋里填写你的姓名、年岁、籍贯、父母双亲，要不然，他这行当怎么又叫‘袖儿吞巾’哪。‘戮朵’是他们的能为（写字调侃叫“戮朵”）工夫小，写的字又快又多。”我说：“那不对，我手里拿着那有卦单纸袋，他那彩袋，与我这手里纸袋，在什么时候换的过哪？”王君说：“那叫‘翻天印’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叫‘翻天印’呢？”王君说：“他把那彩袋藏在那纸条底下，和你要过手里攥着的纸袋，放在纸条上，那上边的袋没毛病，纸

条底下的彩袋有毛病。看号头儿，一翻个儿，就把彩袋翻上来，那个纸条翻在底下，和变戏法一样。江湖人管这个法子叫‘翻天印’。”我说：“虽然上了当，我亦佩服他们。”王君说：“你佩服他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他使‘门子’闹鬼，我不佩服，我佩服他就在假装写号头的工夫，就姓名、年岁、籍贯、父母六亲都写完了。”王君说：“人家吃香东西就凭写那笔字。”我说：“什么算六爻卦、奇门卦、测字相面的，到处都有，遍地皆是，怎么算诸葛神木，‘带子金’的，平常不能多见呢？”王君说：“那是‘调扰买卖’（江湖管是非行当调侃叫“调扰买卖”），江湖人真有本领的不干那行，是有学问的人，被生计所迫，摆卦摊吃饭，亦不愿学他那是非营生。是算卦相面的人，都恨那‘带子金。’”

江湖的海青腿儿

江湖的艺人，“金”、“皮”、“彩”、“挂”，各行各业，都是有师父有徒弟的。在早年要有外行人挑出个剃头的挑子，没有师父，不懂得扫苗擦尖的问答题，被同行的人盘起道来，问短了，能把剃头挑子给留下。修脚的若是没有门户，不论是摆摊子，串街巷，被同行的人遇见了，盘起道来，问短了，能把刀包子给留下。诸如此类，江湖人的门户，是很有秩序的。早年吃生意的老合，没有师父是吃不开的，有一种生意人，他做上买卖，亦会团黏子馈件头儿。若是盘道讲究江湖的规律，亦都懂得就是他没有门户，没拜过师父，江湖人管这种人，调侃儿说他没有老师，即是没有师父，叫他“海青腿儿”。据江湖中的老前辈说，越是海青腿儿的人，越有能为，人情世态，社会的阅历越深，此话诚然不假。就以说评书的这行儿说吧，北平这个地方，是他们发源之地，论道中的规律，较比外码头实在严的多。不论是谁，若想入这行儿，都得先找个人介绍，拜个说书的为师，先下帖请人，在饭庄内定下酒席磕头拜师父，递门生帖，得将同行有门户的先生们请了来，先磕头吃饭，大家亦受了他的头啦，亦吃了他的酒菜啦，同行的先进之人，才承认这行里有他这么个人。然后学好了能为，不论是上书馆献艺，或往市场搁明地，拉场子说书，才没人拦挡。

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有位松先生，长得人样很好，亦有嗓子，唇齿伶俐，学问很好。他就没认师父，没拜门户，到馆子说书，颇有叫座的魔力，一般听众无不赞成，他要是干长了这行，可坐头把交椅。不料同行的人说他没有门户，没有师父，警告开书馆的掌柜，如若用他，全体的人员都不进这书馆。“年薄”们就不敢得罪大众（管开书茶馆的人，调侃儿叫“年薄”），居然没人敢用。那位先生亦有志气，弃了这行不干了，另谋他业了。

在打破封建制度的时候，因为同行人中，不愿没门户的人，侧身挤人，还把他排挤出去。若在封建制度的时候，不用排挤，去个同行的人，能够一瞪眼就不叫他吃这碗饭。若以这些推论，评书界就应当没有海青腿儿吧。不料在光绪年间，还真有一位海青腿儿。这说书的海青腿名叫范友德，有人说叫范有德的，那可错了。据我知道，他是“朋友”的“友”字的，不是“有无”的“有”字。“说《西游记》的门户，是永、有、道、义四个字儿。恒永通说《西游》的，是永字辈的；庆有轩（即“老云里飞”）是有字辈的。如若范有德，是这个“有”字，他就不算“海青”了，那就算“老云里飞”的兄弟了。范友德是“朋友”的“友”，为什么评书界人能容范友德这个“海青”哪？说起来亦有一种原因：范友德会说《安良传》。评书界的人，曾携过他的家伙，叫他念了门，拜了老师，再干这个。范友德亦愿意拜个师父，只是评书界里没有人。在那时候找不出八十多岁的老说书的。若有收他做徒弟，晚辈人亦有五十多岁的，平空跑出个年岁相仿的师叔谁也不干。后来评书界的人们，因为他入门的事儿，不大好办。大家商议好了，不用叫他入门了，算是海青腿吧。故此评书界里，才有范友德这个“海青”。可是江湖的老合，许有海青腿，可不准海青腿收徒弟。他既没有师父，没有门户，传了徒弟算哪门的人哪？谁花钱请客拜师父，亦是为有门户好吃的开，出来做艺没有拦挡，谁给海青腿磕头啊？唯有范友德这个海青腿儿，他就收了徒弟，名叫陈纪义，并且评书界人还承人了。陈纪义算是评书界的人，范友德徒弟在海青腿里，亦是特殊的人物了。如今打破了封建的制度，江湖乱道，艺人

的规律，渐渐的都不重视了。没有规律，怎能有同行的义气？艺人亦应重视规律才好啊。我说的这话不知江湖的先生们以为然否？

各戏园子都有些个把守戏馆子门的人，江湖人管他们调侃叫“坎子”。吃这碗饭亦颇不易，必须个个长的身体雄壮，虎头虎脑的镇得住人才成哪。小戏园子三四人，大戏园子七八个人，人多了都有个头。到了开戏的时候，锣鼓一响，他们的头儿，带着伙计，往门内或坐或立。来了听戏的人，有官有私，他们招里会把簧儿，来的人应当买票不买票，一望而知。如若遇见冒充官人的，与假充字号的人，不买票他们就能拦住，说碴了，个个都会打架。如今社会的人士文明多了，听蹭戏的人，较比早年少多了，坎子门鞭托的事，见不着啦，戏园子的坎子也好干了。跑马戏的班子里男女角色无不齐备，可就是没有坎子。他们马戏班子，不论开到那个地方亦得先找本地的坎子，和他将手续商议好啦，然后才能租赁地皮，支搭棚床，竖立高杆。鸣锣响鼓的开棚，马戏棚的外掌柜的，往门里一坐。游逛的人来看马戏，是进门买票。如不买票，那坎子们得认识才成哪。如若把出簧来，不买票的人，是官界的人，或是本地的人物字号，或是本地的泥腿光棍，点头打点招呼就进去了。江湖的生意人，要看马戏，是不用花钱的。到了门上得向坎子们，调个侃儿，虽不认识，亦能不拦挡，放进去白瞧白看。据我调查得来的情形，有江湖人要看马戏，与坎子们不认识，走到门上，冲他们先说“辛苦”，就能进去白瞧。倘若遇见好说话的坎子成了。如若遇见难说话的坎子们，净说“辛苦”是不成的，孙须得按着规矩——江湖人普遍的礼节。如若拉洋片，敲打锣鼓，唱了一大套曲儿，围了许多的人。他往凳上让座，赶巧了都僵住了，没有一个人坐的时候，他必说：“人无头不走，鸟无翅不飞。千人走路，一人领头。哪位做个人中的首领，将中的魁元？”他嘴说着，手指着，让谁谁摇头，让不下瞧主，没法子啦，向附近的江湖人调侃儿说：“我的口儿说‘搬了’（管说完了挣不下钱来调侃儿叫‘搬了’），你来给敲一托吧。”那附近的江湖人，接着江湖的义气，就得假装看洋片的，到了洋片箱子的前边凳上一坐，给他“敲托”的（即是“贴靴”的意思）。社会里的事儿亦真奇怪，只要有一个人看，都坐下来看。如若没有给他敲这一托，真就没有人看。故此老合们，对于敲一托，是欢迎的。马戏棚买卖，虽用不着敲托的，老合们要向他们说：“辛苦了，‘敲一托’。”亦是欢迎的。各省市各镇埠码头的坎子，都是本地的人们，才干这行哪。如若马戏班子，不肯牺牲这种利益，本班自带坎子人，人生地生，本地人物字号、泥腿光棍、当地官人，全都不对盘儿，净打架争吵，就不用挣钱了。外来的人，任你有多大的本领，亦是干不了这行的。俗谈：“强龙不压地头蛇。”细考查起来，那句话诚然不假，并不是瞎说的。“远来的和尚会念经”，本乡本土的人，要想唬本地的乡亲，亦是不成啊。如若遇见了外乡人，长的再有个人样，穿的再阔绰，真能唬得住人。可是外来的坎子，要唬事是不成的。我说这话诸君不信，可往各马戏棚去看。坎子上的人，准是本地人。还有那戏头棚（江湖人管玩猴、大蟒、大象的走兽棚，调侃儿叫“戏头棚”）、腥棚（江湖人管弄那三条腿的大狼、六条腿的牛，调侃儿叫“腥棚”），到了各省市商埠码头，亦都得用当地的坎子，给他们把门。那种情形，与马戏棚相同，不用费言。只是那二八成均杆，仍是一样的（管二八下帐分钱，调侃儿叫“均杆”）。“靠河的吃水，靠山的打柴”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江湖事儿，亦是如此呀。

江湖之点挂子

在各市场庙会，有练把式卖艺的。江湖人调侃儿，叫他们为“挂子行”。有一种练武术的人，到了无事可做的时候，就要搁场子卖艺。虽是“人穷了当街卖艺，虎瘦了拦路伤人”，这种人要到了玩艺场，练把式的，脸上还带着一种羞惨的样子，练的时候，还是真卖力气。练的时候，真有人看。练完了要钱，看主都走啦。这叫“净练不说傻把式”，看起来平地抠饼，素手求财，是不容易呀。以上那种情形，阅者在这生计艰难的时候，是时常看见的。敝人曾经调查，凡人要是于这打把式卖艺的营生，按着江湖的规律，得拜个老师，受老师的“夹磨”（受训练，调侃儿叫“受夹磨”）。等到夹磨成了，才能馈的下杵来哪（即是能挣钱哪）。凡是夹磨的挂子，若是到了各省县市、商埠码头，一到市场上打地，得打的出地来。按各省市的杂技场，都有一种摆地之人。他们先将地皮租好，做些桌凳。若有江湖艺人，要摆地做生意，得先找摆地的，和他商议好喽，每天在他的场子做生意，要用多少桌凳。江湖人管找这种摆地之人，叫“打地”。将地打好，每日做生意所挣的钱，是和摆地之人“二八下帐”。譬如，挣一元钱，得给他摆地的二毛钱。这种摆地的人，吃这碗饭亦不容易。他得懂得江湖的规律。生意人谁有挣钱的能力，谁的能为软弱不能挣钱，素日得有个耳闻。要不明白这些事，有几个场子，都打给没能为的了。虽然二八下帐，亦下不了多少钱哪。吃江湖饭的老合，第一的能为，是先学打地。如若打着好地，圆年子亦容易，挣钱亦容易。若是打不着好地，挣钱亦难，圆年亦不容易。江湖人常说：“生意不得地，当时就受气。”无论多大的能为，如若不得地，亦是枉然。可是生意人，要到了打地的时候，眼睛得管事，瞧的出地势如何，才能成哪。吃“挂子行儿”，江湖管他叫“武生意”，得离得没有锣鼓的文生意远些，才能做买卖哪。傻练把式的，连这种情形都不懂得，哪能平地抠出饼来呀？挂子行的人，将地打好喽，到了游人最多的时候，师徒们扛着刀枪靶子，到了地内，将刀枪架子支好喽，不能净说不练。得先大嚷大闹的，招人来看，调侃儿叫“诈年子”。等到有人围着瞧啦，才能练点小套子活儿，把人吸住了。四面围的里三层外三层，才算年子圆好啦。圆好了年子，就得使拴马桩儿，用话将围着瞧的人们全都扣住了，没有走之人啦，才能练可看的把式呢！什么空手夺枪啊，单刀破花枪，拐子破棍。练完了要钱，才有人往场内扔钱哪！他们嘴里有把式，身上有把式，才能挣钱哪。身上有把式，是挣钱的真功夫；嘴里有把式，是能说会道，好圆年子，使拴马桩儿，往下“馈杵”。他们的嘴把式，调侃儿叫“钢口”。他的钢口差不多都是那套老词，作者录下套来，供观阅者参考，录之如下：“净说不练那叫嘴把式，净练不说那叫傻把式。若要是连说带练，练到了，说明了，好叫人爱看，我们可不敢说。练的好，是才学乍练。练的好，练不好，各位包涵着瞧。我们爷几个是才来此地，实在眼拙，不知道哪位是子弟师父。如若知道子弟老师们住在哪里，必然登门拜望。今天我们两人，要练一套单刀破花枪，各位看他那条枪怎么扎，我怎么冒险进招。常言说的好，大枪为百般兵刃之祖，花枪是百般军刃之鬼。大刀为帅，棍棒为王。救命的枪，又好赢人，又好防身；舍命的刀，练的时候，我得舍出命去，练的叫各位瞧着得拍巴掌叫好。叫好完了怎样，得跟各位要几个钱，住店要店钱，吃饭要饭钱，上有天棚下有板凳，官私两面的花销。我们练完了，各位大把的往场里掷钱，你明理我沾光，我们不恼别的（要使“拴马桩”了），

就恼一种人，他早也不走，晚也不走，到了我们练完了，一腔子力气卖在这里，他转身一定，饶不给我们钱，还将花钱的挤走啦。这种人好有一比。”说到这里，他那伙计必问：“比作什么？”他接着说：“就好比做我们弄熟了一锅饭，眼瞧着饭到口啦，他走如同往那锅里给我们扔一把沙土，简直的缺了德啦！我们也不说什么，挑刺碍好肉，说他们叫好人难受。我们可不是都要钱，也不恼人白瞧白看，家有万贯，有一时不便，赶巧碰着没带钱，你只管放心，脚底下留德，给我们多站一会儿，给我们站脚助威。我们要多看你一眼，如同看我们的家堂佛，瞧他祖宗哪！话我们是交待完了，再托付托付，我们练完了，大把住里扔钱的，我作个揖；我们练完了，没带着钱，给我们站脚助威的先生们，我给作个揖；那早不走，晚不走，我们要钱他才走，脚底下不留德的人”，说到这里，怔一怔，用眼睛往四处看一过儿，说：“我亦给他作个揖，我亦不说什么，教他养儿养女往上长。”话是说完了，拿起来就练，两个人练的工夫娴熟，这套工夫，能够人人叫好。练完了按着规矩，将刀枪往场内一横，说：“我们要钱了。”这时候便有些看热闹的人，纷纷往场内扔钱，他们挣钱多寡，那可就看他们“杵门子”如何了（他们江湖人，管练玩艺的人练完了要钱，调侃儿叫“杵门子”）。这挣钱的艺人，可说他杵门子硬；不能挣钱的，说他杵门子软。杵门子硬，胜似好工夫；工夫虽好，杵门子软，亦是白卖力气。他们管头一回有些看热闹的人给钱，调侃儿叫“头道杵”，要完了头道杵，又叫小孩拿着小筐箩或是拿着小茶碗围着场子向观众要钱，调侃儿叫“托边杵”。阅者常见他们把式场内有个小孩子，卖艺的人，用一根木棍儿，往小孩的脖子后边一横，把小孩的胳膊腿儿往棍上一别，别好了之后，卖艺的人用脚踏着小孩，那种状态，使人看了怪可怜的。卖艺的踏着小孩，乘着人可怜小孩的时候要钱。这回的要钱，调侃儿叫“绝户杵”。要完了这回钱，看的人全都走啦，再要钱也没有人啦。他们卖艺的人要钱的时候，嘴里直说：“我们要钱啦，还有哪位？”江湖人管他们不住的要钱，调侃儿叫“逼杵”。最有能为的人，逼杵的时候，能够说几句话，就有人往下扔钱，调侃儿叫“使钢口”。钢口亦有软硬之分，与杵门子软硬相同也。卖艺的使小孩子，做出一种可怜样子，是要钱的门子，不知者都替小孩难过。其实那小孩子并不难过，那孩子故意做出可怜样子，教人看着可怜，好往他们场内扔钱。那个小孩在家中时，受了“夹磨”的（受过训练的意思），卖艺也有练过“尖桂子”的（管真把式叫“尖挂子”），不过是少有，还是“腥挂子”（假把式叫“腥挂子”）居多。有些个成了名的江湖艺人被我调查得来。凡是成了名的卖艺之人，论把式全是“尖”“腥”两样都会，所以老江湖人常说：“‘腥’加‘尖’，赛神仙。”那话是不假的。不仅于卖艺的是“腥”加“尖”，许多的生意行当都是有真有假。社会里的事儿，也未尝不是真真假假呀！

江湖彩门之腥棚

江湖人的侃儿，不拘对什么事儿，凡是真的，调侃儿叫“尖的”，凡是假的，调侃就叫“腥的”。在各省县市，各商埠码头，前几年，兴过一种玩艺，有人头讲话，六条腿的牛，三条腿的大姑娘，人头蜘蛛。江湖上管以上这些玩艺，调侃儿都叫“腥棚”，足见他们的玩艺全是假的。在前几年来，这几样玩艺还盛行一时。这种玩艺，也都赚钱，原是这样，向来社会风俗，专好谈奇说怪。阅者如不信，你买包茶叶，到茶馆沏壶茶喝，管保你喝不完茶，就能听见些个奇奇怪怪的事儿，何况三条腿的大姑娘，六条腿的牛，花两个铜子就能看一看，谁不饱饱眼福呀？我看过多少“腥棚”的玩艺，也看出他们的毛病。有一年，我云游到沙河子，那个地方名又叫安东县，是我国木行的大聚处。每年到了夏天，各省木行的人都携带资本，到那里买货。安东县最热闹的地方，是三不管儿。那三不管的地方，较比天津三不管，有过无不及。在那三不管儿，就有个腥棚，亦有三条腿的大姑娘，我看了几次。事有凑巧，有天他们那腥棚的坎子们，因为向人要“迎门杵”（即是门票钱），和人打起架来，经我给他们说合了。那个腥棚的老板，和我交了朋友。我向他说：“你教我把合把合门子成不成啊？”（即是看看他们的毛病在哪儿）他和我很要好的，不好意思说不成。他说：“等到推了棚的时候，叫你把合把合得啦。”我听了非常高兴，连地方亦不动，竟等天黑了，瞧个明白。到了天晚啦，游人俱都散去，他叫我进去看看。到了里面一看，那三条腿的姑娘，将站起来，她站起来亦是两条腿。那地上还掉着一腿。我看见那条腿还直颤，真是叫人纳闷。忽见那地上的板儿一起，从地的坑内窜出来一个人。我看到此时，方才明白：这个三条腿的大姑娘，是两个人凑的。在她坐着的底下，挖了个坑，内里藏着一人，藏起一条腿，由坑内伸出一条腿，凑成了三条腿。我将他们的腥门子看破了，才知道江湖的腥棚，是一腥到底的玩艺（江湖玩艺，有许多的真的，调侃儿叫“半腥半尖”。惟有净假的没有一点真的，调侃叫“腥到底”）。江湖人管那种玩艺，叫做“腥棚”，是名副其实了。

骗术门之骗法

在清末时代，人人都是蓄发留辫，“扫苗”的行当（剃头的行当），还不似如今呢。有些个剃头匠，每日挑着剃头的担儿，手持唤头，去串胡同。有人剃头打辫，都将他们唤至屋内做活。到了春天暖化了，有些人在街巷内墙根底下剃头打辫。有个剃头的师傅，挑着担子，走在个三岔路口。有个人将他叫住，说：“你给我刮刮脸哪。”剃头匠将挑儿放下。这人坐在挑上。剃头匠用手巾将他的脖项一围，又将前边的热水，倒在了铜锅之内。这个人站起来，到前边哈着腰，叫剃头匠给他洗脸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剃头匠忽见由拐角走过一人，冲他摆手儿，伸手端起那座儿（即剃头挑的后头）往拐角一退。剃头匠还以为拿凳的人和刮脸的人是朋友，他们闹着玩哪。他将凳儿拿走，刮脸的人，往后一坐来个屁股堆。这时候他亦不好说破，将脸洗完了，刮脸的人往后一坐，扑通一声，摔在地上。这人可就急了，爬起来冲剃头匠一瞪眼道：“你怎么摔我？”剃头匠说，“我没摔你。方才有个人将凳儿给拿了走啦。这人说：“没人和我玩笑。你快追吧，他许是将凳子拿跑啦！”剃头匠似有觉悟，往拐角那边一看，拿凳子的人连影儿都没有。他才着急，料着那人走不了多远，撒腿就追。追出多远，亦没追着。急的他无法，往回走吧。及至到了拐角儿，再看那刮脸的人呢，亦没有啦，连前边带铜锅的挑儿亦没有啦。他到了这时候，方才明白，那两个人是骗子手，两个人各骗一头儿。一份剃头挑子，算是被人骗了走啦。在这个年头，骗子手们，要骗剃头挑子，就用那个方法。直到被骗的人上了当的多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才轰嚷动了。骗子手们再想用这个法子，吃扫苗儿的，可就不成了。

在清室鼎盛时代，骡马市大街，尽是骡马店。由口外贩来骡马的客，贩来了骡马，都在店内寄卖。他们开的店，与牵手们搭着，卖出骡马去，明着有成儿，暗中有扣头。有一天，鞍鞴铺的伙计，见有一个人穿章阔绰，来买鞍鞴。他挑选了一付很好的鞍鞴，言定了价钱，是十五两银子。他叫伙计扛着鞍鞴，跟着他往马上试试，试好了就留下使用，叫伙计将银子拿回。伙计扛着鞍鞴，往西而来，到了一家骡马店，这人叫店伙牵出一匹马来，向鞍鞴铺的伙计说：“你将鞍鞴备上试试。”伙计将鞍鞴往马上备好。这人向他说道：“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试试就回来。”鞍鞴铺的伙计觉得这匹马就能值个几百银子。骡马店都叫他骑了来，一定是熟客人，没有错的。他就点头道：“好吧。”那骡马店的人，还以为给他扛着鞍鞴的人，是那骑马的家人哪。他虽然将马骑走，有他的仆人在这里等着，一定没有错儿。他们彼此误会之际，那骗子手骑了马飞也似的去了。鞍鞴铺的伙计等着工夫大了，不见骑马的人回来，他等急了，向骡马店问道：“这位骑马的怎么还不回来？”骡马店的人说：“那不是你的主人吗？”鞍鞴铺的伙计说：“不是，那是买鞍鞴的客人，他还没给我们鞍鞴钱呢！”骡马店的人才知已然受骗了。受骗之后，两下里还遭了场官司，方才完事。骗子的流星赶月的方法，也真巧妙。在清末时代，有骗子赵老三者，一日往大栅栏某园观剧。他穿的衣服阔绰，被“老荣”（即小绺）看见，以为他是阔少，同他进了戏园子，坐在一条凳上，并肩听戏。是时台上正演张黑之大卖艺。台帘一起，张黑从台帘后跑出来，离着台柱近了，将身一转，肩背在柱上，两足悬起，这手工夫叫“粘糖人”。赵老三看着入神之际，老荣乘他不防，将他的二两一张银票“荣”了去啦（即是偷了去啦）。到了查票的时候，赵老三伸手掏他的银票，可就怔了。一张

银票，不翼而飞，他料着必是教老荣偷了去啦，赌气子戏不听了，回到家中，将这事说给他哥哥赵老二。那赵老二是有名的骗子，听他兄弟被小绺偷了，不肯甘心。他要想去骗小绺，以偿损失。他将身收拾好喽，手持银包，走到珠宝市一带，往各银号兑换金条。有某小绺，在银号外窥其金条，有意偷他。赵老二由银号出来，拿着金条，往大栅栏听戏，小绺亦随他入戏园，在池内并肩而坐，要想偷他的金条。赵老二见那小绺亦很漂亮，人物俊俏。头带海龙皮帽，披着狐皮斗篷，看那斗篷亦值数十两银子。赵老二故意将金条放于桌上，假装看戏看得入神。那小绺乘其入神，将金条窃到手中。赵老二暗将小绺的斗篷角儿坐在屁股底下，小绺起身要走，见他的斗篷被人坐在屁股底下，他合计着所偷的金子，能值很多，一个斗篷，算了什么。他要给丢主一个迷糊招儿，爽兴将斗篷一甩，交给赵老二说：“我去小便，劳驾你给看会。”赵老二微一点头，小绺便匆匆走去。他拿金条出了戏园子，要想合计金条的数目，到了一个银号，要兑换金条。银号的伙计看了看他的东西，说：“你这金子是假的。”小绺方才觉悟，自知被骗，叫人家使了抽梁换柱，将斗篷骗去。找到戏园之内，那个赵老二早拿着皮斗篷走啦，小绺无法，自认倒霉而已。这是“狼吃狼，冷不防。”骗子的手段，亦是可怕呀。

评书界“请支”之源流

喝茶愈喝口味愈高，卖茶叶的钱数，亦渐渐增加。听戏愈听戏瘾越大，愈听好戏，卖价愈贵。惟有听评书，是不论好歹，都一样花钱，无分贵贱。说评书的艺人，挣钱多寡，是由上座多少而论。好说书的艺人，多叫“书座”，收入便多。艺业平庸的，没有叫座的魔力，每逢开书的时候，座客稀少，收入亦多不了啊。故开书茶馆的主人，都争着请有叫座能力的演员。凡是能叫座的说书的艺人，都争着约请，有一人为数家所约的。据我调查得来，每一个评书演员，在一个书馆只说两个月，名为“一转”。有一种书馆，只能白天撂书，按着两个月一转算计，应请六个演员，演说六转儿，才能够一年的全年转儿。开书馆的主人，按着规矩，每年应当请六位演员。在未曾请人之先，得找“请事家”（即代邀名角），由请事家替书馆人下帖，请六个评书演员，在饭庄定酒席一桌，定日聚餐，名为“请支”。请的演员，角色优劣，须视请事家的邀角能力如何。如果六个演员俱有叫座魔力，开书馆的主人，都有一个请事家，为他奔走，四出约角。有些个地势好的书馆，请事家都巴结书馆的主人，为其邀角。有些个书馆地势不好，评书演员都不愿进他的书馆，书馆主人便巴结请事家为其邀角。评书界的请事家，与开书馆的主人亦是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。据评书界中的老人所言，在早年北平这个地方，演评书的演员，都是上“明地”（即是街头、庙会拉场子露天讲演），并没有开书馆。至清末同治年间，书茶馆儿才发芽儿，开书馆的主人请支系光绪年间所兴的。首倡此举的，是宣外大街路西“胜友轩”（今该馆已更他名，另换主人，亦不撂书了）。主人刘某，是开书馆请支的第一人，据评书界人所谈，他请的演员，是潘诚立《精忠》、陈士和《聊斋》、袁节亭《施公案》、王节魁《包公案》、金节华《小五义》、群福庆《于公案》、阎伯涛《清烈传》。在那时候，这些演员还是二等角儿。头路角儿：双厚坪、田岚云、王致廉、胡连城等。这头路角儿，皆在如云轩演讲。如云轩在菜市口北路西，胜友轩在宣外大街路西。两个书馆相隔不到百步。南头书馆，以头路角儿号召书座，北边书馆以二路角色后起之秀与如云打擂台。在那时，胜友、如云，每日均上满座，盛极一时。自从胜友轩的主人刘某提倡请支之后，各书馆主人亦都纷纷请支。北平的书馆请支，在春秋雨季为多。大教的饭庄天寿堂、同兴堂，清真教的饭庄饭馆元兴堂、两益轩，每年都做些请支的酒席。自从近二三年来，社会的经济状况不好，书馆主人，请支的事儿亦是寥寥了。

江湖艺人万人迷

戏台上的丑角，是将听戏的逗乐了，他自己不乐为是。电影上的陆克、贾波林的笑片教人看着能笑个前仰后合的。那陆克、贾波林，总是板着面孔，毫无笑容，那才是他的艺术高超哪！说相声的艺人，按着规矩亦是应当将听主逗乐了，他们不能笑的。如若听主也笑，他们也笑，那就算坏规矩，说行话叫做“笑场”。说相声为艺人不笑场的，就是万人迷。他姓李，名叫德扬，按着说相声的支派，是德子辈的。焦德海、刘德治，就是他同辈的师兄弟。他父亲叫“老万人迷”。提起“万人迷”三个字来，平津一带几乎妇孺皆知。其魔力之大，更可想见。相声有“双春”，是两个人说的。一个正角逗眼，一个配角捧活，使出活来容易将人逗笑了。“单春”难说，一个人相声，要把人逗乐了，实在是不容易了。说单春成名的，已故的是万人迷，现在的是张寿臣。万系北平的人，自幼就学相声，他总算是门里出身。凡是好听相声的人，都知道他口才最好，能言善辩，江湖人都说“夯头正”（嗓子好），“喷口好”（字音真），使上活儿，发托卖像，最能拢神。他是个单双口的相声里手，明春、暗春都成的。不唯会的段子多，并且他能“攥弄活儿”（管自己会编相声，调侃儿叫“攥弄活儿”），能够俗套子不说，临时现来，当场抓眼。单春的活儿，是荤的多，素的最少，万能以素包袱“叫响儿”（管将人逗笑了，调侃叫“包袱”，有荤素之别）。盖素包袱的段子，都不大火炽。说相声的艺人，都愿意说荤的，谁也不愿意说素的。他们说相声的艺人，如若说了一段，没将听主逗乐，说行话叫使“闷子活”啦。同行知道了皆耻之，故此素包袱是不轻动的。万专以素包袱叫座，妇女可听，雅俗共赏。在他未成大名之先，与张麻子在平津等地也上场子，搁明地。自入民国以来，他响了万啦（成了大名）才进馆。那些年是使双春，他逗眼，张麻子捧活，人都以为张不如他，其实张麻子捧活最严，素为同业人钦佩，实在不弱于万也。在张麻子故去之后，马德禄给他捧过活儿，周蛤蟆给他捧过活儿，皆不如张麻子捧的好，故万时常的表演单春。在他“火穴大转”的时候（即是大红大紫的时候），他只要一人上台，往椅子上一坐，板起面孔，冲大家怔着，全场的听主，就能够都笑了。这点特殊的技能，是别人难会的。他自早年就“啃海草儿”（管抽大烟调侃儿叫“啃海草儿”），染成不良的嗜好，时常的“朝翅子”（打官司调侃叫“朝翅子”）。皆赖有口材，能将“翅子逗的咧了瓢儿”（能把官长逗笑了），释放出来。万又嗜赌如命，在民国八九年间，天津某馆主人，交给他千元大洋，往北平邀角。时至除夕，腊月三十的白天，千元尽皆输去。当万见有人顶牛儿，每次以二毛钱为数，他又顶了一宵牛儿。天津的开馆子的，都说他“好奎把”（管赌钱调侃叫“奎把”），此话诚然不虚。在某将军得意之时，每至津门，必召万做长夜之谈，颇为喜爱。一日，某将军在某小班推牌九，连连败北。忽见万人，命他看牌。两张牛牌到了，万视之：一张大天，一张大四。逢此天杠，吃了个通儿，百元的筹码，十数根，尽赐与万人迷。万在“库果窟”认识某“库果”（管娼窟调侃叫“库果窟”，管妓女叫“库果”）。得此巨资，接某妓从良，深感某将军之德，至死不忘。未过二年，某巨头做寿，邀其出关。不料滑稽大王竟癩死在途中。当局恐有别情，已然验尸。万之生前，快乐有余，何其死后之不幸若此，良可叹也！万人迷“土点”之后（管死了，调侃叫“土点”），继其头把交椅，为焦德海之大弟子张寿臣，至今在津献艺，颇受该地人士欢迎。

盖张亦给万捧过活儿，颇得其妙，故能承其衣钵，而响大名。江湖人尝云：“艺不错转。”张寿臣亦有警人的能为呀！

江湖骗术之闯哨法

余友马君，乃津埠巨商子也。一日行至租界下关码头小巷中，见有一十一二岁幼童，手持信封一个，长约七寸，宽有四寸。这幼童拿着那信，似有惊奇的样子。马君走到他面前，他向马君道：“你看我拿的是什么东西？”马君接过他的信封，见上边写的字，是极好的行书，写的是“寄至天津河东小集街德成银号张经理查收。”左边粘有邮票两角八分，盖有邮局之戳记。马君拆开了，取出信笺观瞧。只见笺上的言语，系上海李君，接到张经理之信，欲求他在沪购最上等人参。今已由沪永康参君购妥人参四枚，随邮寄到，共计大洋二十四元整，信笺的背面粘有名片一张，上边印的是：上海英界万隆洋行副经理李德明，广东南海人。又有发票一张，上为人参四枚，分量计重××，计洋二十四元整。上边有永康参局的图章××年×月×日，粘有印花票。信封内有红棉纸一张，内包人参四枚。余友马君，家道殷实，尝购此物，亦能识此物，向幼童问道：“此信可是你在这里捡的？”幼童说：“是我在这里捡的。”马君欲得此物，向幼童说：“此信是吾友人张某之信，你拿了去亦无用，我给你两毛洋，快快去吧！”幼童说：“我不干，我还拿回去教我爹看看去哪！”马君说：“教你爹看亦没用，我给四毛钱快去吧！”幼童说：“四毛钱不成，非八元不可。”马君心爱此物，争持好久，直增到了四元，才说好啦。马君付幼童大洋四元，幼童走去。马君持物归柜，得此便宜，焉有不向人夸示之理？有司帐人王先生听他所说，取过信封内人参，熟视良久，笑向马君道：“你上了当啦，教人骗了。”马君似有觉悟，拿着人参，跑至药店里，向店伙计说：“劳驾，给我看看此货成色如何？”店伙看了笑道：“这是什么呀？”马君说：“人参哪！”店伙笑道：“那不是人参，这是香菜根。”马君始知受骗，连呼“倒霉”不止。后马君向敝人言说此事，我向他说：“这是江湖骗术的行当。‘唛科子’（管小孩调侃叫‘唛科子’）出来，做这骗人事，能教人不疑，故此他们都夹磨‘唛科子’，出来骗人。”马君问道：“这行儿叫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江湖人管这行调侃叫‘闯哨的’。”马君说：“我这么机灵的人，亦会上当。”我说：“世上事，不贪便宜，没有当上。”

丢包碰瓷

余友李君，年二十余岁，在商界服务，为人诚实。一日在柜上请假，归家有事。行至三岔路口，见一身穿制服之军人，手执药瓶两个，行走甚急，竟与李君相撞，碰在一处。“拍喳”声响，两个药瓶，摔得粉碎。该军人抓住李君说：“你将药瓶碰碎，好好赔我，这是我们团长的。”当时李君说：“我没碰你，你碰我呀，我焉能赔你？”该军人说：“你不赔我不成，须跟我去见张团长。”李君听说去见他们团长，似有所惧，有意赔偿，问道：“你这东西是多少钱买的？”该军人取出药房发票一张，上写××药水，洋八元四毛，并有××药房图章贴印花。李君无法，说：“你跟我回家取钱成否？”该军人点头应允。李君同他到家取钱。是日敝人恰巧正在他家，军人在门前候等。李君到家言说此事，向其父索大洋八元四毛，欲赔偿该军人。我说：“这是碰瓷的。他不是真正军人。你可以向他……说，分文不赔，便可无事。”李君点头而出。该军人问道：“你有钱吗？”李君说：“我家无钱。你跟我往吾叔父处去取。”该军人又同李君而行，在途中向李君道：“你叔父在哪里做事呢？”李君说：“在探访局当队长。他那里有钱。”该军人行未数步，就溜之乎也。后李君问我：“该军人为何自己溜了呢？”我说，他是理腥的“海冷”（假军人，调侃儿叫“理腥海冷”），干“丢包”“碰瓷”的，干的是犯法营业。我教你所说的话，是给他“扣瓜”（威吓他，调侃儿叫“扣瓜”）。他溜之乎也，逃之夭夭，是顶了瓜了（害怕，调侃儿叫“顶瓜”）。骗匪“扣瓜”，亦是“簧点不清”（见事则迷，调侃儿叫“簧点不清”）。丢包的、碰瓷的，在如今还是常有，社会的人士勿受其骗。如遇时，以吾上谈之法治之，定能无事的。

江湖之“撇年子”把戏

修脚的人，是一种手艺行当，亦属江湖也。生意人调侃。管他们这种行当，叫“撇年子”。这修脚的艺人，出来挣钱分为三路：最没能力的，专奔澡堂子。他们这行人到澡堂内，只能按着规矩，给人修脚，以手艺优劣定高低，不能敲诈客人，说行话叫“做平活”。昔日在澡堂子内做活，每逢给人修脚一次，柜上将全部修脚费收去，只给他制钱一文，名为“工钱”。他每日两餐是吃柜上的，其最大之收入，每日分一大份零钱也。至今改为修脚一次，工钱一大枚，亦币制改革而增加；“撇年子”的艺人，稍有能力的，不往澡堂子耍手艺，专去“磨杵”（管串街巷儿揽生意，调侃儿叫“磨杵”）。腰掖刀包子，手持竹板，行于街市，不住敲打竹板，“梆……”之声不止。有商家住户，如若修脚，可以将其唤入。其修脚之工资不多，仅二三十枚。如果他看客人是“点”（即是能受敲诈的），彼必敲诈，说行话叫作“挖点”。不是说“有脚癩”，便说“有脚鸡眼”。彼素知足部之筋骨穴道，何处一按即痛。如欲挖时，便按痛处。如客人呼痛，他就说：“有足疾，须除治。否则定成大患，恐难行步。”客人若愿除治，他就看风行船，瞧事行事。应挖多少钱，斟酌情形，是用步步紧的法子挖杵儿。最奇怪是好好儿的脚，他亦能修下许多鸡眼，说行话叫作“出托”。其出托之法，是由脚皮粗厚之处，用手术能由该处修成鸡眼。江湖人管他们这种手术，调侃叫“出样色”。其出样色之奥妙，真有令人不可思议也。撇年子这行人，最有能力的，是“顶神凑子”（到名山之香火会也），或“顶凑子”（即是赶集场），或“搁明地”（即是在各市场摆设浮摊）。如若没主道上门，他有个“点张子”（即一布折，长七八寸，宽五六寸。上边层层画有患各种脚疾的图样。江湖人管这宗东西，调侃儿叫“点张子”）。他将点张子打开，乘游人最多的时候，用棍指着各种脚病的图样，向人演讲各种脚疾的病源。什么猴子、瘤子、脚鸡眼、脚垫、脚痔、脚漏、脚气，说得原原本本，亦能招一群人围着，听其演讲。将年子圆上，往下“叫点”（即是硬往下拉拢买卖）。其第一次，按着耍手艺的挣钱，行话叫“头道杵”；第二次挣钱，行话叫“二道杵”；其余为“三道杵”、“四道杵”。最末次所挣之钱，行话叫作“绝户杵”。其所售能治各种足病的药品，说行话叫“枪里加鞭，代挑汉儿”。撇年子的艺人，“靠地”的，绝不“挖点”。在各市场，各街巷，成年的不定，天天必摆的修脚摊子，江湖人管这种做法叫“靠地”。既靠长地，就以挣熟主顾的银钱为是。如若施其敲诈手段，焉能有长久照顾的主儿哪？今天他在东明天在西，或往河路码头，或往集场庙会。江湖人说，他是做“走马穴”的买卖。凡是做走马穴的撇年子，遇见点儿，不挖白不挖。和耍光棍的，遇见了秧子，不吃白不吃一样。撇年子的人，专挣劳动人的银钱。盖劳动的人，终日奔走，以两条腿奔驰生活，最怕双足有病，不能动转。如若要有足疾时，不惜金钱，治好了两只脚，好像神行太保似的，奔走求生也。至于“火码子”（管有钱的人，调侃儿叫“火码子”）每逢行动，不是汽车、马车，便是包车，两只“曲勒”（管脚，调侃儿叫“曲勒”）有代步之物，不生足疾，焉能用得着“撇年子”呀？故此我说：“‘撇年子’，是挣水码子‘杵头’的行当。”（即是挣劳动界的金钱）如今有些个女子修脚的艺人，专能在脚指甲上，修各种花卉、羽毛、山水、人物。阔公子、小姐们，修饰足的美，每次约二三十元。社会里的事，还是挣“火码子”的金钱，容易得很哪，唉！

挑汉册子的生意

在民国二三年间，敝人曾在天津东马路偶步闲游，见有一人，长得很清秀，约有三十多岁。他不支棚设帐，亦不摆设浮摊，用块大白布，在地上写字，写的是“万事不求人”。我看着很是奇怪，不知他是干什么的，站在他那里，要看个水落石出。只见有十几个人，围着观瞧。这个人写完了那几个字，他直起腰来，向观众说道：“我写的这‘万事不求人’，可不是书铺里卖的那本《万事不求人》。我觉着天下的事，天下人办，各人有各人的长处，各人有各人的短处。一个人的知识原有限，天下事理本无穷，任你有多大的知识，一个人亦不能事事都知道，事事都懂得。当初行医的大夫，最有名望的，有个叶天士。他有起死回生之能，上至朝中文武，下至庶民，都知道他叶天士的。有年夏天，六月中旬，天气暑热。叶天士正在屋中坐着，忽听院内有小孩啼哭之声。他到了院中一看，见是他家小孩哭喊不止。他向小孩问是为什么哭啊？有个小孩说，是狗蝇钻在他鼻孔之内，痛得哭起来。叶天士听说是狗蝇钻在小孩鼻孔里，他虽有起死回生之能，一时之间，竟无主张，干着急想不出治法来。他熟读古今医书，什么奇怪的病症，都有治法，唯有这狗蝇钻在鼻里，他就没有办法。叫人用镊子往外夹，夹亦没夹出来，狗蝇直往里钻，急得他顺脑袋往下流汗。正在着急，忽听门外哗唧唧……，有摇串铃的声音（在早年有些个串巷卖药治病的，都是提着药包，摇着铁串铃，往各街各巷兜揽生意，以摇串铃叫主顾，俗称‘卖野药的’）。叶天士是个名医，他哪瞧得起卖野药的？他叫家人将卖野药的先生叫进来，教他治治这临时的急病。家人到了外边，将卖野药的叫进来。卖药的先生向天士问道：‘你有什么病呢？’叶天士说：‘我倒没病，我问问你吧，若是狗蝇钻在小孩鼻孔内，你有法子治吗？’卖药的先生说：‘有法子治。’叶天士说：‘怎么治呢？’卖药的说：‘用熟狗毛一撮儿，塞在鼻孔之内。那狗毛见了热气一犯味，狗蝇就钻进狗毛之内。然后将狗毛一揪，狗蝇亦就随着而出。’叶天士认为有理，命家人如法而治。家人就揪下一撮狗毛，塞在小孩鼻孔之内。工夫不大，将狗毛拔出来一看，果然狗蝇随着而出。叶天士惊喜非常，他给了卖药的不少钱，卖药的去。叶天士说：‘我从此不敢轻视人了。’一个人知识原有限，天下事理本无穷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又向观众说：“众位先生，偏方能治大病，草药气死名医，那话是不假的。当初我老人家，在前清太医院当差，有遗留下妙方，专治各种奇怪病症。如若小孩被开水烫了，或有牙疼的，或有长黄水疮的，或是有耳内生脓的，或是有暴发火眼的，或是有蝎子螫着的，蚂蜂螫着的，蝮蛇钻进耳内，或是蜈蚣咬着的，都能一治就好。这些个病，虽不要紧，当时可没法子治的。当初我家配过这些药，家里施舍，分文不取，毫厘不要。如今家中的事由不好，施舍不起了，我将这六十几样绝方印了一千本，这叫半济阴功半济财，舍药舍不起，舍偏方亦舍不起。哪位愿意要一本，拿到家中，行个方便，结个人缘。我亦不赚钱，我花多少钱印的，你多少钱买。”说着话，他从怀中取出个布包，内里包着几十本儿。那本儿样式如同唱本大小，上边印着那几个字：“万事不求人”。他说：“我这本儿是一毛钱一本，今天我为传名，不要一毛钱，咱二十枚一本。都要一本，我可不卖，就买十本。除了十本之外，我还是卖一毛钱。哪位要哪位伸手，接着亦不用喜欢，接不着亦不用恼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就让主顾。有好些人，都抢着买，二十个大铜子，买六十几个绝方，本来不贵，谁都愿意要。

我亦给他二十枚，买了一本，拿回家去。

吃完了饭，闲着没事，打开他那本《万事不求人》，慢慢地观瞧，只见那本子上印的是：“小儿夜啼，用鸡粪涂儿脐中，男用雌鸡粪，女用雄鸡粪，便能止儿夜啼。疯犬吠伤，用真纹党二钱、羌活三钱、独活三钱、柴胡三钱、枳壳二钱、桔梗二钱、茯苓二钱、甘草三钱、川芎二钱、生地榆一两、生姜三钱、柴竹根一大握。凡被疯狗咬者，遇风畏缩，欲知是否疯狗咬伤，先以蒲扇向病人扇之。如病人畏惧，即是中毒，即用此方浓煎大剂服之。如牙关紧闭者，敲去门牙灌之。如欲试服药后毒气尽否，七日后用嘴嚼生黄豆试之。如嚼黄豆欲呕者，是毒已尽，否则毒气未尽，仍须再服一剂，可保无虞。治癍痛流血：用龙眼肉核，剥净光皮，将核研为细末，糝于疮口，即可定痛止血。忌食粥，少饮水。治箭链及针刺入肉不出方：用蜈蚣脑子捣烂如泥，涂患处，换三五次即出，或用磁石亦可，即吸铁石也。救吞鸦片烟法：用硼砂一两，葛花三钱，青黛三钱，共为细末，以鸡蛋清调服，即吐毒水，毒重再连灌之四次，能将毒物吐尽，乃奇方也。接骨丹方：用独活二钱，川乌三钱，草乌二钱，共研细末，用白糖蒸极融化，另用杉木炭为细末和蒸药，匀摊纸上，乘热贴患处，无论骨破指断，数日可愈。忌食生冷。治虫入耳方：用猫尿灌之即出。治脚气方：用葶苈煎汤洗之，可愈。治黄水疮方：用蜂窝白矾焚化，香油调擦即愈。这几个偏方是敝人试验有效的，披露出来，诸君用之，积德行好。至于未经试验与无效者数十种，恕不披露。”敝人曾以卖印偏方本的行当，向江湖人讨论是否生意。江湖人说，这行儿，调侃叫“挑汉册”的，亦以圆年子，说“包口”（说完了一段故事，再售其货，调侃叫说“包口”）挣钱。敝人问何以所售之偏方秘本能有效验，江湖人云，“腥”加“尖”，赛神仙。噫！欲使人相信自己，亦用“腥”加“尖”的手段。社会里的事，亦是如此啊！

江湖艺人传：老云里飞

说评书的艺术，分为两派：一为“袍带”，二为“短打”。《东西汉》、《明英烈》、《隋唐传》等书，称为“袍带”；《济公传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包公案》等书，称为“短打”。使“蹯天的”（管说《西游记》的，调侃叫“蹯天”，系指孙猴而言）非评书界的活儿，另一派也。说《西游记》的艺人，最早是潘青山。他的徒弟叫安，太和，学孙猴最好。听玩艺的人们，都不叫安太和，管他叫做“猴安”（有人曾说“猴安”叫“安天会”的，实是妄谈）。至“猴安”时，说《西游》的艺人始入评书界。评书界有各门之长，如族长一样。凡他的门户中传流下来的人，都归门长一人管辖。门长受本门人之尊敬，较比一姓之人尊重其族长，有过无不及。“猴安”在评书界内，为说《西游》之门长。其支派传流，仅定四个字儿，系“永”、“有”、“道”、“义”。永字辈的艺人，如恒永通。有字辈的艺人，如李有源、庆有轩（庆有轩即老云里飞）。道字辈的艺人，如奎道顺、田道兴。义字辈之艺人，如邢义和、石义舫。他们这门传流下来的人，以恒永通、奎道顺艺术最佳，颇有叫座的魔力。其余的俱皆平凡，皆未响名。如今这些人俱故去，所存在的人，只有庆有轩、田道兴师徒而已。田道兴系瓦匠，虽拜庆为师，亦未久在各地献艺。“蹯天儿”这碗饭，他是吃不成的。老云里飞虽拜恒永通为师，说的日子不多，就改“春口”啦。说《西游记》的支派，原定“永”、“有”、“道”、“义”四个字，不料传至四字上，该门之艺人，亦至此终了，亦有预兆呢！实不可略也。

庆有轩系方字旁人（北平人称八旗为“方字旁”，系指“旗”字之“方”言）。自幼入松竹成科班学戏，曾冠其祖姓为白庆林。出科之后，因好听“蹯天儿”，拜恒永通为师。按着评书的支派，赐名庆有轩。说了几年《西游》，亦未大转（即未成大名）。生齿日繁，家中人口众多。为解决生活，与他长子白宝山（即今在天桥献艺之小云里飞）、次子白宝亭（宝亭曾拜焦德海为师，学习相声，台风、卖像、口白、夯头，样样都好。惜其自误，将能挣钱，便因嗜好丧命，良可叹也），父子三人。在各庙会、各市场，以白土子写字，在地上写：“平地茶园”。特约超等名角云里飞、雨来散、风来乱父子三人，唱《探亲家》、《三盗九龙杯》。他们父子们，每逢要唱那出之先，先在地上写明了。在他们写字的时候，“年子”就圆上了（即是四面围上人了）。三个人随便“柳”着（“柳”是唱），临时现抓“包袱”（管当场抓眼调侃叫“抓现包袱”）。在民初时，云里飞的父子班演唱的《戏迷传》盛行一时，不过唱的是俗鄙无聊歌曲，土地的玩艺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如今在天桥演唱《戏迷传》的，是小云里飞，他的“杵门子”最硬（即是能往下要钱），一家数口，颇可温饱。老云里飞在前几年，独自一人往各处搁地，说《西游记》，使“吧嗒棍”（管说零段书，使人爱听，浅而易懂的段子，调侃叫“吧嗒棍儿”），“挑罕子”（即是卖那沉香佛手饼，江湖人管卖药糖调侃叫“挑罕子”），亦很挣钱。近年来小云里飞，因他“太岁海儿”（管年岁高，调侃叫“太岁海”了），曾劝其父在家享福，不料老云里飞子孙虽尽孝道，“章年不正”（管运气不好，调侃叫“章年不正”），得了瘫痪病，行动甚难。他虽是吃了一辈子生意，为人忠厚，说书的时候，守本分，既不“端锅”（即是不要人家饭碗），又不“撬杠”（即是不夺人的地儿），是个“忠阳码子”（厚道人）。唯其如此，恐其故后，说《西游》的就没有了。云里飞父子，

学戏是入科班，学说《西游》是拜恒永通，改了半“春”半“柳”的相声，乃算是“海青腿儿”。

江湖艺人传：田岚云

说评书的艺术，和唱戏的艺术，是一样的。唱戏的角色，分为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；表情分为喜、乐、悲、欢。文讲做派，武讲刀枪架儿。评书的艺人，每逢上台，亦是按书中的人物形容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喜、乐、悲、欢，讲做派，讲刀枪架儿。评书界的刀枪架儿最好为何茂顺、高胜泉、田岚云三人。何茂顺专说《东汉》、《明英烈》。他是“挂子行”的人，并且不是“腥挂”。他那把式，是得过真传的。在光绪初年时，他的叫座魔力是很大的。每逢说《东汉》，说到马武岑彭打仗的时候，拾手动脚，比几手儿刀枪架，特别精彩。有些个夜叉行的人，不在乎听书，为着他的把式，颇为不少。

何有三个徒弟：长为奎胜城，次为高胜泉，三为刘胜常。当何病至不可救时，将徒弟三人唤至榻前，问他死后之事。这三个人，或云他买棺材，这个开发杠钱，那个给开发棚钱。何令高胜奎、刘胜常退出屋去，独留奎胜城一人，在病榻授艺。以竹筷两根，当做双钩，传授他八手护手钩。奎学会了，令其退出。又唤高胜奎入，以竹筷一根，当做长枪，传其八手大枪。高学会了，令其退出。又唤刘胜常入，以竹筷两根，当做双锤，传投八手锤法，刘学会了，令其退出。这是何茂顺教徒弟临终时授艺的事儿。

奎胜城久在花市一带。他说《明英烈》，说到伍殿章取金陵的时候，格外多上座儿。按伍殿章与胡大海、汤鼎臣、朱洪武、邓万川、常遇春、郭英为盟兄弟、胡等六人的武艺，皆伍殿章传。伍惯使护手双钩，系清真教人，今牛街尚有他的后人。奎胜城学有八手钩，故说伍殿章在小月屯大战康茂才时，比仿几手钩，极为精彩。他叫座的魔力，较比乃师有过无不及，自称为“净街奎”（以该街有他说书，本街别有书馆，能够没有听主，该处书座，都听奎胜城，本街的书座，俱为他一人叫去。因他有这筹特殊的力量，都称为“净街奎”）。后因他说书的时候，不给书听，又爱往回“倒书”（说过去的段子又说，听书的人，最厌恶此事，不曰是“倒书”，讥消曰“倒粪”），故奎胜城不叫座的时候，都呼他为“倒粪奎”，奎胜城亦因此一蹶不振。他是“净街奎”而兴，“倒粪奎”而衰，书座儿讥消艺人亦甚可畏也！高胜泉系梨园人，曾于某处当过箱头，后拜何宠顺为师，久在南城一带说书，会的活儿很宽，《明英烈》、《东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三国志》，都能拿得起来。他向不修饰外表，专讲充实内容，广览多读，时人称“双厚坪口才第一”。高胜泉“腹阔第一”，他每逢说到盔甲赞儿，人最爱听。他的赞儿与众不同，能够说完赞儿，人名归到“驳口”上，实为不易（说书艺人每逢说完了一段，一拍醒木，调侃儿叫“驳口”）。他的《水浒》有人听过，说到花和尚鲁智深的时候，有套赞儿。他说的是：“看和尚真放样，晃荡荡高一丈，青头皮光又亮，大环眼努着眶，那寒毛一指长，手使一条铁禅杖。有人若问名和姓，江湖人称花和尚。”末一句是花和尚，说林冲的赞儿，末句是林冲；说武松的赞儿，末句是武二郎。一百单八将共用百零八个赞儿，此外还有几十个赞：武大郎、潘金莲、阎婆惜、潘巧云、潘老丈、海和尚，俱都在内。如今评书界的赞儿，会说的很少，恐怕将来要失传了。高胜泉的大枪最好，说到常遇春姚期的时候，比仿几手儿，颇有可观。高胜泉的大枪最为出名。刘胜常久在西北城一带说书，为人憨直，书里不掺包袱（即是书里不加杂相声，不说笑话），专以评讲叫座。他说《明英烈》、《东汉》，说到后半部能上座儿。

《明英烈》的书内，有朱沐英使金锤，刘辅使铜锤，赵继祖使铁锤，李文忠使银锤。他说到八大锤，会战吕巨的时候，亮出使锤的像儿，最为好看，比仿几手锤，亦颇可观。刘胜常的大锤，最为有名。有一次他师兄弟在一处谈心，奎胜城欲将八手钩传与两个师弟，高胜泉要将八手枪传与师兄弟，刘胜常要将八手锤传给二位师兄。三个人费了好几天工夫，彼此串换活儿，白劳神费力，还是奎胜城的钩好，高胜泉的枪好，刘胜常的锤好。何茂顺的传授之绝，其妙可知。早年的艺人，将艺业看的很重，虽是自己徒弟，亦不肯倾囊而赠。艺人的艺术，在早年是不公开呀！种种的艺术失了传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高胜泉所收弟子有三：一是马岚波、二是宫岚彩、三是田岚云。马出艺便红，惜未永寿。宫善于拉长，亦非全材。田岚云系官吏出身，精于武术，广览多读，博闻强记，颇有乃师之风，亦出艺便红，叫座的魔力很大。能说《明英烈》、《东汉》、《水浒》，能在台上跳跃，刀枪架儿，最为美观。虽五十有余，老当益壮，搬个朝天凳，抬腿就来。凡是听书的人们，都大捧特捧，有的是“疙疸杵儿”（格外多给钱，调侃叫“疙疸杵”）。他嗜酒如命，性情刚烈，颇有侠风，专好打抱不平。他向来是独树一帜，概不联络，作事光明磊落。同业人有品行不正的，都很惧他。盖田对于彼辈，时常受其所辱。他平生最尊敬王杰魁。因王人品行诚实，道规道义，能有能守，在台上向无登踹捧卖的劣行。有一次王在东安门外某书馆，说《包公案》，正说在邓家堡北侠欧阳春宝刀喝群贼，神弹子邓车用连珠弹打北侠，北侠的宝刀，刀削蛋儿。该书馆的书座太监居多，有某太监挑眼，怪他不应该说“刀削蛋儿”。一人作倡，众人附和。王是老实人，向不骂书座，他四九城儿都能叫座，离了该书馆不说了。事为田岚云所知，他托人介绍，荐在东城去，他要给王杰魁出气，斗斗那群“念湾”们（江湖人管太监调侃叫“念湾”）。他在该书馆，将会武术之某念湾大打特打，直在台上骂了两个月念湾，方才算完，亦评书界之佚闻也。

田在菜市口如意轩内说书时，有某阔少，在该书馆大出风头，为田所恶。田探知某阔少好养金鱼，一日在台上不说书，大谈鱼谱：何为望天鱼、花鳃鱼、绒球鱼，如何收藏，如何甩子，如何分盆，春夏秋冬四季养鱼之法。某阔少听得入神啦。田岚云赶在阴天，连着下雨不止，鱼把式无处打鱼虫，向养鱼主人说：“没有虫子如何好？”养鱼的主人用手指其粪门说：“我这里有虫子”，说至此处，合屋的书座都知道田暗骂阔少，哄堂大笑。某阔少亦知道是绕弯骂他，因惧田之武艺，未敢发作，受窘而去。田在场上，临时抓眼，讥诮时事，借题发挥，绕弯骂人，无日无天。后竟因此受累，无人去听，各书馆主人，多不邀请。未几，田岚云因窘而亡。武说书的故去之后，刀枪架儿亦随着失传了。今之评书说《聊斋》的陈士和，抬手动脚，发托卖像，颇似田岚云。评书界人称其为“武聊斋”。陈现在津埠献艺，久未返平。凡有好听陈士和、田七郎、崔猛武聊斋的人，每日广播电台播来之音，北平即可收听。科学万能，北平人能听天津的玩艺了。

汉门的丁香座子

年前因事赴津，同行二三友人，往游地道，见有一个玩艺场，看热闹的人，围了个不透风。挤进去一望，见场内有个高案，上铺俄国角毡设摆角瓶十数个，内里装的无非是药水、药面，有西医外科刀剪像俱全分，都是电镀的，耀眼睁光，夺人二目。案后站立一人，长的中等身材，白白的面庞，眉目清秀，儒儒雅雅，约有二十多岁，头带美式毡帽，鼻架角金眼镜，穿着一身西服，好像由外省新到的镀金博士。就听他向观众说道：“敝人是××省的人，自从十九岁投考美国广博医学院，三年毕业，得有毕业文凭，在美国医院服务三年。今年春天归国，要在我们天津创立个医院，现在正在进行，大约两个月后，可以实现。我住在旅馆里无事，要在医院没开幕之先，创些名誉。今天来这里，是施医舍药，有病的人算来着了。可不是有病就治；若是有病就治，我就治“痔疮”“漏疮”。十男九主痔，有里痔外痔，生了管子叫“漏疮”。生这种病的原因，是抽烟喝酒，大肠干燥。今天咱们还不治痔疮，专治主管子的漏疮。我这里有麻药，如能用药针打上麻药管保不疼，用不了一点钟的工夫，就能将管子治出来，这叫自治漏，当时就好。哪位先生如有这种病，只管言说，你的病借给我，我将手术白饶，药亦白舍。治好了教看热闹的人们给传个名，将来我们医院开幕的时候，大家给挂红送匾，替我宣传鼓吹名誉。话我是说完了，哪位有这种病啊？”他说到这里，就见有个人说：“先生，我有漏疮，可有四五年啦，你能治吗？”这位先生说：“能治，你请进来吧！”这个人穿章打扮，好像是卖力气的人。他到了当中一站，那先生问道：“你贵姓啊？在天津做什么事呢？”这人道：“我姓王，在脚行当伙计”。这先生又问道：“你这病治过没有哪？”他说：“净钱花了百数多块啦，始终亦没治好。”先生说：“我要给你治了，能够给传名吗？”这人道：“我一定能给先生传名。”先生叫过来两个听差的人来，帮着治病，教这病人往凳子上仰面朝天一趴，将裤带解开，往下一退裤腰，露出大屁股来。那两个听差的人，每人搬起病人的一条腿来，那先生用手指头往病人肛门旁一按道：“是这里不是？”病人道：“是这儿。”先生用药针往那里打了些麻药，然后又往漏疮管上抹了些药膏。先生向围着的人，大肆演说什么里痔、外痔、葡萄痔、蜘蛛痔。他说了足有十几分钟的工夫，然后才拿起刀子、钩子，哈下腰去，往病人身上，施用手术。又有几分钟工夫，他用钩子钩住，向这人道：“你咳嗽。”病人就咳嗽。他就随往外钩管子，随嚷：“再咳嗽，再咳嗽。”喊嚷不止。嚷得旁的人们，听他这里直嚷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都跑来观瞧，愈围人愈多，围了个不透风。正在这时候，他就将管子治下来了。他举那漏疮管子，在场往围着转了一遭，教观众瞧看。那管子约有二寸多长，鲜血淋淋，看热闹的人，无不点头咂嘴，称赞不已。这位先生将管子放在一个玻璃盘内，用药水浸好。他给病人擦抹干净，上了些药末，用药棉花堵住疮口，教他站起来，问道：“你觉得疼吗？”这病人道：“不疼。”他趴地上给先生磕头道：“先生，你要多少钱哪？”先生笑道：“分文不取，毫厘不要，你就记住给我传名吧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教病人自己看那管子。先生就向观众道：“我今天就在这里施医一次，明天就不来了。众位如有亲戚朋友，得了这痔疮漏疮的，你们只管找我，我住在南马路万人旅馆，那里设了个临时诊所。有人找到我那里，也和这里一样，我是施医不要钱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一回手从案上拿起好几百张传单来，向观众散放。敝人也接了

张传单，见那传单上印的是：“大西医士，在美国医学院毕业，得医学博士奖章，在欧美医院服务三年。今春归国，欲在津埠创立医院。在未开幕前，临时在天津南马路万人旅馆设诊疗所，施医外科、花柳科。各界人士如有患外科、花柳科病者，速来诊治，管保手到病除。每日诊病时间：上午八时至十一时，下午一时至四时，星期日照常诊治。不收号金，不收手术费，暂定两个月为扬名时期，过期为止。但出诊洋五元，路远与手术费临时面议。痔漏科纯系慈善性质，按痔漏疮发源，不外乎五脏六腑湿毒热、大肠干燥、烟酒滞气，淤血流注肛门而成。初得时肿痛刺痒，或生小肉疙瘩，疼痛难忍，日久生管，流脓流水，永不收口，时好时犯，本医研究有年，善治痔疮漏疮，有临时去管灵奇药水、生肌止痛药膏，管保手到病除。为造就名誉起见，施诊一个月。如有患此症者，速来诊治。医学博士李达兴谨启。”当时他散完了传单，有两个听差的人，给他往起收拾。这位李达兴大医士的黄包车，由车夫拉到场外。他向观众一鞠躬，上了洋车，足登脚铃，那车夫拉着他飞也似的回归万人旅馆去了。观众都夸奖那位医士是个大功大德的人，个个将传单当做契纸一样收在身上，谈谈论论而去。

敝人归家之后，亦为这位慈善医士逢人便道，替他传名。有大马路某银号的司帐王君，生有痔疮，经敝人劝道，往医此病，至万人旅馆李达兴临时诊疗所，还是真不收挂号费。到三层楼七号房内，敝人与王君向他说明来意，当由李医士在病床，施以手术。不到一刻钟，将痔疮管子取下，用药膏上好，药布兜完了，李医士向王君说：“本医施诊，不收手术费，纯为施医，但不施药。君之药费为二十四元，请当时交付。”王君与敝人诧异不止。幸王君为人忠厚，在病已治好，二十四元不足为奇。当付以钞洋二十四元，与敝人回归。王君也未埋怨于我。不料过了数日后，王君找我，说他病症未愈，管儿仍在，照样流脓流水。敝人甚为纳闷。当李达兴施用手术时，曾经目睹将管子取下，何以未愈哪？当与王君乘车，往万人旅馆找李达兴医士。至该旅馆时，不见李达兴之临时诊疗所招牌，询及茶房：“李达兴医士尚在否？”茶房说：“由星期三就往上海去了。”至此始知受骗，快快而归。

后有某江湖人与王君交厚，向其探闻此事。某江湖人说，李达兴的骗局，说行话叫“丁香座子”。做那种生意，必须四五个人，一人“掌穴”（管当医生的，调侃叫“掌穴的”），那几人当做展点（管当听差的调侃管叫“展点”）。掌穴的人，必须人物漂亮，衣服阔绰，谈吐大雅，才能压得住“点儿”（管势派镇得人，调侃叫“压点”）。他们每至一处，就先在旅舍中租赁房屋，“安丁香座子”（即痔漏科，临时诊疗所），然后再往各市场游人最多的地方，去“票丁香”（管临时设场，白治漏疮，调侃叫“票丁香”）。掌穴的亦得先练好了“钢口”（即是生意口），圆好了年子。他说上一大套话，教人听明白了，说行话叫做“包口”。将包口说完了，再给人治病。他并不是真能给病人治下漏疮管子。在未给人治漏疮管子之先，就和变戏法一样，先将假管子舍在嘴内（那假管子系羊五脏中的管子）。他向病人施用手时，先教病人见点“光子”（管见点血，调侃叫见点“光子”）。他用纸给病人擦血的时候，暗

中将嘴里含的管子藏在纸内，调侃叫“过托儿”。将假管子放在病人流血之处，然后再以假做真，往外取管子，教众人瞧着他当时治出管子。管这种手彩，调侃叫“出样色”。他往外异的时候，叫病人咳嗽，那是“升点子”、“炸年子”（管嚷嚷出声，调侃叫“升点子”；管大嚷大闹多招人来看，调

侃叫“炸年子”），他举着那个假痔漏管子，教众人观瞧，调侃叫“叫响儿”。然后“撒幅子”

（管散传单，调侃儿叫“撒幅子”）。他们这种宣传方法，教人都相信了。就在“座子”里（即是他那临时诊疗所），如同姜太公，竟等着愿者上钩儿。世上的事儿，真叫怪。有了病就应当花钱喝药水，偏又贪便宜，吃药治病不花钱；到了“座子”里，任凭他们“连抠带挖”（管敲诈调侃叫“连抠带挖”）。“善财难舍”，那句话是不假呀！等到他们将钱弄足了，料着要“出鼓儿”了（管要出吵子，调侃叫“鼓儿”），就将东西收拾好了，或上火车，或上轮船，开了穴，扯活了事。受骗的主儿，醒了攒。做丁香的生意，骗完甲地骗乙地，纯系流动性质。江湖人说他们是，走马穴玩艺，不能净靠长地呀。

金点儿之竹金

在前年，我又云游到张家口，走在大桥头儿，见大道旁边有一群人，围着看热闹。我云游客挤进去一看，见有个老头儿，在当中立着，手中拿着两根竹竿。那竹竿约有五尺长，挺细细的，那老头儿，向围着的人说道：“在下这算卦，与众不同，也不算先天，也不算后天。我这是南海观音卦，管保准灵。我这根竹竿儿，每天在观音大士佛像前供着，焚香祷告。众位如有求财问喜、病人生死、出灾的日期，是远是近？问书信何日来到？走失行人落于何方？能否找到？丢失财物，落于何人之手？自己父母，妨与不妨？何年妨父，何年妨母？兄弟几位？能否相依？妻宫贤愚，能否白头到老？子女有无，送终有几？士农工商，应在哪行？一生一世，哪年发达？寿数大小，大限哪年？如若父母死得很早，不知个人生辰八字，我灵竹能够问出你是何年、何月、何日、何时生人。算对了，礼金两毛；算得不对，分文不取，毫厘不要。哪位有意，可以占算占算。有钱难买早知道。人有三不知，是福来不知，祸来不知，死时不知。我这个灵竹就能够知道。哪位算算？”有个歪带帽子邪瞪眼的人，约在二十多岁。看他那样子，就是顽皮货。他向那算卦先生说：“我今年二十六岁，是二月的生日。我五岁死了母亲，八岁死了父亲，我不知道是二月的哪天的生日，你给算算吧吧。算对了，给你两毛；算不对了，我可不给钱。”那算卦先生说：“算不对我不要钱。”当时那青年人往当中一站，算卦先生教将两只手放在腰间，手心冲上，然后他将两根竹竿，放在年青人的手内，不准攥着，凭其自便。这时候，就见那算卦的先生，腮帮子一凸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好像念什么咒语似的，然后他用手指着竹竿说道：“这位是多大年岁，方才自己说出来了二十六岁。如若你真是二十六岁，你就将两竿的头儿并在一起。”说到这里，就见那两根竹竿儿往一处就并，竿头儿对竿头，并在了一处（就这一来，能值二毛钱）。他又说：“这位如若二月生日，教左竿在上，右竿在下，搭在了一处。”真也奇怪，那两根竹竿儿立刻就唿悠唿悠的动转，真个左竿在上，右竿往下，搭在了一处。然后他指着竹竿又说道：“这位是二月的生日，可不知道是哪天。我由二月初一，一天一天往下数，数到三十日为止。如若这位是那天的日子，当我数到那天，你就两竿分开。”他说完了就“初一、初二、初三”数起活来。直数到十三，那两根竿就自动的分开了。那个少年将两根竹竿颠了颠，觉着很轻。我云游客看着那竿内，也不像灌水银、灌铅的。那个年青的人将竹竿给了他，见他从小腰里掏出两毛钱来，给了算卦的先生。他笑着说道：“先生，我真是二月十三日的生日，我说不知道是哪天的生日，那是冤你。我故意的撒谎，试试你这卦灵不灵。果然真灵，两毛钱不多！”他说完了，欢天喜地而去。

敝人看着很不相信，我也要花两毛钱试试，我向那算卦的先生说：“你也给算算几月的生日。”他问我道：“你几月的生日都不知道吗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教我当场当中一站，两根竹竿往左右手一托，端在腰间。他用手指着竹竿道：“这位是不知道几月生日，我由正月往下数，数到十二月止，数到那月是这位生月，你就将两根竿并上。”他说完了，用手指着竿道：“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”也真奇怪，到了他喊到六月的时候，那竿子的头儿并在了一处。我真是六月的生日，不由的我就佩服了，乖乖给他两毛钱。我回到了寓所，愈想愈纳闷，不知道他那竹竿卦，为何那么灵。我向来是不迷信的，绝不信他那卦有神相助。至于他那个诀窍，有什

么奥妙，真是猜他不透。

在今春我遇个江湖友人王君，向他讨论此事，王君说：“用竹竿算卦的，说行话叫做‘竹金’。做那种生意学之甚易。若是算周易卦，得下一年多的工夫，才学会了增删卜易、卜筮正宗、六十四卦、世应相克、变何××象，都会了，然后才能摆摊设馆。若算奇门卦，也得下一年多苦工，将《奇门大全》读透了，按着六十根签子，摆好了局式，摆得好卦了，才能出来给人占算。要学相面，得将《水镜集》、《柳庄相》、《麻衣相》、《大清相》这些个相书读透了，才能出来给人相面。吃这一行净假的绝不能成，都得有几年工夫才能挣钱。就是他有点‘腥门’（即是前说过的十三道簧），也都得‘攒尖儿’（管读熟了各种卜筮书籍、各种的相书，调侃叫‘攒尖儿’）。你们如若犹疑不定的事，可以找算方爻卦、奇门卦、相面的先生，千万别找那磕竹的。他们那行是腥到底的玩艺。”我还是向王君探讨那两根竹竿怎么那么灵，究竟有什么妙法。王君说：“他们磕竹也没有什么咒语，也不是竹竿灌铅，手里藏着吸铁石。他们那个法子，实是一种心理科学。”说着话王君在我旁如此这般说了几句。我教院邻某甲，也用手心托着两根竹竿，我用手指着那竹竿说道：“我用你算算这位是那月的生日。我由正月往下数，数到十二月为止。他是那月的生日，我数到那月，你就并上。”说完了，我就嚷：“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。”那竹竿到了四月就并上了。我问某甲道：“你是四月的生日吗？”某甲点头道：“是四月的生日。”我至此才得到了秘诀。我又找了重有十几斤沉的竹竿，仍教某甲端在手心上，我又用手指着那竹竿道：“我要用你算算他是几月的生日。我数到月儿，你就并上。”说完我就嚷：“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。”说到了四月，那根竹竿儿纹丝不动。我至此方悟心理学的力量，是用在轻质的竿上，能有心理的精神，从血脉皮肉催动了，教两根并上。若是用上几斤沉的竿子，托在手上，就是按照催眠术的方法。这种方法使用好了，也能冤得住人。只是一样，冤过一回算完，不能再上二回当。那种生意，到了如今，科学昌明，人类的知识开化时代，虽不说破，也能有人猜破的。这种生意也是时代落伍的行当，日见减少。就是还有做那行生意的，也是昙花一现。偶见于市尘的磕竹的生意，是受了自然的淘汰了。阅者如不相信，可以实地试验试验。如果试验的情形相同，便知予言之不谬也。

江湖艺人孙宝善

余在民国十年前，赋闲无事，羁于旅舍。每日午后，必往天桥巡礼。在魁华舞台后边，有个玩艺场，周围四通长凳，当中设一高案，铺以洋毡，皮包一个，粗布手中一块，约有尺来见方。毡角放茶碗一个，当中放着五颗红豆。案后立着个矮胖矮胖的人，长得四方大脸的，两只手先敲茶碗后变五颗红豆，招惹那逛天桥的人们，周围的不透风，挤着观瞧。我还记得他身后挂块布匾，两旁八个小字：“专教戏法，当面学会。”当中有三个小字：“幻术家”，三个大字：“孙宝善”。他是在天桥卖戏法的。每天游人盛多之时，他就做那“挑厨供”的生意（管卖戏法的行当，调侃儿叫“挑厨供”的）。直至民国十八年，这孙宝善才“开穴”（江湖人管出外，调侃说叫“开穴”）。是老逛天桥的人们，都见过这个孙宝善。据“彩立子”行的人说，要讲究使“苗子”，就属孙宝善第一（江湖人管变仙人摘豆的豆儿，调侃叫“苗子”）。他变的豆儿个头最大，可是豆儿愈大，愈是难变。两只手十个手指，要藏那五个豆儿，愈小愈容易藏的。孙宝善的豆儿，只是他个人能用，到别人的手内，可就变不了啦。有个徒弟叫祁栋亮，身量小骨体瘦。如若变仙人摘豆的时候，他不使孙宝善的“苗子”，另使自己的五个小豆。

我因烦闷无聊，学他几手戏法，无事消遣。日期多了，与孙宝善交为朋友，和他三五日一见，二年有余耳濡目染，得知厨供行内幕与孙宝善的小史。他是北平人，自念书的时候，就顽皮无比，常常逃学。他的“老馊儿”（江湖人管父亲调侃叫“老馊儿”），“土”的最早（“土”是死了），只有他的“磨头”在堂（江湖人管母亲调侃叫“磨头”）。他是“念排琴”（江湖人管昆仲一人，无兄弟姐妹，调侃叫“念排琴”），成天价去逛东安市场。在清末民初，东安市场有个卖戏法的老人，他姓杨，江湖人都叫他“厨供杨”，那是北平卖戏法儿开荒的人（江湖人管首创之人，调侃叫“开荒人”）。孙宝善在“厨供杨”的摊子前边，天天去起腻，后来他就给“厨供杨”“叩了瓢儿”（认师父调侃叫“叩瓢儿”），学习卖戏法。他初学之时，不会做后棚的买卖（即是不会在屋中教人学戏法，挣大钱），也不会前棚的买卖（管变仙人摘豆、圆年子、卖戏法叫“前棚”）。他先卖那仙人点戏。在早年厨供行的人，收了徒弟，都是先教徒弟们做仙人点戏的买卖。那仙人点戏，是用两个小纸本，印上些戏名，一出出印上，每本三十页，每页印三十出戏名，每本共有百出戏。如若有人在前本暗中记了一出戏，再翻第二本儿，问那页有他记住的戏，就能猜出记的是那出。在民初的时代，卖仙人点戏的，各市场全有，每天能获二三毛钱的利益。虽是没有本钱的生意，也颇能养膳自身。到如今可见不着这桩生意了。到了民国十年前，孙宝善就成了厨供行的大将（江湖人们，管最有能力的人，调侃叫“大将”）。敝人曾听江湖人传说，孙宝善虽是个大将，他是个没“开赚”的生意人（没赚过万儿八千的，调侃叫“没开赚”）。后棚的买卖最软（即是不善敲诈人财的意思），只会做到前棚的买卖。若是讲究，搁场子，圆年子，做包口，使拴马桩，挑幅子，他那天也能挣个三两元钱。每天出来挣钱，就指着卖几手小戏法，向来不会将学戏法的人，带到屋中去敲诈。我和他交了几年朋友，没见他出过“鼓儿”（江湖人管骗了人的钱，被骗的人觉悟了，找他们打官司动凶，调侃叫“出了鼓”儿）。挑厨供虽是个腥到底的生意，他骗得人们，只是不痛不痒。不料到了民国十六七年之后，国都南迁，北平的市面萧条，逛天桥的渐渐稀少。

因为时势变迁，孙宝善指着卖戏法，就能卖三四毛钱。一家数口，受了经济的恐慌，挤的他无法，也和同行学会了“安瓜瓦点”（即是敲诈秘诀），“大瓦特瓦”（即大敲特敲），那天也能敲到手内百八十元。收入日见增加，衣食丰足了，那被骗的人，也随着增加。受骗之后，“醒了攒儿”（被骗的人明白了，调侃叫“醒攒了”），都找他往回吃钱，不是吵闹，就是要打官司，他的鼓儿（吵子）天天不断。孙宝善“顶了瓜”（即是害了怕），他就携着“果食”“怎料子”（“果食”是他媳妇，“怎料子”是孩子），跑到天津去了。到了天津，在三管儿撂地，又挖个点儿（敲诈个人），弄到手中千数多大洋。怕“点豆儿倒杵”（怕被敲的人往回要钱），又携家眷跑到奉天。在小西关做了几天买卖，染了时疫，就“土了点”啦（即是死了）。孙宝善死后，他的媳妇带孩子回到了北京。孤门孤户，又无恒产。为经济所困，未几，孙宝善的媳妇也土了点啦。抛下个七八岁小孩，孤苦无依，有多可怜！天桥的人们还有义气，有好几家收养其子。不料那孙宝善，生前所做的事儿不大好啊，他那孩子还不阿斗哪？到了谁家祸害谁的东西。苦害得孙宝善之友人无计可施，只好不要他。在年前我还瞧见他一次。至到如今，这个孩子哪里去了，恐怕飘零无所，流落他方了。我当初还想着要学些骗术，图个眼前快乐，自从瞧见孙宝善家败人亡了，吓的我云游客，也不敢妄为了。殷老合们，我说的这段故事，不可不想自己。殷鉴不远，急速醒悟吧！

江湖艺人马万宝

在东安市场开办的那几年，杂技场内有个又黑又胖的和尚，每天拉场子撂明地，耍对大钹。成天价逛市场的人们，围个风雨不透的，瞧他耍那飞钹。他每逢练一阵，圆好了年子，就说些“年啃条子”（管讲说各种的病源，教人听，调侃叫“说年啃条子”）。我那时候，太岁还没增着哪（管岁数小，调侃叫太岁减着哪），不懂得云游四海，就知道常往东安市场兜圈子。我听他和尚说过那“年啃条子”，说的是“血脉好似一长江，一处不到一处伤，寒处便成病，血热就成疮。”又说：“真头疼必死，真心疼必亡。世上人没有心疼的病。想当初曹操真头疼而死，姜维真心疼而亡，我们人得的是肚腹疼痛，有九种肚腹疼。哪九种哪？食疼打饱嗝，寒疼着凉重，气疾两肋攻，水疼轱辘轱，虫疼冒酸水，五积疼，方聚疼，五症疼，八痲疼。”他说的各样“年啃条子”，人人爱听。说完了，就卖大力丸。

据江湖人说：“那个和尚姓马双名万宝，还是个“尖局的化把”（江湖人管和尚调侃叫“化把”，假和尚叫“里腥化把”，真和尚叫“尖局化把”）。他是直隶省人，做那卖大力丸的生意，调侃叫“挑将汉子”。自入民国以来，马万宝就净做走马穴的生意。什么奉天小河沿，大连西岗子，烟台南市场，营口的洼坑甸，哈尔滨江沿，天津三不管，保定马号，通州万寿宫的。关里的郑州庙，关外的岳州会，济南趵突泉，都有见过马万宝的。后来他又改了行啦，不挑将汉，又拴起腥棚，收了几个徒弟，组织了××技术团，专练三把飞刀，巧耍飞钹、鸳鸯棒、伞球儿、踩铁绳，十几个人塔儿顶，样样出奇。马万宝的技术团，在各码头，很有个万儿，江湖闻名，活穴大转了十数年（到处挣钱）。他的徒弟，干技术团的还有两个，一叫宝庆，一叫宝利。那宝庆是河间府的人，他父亲叫五秉肇，是“光子”里最有万的人物（管拉洋片的，调侃叫“光子”），不在大金牙以下。那宝利是他拾的孩子，家乡住处无法考查了。挑将汉的徒弟，还有一个，是大名府元氏县的人，名叫邓书，人称“飞刀和尚”，久在天津河北开撂生意。天津河北的人们，都知道有个飞刀和尚邓书。他专耍三把刀，耍起来呀，较比天桥的狗熊程有过之无不及。那马万宝哪，也在奉天土了点啦。生意人的下场，说起来令人伤心，我也不用了。

江湖中之大粒生意

在前年冬天，约在十月底，我云游客有事赴津。寓于西马路某客栈中，偶至北开闲游。见周公祠西，有一道人，摆设卦摊。他长得又黑又胖，约有四十多岁，头带九梁道巾，上面嵌一块美玉，身穿蓝布道袍，圆领阔袖，腰围水火丝绦白袜黑履。摊上只有一个六爻卦盒摆着六十四个制钱。他见游人渐多，往盒装了八个制钱，摇起来，哗唧唧直响。他自言自语的嚷道：“天爻爻，地爻爻，南方丙火请来老君帮我……”嚷个不休，招惹的逛北开的人们，都围着他观瞧，和瞧怪物一样。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嘛，挤在人群，要看其所以。他正在喊嚷，忽见由外面挤进两个人来，是一男一女。男的约五十多岁，戴着青缎子棉帽头，穿着灰布袍，青布棉马褂子，穿两只全胜棉鞋。看他那样子，好像在家纳福老人班的人物。那个女的约有四十多岁，品貌端庄，衣服整齐，却是个良家妇女的样子。那个妇人，冲着老道说：“道爷，我求你给占算一卦，要多少钱哪？”老道说：“二十枚。”这妇人说：“你给算一卦吧。”他就将卦盒摇起来。摇了会儿，将盒盖打开，八个制钱往桌上一洒。他看着八个制钱，酌量了会儿，他向妇人说道：“你是姓李吗？”妇人说：“姓李。”他又说：“你这卦不是给自己算，是给别人算的，对不对呀？”这姓李的妇人说：“是给我们邻居算的。”老道道：“这卦是给姓赵的算的”。妇人说不错。老道说：“这姓赵的是个老太太，她现在有病啊。”妇人说：“不错，她现在有病。”老道说：“她得的这病，是气矇眼。在前两个月还任什么都看不见，一个月内，两只眼好了一只，那只左眼已经看见东西了，是与不是？”妇人说：“不错，是这么回事。”老道说：“他们求你给她占算占算，还买点眼药，再治她那只右眼，是不是呀？”妇人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：先前治那左眼时候，是花两块大洋买道爷的眼药。”说完后从手巾包内取出两块现洋来说：“道爷，你再卖给他们两块钱的眼药，教她那只右眼也治好了吧！”老道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头次下山来到天津，在八月后半月，他们来算了一卦，我算出这卦是个姓赵的老太太害眼疾，因气所得，长了气火云矇，任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有两种妙药，一种是吃药，一种是上药，应花四元钱药费。他怕花四元钱好不了，买了两元钱的药。我告诉他们买一半药，就好一只眼，再买那一半药我可不卖。他们点了头，就走了。现在我二次下了丫髻山，来到天津。他们姓赵的，不好意思来了，教你替他们占卦治病，花钱买药，我是不卖了，教他不用好那只右眼了。”这时候围着看热闹的人们，都听着那老道有这么灵的卦，有这么好的妙药，人人都两眼发直，目不转睛的看着他，都竖着耳朵，鸦雀无声的听他讲话。就是云游客，也听着入了神啦。那个妇人无法，包起两元钱，留下二十枚卦礼而去。跟着又有些人算他的卦。如若是围着看热闹的人们占卦，那老道就说没有卦，不能占算；若是由人群外边挤进来的人，教他占卦，他就给占算，不唯有卦，算的还是真灵。一般人们都知道他的神通广大，惊服不已，唯有我云游客，游的地方太多了，千奇百怪的事，也看过了多少，绝不相信那个老道，有那么大的来历。我要看他究竟如何，便立住不走，看到算了八课，那老道就说：“众位不要算了，我要回店啦！如若有愿意占算什么，求财问喜，谋事成空，疾病死亡，何年立子，克妻不克，寿命长短，可以往栈房里找我。我是丫髻山的道人，不为发财，是为了重修庙宇，来结善缘。”他说到这里，从道袍内，取来了百数多张传单，散给众人。我为了探讨社会中的黑幕材料，便拼

着命似的也接了一张传单。那老道说完了话，散完了传单，收拾卦摊回归店内去了。他走后，围着看热闹的人，还是议论纷纷，都说这个老道，是个高人，神通广大，来历不俗。我因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也雇辆洋车回归旅舍。

到了店内，吃完了晚饭，喝着茶，想起在北开所见的那个老道来。我要看看他那传单，就由身上掏出那张传单来，在电灯底下看那传单。只见那传单上印的是“请看报恩传单”六个大字，那几百个小字印的是：“敬启者诸君台鉴：敝人李有仁，年五十九岁，在西沽德仁里居住，开洋行为生。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现年二十一岁，前在女子大学读书。劳心太过，得了干血癆症。四肢发烧，腹内瘀血成块，咳嗽无痰，六七个月内不见经血。请名医若干不见功效，自想等死而已。幸遇友人言说，英租界顺兴公寓，居住一位道人，占卦治病，有起死回生之能，决断吉凶顺逆。如占卦，便入手医治，眼药即愈，否则绝不入手。敝人闻之，亲往英租界顺兴公寓，求该道人占算一课。卦上断出我女儿之病，为干血癆症，分毫不差。卦断上卦，寓缘有治。服药两料，即能全愈。每料药资三元九角，当时交洋，将药一料取回服后，大见功效，又急拿洋三元九角，将第二料药服完，病症全愈。道人之药真乃神效之极也！果中所言。我女儿数载之苦处，今一旦消除。余介绍亲家，十二条居住，邓光德之妻，产后恶露不止，数月之久。医生言及崩症，百般调治无效。令求道人配药一料，药费六元四角，将药服完，病即全愈。又介绍李国才，居仁里住家，先在江南经商，受潮湿身得瘫痪之症，动转难移，一年有余，立求道人治好。余又介绍病症颇多，有腰腿疼的，有咳嗽出血的，有梦遗滑精的，有不种儿的，有心腹疼痛的，有染花柳的，有长疔毒恶疮的，有害眼疾的，这些病人俱经道人妙手治愈，各界人人赞成。我李有仁之女儿，不遇道人，一命休矣。诸君请想：财贝如粪土，一命值千金。我数家深感大恩，商议共送谢礼，道人不收，我等无恩可报，印送报恩传单一万张。一为了却心愿，一为道人提倡名誉。我李有仁如说谎言，教我数家死无葬身之地。各界男女老幼如有内外各科之病症者，急往该道处求卦诊治，免受长久痛苦也。如占卦者先交卦金两角，不看转送别人，功德无量也。道人现寓英租界顺兴公寓一号。李有仁、邓光德、李国才同房。”我看他这张传单，文理说不上，话语也不通顺。但是我云游客无病，欲要探讨个中黑幕，只好学那出剑峰山的邱成，身无病，假装有恙，到趟英租界顺兴公寓，访访这位道人。

当日夜内睡了觉，次日早晨起来，吃完了早点，带上十数元钱，乘坐电车前往。不到半个钟头，已达顺兴公寓。到了门内，我向该公寓的茶房问道：“茶房，你们这公寓里，住着一位能占卦治病的道人吗？”茶房说：“有一位。”他说着话，冲我一招手说：“你随我来。”我跟着他走到一个跨院之内，他用手一指那间北房道：“就在这屋内。”我进到屋中一看，这屋内并没有个道人，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，也和茶房似的。他见我进去，向我问道：“你是来算卦吗？”我说：“不错。”他说：“你先在这屋里坐会，先生在那屋内，给××洋行的内老板治病哪。”他给我斟过一碗茶来。坐在屋中等着吧。工夫不大，又来了两女人，一个三十多岁，一个五十多岁。又来了四五个男子，都是来占卦治病的。大家坐在屋等着道人，给占卦治病。在这等的时候，大家彼此谈话。这个人问那个人：“你贵姓，是占卦治病吗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我姓王，我母亲害眼，生了云矇，求道爷来算。我娘的病……得的，始终也没有治好。”这个就说：“我是自己得了个吐血的病，花了二百多元钱，也没治好。”他们谈谈论论，我是一语不发。有个老头问我：“你

贵姓啊？”我说：“姓云。”他说：“你在哪里做事呀？”我说：“探访局。”他说：“你是给自己占卦治病啊，还是给人家占卦治病哪？”我将要和他说实话，忽然想起他们江湖的生意门，都有一种“敲托”的（社会里面半开眼的人，管敲托的叫“贴靴”，他们是装好人闲聊大夫。在无形之中，将人的事先探明白，然后再告诉那个老道去。江湖人管他们这种探讨事的人，调侃叫“敲托”的），我别教他们敲托的，将我的事探了去。我说：“我自己有病。”他又问我：“你是什么病啊？”我说：“是饿病。”老头子听我话不投机，他堵气子躲开我，和别人说话去了。我等了足有一个钟头。就见那伺候倒茶的人，向我说：“请你到南屋占卦吧。”我说：“不忙哪，先给别人算吧。”他说：“有先来后到，你是先来的，请你算吧。”我就同他出了北屋，走到南屋。到了屋中一看，果然是那老道在屋中坐着哪！靠南墙有两个玻璃架，上边摆着许多药瓶子药罐子，当中放着张八仙桌子。桌上摆着个六爻卦盒，还有六十四个铜钱。八仙桌两旁，有四个凳子。那个老道见我进来，用手一指旁边的凳子说：“请坐。”我落了坐，他将铜钱放在盒内八个，拿起盒来摇了几摇，摇完了八个铜钱往桌上一倒，他说：“你这卦占的不上卦，改日再来占吧。”我说：“先生，你这卦是什么卦？我不上卦，是根据什么理由哪？”他说：“我这卦是太极先天卦，系太上老君所留。这种卦没有书，是口传心授的。若将八个铜钱，摆得不像卦，就是来人心里不诚，占也是不灵的。”我听他这遍话，是无有办法，只好作罢，从皮靴页内取出两角钱票，给了他。他不要，说：“不上卦，不收卦礼。”我装起钱票往外就走，到了他们那招待室内，再坐会儿。我进到屋内坐着，他那听差的，两只眼直瞧我。我装做不知，要看他们的下回分解。只见他们如过关似的，一位一位的让过去占卦。我又竖着耳朵听他那屋摇动卦盒，我又隔着玻璃往外张望。见由老道那屋出来的人，都是拿着药包，位位都欢天喜地的往外而走。我追出去一问，他们没有一位不上卦的，都算是给什么人占的卦，得的什么病，都是花钱买了药去的，十元、八元、三两元。内中有个太太，花了八十元买了一料药去。我替他预算，那天也有数百元的收入。

我正在旅馆门前发呆，有人拍我肩头一下，说：“老云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我回头一看，是我的同学李辅星，他问我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没有事。”他说：“我就在这个公寓住着，你既没事，里边坐会。”我便跟他走进公寓。恰巧他住那屋子，与老道占卦的屋子挨着，我进屋里一看，这屋和那屋仅隔一层木板。我向李辅星悄悄的将来意说明，不教他说话，我要隔墙用耳，听听他们那屋说些什么。只听那屋内说道：“今天买卖很好，就是那头一个点头（即是指着我老云说哪）不是个正点（说我是个扎手的人），是个郎不正（说我是个磨菇）。我说他不上卦，将他推出去了。还有点头没有了？”我听他调起江湖的侃儿，心里就明白他们是江湖中一种骗局，正是我老云的材料，我得探讨探讨。又听那屋内说：“既是还有个点头，将他让过来，做完了他们再均杵（即是敲诈完了这个人，大家再分钱）。”我见木板有个缝儿，我往那屋偷着一看，见和老道说话的人，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正是在招待室向我说话，我不愿意理的那个老头子。就听老道向他问道：“那个点儿，你要出簧头没有？”那老头说：“我问他来着，是下他们孙食码头求汉儿（是那妇人给他丈夫求药）。他的孙食码子，要念招儿（他的丈夫害眼疾哪，闹的要瞎），是个火码子，你得海坨瓦（‘火码子’，是有钱的人；‘海坨瓦’，是得大敲）。”老道点了点头，那老头出去。工夫不大，

就见由外边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往凳上一坐。老道摇了一卦，向她说道：“你是给你丈夫占的卦吧？”妇人说：“正是。”老道说：“他得的火眼，有六个多月了，对不对？”妇人道：“正对。”老道说：“他这病我倒能治，须吃两料药才能好哪。”妇人问道：“这两料药得多少钱哪？”老道说：“这种药太贵，连吃药和上药，得一百元。”又说：“你可以先付五十元，买一料。先吃七天，上七天，见了好啦，你再拿五十元钱，来取那一料。”妇人就由身上取出五十元钞票，给了老道。老道给拿了，告诉她怎么吃，怎么上，那妇人拿着药走了。我至此方才明白，他们是在外边，用种种宣传之法，将受骗的人诱到公寓之内先在招待室内坐会。有他们的“敲托”的（敲托的是老道的伙计），假装也来占卦，他们是先和来占卦的人说闲话儿，将来的人为了何事占卦，都套出来，说行话叫敲托的，向“点头儿要簧”，然后告诉老道，那个人是为什么事占卦。老道知道了，才给占算。阅者诸君想老道还算不出来吗？那个妇人走后，我又听他们在屋里说话，吵吵嚷嚷的。我往那屋再看，见有四五个人，和老道分钱哪。他们分完了钱，老道说：“咱们走吧，到库果窑里，肯个牙淋吧。”我老云懂得这两句侃儿，往库果肯个牙淋，是往娼窑打个茶围。我听了这话，才觉悟过来，那个老道是“里腥治巴”（即是假老道）。

少时间，老道带着他的伙计们，出离公寓，逛窑子走啦。我才问李辅星：“你个人住在这寓里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李辅星说：“我在屋住着，是为了吃他们的膘杵。”（他是指着老道们而言，“吃膘杵”是吃老道们的钱。）我问李君道：“他们这种生意是怎么回事？求你指教明白。”李君道：“他们这种骗局，说行话叫‘做大粒的’。做这种生意很难，没有五六个人做不了。那个老道是掌穴的，他们挣钱多寡，全仗着掌穴的一人。譬如掌穴的能力好，他能‘瓦点’（即是他能敲诈），大家亦能‘均杵’（即是他的伙计亦能多分钱）；如若掌穴的不能‘瓦点’（即是不善于敲诈），他的伙计亦分不了多少‘杵儿’（即是他的伙计们亦分不着油水）。他们做大粒的掌穴之人，都愿意用好敲托的（即是用最好能力贴靴）。敲托的有本领，能给他住窑跨火点儿（是能给带来有钱的阔人），到了开瓦的时候，亦能‘海瓦’（管要敲诈人的钱财，调侃叫‘开瓦’；管能多多敲诈人的钱财，调侃叫‘海瓦’）。所以做大粒掌穴的，每逢成班的时候，都是拉拢有本领敲诈的。可是敲托的未曾要和那个掌穴联穴（即是搭班的意思），事先都耳目掌穴的本领高低（管打听打听谁怎么样，调侃叫‘耳目耳目’）。如若掌穴的杵门子清楚，才和他联穴哪（管穴的善于敲诈，敲诈技能格外好，调侃叫‘他的杵门子清楚’）；如若掌穴的杵门子不清楚，他们敲托的，给他们跨着了阔人，他没有敲诈的本领，那亦是闻香不到口啊。和搭伙亦是白受累，谁和他瞎耗精神做大粒生意？愈是掌穴的有本领，再搭着好伙计，他们上下合手，狼狈为奸，才能大施敲诈；遇到了阔人，好足足的敲诈他的银钱。他们无论到了那个商埠码头，亦是多来财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能够解决种种欲望。这里的情形，真是教人说之不尽哪。做大粒的掌穴之人，若是没有本领，亦搭不着好敲托，无论走到哪个商埠码头，亦是干瞧火码子（有钱的阔人）杵头海（银钱多）瓦不下来（敲诈不受，钱财挣不到手）。挣不着钱，不用说吃喝嫖赌抽，穿绸裹缎，就是吃饭住店的时候，因为没钱，亦常常的受店主东的挤兑。他们还不如秦琼哪，连匹马亦没有啊。江湖人的经济状况，亦是颇有研究的意味呀。”我听李君说到这里，向他问道：“他们做大粒的，干嘛到各市场去摆摊哪？”李

君说：“他们做大粒的，每逢掌穴的搭着伙计，联好了穴（组织成一班），开到那里，先找个适宜的旅店，将窑儿安好了（即是他们先赁好了房，布置好了骗局），然后掌穴的得到外头票买卖（即是到游人众多的地方去算卦），得催出响儿，才能在窑里瓦点哪。”（管传出名去，人人都知道那里有位活神仙，轰动了社会，调侃叫“催响儿”。他们将响儿弄成了，才能在店里，点着受敲诈的人进店，好敲诈银钱。）我问李君道：“我在北开见那个掌穴的老道给人算卦，算得很灵，说什么什么都对，那是怎么回事哪？”李君道：“那叫临时买托。”我问李君道：“什么叫临时买托？”李君道：“他们掌穴的，到了市场，将卦摊摊好了，他就净等敲托的买点啦。那买点之法很不容易。那敲托的人，得会把点（管能瞧出不认识的人，是老实人，是忠厚人，是奸诈人，是狡猾人，是有阅历的人，是没有阅历的人，江湖人管能有这种以貌识人的本领，调侃叫‘把点’。）”我问李君说：“买点为什么还得把点哪？”李君说：“他们要不会把点，给掌穴的弄个狡猾人去，那老道不说催响儿，就是装神仙亦装不好，弄糟了也许给他们提啦。”我问李君：“譬如他们敲托的，瞧着某人忠厚老实，是个肯受冤的，他们又施用什么手段哪？”李君说：“他们敲托的如若把好了点（即是受冤的人）。便向那人迎面过去，给那人作揖，说：‘大哥，你好啊！’那人不认识他，一定冲他发怔。敲托的说：‘你不认识我了，我不姓……那……’。那人一个猛劲就说出自己的姓氏。他将这人的姓氏蒙出来了，又说：‘你现如今在哪里住哪？’那人必将住址说出。他将这人的姓名住址说出来，敲托的就按着这人说出来的住处说：‘我在那里住过，咱们是同邻居。’那人猛住了，辨认不清。他才向那点头说：‘我求你点事，能否成？’这人定问他，‘你求我什么事？’他就说：‘我母亲得了病症，有多年了，两条腿不能动转，据医生说是下痿。我在前月走在这北开，见有一个老道摆着卦摊，我求他给占算一卦，问他我母亲还能好不能？不料那个老道将卦一算，没等我说是为什么事占卦，他就说：‘你这卦不是自己算的，是给你母亲算的。你母亲得了下痿，两条腿不能动转。’我听老道的卦占算得真灵，我问他好得了好不了？他说：‘这病我能治。有两料药准能保好，每料药吃十五天，一个月复旧如初。’我问他那两料药多少钱，他说：‘三元一料，两料是六元。’我那时不好，惟恐怕花六元钱，买敲两料药吃不好，我花三元钱买他一料，拿回家去。我母亲吃了半月，两条腿好了一条，还有一条腿没好，我又拿了三块大洋来买这料药。没想到这老道很是奇怪，他说：‘上次你买我一料药，怕我冤你，这回再买不卖了。’我央求他亦是不行，我没法子可想，碰上你啦。求你去给我去假装算一卦，就算给街坊算的，花三块大洋买他一料药，你行点好吧。’这人情不可却，就能点头。由敲托的给这人二十枚卦礼、三块大洋，两个人找老道算卦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老道就在卦摊后，大嚷大闹，招的过往行人，和看怪物一样。他把年子圆好啦，敲托的将这带人带着挤进了人群，敲托的不用嘴说手指，只要冲老道一递眼神，老道就明白了。这人说：‘道爷你给我算一卦。’他摇完了卦，就说：‘你不是自己算的，是替人算的。这个老太太得的是下痿，两条腿不能转动，他如今好了一条腿，还有一条腿没好，叫你给他来占卦，花三块钱买一料药，是不是？’这人不明其中黑幕，听着很是对。他心里还佩服老道有点来历。他先给二十枚卦礼，后掏出三元钱，说：‘道爷你算说对了，我给你三元钱，你再给我们一料吧！’老道说：‘不成。上次他不相信，买我一料药，我教他好一条腿，这条右腿不用治了，说什么

我亦不卖这料药了。’这人央求着，那不是白费话吗？他见老道不卖这料药，他无法，挤出了人群，向敲托的人说：‘给你三块钱吧！这个老道真灵。’敲托冲这人作揖道谢。他假装为难，发愁皱眉的样子，教这人看着好像真事。这人回到家去，见了他的朋友街坊能不说吗？要知道社会里的风气，是专好谈奇说怪，迷信太深。他向亲友邻里一传说，只要有个有病的，他们就得上当。再往卦摊占卦，有敲托的在卦摊附近围着转悠，两只丁郎似的眼睛，净望着点儿，瞧见他买的那托，回着人来，他就知道他们宣传的力量有效。这人给他们介绍买卖来了，敲托赶紧凑过去，假装说话，探口气，将来人的事，敲出来，坠着这人。到了卦摊旁边一站，和老道一使暗令子，老道就明白来人是为何事占卦，施其引诱的手段，诶到旅馆客栈之内，焉能不受其敲诈？”

我老云听明白了这买托、过簧，敲托、催响的事儿，又问李君：“怎么有人在他那卦摊占卦，他说不上卦哪？”李君说：“他遇见没教敲托要出簧的人，人家的事他全不知道，算也不灵，说什么也不对，倒坏了他们的生意，故而一推了之。”我问李君：“什么叫推呀？”李君说：“他们做大粒的生意，掌穴的能为得会推会送。推送清楚，那做生意敲诈人的本领，才算到家哪。”我问李君：“怎么推。”李君说：“他们江湖人，管有买卖不做，调侃叫‘推’。”我问李君：“什么叫送？”李君说：“来了点头儿，只要将钱弄到手内，立刻几句话，就将上当人说走了，那调侃叫‘送点’。一者钱到手啦，多费些话无用；二者言多语失，多说话没好处。不如钱到手，将他送走，再来了人好挣第二个人的钱。送走了点有两样好处：一者来了点再施敲诈的时候，先上当的人，是旁观之人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那时候如旁观者醒语了，岂不往回要钱？这是送点儿的好处。可是社会里的人，有一种人，屁股最沉，到了谁家坐着不走，也不是那儿来的话，说起来没完，本家主人心里多烦他也不走。江湖人对于这屁股沉的人，他们有一种方法，几句话就能将他送走。这种送点的意思是免得有人在他们敲诈的时候，亦是碍眼。做大粒的江湖人，投师受业，练习好了能为，先挣钱孝敬师父。就学的是：当掌穴的，杵门子要清楚，簧头要利落，推送要清楚；当敲托的，会把点才成。”我问李君：“为什么到公寓来占卦，他说不上卦哪？”李君说：“他们江湖中的生意，专会把点，把着你不是点，才说不上卦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把点？”李君说：“江湖人管瞧事行事，瞧人行事，调侃叫‘把点’。如若看着某人能受他们敲诈，便说：‘某人是点。’如若看着某人，透出来不能量他们敲诈，就说‘不是点儿。’如若看着某人像个忠厚的样子，便说‘忠阳点’。如若看着某人，像个当小官差的样子，便说是‘柴把点’。如若看着某人，像个做大官的样子，便说这是‘赤子点’。如若看着某人，像个听差茶房的样子，便说是‘展点’。如若看着某人，像个做买卖商人的样子，便说是‘贸易点’。如若看着某人，像个乡下的庄稼汉，便说是‘科怔点’。如若看着某人，像当兵的样子，便说是‘冷点’。如若看着某人，像个人物字号的样儿，便说是‘皇壮点’。如若看着某人，像个又懂行，又不堪了解的样子，便说是个‘半空不撮点儿’。你来占卦，不是愿受敲诈，是来探讨他们内幕，他们焉能看不透啊？你自说是点不是点？”我说：“不是点。”李君说：“你既不是点儿，他们就不和你捣麻烦，说不上卦的意思，就是看你不是点。”

我问李君，你为什么住在这个公寓哪？”李君说，“为的是和他们均杵。”我问：“何为‘均杵’？”李君说，“他们敲诈来的银钱，我分着花，调侃

是和他们‘均杵’。”我问：“你凭什么分他们的钱哪？”李君说：“江湖中的生意，有能挣钱不犯法，叫正当生意。有几种生意虽然挣钱，暗施敲诈，他们的钱财，是犯法来的。他们做这种骗人的生意。时时刻刻害怕。如若有人将他们告发了，一定得落个诈骗人财的罪名。如若有人能明白他们的内幕，再有几个官面的朋友，有好几个当官差的，对于他们做大粒的生意人，就能施以威胁手段，和他们均杵。”我问李君：“譬若他们若不均给你杵哪，你有什么办法？”李君说：“他们若不分给我银钱，我就向官界的朋友，将他们的诈骗行为说明了，使出官面来，轻了将他们驱逐出境，重了捕到官署搜出诈骗的证据，还能教他们去住监狱。”我问李君：“你的事我明白了，你是坐地分赃啊。他们恨上了你。你可得留神哪！”李君说：“他们不恨我，还和我真亲热，绝不能陷害于我。”我听了很为奇怪，不明白他们江湖人，为什么还愿意交他这个朋友。我问李君道：“他们为什么还愿意交你哪？”李君说：“他们有我这个朋友，有三样好处。”我问：“那三样好处哪？”李君说：“头样好处，是用我联络官面，一者不受取缔；二者我遇事能够护庇他们；三样好处，是用我给他们把点。本地各机关的人员，他们是不认识的。我若瞧见有各机关的人员来了，我就和他们调侃，不教他们敲诈，免的惹了蚂蜂窝。第三样是他敲诈的人，明白了，来找他们麻烦，我是本地人，眼皮儿宽，认识的朋友亦很多，也能给他们说和事，息事宁人。我不是白白的要他们钱财，我是他们的护身符。”我说：“他们几时认识你的？”李君说：“他们江湖中的生意人，自称叫跑腿的，忽在某省市，忽在某商埠，忽在某码头。他们的生意人，是这里不见那里见。他们见了面也是打听各地的事儿，他们是甲向乙说，乙向甲问。如若到了天津，只要找着李辅星，有他护庇着做生意，就是什么也不怕了。故此外埠的江湖人，来到这里就找我的。”我问李君：“是他们江湖的生意人，挣了钱你就能分吗？”李君说：“不能，是他们骗财的生意，挣了钱我能分肥。若是不骗人的生意人，挣了钱不给我花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譬如那卖刀剪的说吧，他们那种生意，是讲本图利，不过用生意的方法多卖些货物而已。人家卖了钱，我凭什么分着花呀？”

我问李君：“他们这做大粒的生意，为什么都给算卦人一料药哪？”李君说：“这叫‘卖料汉’的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卖料汉’？‘卖料汉’是怎么子事？”李君说：“‘卖料汉’，是他们做大粒生意的最重要的诀窍。他们做欺骗人的生意，每至一处，设局骗财，也不容易。在那里做生意，日期少了，骗不了几个人，所挣之钱财不足，他们用度也是不成。日期多了，被骗的人，久而自明。如若醒悟了，岂不找他们麻烦，他们每至一处，至少的日期，要做半个月的生意，多的要做一个多月的生意。在这种骗人的时期，他们卖出的料汉，是每日教病人吃一丸子药，吃十三天为一料服药之期，如若服药之人，吃完了药不见效力，找他们来麻烦。他们在这十几天的工夫，已然将钱财骗足了，除去吃喝花费挥霍之外，无论是掌穴的，是敲托的，个个都囊中巨款，不待被骗之人明白了，他们就坐上火车轮船，逃往别处了。用料汉支延十数日，是他搪塞被骗之人的好办法。故此做那种生意，都用料汉，个中的意义就是这种情形。”我问李君：“他们有到天津，三二日就走的没有？”李君说：“他们这种生意，也凭的是运气。如若到了某处不走运，做个十几日的生意，也没遇着有钱的阔人，骗了穷人的钱财，不用说无有坐火车乘轮船的路费。连他们住店吃饭还困难哪！说行话，叫浅在某处，开不了穴啦。这种情形也是免不了的。如若他们到了那里，三二日之内，遇见了

阔人，能敲诈个几千元，就不用再敲诈别人十元八元的了，急早开穴，早走为妙。倘能不走，被人家明白了，找他们麻烦，挣到手的钱，教人要回去，那不是煮熟鸭子飞了吗？他们到处遇见这种事，就来的快走的也快。”

我老云向李君将这种做大粒的生意内幕情形探讨明白，记录下来。在本书《江湖丛谈》谈论明白，贡献于社会，贡献于阅者，遇见了这种骗人的生意，免得社会人士受骗。这也是我老云忠心博爱社会人士的一点好意，不知阅者诸君以为如何？

江湖艺人传：去平留津的大金牙

最近我老云走在各处，时常听见各商号由广播电台播出来的玩艺，有“金龙宝殿修在了中间哪……唉……”不用我老云说，阅者诸君就能知道，这是大金牙拉洋篇，唱的曲儿。

生意人最难得的，就是能够响万。如今要提起“大金牙”三个字来，几乎无人不知了。他们一家数口，都叫“金牙”。有“老金牙”、“大金牙”、“小金牙”。“老金牙”姓焦，叫焦永顺，是河间府任邱县的人。他自幼就投入江湖中，学习“柳海轰儿”（管唱大鼓书的行当，调侃儿叫“柳海轰的”）。他唱了些年大鼓书，各商埠码头，也都到过。跑腿的人们（江湖人自称，叫他“跑腿的”）都知道，有他这个腿儿（即是知道唱大鼓的，有他这一号）。

他唱的是西河调儿。因为他没有什么“万子活”，始终也没“火穴大转”（管不会唱整本大套的书，调侃儿叫没有什么“万子活”；管没大红大紫过，调侃儿叫管“火穴大转”），仅落个衣食不愁而已。夫妻二人，就生了一子，名叫焦金池。从小儿这焦金池就跟着他父亲在外边跑腿。他先和人家弄“腥棚”（管弄个布棚圈儿，里边有三条腿的大姑娘、六条腿的牛，调侃叫“腥棚”）。至今大金牙的家中，还卦着个放大相片。片上是大金牙拉着六条腿的牛。阅者若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有回我老云到他家里看见的。

焦永顺有个亲戚姓潘，住家在天津海下塘沽，都叫他潘小秃，专以画洋片为生。现今各洋片的画片，都是潘小秃画的。他画洋片是小张的五元，大张的十元，特大的三十元。先交足了钱后画。近期的半年后取货，远期的一年后取货。他的生意是拥挤不动的，是拉洋片的都将他当做圣人恭敬，几十年来已经发了财了。焦永顺要画洋片，能够少花钱，当月取货。有了这种便利的事儿，焦永顺的儿了，就学了“光子”啦。（江湖人管洋片，调侃叫“光子”）

焦金池学会了拉洋片，他镶了两个金牙，人人不叫他焦金池，都叫他“大金牙”。他拉洋片能够响了万，是有几样特长的：第一是他人氏长得“压点”（江湖艺人如若长得有台风，有个气派，调侃都说他“人氏压点”）；第二是他的“碟子正”（江湖人管口齿伶俐，口白清楚，调侃叫“碟子正”）；第三是他的“夯头子好”（江湖人管好嗓子，调侃叫“头好”）；第四是他的“发托卖像好”（江湖人管做艺的人们，到了表演的时候，脸上能够形容喜怒哀乐，龇牙咧嘴，叫“发托卖像”）；第五是他的“活头儿宽”（江湖人管会的曲儿多，调侃叫“活头儿宽”）；第六是他能够“攥弄活儿”（江湖人管会编各种小曲，调侃叫“会攥弄活儿”）。“大金牙”有这六样特殊的技能，成了大名。电影明星陆克、贾波林，在银幕上受人欢迎，能在他们面上形容那滑稽态度。“大金牙”的洋片曲儿，每逢唱的时候，使出那“稀溜钢儿”（江湖人管逗笑的话儿，调侃叫“稀溜钢儿”），听曲的人们都能“咧瓢儿”（即是笑了）。“大金牙”唱的曲儿，也是滑稽的玩艺。社会的人士，无不欢迎。

我老云常说，艺人若要成名，受人欢迎，必须多学滑稽的艺术。我老云在江上湖里调查得来，江湖的行当，最苦就是拉洋片的。要做分洋片，至少也得四五十元，画片子得到塘沽潘小秃去买，做洋片箱子得到山东德平县买。除了这两处有画匠有木匠，能拉洋片，别处是不成的。即或有画的，有做的，

弄出来也不美观。他们到处作生意，敲打锣鼓，连拉带唱，累了一天，才挣个几角钱。临完了，膀上还得担个几十斤沉的洋片箱子回家。江湖人常说：“象法一包儿，空子一挑儿。”（江湖人如有真本领，天天能挣大钱，处处受人欢迎，调侃称为“象法”，那相面的先生们，只有包内有管毛笔、铜墨盒、碎纸条，到处挣钱，挣的钱多，那份家具轻巧，江湖瞧着他们行，人人羡慕，称为“象法一包”。那拉洋片的行当，本钱又大，受累又多，挣钱又难，担着全分洋片家具，分量又沉重，江湖瞧着他们这种笨生意，讥诮他们，是“空子一挑儿”。江湖管事事外行的人，叫“空子”。像拉洋片的，就算“空子”。谁要有本领，也不干这种笨营生。）

据我老云在我们中国云游了这些年，拉洋片的见多了，从来没有发达过人。像“大金牙”这人，可谓空前绝后了。他的洋片家具与众不同。别人的箱子，是四个镜头。让坐的时候，只能坐四个人。他的箱子是八个镜头，要让坐儿，能坐八个人。挣钱能比别人多加一倍，要是收拾回去，一个人弄不动，也得两个人抬着。使这家伙，非两个人照顾不了。他那份家具非用八九十元做不出来。每天的挣项，由早到晚，才能挣一元多钱，至两元钱。“大金牙”的进化力量很大，他能不教人瞧洋片。在天桥儿，拉个场子，只凭敲打锣鼓，唱洋片曲儿，挣个一两元钱。拉洋片的不用洋片，就是他能行，别人恐怕学不到的。齐化门菱角坑，有野茶馆时，徐狗子将他几份洋片架弄到台上，也搀在杂耍里，算场玩艺。一些贵族式的家庭，在喜庆宴会，也常常邀他。“大金牙”的洋片，也登了大雅之堂。妇女们听时，他还能唱些雅趣的曲儿。话匣子片儿，也灌了许多片子，销路很是不错。广播电台常常邀他，播出来的曲儿，人人都能听见。他的玩艺真是普遍了。

“大金牙”生有二女一子。大姑娘叫焦秀兰，二姑娘叫焦秀云，三的小子乳名叫“小丑儿”。他的“月丁码姜斗”，真是“撮啃”（江湖人管两个大姑娘，调侃叫“月丁码姜斗”，管长的美貌，调侃叫“真是撮啃”）。焦家姐妹，受他们“饅的饅儿”，“夹磨”了，能“柳海轰儿”，在平津两地，火穴大转了（焦家姐妹的祖父，调侃儿叫“饅的饅儿”。传受他们会唱大鼓，调侃儿叫“夹磨子”，能“柳海轰儿”。他们挣了大钱，都叫坐儿，调侃叫“火穴大转”）。在前年，他们全家班，每日在天桥献艺，高朋满座，始终不掉坐儿。那“小丑”七八岁就能上场，打个鼓令，抓个“碎包袱”（逗笑的小玩艺，调侃叫“碎包袱”），垫一场活，也能挣一两元钱。他的发托卖像，颇有乃父之风，叫他“小金牙”，是名副其实了。

大金牙的收入丰富，便染了不良嗜好。北平这个地方，实行戒毒的时候，因为大金牙顶了瓜（即是害了怕），全家赴津，杯弓蛇影，以讹传讹，都轰动了，要喷大金牙（江湖人管洋枪调侃叫

“喷了”；要枪毙了，调侃叫“要喷了”）。人人传说不一，闹得满城风雨，结果算是没有那回事。直到焦秀兰喜期之前，“大金牙”

全家归平，谣言始息。老金牙焦永顺，是个旧礼教的人，焦秀兰嫁夫，并非艺人，且系发妻，是他极力主持的，绝不使其孙女生财，为人作妾，他的主张是值得我老云佩服的。焦秀兰出嫁之后，仍在焦家作艺。所挣的金钱，也按股均分，他小夫妻生活起居也颇安逸，快乐无忧。现今大金牙全家因受津埠人士欢迎，在那里献艺，已久未回平了。

天桥儿尚有大金牙的徒弟，也叫“小金牙”，是已故说评书的张福全之子（张福全系说《施公案》的群福庆师弟），受大金牙的传授，拉场子擢明

地，仿照其师的艺术，颇能挣钱。因为他师徒在江湖中，是光子里开荒的人物，我老云在《丛谈》的艺人传内，写出来贡献于阅者。

北平平民化市场天桥之沿革与变迁

江湖中的艺人，无论练好了哪种艺术，都有百观不厌的长处。他们在哪里做艺，游逛的闲散人们，就追到哪里游逛。不怕某处是个极冷静的地方，素日没有人到的，只要将江湖中生意人约了去，在那个冷静地方，敲打锣鼓表演艺术，管保几天的工夫，就能热闹起来。若已经他们繁华起来的地方，或是得罪了他们，或是由空块净盖房，盖来盖去将生意人挤了走啦，管保不多的日子，那个繁华热闹所在，立刻受影响，游人日稀，各种的买卖就没人照顾，日久能变成个大大的拉屎堆。江湖艺人，有兴隆地面的力量，有吸引游人的力量，有繁华地方的力量。我国各大都市、各省市、各商埠、各码头，有许多地方，都是由他们的力量兴旺起来的。

江湖艺人在社会中，是有伟大之力的，岂可忽视耶？阅者如不相信，我老云列举一事，便能知晓江湖艺人的势力如何。在营口有洼坑甸，算是营口最热闹的市场，较比天津的三不管，北平的天桥，不在以下。起初洼坑甸是块低洼之处，年年夏天积存些雨水，臭气难闻。营口的市人，都不到那里去的。自从这里添了“杂拌地”（有各种露天杂耍儿，撂地赌钱的玩艺，江湖人称为“杂拌地”，又叫“杂巴地”），渐渐有人去逛，在那时算是个发芽的时期。有个“晃条”的刘凤岐（江湖人管蹲签赌钱的，调侃儿叫“晃条的”），他是河北省河间县的人。对于江湖艺人，有以艺术吸引游人、兴隆地方的力量，他是知道的。他搭了个财东，就经营那洼坑甸。几年光景，由他开荒，邀请各处的江湖人，到那里做艺，居然就成了功啦。刘凤岐是洼坑甸的经理，他是个穷光蛋，数年的收获也变成了资产阶级中的人品，丰衣足食了。我云游客是到处云游。隐士文人都去游三山五岳，古寺庵观，我是专游生意场儿。在民国九年，我就云游到了营口，大逛洼坑甸。那里有卖梳篦的，卖刀剪的，卖故衣的，各种杂货摊儿，各种吃食，大小饭馆林立，叫卖摊儿丛杂，锣鼓喧天。马戏棚，走兽棚，魔术棚，拉洋片的，大鼓书场，评书场，相声场，戏法场，卖药的，算卦的，相面的，打把卖艺的，比大连西岗子还格外热闹。我云游了一个星期，都没过瘾，因事回津。又过了几年复至营口，乘车而往，及至到了洼坑甸一看，冷冷清清，游人稀少，各铺户的伙计也都怔着。那种景况，将我老云的高兴，一个张手雷似的打没了。我下了车，向各处访问，为什么那样繁华热闹的所在，落到这样冷静？有人告诉我刘凤岐财产有了，渐渐的骄傲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对于江湖的艺人，待遇太苛，将江湖人都得罪了。那些生意人，都挪到东街火神庙搭场子，将游逛的人们，带了走啦！这里没了玩艺，谁也不来逛了。这个洼坑甸算没了风水，我老云也扫兴而归。设想到刘凤岐那个人，能够有了觉悟，痛改前非，托朋友向江湖艺人，给他疏通，居然运动成功，江湖艺人又都挪回洼坑甸。也真奇怪，游逛的人们，又都天天游洼坑甸，那个地方，又成了繁华热闹之所。我老云问过刘凤岐，江湖艺人对于兴隆地面如何？他郑重地和我说是奇伟的。生意的势力，他是知道了。到如今只要往营口去过的江湖人，对于刘凤岐，是有口皆碑，无不钦佩的。他联络江湖中的生意人，种种手段，样样方法，是很有门道，值得钦佩的。据我所知，营口洼坑甸，因有刘凤岐而兴。

江湖艺人，能兴隆市面，不仅营口是那样，哪省哪县也是一样的。从前天桥那里的地皮，每亩地才值二三百元。自从天桥市场渐渐发达以来，那地皮的价儿也随着往上增长。最近要在天桥买一亩甲种地，必须二千元大洋，

才买得到哪！天桥地方，是江湖艺人给提倡起来的。振兴到了如今，成为北平市民化的市场，功劳是他们的。地价增涨到三千元一亩，恐怕没有人酬谢他们吧！现在全国各地，因为经济的状况不佳，连上海那个地方，都嚷不景气。北平的天桥，各种的商业，各种的玩艺场，还能支持得住，实是不易呀！市政现在长官，对于劳动人，做小生意的人，都能减轻担负，格外的维持。虽在不是景气的时候，居然能显出市面有些活动气象，挣钱撞现钟的老哥们，无不里歌巷颂。较比年前的市面不同，使人都有了感觉。岂不是地方当局，注重平民的生计，维持力量啊！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我老云将这些年调查得来的天桥沿革，变迁状况，艺人艺术，种种里面的材料，写出来贡献于阅者。

据平市老人听谈，当初的天桥，是最高无比。在桥南边往北看不见前门，在天桥北边往南看，看不见永定门，可见那座桥是不矮的。桥底下走水，桥东叫东沟沿，桥西叫西沟沿，那道沟最长，叫做“龙须沟儿”，永定门内东天坛，西先农坛，两坛之北，天桥之南，地势很低，净是水坑。天桥附近，有些个做买卖的，清季鼎盛时期，贩夫走卒，劳动的人们，在那里求生活，无事散逛而已，未有今日之盛也。天桥的茶馆，据我老云所知道的，最早是西沟沿南边，有个大野茶馆，字号“福海居”，主人姓王行八。他那野茶馆，所去的茶座，都不注意字号，全呼为“王八茶馆”。每逢春去夏初之际，一些个闲散阶级人，提笼架马，喝个野茶，都到那里去的。在清末时候，提起“王八茶馆”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每日高朋满座。主人王某，对于应酬茶座，周全事儿，是能手。克勤克俭，买卖发达，颇获厚利。数十年的好买卖，很治了些产业。围着他那茶馆，有许多江湖人做生意，拉场子擗明地，游人众多。人能兴地，地能兴人。那附近的水坑随垫随宽，地势愈宽阔，支棚设帐，摊贩云集，游逛的愈多。夏季兴旺，每入冬令，游人稀少，不如夏令百分之一。野茶馆最多之时，系先农坛东北部，开办临时市场。水心亭，杂耍馆子，茶馆林立，盛极一时，天桥发达第一期也。有清室某王祭坛，在坛门往北望见棚帷杆幌，锣鼓喧天，只向当局问了问是何所在，当局疑其见怪，立即驱逐。天桥的玩艺，迁于金鱼池。未几，天桥仍然恢复原状。庚子年后，前门至永定门，翻修马路，天桥拆改为小石桥矣。马路东有歌舞台，乐舞台，梆子名角崔灵芝、一千红等，与名武丑张黑，均在三台献艺。每日三台均上满座。天桥以前净是浮摊，故衣摊，铜铁破烂摊，叫卖商贩销货之所。城南游艺园，前后开办，虽为阔人娱乐场，与天桥大有益处，藉壮声势，长袍短褂，上等人也有。天桥的各种生意，十分茂盛，为天桥发达第二期也。是时警察厅，对于平民娱乐，极为注意。为繁华市面计，将天桥立为东西市场，组织东西市场联合会。各摊贩商人集款，收买官地，为永久事业。从那时大兴土木之工，渐渐建房筑屋，经数十年之久，便成今日平民模范之市场也。

天桥茶馆各有不同

评书茶馆，只有福海居一家（即“王八茶馆”），该书馆最发达。前为清茶馆，提笼架鸟，闲散阶级人物，都到那儿喝清茶去。后为评书馆，不卖清茶，所上的茶座，都是好听评书的。北平这个地方，评书茶馆，共有七八十家。“王八茶饭”，屋内宽阔，能坐三百多书座，为书馆之冠。说书的先生们，挣钱最多，也属该馆第一，白天上座最多，灯晚座客稀少，不及白天三分之一。评书界演员，有叫座魔力的，在该馆讲演，能上满堂座儿。能力稍差者，就无人去听。“王八茶馆”虽能挣钱，也要艺术高超，第一路角色，才能上得住一转儿（每两个月为一转儿，过期改换新角）。第三四路角色，皆畏而不往。第二路角色，也时常有嗑出去，做不到一转的。（凡是说书的演员，到某书馆说书，如不上座，演员辞了馆，另寻他处时，同业人便讥诮他，在某书馆磕也去。“磕出去”为评书界最耻辱的事儿。）在清末时，该馆能叫座的说书演员为：王致廉、王杰魁、田风云、杨云清、张志兰、尹福庆、张诚斌。自民国以来，在该馆能叫座的说书演员为，陈士和、潘诚立、张少兰、袁杰亭、袁杰英、金杰丽、品正三、刘继业、阎伯涛。最近评书界老人物相继去世，后起无人，人才缺乏，在该书馆能挣钱，能叫座的，只有品正三、刘继业、阎伯涛、刘继云数人。王杰魁、袁杰英，为评书最有声望的角色，也因该馆的生意难做，辞了转儿，另搭别的书馆了。陈士和、金杰丽去津未返，张少兰改行行医。该书馆每年只用六个演员，即可表演全年。至今书界演员，尚有百数余，欲邀六个相当角儿，都感觉困难。评书界人才缺乏，为百年来所未有。望该界同人，设法培养人才方好。倘不设法维持，评书界的事业，就要破产了。不知说书的先生们，以为然否？

今年该馆的角色，大有更动。除正二月，仍为刘继云说《精忠传》，三四月袁杰英辞去，另换蒋坪芳说《水浒》，五六月连阔如辞去，另换张荣久说《施公案》，七八月仍为品正三说《隋唐》，九十月阎伯涛说《清烈传》，冬腊月刘继业说《济公传》外，因评书转儿，仍然沿用旧历，闰三月又邀王杰魁说《包公案》。按王杰魁在该馆献艺，有三十余年可保能叫座儿。至于蒋坪芳、张荣久等演时，能否上座，实难预料也。

“劈柴陈茶馆”，主人姓陈，因售劈柴得名。该馆在天桥西沟沿路北，六楼八底，底下茶座，大多数是附近手艺工匠，摊贩商人。楼下则分两路的，每天早晨有十数人，在那里喝茶，研究活儿。许荣田、陈荣启、马阔山、曹阔江、马荫良等，是天天准去的。这里算是个清茶馆。如若有人邀说评书的，到那里去邀，是绝不能空的，那是“团柴的”“牙淋窑儿”（“团柴的”是说评书的。“牙淋窑儿”是茶馆）。

“六合楼茶馆”在魁华舞台北边，四楼四底。虽是个清茶馆，白天卖清茶，夜里是店，瓦木匠，拉车的老哥们，盘踞之所。清茶馆儿，地势宽阔，楼上楼下，设备完善，讲卫生，真清雅，买卖发达。第一为“西华轩”，俗称“红楼茶馆”。第二为“同乐轩”、在“红楼茶馆”以东，俗称“三起大搂”。野茶馆，值凉爽，为“长美轩”，在电站总站以西。每逢夏季，天天高朋满座。其余的野茶馆，则无定所，年年改变，营业如何也没一定的。

“小小茶园”、“天桂茶园”、“小桃园”、“万盛轩”，都是蹦蹦棚子，又叫“奉天落子”，半班戏。所唱玩艺儿，生旦净末丑等等的角色都有。我老云听过些回，始终他那戏里，也没唱出个皇帝元帅，美其名叫“评戏”，

称为“半班戏”，倒是名副其实的。“如意轩”、“二友轩”、“三友轩”，都是落子馆，一班不得时的鼓姬全在那里演唱。“询局的”先生们，如好“耳目海轰儿”，可以去耳目吧。（听玩艺人的人，江湖调侃叫“询局的”。管听大鼓，调侃叫“耳目海轰儿”。）爽心园、春华园、天华园，又都是唱坠子的、唱山东大鼓的杂耍馆子了。

天桥市场摆地的人物

我说这个摆地的人物，凡是久逛天桥的人，差不多都知道的。不知道的人，也是不少。阅者诸君如若问什么叫摆地的，说起来也是一种职业。干这行的，都得是胳膊粗，脑袋大，有点窦尔敦的派头，才能吃得了这碗饭哪！本钱不大，有个几十块钱就能成的。买些桌子凳子，竹竿杉槁，布棚儿，弄几个生意场，再有几块地儿，就有江湖艺人，找他们临时上地，挣了钱是二八下帐。如若挣一元钱，做艺八角，摆地的两角。上地的行当是：说相声的，唱大鼓的，说竹书的，摔跤的，变戏法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唱坠子的，抖空竹的，种种的玩艺。此外还有卖药、算卦、相面的，点痣的，这几种生意，用不了许多的桌凳，只有张桌子，一个凳儿就成。可不能二八下帐，由上地的艺人挣了钱，随便分给他们。数目多寡，没有一定的。

天桥摆地的人物，也各有地盘。最早是李六一、赵凤桐，老冯。李六一所摆场子，在天桥西北一带，“魁华舞台”西北。他所占的地皮，先是官地，后由商人购买，改为民地。在民国元年至十年之间，他的地势最好，凡是艺人都愿上他的地儿。他每天的收入，也有几元钱。近年来地势变了，游逛的人们都不走那一带啦，也由地主建筑了许多的房子。李六一的场子，十落一二，他这个摆地的，已是半守旧业半改行了。老冯所摆的场子，在“王八茶馆”以南，“魁化舞台”东北一带。在民国十年前，游逛人们，都在那里盘桓，上地的玩艺也很齐全。所分的利钱，那天也有两三元。至今他那些场子，全盖了房子，老冯这个人也不知那里去了。赵凤桐所摆的场子，在电车道西边，“公平市场”北半部。所有的地皮，都是“公平市场”的。上他地的艺人，净是武买卖，没有文买卖（江湖人管卖艺的，变戏法的，摔跤的，拉洋片的，等等生意叫做“武买卖”。因为这些玩艺，有锣鼓敲敲打打，吵吵嚷嚷，扰乱其他生意，都叫他们为“武档子”。一些个算卦、相面、卖药的文生意，都怕“武生意”。若是上地做买卖，文生意离着武玩艺愈远愈好，清清静静，说得道，挣钱为妙，绝不肯以肉嘴肉嗓子，和锣鼓儿反抗）。有了这种原因，赵凤桐的场子，成了武玩艺的地盘，文生意一份也没有了。

天桥摆地的人物，能够发达的，只有两个人：一个叫吴老公，一个叫老魏。吴老公是个太监，因为时代变迁，太监的权威没有了，受了时代变迁的淘汰，当太监是不能维持生活的，要当也怕无处去的。他有些个钱财，治买桌凳，棚儿帐儿，占几个场子，做摆地买卖。他摆的场子，在“公平市场”西边，“魁化舞台”以南。在民国十年以后，他那一带的地势，为游逛人们必经之路。上他那地的艺人，都是有本领的。每日也收入几元钱，克勤克俭，积蓄款项，盖了两三所房子，由摆地改吃瓦片儿，是个有眼光的人，所以生活无忧，很为得意。只是他人缘有限，因为他没有儿子，天桥的人们，都说他苦奔而已。看起来为人穷富是小，没有人缘，也是不好啊。老魏是河间的人氏，与名伶魏莲芳是同宗弟兄。先在天桥“魏化舞台”后边，摆茶摊儿。他在天桥，瞧着摆地的营生可干，就治买桌凳棚帐，招揽生意。我老云还记得他的地盘有两档子生意，一文一武：文生意是做“八岔”的连仲三（江湖人管算奇门的，调侃叫“八岔”），武生意是“挑厨供”的孙宝善（“挑厨供”是卖戏法的）。他给由这两个人摆地，干着得意，又在先农坛东面，旧坛坡下边，弄了一个场子。在他这三个场子初立之时，邀了三档“硬生意”（江湖人管能挣钱的玩艺，调侃叫“硬生意”）。头个场子是，摔跤的宝善

林（宝三）；二个场子是，张寿臣、刘德治相声；三个场子是关顺鹏的竹板书。这三档玩艺挣了钱，和他二八分钱，哪天他也能收两元至三元。又在三个场子后边，弄了个野茶馆，字号“爽心园”，高搭天棚。每年夏季的茶座很多，买卖很是发达。由野茶馆又改为杂耍馆子。“爽心园”分为南北卖座，北边是卖清茶，南边唱大鼓。山东的坤角李雪芳，在他那馆子唱了二年半，天天上满堂座儿。一者是李雪芳的艺术好，有叫座的魔力；二者是地势宽阔，处于“流水年子”，游人容易入步（江湖人管游逛人必由之路，调侃叫“流水地”。管一要钱游逛的一散的玩艺，叫“流水年子”。别的生意，能在他们要钱的时候吸收游人，调侃叫“借得了年子”）。“爽心园”茶馆，为天桥借年子第一好地方。凡是做艺的人们，都愿上他的馆子。老魏近些年，积蓄了不少钱，将“爽心园”前边的官地，买到手中，改为六个生意场，盖了些房子。由摆地起手，勤苦耐劳，事业发达，十年有余变为资产阶级中的人物，也是福禄加于勤俭人也。天桥的人们，对于他是贬多褒少，或者是一家饱暖千家怨，也未可定。现在“爽心园”的台柱子李雪芳，已回归济南。另邀李艳芳、李艳楼演唱山东大鼓，上的座儿也还不错。场子的生意能够挣钱久站的，是宝三的跤摔，于俊波、郭起四、尹麻子的相声，其余的场子都是随来随去，流水的生意。摆地人物，最近有豆汁舒家、天华园王家，较比以上的几个人，差的太多。他们的场子只有一两块，也不见发展，仅落挣扎劲儿。因为这些年天桥的市场，盖的房子很多，将生意场挤的剩了一半，摆地的行当，也要排挤没了。

天桥市场，地势宽阔，面积之大，在北平算是第一。各省市的市场，也没有比他大的。东至金鱼池，西至城南游艺园，南至先农坛、天坛两门，北至东西沟沿这些个地方，糊里糊涂的都叫天桥市场。在这里面又分出多少个市场：天桥东边叫东市场，又分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巷子；天桥西边最为复杂，马路以西叫西市场；由吉祥舞台往南，坛门往北，叫“公平市场”；由电车总站往西，为公平市场南北之界限，南为“南公平市场”，北为“北公平市场”；在“魁华舞台”西边的市场，叫“先农市场”；往南叫“华安市场”，现在都盖成民房。这个市场，名称虽在，玩艺是没了；西边有“遍红楼”，叫“城南商场”；游园东边，叫“天农市场”。天桥东市场，没有杂技场、玩艺场，完全是做买卖的，可称为商业区。最多的买卖，是卖故衣的。故衣行虽有故衣铺、故衣摊的分别，可是铺子也不在屋内做买卖，门前支棚设帐，和故衣摊子是一样的。

我老云是个穷光蛋，有了钱不懂得做衣裳，向来是买故衣穿。我和故衣行，是常交买卖。他们故衣行的内幕情形，我曾调查过几次。他们这行儿的买卖，情形最复杂，规矩也与普通的商业不同。我有个故衣行的朋友张君，我问过他：“你们故衣行，为什么将铺面屋子弄的挺黑的呀？”张君说：“我们卖的衣裳，都是由当铺里趸来的。无论是皮棉单夹纱，难免衣上有残坏的地方，什么大襟上有块油啦，袖子上有个洋烟卷烧的小窟窿啦，胳膊窝虫子咬穿啦。我们来了买主，挑送了半天，好容易挑上合适了一件衣服，要叫他瞧出点小毛病，他能要吗？如若屋子黑，不亮堂，教他在屋子里瞧看，稍微大意，就看不见。讲好了价钱，将衣服买回家去，再看出有毛病来呀，向来故衣行的规矩，是出门不管换，最腻‘抖德’（德应读去声）”。我问张君：“什么叫‘抖德’。”张君说：“我们故衣行管买走的东西，又拿回来换钱，调侃叫‘抖德’。”我问道：“各商家的买卖货物，除了药品，是出门不换，

别的东西都可以换的，怎么故衣不能退货哪？”张君说：“七十二行手艺买卖，行行不同。就以我们故衣行说吧，虽是讲本图利，与各行买卖全都不同。我们这行用伙计，是分为挣工钱，与不挣工钱。挣工钱每月至多不过六元，少者三元，柜上管顿饭，到了三节算帐有零钱，零钱也少。如若不挣工钱的伙计，柜上不给工资，并且是不管饭，他分的零钱可是大股儿。我们故衣行的伙计挣钱多少，全由零钱多寡而定。”我问道：“你们这行的零钱，是怎么挣法，如何分钱？”张君说：“我们的货物上都有暗码，譬如，来位客人要买大氅，伙计一看大氅上书的号码，是应卖十二元大洋，他敢向买主要二十四元。如若买主给了十五元他应当卖了吧？他不但不卖，还向买主花说柳说，教买主添钱。如若买主多添钱，他们伙计就多分钱。买主一定不添了，他也得卖给人家，卖下这十五元钱来，是大帐写十二元，小帐写二元。大帐的十三元钱算掌柜的本利，小帐两元，就是伙计的零钱。到了晚上，收摊算帐这两元小帐是掌柜的分一元，伙计分一元。每天伙计们谁分多少零钱，由他们个人卖货时候能力而定。愈是有能为的伙计，愈是能在码的价外，多多的卖钱。”我问张君：“如若挣工钱的伙计，分零钱如何分法？”张君说：“那要是十三元的货物，他们卖了十五元，大帐上收十三元，小帐上收两元，当天这两元不能分，得了零钱，天天往小帐上记数。到五月节，八月节，年关，才按着小帐的数目，按股儿分钱。”我问张君：“常听贵行人说，大帐好小帐好，大帐不好小帐不好，那是怎么回事？”张君说：“譬如，今天来的买货之人，件件东西，都多给钱，卖项也好，大帐上能落笔在百数多元。有人要问今天买卖怎样？就说大帐很好。如若卖出去的东西，件件有伙计的零钱，小帐上一笔一笔写了不少，有人若问今天买卖怎样？就说小帐不错。如若买东西的，恰巧都不出大价，件件东西都按码卖出去的，大帐上落了好儿笔，小帐不落笔，有人若问今天买卖怎样？就说，大帐不错，小帐不好，还没落笔呢！如若今大一个买主都没有，有人若问今天买卖怎么？就说，大小帐都没落笔。”张君说到这里，向我老云说道：“你想我故衣行，好容易来个买主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，将货卖出去了，大小帐都落了笔啦，买东西的人又回来，说东西不要了，将钱退给他，我们伙计掌柜的能愿意吗？故此我们故衣行，无论是伙计掌柜的，都怕有‘抖德’的事儿。遇见这路事都是腻的。”我问张君：“你们故衣行儿，是讲本图利，与江湖的生意不同，为什么也讲究调侃哪？”张君说：“譬如我们故衣摊上，挂着一件绸子大褂，尺码才三尺二长。来到个买主，掌柜的看着他奔了这件大褂，瞧他身高够四尺多，那大褂往他身上穿，一定是尺寸短。伙计没料到这个情形，掌柜的料到了，无论如何也是白费话多劳神，这号买卖做不好，与其多费话，歇会好不好？掌柜的冲伙计调个侃，说‘喜’（读上声）。伙计听见了，就向买主说，你不用看，也不用买，这件大褂你穿着小。那买主也就走了。这是调侃儿最小的用处。往大了说，能够一句侃儿，多挣两块洋。譬如来个买主，正赶上买卖忙，伙计掌柜的，都伺候买主儿，瞧货讲价钱之际，又来了个买主。学徒的过去张罗，人家买的马褂，上号的码子是三元五角，学徒向人家要七元钱，人家给了三元五角，那学徒的能力有限，就要卖给人家。大伙计有本领，看出这买主儿，是还能多添钱的样子，不能看着钱不挣，将买卖做屈了，冲学徒的说：‘外库外’。学徒的懂得侃儿，是要卖五元五角。他向买主说，我们这马褂，少了五元五角不卖，那个买主爱上了这件东西，真给了五元五角钱。老云你想这不是多来两元吗？记在小帐上，又是笔零钱吧！调

侃是有用的，不是瞎糊闹的。”我问张君：“我走在故衣摊旁边，有时候，听你们行人，调侃儿说，‘砸砸浆’，那什么侃儿？”张君说：“譬如行对行，要买件大褂，卖主不能多要钱，要了三元五角。买主的意思是还要少给钱，他不说再少给几角，和卖主调侃儿说：‘砸砸浆’吧。如若卖主说‘砸浆可不成了’，即是少了不卖；如若卖主说‘砸砸浆还成’，即是再少给个几角钱还成哪，买主又可以便宜些钱。”我问张君：“都说你们故衣行所卖的货物，应卖多少钱，衣裳上有暗码儿，码上多写钱数，教买主看不明白，好向买主提高卖价。有些人说，那码是虚五对折二八扣，是不是哪？”张君说：“我们故衣行的暗码不是那样。你想虚五对折二八扣，那不是太麻烦了吗？譬如，一百元吧，虚五就剩五十元，对折又去二十五元，还剂二十五元，去八扣哪，又去五元，还剩二十元，若是值二十元的东西号一百元的码子，那不是离着太远啦？我们的暗码，是不教卖主懂得，也不能像那么麻烦哪。”我问张君：“究竟贵行的码子是怎么折扣哪？”张君说：“我们故衣行的码子，是有大下一、小下一、三三码，共有这三样码子。”我问张君：“什么叫‘大下一’哪？”张君说：“譬如，衣服上写着十二元，大对折下一，是对折剩六元，再下去一元哪，应剩五元，这就是对折大下一。若是应卖五元的东西，按大下一的码子，写十二元。”我问张君：“什么叫‘小下一’哪？”张君说：“譬如，衣服上写十元，对折五元，还剩五元，再下去一角，是落成四元九角。凡是卖四元的东西，都号十元钱。”我问张君：“什么叫‘三三码’哪？”张君说：“譬如，衣服上写三十九元，按二折计算，应落十三元，凡是卖十三元的东西，若按三三码子，就号三十九元。”我问张君：“贵行的码子，使外行人看了，能够明白不能哪？”张君说：“这号暗码，是我们自己人做买卖手续上便利，易于记载钱数，外行看了，也是不懂的。并且一家一个规矩，这家使大下一的码子，那家就许用三三码子。除了本柜的人，知道本柜使的是什么码子，别家的伙计也是不明白。”我问张君：“贵行的侃儿，与江湖的侃儿，是否一样？”张君说：“不是一样。江湖人管小该调侃叫‘怎科子’，我们故衣行叫‘喜合子’。江湖人管大调侃叫‘海’，我们叫‘德’（德就读入声）。江湖人管吃，调侃叫‘上啃’，我们叫‘抄’。江湖人的钱数，一叫‘柳’，二叫‘月’，三叫‘注’，四叫‘载’，五叫‘中’，六叫‘申’，七叫‘行’，八叫‘掌’，九叫‘爱’，十叫‘句’。我们故衣行是一叫‘摇’，二叫‘柳’，三叫‘搜’，四叫‘臊’，五叫‘外’，六叫‘撂’，七叫‘橇’，八叫‘奔’，九叫‘巧’，十叫‘杓’。江湖人管一元钱叫‘柳丁拘迷把’，我们叫‘摇个其’。江湖人管五元五角，叫‘中丁拘迷中’，我们叫‘分外库’。江湖人管好叫‘撮啃’，我们叫‘贺’。江湖人管喝茶叫‘啃牙淋’，我们叫‘悍迟’。江湖的侃儿，与我们故衣行，是不一样的。”我问张君：“外行人若是懂得你们侃儿，能有好处没有哪？”张君道：“有好处。如若外行人，懂得故衣行的侃儿，买东西时候，和我们行人，只要一调侃儿，就知道买主是本行人，不能要大谎，买东西多少也有点便宜。”我问张君：“贵行的货物来源，是由什么地方买来呢？”张君说：“我们行里的货物，大多数都是当铺里买来的。各家当铺有过了期限，赎不了货物，接着他的本利，凑成大堆儿，卖给我们。我们故衣行营业状况如何，须由当行的买卖兴衰而定。现在社会里人人嚷穷，当铺的买卖都赔钱，我们故衣行也是一样的受影响啊。”我问张君：“都说你们故衣行卖骗人的货物，究竟有尤其事哪？”张君：“我们卖中国的衣服，是不冤人的。有些个卖西

服故衣的，都用旧大衣翻个儿。呢子的东西难分里面，卖翻个货的，只算以旧当新，还不算冤人。唯有卖拼货的，是真冤人的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卖拼货的？”张君说：“用小块的碎呢子，拼凑着做个大氅，做得了，教人瞧不出缝儿来，和好东西一样。如若买了去，穿到几个月，那缝儿全都露出来。若是露了缝，那就不能穿了。有些个买东西的人，眼力不好，买着这样的东西，便是上当。故衣摊子上买东西，不是都上当，只要有眼力，一样能买着便宜东西。若是成年价尽冤人，谁还照顾我们？买故衣上了当的人，买别的东西也是一样上当的。最好是别贪大便宜，管保干什么都少吃亏，少上当的。”我老云听了他的话，不拘走在那里，也不爱便宜，倒是不能上当，不能受冤。

天桥东市场，也有些个桌椅铺。桌椅铺是分为新旧粗细。如若买硬木桌椅，得到东市场的东北，金鱼池以北。那卖细活的铺子，不大冤人。买的价钱有高有低，就是不便宜，也不过是价钱大些，东西全是地道的。天桥东市场桌椅木器，都是旧桌椅，烫腊上色，说北平活，瞧就瞧着有一眼，也是刀尺货儿。买那个东西的人，都是我们那里的老乡，花钱不在乎多少。买到家去，摆不上几天，用手一摸，管保弄一手颜色。他们是成天价专蒙老乡。阅者如不相信，只管前去调查。我老云是绝不胡去的。那卖碎铜烂铁、五金电料的摊子，所有他们卖的零碎东西，亦是和故衣行的货物一样。有眼力的人，就真买着便宜东西；没有眼力的人，亦是一样的上当。最近天桥的风水搬家啦。天桥东歌舞台、乐舞台、燕舞台已经拆去，改为故衣棚子。那棚子底下天天有些个卖绸片故衣的，做买卖。他们那一带买卖不同。那是山东莱州府的人，买卖诚实。我曾考查过几次，他们卖东西是不大蒙人的。最奇怪的是这山东老哥们，卖故衣吆喝，将货物挂起来，等主道候客，做的是实在劲。可惜就是天桥东边没有风水，去的人们很少。社会的经济恐慌，都透不景气，个个摊子不卖钱，都到挣扎的状况，莫不叫苦连天。唉！

天桥的杂技坊

天桥有相声场、摔跤场、把式场、戏法场、扛子场、大鼓书场、竹板书场、评书场、戏场、河南坠子场、空竹场、卖药场、卖糖场、高跷场、中幡场、砸石场、双石头场、电影场，这些场子都不是华丽壮观。有屋子的场子，冬天是一块平地，摆些桌椅，露天地儿，夏天才有席布棚帐，可称得起是平民化。

相声场在“爽心园”的前边。这场子的最早，是张寿臣、刘德志、尹麻子、郭起茹、于俊波几个人。自从滑稽大王“万人迷”死在奉天之后，说相声的第一路人才缺乏。张寿臣够头路角色，经天津杂耍馆邀了去，充各馆子的台柱。张到津埠，大红特红，颇受各界人士欢迎。不惟不能返平，亦不能再撂明地了。张去后该场只刘德志、于俊波，每日上地。刘德志与焦德海为正副手。每天夜里，在青云阁玉壶春上馆子，有时还往各公馆做堂会。往广播电台给各商家作营业的广告宣传员。刘德志的相声，亦是不到天桥了。即或有到天桥的时候，亦是恰巧馆子扣锅，没有堂会的日子，恐亦不能常见。天天准在那场子献艺的，还是尹麻子、于俊波、郭起茹等靠长儿。在民国十年至十六年间，他们这相声场，每逢到了“杵门子”的时候，总有“边年子”（江湖人管说完一段相声，要钱了，调侃儿叫“杵门”。要钱时候，场子外边站立的人不走，还要等着再听下回，调侃儿叫“边年子不动”）。那几年社会里还不像如今这么穷，听相声的人们，还不像如今这么穷，他们虽然不进场子里坐着听，站着听亦是照样儿“掉杵”（给他们往场子里扔钱，调侃儿“掉杵”，又叫“抛杵”）。每逢他们说完一段相声，先由听主往场内扔钱，他们说，那是“头道杵”。然后将钱都拾起来，数数是多少钱，再凑个整数儿，还要钱，他们说这叫“二道杵”。如若再向围着场子立着的人要钱，叫做“托边杵”。再不能要钱了，才重新另说相声，抓眼逗眼，哄人大笑。他们要钱的情形，就是这样。近两年，大不如从前。每逢说相声的时候，凳上坐着的人，坐着听；围着场子站着的人，立着听。及至说完要钱哪，立着的人，唿喇一散，各奔东西；坐着的人，往场内扔完了钱就走，绝不接着再听下回。他们钱亦要完了，人亦都走没了。说他们的行话，管这种情形调侃说“起棚儿”。每逢到了“杵门子”，就“起棚儿”，这个年月怎么好啊！早年一天，他们这场玩艺，若挣六七元钱，每人能分一元多至两元。现在他们这场玩艺，才挣两三元钱，一个人才分几角钱，时常不够块儿。别看他们买卖不如从前，还算是天桥儿最挣钱的玩艺场哪。别处亦常有相声场子，说相声的人亦不齐全，玩艺亦少，活头儿亦窄，挣钱亦是有限。都是上个三天五天就散，从没见过别处能有立长了的相声场子。凡是好听相声的人，到了天桥，都到“爽心园”前头，去听他们的相声。这个场子，在那里有十数年的历史，算是个久长的玩艺场儿。

在相声场子的北边，便是摔跤场。摔场不算生意，在早年生意场里，亦没有这种玩艺。秦汉时代，管这种技术叫“相扑”，宋代叫“角力”。宋岳飞，善拳棒。其拜弟牛皋欲学拳脚，因其蠢笨，难学击技。岳飞将拳术中刁拿锁扣、速小绵软巧、钩挂连环、挨碰挤靠、闪展腾挪、分筋断骨、点穴离位、猫窜狗闪、兔流鹰翻等招术，传于牛皋。各种动作，各种性质，即今之摔跤也。到了清朝时代，始称“躡跤”，设有“善扑营”。左翼在东城大佛寺；右翼在西城当街庙，称为“官跤场”。相传官跤场摔死人勿用偿命，私

跤场不能如是。善扑营中“扑库”、“塌希密”，皆八旗子弟。“塌希密”亦不易当，必须在私跤场用工。数年苦工，在私跤场摔成了头路啦，才能由各旗保送，往善扑营试艺挑缺。挑上缺才算当上“塌希密”。凡“塌希密”升入前五军叫“候等儿”。等出了挑库出缺时，再由堂官监视，试艺挑缺。挑中者为三等“扑库”，再升始为头二等。其升等挑缺时，弊幕层层。摔得跤好，不如有的门路，金钱运动，有官有私有弊。昔日官场的黑幕，俱是如此，岂止善扑营呢？善扑营，亦不是都练摔跤，有练跳骆驼的功夫，名曰“蹯产”，有拉硬弓的，三大技艺。摔跤的功夫，讲究欺拿象横，通天贯日，踢抽盘时卧，轴辙闪拧空，蹦拱排滑套，把拿里倒勾，二十八种秘诀。将这些法子都得练成了，才能使绊摔人。据我所知道的绊子有：枕头手花、手别子、拱别子、切别子、大得合落、小得合落、挂踢、穿档靠、穿腿摸、手脚别子、挑勾子、圈腿、庄顶、里手入、三倒腰、夹头手花、榭楣子、坡腿、里手钩、外手钩、握腿、倒别子、反把、正把、反别子、温别子、专别子、榭膊脚、挑庄、飞梯子、里手搂、外手搂、别梁脚，最厉害为三倒腰、得合落。在早年的跤场，若有使这样的，都是两个人摔出仇来，拼了命啦，才能使那两个厉害招。平常日子，不易见之。凡是摔跤的人，有胳膊上功夫的，有练腰上功夫的，有练腿上功夫的，有练脚上功夫的。练这几处的功夫，天天得用家伙，早晚练习。所练的家伙：大棒子、小棒子、大推子、小推子、辩麻子、锁链子、地撑儿、滑车儿、枣木桩儿。善扑营的长官，有都统、副都统，左右翼印务等职。这些官都由亲王、郡王、贝勒兼领。每年最重要勤务为正月初九日演礼，名曰“垫差”，或曰“拿等”，较胜者可以升赏。正月十九日皇上在紫光阁御览视艺，是日为善扑营扑库与蒙古人在毡子上摔跤。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王，皇上在御苑观摔跤，俗称“灶王队”。善扑营扑库的最有名的是大样子，身体魁梧，人样子亦威武，膂力过人，个大的属他。个小的有“搬腿禄儿”，瘦小之躯。每逢取胜，皆以搬腿胜之。他有这种拿手，人称为“搬腿禄儿”。其余的有“黑虎二爷”等。至清末时有宛八爷。摔跤人比试时，所穿衣服，注重上身衣服，不注重下身。上身之衣系数层布所制，名曰“褡裢”，下身裤子不论好歹，所穿的靴子，前面的脸儿凸出来，名叫“螳螂肚儿”。清室设此机会，用其技艺，威镇内外蒙也。至今时代变迁，善扑营之人，十存一二，亦都老迈苍苍了。自入民国以来，摔跤这种技术，几乎失传。幸有一班人，在各杂技场撂地，虽是掉在地下挣钱，还不算江湖玩艺。有人讥诮彼辈为“摔活跤的”，太不原谅人了。如能真摔实践，摔坏了就不用干啦。凡撂地摔跤的人，都是好习这种功夫。经济压迫，子弟下海。我老云常说，摔跤的玩艺，在生意场内，算是最实在的玩艺。不过他们为了挣钱，亦都和江湖人学的。每逢上地先圆年子，摔几回垫垫场子，将年子圆好啦，然后亦按着把式卖艺的一样，全都站在场子当中，向四外说：“我们这回叫×××和×××摔一跤，摔完了和众位要几个钱，有走的没有？”说到这里，往四面一看。围着的观众，全都不走。接着又说：“伙计你摔吧，没有走的，这场力气没白练。我们四面作个揖托付托付，南边的财神爷、两边的福神爷、北边的贵神爷、东边的亦是财神爷，四面都作到了揖啦。摔完了众位带钱，给我们往场内扔几个，几个大小伙子，挣众位顿饭钱。没带着的白瞧看。如若要走可早走，别等我们摔完了，要扔钱的时候，你再走，这可是我们小哥几个，煮熟了一锅饭，给我们注锅里扔沙子。我们凭力气挣钱，亦没有刮锅绕脖子。”话是交待完了，四面再作个揖，说摔就摔，插手就练。他们练了

套江湖口，亦是无法，挣钱养家。如今我国各省运动会，全国运动会，世界运动会，都有摔跤的人参加。摔跤这种功夫，是我国国粹的一种武术，至今没有失传。亦是摔跤撂地的人们，能够保存国粹的一种功劳，使各界人士知道还有这种技术，实是他们的的好处。如若没有他们这些人，干这行儿，不用说保存这种技能，提倡这种武术，亦恐无人道及了。摔跤的人物，在天桥久站的，沈友三、宝三、李永福、魏老、张狗子傻子十数人而已。沈友三在红楼开设成药铺，改卖大力丸，较比摔跤收入丰富多了。他的跤是不常摔啦。天桥的摔跤场，占长久了的，就是宝三跤场。他的四五个伙伴，团体性很坚回，这些年亦没散帮儿，摔的火炽，是他与魏老，李永福等里子都硬，才受人欢迎。宝三的品行端正，并无嗜好，保养身体，能务本分，值得我老云佩服。并且他比别人多出戏，还要中旛。每逢年节的时候，就不摔跤，耍几天中旛。他那种玩艺，在天桥可称蝎子屎——独一份。张狗子的跤场，在公平市场、万盛轩东边，他们这班人，颇为不弱。不过比宝三那帮伙伴，稍为逊色。故此我老云还说，宝三的跤场，在天桥算是第一。张狗子身高力大，胆小公正，亦是守本分不妄为的，无有劣行，值得人佩服。

天桥内的把式场

天桥是个五方杂处之地，藏龙卧虎之处。那里的人物最为繁杂，什么样的都有，挂子行的人，是好歹贤愚都有。在早年有“花枪刘”，带着两个姑娘，在天桥卖艺。说江湖的行话，他们父女是活穴大转，很有个万儿。如今可不知道他父女都哪里去了。

在天桥久占的把式场，是“弹弓子张”，他叫玉山，在前清当过官差，后入江湖。据江湖人传语，他虽是做挂子行买卖，可是柳枝的门户，与柳枝大将袁桂林是师兄弟。他在中年的时候，身体灵，精神很好，口齿伶俐，长于言谈。不止会打弹弓子，会武艺，拳脚好，他还得过正骨科的真传。凡是闪腰岔气，错了骨缝，经他手一捏就好，管保手到病除。他有“几把尖托”（管会接骨的妙法，调侃叫“托门”。瞎捏不见效叫“里腥托”。管手到病除叫“有几把尖托”）。他在天桥年代最久。我老云每逢到他那场子，必站住了把合把合。他的场内，立杆竹竿，上边系着个小锣，能手持弹弓，扣上弹儿，横打竖打正打反打，蹲着打，卧着打，仰面朝天躺着打，打出去的子弹儿，都能打在小铜锣上。早年，他做的时候，每逢上托圆年子引人，都是用弹儿打小铜锣。逛天桥的人们，听见了小铜锣儿的响，先调瓢儿，招路把合，后过去观瞧。他瞧着场子人围严啦，就练好工夫，往案子上放把茶壶，嘴上放个铜钱，在上放个泥弹，用弹弓子打出去的弹儿，讲究能打落茶壶嘴上的弹儿，铜钱不掉，茶壶不伤。每逢要归买卖挣钱啦，他就向观众说：“我今天练回弹打弹。什么叫‘弹打弹’哪？众位瞧着，我用弓儿往天空上打出个弹儿，那弹往上去，我不等他落下来，跟着再用弓儿，打出个弹去，后打出去的弹儿，追上去出去的弹儿，两个弹碰在一处，拍的一声，能教后出的弹，将先出的弹打碎了。我要打好啦，值好大家给我喊个好儿。说练就练，净练这手不算工夫，我还练……”。他说到这里，可不待弹打弹，教围着的人们听着都不走，净等着瞧他练弹打弹。他用这个方法，将人吸住了不走，做他挣钱的买卖。等着将钱挣到手啦，然后再练弹打弹。我老云还瞧过几次。他那弹打弹的工夫，还是真准，百发百中。久逛天桥的人们，虽然知道他用这弹打弹吸住了人，使拴马桩儿，因为这类工夫颇有可观，都倾心愿意的不走，等很大的工夫，瞧他的弹打弹儿。他早晚准打，一向不谎人，故此能够吸的住人。有些个练武艺的人，常向观众夸能，他要练什么特别的工夫，招惹的观众不走，将腿也站酸了，钱他也挣足了，所说的工夫没练。那种情形，江湖人调侃叫“扣腥”。可是他们天天扣腥，教久逛的人们都明白了，再扣腥儿不成啦，失去了信用。每到要钱的时候，观众就唛喇一散儿，受了会子累，也挣不了钱，岂不是冤人自冤呢！我对于张玉山的弹打弹，临完了打一回，教人看看，不是净说不练，那才是地道的“拴马桩儿”。我的这话对不对，老合们闭目自思，自然明白。

张玉山生有二子。大的叫张宝庆，二的叫张宝忠，哥两个从小练的把式。在民初的那几年，他父子上地撂场子，两个人打对子，单刀破花枪，花枪破三节棍，空手夺刀，工夫烂熟，打得火炽。那场玩艺，也不少下钱。最美是他哥两个，练的大刀为最高。听说那趟大刀，是东城某有名武术家所传。若练大刀，比练别的玩艺，格外多挣钱，他们爷三个的杵门子很硬，是档子地道玩艺。自从民国十年后，张玉山一个人在天桥作买卖，张宝忠兄弟就开了外穴，往各处跑腿，到了张家口，他们“响了万”（即是有了名望），“活

穴大转”（买卖茂盛）。至今张宝忠的哥哥，还在张家口安座了哪！（管开药铺，说行话叫“安座子”。）他的媳妇是唱竹板书关顺鹏的胞姐，夫妻和美，治家有道，在口上生活很不错。我前平云游到张家口，还瞧见那买卖十分兴旺哪。张宝忠在民国十五年后，才由张回平。他在早年是挂子行，如今是专门卖大力丸。他的场子，在公平市场丹桂茶园后边，每天他在场内，打拳、练鞭、弹弓、摔跤，足练一气。靠着场儿南边就是他的药铺，字号是“金堂”，弹弓为记。据天桥的人们所说，他们卖的那药，能有回头点儿（即是买过东西，再来买），实在不易。张宝忠练的不是“腥挂子”（假把式调侃儿叫“腥挂子”），他还是比人多样本领，会摔跤，还摔得不弱。从前他有些傲气。近几年来，有了阅历，谦恭和蔼，待父能尽孝道。江湖人能够如此，实在是不多呀。

孟继永是挂子行的人物，久在天桥撂地。他的把式场，从前在天桥公平市场，自从前年，迁到红楼南边。他是河北省武邑县人，六十多岁，身体强壮，性情直爽，人称为“孟傻子”。他圆年的法子，用大白在地上画个人头，有耳目口鼻。在这耳目口鼻上，各放一个大枚。他往场内一站，手里拿着“甩头一子”（丈多长的绳儿，一头系个镖，武术家管这宗东西，叫“甩头一子”），扯开了嗓子，喊镖趟子：“合……吾……”等，逛天桥的人们围上了，他说：“我是镖行的人，在前清时候保过镖。如今有了火车、轮船、邮政局，我们的镖行的买卖没了。镖行的人，不是立场子教徒弟，便是给有钱的富户看家护院。我是拉场子卖艺，我拿的这个东西叫‘甩头一子’。康熙年间，浙江绍兴府有个保镖的叫‘黄三太’，人称‘金镖黄’。他的徒弟因为凑银子，要给清官彭大人运动三河的县官，指镖借银。铁罗汉窦二墩不惜金镖，反倒与他结了冤仇。在山东德州李家店，定下约会，两个人比武。黄三太用三支金镖，‘甩头一子’，赢了窦尔墩。三支金镖压绿林，‘甩头一子’定乾坤，一口单刀纵横天下。今天我孟傻子练练这‘甩头一子’。这个东西不用的时候，往上一缠，用的时候，一抖就开。远打一丈多，近打二三尺。用足登着绳儿打，叫‘狮子滚绣球’；在腿底下转着打，叫‘张飞踹马’；在胳膊肘上盘着打，叫‘盘肘’；在脖子绕着打，叫‘缠头裹脑’。”他上边说着底下练着，一招一式，练的颇有可观。他练着向观众说：“我今天用‘甩头一子’，要打地上画着人头，说打左眼，不能打右眼；说的右眼，不能打左眼。我打一回叫众位瞧瞧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可不练，把人吸住了，亦是用拴马桩子。说着要打人头啦，他说到这里可就岔下去了。他说：“你使的这‘甩头一子’，是什么人遗留的？这个东西是汉朝才有的。想当初王莽篡位之时，有奸臣党羽苏献，奉王莽之命，追拿刘秀。追到潼关外头，刘秀与他动手了。未走三合，苏献将大刀一掬，刘秀的刀就撒了手啦。没有兵刀不能动手，拨马逃走。苏献在后苦苦追赶，急得刘秀心生一计，将他的丝鸾带解下来，下马寻石，找个石头，系在丝鸾带上复返上马。苏献追到了，刘秀就用这个带子系石头，将苏献打败得逃性命。后人仿着他的意思，引成了‘甩头一子’。别看这种兵刃，不在十八般武器之门，还是位帝王留下的。今天我就用这‘甩头一子’，打一回试试。打的不偏不歪，值得众位给喊个好，好！好！好！好完了，那位说：‘许是要钱吧？众位放心，我这个场子不要钱。练完了，我还每位送上一贴膏药’。”说到这里又扯到膏药上，这就是“挑将汗”的（卖艺的售药叫‘挑将汗’）。由练武说到卖药挣钱的“包口儿”（管这一大套话，做买卖，调侃叫“包口儿”）。他在天桥有二三十年了，亦卖艺，

亦卖药，糊口有余，亦没有发达，平平常常而已。

他的徒弟叫姜兴周，亦是武邑县人，有四十多岁，在红楼东南一带摆场子。每天与他两个儿子，打把式卖艺。姜兴周不会卖药。说行话叫“清挂子”。人忠厚，克勤克俭。收入虽然不多，治家有法，粗茶淡饭，衣食不缺，与他师父大有不同。他的大儿子，现在某银行，是支杆挂子，即是护院的。二儿子，是个手艺行。三儿子、四儿子与他摆明地，干点杆挂子。除去他二儿子之外，父子爷四个，都是挂子行，可是分为支杆、点杆，亦大同小异也。姜兴周老来有子成器，晚景定然有靠，福祿加于勤俭人，治家理财，江湖人亦要学的。否则落个风流乞丐，终归亦怕有衣食断绝之处。

天桥的戏法场

天桥的戏法场，久长的只有金家玩艺。他们场子在公平市场北半部，振仙茶园后身。不止天桥，各市场庙会变戏法的，十有八九，都是他金家的徒弟。他们是爷哥两个：大爷有麻子，都叫他“金麻子”；二爷叫金万顺，现在东安市场撂地。金麻子是久占天桥，他是“彩立子”（变戏法不练武术，说行话叫“彩立子”），亦不翻跟头，亦不拿大顶，不练三把刀，不练大饶钹，专讲变戏法。所变的玩艺：空壶取酒、玻璃变鸡蛋、怀中生莲、纸变蛤蟆、破扇还原、仙人摘豆、三仙归洞等等的小戏法。亦不过变这些东西，垫垫场子，引引人，圆年子而已。挣钱的戏法，是先使“揪子”（管变大海碗，碗内有金鱼的戏法，调侃儿叫“揪子”）、照子（管变罗圈当当的戏法，调侃叫“照子”），每逢要钱费劲的时候，用“抵青子”、“逼杵儿”（管吞宝剑调侃叫“抵青子”。没结没完的要钱，调侃叫“逼杵儿”）。剑、丹、豆、环不算戏法，那算是真工夫。仙人摘豆，非童子工不能学；月下传丹，变大琉璃球儿，没个一年半年的工夫，也变不好；吞宝剑受几个月的苦处，才能学好；九连环比这三样还难练。除了吞宝剑能挣钱，逼的下杵来，其余的三样，费那大的劲，只能圆年子使用，要钱是没人给的。每逢夏天，他们圆年子不使戏法，用“土条子”就能吸住人（管长虫调侃叫“土条子”）。变戏法的都是大人掌买卖（变戏法挣钱，全靠大人，不能靠小孩，调侃叫“大人掌买卖”）。有小孩变戏法，不过是多“抖漏包袱”（管当场抓眼逗笑，调侃叫“抖漏包袱”）。有是自己的孩子，有是收的徒弟。可是他们离开了小孩挣钱费劲，差不多都有个小孩。变戏法的挣钱能力如何，得看他们包袱多少。别看天天变这样儿，你看腻了，还有才看的人哪。他们常说：“你们众位当旧玩艺看，我们当新鲜的变。”金麻子生有二子，也是变戏法的。他收的徒弟很多，有郭进才等十数个。金家的戏法，是彩门中户最盛的。虽然是土地玩艺，发财不易，养家糊口，是能成的。我老云说：“他们这种生意，是平民化的”。

狗法程家，原籍是吴桥人。在北平落户，久居朝阳门外。他们老哥们是五个人，小哥们是十几个人，都以变戏法儿为生。他们久占的不是天桥，就是东安市场。在我老云读书的时候，程福先就在东安市场东院耍狗熊。凡是逛市场的人们，不叫他们“戏法程”，叫他们“狗熊程”。至到如今提起狗熊程来，几乎无人不知了。自从东安市场的东院，连三并四的盖房，将杂场儿都挤没啦，他程家的玩艺才迁于天桥儿。他们每天上地，是打锣敲鼓，踢腿窝腰，圆年子。圆上年子就练三把飞刀，耍大铁钹，最惊人的玩艺，是扔木球。那木球儿比鸭蛋还大，扔的时候，脑袋上带个皮兜儿，能将球扔个十来丈高，不用手接，用脑袋去接，那球儿不偏不歪，正落在皮兜之内。这还不算样，他能将皮兜转在脑后，木球也扔几丈高，不用眼瞧着，低着头看地，那木球能落在兜内，百发百中，从没掉在地下过。我老云是钦佩这一手儿。他们挣钱的玩艺，是用个五六岁的小孩，在地上给他放三个小茶碗，口儿冲下，上边又放三个木球儿，用上四条腿的长板凳，往木球上一放，只有两条腿儿在球上，一条腿儿闲着，教小孩往凳子上一站，再往上放个茶碗，碗内满满的凉水，都安放好了，教小孩弯腰，用嘴能在地上将茶碗咬住，伸开了两支手，在手上放两个茶杯，也是满满的凉水，凭小孩直腰的工夫，三碗水不洒。和看玩艺的逼杵儿一样，实在不易。他们所变的戏法，倒视为二，练

种种武功，视为第一。他们这行不叫“彩立子”，说行话叫“千子”。狗熊程到了天桥，净练武功，不耍狗熊了。我问过他们，为什么这几年不耍狗熊？他们说，买个狗熊得几十大洋，教会它练玩艺，没几个月工夫，不能用它挣钱，这得花钱呢，处处小心，稍一大意，就能土喽（管死了调侃叫“土喽”）。糟践一个牲口好几十元，这个年头买卖平常，弄不起来。狗熊程是因为耍狗熊得的这个名儿。虽不耍狗熊，人们还是叫他们狗熊程。程家父子都是安分守己养家汉儿。我说逛市场的人们，给他们往场内挣钱，不是“抛空杵儿”（管花冤钱，调侃叫“抛空杵儿”）。

在公平市场，万盛轩的前边，有个戏法场子，所变的戏法，没有仙人摘豆、三仙洞、杯中生莲、破扇还原等等的玩艺。大活没有锣圈当当，小活没有茶杯中的戏法。剑、丹、豆、环的工夫，更没有啦。场内用几根竹根，支个二面架子，用布棚挡上三面，棚内放只箱子，弄来个小孩装在箱里，掀开小孩就没了，盖上孩子就有啦。这个箱法，叫“大变活人”，是挣钱的玩艺。他圆年子的玩艺，在天桥说，与众不同。在地上埋几个小坛子，坛内装布人。他管坛内装的布人或叫“歪毛”，或叫“淘气”。叫“歪毛儿”，歪毛就在坛内连窜带跳；他叫“淘气”，淘气就在坛内连窜带跳。看的人们都很纳闷，不知他使的什么方法，能够教小布人在坛子里自动。许多的人，猜不透他的。变这个戏法的人，有三十多岁，细条身材，瘦瘦的面庞，此人姓纪，他从前是做腥棚的。近几年来，社会里人士，知识开化了，弄腥棚是不成啦。三条腿的大姑娘，六条腿的牛，谁都知道是假的，要钱没有人看。这种生意，渐渐的消灭了。可是他颇有灵机，弄这几样戏法，占个场子，也能养家糊口。其余的吃腥棚的人哪，受了淘汰，都不知哪里去了。有一次天桥的朋友请我吃晚饭。正在冬天，吃完了晚饭天已黑啦。我从朋友家中出来，听见有人吵吵嚷嚷啦。闹的挺凶。我老云顺声音寻了去，见十数个小孩子，围着姓纪的，彼此笑骂。我不觉着他那大的人，和一群孩子骂什么，我听了才明白是因为什么。原来他在那场内，掘了一道几十丈长的深沟，沟内埋着竹筒子，筒内有绳儿，绳头儿有钩子，那钩子勾住坛底的铁丝绷簧，竹筒子通在一个戏园子里。在戏园子里坐个人。如若他变戏法的时候，那人用手扯那两根绳。一根通着小歪毛，一根通着小淘气。他在场子叫歪毛动颤动颤，戏园子的人，就将歪毛的绳子一动，铁丝绷簧就颤，布人绷簧起来，看的人们就以为是小布人跳跳窜窜，像小人蹿坛子一样。天桥的小孩子真是淘气，聚了十几个，都到他场子，每人撒一泡尿，往那地上浇，灌在地里，将绳子竹筒子，全都冻上。到了白日，他上场子变戏法呀，就不用变了。他因为小孩子淘气，将他的“彩门子”给毁了。（戏法闹鬼的机关，调侃叫彩门子。）害得他夜内不敢睡觉，无论天气多冷，他得看着他的彩门子。怪不得与那些孩子争吵。弄个门子，得费一夜工夫，要是给他毁了，焉能不急？他也算是艺人中，能有攥弄活的才干人，可惜这个时代不景气，仅能糊口，衣食不缺罢了。我老云无意之中，得着他的彩门子，写在《丛谈》之中，免得人们瞧“歪毛”、“淘气”时心中发闷。

天桥的大鼓书场

唱大鼓的这行儿，江湖人调侃叫“柳海轰”。他们这行所唱的有奉天调、乐亭调、西河调、梅花调、梨花调。奉天调的大鼓，别处不论，天桥是没见过，即或有了，也是没人听。乐亭调的大鼓在北平这个地方，是不兴的。只有每天夜间，在烟花柳巷，串下处的唱大鼓的唱这乐亭调儿。梅花调儿的大鼓，是最难学了，天桥儿简直就没有这玩艺。唱这个调儿的男角以金万昌最佳，坤角以郭小霞最好。他们向来是上落子馆儿，露天地是见不着。在民国十年以前，香厂开办新世界。山东的坤角谢大玉唱梨花调大鼓，颇受平市顾曲的人们欢迎。近几年来，梨花调的大鼓，天桥儿来了许多的坤角，李雪芳、段大桂、于宝林、刘大贵等，在各场内演唱，也是昙花一现，不能持久。在天桥久占的大鼓，还是以唱西河调的，能够久占。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史振麟唱的最叫座儿（史系大鼓名角白云鹏之师）。史故去之后，以田玉福称为第一。他所唱的书有《杨家将》、《呼家将》、《春秋战国》、《反唐传》、《跨海征东》、《马潜龙走国》，那些书都是万子活儿。江湖人常说，上明地的海轰儿，非得说整本大套的万子活，才能唱得久长。田玉福在天桥唱大鼓书，使长长的万活，可称为第一。他也是鼓界名人史振麟门徒，很红了二十多年。如今年岁大了，气力小，不能整天的唱了，其声望渐渐退化，收入也是日日见少了，爽性离开了天桥，开了外穴，往各码头去跑腿了。艺人的艺术，不养小，不养老，也甚可叹也。

在天桥能够久占的西河调大鼓，是王云起父子。王系河北定兴县城西陶小村人，昆仲二人。其兄王云峰，也是柳海轰的，曾到过天桥。因为人们不大欢迎，他不在北平，专在保定献艺。其艺术也不如王云起，故不能在天桥儿立足。王云起所唱的大鼓书，只有《杨家将》、《呼家将》。按说活儿不宽，万子不长，他为什么能在天桥久占哪？我老云调查过他能久占的情形。他的艺术毫无特长，但能迎台天桥儿好听大鼓书的座儿心理，能够天天满座。王云起的书，是没有知识分子听的。凡是无有知识的人，都爱听他的大鼓书。他唱的书词，也是俗不可耐，一张嘴儿就是“大众的佛台，稳坐压言，贵耳留神听。前一回说了半本《呼家将》，还有半本没有说清，哪里丢哪里找，哪里接着说。书中单表哪一位？表的是人前显贵，鳌里夺尊，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的“呼延庆”。费了十几句唱儿，才唱出个“呼延庆”来。知识阶层的人听着，是腻烦的。一般没有知识最低级的人们，却是爱听。据江湖人说，他唱的书词是开门见山，有“皮薄”的好处，能够叫座儿。我老云问过江湖人：“什么叫‘开门见山’，什么叫‘皮薄’？”江湖人说：“他们唱的书，书中的人物，各有不同。如若张嘴就唱班超，是没人懂的。班超是汉朝的名将。当初他是个读书的人，因为未能得志，将笔杆儿扔掉，弃文就武，投笔从戎，以十数人平西，去十数国，功马劳苦，受封为定远侯，那实是中国的伟人吧？可是一样，唱出这个人，低级的人们，没念过书，没读过历史，更不知道班超是何等的人物。我们管唱出来的书词，听主不懂，调侃儿叫做‘皮厚’。生意人做艺的地方，都是露天市场，逛露天市场的，哪有阔人，哪有知识分子？即或有些个阔人，有些个知识分子，与普通人的数比较起来，不及十分之一。故此江湖艺人，学习艺术的时候，是不学皮厚的玩艺，不学下层社会人士不懂的书曲。譬如唱大鼓的艺人，一张嘴就唱李逵、宋江。不读书不识字的人，听到耳内，立刻就能知道这两个人是《水游传》梁山的人物。

宋江坐楼还杀过阎婆惜，李逵闹江州，还夺过张顺的鱼。他们江湖人，管唱出来的书词，唱出来的书中人物，听主立刻就懂，立刻就明白，调侃叫‘皮薄’，调侃儿叫‘开门见山’。如若张嘴就说，孙猴、八戒、武大郎来，无论是什么人，都能知道，都能懂，那还叫真正‘皮薄’，真正‘开门见山’。”我听他们江湖人的“皮薄”、“开门见山”的议论，才知道大鼓书的词儿，是深入低级的社会，不能登大雅之堂。可是他们不迎合下层社会人的心理，不迎合没知识的人们，是不挣钱的。

柳海轰的艺人，第一要人样长得好，说行话叫“人式顺流”。第二要口白清楚，说行话叫“碟子正”。第三要嗓音洪亮，说行话叫“夯头正”。第四要身段表情，形容出来有喜乐悲欢的态度，要学得像生旦净末丑的样子，说行话叫“发托卖像警人”。有这四种特长，才能学好了书词，上场子去唱玩艺。此外还得会看地势。如若地势不好，上的座儿定受影响。若是地势好，本人的技能再好，一定多上座儿。江湖人常说：“生意人不得地，当时就受气。”这话诚然不假的。

唱大鼓艺人，最好要懂圆年子。将年圆好了，还得有好驳口。我问过江湖人，什么叫“驳口”？江湖人说：“他们唱大鼓的，每逢唱到要钱的时候，那末一句的词儿，说行话叫‘驳口’。”我问什么叫“好驳口”哪？江湖人说：“譬如，他唱的是《杨家将》，唱到杨七郎天齐打庙撞，打死了潘豹。杨继业知道了，将杨七郎绑上了，拔出宝剑要杀杨七郎。唱到拔剑就杀，当做‘驳口’。那听书的人们，都怕杨继业真杀了杨七郎，很不放心，坐在凳上不走，往外掏钱再听下回。能够全场的座儿一个不走，那才算‘好驳口’。有此个唱大鼓书的，不会使‘驳口’，他唱：‘杨继业要杀杨七郎，列位若问怎么样，下一回‘绑子上了殿’……要几个铜子，再往下听’。他这‘驳口’就坏了。听书的人们，听他唱出来，下回书绑子上殿，就知道杨继业不杀他儿子，还绑着七郎往金銮殿见皇上哪。不用听了，杨七郎不能死了。若是使这样的‘驳口’，管保一要钱，满场的座儿，能走一半。像这样就叫‘驳口’不好。使用的不合，不能挣钱。他们挣钱的能力高低，全由会使‘驳口’与不会使‘驳口’而定。”王云起就是人式好，碟子正，夯头好，发托卖像好，会圆年，会瞧地势，会使“驳口”。他还能放大大的回头，长长的段儿，傻子的豌豆多给。他能有这几种迎合人心理的技能，才能在天桥儿久占。据江湖中的名人说，王云起的大鼓，不算头路角，只算二路角，可是他在天桥能够占，有些个二路角儿，到了天桥，都不能持久。故此我以他能久占天桥而论，算是天桥儿第一个柳海轰的。

至于鼓界的头二路角色，来到天桥站不住，也有个原因。据江湖人说，唱大鼓书的艺人，以赵玉峰、黄福才、二狗熊等为头路角，在各省市做艺，每天能有十数元的挣项。郝英吉、马连登、王庆和等为二路角，在各省市做艺，每天都有五六七八元的挣项。天桥这个地方，唱西河调大鼓的艺人，最有本领的能挣三元钱，也有挣两元的，甚至于本领不济的，还有不得温饱的。就是将他们的头路角邀了来，凭天桥这个地方，要每天挣十几钱哪，简直地办不到。就是二路角来了，也挣不出七八元大洋来。故此头二路的角儿，都愿到在天津、大连、济南去做艺，谁也不愿到北平来的。他们在天津上地，一个书场，能上二百多座。因为天津那个地方，是个码头，卖苦力气的人，在社会上撞现钟的人，下层社会无知识的人，是最多的。这些人要忙里偷闲，听会玩艺，是适合听大鼓书的。江湖人调侃说：“天津的人式旺得很哪。”

（江湖人管人多，调侃叫“人式很旺”。）故此头二路角在三不管一带上地，能上三二百座，挣个十元八元的，很容易，能够养得住头路角，就养得住二三路角。北平乃过去之都城，虽然没有阶级制度，数百年之都城，历史年代本深，知识分子、高尚的人是很多的。与天津的劳动社会，大不相同。故此有些个没知识的人，劳动的人，也没有天津多。唱大鼓的艺人，唱得多好，也上不了二百座儿，至多上个七八十人，就算好极了。七八十个座儿，较比二三百座的，自然不同。柳海轰的头三路角，都说北平这个地方，人式太减（江湖人管欢迎他们的人少，调侃儿说“人式太减”），都不愿来了。年前有二路角马连登，曾在天桥上地，他唱的是《盗马》、《金枪》、《杨家将》，与王云起对抗，来了两个多月就走啦。并不是他敌不住王云起，谁放着有能多挣钱的地方不去，在这里少挣啊？有些不知其中细情的人，都说：“马连登敌不住王云起。”那实是不明白江湖事了。王云起有这种种的原因，能在天桥竖头杆大旗，也不愿往别处去的，就在北平做艺。他父子克勤克俭，并无嗜好。十数年的光景，听说很落下几个钱。在他们定兴县，治了些地，就是不说书，归家种地，也能维持生活。都说“艺人不富”，我是不信的。梨园行的名角，有几十万财产的，北平很有几位，那不是艺人吗？

天桥数来宝的场子

数来宝的这种人，不能算江湖艺人。他们是穷家的乞丐。在早年他们都是串百家，沿户乞讨，向来没有到市场上地摆场子的。江湖人调侃儿，管他们叫“逼柳（应读成“溜”音）琴”的。（见人要一文钱，与要一大枚，调侃儿叫“逼柳琴”，又叫“化锅的”）有几个老江湖人，常和老云我聊大天，说：“如今这个年月，简直是江湖乱道，化锅、逼柳琴的，也都上了地啦。”据他们这话考证，数来宝的在早年是不能上地的。

在天桥久站数来宝的，是小海，约有三十多岁。他向来没有准场子。因为他们挣的钱少，摆地的人，有场子都不愿意租赁给他们。哪块场子闲着，他就上哪块场子。他每逢上地的时候，是拿着两块牛骨头，牛骨头上有铜铃挡，敲打起来是“呱的呱”。他们这行人所唱的玩艺，都是浅而易懂的词儿，可是全按着十三道大辙编出来的。每到唱时还能带点滑稽词儿，能招得人们听着笑了。小海他一张嘴就唱：“天怕无时地怕荒，卖沙锅的就怕狗打架，害眼的就怕瞧太阳，罗锅子就怕仰着面来睡，洋车怕走泥塘，卖豆汁的就怕杵锅底，长秃疮怕痒痒，开店的就怕没有客，窑姐就怕长疮。”这些个词儿，粗俗下贱，上等的人，有知识的人，绝不爱听；偏有些贩夫走卒没知识的人，专爱听他们这种玩艺。别的数来宝的，都是两个凑成一档子，逗起眼来才有人围着听，唯小海、曹麻子两个人，是专能一个唱，有人围着听。他两个人会的玩艺，较比别人也多得很，故此能比别人多挣钱。小海是久占天桥，至远到隆福寺、护国寺、土地庙、赶个庙会，从不出北平的。曹麻子是专走外穴。北平要不挣钱，就往各村镇，去赶集场庙会的。天桥虽然还有些个数来宝的，但是老艺术不强，比不上小海、曹麻子，也没人注意。我老云云别的，不愿云他们。

天桥的坠子场子

天桥的玩艺，也是时常的变迁。几年来，唱河南坠子的，又盛行一时了。我老云在河南的时候，对唱坠子的人们，探讨过他们源流，是哪时有这宗玩艺？走闯江湖的艺人，差不多的都知道挣钱吃饭，哪管这些个？我问了许多的，一无所得，年前在津埠，遇一艺人×××系唱坠子的老手。我向他作最末次的探讨，如彼不知，我老云就打倒车，再不向他们探讨了。不料这位唱坠子的，源源本本，侃侃而谈，说得很有趣味。可是其中也有些个荒诞无凭的话语。我将他所说的一古脑写出来，贡献于阅者。至于说得对与不对，敝人不敢下断语。好在是他说的，写出来是我替他学舌，人云亦云罢了。以下系唱坠子老人所说：

我们唱坠子的，是先高后低。高的时候是道情歌儿，低的时候是串百家门儿、逗柳琴儿。我们这宗玩艺，都说是在唐朝有的。当初唐明皇在位之时，在山西省晋汾之间，有个修行的老人，年岁高迈，面似三冬雪，须赛九秋霜，神清气爽，仙风道骨。常在恒山一带，敲打鱼鼓筒板，唱道歌劝化世人。他能数日不食，精神不衰，人多奇之。有人问他姓名，自称姓张名果，生在尧舜时代，乡人无不尊敬，称他“张果老”。相州刺史韦济，闻张果老之名，探验属实，欲讨好于玄宗皇帝，上表奏闻。那唐明皇乃风流皇帝，内信李林甫，外倚安禄山，宠爱杨贵妃。因色身虚，精神衰弱，欲学长生术，益寿延年。恰见韦济奏闻恒山有张果老，立命通事舍人裴晤，往恒山去召张果老入都。裴晤奉旨前往，至恒山寻着果老，并无敬意，迫其入都。果老行至途中，忽然倒地身死。裴晤疑其有诈，在尸旁守候数日，尸身僵卧，实是无诈。裴晤命人葬埋，果老忽然站起，谈笑自若，不饥不渴。裴晤惊讶不已，觉其非凡，不敢强迫。命人入都，奏闻玄宗。唐明皇又遣中书舍人徐桥，赍奉玺书，优礼往迎，果老始随入都。唐明皇赐乘肩舆，请入宫中，问出神仙术。果老只说，身心养气，便可长生。唐明皇留他居于集贤院，数日不准人进他酒食。果老累日辟谷，毫无倦态。玄宗奇之，命人赐以美酒。酣醉之后，长睡数日不醒。弄得唐明皇不知他是仙哪，是鬼呀，莫名其妙。时有术士邢和璞、师夜光二人，邢能算生死，师能查看鬼神，素为玄宗所信。将他二人召至宫中，命算果老生死，查他是鬼是神。邢和璞占算半日，竟不能算出果老生在何年，死在何日；师夜光查看两昼夜，不敢断他是鬼是神。唐明皇密语高力士，说饮酒无苦，方为奇士。乃召果老，命其饮姜酒。果老饮之三大杯，忽然倒地，仰面朝天，张开大嘴。帝与高力士，见其口中，齿皆焦缩。果老伸手拔齿收入囊中，眨眼间齿竟重生。君臣叹服，仍命果老宿于集贤院。时有唐睿宗之女崇昌公主，在玉真观为尼。明皇欲将公主嫁与果老，命密书少监王回质、太常寺少卿萧辛，往集贤院商于果老。果老说：“娶妇女得公主，平地升公府，人以可喜，我以可畏。”言罢大笑不止，向萧王二人道：“皇上以果为仙，果实非仙；若视果为尘俗人，亦可不必。果从此辞将归山了。”二人回奏，玄宗尚欲挽留，果老再再恳求归山，玄宗仍命人画其图形，悬挂集贤院，授为“银青光禄大夫”，赐号“通玄先生”，赐帛三百匹，命人护送归于恒山蒲吾县。张果老归山之后，仍在山中，敲打渔鼓筒板，唱道歌，劝仕世人，人多仿学，渔鼓筒板之歌，流在民间，渔家都敲击板，学唱道歌，由山西流传至河南。传至宋、元时代，道人化缘，乞讨饭，俱用渔鼓筒板，沿户唱歌，化缘讨要。至清末时，道情歌曲，竟归了穷家门，是由高而低也。

自从民国，时代变迁，打破专制思想，阶级平等，男女社交公开，艺人准其男女合演。有许多的妇女演唱河南坠子，并将渔鼓撤掉，改换大鼓一面，左手执桴，右持筒板，唱起活来，所唱亦非道情，秽词污语，引人入邪。虽然有碍民俗，听主却多欢迎。唱山东大鼓坤者，见大鼓衰落，坠子活穴，纷纷的改唱坠子。近来平、津、沪、宁，各杂耍馆中，都得约档坠子才算齐全。乔清秀驰名平、津、汴、济，海报上亦大书“坠子大王”。有糖业大王、汽车大王、煤油大王、滑稽大王、梨园大王、电影大王、评书大王、鼓界大王、梅花大王，如今坠子大王又应运而生。不久我老云，亦要成为“云游大王”、“神聊大王”了！

唱坠子的除乔清秀外，董桂枝、宗玉兰、卢永爱，亦都不弱。天桥的坠子，开荒的不是坤角，还是个男角，满脸的麻子，一个人自拉自唱，很有滋味。社会的人士，喜见奇怪，瞧着他又拉又唱，都听他唱会，亦听不出什么意思，看得乐了，扔钱就走。那时正在民国十二三年，社会里还没有嚷穷哪，做艺的人们，挣钱亦容易。当怪物瞧的唱坠子的，每天能挣两三元，说江湖的行话：“梅花盘儿”，在天桥活穴大转了（管麻脸蛋的人，调侃叫“梅花盘”，管能伙挣钱，调侃叫“活穴大转”）。江湖艺人，耳朵最长，听见哪里兴旺就往那奔。凭“梅花盘儿”，都能挣钱，色艺两全的坤角来了，岂不更佳？于是唱坠子的男女班儿纷纷来平。爽心园、天华园，都约了坠子，各露天场子，亦都邀了坠子。最近我到天桥云游了几天，见天桥坠子，较比从前还多。魁华舞台后边，有个坠子场儿；爽心园北边，有个坠子场儿；马场道北边，有个坠子场儿。倒是水深流去慢，货高价出头。我听了几回，露天场儿唱坠子的坤角，“盘儿念作”（管长的面貌不好，调侃叫“盘儿念作”），柳的亦是“念作”（管唱得不好，调侃叫“柳的念作”）。无怪乎他们不能进馆子，只在露天场儿演唱。色艺两念作，挣不了大钱，馆子那能约请啊！

卢永爱、大老黑，两口子对唱，江湖人说行话，叫“鸳鸯档子”。卢永爱唱作俱佳，身段好看，表情细腻。大老黑（他名叫任永泰）专会抓眼，形容态度，使人解颐。在天桥上明地，唱大棚，哪天也能挣十元以外。到了天华园内，每逢压轴儿，都压不住。他俩口上场，听玩艺的人们，就能起了堂儿，走了个干净。姚俊英，柳的念作，长得身材窈窕，黑漆似的大辫子。唱的时候，透着风骚浪漫，论艺不及卢水爱，在天桥受人欢迎。看起来，听玩艺的人们，还是重艺的少，重色的多。大老黑、卢永爱愤而离平。在南京唱了未久，夫妻来了出离婚后会，如今在天津破镜重圆。据我老云所料，天桥儿是不来了。大老黑夫妇走后，小桃园后玉明轩掌柜的，由天津约来一班坠子，台柱子是坤角赵金兰。每天演唱时，也是鸳鸯档子，男角赵勤堂，不是赵金兰的丈夫，系其养父。父女演唱，虽然能叫满堂座儿，并没有十元八元花钱的阔主。不料演唱未久，赵金兰就鸣了警啦，告他养父赵勤堂强奸虐待，打了官司，过了几堂，赵金兰就与赵勤堂脱离父女关系。赵勤堂失掉了摇钱对，又往别处种摇钱树去了。赵金兰没有赵勤堂捧活，艺术似见退化。在平津演唱，连个怪声叫好的都没有了，她又“拧了湾”啦（江湖人管更名改姓，调侃叫“拧了湾”啦）。在天华园演唱，又贴报叫“李玉芳”了。最近董桂枝、宗玉兰姑嫂来平，在玉明轩演唱。虽然姚俊英、李玉芳、段大桂大鼓坠子男女两色十数人，在天华园演唱，两下里打对台，灯晚也打对台；董桂枝、宗玉兰在观音寺华楼宾乐轩演唱，姚俊英、李玉芳在青云阁玉壶春演唱，还是董、宗姑嫂的色艺双佳，能唱能捧。

江湖人曰：“艺不错转”（这个“转”字，是能挣钱的侃儿。“艺不错转”，就是艺术定有高超的意思）。好听坠子的快快听罢！我老云瞧着他们这种玩艺，有一兴必有一衰，将来这种玩艺唱不长。若不相信，咱们就慢慢地瞧着。

天桥的评书场子

在清室时代，北平没有评书茶馆，说评书的都在马路边上，拉场子露天讲演。西单牌楼、东单牌楼、东四、西四，后门外、交道口，都是评书场子。自从庚子年后禁烟，北平的评书馆子，才渐渐兴旺。直到民国二十年前，说评书的艺人，都上馆子，露天场儿说书是见不着的。到如今评书艺人，在露天场儿说书，真有不会说的了。

天桥的评书，始终也没兴旺起来。在早年天桥说评书的，有尚××，只说《黄杨传》。书中的意思，是以黄三太镖打猛虎，杨香武盗九龙杯，为叫座儿的段子。据评书界的人说，那位先生是外江派，不是北平评书界支派中的人物。他的书说不了两个月，几天就完。说完了，后头再说，专有些人爱听，但是没有大转。自从民国二十年，评书界的连阔如、陈荣启、苗阔泉，在天桥撂明地演说评书，能占个场子，叫满堂座儿，才算兴开了这宗玩艺。郭品庄、高阔轩、高豫祝、丁豫良等，接连不断的上地，评书才能在天桥久占。可是夏天最美，天棚底下听评书，来壶酽茶，又解闷，又凉爽，却是有趣。过了夏天，可就差多了。连阔如说的《东汉》，纯粹是“道活”，不是“墨刻”。读者若问什么叫做“道活”什么叫做“墨刻”，关于这两个意义，我得向读者述明。说评书的人所说的书，虽有《施公案》、《济公传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精忠传》、《包公案》、《明英烈》、《隋唐》、《东汉》，可大有分别。就以《三国志》说吧，从前评书界，很有几个人说的。可是所说的书中，人物、段子都兴各书局所售的书本中物样，不过加上身段表情、刀枪架儿，用白话评论而已。评书界的人，管他们说的书，与书局所售的本儿一样，叫“使墨刻儿”（书局里所售的书，都是笔墨写出原稿，刻板印行的，故叫那些书为“墨刻儿”）。可是评书界的人，都不愿意使“墨刻儿”。话又说回来，他们说的书，和本儿上要是一样，听书的主儿，如若心急就不用天天到书馆去听，花几角钱，在书局里买一部书，几天就能够看完，又解气又不用着急，谁能天天去听书，去听两个月呀？（评书界的演员，每至一个书馆，要说一部书，向例是说六十天，两个月才能将书听完。好听评书的人，只要爱听，不论哪套书，也得听两个月。管两个月的书，说行侃叫“一转儿”）。评书界的演员，所说的评书，最贵重的书，叫做“道活”。据我所调查的，评书界纯粹道活的书有《施公案》、《大宋八义》（《济公传》、《永庆升平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包公案》，原是评书界的道活秘本，已在早年有人售与书局。书局得了版权，印行售卖，已非道活。由道活又变为墨刻化了，故不算道活）。《精忠传》、《隋唐传》、《东汉》、《明英烈》、《盗马金枪传》、《五代残唐》、《善恶图》、《于公案》等等的说部。这些道活都是古今名人，与评书界的老前辈“模弄”的（江湖人管编书、编曲，调侃叫“攥弄活儿”）。先以《东汉》说吧，各书局所售卖的《东汉》，都是东西汉，两部书合在一处卖。《西汉》如何不必论他，只说《东汉》，共是两本，由王莽篡位，立孺子婴为帝，王莽摄政，至永平皇帝逢云台止。书中的穿插不严，段段岔头儿都接不上，也不紧凑，看着当然无味，引不起兴趣。那墨刻的《东汉》是不能看的。道活《东汉》是由王莽篡位，刘秀定国，马武大闹武考场说起，直到上天台，马武打金砖，二十八宿归位止。其中的节目，有刘秀赶考、箭射王莽、窦融救驾、岑彭出世、马武大闹武考场、会英楼题反诗、刘秀遁潼关、路遇姚期，凡百余段。与书铺的墨刻儿，不唯不同，并

且穿插紧凑，枝叶搭得最严，毫不松懈，使人听了，能够“入扣”（江湖人管好习听书的人，如若听书，听的入了瘾，非接联不断往下听不可，说行话叫“入扣”）。

江湖艺人常说：“唱戏的要想叫座，得有好轴；说书的要想叫座，得有好扣。”什么叫“好轴”呢？譬如，某戏园子，要唱一台，贴出海报儿，头出《大赐福》，二出《善宝庄》，三出《四杰村》，四出是《硃砂痣》，五出《坐宫盗令》，六出大轴儿是杨小楼、梅兰芳的《霸王别姬》。这几出大戏合在一处，能卖一元多钱一个座，共卖一千多元。上的这些个座儿，能卖这些个钱，力量都在那出《霸王别姬》哪。如若把《霸王别姬》取消，就剩下那几出戏，卖三毛钱一个座儿，真许没人听。那《霸王别姬》便算“好轴儿”，就能叫座，就能挣钱。说评书的演员，要想叫座，要想挣钱，都得有好扣儿，这书扣儿，又与戏的轴儿不同，有小扣儿，有碎扣儿，有连环扣儿，有大扣儿。最大的扣儿，叫大舵子。他们说评书的，每天到了书场，或是书馆，等到书座来了，到了开书的时候，张嘴说书，先用小扣，次用碎扣，再用大扣，才能吸住座儿，挣大钱。譬如说《东汉》吧，一开书先说刘秀拜马援为帅，姚期不服，与马援赌头争帅印。如若姚期用三个兵打破潼关，马援将帅印输给姚期，如若姚期打不开潼关败了仗，姚期将人头输给马援。听书的人，最喜爱忠臣，都替姚期担心，怕他打不破潼关，将人头输了，都坐在凳上不动，要听姚期输不输。这样便算书座入了扣。这样就是说书的演员使小扣儿。听书的人不动了，说书的往下说。姚期还没有到潼关，离城三十里，就被王莽的兵将打败了。岑彭给姚期打接应，掉到陷马坑内。岑彭被王莽兵将生擒活捉，押入潼关。听书的座儿，叫到这里，又替姚期害怕，怕回去脑袋没了。又怕岑彭死在潼关，这样就不走了，非听个水落石出为止，这就叫碎扣，将书座扣住了。这样说就是说书的演员，用步步连环紧的法子，将座儿吸住了，直听到临散书的时候，听出两个岑彭来，书座儿更纳闷了：怎么会多出一个岑彭哪？真教人纳闷。离了书馆，回到家中，吃饭、睡觉，还是纳闷，无法解决。只好明天早早的去到书场，接着再听去，这样便是说评书的演员，使用大扣。使用大扣儿，为的是吸住听书的座儿，明天好来再听。听到明天散书的时候，又听到马援巧使连环计，书座儿又纳闷，不知马援使的是什么计能得潼关。明天再去接着往下听，即是几天的光景，才将潼关的事说完，四五天才说完攻守潼关的事。潼关这段书，就是四五天的大舵子。说评书的，没有小扣，吸不住座儿；没有碎扣，拉不住座儿；没有大扣，不能吸住回头再听的座儿；没有大舵子不能吸住听五六天的座儿。看来说书的扣儿、舵子，较比戏场的大轴儿，还有吸力。这评书的道活，是艺人艺术化说。如若艺人学会了，就能叫座儿。评书界的人常说：“书说险地，才能挣钱。”我问过他们，怎么叫“书说险地”？据他们向我解释说，不论是袍带书，公案书，凡是听书的人，都是一样的心理。喜爱者忠臣孝子、义夫节妇、侠义英雄，都恨奸臣佞党，贪官污吏，土豪恶霸，绿林的采花淫贼。就以《施公案》说吧。施清官往苏州上任，就有一枝兰万永，拦腰行刺，府衙行刺，错杀舅老爷。这三段书教听主儿听着，净替清官施大人担惊受怕，坐着不走。要听到清官没有危险才肯走，这样事便算“书说险地”。为着教听书的主儿，知道施大人没了危险，才不听了。评书里的情节，段段书都是这样的。

连阔如在民国十三年，是个做“八岔子的金点”（江湖人管算卦的，调

侃叫“八岔子”。算卦的总称曰“金点”）。自从民国十六七年时，改入评书界，拜李杰恩为师，讲演《西汉》，在各书馆亦颇有叫座的魔力，但未大转。未几，又学说《东汉》。我老云问过他，为什么改说《东汉》呢？据连阔如说，《西汉》那部书，是墨刻儿，与各书局所售者相同。听这部书座儿很少，不懂历史的人不能听，懂得历史的人，花两角买部《西汉》，几天就能看完。较比听书，又短少时间，又少花钱。好在他门说书的，所说的段子，与买的书内一样，何必去听评书？评书界艺人，说墨刻书的，都不能够挣大钱，就是那书拉不住座儿。他有了这种觉悟，便弃了《西汉》不说，改学《东汉》。牺牲了半年的光阴，耗费了许多的金钱，才学会了一部地道的道活。自从会说《东汉》，北平的大书馆，才纷纷的约请。听书的座儿，都知道评书界有个说《东汉》的连阔如。有年夏天，连阔如因书馆都不凉爽，在天桥赁了个场儿，高高的天棚，宽宽的板凳，又凉爽，又说书，说得又好，天天高朋满座儿。连阔如叫座的力量，就仗着那道活的《东汉》。

陈荣启为人憨直，是评书界说《施公案》的陈福庆之子，拜群福庆为师。先说《施公案》，后说《精忠传》。在民国十年前后，评书界人才济济，本领弱者受挤，无法挣钱，纷纷出外，另谋出路。后起之人，有老前辈挡着，不易发展，亦都出外，另谋出路。陈荣启乃评书界后起之秀，能说袍带书《精忠传》，短打书《施公案》，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在民国十年前后，往大连、烟台、营口、天津、东三省等处献艺，到处受人欢迎。北平虽没立住脚儿，在外穴大转了。自民国十八九年，始归北平，愿侍高堂，不愿远行。又赶上评书界的前辈名角潘诚立、张智兰、田岚云等都去了世，后起者缺乏人才之际，在平献艺，四九城各书馆，都能叫满座儿，足见北平人士欢迎他了。他为人怪癖，不愿在各书馆说书，专喜爱在天桥。前几天我老云往天桥云了一趟，见他在爽心园前，占了个场儿，与他师兄许荣田，说前后场书哪。前场许荣田说“丑官”，后场陈荣启说“丘山”，还是真叫坐儿。有爱听评书的，快去听吧！（评书界的人，管说《施公案》那部书，调侃叫“丑官”。相传施公是个残废人，丑官，指他坐官而言。“丘山”是《精忠传》书中的人物，第一是岳飞。评书界的人，将岳飞的“岳”字上下分开，叫“丘山”。“丘山”成为《精忠传》的侃语。）

在天桥城南商场南边，有个说书场儿。说书的艺人叫郭品尧，他是一年四季不挪地方，长期的上那场儿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总上满堂座儿。他所说的书目有：《粉妆楼》、《五代残唐》、《五龙传》、《施公案》等。我老云听过他很多次玩艺。听他说的那几部书，都不是北平评书界的道活，亦不是书局里卖的墨刻儿。我向评书界的人探讨过几次，才知道他说的那些书是竹板书改的。据某江湖人说，郭品尧是北平人，曾在清末拜冯昆治为师，起名郭伯全。又在外省改唱竹板书，改名郭鑫德。又在天津拜福坪安为师，改说评书，更名郭鹤鸣。按着北平评书界流传的支派，与说《水浒》的蒋坪芳、徐坪钰、刘鹤云等是一门人。不料郭到北平时，评书界南北两派，正起内江争持不决之时，他投南未入北，几与本门人决裂，亦未能得志。在天桥上地，概不联络，独树一帜，不进书馆。所说的虽不是道活，竹板改造，亦有些人欢迎。外江派的评书演员，能够在北平久占的，只有郭品尧一人。老云曰：郭亦人杰矣哉。

苗阔泉是梨园行人，自少年嗜好评书，专喜爱听“大小黑脸儿”（评书界的人们管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包公案》那部书，调侃叫“大黑脸儿”；管《小

五义》那部书，调侃叫“小黑脸”。“大小黑脸”乃指包文正的黑面也），拜金杰华为师，学说大小黑脸儿。进了评书界，虽没有登峰造极，亦成了二路角色。久在彰仪门、报国寺、山涧口、西安市场上馆子，能叫七八成座儿，颇为不弱。他除了这几处之外，受同业们排挤，就没馆子可上。苗阔泉也有志气，除了这几处馆他上，别处约他还不去。没有馆子，便上天桥打个场儿，露天讲演。别看是上明地，较比在书馆儿还多挣钱。故此我老云常说，有真本领的人，是不怕排挤的。

近几年来，闲散阶级的人，日日见少。听评书必须有闲功夫。闲人少了，说书的座儿，也受影响。哪位说北平的闲人有的是？我说那不是闲人，是失业的人。他们虽闲着，吃饭还困难哪！哪里有钱去听评书？听评书的闲人，是有资格的闲散人物，不是没有钱的闲人。如今我调查了几处，各评书馆的座儿，全都减少。开馆子的维持不住的已有数家，其余的都是扎挣劲儿，勉强支持。评书演员，有许多都往天桥找地。今年夏天，天桥的评书场儿，据我预料是比往年多得很哪。有些个说书的艺人，还想不开，认为在天桥上地，是憨蠢，还不肯去上明地。其实早年的评书演员，都是在大街的路旁，拉场子露天讲演，在天桥上明地何足为辱？挣养家便算好手，何分彼此？我很希望说书的艺人，迎合听主，往天桥上地，来个说书的大比赛，倒是热闹。好听书的人们，乘此机会，又逛天桥，又听评书，不可错过这个好机会。

天桥的竹板书场

天桥的杂技场，样样都很多的，唯有竹板书，是不多的，只有两三个场子。唱竹板书在天桥能够久占的，就是关顺贵、关顺鹏昆仲。江湖人管他们唱竹板书的，调侃叫“使扁家伙的”（管唱大鼓书的，调侃叫“使长家伙的”，是指他们使的弦子而言；唱竹板书的叫“使扁家伙的”，是指他们使的竹板而言；管说评书的，叫“使短家伙的”，是指他们使的扇子而言）。我老云，云了几省，唱好竹板书，我也是见过多了。第一路的角儿，有余来荣、王来友、赵华轩、邱玉堂、张德贵。这些人在各省市、各码头，无论上馆子，上场子，每个人每天多了能挣十数元，少了也能挣五六元，可是这些人都不往北京来。只有东安市场初立之时，余来荣在杂技场内，唱过竹板书，叫座的魔力，甚有可观。凡是唱竹板书的艺人，都佩服他的，认为他是使扁家伙的特殊人才了。不料他挣钱的能力好，受了金钱之害，早早断送了性命，甚为可惜。艺人不能理财，财多伤身，实可叹也。

在清末的时代，唱竹板书的角色，最有名的是贾宝山。他们传流的支派是宝、顺、呈、祥。贾宝山是“宝”字辈的，他的大徒弟叫张顺明，曾在民初的时候，献艺于天桥，叫座魔力也颇不弱。关顺贵、关顺鹏虽是贾宝山的徒弟，拜师未久，贾宝山就去世了。他弟兄两个，唱竹板书没得着师父的传授，是由他们的师兄张顺明代传的。关氏昆仲，只学会了“吧嗒棍”，（江湖人管能叫座儿小段子曲儿，调侃叫“吧嗒棍”，管整本大套的书。调侃叫“万子活”）。还没学好了“万子活”哪，不幸张顺明死在奉天。他们哥俩个，净唱“吧嗒棍”，仅能糊口，实是不易发达。在民国十年前后，先就能挣几角钱，始终没有活穴。在民国十六七年，又向大鼓名角田玉福学习“万子活”，学会了《跨海征东》、《战国春秋》、《薛家将》等书，艺业大有进步，哪部书都能唱几个月，天天叫满堂座。在民国二十年前，渐渐发达，如今活穴大转了。凡是久逛天桥的人，都知道关顺贵、关顺鹏的竹板书，唱得不错，是可听。在这一二年，关顺贵忽然弃了扇家伙，改使长家伙，又柳海轰儿，唱了大鼓书啦！在楼外楼的南边占了个场子，较比唱竹板书上的座儿格外见多。总算他有心问上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前两天到东安市场云了一趟，走在东跨院，见关顺贵在院内的东南角上，弄了个场子，正唱《薛家将》，他又挪到东安市场去了。天桥的竹板书，只剩关顺鹏一人，他占的场子，在沈三的场子南边。有好听竹板书的，到那里听吧。

天桥挑水滚子的

凡是到过天桥的，都听说过：“蹭……蹭油的……蹭癣的，油了衣裳不坏的。”还是个卖胰子的。他在天桥的南边，也不支棚设帐，也不租赁桌凳，就在地上，铺一张二尺见方的白纸，上边放个小铁盒，一个玻璃瓶，有几十块绿颜色的胰子。他用那个胰子，沾点凉水，往衣裳上抹。如果衣裳上有油泥，立刻就能蹭下来。有长了癣的人，他也给蹭。当面试验，白蹭不要钱。卖这个东西的人，是个又矮又瘦的人物。只要他往那里一站，他就扯开了嗓子，喊：“蹭，蹭……这样的蹭油啊，油了衣裳不坏的！”无论男女老少，走在他那里，听他这样喊“蹭”，都抵不住嘴的笑。他卖那胰子，蹭衣裳上的油泥，还真有效力。起初我老云很纳闷，不知他那东西，是用什么做的，能够当时有效。后来百个江湖人，告诉我他挑的是“里腥哨”（管卖假东西，调侃叫“里腥哨”）。他那东西蹭油，当时有效，是他那玻璃盘的凉水有毛病，不知者都以是凉水，其实是汽油。汽油这东西，就能将衣裳上的油泥蹭掉，还是真有效力。卖胰子的，使的门子就仗着汽油的力量。“挑水滚子”虽是个小生意，也有门子。和前门一带摆摊卖化妆品一样，东西不好，每天往东西上抹点香水精，就能蒙得住人。社会的人们，还真有认他们那种东西的，总而言之，贪便宜而已。（江湖人管卖胰子的，调侃叫“挑水滚子的。”）行行有门，门门有道。世上的事儿，都是这样啊。

天桥的空竹场子

在天桥的杂技场，练空竹的艺人，最有名是王雨田、王葵英父女。王雨田久住南横街，父为商人。他自幼就好练叉，随黑窑厂的开路，走过些趟会，“三股子”练得最为出色（管叉调侃叫“三股子”）。在清末的时候，在步营当差，入民国改当商团，又入警界，在粮食店站岗。因汽车夫不服指挥，鞭过“开色糖轮子的”（管汽车夫，调侃叫“开色糖轮子的”）。后为车主势力所屈，愤而走闯江湖。他初入老合的行当，是给马班子（跑马低戏的）练叉，走西北穴、大同府、绥远、张家口。与马班子“劈了穴”之后（管散了伙调侃叫“劈了穴”），在东安市场，与常立全“联穴”（管合伙组班，调侃叫“联穴”），赁个场子上地，二人做艺。王雨田练叉，常立全耍空竹，每日的挣项，足可养家糊口。常立全是旗人，会说评书，可是没有人过评书的门户，没有“帅”（江湖人管老师调侃叫“帅”），算是个“海青”（“海青”，如票友下海一样）。他多才多艺，能抖空竹，单双都打，罐子盖，醋肚鞭，练的花样很多，王瓜架、猴爬竿、跳梁、回头望月、枯树盘根、反插腿、正插腿、倒爬绳，足有几十样儿，腰腿灵活，非常精巧。他两个人，一个人练叉，练的出奇；一个抖空竹，抖的娴熟，很是档子玩艺。王雨田是个有志气的人，他在那时，学会了抖空竹，后来才活穴大转。常立全染不良嗜好，性极懒惰。每天上地，所挣的钱，只要够一天花的，立刻不练，孤身一口，小店一住，别人看他没有意味，他个人却是快活。王雨田一家数口，家无恒产，与他联穴，很受影响。直到劈了穴，他自己上地，还是一样，挣的钱花了，就归店过痛，明天再见。王雨田带着他的姑娘王葵英，在天桥公平市场，巧耍飞叉，抖空竹。几岁的姑娘，抖起空竹，干净俐落，身骨灵便，逛天桥的人们，看见了谁都给钱，他父女在天桥就活了穴啦（即是大红大紫）。后来王葵英的艺术，日日进步，竟能响万（即是享名）。白云鹏的杂耍班子约他父女加入，往京、沪、津、汉等地献艺，到处受人欢迎，各处的馆子，争相延聘，收入也甚丰富。他们父女，能以抖空竹起家，十几年的光景，治了几处房子，也小有资产。谁说艺人不富啊？世上的事，无论学会什么艺业在身，小则养家糊口，大则发达致富。江湖艺人，只要没有嗜好，理财有法，也是一样的发达。近年以来，王雨田父女，只在北平献艺，并不远行。有时候在天桥上地，有时候上各杂耍馆子。葵英的人缘最好，无论是谁，也是批评她好。别看她是个女孩，通达人情，谦恭和蔼，技能惊人，还是善于言谈，知礼仪，孝敬父母。在这世道衰微的时代，她能这样，很值得人佩服。如今她已是二十有余了，他父母因为她“太岁见海”（管年岁见大，调侃说“太岁见海”），不教她往天桥做艺，只作堂会，上杂耍馆子。天桥的杂技场，是看不见她的玩艺了。王桂英年方八九，抖空竹，不弱于葵英，可算后起之秀。每逢王雨田往天桥做艺，就带着她去，不过他们不能天天去的，到了天桥也是和人联穴上地，十天只有二三。据王雨田和我老云聊天儿的时候，表示他在少年爱惜开路，众亲友都轻视他，不许他做生产的事业，他就学走会，不料如今一家数口，竟赖以糊口，生活无忧，真是意想不到。听他的口吻，是很知足了。知足者常乐，能忍者自安。“学会艺，防身宝”。这话不假。如今这个年月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就能维持生活。抖空竹，踢毽子，在清季时，是一种消遣的玩艺。现在能在社会里挣钱养家，不怪他说是想不到。

天桥的大兵黄

我老云前几天，到天桥巡礼。巡到公平市场南，见有百数十人，团了个大圆圈儿。里边有个人直嚷，嗓音宏亮。他随说随嚷，围着的人们，也都随着他笑，我老云不知道是什么生意，挤进人群一看，见场内站着一人，身骨魁梧，大脑袋，胡须眉毛俱都苍白了，大眼睛、高颧骨、大鼻子、大耳朵、大嘴。这人面上净是皱纹，看他的年纪，足有七十多岁的样子。头戴缎子小帽，迎门嵌块宝石，蓝缎子夹袍，又肥又大，黄缎子夹坎肩，身旁挎着个大布袋，手里拿着根棍，又说又骂。围着的人们，听他骂得慷慨淋漓了，痛快笑起来没完。我平心静气，听他个水落石出，倒要瞧瞧他是个干嘛的。及至听了一个多钟头，我才听明白他是干嘛的，原来他就是专以说笑话圆年子卖药糖的“大兵黄”。我向江湖人们探讨，他是哪门的玩艺？据一位老江湖人说，他是个当兵的，退伍之后，不愿当差，卖糖糊口。对于江湖的事，他全都懂的。他有个胞儿叫大黄，专打走马穴，往各处去顶“神凑子”（即是赶香会）。“柳海轰儿”（即是唱大鼓书）。长得身量高大，人式压点（即是有台风儿）。专唱《黄杨传》，以黄三太镖打猛虎、指镖借银、杨香武盗九龙杯等等的段子挣钱。没有整本大套的万子活，凭几段小巴答根儿，就能成名，每逢唱时，抓眼取笑，能使人捧腹笑倒，“抖漏包袱”（抓眼逗笑，调侃叫“抖漏包袱”），是他拿手的玩艺。大兵黄是以“海冷”、“打腕儿”（管当大兵的调侃“海冷”，管以当过大兵为名调侃叫“打腕儿”）。他所说的笑话，是随宋庆打过旅顺，随张勋打过白狼，随张岳控过河工。不知道的人，都说他能骂人，其实他是借着“蹶钢儿”，抓眼抖漏包袱（管骂人调侃叫“蹶钢儿”），能迎合社会人士的心理。随时代的变迁，团蹶钢儿。一些个心直口快的人们，成天价到天桥，围着他听笑话。觉着他那些话，像《水浒》的李逵，快人快语，给人打不平，发牢骚，比吃开胸顺气丸还痛快。他的笑话虽然不少，使人听了不厌，是他的包袱抓的眼，一天一换样，“改良的单春”，哪能不受欢迎？（“改良的单春”，是一个人说的相声。）大兵黄身体魁梧。江湖人说，他压点嗓音宏亮，夯头子真正，有多少人也能教人听清了。他说的是什么？江湖人说，他有喷口，面上能够形容滑稽态度，有发托卖像，他能在没有人的地方，招一圈子人，说他的笑话。江湖人说，他专能做掉地，是生意场、杂技场的艺人，都不敢挨着他做艺。他的本领能扯年子，他净躲着杂技场儿做买卖。江湖人说他有义气，他说完了一段笑话，卖回药糖。他是挑罕子，他那糖卖两大枚一包，总有人买。江湖人说，杆门增了，买卖孝顺。这就是我老云向江湖人探讨来的大兵黄的内幕，是与不是，我不负责。好在是他们江湖人说的。

电影的滑稽大王陆克、贾波林，在银幕上能受各国人士欢迎，就是能使人解颐，捧腹笑倒。滑稽艺术，不止于北平人们欢迎，全中国的人士俱都欢迎。不到百段的相声，几十年来，有几百个艺人学会了，都能以他挣钱养家。不止于中国，全世界人士，亦是欢迎滑稽玩艺的。我老云希望江湖中的人们，不拘什么玩艺，亦要加些滑稽艺术，管保能够活穴大转。这话是与不是，老合们的攒儿是亮的，一定能够明白。

天桥的旧人物——常傻子

在前几年天桥有档子生意，砸石头卖壮药的是亲哥两个，人都叫他们“常傻子”。他们每天带着一小铁盒丸药，弄些块石头。到了天桥，亦不找场子，只用一条凳子，将铁盒往凳上一放，常老大左手拿石头，用右手去砸。别看石匠砸石头是用铁锤，他砸石头，只用手指一戳就能戳碎了。他们用砸石头圆年子，只要人围满了，随砸石头，随着讲说病源，什么叫闪腰岔气，错了骨缝，伤筋动骨，跌打损伤，风寒麻木。只要吃了他那百补增力丸，就能保好。说完了，真有人买，哪天亦能卖个三元两元。我老云在前些年，常去看他们这档子生意。近几年来，他们这哥俩个，忽然不见了。我向江湖人打听这常傻子兄弟，是开了外穴（管去外远行，调侃叫“开穴”），还是土了点（管死了调侃叫“土了点”啦）？据某江湖人说，常傻子那档子生意，说行话叫“挑将汉的”，哥俩个都是方字人（北平的人管从前的汉、满、蒙的旗人，叫做方字旁人。按“旗”字，是个“方”字旁儿，就管旗人叫“方字旁”，也成了北平的侃语，旗人的侃语了），都“啃海草”（管抽鸦片烟，调侃叫“啃海草”）。几十年挣的钱，都送到烟斗里，分文没有剩下。常傻子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，把“招儿念了”（管眼睛瞎了调侃叫“招儿念了”）。做生意的时候，都是常老二拉着他上地。幸而他那石头是砸熟了的，卖药的法子，是说惯了。不然招儿一念，就跟“念啃了”（管挨饿，调侃叫“念了啃了”）。他受了眼睛的影响，卖项一日不如一日，就连痛带饿，活活的瘾死在小店了。常老二向来是给哥哥当做助手，没充过正角。常傻子死后，他没能为挣钱，又有口子瘾，不多的日子，也找傻常去了。

我向江湖人问：“他们砸的石头，有些人说不是真工夫，那石头是用醋泡了的，才能砸开，这话是与不是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不是这样，这都是妄谈。他们砸石头的生意，是有一种托门，成天价练习，将托门练成了，拿过来石头，一砸便开。这种托门和卖针的，扎透铜钱的手法，是一样的。常家弟兄就凭托门，吃了一辈子。但是那种诀窍，外人不曾得着。自从常傻子故去之后，北平各市场，就见不着砸石头挑将汉的生意了。”最近天桥虽有档子砸石头的，净练开石头的工夫，不会卖药。江湖人说，他们不是挑将汉的，并且傻练，不会圆年子，不懂得使拴马桩，受累不小，挣钱有限，算是档子“控买卖”（江湖人管不会使生意门手段的人，调侃叫“控买卖”）。看起来平地抠饼，控了也是抠不成啊。

天桥的臭春场子

在前几年，我老云逛天桥，常见有个六十多岁的老人，长得细条身材，满脸的皱纹，嘴里的牙掉的剩了一半，说话是京东的口音，在天桥上地。他那场内，有个九根细竹杆的小蓝布帐子，桌上放着大小竹管笛儿。到了时候，他能吹各样小曲，圆上年子使臭春，一般人都叫他“管儿张”。使臭春之法，他是将竹杆帐子，在场儿当中立起，他钻到内使活儿。场子围着的人们，隔蓝布帐往帐里头听。他在帐内一个人，能学两个人说话，变出来的噪音，教人听着还真像一男一女。不过他学的是，大奶奶住娘家，大爷拉着驴去接大奶奶，走在高粱地，大爷要钻进高粱地里拔高粱，使人听了虽然可笑，也觉得有兴趣。临完了，还学回驴叫，抖起铜铃铛，哗唧唧的响起来，真像驴叫。叫完了，钻出来要钱。听说他在二十年前，学完了大爷大奶奶闹高粱地，还有人给钱，这些年可不成了。他在帐内的时候，还有人围着，等到学完驴叫，钻出帐来，再要钱哪，场子就光了，也挣不了几个铜子。

据江湖人说，“管儿张”的玩艺，调侃叫“臭春”。在庚子年前，做那种生意的，倒有几档子。自从庚子年后，做这种生意太缺德，各市场全都取缔。这种玩艺到了管儿张的晚年，也就淘汰尽了。这几个月我老云，天津、北平、张家口，各处都云了，始终没看见管儿张。同江湖人打听他的动静，有几位说，大概是土了点啦！双春（两个人的相声）是大兴其道，臭春是断了攥啦。

天桥的平地书场

评书场、大鼓书场、竹板书场，都是上有天棚，下有板凳，没有在平地上说的。在前几年，我逛天桥，见有个说书的，衣服破烂不堪。他蹲在地上，左手拿着一把条帚，右手用白沙子，往地上写字，他就凭用手撒白子，写几十个字，圆年子。人围他站着，上无棚帐，下无桌凳，立着听他说书。他会说《捉拿康小八》、《康熙私访》、《乾隆下江南》、《张广太回家》，虽不说整本大套的书，能在这小段的玩艺里，加入几句相声，也能教听主儿咧瓢儿一笑。说完了，真有些人给钱。只见他那嗓子，和叫街的乞丐一样，有些人不爱听的。他向来是蹲在地上，低着头连写带说。到了要钱的时候，猛抬头，能把胆小的人，给吓跑了。那脸上的颜色和地皮一样，只有那白眼珠是白的。他是方字旁的人，姓玉。因为他抬起头来，使人害怕，江湖人都叫他“瞪眼玉子”。他的本领也还不弱，染有不良的嗜好，也和常傻子一样，在大前年的冬天，连瘾带饿冻死街上。江湖艺人十有五六，都有嗜好，被嗜好所累的，实在不少。只是他们都不觉悟，全往那条路上去走。啃海草的老合，常傻子、瞪眼玉子，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。若不猛醒，也难免追他二人，再陷覆辙呀！我老云也是黑籍同胞，一跺脚又改白籍了（可不是又弄上高射炮）。望江湖的朋友，快快脱离黑籍。

天桥的卦摊

东安市场问心处卦馆，主人姓赵，天津人。在天桥摆卦摊，算卦的人是拥挤不动，买卖发达了。迁至东安市场，有“顺水万”者（管姓刘的，调侃叫“顺水万”），也摆“八岔子”（江湖管奇门卦的，调侃叫“八岔子”，是指其“乾坎艮震巽离坤兑”，“休生伤杜景死惊开”而言），见问心处营业发达，他仿着人家的名儿，叫做“闻心处”。有欲占课之人，到了天桥，找不着问心处，也能撞到他。闻心处，如同乡下人进城买刀剪一样，王麻子、汪麻子、真正王麻子、老王麻子，不论哪家都一样买。买的是王麻子的东西，何必分“王”、“汪”、“老”、“真正”呵！闻心处仿问心处，如卖刀剪，仿王麻子一样。闻心处的生意，还真发达。他摆卦摊的地点，在天桥水利居后身，支棚设帐，每天只算百卦，多了不算，够了百卦的度数立刻收摊。我老云在民国十二三年，常到他那摊上助威。天天到了十二点钟，他本人没到，就有人将摊摆上，占卦的人们，就围着摊子来回乱转。等他等得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似的。他来了往摊后边一站，问卜的人们，就争先恐后的抽签子。将签抽出来，抢着往他手里递，看那样子，好像抢头彩似的。他将卦签接过去，在左手，右手就摆起卦来。将卦摆好了，向问卜人问：“这卦是你的，本人占替人占？”如若问卜之人说：“自己占的。”他就问：“多大年岁？”问卜之人，将岁数说明，他就往卦盘一看说：“你这卦是因为心里犹疑不定，不知道奔东好奔西好，是不是呢？”这人说，“是的。”他就说：“还是奔新路走好。”问卜的人，就给他二十枚卦礼而去。这样一卦一卦的算去，每天他能挣二百吊钱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如此。他的收入大有可观。听说他做了十年好生意，很落下不少钱。

我向江湖的人们探讨闻心处的生意，怎么会那样发达？他占的卦，是否真灵？据某江湖人说，闻心处刘某，所摆的奇门是“腥盘”。我问：“什么叫‘腥盘’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奇门的盘，不是说那铜盘铁盘木头盘，是以那局式而分腥尖（腥是假的，尖是真的）真的叫‘尖盘’，假的叫‘腥盘’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局式’。”某江湖人说：“他那卦摊上，正当中，摆着九个卦子，子上有‘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’九个字。那九个字，是以戊为头，按坎一、坤二、震三、巽四、中五、乾六、兑七、艮八、离九，八卦九宫摆成。如戊字，在坎一，就叫一局。戊字在乾六就叫六局。阳局顺行，例如，阳一局是戊在一，己在二，庚在三，辛在四，壬在五，癸在六，丁在七，丙在八，乙在九。布成了，就是顺行一局。阳有九局，皆是顺行。阴局逆行，例如，阴九局，戊在九，己在八，庚在七，辛在六，壬在五，癸在四，丁在三，丙在二，乙在一。布成了，就是阴九局。阴有九个局式，都是逆行。这局式到了冬至节以后，阳气上升，就摆顺行九局。到了夏至节以后，阴气下降，就摆逆行九局。至于戊字应落在几宫，需按照汉张良所定的阴阳十八局。凡是学奇门卦的人，初步就应当学摆局式。若买本《奇门遁甲》、《奇门大全》、《奇门五总龟》，任有多好学问，亦是看不会的。学摆局式，必有对于数学经验宏富的人详为指点，才能学成。若真按着书理去学，至少亦得费一年半载的功夫，才能使好了。卖卜的人，都是穷极无聊，摆个卦摊，挣钱就吃饭。如若学摆局式，费一年半载的光阴，得有多大的垫办？如若有钱，不是失业的份，谁肯为奇门，费几年光阴？市井中卖卜的，都是使腥盘。只要有人占卦，抽出根签来，卖卜的先生，拿着卦签，‘啪……’将四九三十

六个卦子在一处，教外行人看着好像工夫很熟，蒙住了外行人，就能成了。行家能有多少？百年不遇。真遇上行家亦不怕，那懂行人知道学奇门的难处。虽看出使腥盘来，亦不肯破坏他们的生意，亦不能和他们辩论真伪。闻心处的老刘，便是使腥盘、摆八岔的老合。”我问：“有使尖盘的没有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摆奇门卦，使尖盘的实在是少，百里挑一。即或使的是尖盘，亦未必能够挣钱。”我问：“怎么使尖盘倒不能挣钱哪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世上的人，都是认假不认真。江湖人常说，一天能卖十石假，十天卖不了一石真。由这两句考查，还是卖假的挣钱。”我问：“用过真工夫的人，使尖盘怎么不挣钱哪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凡是会使尖盘的人，都是书香门第。当初家道饶裕，生活无忧，读些年书，闲着没事，研究医卜星相，买些个医卜星相的书，找几个高明的人指教，消磨岁月。学成了数学，给人算着玩，消遣解闷，玩票成啦。凡是这种人，都不懂得卖卜挣钱。除至他们要摆卦摊挣钱的时候，必是家业衰弱，衣食两难，受了经济的压迫，才到街头卖卜。他们这种人，是文学丰富，数理精通，对于社会里的人情世故，是不通的。即是将摊摆上，亦是没有人占的。偶尔有占卦的又能挣多少钱？他不知学理，不知挣钱的诀窍，江湖管他们叫‘控八岔’。”我问：“卖卜的有什么挣钱的秘诀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当初有个算奇门卦的先生叫‘也非仙’。他亦是个控八岔，在天津卫西城根摆卦摊，成天价怔着没人问卜。在他旁边有个摆卦摊，亦是摆奇门卦的。每逢人家那摊子摆上，问卦的人们，立刻就将他围上，抽签问卦，恐后争先，买卖很是发达。‘也非仙’看着人家那样挣钱，生了羡慕之心。他的灵机很好。有天那位先生刚来到还没摆摊哪，天就下起雨来。‘也非仙’收了摊要回店，偏巧雨天又住了。他不愿再摆摊儿，站在那先生背后，瞧他给人占卦。人家这位先生，卦卦占的灵验。每逢断一卦，问卜的人，就点头咂嘴说：‘先生算得真对！’‘也非仙’瞧到末一卦，就听那位先生向问卜的人说：‘你这人姓张。’问卜的说：‘对了。’又说；‘你这卦是给你媳妇算的，问她有病好得了好不了，对不对？’问卜的人说：‘太对了。’又说：‘你媳妇这病还很厉害，须往北求医才好。’问卜的人说：“‘我是在我们北边求的医。’那位先生说：‘赶紧抓药吧，吃下去就好了。’那问卜的人，给了卦礼钱，欢天喜地的去了。‘也非仙’等着问卜的人走了。他向那位先生问说：‘你这卦怎么算得这么灵哪？’那位先生说：‘你这人真是‘控子’（江湖人管不懂不江湖事的人，调侃叫‘控子’）！我哪能算得真灵？我是会‘把簧。’‘也非仙’问道：“‘什么叫会把簧哪？’那位先生说：“‘刚才问的那个人，我怎么知道他姓张哪？是我看见他那钱口袋上有三个字，是“百忍堂”，我才知道他姓张。’‘也非仙’听着触动灵机，有些觉悟，忙问道：‘你怎么知道他媳妇有病呢？’那位先生说：‘我见他帽沿内，掖着个药方，只见那药方上有红花、附子，两味药，我才说他媳妇有病。’‘也非仙’问道：‘看见他身上带着药方，就猜着他家有病人，这意思我明白了。你说他媳妇有病，是从哪里看出来呢？’那位先生说：‘世上的人，对于亲族骨肉，情义最厚，莫过于妻子儿女。若是他父母有病，下这大的雨，他就不出门了。我料他上边淋着，底下踏着泥水，必是给他媳妇抓的药。’‘也非仙’说：‘对，对，是这样的！你怎么知道他是往北来医治哪？’那位先生说，‘适才下雨的时候，刮的是南风，这人前身没有雨点，后身肩膀上，尽是雨点。他不是从南往北来吗？我才断他往北求医。’‘也非仙’点头道：‘是的，是的。’那位先生说：‘我瞧他这几样破绽来，说

行话，调侃儿叫把出簧来了。’‘也非仙’说：‘你这把簧的本领，能教给我否？’那位先生说：‘传授你也成，你得拜我为师兄，挣了钱都给我，白给我这一年力，那才成哪。’也非仙说：‘我愿意了。’于是他二人就商议成了，择了个吉日，请出位中保人，弄了桌酒席，也非仙就写字拜师兄。他师兄将圆年子、把簧儿、迫响儿、推送点儿等等之法，全都传授也非仙。也非仙这两个月的光阴，将江湖秘诀学成了，再到各处摆卦摊，可不像前，坐在摊子后边，等主顾、候主顾了。他站在卦摊后边，几句话就见招一圈子人，将年子圆好了，使诸葛乱点兵的法子，白送相法。小花腔使得最好（江湖人管八面儿，调侃叫‘小花腔’），给谁相面，谁佩服他。他用拴马桩儿，拢住了二十多个人，又说着说着，岔到奇门卦上了。他说卦算的得最灵，那二十多人，便这个算一卦，那个算一卦，算起来，没结没完。‘也非仙’是按着他师兄的传授，两只眼睛会把簧，两个耳朵会听飞簧，心头灵敏会使簧，给谁算卦谁说好，愈有人算，算主愈多，那天也能挣几块大洋。也非仙的卦摊，比他师兄多挣钱。还有些问卜的人，在地摊上占完了卦，事后能够应验，接连不断的找他，能有回头主顾。”

我老云向某江湖人问过：“你说的这江湖秘诀，我是相信了，怎么‘也非仙’的卦会有灵验哪，比他师兄还多挣钱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他师兄是一腥到底玩艺，也非仙是腥加尖的玩艺，故此比他师兄多挣钱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一腥到底’哪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他们算卦的，若是净会使手段，使腥盘，使簧头，不明白数学的数理，就叫‘一腥到底’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腥加尖’哪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如若卖卜的人，先将《奇门大全》、《卜筮正宗》、《三元总录》等等的数学书理，研究透了，按江湖的行话，叫‘擦尖儿’。再学会了圆年子，使簧儿等等的江湖法儿，使腥儿拢人，设法多挣钱，给人断卦，可用数学的真理给人决断，若能这样，就叫‘腥加尖’。”说到这里，某江湖人就说：“‘也非仙’从前是个读书人，将数学的真理研究好了，因受经济压迫，在街上要摆卦摊，挣些钱维持生活。不料他是个不懂江湖术的控金，成天价怔着不能挣钱，他就拜了江湖人为师兄，学会了江湖术。他又明书理，又会使江湖术，可就活穴大转了。凡是在他那里问卜的，十有五六，能够应验。问过卜的人对他有了信仰心，就都常去找他问卜。他师兄是‘腥到底’的，占了卦，不灵验，沙锅砸蒜，一下子算完，绝不能有回头主顾，所以买卖不如‘也非仙’。”我听他所说的这些事，才知道社会里的事，最难学的是世故人情。江湖术中的秘诀，也是从人情里研究出来的。练达人情皆学问，诚然不假。

我问某江湖人：“江湖术中的秘诀，以哪种最好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金、皮、彩、挂，各门皆有秘诀。就以江湖中算卦相面的使用的秘诀说吧，最好是方观成的《互关》。”我问：“方观成的《互关》是怎么回事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方观成是个才子，做过清朝的大官。在他不走运的时候，穷极无聊，摆过卦摊，他以人情世故，研究出一部《互关》。凡是算卦的人，能得着《互关》。不论是什么人来问卜，都能当时就灵，那《互关》是江湖金点中的无价之宝。”我问：“那《互关》中的秘诀，阁下能知晓吗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知道些个。”我问：“阁下能否告诉我一二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我例举一事，你听了就能知道《互关》的奥妙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就说：“有个问卜的人，到卦摊上问卜。抽了一根卦签，往摊上一扔，算卦的先生问：‘你这卦是给人占哪？是自己占哪？’问卜的人说：‘是给我母亲占的。’那算卦

的先生说：‘你母亲的岁数多大呢？’问卜的人说：‘六十二岁了。’算卦的先生往卦盘上看了看，然后说道：‘你母亲这卦，是天芮星押运，主有灾病缠身。’问卜之人立刻就得说：‘不错，我母亲正闹病哪。’”我问：“这样断法是卦里断出来的，还是江湖中的《互关》呢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这是《互关》中的秘诀。你想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教人给他问卜，除去了有病还能有别的事吗？”我说：“是这个意思。”我问：“‘互关’就是这一样吗？”某江湖人说“《互关》秘诀共有八百余样，要学也是不易。”他就将个人所有的《互关》取出来，教我观看。我看他那头一篇上写上是：

方观成之《互关》

先师化道，不出“天地范围”，一理贯通，能“使人超悟”。一入门先“猜来意”，未开言“先要拿心”。洞口半天，由此挨身而进。机关一露，即宜“就决雌雄”。若紧处可劳几句，急忙中“不可乱言”。只宜“活里活”，切忌“死中死”。捉鬼擒妖，使他“心悦诚服”。激情发意，探面色，口风“定贵贱”。勿看衣裳断高低，“宜观动静”。到意温和，正是“吉祥之兆”；来人急骤，定多“凶险之因”。斜盼连观，预虑其差头寻事人来。察数理，可推及得失。奴仆成群，也“有奸恶”；同友并队，“岂无刀凶”？若问流年行运，必“收放而言”。有问“宜缓答”，无语“少先声”。我要问他“须急快”，他来问我“莫慌忙”。忤时假装怒，隆时“假倍欢”。他喜“我偏怒”，他怒“我偏欢”。冷处“要生急”，急处“要生冷”。先忤“后隆”，术中妙诀；轻敲响卖，秘内玄机。父来问子“必有险”，子来问亲“亲必殃”。幼失双亲，离许“早年享福；晚来得子，定然“半世奔波”。若年高“功名必冷”；心粗胆大，“刑险将来”。妻克重重，内有“生离恶土”；子孙叠叠，岂无“子孙愚顽”？若染私情，夫妻“定然不睦”；交多朋友，父母岂不“憎嫌”？老妇再嫁，谅必“家贫子不孝”；少年守寡，要知“衣食丰足”。观门户“能知勤俭”；看茶汤“可决妻能”。老夫奔波“无好子”；家有孝子，岂用“老翁赶集”？儿衣齐洁“有良妻”；幼酌在宫，多有“凌欺之事”。老娶娇妇，离逃“欺女之端”。芝兰“当分荆棘”，瓦砾“要辨金珠”。清高多“贵人之提拔”；富贵有“嫉妬之异端”。商人“忤兴废”，奸者“虑官非”。湖海客来“谈贸易”，缙绅人至“讲经论”。闹市人家，“须防火烛”；荒村野店，“宜虑强人”。家从亲手而兴，“胸有智略”；业为自己而败，“性爱风流”。逞英才，好风月，“家资萧条”；爱朋友，结弟兄，“手内空虚”。帮襯假奉承，“语中有刺”。欲要吐，欲不吐，“随卖随卦”。得钞时，“休言多寡”；卖响处，“灭迹藏形”。失撇“宜留后意”，受擒作伴，“逆来顺受”，不可忤咽。顺中“有逆”，须详“有假”；是忤“必响”，是隆“必倒”。进退两难。“宜思拔法”；断谈有势，须考心传。一篇通江湖之术，数言开造化之机。平日不研求，一时岂能决断？

我老云看罢了这《互关》，仍然不解其中意义。向某江湖人恳求，教他按江湖的意思，向我一一的解释。某江湖人不肯给我解释，教我自己参悟。我求之再三，他只讲那《互关》中的“老妇再嫁，谅必家贫子不孝；少年守寡，要知衣食丰足”，“儿衣齐整，家有贤妻”，“老夫奔波无好子”说给我了。我将他说的意义，录之于下。

某江湖人说，譬如有个算卦的先生，往各街巷中，敲打竹板兜揽主顾。有一家出来个五十岁里外的老太太叫算卦的，那算卦的先生未曾答言先把簧。把簧的意义有：先看老太太穿什么衣服，什么长相，面貌上的形容喜乐悲欢，就能不用问她，将老太太的事，预先知道了。如若这老太太描眉打鬓，穿的衣服鲜艳，就可以明白，她那么大的年纪，土埋半截了，还这样修饰，一定是“老妇再嫁”。如若是老了，丈夫不在，或是尚在，安分守己过日子，哪能那样打扮？这算卦先生，随着老太太到屋里，没落座之先，得先看屋中的摆设，好知道他的穷富。看他屋内的人，共有几位，亦能预测出来她的家境。大凡妇人占卦，有两样儿：若是屋内人多，三姑六婢，八姨二舅妈，满屋子是人，将算卦先生叫进屋来，先一看就知道是问喜事，什么时候生养，

是生男孩呀，是生女孩呀，姑娘有婆家，儿子说媳妇，合个婚，择个日子，绝离不开这几样事。如若妇女们心中有了烦恼的事，有了凄凉的事，要想找个算卦的，算算个人的心事，绝不叫他亲族骨肉，院内街坊知道，悄悄的叫算卦的进来，好问个人的心事。有病的人，心中事不瞒医生。问卦的妇人，有了事，无论多么严密，亦不瞒先生。算卦的先生到了屋中，如见没有人，就能猜透了老太太定有伤心事，最难过一事儿。如若屋中有一两个人，亦是与她不是母女，便是婆媳。算卦的落了座，问她给谁占卦，如若老太太说自己占，算卦先生用八风的卦语，如同摆一八卦阵一样，然后再问她什么事。如若老太太问她将来如何，不用问她的身世，就能知道她是老妇再嫁，再嫁之后，丈夫感情多好，究竟半路夫妻，不如从小的夫妻。算卦的先生遇见这样事，看卦上的卦像是假，按着人情中的感慨话语向她断卦，准能句句说得老太太点头砸嘴，心中佩服。如若断她命苦心善，无好儿女，或是说她命里孤独而贫，管保准对的。又譬如算卦先生走在一家门前，出来个仆人，叫算卦的。算卦先生看他门户整齐，进了院子，门房有男仆，内宅有女仆，屋内摆设不是洋货，花梨紫檀硬木桌，郎窑瓶，官窑罐，主人是二十几岁的少妇，长得艳若桃李，冷若冰霜，身穿一身素服，眼前有个三四岁的小男孩。算卦先生落了座，问给谁占卦。这位少妇说给小孩算算命。算卦先生问明了小孩生辰八字，用万年历将八字四柱、财、官、印、缓都按好了，用一句就要出箴。头一句冷不防向小妇说：“这位少爷的八字克他父亲。”嘴里这样说，两只眼睛看着少妇。如若少妇显出悲惨来，一定是他丈夫死了，穿的是丈夫的孝。被算卦先生一句冷钢儿引起她的伤感来，就要出箴来，知道她是“青年守寡”。按着方观成的《互关》，断她“衣食丰足”，准能对的。摆卦摊的先生，如遇六七十岁人问卜，问做买卖兴衰，谋事能否有成，就按着方观成的《互关》“年老奔无好子”的断语，准能对的。如若要有三十多岁的男子带着几个小孩，小孩的衣袜鞋帽整齐洁净，就按着方观成的《互关》“儿衣整齐有良妻”的断语，准能对的。

我听某江湖人说，才知道《互关》奥妙无穷。再看他那《互关》的第二章，他不让看，就是再看第一章，亦不教人看了。最后我问他一句，闻心处的卦“是一腥到底呀，还是腥加尖哪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他的本领并不高明，腥得亦不到家，尖得亦有限。只是他有五六个贴靴的，弄得很火炽。”江湖人宁愿使十三道箴，按着《互关》推测人的事，都不愿用贴靴。即或挣了大钱，江湖人亦讥诮他。仗着敲托的，不算真本领（管贴靴的调侃叫“敲托的”）。

天桥的金点

在民初时，天桥有个相面的先生，叫做“市井拙人”。他亦不懂得什么叫《互关》，什么叫“十三道簧”。用过几年功夫，将《麻衣相》、《柳庄相》、《三世相》、《大清相》几部书读得挺熟，像背《三字经》似的。每日总有些人围着他。张三相完了，李四跟着相，接连不断，直到收摊为止，没有歇着的工夫。一般江湖人尝说：“‘市井拙人’，虽然是个‘控子’（不懂江湖内幕的人，江湖人皆指称‘控子’），给人相面的时候，虽不使簧头儿，亦大受社会人士的欢迎。他另有书本的，叫《簧头相关》。据江湖人说：“‘市井拙人’，无论挣多少钱，亦是一日花光。他有个不惊人的毛病，‘专弄老样’（江湖人管有断袖癖、分桃之爱者，调侃叫‘专弄老样’）。他相面的本领，可称头把交椅。在民国十年以前，生痔疮，倒卧街头而死，天理昭彰，令人可怕，‘市井拙人’就是有邪癖的人们，前车之鉴。”

指南轩命馆主人桂振峰，是星相中的出色人物，说腥腥到家，说尖局的尖得到家。在清末民初之间，天桥的命馆名望最大，买卖兴旺，为同业所不及。“战盘”是他的拿手戏（管相面调侃叫“俄盘”）。到了他的晚年，能以八岔子（奇门）座儿不动，等候主道，支持几年，实在不易。如今北平这个地方，有许多的俄盘先生，都是桂振峰门中金点的门户，他家的支派是最盛了。在吉祥舞台，振仙舞台后边以及天桥西市巷内，有此卦摊，不是奇门，就是六爻。每有行人从摊前经过，彼辈必然点手招呼：“你来，我送你几句。”惹得行人无不侧目。我对于他们点手唤罗成的先生，亦向江湖人讨论过是怎么回事。有一位江湖人说：“他们是半控半作的金点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半控半作的金点？”江湖人说：“不懂江湖事的人，调侃叫‘半空子’。不懂江湖内幕，不会使江湖手段算卦的先生，调侃叫‘金点’。算卦的人，如若对于江湖诀窍，有一知半解，似通似不通，调侃叫‘半控的金点’。算卦的如若竟顾挣钱，不顾羞耻，调侃儿说‘真念作’。那些个点手唤罗成的先生，对于江湖事，有些事能够懂得，又要挣钱，又没本领，点手唤人似乎脸厚，又觉不安。江湖人对于他们这些人，叫做‘半控半作的金点’。虽是调侃，亦透着讥消。近几年来，我老云对他们注意考查，点手唤罗成的先生，是有增无减，失业的人多寡，亦就可知了。”

老荣中之高买

老荣是偷窃的人，其中分为“轮子钱”、“朋友钱”、“黑钱”、“白钱”、“高买”。在早年并没有“高买”这行人。从前的商号都不讲究修饰门首，亦没有玻璃物架、玻璃阁儿，有货好放，有货好收，都是用老式的货架子，亦没有丢货之说。只要货真价实，不怕在深深的小胡同里，也有进去的买货的。如今的商家，不似从前了。虚伪诡诈，不是“老尺加一”，就是“大减价”，“牺牲血本”。门前高搭彩牌楼，“减价一个月”，并有“大赠品”：头彩狐腿皮袍一件，二彩金手锡一付，三彩手表一支，四彩马蹄钟一个，五彩美伞一把，六彩绸巾一条，七彩牙粉一包，八彩洋烟一盒。凡买一元货物的顾主，有彩券一张，当面抓彩，彩彩不空。就有那冤大脑袋，好听这一套，花一块买东西，还抓一回彩。其实平日值八角的货物。他卖一元，那多卖的二角钱，是他们凑在一处，做彩品之本钱，与传单、广告、彩牌楼等等开销。就是得了彩，也不过是牙粉一包，烟卷一盒。买卖商人不能曲房卖地往外赔垫，无论如何也是买主吃亏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他们不诚实做买卖，专有些个“高买”，偷窃他们。这新式的玻璃货架、玻璃阁儿、装上货物，也是给“高买”们预备的礼物。若按早年的装货之法。“高买”哪能得手？除非是搬运法成了，冲他们一念咒，东西就过去了。若没那样本事，就偷不了商家的东西。

我老云问过小络：“怎么偷商家的小络叫做‘高买’呢？”某小络说：“当初没有高买，不过，他们专偷商家。在未偷之前，须多看货物，堆起货来，他好下手。其多看货之法，是看一样绸子，嫌不好，教伙计再将好点的看看，表示他要买高货，不怕多花钱。事后商家觉悟了，是那买高货的客人，将东西偷了去的，就管他们叫‘高买’。”

我老云头几年，在天津住着，对于高买的手段，与窥货的妙法，总疑惑有什么高超的窃术。我要瞧瞧高买如何偷法，就先交了几个商界的朋友。有天津某租界某商号之经理，与我交为朋友。他那买卖是个绸缎庄，我时常的到他柜上串门，和先生伙计们聊起大天，没结没完。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借着聊天为名，净等有高买来了，看看他们如何偷窃。有天，我正在同管帐先生说得正热闹之际，由外边进来一位买主。这人长得细条身材，穿着绮霞缎的棉袍，带着瓜皮式的绮霞缎小帽，金丝眼镜，两只皮鞋。人是白白的面皮，黑黑的胡须。看他那人样，穿的衣服阔绰，好像某机关的职员。在那几年穿衣服还兴阔袖口儿，高开气儿。我见的这人，就秘觉他不是好人。我也说不出是怎么个不好来。这种察主观貌、看人辨别善恶的心理，是可以意会，不可言传的。我见他走在一个玻璃阁旁边，止住了脚步，伙计们赶紧过去张罗买卖，问他：“你买点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天要热了，棉袍穿不住啦，我做夹马褂，夹袍儿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作吧，瞧了货，将衣裳的尺寸开个单子，咱们柜上能做，三天准能做得。”他问了问，做夹马褂手工多少钱，做夹袍手工多少钱，就教伙计取出绸缎来他瞧瞧。学徒的给他斟了一碗茶，他看了不带花的大缎子，嘴里不住的夸好，可又说没花不时兴了。又教伙计给他取绉霞缎。问了多少钱一尺，又要买，又嫌成色不大好，教伙计给他取好的。他看了这个，又看那个，手里按着货，又不住的往四外观瞧。我老云倒像做贼的一样，赶紧看别处，不敢瞧他。他看完了四处，又看货的成色。我老云就明白了，东西取出来的数目，够他偷的分了，先巡了风，然后下手。我老

云似看似不着的，可就招路把合了。只见他坐立在阁的右边，冷不防的往外一转身，左手扯四五尺缎子，像变戏法似的抖开了毡子，要闹鬼儿一样，用那缎子往他棉袍大襟上一盖，问伙计怎么样。两三个伙计的眼睛都往那缎子上，和棉袍观瞧，嘴里还批评好坏。我老云就不看那里了，见他一拧身，抖开缎子的时候，有一卷花丝葛由玻璃上掉下来，他用左腿左跨骨，将花丝葛倚住，又见他左手将绉霞缎一撩，折回玻璃阁上，右手往衣裳里一伸，假作掏钱之状，说：“我亦不知带着钱没有？”摸了摸道：“带着钱哪！”我可见那卷花丝葛，由他的棉袍左开气挤进去了。我想他不是掏钱哪，是花丝葛进了他的棉袍了，用右手假做摸钱之状，暗含着将花丝葛用松紧带夹住了。东西夹好了，他说：“带着钱哪。”右手抽出来，就问伙计“裁个马褂子，八尺二寸，够不够？”伙计说：“够了。”他说：“裁八尺二寸吧。”伙计给他用尺量货，他又看这卷，看那卷，阁上放着的十几卷都是竖着，我见他将一卷横着放着，又将竖的一卷花丝葛打开了五六十尺，冷不防往外一拧身，将花丝葛向他棉袍大襟上一盖，仍教伙计们瞧。众伙计的眼睛都往大襟上看，我老云又见他把横着的那卷绸子倚在跨骨和玻璃阁之间。伙计们直夸做花丝葛的夹袍好看，他将五六尺花丝葛往玻璃阁上一放，右手又伸进棉袍，说：“我带的钱亦不知够不够？”这卷绸子又从他棉袍左开气处进了袍内。假作掏钱之状，暗着用手将绸卷儿掖好。可是这回掏出皮夹来，他教伙计给他开尺寸单：“马褂领长……，身长……”都写完了，留下一块钱定钱，只做了一件马褂，就走出去了。我合计他窃了两卷绸子，留下一块洋，他要将那两卷绸子按七折贱卖，亦能得二十几元。他走后，我见柜上的先生写帐，伙计仍然张罗买东西的主顾，毫不知觉。彼辈窃术之精，亦真巧妙。较比变洋戏法的魔术有过之无不及。可惜彼辈人之聪明不入正道，得了财物亦不过往烟花柳巷赌博场内，做嫖赌的挥霍，结果如何？不是染花柳病而死，就是病死牢狱之中。像他们若归正道，不拘入了那行，亦能高人一筹，何愁衣食不丰？邪途误人，向无觉悟的。即或有觉悟的，亦是在将死的时候，落个最后觉悟，岂不是晚矣！

我老云在某租界，有一次遇见了于黑（吃飞轮的高手）。我同他到某旅社闲谈，向他探问高买之窃术。据于黑说：高买亦有组织，或三人，或五人，不能一定。有本领的人，去窃取商家财物，其窃术之精，或学而未成者，随着出去护托。至于心手眼三样皆笨的人，亦就管巡风而已。我问他们高买窃取绸缎之法，他说：“高买欲在某商号窃取贵重的物品，在未窃之先，先到该店假做买主，以买东西为名，察看他这买卖的柜上有伙计人数多寡，由何处而进，在何处行窃，由何处而去。将道看好之后，再来了才能窃取。高买最得意的时候是在冬令，皮袄马褂大氅，全都在身，窃取之时容易下手，亦容易往身上收藏。每逢冬天，他们天天出去，如鸟藏食防于大风雪之日，不能出去寻食，专食收藏之物，接济不得食之日一样。每至夏季，天气暑热，衣服单薄，窃取财物不易收藏，并且容易败露。本领稍弱的，十有八九全都歇夏。春秋两季，夹衣服上身，虽不如冬天得手，亦能偷窃，亦能收藏。高买的窃术，亦分粗细活儿。窃术平庸的，只能往绸缎庄窃取笨重物品，对于珍珠钻石金表等细小之物，心虽想窃却不敢着手，闻香不到口也。高买窃术灵敏的，都讲究窃取细货。若窃钻石一个，可值千百之数，胜似窃取绸缎十回。一样窃取，何不取贵重之货，而取笨重价小的东西呀？凡窃细货的高买、都是本领高超的，一人足矣。越是本领不济的，一人不能窃取，十有八九都

是有护托的跟随。至商店窃取不得手，护托的或给他遮蔽，死用手乱指，将店伙计之眼神引走，目视别处，窃物才能得手，任意窃取。护托的亦是容易。主窃在窃物时有一定窃取方法，护托的得是补助主窃人之不足。变戏法的在台上变十三太保，大海碗一大堆，由身上往下落活，全仗着他那护托的为之遮蔽。护托的以严而不漏，缓速适宜为美。高买的助手亦如戏法护托的一样，其护托之法固定者少，临时生智，随机应变者多，亦极不易也。巡风的尾随高买身后，高买进某商店时，他就在某商店门前站立，或假作行路之状，如门前等候一样，不过心理不同而已。如有‘老柴’经过（管官人调侃叫‘老柴’），巡风的得能看出老柴的行动，是否从商店门前经过，是否‘挂桩’（管官人在门前等候窃贼，调侃叫‘挂桩’）？如看出是从前经过的，假装不曾看见，由他过去。如若看出是‘挂桩’，巡风的立即走入商店，向高买微视其意，使其心领神会，纵能得手亦不窃也，空手出来。‘老贼’抓获时，以无赃物在身，可以先入法笼而不破案，常言‘捉奸要双，捉贼要赃。’若无赃物在身，真假难分，老柴亦无可如何了。老柴中高超的人物，每遇高买入窑（即进商店）。即在门前‘挂桩’，候高买赃物在身，他从商店走出来时捕之，十有八九获，高买亦无词可措也。有些老柴，眼里有活。虽然某人是高买，在门前‘挂桩’而候。若高买知觉未窃财物由商店走出时，看出他身上无赃，亦不捕之，仍尾随其后，必待其窃物在身时而捕，免落违法捕人之罪也。”我问于某：“有些老柴见了高买，不论高买有无赃物亦捕之而归，是何缘故？”于某说：“那是‘臭盘儿’”。我问：“什么叫‘臭盘儿’？”于某说：“大凡是高买在何处栽过（窃贼管被捕犯案，调侃叫‘栽了’。遭过官司，被捕过，即是‘栽了’），何处老柴就能认识。如若罪满出狱，即离某地。如不离开，仍在该处作案，被老柴们看见，就能复入法网。老柴们认识他是高买，若遭过官司，被官人拿住过的，是官人都认识他了。虽不偷窃，官人看见亦一样逮捕。如若不承认他是高买，官家将他前次犯案的底卷取出来，教他看了，亦得承认自己实是高买。所以高买们就怕臭了盘儿。如若臭了盘儿，简直的吃不开了。若不改行，亦得另往生地方去窃取，熟地方是不能存身的。”我问于某：“高买们窃取金镶、钻石、戒指、人参等贵重物品，是怎样窃取？其窃取之手术能否说明？”于某说：“我住在×××旅馆五号房内，明天早九点你去找我。我在该处试演一回，就能知道了。”我听了高兴已极，彼此分别。

次日早晨九点钟，老云就到×××旅馆，果然于某在五号房中候我。相见之下，彼此大笑。他说：“你看我穿的衣服好与不好？”我看他穿的是灰色棉袍，青礼服呢鞋，内里衬衣，只有个白汗衫而已。我看他穿的衣服与普通人所穿的一样，不过尺寸略微肥些，我说：“你穿的这衣服略微肥点，亦不觉憨蠢。”他教我将手表取下来，放于桌上。我就依了，就将手表取下来放于桌上。他又教我将钱夹取出来，亦放于桌上。我又依了他将钱夹取出，亦放于桌上。那钱夹与手表同在桌上。两件东西，相离不过五六寸远。于某用右手拿起钱夹子，颠了颠道：“你这皮靴页内，没有多少钱。”说完了又将钱夹放下。我再看那桌上的金表已经没了，不觉惊讶起来。他问我：“老云，你的表哪？”我说：“不知哪里去了？”他说：“你用手往我身上摸摸，我的左胳膊哪里去了？”我用手一摸，他那左的胳膊没了，袖筒里是空的，我忙问他：“你左边的胳膊哪里去了？”他冲我一笑，将右胳膊抬起来，说：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我往右胳膊的底下一看，那马褂的袖子，胳膊肘儿的地

方，多出一支手来，那手攥着一支金表，我至此始悟，他是将那左胳膊褪入衣内，又伸在右边的袖内去了。最奇的是他这只左手，能在右胳膊肘底下伸出来。原来他那马褂故意的在袖筒的胳膊肘底下，做的有道缝儿，为的好从这缝内往外伸手，使人不知不觉的窃取财物。他教我看明白了，又说：“你将我的马褂替我脱下来，你再看看。”于是乎我老云就将他的马褂脱下来，他说：“老云，你再看看我的棉袍。”我再往他的棉袍上一看，原来他那棉袍的胳膊窝底下，亦有一道缝，他那左胳膊就是由右胳膊窝的缝伸出来的。他又说：“老云，你再把大棉袍给我脱下来，你再看看。”于是乎我又将他的大棉袍脱了下来。再看他那汗衫，亦是和那棉袍一样，两个胳膊窝底下，亦都有道缝。他那只左胳膊，就是由那右胳膊窝的缝儿伸出来的。他教我看明白了左胳膊才褪了回去，他说：“我教你看看，那只表留于何处？”说着他自己就将汗衫的钮扣儿全都解开，脱下汗衫来，我往他身上再看，只见他贴身有个皮兜儿，其形式与变戏法的身上带的皮兜儿一样，那只金表就收在兜内了。我将他全身的衣服，窃取他人财物的门子（即是闹鬼儿，使人不知之处）全看明白了，才知道“高买”们窃取东西之法。于某问我：“老云，你明白了没有？”我说明白了。他说：“这个情形如何？”我说：“这不过是你们闹的鬼儿，没人知道，亦算不得怎么神妙。如若变戏法的艺人改了行，就能按着你那方法去当‘高买’的。”于某说：“你别看变戏法的艺人在台上变的那么巧妙，如若教窃取人家的财物是不灵的。他变戏法成了，偷人家东西他们是不成的。别的不说，他们的胆儿就没有我们大。若是偷了人家的东西，脏物在身，心里害怕。脸上变色，露了破绽，一定教人抓住打官司。他们变戏法的人，有身上藏着所变的東西，坦然自在，似有如无，教人看不出破绽的长处。我们有将人家的东西偷过来藏在身上，教人看不出破绽的长处。他们沉得住气，不露破绽，还是不如我们。”我问：“怎么不如你们哪？”他说：“看戏法的人们都知道这变戏法的人身上有毛病，藏着东西，不过没人给嚷就是了。即或变露了，亦不要紧，至多有人喊个倒好儿完事。我们若是教人看出破绽，抓住了喊来巡警，真脏实犯，打了官司，至少亦罚几月的苦力，蹲几个月的监狱。同是闹鬼儿，沉得住气，究竟还是变戏法的人胆子小，‘高买’的人们胆子大。我敢说变戏法的人当不了‘高买’。隔行如隔山。不论是那一行亦是一样，行家能成，外行人干不了的。”我听他说，深服其论，不过我心总觉得着他们的胆量、知识、见解、谈吐都是比普通人的人们好得多。就是一样，有知识何不去奔正道？同是穿衣吃饭，何必去做犯法的事？

我老云又问他：“你这衣服是哪里来的？”于某说：“这是×××的东西。我们这两个人住在这一间屋内。今日是他有钱，没有出去做活，穿着没有门子的衣服，逛小班去了。我是乘他不在店内，教你看看这高买的门道，你可别告诉别人。”我当时应允，又说：“你们这当高买的，只有衣服不同，能偷东西并没有什么特长。”他说：“我叫你看看特长。”他又打开衣包，取出几件极瘦的衣服来，穿在身上，我看着又瘦又长。他说：“这是瘦的衣服，我亦能将胳膊，由袖口儿褪了进去。”说着他将这件衣服一抖罗，我再用手去摸他，左袖筒已是空了，他这只左胳膊，已是褪进去了。最奇怪的是没人给他揪着袖口儿，他自己亦没揪着袖口，只凭他略微一抖罗，那只胳膊就能褪进去。他们有这种惊人的本领，我亦不佩服，只是他们不入正道，任他有多好能为，我亦是轻视他们。我问他：“高买的本领，有神偷之能，为

什么还有被捕获的人哪？”他说：“当‘高买’的遭官司，都是他成天往娱乐场所任意挥霍，花的金钱太多了，教官人注意了，访查实了，才遭官司。在他们往商店家窃取财物的时候，不容易破案。”我问：“那么他们偷窃的时候，就没被人看破，当场被人抓住的事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老荣（即是小绪）若将人财物窃到手中，又传别人手内，那叫二仙传道。即或丢东西的觉悟了，将我们攥住亦是不怕，那东西早就没了。身上没脏是脱身计唯一不二的法门。高买出去做活，亦和我们一样，不是一个人出去，少者三人，多者五个。如若将东西偷到身上，商家觉悟了，伸手揪人。亦是白揪，照样儿使二仙传道的方法，将东西由甲的身上，又传在乙的身上，甚至于还有由乙的身上又传到丙的身上。高买遭官司，人脏两获的事，百不一见。”我问：“高买有偷东西没偷成，赔了本钱的事没有呢？”他说：“亦有。”我问：“怎么高买会赔本儿哪。”他说：“有那常丢东西的商店，丢的怕了，柜上的伙计，多有雇用聪明伶俐的。高买们进门，他们亦能看出一二。到了高买看货的时候，那手不离货，货不离手，看得严密，无法下手。不惟不偷了，还得多花钱，买他们的东西。”我问：“偷不得手，干嘛还买他们的东西哪？”他说：“高买们遇到这种情形，是教人看着形迹可疑，为了教他们放心，不当贼看，花些钱买东西，是稳猾点的店伙之心。不只于这一次，三两天一趟，得花钱买他几趟，教他知道是好主顾啦，然后乘他们不防的时候，大大偷上一水，将几次损失的银钱，一下子全都弄回来，还得有富余，剩下些钱，才能心平气和。”我听他所说，高买如此狡猾，我问：“那么高买怕‘老柴’（‘老柴’指侦缉人们）不怕呢？”他说：“高买怕老柴不假，即或被捕了，反倒不怕。他们觉着遭了官司，就豁出受几月的罪去。限期满了出了监狱，还是照样去当高买，绝不改行。”我问：“怎么罚了几个月的苦力，还不改行呢？”他说：“为人不会窃盗便罢，只要学会了偷盗，无论如何，也改不了行。都说老荣这行儿，是只贼船，只要上去就休想下来。”我问：“高买们有偷不了的商店没有呢？”他说：“这些年来，有些家大商店，因为被偷的东西太多了，损失血本，他们害了怕，有人给他们出主意，教他们花钱雇用‘高买’，给他们保镖。他们雇个人每月花个几十块钱，可以不丢东西，都很愿意。自从商店雇用高买保镖以来，高买们就有些家无法去偷了。”我问：“他们高买，为什么不做偷窃的生活，给人家保镖呢？”他说：“高买这行人，都是打走马穴的。今天在天津，明天往大连，可以不遭官司，不能破案。有些个高买，因为某处有了‘判簧果’（管有搭姘头的妇女，调侃儿叫‘判簧果’）将他吸住了，见在某地偷窃，永远不走。有了这种事情，日久了，‘老柴’们就能知道他是‘高买’。他屡次偷窃，屡次破案，闹来闹去，闹得他臭了盘啦。偷窃不成了，往外省去，又舍不得‘判簧果’，因此他与某地认识的人也多了，就有人将他荐入某商店，充做保镖的。凡是给商店充做保镖的高买，都是臭了盘的。”我说：“商店有了保镖的，还丢东西不丢呢？”他说：“也是不断的丢东西，不过比没保镖的丢得少些。”我问：“怎么有保镖的，还丢东西呢？”他说：“有些高买，不认识保镖的，有保镖破坏，或示意不教他偷，就偷不成了。倘若有那认识保镖的高买，彼此一碰盘，人有见面之情，保镖的宁可得罪商店，也不肯得罪同行，不唯不拦，反倒帮着高买，给他护托，教他偷点就走，但是不能老偷，不能空手，点到而已。倘若保镖开罪了热盘的高买，不是找高手大偷特偷，就是遭了官司的时候，咬了保镖，将他拉入案内，也得受他们大害。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，

也是得防备呀。”我听他说的话，感觉着世上的人，学好事，入正道，是难极了。学坏事，入邪途是容易的。他们已入邪途的人说：“邪途叫贼船，上去就下不来。”这邪途够多么可怕！我老云但愿入于邪途的人千万别上贼船，宁可难走些还是入正道吧。

评书界之艺人哈辅元与《永庆升平》

哈辅元是蒙古旗人，乳名叫“双儿”。在少年时被象用鼻子卷起过一回，那象并没摔他。有些人都说：“双儿命大。”他长得品貌端正，口齿伶俐，长于言谈，专爱养巴狗儿，善于修饰，北平人都说他是个漂亮人物。有姜山东者，在北平做商有年，后因营业亏累，赋闲无事，常住各市场庙会游逛。说相声的小八段：“张广太回家”、“五龙捧圣”、“康熙私访”、“马成龙救驾”，几日听会了，穷极无聊，就在路旁讲演这几段玩艺。他虽是山东人，说北干活最好，不知者难料其为山东人也。他学马成龙说山东话，较比各种艺人灵通，（山东人说山东话，岂不能成？）很有人欢迎。姜山东以说小八段儿挣钱糊口，生活无忧。唯恐有艺人阻拦。乃投入评书界，拜师认门户，艺名姜振明。哈辅元见姜鬻艺糊口，颇为羡慕，每日必听此短段评书。归家时茶余酒后，就以说评书消遣。他的亲友，见他颇有心得，劝他拜师鬻艺，遂拜姜振明为师。按本门支派，赐名为“哈辅元”。哈辅元自从登台献艺，就大受社会人士欢迎，都说他是挑帘红。我老云在读书时，曾因逃学，去听姜振明的高足弟子哈辅元，受责数次。哈之艺业，颇有几种特长为同道人所不及。据评书界人说，在满清时代，北平居民以满蒙汉的旗人为多。旗人是每月关旗饷，按春夏秋冬四季关老米，衣食不愁，提笼架鸟，茶馆聊天，按庙期游逛。所谓闲散阶级人，清时最多。评书是闲散阶级人消磨岁月听的艺术。《永庆升平》这部书，是以北平旧社会仓库两面跳宝案耍人的混混为主体，旗人是最受欢迎的，是爱听的。哈辅元对于虚字谱、光棍论、混混派儿，大有研究。每逢登台献艺，说到这种事时，摹仿得最好，使听书的人们，听着真如身临其境，处处逼真，是其惊人之处。并且他“变口”讨俏（管北平人学说山东的话儿，学说南方人口音，学说山西人的口音，评书界的侃儿叫“变口”），哈之台风最好。评书界的人常说，我们说评书的艺人不出一怪，得出一率，才能响万儿，火穴大转。

双厚坪，以说评书，夹杂当场抓眼，临时的相声，颇受社会人士欢迎，称为“评书大王”。叫座的魔力，为同道不及，即是艺人中之怪者也。说评书的艺人，相貌端正，身上衣服干净，口齿伶俐，语言流畅，是为一率。哈辅元就以此成名，他的叫座魔力，也为同道人所不及。有这种特长，焉能不享大名，不坐头把交椅？

从前没有《永庆升平》这部书，只有撂明地的艺人，评讲“康熙私访”、“五龙捧圣”。“张广太回家”等等的段儿。姜振明、哈辅元师徒，将天地会八卦教穿入书中，编出“二马下苏州”、“大逛虎丘山”、“闹福州会馆”、“马成龙卫辉府搬兵”等等节目。是书由“五龙捧圣”起，直到破了天地会为止，穿插紧凑，情节逼真，枝叶搭得严密。他师徒完成此书，评书始增一部道活，然也煞费苦心也。在清室的时候，《永庆升平》这书运最佳，说得好了，便大红大紫；说得不好，也能挣钱，不过少挣而已。在那时说《永庆升平》的艺人，占评书界全部人十分之四，并且评书场儿，都在西单牌楼南北，西四牌楼一带，阜成门里外，东单北，东四一带，交道口儿等处，还是书场相连，不远就一场。如若四五场儿评书，有一个场说《永庆升平》，最附近的场子都受影响。书运好同业人都都惧怕。至今时代变迁，社会的风气，也与从前不同。《永庆升平》这部书，又不合时代，凡是说它的艺人，无论好坏。全不叫座，无人欢迎。《永庆升平》是落了伍啦。回思往年，不胜今

昔之感。

哈辅元住家西城宫门口。夫妻二人，并无子女。唯有爱犬，有如爱子。每至冬令，好睡热炕。不料某年腊月三十日，度除夕，直至四更方才安歇，被角落于炕下，被火引着，一片红光。火光大作，烈焰飞腾，小火引起大火，哈辅元夫妻，与其爱犬，同被火焚而死。时故都人士，对于此事，茶馆酒肆，街谈巷议。对于哈辅元。毁誉皆有。其死之惨，令人鼻酸。其故后，一般老听评书之人。每念哈辅元，犹不胜怀忆也。

江湖中闯哨的骗财法

我老云有个朋友，是天津东大庄人。有一次我去看望他，恰巧他未在家中，往某处有事未回，家中只有他老母，与他媳妇。这婆媳将我让到屋中，烧水沏茶，教我等候。我正喝茶之际，由外边进来一人，约十四五岁，穿着蓝布大褂，光头未戴帽，两鞋上有挺厚的尘土，面带惊惶之色。他到了院中，就嚷：“大娘在家没有？”老太太跑出来，看这孩子，不认识他，忙问：“你找谁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找谁。”说着话就冲老太太跪倒下了，二目落泪，说：“老大娘，你快救我吧！”老太太看他这种神气，惊问道：“你……这样是为了何事呢？”小孩哭着：“我是塘沽人，老父亲死了，家中只有我妈。我妈在我姥姥家住着。我叔将我送在天津×仁堂药铺学徒。我学了有半年多，因为净受气，挨打受骂，我不愿学了，要往我姥姥家去找我妈。我由柜上偷出些个值钱贵重药品跑出来。柜上的伙计追下我来了。要教我追回我去，我叔厉害极了，非得将我打死不可，你老人家若是行好积德，到门外瞧瞧。如果有人打听我，你老人家就撒谎说我出了村，往东去了。他往东找，我好往南跑。只要到了我姥姥家，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。”说罢痛哭不止。妇女的心最软无比，看见他这样可怜，就动了恻隐之心。老太太教儿媳妇给他些水喝，自己往外就走，到了门前往各处张望。只见由西边来了一个人，约有三十多岁，穿着打扮，像个店伙计似的，两眼发直。他见了老太太说：“借光，老太太，刚才有个穿蓝布大褂的小孩，你看见没有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你问他做什么？”这人说：“我是×仁堂的伙计。我们柜上跑了个徒弟，他偷了千数多块钱的货物。我追赶他进这村，亦不知怎么没有了。”老太太故意的说道：“不错，刚才有个小孩慌张张的从我门前过去了，他出了村往东去了。你快往东追吧！”这人说声“劳驾”，匆匆往东而去。老太太回到院中，向那小孩子安慰道：“你放心吧！追你的那个人，教我给支走啦。”这孩子立刻趴在地上给老太太叩头，他说：“老大娘，你索性行点好，给我顿饭吃，借给我几块钱，当作盘费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哟，瞧这孩子，咱们素不相识，给你顿饭吃，那倒算不了什么，借给你几块钱那可不成。”小孩说：“你老人家要不借给我钱，我有点东西，求你给我卖卖，弄几块钱路费，好往我姥姥家去。”老太太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货呢？”小孩说：“我由药铺里偷出来有麝香、熊胆、牛黄、冰片、眼药、丸药。”他说着由衣裳里取出个包儿，往地上一放，将包打开。只见里边有几个小小的四方玻璃盒，上有小红纸签，写着四个字：“真正麝香，”还有写着“真正熊胆”、“牛黄”的，还有二十多瓶眼药，十几匣牛黄清心丸，盒上、匣上、瓶上都粘着天津故衣街×仁堂的字样。他向老太太问道：“你老留那样儿呀？”老太太不认识字，亦不懂行，就向我老云说：“云先生，你来看看都是什么药吧。”我说：“有麝香、牛黄、熊胆、眼药、牛黄丸，这些东西都是值钱的贵重药品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他二姨的公公头几个月，得了一回半身不遂，就吃牛黄清心丸好了的。我将牛黄丸都给留下吧。”小孩说：“这牛黄清心丸，是二十二丸一盒。我们柜上卖八角钱一丸，每盒八块大洋，要整盒买，较比零买，便宜两丸子。”老太太听他所说，将嘴一撇道：“哟，那么贵谁买你的？我们还到铺子里买哪。像你这东西得便宜我才要哪。”小孩说：“便宜是一定的，我也不能卖八块一盒。你要都留下，我可不卖。你若留一两盒好办，你老随便给钱还不成吗，”老太太说：“我就留下一盒，给你一块钱。”小孩说：“那可不成，

一块钱太少了。”我老云给他们圆合买卖，算是两块洋一盒。于是老太太就拿了一盒药，给他两块洋。他儿媳妇说：“问问隔壁王大婶要不要？”于是老太太又出去给张罗买卖。工夫不大，又来了几位街坊，男的，女的都抢着买。有拿起麝香就给三块洋，不卖不行，有只给五角钱拿几瓶眼药水的。眨眼之间，他就卖了十几元钱，他直用手捂着，大嚷：“这么贱，我不卖了。”将包儿一提喽，往外就走。他走后，大家又谈谈论论说：“买了便宜东西了。”我看他们都喜气洋洋的，各自散去。等了一会儿，老太太的儿子亦没回来，我就告辞而归。

过去了两个多月，我又到他家，恰巧他儿子又没在家。我忽然想起老太太前者买的便宜货，就问：“伯母，你上次买的那便宜货好不好呢？”老太太听我这一问，立刻就气昂昂的说道：“老云，你还提那事呢！我们都让人家给骗了十几块钱，买的都是假药。那个挨干刀的孩子，又哭又说，把我们冤苦了！他不是个好东西，他……。”我听了这遍闲言闲语，才知道那个小孩是个骗子。我回到天津，就向一些社会通的朋友，老于世故人情的朋友提说此事，他们都说：“这是骗子手，骗财的。”可是谁也不知道其内幕如何。

在前年，我老云到济南府，在商埠遇见了个朋友。此人姓袁，从前他是个卖药的江湖人，专摇串铃，下乡去卖药，如今他当了官差。我二人在茶馆聊大天，聊到小孩骗财的这桩事，老袁说：“那是种生意。”我说：“哪是什么生意呢？”他说：“这种生意，说江湖的行话，叫做‘闯哨的’。”我说：“这闯哨的生意，为什么都用小孩呢？”他说：“这种生意是专蒙骗妇女。要在大街里，市场内是没有听他们那套做这种生意的。他们是一个掌买卖，一个敲着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掌买卖，呢？”老袁说：“那掌买卖的是那小孩。在未做这闯哨的生意以前，先得物色个小孩。可是找个相当的最难。十八九岁的，像个大人一样，只住人家院子闯，不惟骗不了财，赶巧了还许教人给打了。若是用个十一二岁的，知识太幼稚，胆子亦小，任你如何教练亦不成功。最好是找个十四五岁的小孩，以身量矮小为佳，尤以聪明伶俐、有胆量，见人敢言、口齿伶俐为上选。得着这种小孩时，每天以上等吃食诱惑他，将骗财的方法传给他。等到他练得能够不害怕了，能掉眼泪算是成。他们江湖人，管教给小孩往往人家怔闯去骗财，说行话叫‘夹磨’、‘玲’、‘去掌买卖’。等到教成了，就自己做点假药。但是模仿谁家药，仿单、药品、装饰，亦得和那真货一样，以教人看不出破绽为标准。到了闯哨的时候，是徒弟带着货在前边走，师父在后边跟着。如若小孩闯入人家，见了妇女撒谎骗人，将人冤的信以为真了，或是生了恻隐之心啦，才能有本家的人出来，站在门口儿，给小孩巡风。他师父见由门里出来人了，就奔过去，假装追徒弟的样子，向人问他徒弟。巡风之人，都是将他师父认做追捕逃徒，用话支走，或东或西。他师父也得有着急的面孔。人家说东，他就得匆匆的往东，以假做真，是他敲家子的，发托卖像。那小孩的师父便是敲家子。”我将这事听明白了，向老袁问道：“那小孩天天和他师父去骗人，能骗多少年哪？”老袁说：“也就三二年。”我说：“过了三二年又怎么哪？”老袁说：“将他扔了不要，再另找一个。”我说：“他能随便扔了吗？”老袁说：“他们做闯哨的生意人，要找个徒弟，并不是有人荐的，都找那不听说，不听道，在家里逃学，学买卖受不了规矩，背着铺子，背着家长，偷着跑出来的。凡是这种偷着跑出来的孩子，都是又馋又懒，专会撒谎，十四五岁、十三四岁的居多。他们闯哨的生意人，专在各处寻找这种小孩。找着了

之后，先以美食华丽衣服诱惑，然后才夹磨他骗人的方法（江湖人管教给徒弟什么本领，调侃叫‘夹磨’）。等到能够天天出去骗财了，那小孩的胆量也大了，差不多就受师父管束。他师父教他抽大烟，染成了嗜好，不唯他天天能去骗财，因有嗜好在身，骗人钱财的时候，也能多骗，也不发懒，倾心愿意的受师父驱使。及至他的嗜好日深，岁数也大了，所骗来的金钱，只够他自己用的，师父得不着好处了，就假做开穴（即是另往他方），就将徒弟‘抛了’（江湖人管抛了什么东西不要啦，调侃儿叫‘抛了’）。他那徒弟嗜好染成了，他师父将他抛了，没人给他敲托，纵然他在胆量去闯啃，骗来的银钱也是少的。他一开知识就学会了撞骗，离开了师父，什么事不成，他去干什么，这一辈子也好不了，除死方休”。那闯啃的老合手段，有多么毒辣！社会里有这种蠹贼，骗人、害人，地方上的官吏，对于他们，都是极力除治的。社会里的情形，黑幕重重，非我老云所能尽知。仅将我个人所知道的，公诸社会，使未受骗的人，多加小心，便是我老云忠于社会，爱护人群了。

江湖中的光子生意

拉洋片的，玩西湖景的，江湖人调侃儿，管他们叫‘光子’。拉洋片的家伙，种数太多，像一个洋片箱，上边安块大玻璃，里边有七八张片子，底下有四个玻璃镜的，说行话管这种家具叫“四开门”。“四开门”是光子行的普通的家伙。拉洋片的艺人，对于说唱引人，使用四开门，是人人能成的。至于挣钱多寡，也由其本领而定也。天桥儿大金牙、小金牙，使用的洋片箱子底下有八个玻璃镜，要兜揽生意，能每回让八个座儿，挣八个人的钱。说行话管他这八个镜的洋片箱子叫做“八开门”。他们这儿开门的箱子，非是光子行的头路角才能使用，本钱虽大，受的累虽大，挣项也比四开门大几倍呀。有一种洋片箱子，上边有几个洋铁片制造的小人，箱子上边有个水漏子，箱子底下，有个洋煤油桶，桶内盛着凉水。如若做生意的时候，得用水罐子，由煤油桶内，往水漏子里灌水。那水顺着—根绳，流入管内。凭它水的力量，就能催动了那洋铁片制造的人，在上边乱转儿。光子行的人，管这种家具叫做“水箱子”。里边装的不是片子，也是一套套的小人。有人看时，全凭他扯起走线繃簧，教小人来回乱动。他们用那水催人动的玩艺，叫“水漫金山寺”，仗他圆年。他们唱的曲儿是死套子，都唱那一套。我老云也录他们一段儿：“众位看那上边，飘飘悠悠来了两只船。船上头站着是许仙，许仙游湖来望景。偏遇上天降大雨，青蛇白蛇，船上头站。许仙搭船来借伞，那张天师撒开了张手雷。”他随唱随说，两只手还不住闲的扯那绳儿，叫箱内的小人，随他唱的曲儿动转。唱到下雨的时候，往箱内灌水，看的主儿，也见箱内流水，如同下雨一样。他唱到“张天师撒开了张手雷”的时候，用手猛一扯那粗绳儿，箱内有个鼓，也敲打一通，轱辘轱辘真响。跟着又唱什么蛤蜊精、鲇鱼精、鲤鱼精、蛤蟆精，他随唱随闹鬼，教人瞧着他那个怪可乐，才能引人挣钱哪。拉洋片的也有伙计掌柜的。掌柜的花几百元，制几付洋片，赁给伙计使用。其赁价无一定，由伙计每月挣钱多寡，三七分帐。洋片行的掌柜的，也如一小资本家也。唯有使水箱子的艺人，不能净仗家伙挣钱，引人圆年，全仗他那滑稽曲儿，周身乱动，挤鼻弄眼，使人发笑的发托卖像。凡是这种人，有了技能，多不愿给人当伙计。个人弄份水箱子，足能糊口。故光子行使水箱子的艺人，多是独力支持的。光子行掌柜的，所制洋片多是片车子。其形式系一长方箱子，上中下分为三层，每层可置入洋片。上中两层，明显在外，最下层用箱罩着。使玻璃镜八个，箱前放四条小凳，每条可坐二人。做这种片车子生意，至少得两个人，一左一右。在左边的人，手持一张洋片，唱两句，将片推进去；右边的人，拿着一片，唱两句，将片推进去。所唱的都是死套子，什么“哎，这一张照的是，小马五儿纺棉花，多么好看！隔着那显微镜一照啊，亚赛真人呀，一个样般！”他们的洋片箱子，小凳儿，虽是山东德县制造的，那二十四张片子，可都是照相馆的相片，其尺寸大小，大约着是一尺片子。

我老云问过他们，为什么拉洋片的这行儿，说行话叫“光子”？据他们所说，江湖人管玻璃镜调侃叫“光子”。洋片箱上边是大块玻璃，下边是大块玻璃镜。我们这行，离开了玻璃不成，才叫“光子”，言其是玻璃能透光是也。我老云说，照相馆离开玻璃也是不成，片车子的片子，是照相的材料，可以说是光子里的光子。

在清末民初之时，小马五能唱《纺棉花》，社会里就轰动了，片车子的

箱子，都有一张小马五儿纺棉花，也很兴旺了一阵。到了民国十年前，后，《纺棉花》渐渐落伍，片车子也渐渐的落伍。前些年，天桥东西两庙，都有这种洋片，如今小马五没了，北平各市场庙会，也见不着这种洋片了。据我老云向光子行人打听，他说这种片车子，在平津一带不能挣钱了。如今部带着家伙，往乡下去顶神凑子去啦（赶乡间的庙会，调侃叫“顶神凑子去了”）。做光子行片车子的艺人，不知道随时改革，不知道随着社会的风气演进，直到了落伍啦，才背着家伙到乡间去吃“科郎点”（江湖人管农民叫“科郎点”）。十数年的光景，片车子就落了伍。社会的演变，有多么快，够多么可怕。倘若老云有朝一日落了伍啦，吃科郎也怕不成的。

有几种洋片箱子，做的形式，好像火车头，像火轮船。他们光子行人，管那东西就叫“火车头”，“火轮船”。可是做这几样生意的艺人，必须长得怯头怯脑，唱起曲，得有身段，得有发托卖像，连唱带抓眼，招惹得观众像看怪物一样，才能挣钱。不怪那江湖人常说，艺人要挣钱，不占一率，得点一怪。拉洋片的也怪能占了上风，滑稽玩艺不分优劣，都有人欢迎的。

我老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，常见有些拉洋片的，使四开门的箱子，带彩儿。阅者若问什么是“彩张儿”？就是他们那几张洋片里，夹着一张《杀子报》。每逢有人看洋片，看到这张的时候，拉洋片的就拿起他那铃铛板。板是木质，约有一尺大小，上有八个小铜铃铛。洋片箱子上有一方孔，大小也和板儿一样。他要变彩片时，将板往方孔上一盖，立刻就变样。在没变之先，看那片上书的是“王徐氏身穿重孝，在灵前哭祭其夫”。及至他盖板儿立刻就变了，王徐氏将一络头发含在口中，手执钢刀一把，手起刀落，将他儿子的人头砍下，红光崩现，血水直流。他未盖板时候，还有一套词儿，我还记得那词是：“这一张是杀子报，亲妈害亲儿子。我这铃铛板，不叫铃铛板，叫做阴阳板。只要将阴阳板一盖，立刻就红光崩现，血水直流。王官保的人头落地。”在早年，凭他这张彩片儿，就能有人看。到了如今，电影儿都改了有声片子，滦州影落了伍，谁还看他那洋片的彩张儿？

在早年，拉洋片的人们，使用四开门的箱子，在七张片子里，还夹一张春页子。有些人看他那春页，都觉着很奇怪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还有没品行的人，专爱看那判簧儿的事（江湖人管那春宫，调侃儿叫“春页子”。管那男女的私事，调侃叫“判簧”，又叫“判托”）。大人看他那坏片子还不要紧，唯有一般才开知识的小学生，看那春页判托的片子，实是有伤风化，引诱青年子弟学坏。后来闹得官家知道了，将那片子给“卯啦”（江湖人管官家取缔，调侃叫“卯啦”。管驱逐出境，调侃叫“淤啦”），才见不着那宗东西。光子行的玩艺，到如今简直的落了伍啦！就以天桥说吧，除非大金牙的徒弟小金牙，以半春半柳的艺术（江湖人管随唱随抓眼逗笑儿，调侃儿叫“半春半柳”），使用八开门的洋片箱子，还能够挣钱，其余的干这行儿，连啃都保不住了（江湖人管不能糊口，调侃儿叫“保不住啃了”）。我说，艺人挣钱的本领，还是仗着艺术。若仗着家伙，是靠不住的。江湖的老合如不相信，你看看大金牙、小金牙就知道了。

评书界艺人曹卓如

说评书的艺人，所说的书，是分为大枪杆儿、短打两路儿。使大枪杆的，所说的书，是《东西汉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隋唐传》、《精忠传》、《盗马金枪传》、《明英烈》；使短打的，所说的书是《济公传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善恶图》、《于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包公案》、《小五义》等等。说《聊斋》的是另一派，也不算短打，也不算大杆儿。在早年，还没学《聊斋》，有说《聊斋》的也是铺红毡子（评书界人，管说子弟书，不要钱，调侃儿称为“铺红毡子”）。东城有位说子弟书的刘逢元，专说《聊斋》，颇有些人欢迎。他虽是个票友，与挣钱的评书艺人较比起来，是有过之无不及。张智兰老先生下了海之后，说《聊斋》的才大兴其道。

曹卓如是西城人，他从前在某衙门当差，家道小康，博闻强记，嗜好评书，专爱《聊斋》，拜任俊山为师（任俊山是某教教友，专说《忠义西巡》享名），艺名曹聚锐。自从登台献艺，总未得志。后来他说书，报子上不写“曹聚锐”，写“曹卓如”。他是“念单招”（江湖人管一只眼的人，调侃叫“念单招”），“一条夯”（江湖人管一种嗓子，似哑不哑，不能变嗓音说话，调侃叫“一条夯”），没有发托卖像（即是没有生旦净末丑、喜乐悲欢的形容），坐在凳儿上不动地方，坐谈今古，凭嘴一说，要享大名，实在不易。他前边有个说《聊斋》的名角陈士和，如同一面影壁似的档着他，愈发的不易成名。幸而他有百折不回之志，说了七八年渐渐有名，很有些个主儿，爱听他那《聊斋》。费了好几年的光景，才成为三路角。可是他的书，是四九城儿都能叫座。西安市场、春华轩、增桂轩、长顺轩、后门外义溜胡同广庆轩、天汇大院开明轩、东四牌楼宴新茶社、五条胡同华友轩、齐化门外义和轩、西直门外庆平轩、宣武门内森瑞轩、花市三友轩、天桥福海居、菜市口如云轩、彰仪门内文雅轩、护国寺前得胜轩，全都说过，那个馆子都能叫多半堂座儿。凡是好听评书的人，都知道有个曹卓如。他的师兄魏聚宽，师弟德聚明，都未享名，聚字的评书艺人，就属着他曹卓如了。他又收了两个徒弟，大的叫魏英信，二的叫赵英。魏是近视眼，赵也有眼疾。他们师徒的招儿，都有念点。魏说《水浒》，未到成名，即死在石家庄了。赵英承其师之衣钵，专说《聊斋》。现在市面不景气，赵英赶上这个时候，成名也怕难了。曹卓如在评书界，是个老结说书的，对于捧蹴术，是不会的，论其收入，颇可糊口。不料在这二年来，各书馆不见有他的报子。我老云向该界人打听，据说他因老来丧子，得了瘫痪病了。我老云日前在菜市口如云轩去听评书，遇老友杨敬斋先生，谈及曹卓如之事。杨老先生素敬卓如，虽然年近古稀，为了探望他，不辞劳苦，由西南园寓所，往西直门中秀才胡同五号去看曹卓如。杨敬斋先生归时访我老云说，曹卓如对他诉苦，因有重病缠身，不能说评书，无法挣钱，只有十几亩地靠人去种，每年分些粮米，勉强支持，实可叹也。并且说，和我老云已有二年多没见了，想念异常。敝人每日埋头书案，度笔杆的生活，如笔债缠身，竟不能往看望曹卓如，也觉郁闷。曹先生的口债已然还清，我老云之笔债，尚无了期。都说人情如纸薄。曹卓如病了二年多无人探望，今有书友杨敬斋去慰问一次，也可称为知音者也。

黑红宝·花页子

在民国四五年，天津的三不管，北开最是热闹无比。每一出太阳，要到了三不管、北开，就能听见签桶子乱响的声音。那耍签子的摊儿，是每支一个，上边摆着两三盒纸烟，几堆铜钱，几步就是一个。北开是个小地方，那露天市场里，也有三四十个摊子。三不管的露天市场，也有七八十个摊子。凡是耍签子的人，都是些个地方的无赖。他们这些个穷光蛋，成天价晃悠签筒子，净骗些乡下人与手艺买卖铺学徒的，和他们赌钱，准没有赢。还有一样不好，动不动就打架，那天也有头破血流的，甚至于有几十个人群殴，演出大流血事儿，也有打出人命的时候。他们是一种流动性的赌博。如若官家来拿，四面八方都有巡风。较比电报电话还快。官人没到，他们暗令子已到，眨眼之间，如鸟兽一般四散分逃。官人来了，亦拿不着一个。他们的暗令子是两个，有时候一齐喊嚷“窈……”、有时候喊嚷“扯……”，还有一种特别的技能，如有地方军警从他们摊前经过，他们一回手，将签筒子往屁股底下一夹，似有如无，走起路来，如同没夹着东西一样。我对于他们的夹劲是真佩服。

我向江湖中的老人问过，怎么三不管、北开，有那么些摆地赌？江湖中的老人告诉我，不论那里，如若他们有这些赌徒，说行话那里就算“杂八地”。他们的行为，如同路劫一样，可恶已极。但是在从前清季那时代，在三不管、北开两处，该管的地方不严加取缔，每月暗中享受波辈之供奉，纵容杂入地的无赖、地痞、流氓聚众害人。那时的黑幕是不问可知了。

每日三不管、北开都有抽签的。到了年节，临时又添上骰子宝儿黑红宝、六门宝、四门宝，那个赌徒摊儿亦围个风雨不透。可怜一些个商家的徒弟，年节放假，掌柜的给个一块八角钱，不知买些正经东西，都被杂八地的赌儿吸住，将钱输光了为止。以我老云目睹杂八地的情形，那些赌徒只能欺骗知识幼稚的青年人、乡下老赶、工家的徒弟，稍有一点知识的人，一看就能醒攢，绝不能受骗的。他们杂八地的赌具都有腥儿，签筒子，有签子上灌铅的，有双层底的，有用线拴着的。那黑红宝的腥儿，是分为三洋，有一样是小竹筒的，底下没有口儿，上边是个斜形口儿，筒内放个小竹管儿。那管的一头，有块红的叫红宝，有块黑的叫黑宝。如若耍的时候，赌徒左手攥一个筒，右手拿着两个小竹管儿，一黑一红来回乱晃。有人围着看时，他故意地教人看他将那红的竹管儿，插入筒内，格外还用根竹签子，往竹管上一插，然后用手指着他那盘上的黑红准点，他说：“押黑的一个赢一个，押红的一个赢三。”有他们的敲托的（即是贴靴），假装不认识，掏出钱来就押，押黑亦赢，押红亦赢，教那些看热闹的人，瞧着眼馋，伸手就赌。可是不会打麻将的人，要打麻将不成，要赌亦得下功夫，学些日子才能学会。惟有这黑红宝，是个人就能看会，除了瞎眼之人外是谁都会赌的。还有一样便宜，教人看着他往筒里装竹管儿。装的是黑的，装的是红的，容易学会，还觉得容易赢钱。可是有人一押便输，明看着是装了红的，取出来就黑了。只许赌钱，他那筒子管儿别人要看看不成，总在他们手里攥着。你若非看不可，他们就和你打架。他们人多，打完了一散，简直是没处诉冤去。还有一种黑红宝，亦是小竹管做成黑红色，往竹筒里插，竹筒儿两头有口，从两头可倒出竹管来。其骗人的方法，是与我上面说的一样，不过赌具的形式不同而已。还有不使竹筒的，使用两块竹板，长有七八寸，宽有二寸，薄有一分多点。板的正面涂成黑红

色（其涂色之处，在板的中下部，例如八寸长，涂五六寸的地方）。他用手拿着两块竹板，来回乱翻，使人忽看正面，忽看反面，冷不防的撤去一个，攥着一个，在他临攥着的时候，故意教人看出是黑，是红，如果有人押黑，反过来看就红了，如若有人押红，反过来看就黑了。这种黑记宝样儿不多，就是这三样，骗的人可没数了。有一次某官署捕获杂八地的赌徒，获有赌具。我老云托人介绍，得入官署，看其赌具。及至看完了，才知道黑红宝的腥儿是怎么回事。我将这黑红宝的毛病说出来，阅者便能了然。

那三样的黑红宝我就说一样，其余的那两样亦是大同小异，不用说阅者亦能了然。那两块竹板做黑红宝，是用竹子做的。那竹子修成七八寸长，二寸来宽，用颜色染了黑红点儿，其黑红色染成一寸多见方。那板按八寸计算，其色亦五六寸之间，教人看着黑的改不了红的，红的改不了黑的。其他那板是黑的，亦能改红的，红的亦能改黑的。别看板虽薄，还是空的，那颜色亦没染在这空板上。黑边另有个心儿，那心比空板还薄，长有六寸，宽有一寸七八，每一个心板，染成两样颜色，染在其板之三四寸，一样颜色，五六寸一样颜色，总一黑一红就成。将心板装在空板之内，不知者以为那颜色染在空板之上，绝猜不透板内有极薄的心板。譬如有人看见一个竹板，是露着黑色，要押他的黑宝。他用手一倒，那心板移动了，就变为红色了。其板中心的地方，都是方空，用刀刻成方孔，中间刻空了，名为空板，其板心为红黑。如将心儿装在空板之中，即成红黑双面。黑宝如欲红宝时，将板竖起，心儿下垂，黑色隐而不见，露其红色了。其竹筒的黑红宝，筒儿与空板相同，竹管的心儿，与薄片的心儿相同，使用的方法一样，赌具的形式不同而已。

有一天我老云走在×××地方，见有某甲，身穿短衣，蹲在地上。面前放一块粗厚的麻袋皮儿，上放有三张扑克牌，一张是八，一张是十，一张是小人的。他蹲着用两只手，来回乱倒换，嘴不住的说：“押着小人一个赢三，押一毛赢三毛，押一元赢三元，押……”喊嚷不止。那个地方是三岔路口儿，每一路口站着一人，给他们巡风，专瞧有官人来没有。还有三四个人，长得都是凶眉恶眼，亦往地上凑合，或蹲，或立，指手划脚，引得过往行人无不注意。我老云就知道这几个人，是他们的敲托的（贴靴的），我见他们像蜘蛛似的组好网啦，净等着苍蝇飞来了，撞入网中。我老云亦没事儿，要看个究竟。工夫不大，由西边路口来了个人，看他年岁还不到二十的样子，手里提着一个钱袋，好像商号的徒弟，出来讨帐的。他走在那三岔路口儿，有他们个敲托的，迎着这徒弟，用手一指那三张牌，大声说：“我要押，一块可赢三块。”那学徒的两只眼睛随他指处一望，站住了不走。就见那蹲着的人用两只手乱倒那三张，或仰，或扣，叫人看那小人牌放在了中间，他说：“押着带小人的一个赢三。”那押的人，就蹲在前面掏出两元钱，说：“我押当中这张。”翻过来一看，果然是小人，当时就掏六块，连三并四的，眨眼就赢十几元。那学徒的瞧着眼馋，亦蹲下去了，被他敲托的哄了几句，就由口袋里掏出洋钱来赌，连输了五回，三十多元钱就输了，一回也没押着，输得他顺脑袋往下流汗。正在此时，那巡风的故意喊嚷：“警察来了。”他们八九个人，就乱窜乱跑，一轰而散。那学徒的提着空钱口袋，两只眼发直，急得要哭。我老云过去问他：“你在哪里做事？”他哭丧着脸说：“我在崇文门外花市×条×××号学徒。”我说：“你出来干什么呢？”他：“我出来给柜上要账。”我说：“你输了多少钱哪？”他说：“三十七元。”我说：“你是个买卖家学徒，知识浅薄，没有阅历，那叫‘做花页子的’，给骗了，

你赶紧找亲友借钱，把柜上的帐补上。你不用找了，他们都没有影啦。那些个亡命徒找着，你也打不过他们。从今以后，走在街上，是便宜别贪，亦就不被害了。”他被劝得无法，用两只手揉了揉眼睛，哭哭啼啼去了。那就是滚地赌，做花页子的骗人钱财的情形。望社会里的人士，有子弟出来办事，先嘱咐好了，走在路上，瞧见了便宜，别贪才好。商家的经理人，对于柜上徒弟，何妨将这做花页子骗人的事儿说说，亦能遇见了这事不受骗。我对于社会有益的事褒之，有害的事设法揭穿他们的黑幕，以免社会人士被骗。

江湖中之戳黑的

吾老云云游各省，常见各省的市场，有一种买卖，用一张小桌，上摆药瓶几个，玻璃镜一个，人牙数百个。壁上悬挂布幌子，布幌子上画两个大脑袋，一男一女，面上有些黑点，按着相书的部位，都有标帜。那黑点底下，或是“女妨男”、“男克女”、“有产危”、“有火灾”、“有水危”、“有土灾”、“有疾病”。在这两个人脑袋的左边、右边、上边、还画有十二小图。第一图是一个乘船覆没，上写“犯水危”；第二个图是一家失火，将人烧在火场之内，上写“犯火灾”；第三图是一个人走在墙底下，被壁倒墙塌砸的腰断腿折，上写“犯土劫”；第四图是一家子有死人，院中停着一口棺材，有个小媳妇身穿重孝，跪在灵前啼哭，上写“女妨夫”；第五图是有个女子站在门前向行路之人眉目调情，上写“月下偷情”；第六图是一人喝酒吃醉，持刀行凶，上写“酒后行凶”；第七图是一个手持单刀一口，截住行人，上写“劫盗”；第八图是一个女子悬梁自缢，上写“主自缢”；第九图是一个人生得方面大耳，上写“福相”；第十图是一个老人，上写“寿相”；第十一图是一个人又瘦又没精神，上写：“夭相”；第十二图是一个做官的人，上写“贵相”。上边还写四号大字“去痣求顺”。做这种生意的亦有坐在旁边，一声不发，等主道候客的，亦有向行人指手划脚，说说道道的。他们是给人用药去痣，外带拔牙。

我老云游了好几十年，很见过几个有本领的。虽然是点痣为生，能够穿着一身绸缎之服，日挣十数元的。在济南府我见过一个叫安华林的，在黑龙江见过一个叫贾宝善的，在天津见过一个叫尚登云的。这三个人是点痣头路角色。凡是那不张嘴儿，等主候客的，都面带愁容，透出来是不挣钱，没生意，勉强支持的样子，亦甚可怜。有一次，我在开封相国寺里，见着一个点痣的，长得矮小身材，靠着东墙，挂着布幌子，摆着一张桌，他能在桌前奉送手相，招惹得的一庙之人，围着他等候送相，围的风雨不透。他说：“看相不看手，必是没传授。”他拉着一个人的手说：“看手相是掌为虎，指为龙，能教龙吞虎，莫教虎吞龙。指长掌短龙吞虎，掌长指短虎吞龙。大指为君，小指为臣，二指为宾，次指为主。你这人是虎吞龙，臣欺君，宾欺主，劳碌早，六亲不靠，自创自立能受累。”那人直点头说：“先生相得很对。”他又说：“你这人的财是存不住，多来去广，多来多花，少来少花，总不存财。”这人说：“先生相得很对。我几时才能存财哪？”他说：“你这人左耳前边有个痣，主不存财。”说着递过一个玻璃镜，那人用镜子照他的面上，果然左耳前边有痣。怎么会不存财呢？他又说：“你这人是红脸膛儿，五行属火，你那痣是黑的，属水，水克火，你受着克哪。”说到这里，就向那人说：“有病早治，养病如养虎，虎大伤人，病大伤身。你这痣，用药点去吧。”这人问道：“点这痣多少钱哪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这里点痣是一大枚。”这人说：“准能点去吗？”他说：“点不掉原钱退回。”这人说：“你给我点去吧。”他用个骨头针，往药瓶里沾了点膏，点在这人左耳前边痣上，又说：“你这人无论是对待亲友多好，亦是恩人无义，反来成仇。”这人说：“不错，这些日子直犯口舌。”他用手拉这人的脸上一指说：“你的嘴犄角上有个痣，犯口舌，把他点了去吧。”说着用骨头针，又往药瓶沾了些药膏，说：“点痣用不了多少钱，一大枚就成。”他嘴里这样说，那人还以为点多少个痣，亦是一大枚，就点吧。他说几句点个痣，说几句点两个痣。不到一刻钟

的功夫，这人的脸上都点满了。然后这个人给他掏钱，掏出一大枚来，他说：“一大枚不成。点一个痣是一大枚：点两个痣是两大枚。你的脸上共有三十七个痣，应当给我三十七枚。”这人说：“我没带那些钱，我只有二十大枚。”他说：“你还差十七大枚，明天给我带来吧。”这人就给了他二十大枚，转身走去。我看他这样先不说明，往脸上足点药，满脸都是点成花鸡蛋似的，然后多讹钱，带着小敲诈的讹人。点了一个人，又点了一个人。接连不断，点了十数人。合计起来，亦挣两元多钱。次日，我去逛相寺，走在他那里，正见昨日点痣的那人，和他捣麻烦，说：“我花了二十大枚点痣，一个亦没点了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这药是管保准掉，如若不掉，原钱退回。可是花钱一次，点药两回。昨天点了一回，今天还得再点。昨天给了钱，今天不要了。”说着又给那人点了一遍，点完了药说：“你可别用手指甲抓这药，可别沾水。等着这药自己掉了再沾水亦就成。你如若用手抓了，沾了水，药劲使不上，点不下去，我可不管。”那人点头而去。我连着又去了几天，亦不见那人来找他。至于痣点去了没有亦不得而知。

我向江湖人探讨了几天，才知道其中的事儿。原来这点痣的行当，说行话叫“戳黑的”，他使用的布画幌子叫做“摆子”。有带拔牙的，调侃叫“戳带搬柴”（江湖人管牙叫“柴”，管拿牙叫“搬柴”）。据江湖人说，他们“金点”（算卦相面的，统称“金点”）要收徒弟，遇见伶俐的，立刻夹磨他“俄盘”（管叫徒弟相面，调侃叫“俄盘”）。如若拙笨，教他相面恐不能成，笨人由笨处来，先教给他俄盘的条子，练习去戳黑。什么叫“俄盘的条子”呢？说起他们的条子来，亦是多得。大约着有百数多样，如同唱小曲儿似的。一段算是个条子，要教徒弟时候，必须将这条子用笔写在习字本上，一段段的教徒弟去读。读熟了，能够背诵下来，就能使用。他们的条子，是分为士农工商。有“俄冷子条儿”（做官的人调侃叫“冷子”。给冷子相面用的词儿，调侃就叫“俄冷子用的条子”），有“俄科郎的条子”（管种地的人，调侃叫“科郎点”。给乡下人相面用的词儿就叫“俄科郎的条子”）。有“俄贸易点”（管做买卖的商人调侃叫“贸易点”。给贸易点相面用的词儿，调侃就叫“俄贸易点的条子”）。总而言之是给那界相面，用那路词儿，那路词儿，即是那路条子。譬如他们戳黑的在市场内，将摆子挂上，摊子摆好。说说道道圆上年子，见人围得够用了，瞧见某甲，有三十多岁，像个劳动分子，自挣吃穿的朋友，他就向某甲说：“你这人二眉竖目，是君臣不配之像，主于少年不立，难靠祖业。要说你这人祖上的根基颇正，吃亏就是你没赶上好时候。到了你这辈，咬王瓜的尾巴苦点了。你好像老爷庙的旗杆，风来了，自己挡，雨来了，自己淋，六亲不靠，连个遮风挡雨的人都没有，自创自立，自己跌倒自己爬。你那亲戚朋友，亦是苦害你。钱你没少挣，不知不觉亦没落下。只见鱼喝水，未见两腮流。”这套词儿，准能说得上某甲点头咂嘴，心里佩服。如若见人群里某乙，穿章打扮，面貌的神气，好像个光棍字号朋友，戳黑的就能使用光棍条子，用手指着他说：“这位老兄五官端正，颧骨高耸。相书上说男人颧骨高，必定逞英豪；女子颧骨高，杀夫不用刀。你这位老兄就颧骨高，主于三大。哪三大呢？就是义气大，胆量大，志气大。义气大怎么说？就是你拿钱不当钱，遇见朋友真交，不怕家里没钱亦要办有钱事儿；胆量大怎么说？别人有点事，记在心里，能够发愁得睡不着觉。你不怕有天大的为难事，亦不往心里放，该吃的时候真吃，该喝的时候真喝；志气大怎么讲？你这人看富的不巴结，遇穷的不小看人家，银钱如

粪土，脸面值千金，遇见事宁可钱吃亏，不叫人吃亏。”这套话说出来，那光棍字号的朋友，一定能够佩服。他的相法高明，他如问：“先生你看我目下怎么样？”戳黑的说：“你这人吃亏被累，就在你的脾气上。如若遇见投缘对劲的朋友，要命都给，如若遇见不投缘不对劲的人，任他有多大势力，你也不怕。真是千金可让真朋友，话不投机寸草争。见文王恭而有礼，遇桀纣干戈齐扬。目下这气不佳，事事不凑巧，求财不到手，心里发急躁。”这光棍朋友，真是点头佩服。他们的戩盘条子，编的亦是体贴人情，很有意思。就是见了什么人说什么话。还有册子条儿，相眉毛用的，相眼睛用的，相鼻子用的，相耳朵用的，相山根用的。譬如，有人问：“先生你看我鼻子好不好？”他说，“鼻为审辩官，乃五官之祖，一面之表率。相书上说‘鼻梁高，准头正，为人正直；鼻子小，准头尖，为人伶俐，处世圆滑；塌鼻梁，一生奔波，准头不正，心地不良。’像你老兄的鼻子主于……。”譬如有人问：“先生你看我耳朵如何？”他又说：“耳朵厚，要有轮，有轮有廓是贵人。耳朵厚，福气厚；耳要薄，福气薄；耳要大又要圆，又圆又大是英贤；两耳削薄，一世奔劳；两耳贴脑，富贵到老。对面不见耳，乃大富贵之相。你阁下的耳朵是……。”譬如有人问：“先生你瞧我的嘴好不好？”他必说：“口要正，又要方。口如四字福如江，唇口端正红如朱，富贵荣华在前途。唇削薄，不露齿，一生劳碌亦无福，你阁下的出纳官是……。”他们的条子，如若用上，立时就见“响儿”（江湖人管相面对了，教人佩服的，调侃叫“响儿”）。只要见响儿，立刻就“叩瓜”（管吓唬人，教人害怕，调侃儿叫“叩瓜”）。如若“顶了瓜”，立刻就挣钱（江湖人管他们恫吓人，人要相信，害了怕，调侃儿叫“顶了瓜”）。这挣钱之法，亦是教人点痣求顺。如若戳黑的，半用相面之法，一半点痣，能够有拿手，准挣钱，就算是成了。如若才能有限，心智不灵，亦就戳一辈子黑。江湖人对于戳黑的，要没有进步，做一辈子戳黑的，都很轻视。据他们江湖人说，戳黑是相面的徒弟们坐科的生意。要有灵机，干了一年半年的，就能脱离戳黑改为相面，那才有人恭敬，说是夹磨成他们所用的那点痣之药，计有两种。一种是用硫黄、火硝、白矾口域熟炼而成，其色红，必放收于瓷瓶之中，药性猛烈，木质铁质，皆不能收存。那药点在入面之上，疼痛难忍，三日生效，准能去痔，兼治恶癖，皆有奇效。但制此药“责头儿太海”（江湖人管本钱太多，调侃了叫“贡头儿大海”），一般老合们都不愿花钱

费神，不熬此药，那药方亦怕要失传了。如今戳黑的使用的“汉儿”（江湖人管药品，调侃叫“汉儿”），都是“里腥啃”（江湖人管假东西。调侃叫“里腥啃”）。我老云察过他们点痣使的药，是白灰口域用烧酒浸化，加以樟丹搅和的。点在脸上，只觉着微疼微痒，但是效力不能去痣的。现在北平各处，虽然都有戳黑的，那个亦没受过真传授，全是“半控不撮”的（江湖人管点痣的人，虽知道江湖的内幕，没受过江湖传授，对于挣钱多少，是没有拿手，没把握，将就凑合混饭吃，调侃儿说他们“半控不撮”）。现代的人们都打破了迷信。对于面上有痣，主吉主贵，有无凶险，毫不介意。点痣的生意，亦因时代落伍了。想不落伍亦行，得往农村里骗那乡下人吧。

江湖中挑粘汉的

在各市场庙会里，常有一种摆摊子做买卖的。他那摊上摆的有一个洋瓷盆，里边烧着一盆硬炭，其中放着几匣药棍，长有三四寸，粗细儿较比洋火柴棍子还粗些，有红的，有黄的，有白的，有绿的，有紫的，有黑的，有蓝的，还有些破烂瓷器。他摊上有个招牌，写着“××记粘瓷器药，专粘粗细瓷器，当面试验，管保来回，无效退钱。”他们干这行的，都带着三分手艺，没人买他的东西。他用炭烫碎瓷器。烫得熟了，将那药棍往破口上一抹，两块对着一粘，立时就能粘住。他随粘随说：“哪位要有碎了的茶壶、茶碗、盘子、碟子、瓷瓶、茶罐、帽筒，只要是瓷器就能粘。如若有了这些东西，你就买几根瓷器药带回家去，往抽屉里一放，搁不毁，放不烂，用着了拿出来使用。要找锯碗的，还得等从门关过哪！每根三大枚，又贱又便宜，认准了招牌，记住了字号。使用不灵有发票为证，管保退钱。”他们这样说，又当面试验，眼是观主珠，嘴是试金石。谁看这种粘瓷器药，又方便又贱，谁不买呀？

在民初的那几年，是卖粘瓷器药的最多，我还觉得锯碗的那行儿要遭劫，教他们给顶了呢。不料这些年锯碗的，还是照旧挣钱，卖瓷器药的可就不挣钱了。我向某江湖人问过几次，怎么卖瓷器药的亦少啦？亦不挣钱了？某江湖人说：“他们这行儿，说行话叫‘挑粘汉的’，他们那药是‘半腥半尖’（江湖人管半真半假，调侃儿叫‘半腥半尖’）。”我问那药怎么算半尖哪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他们那粘瓷器药，要粘瓷器真能粘住，要粘了茶罐、瓶、大果盘就算粘住了，亦不‘缓托’（江湖人管粘住了瓷器又开了，调侃叫‘缓托’）。如若粘了茶壶、茶碗、饭碗，当时粘得挺结实，只要不使用，算是件东西。如若一见热气，由哪儿粘的还由哪儿张开，照样儿缓托。他不缓托，就是真正好东西，不冤人的。如能缓了托，就不是好东西，他们冤了人啦。故此这东西算是半腥半尖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又向我解释道：“他们粘挑汉的生意不大挣钱，有两种原因：一是他们那药怕见热气，谁家的东西，亦买来使用，不见热气的东西，哪有多少？除了茶罐、罈瓶、帽筒、大果盘之外，件件瓷器，都得见热水。若是缓了托的，买主便觉着不当，嘴上宣传，买主就少了。因为缓托没人买，是一种原因。因为有人嚷上当，都不敢买了，故此这行日见衰落。”我问某江湖人，他们这粘瓷器药是什么东西做的，某江湖人说：“那药是有洋干漆掺颜色做的，见了热气儿，才爱缓托。”望社会的人士，要“肘粘汉”（管买粘瓷器药，调侃儿叫“肘粘汉”，那个“肘”字，在江湖春点黑是个“买”字哩）净粘茶叶罐、大罈瓶、帽筒、大果盘，千万别粘带热处的东西。我老云还告诉一声，不带热气的东西粘好了，亦怕六月暑伏。最好粘过了的东西，每逢暑伏的时候，重新另粘一回，免得粘汉缓托，摔了你们的大罈瓶啊！

瞳春瞳柴的艺人王德宝

王德宝是个江湖艺人。他有两个名，又叫王致久。有人说他是“穷不怕”的徒弟，那实在是瞎聊。“穷不怕”的艺名叫朱少文。他的徒弟叫徐永福。焦德海就是徐永福的徒弟。“穷不怕”是焦德海的师爷。凡是德字为名的说相声之艺人，都算是穷不怕的徒孙。即或不是他的嫡系，就是旁岔儿，亦得按着艺人传流的支派，论辈数，不应当妄给他们胡论辈儿。王德宝是说相声德字辈的艺人。按着少、永、德三个字推论，绝不是穷不怕的徒弟了。他说相声，专以“惯口活”挣钱，使惯口活必须声音圆润，口齿伶俐，百八十句的词儿由头到尾，一气数说完了，句儿分明，中间不准断节，没有气力，亦是成。王德宝的惯口活有“饽饽阵”、“百鸟名”、“百虫名”、“滑梁子”、“菜单子”（江湖人管说相声净是地名的段子，调侃儿叫“滑梁子”。管他们说的净是菜名儿的段子，调侃儿叫“菜单子”），颇受故都旧社会的人士欢迎。他又拜关德志为师学习评书（关系评书界名人花瑞生弟子。《大宋八义》，即花瑞生所编纂道活。他师徒以说《大宋八义》成名）。接着评书界的支派，他们那门是廷、瑞、德、致、杰、阔、增，关赐他艺名王致久。故此王德宝是春口的生意他亦做，评书的玩艺儿他亦说，算是个又瞳春（说相声）又瞳柴（说评书）两样都干的艺人。他在北平未能得志，离京赴津献艺。在津埠说评书未久，即享大名。凡是北平的艺人，无论是说相声，说评书，只要到了天津，全都扶助，荐馆赁场子，竭力维持。江湖人因他义气最重，无不尊敬。他在津门，收了几个徒弟，我所知道的有吴杰森、许杰泉、常杰森。吴说《大八义》未能得志，许杰泉说《小五义》，久走东三省。每逢夏季，有苍蝇从他面前飞时，他伸手就能捉住。提起苍蝇来，东三省听评书的人们，全部知道的。许杰泉亦怪人也。常杰林自己弄的一部道活儿《雍正剑侠图》。是书虽说雍正年间的事，成书可是清末年间的。该书之胆，童林董海川，即八卦门的名人董太监董海川也。王之弟予以常杰森名望最大，今已故去数年。英致长、王致久在津埠为了另立支派，所收徒弟，不用“傑”字，另用“杰”字，如乔云章、乔云斋、常杰森等，与北平说评书的艺人，常傑魁、袁傑英、李傑恩，虽是本门的师弟，支派大同小异，尚有“云”、“傑”、“杰”的区别。有人说王德宝是花瑞生的徒弟，那又不对了。按他们的支派，是“廷”、“瑞”、“德”、“致”，他叫王致久。论辈数，亦是花瑞生的徒孙了。说错了的先生，你再打听打听，王德宝是不是“穷不怕”的徒弟，是不是花瑞生的徒弟，就知道我改正得如何了。错给老合安万儿，我老云亦咧瓢儿，掉了海柴呀！

江湖艺人大本玉子与连宝立、连宝志

在北平这个地方，说评书的艺人，都说清初时代，还有说评书的，弦子书最受欢迎。因为每遇清室帝王宴驾时，停止百日娱乐，不能说唱，无法维持生活，临时改说评书，以维百日收入。有几个唱大鼓的，说弦子书的，因受国孝的影响，改了评书。评书是大鼓书、弦子书所改，亦不虚也。在西四牌楼，久唱弦子书的艺人，能在一个场子说几年书亦不挪地方。万字最长的，就属着玉广昆了。他所说唱的几部书，亦不是大鼓书的道活，亦不是评书的道活，是由书铺买部书来，从头到尾，看了一遍，上场就说。他的灵机好，记性好，改的词好，大受社会人士欢迎。书铺里有的是书，说完了这部再买那部，日久天长，教听书的人都知道，都不叫他玉广昆，改称“大本玉子”。他所说唱的，实是大本的书，大本玉子名副其实也。

有一次我问说评书的艺人连阔如，玉广昆是不是他的祖师，据连说他是李傑恩的弟子。李系李致清之师。其祖师李致清系北平人，久居三里河河泊厂。初学厨行，后入评书界。当其初次说书时，未认师弟。彼时江湖艺人，若无门户，就有人阻拦，不能以艺挣钱。如若以艺挣钱，必有同行，携他们的家具。李曾受某艺人所携，为了此事，投在玉广昆门下，赐名李宝志。初次献艺，就在西单一带，有些人欢迎，算是出门红。所说的书是《神册子》。（评书界的人，管说《封神榜》的，调侃儿叫《神册子》）。原有个老前辈叫王文和，是个六品领催，久说《卦神榜》，颇有叫座的魔力。李宝志说了《神册子》，王文和大受影响。好听《封神榜》的人们，都不听王文和，改听李宝志。玉广昆见徒弟挣了钱。百般勒索，挤得李宝志无法做艺，惹不起这位师父，就跳了门，另拜评书界名人程德印为师，改名李致清，与英致常、王致廉等为师兄。又学会了说《串花》（管说《济公传》调侃儿叫《串花》）。学济公时，姿态逼真，听书的人们，都叫“济公李”。直到李致清大红大紫之后，有东城的连某，喜爱评书，投在玉广昆门下为徒，艺名叫连宝志，专说《东汉》、《隋唐》、《五代残唐》、《飞龙传》。但未大红，仅能糊口而已。其弟亦拜玉广昆为徒，艺名叫连宝立，亦说那几部书。连宝志说了几年评书，艺术渐有进步。不料囊锥尚未脱颖，鼓了“夯儿”（江湖人管嗓子坏了，调侃叫“鼓了夯啦”），不能再说，回家养病，未愈而死。连宝立久在朝阳门外、花市、草市，讲演评书。其兄故后，几年的光景，他亦去了世。玉广昆这支儿，至到如今算断了门户了。

雁班子之江湖木

清末光绪年间，有河南巡抚某，因某案撻皇上之怒，将罪之，尚未降旨。某巡抚正欲运动。他闻有数十人，住于城外某寺中，皆是北京口音，但深居不出，疑是朝中遣使来调查其事，合城官吏无不恐慌。祥符县知事，遣干役往寺前偷探来者是何人，究有何事。县役在门前，守候两日，不见有人出庙。一日清晨，见寺门忽开，有一太监手提浆壶而出。县役尾随其后，至北关酒肆中，见太监买酒毕，提壶出店。县役上前作揖施礼，说：“老爷来取酒么？”太监怒视不语，匆匆归庙。县役次日又见该太监提壶而出。县役奔至面前，说：“老爷将壶交给我，往酒店买酒。我可代劳，何必老爷前往。”太监起初不肯，经县役说之再三，太监才将壶交与县役，代为取酒。从此县役日日往代取酒。一日该太监自出，未携浆壶，县役随之，至酒店，见其自饮。县役亦进店就饮，随饮随谈，渐觉熟些。县役悄悄问道：“老爷至此，伺候何人？”太监说：“吾主乃端王之子，今上之大阿哥也。”县役又问道：“大阿哥乃国之储君，何至此？”太监说：“因你们本省巡抚，于某案得贿枉法，派吾主密来访察。如果是实，吾主归京，巡抚之罪，不容诛也。”县役大惊，太监说：“汝一人知之，不可泄漏于人，倘若泄漏，吾命难保，千万谨记！”县役容其归庙，疾行回衙，向县知事禀明，县官亦恐惧不安。未至两日，凡巡抚以下官员，尽知此事，众无计，惟有重贿，可免牵连之罪。皆具衣冠，往该寺拜谒大阿哥，车马轿辆，嚣喧寺外。叩不应，只听里面，“啪……”有鞭扑声、呼号声。久之，不见动静。门忽开放，有二护军校，抬一荆筐而出。筐内死尸一具，血肉模糊。县役追视，死者即与语之太监也。县役奔至知县前，将打死太监之事，又都禀明。众文武大惧，乘庙门未闭，进了山门，膝行而前。见一侍卫大臣，头戴秋帽，珊瑚顶，孔雀翎，黄马褂，方颐广额，精神百倍，美胡须，约四五十岁。他见众人来至，忙用手指台上坐着的少年说：“爷在此，可行礼。”众官拜见，但见少年，微欠身，小语数句。众文武听不清所说的话语。侍卫大臣向众文武说：“爷明日回京去。”众文武唯唯。至暮，巡抚遣心腹人至，献黄金万两，纳贿求免。次日天明，众官送行。大阿哥临行时，忽掷一纸于某巡抚，令回署再看。及至回衙，见巨幅大书“领谢”二字，始知受骗。遣人追赶，不及而还。此乃清末实事。清朝野史，有“插天飞骗财”，即是饰侍卫大臣之人。

我老云曾向江湖人探讨，“插天飞”等数十人组织的骗人团体，是否江湖伎俩？某江湖人说，那叫“雁班子”，又叫“雁尾子”（“尾”应该“以”声），是江湖上风、马、雁、雀四大生意之一。他们亦有掌穴的，当展点的，敲托的，其内幕情形，最为复杂，非局外可知也。插天飞即是掌穴的，某省人，某江湖总督同族者也。雁班子耳目灵通，专骗各省大吏。所骗之金银，数目之巨，亦骇人听闻。今年春季，平津有某人，诈称某军界之代表，向各方骗财，即风、马、雁、雀之江湖骗子，后竟被捕入狱中。江湖人说他是“独角雁尾”也。

江湖中之挑杯杯的

我老云因事赴济，在某市场见有一群人，约有三四十个，江湖人称为“小年子”。挤进去瞧瞧，见有年三十许男子，摆设地摊。摊上有铁匣一个，水壶一把，小酒壶八个，另外有黑色酒杯数十个，红色酒杯数十个，摊上有些个角票铜元。老云看着不懂，他这生意是卖什么的？挤在人群里不走，看他是在卖什么的。那摆摊的男子说：“众位，你看我这东西。”说着，用手指那红色酒杯，“是出在云南硃砂井，名字就叫‘硃砂杯’。这里头没有麝香、牛黄、狗宝，就有几十味药材炮制的。有什么药材哪？有沉香，有木瓜，有豆蔻，有丁香，有杜仲，有槟榔，有陈皮，有肉桂，有……偏方能治人病，草药气死名医。这个酒杯，又是个小玩艺，喝酒可以当做小酒杯。只要将酒倒在杯内，酒浸杯内，药性化开，和喝药酒一样，能治偏正头疼，风火牙疼，筋骨麻木，腰酸腿疼，心里膨闷，肚疼胀饱，打饱嗝，吐酸水，跑肚拉稀，红白痢疾。买我这个酒杯，倒酒喝，管保病好。这个酒杯，虫子不吃，臭虫不咬，搁不坏，放不烂，多时都能使用，花钱不多，治病不少。买到家去，行个方便，结个人缘。那位说，你这个硃砂杯卖多少钱一个哪？卖一毛钱一个。今天我初次来到贵宝地，我为传名，少要钱，多传名。这就是小不去大不来，名不去利不来。我卖一毛钱两个。有个小病吃了酒就病好，亦不用打针、拔罐子、贴膏药，连请先生带开方全都有了。哪位要，哪位说话。”他说着，伸手提起铁壶，往红黑酒杯里一倒，真奇怪，那硃砂杯的酒能变成黑颜色。那黑酒杯的酒，反成了红颜色。他说：“众位看见了没有？酒是白的，斟在红杯是黑颜色，斟在黑杯里是红颜色。那是酒浸药性发了，碰到硃砂就是红的。我这黑杯，要没有硃砂，怎么能红啊？这就是硃砂的力量变成红的。硃砂能定心神，避邪气。那红杯怎么能斟上酒变成为黑色？那是丁香、豆蔻的力量。丁香豆蔻能止呕吐、开胃口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就让大家尝尝，还说：“眼能观宝珠，嘴是试金石；真金不怕火炼，好货不怕试验，喝到嘴内尝尝滋味。”于是乎这个也喝，那个也喝，先尝后买知道好歹。就有些人，买那硃砂杯。我还觉着便宜，用一毛钱买了两个，一红一黑，带回家来，放一个多月，果然那东西没坏。我买了四两烧酒，斟在杯里喝点尝尝，不料我斟在杯内的酒，亦不黑，亦不红，还是白白的酒色，泡了一个多钟头，仍然是不变色，喝在口内一点药味都没有，还是烧酒味。我赌气了将杯摔碎。摔杯为计，使舌头舐了舐，还是没味儿。我虽不知道他那“底哨”是什么（江湖人管做东西的原料，调侃儿叫“底哨”，譬如膏药是油熬的，那油便是“底哨”），就知道“受了腥啦”（江湖人的调侃儿，管上了当叫“受了腥了”）。

我知道那卖药酒杯的是蒙人的生意了，便向江湖人探讨那是怎么回事。有个江湖人告诉我，那种生意叫挑杯杯的。他那酒杯斟上酒，黑杯酒色能红，红杯酒色能黑。不是杯的药色，是他们的“样色”（江湖人管使了手彩，调侃叫使道“样色”）。做这种生意，亦得投师，先学说话圆年子（围上人是圆年子），“屡年啃条子”（说病原，说病，调侃叫“屡年啃条子”），将那前棚钢口学会了，再学催啃的钢口（管推销货物，往外多卖东西，调侃叫“催啃”）。其啃钱多寡，由他的翻钢叠杵的本领而定。能多挣钱，都说：“他后棚的生意硬。”不能挣钱的，都说：“他后棚的生意软。”能圆年子屡条子，与钱无关要紧。在早年社会的风化不开，人物朴实，做这挑杯杯生意，都能蒙得住人，挣得了大钱。到了现在呀，人都精明了，信他们这一套

的很少了。干这种生意，仅仅能糊口，不能火穴大转，亦因时代落伍，受了淘汰了。我问过江湖人，挑杯杯的，斟酒变颜色的样色如何使法？江湖人说：“和变戏法一样，以能叫人看不透为妙。如若教人看破，调侃儿说‘泡了托’，亦算憨蠢哪！”

江湖中之老合

社会里的人士，蒙骗人的方法叫“生意”，又叫“卖当的”。凡是生意人，都是老合，有些半开眼的人，对于坤书馆、杂耍馆子，男女艺人，叫做“老合”，其实“老合”不止是他们。说起“老合”范围，是极其广大的，其系流派别，最为复杂。我老云所说的金、皮、彩、挂等门，与风、马、雁、雀四门，穷家门，骗术门等等的门户中的人，都算“老合”。“老合”们是跑腿的，天下各国，我国各省，都能去到，愈去的地方多，阅历愈深，知识愈大，到处受人欢迎。像已故的幻术大王韩秉谦，他到过外洋务各国、中国各省市、各商埠码头。走闯江湖的朋友，聊大天谈起他来，都称“韩秉谦才是个腿哪！”这样的称呼，在江湖中为至尊至荣，故此江湖人自称“我们是跑跑腿的”。我向江湖人探讨过多少次，他们江湖人群的名词的侃儿是否叫“老合”？江湖中老人说：“他们生意人，不论是金、皮、彩、挂、风、马、雁、雀，穷家门，只要是江湖人，都叫‘吃搁念的’。‘搁念’两字，是江湖人群名词的侃儿，与那国家、团体、学校、社会的名词儿是一样。吃搁念的某甲，与吃搁念的某乙，原不相识。两个人在一处遇见，谈起话来，只要彼此说：‘咱们都是老合，以后得多亲近。’甲乙二人，从此就能亲近。‘老合’两个字是搁念行里公名词的侃儿。”我向老江湖人问过，“老合”这句侃儿是怎么个意义？老江湖人说：“这句侃儿是很深奥的。凡是江湖人，若能按着这句话去做事，事事都成，按着这几句话去闯练，什么地方都走得通。”他说了个极小的故事教我悟解。我老云就由他一说这小故事，开了窍啦，成了半个老合（还没够整个的哪）。他说：“有个茶馆买卖不好，无人照顾，雇了个懂得江湖事的伙计。这个伙计姓王，他自称‘傻王’，可不傻，亦不装傻。他就在这茶馆里，运用‘老合’的方法。譬如有个茶座由外边走进茶馆来，手里拿个鼻烟壶，伙计给他沏壶茶，瞧见他将鼻烟壶儿放在了桌上。傻王一看这烟壶的成色，也就值个几毛钱，他张嘴就问：‘你这烟壶几块大洋买的？’这人说：‘才六毛钱买的。’傻王就失声说：‘真便宜！你真会买东西。李四爷前天花两块钱买了个烟壶，还不如你这个哪。’这个茶座，见伙计这样恭维他，心里觉得痛快，亦很喜欢傻王，天天不往别的茶馆去了，就专在傻王这里喝茶。其实他喝茶给水钱，擦脸给手巾把钱，这里亦不便宜，只因傻王会使老合方法，见物增价，捧人家捧对了，将主顾拉住了，买卖就能日日见好”。“死店活人开”，这句话诚然不假。我听他说，傻王能见物增价，感觉着心地能豁朗。他不止于学会见拿鼻烟壶的人使老合的手段，见了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迎合他人的心理，说话行事，碰着人的心眼。样样事办出来，教人喜欢。句句话说出来，教人可心。可与拍马屁的意思不同。千人所喜，准保发财。

某江湖人还说个小故事，他说：“有个茶馆，买卖很为发达。天天茶座拥拥挤挤，走了一拨，又来一拨。掌柜的与伙计闹了意见，将伙计辞退，另换一个伙计。这个伙计不会说话。有个茶座儿，桌上放个鼻烟壶，他瞧着亦就值个几毛钱，他问人家：‘你这个鼻烟壶，是多少钱买的？’人家说：‘一块大洋。’他把嘴一撇道：‘一块钱不值，你买贵了，简直上了当啦，你不会买东西。’这个茶座就瞪了他一眼。有个茶座儿说：‘伙计，你给拿个干净的茶壶。’他说：‘都干净。不干净谁使呀？’人家问他：‘水开吗？’他说：‘你不放心，自己上茶炉看去！’有人说：‘伙计，你很是忙啊！’

他说：‘不忙吃什么？’他句句话说出来，教人不痛快。大众给起个外号，叫‘撮劳’。一样花钱，哪个茶馆不能喝茶？谁跟他呕气？日子多了，是喝茶的都不来了。这个茶馆掌柜的觉悟，将他辞退。他还说：‘此处不养爷，还有养爷处’。”他说了这段小故事，我感觉了，觉着那里的人，都喜“老合”的顺情说好话，又觉着话是开心的钥匙。说话行事，要研究不好啊，一生的事业，绝不能发展。如若将这话的本领学了去，投入所好地行事，一生的事业，何愁不发展？“老合”的一举一动，不论遇见了什么样的人，亦能说得到一处，绝不能处处碰钉子。“老合”的意义，有多么伟大，非我一人所能道尽。我只知有官场中的“老合”，商家的“老台”，行伍中的“老合”，工匠中的“老合”，种庄稼的“老合”，读书中的“老合”，社会里处处都有“老合”。不过，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生旦净末丑，所扮的角儿不同就是了。“老合”的手段，很多很多的，只是一样，要学可不易。因为他们的手段是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的。有心领神会的聪明，管保样样能够学到。就是我老云，五十多岁了，明白些个江湖事儿。亦有些人，管我叫“江湖老合记者”呢。

江湖中之金、卖两门做变绝生意之内幕

在江湖中的金点，应以算卦相面、看风水批八字做生意，不应当带着卖药。挑将汉的先生们，应以治病卖药做生意，不应当带着算卦。否则金、卖相混，同道人必出头干涉，责以江湖乱道之罪，令其改悔。在清末的时候，治病大夫不论是否够格，随便挂牌行医，随便售药。患病之人稍有不慎，不是被庸医所害，就是被售药所误。有些卦馆，门前写着八个大字“圆光寻物，专打鬼胎”。不知内幕的都以为他们会圆光。丢了东西，圆光圆得出来，是何人偷去；“专打鬼胎”，是谁家有邪魔作祟，他们会捉妖（倒不是青石山，混元盒）。谁亦不注意这些事。社会里的事，真是奇怪。不拘什么买卖，只要有人做，立刻就有人照顾。当初我老云在学房读书，有某学友，他父亲就在××街开设命馆，门前立着“圆光寻物，专打鬼胎”的招牌。我时常找某学友，一同上学。他的父亲将我看成小孩子，不懂事儿，有什么事亦不避讳。有一次他的秘密之事，被我无意之中看个完完全全的。那天我还记得正下大雨，我找我学友上学，他父亲说：“今天下雨，不用上学了。你们在一起玩吧！”我们两个小孩就在里间屋内玩耍。工夫不大。从外边进来了一个人，约有二十多岁，穿着打扮像个仆人，长得相貌俊美已极。他进门就问：“先生，怎么打鬼胎呀？”先生说：“凡是姑娘受了邪魔外祟，不夫而孕就叫鬼胎。妇人的丈夫不在家。受了邪魔外祟，未与他丈夫交合受了孕，亦是鬼胎。这鬼胎要是不治，长成了形，生养下来，不定准是什么东西。不唯可怕，传说出去，亦真憨蠢。”那仆人说：“鬼胎怎么打法哪？”先生说：“我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极快当的法子是用针扎，我到你家去扎亦可。”那仆人直皱眉，说：“我们这是姑娘，她不能出来，亦不能到我家去扎针。先生，你还有别的法子没有哪？”先生说：“还有一种治法是吃药往下打。”那仆人说：“吃药往下打，倒是很好。是汤药还是丸药哪？”先生说：“丸药。”那仆人说：“丸药便利极了，费多少钱一付哪？”先生说：“一百五十两银子一付”。（我听着他说人。以为是穷疯了哪？）那仆人说，“这药怎么这么贵哪？”先生说：“这药里有上等的砂砂，一两二钱银子一钱。这里头有好麝香，叫“当门子麝”，每分卖二两四银子。就这两种药就贵极了，别的好药还有贵的哪！可是这药虽贵，有几样好处，吃下去人不受伤。一天工夫，准能把鬼胎打掉。”那仆人听了，亦觉着很喜欢，说：“吃下这药去，要是不灵验哪？”先生说：“不管事原钱退回。”那仆人就从腰中掏出一张银票，说：“先生，你给配这药吧。我留下五十两银票，当作定钱。明天我一定来取。那一百银子，我明天给你带来。”先生接过银票，问道：“你贵姓啊！”那仆人说：“我姓蒋。”说罢转身走了。他走了不大工夫，先生就将他儿子叫出来，说：“你快追那个买药的，在他后面跟着，瞧他进哪条胡同，进哪个门，然后你打听那门是谁住着，你再回来。”他儿子就追出去了，暗中随着那个仆人而去。先生的媳妇才四十多岁，专爱说话，他问先生：“那买药的人来了，你为什么说会扎针哪？”先生悦：“他来买药，一进门儿，我就看出他是个仆人。我说会扎针，往他家扎，是要到人家看看穷富。如若真阔，得多挣他的银子，他说不能往他家去扎，亦不能到我这里扎，我就猜着了，一定是他当仆人的，与他主人的姑娘小姐，通奸有染。他们的小姐，是大家之女，与仆人有私，焉敢教我进门呀？亦不能来呀。我猜着是仆人与小姐通奸有孕，就要他一百五十两。”他媳妇说：“这个仆人哪能花得起一百五十两银子啊？”

先生说：“你不懂。我用话探讨明白，是要他的‘水火簧’。”他媳妇问：“什么叫‘水火簧’？”先生说：“他要穷，就是水，我少要钱；他是阔，就是火，我就多要钱。我瞧这仆人，长得那么漂亮，穿得那么整齐，他主人家定是个阔家，我和他要一百五十两，他仆人哪有这些钱？这钱是他们小姐花的。我和他要一百五十两，他都没驳回。大约着花个几百银子亦花得起，我还要价要嫩了呢！”他媳妇说：“要嫩了怎么办哪？”先生说：“我有翻钢叠杆的法子，还能向他多要钱。这个点儿至少亦挣他几百两。”少时，他儿子回来，说他跟着那仆人，走在东四×条胡同，进了×宅了。先生听了，向他媳妇说：“×宅是个富户，这号买卖做下来，准够我们二年的花销。”他一家子有了这号买卖，欢喜得了不得。先生就提笔在手，开了两个药方，给他儿子五两银子，教往药铺配制此药。他儿子就邀了我一同前往。到了药铺，柜伙抓药，他贪玩耍，各处瞧着。我知道他那药方宝贵，我用铅笔抄写下来，是：“三棱、义术、水蛙、芒虫、乌头、附子、天雄、牛膝、意苡、蜈蚣、红花、大黄、芒硝、桃仁、杏仁、黄花、沉香、硃砂各等分，蜜制成丸，黄酒送下。其二是：皂角、细辛、肉桂、丁香各等分，共为细末，用葱捣泥如丸，绸子包裹，如核桃大小，纳阴座之。其绸上拴三股小线，坠铜钱三个。药铺伙计，将药包好，他儿子带回家去，配制去了。我自幼就喜爱谈奇说怪，见了他的事儿，我留心访查。果至天黑了，那仆人往他卦馆取药，先生说：“先将坐药用上，觉着有了动静就吃丸药。”那仆人就给了一百两的银票，持药而去。他拿走这药，有没有效力，不得而知。我有工夫，就往他家里去。恰巧第四天，我正在他家，和他儿子写字，温习功课。那仆人了，进门就作揖，说：“先生你这药真有效力，我来道谢”说着又给他五十两一张的银票。先生问他：“打下了鬼胎之后，人觉着怎么样哪？”那仆人说：“吃下药去肚腹疼痛难忍，还好，昨夜内胎就下来了。这两天病人周身软弱，不思饮食，心乱神昏。”先生说：“不好！还得配付产后的药吃，安神养血。若不吃药，恐有性命之忧。”那仆人害了怕，又问：“配这产后药得多少钱？”先生说：“这药倒不贵，才几两。最贵不过那避孕药，吃了下去管保男女交合，永不受孕。”那仆人听了，面上有了喜容，忙问：“那避孕的药，要配一付得用多少钱？”先生说：“二百多两。”那仆人说：“怎么这么贵哪？”先生说：“这种药里有避孕砂，出在南洋，贵重无比。二百多两，还是药的本钱，我还没赚呢。如若再赚你的，几千两、几万两还不止哪！”那仆人听完，由身上取出一对玉镯、两个戒指，说：“先生你看这些东西，能值几百两。你将他变卖了，连那产后的药一并配成，我后天来取。将来我还给你传名，重谢于你。”先生将东西收下，以后的情形如何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直到如今，我晓得社会的黑幕、江湖骗术，才知道那卦馆，江湖人调侃叫“金点坐子”。占卦相面批八字，是他的本等。带着卖药，调侃叫“枪里加鞭”专打鬼胎的生意，是做“变绝点儿”（江湖人管给人打胎，叫“变绝点”。这句侃儿是指着胎孩而言的。十月临盆小命一条，能够活的，他给胎死了，由活气变绝了）。走闯江湖的人们，对于骗取人的银钱，都不在乎。惟有做这变绝生意部不赞成，他们调侃儿说做那生意太“伤攒子”（江湖人管做缺德的事儿，调侃叫“伤攒子”。做亏心事亦叫“伤攒子”）。亦真是伤天害理太缺德。他们做这种生意，亦是瞧人下家伙，该卖一百绝不要五十。第一回的钱，叫“头道杆”，第二回的钱，叫“二道杆”。还有“三道杆”，

“四道杵”，最末一次叫“绝后杵”。有时扎胎，打胎，没弄好，弄出毛病来，遭了官司。骗财、害人二罪归一，饱尝铁窗之苦。做绝点的生意挣钱虽多，头顶着杀人的罪刑，亦不把牢。如今时代改变，有卫生当局，管理医生、药商，对于无执照售药的，无凭书行医的，取缔得很严。无论药馆、卦馆，都没有那打鬼胎的招牌了。可是凡是做这种变绝生意的，又花样翻新，另想招揽。这种生意的办法，他们在这包药的发票上，印着几个大字：“此药孕妇忌服”。如若有人问他，这药孕妇吃下去怎样？他们就能明白此人，欲买打胎的药物，于是施展他们的钢口。售以坠胎的药品。这“孕妇忌服”，就是做绝点生意的变相招牌。上年有段新闻：二十四年四月八日，西直门北关门牌×××号××堂××膏药铺，铺长×××，专做绝点，收手术费七八十元至一二百元，或为扎针，或为用药，收入极佳。所打下来的婴胎转售××院，每个得洋数十元，断送了无数小命。不料事机不密，被人告发了，被官署查抄，搜出了针药等物，并已焙干婴胎三具。那就是做绝点的报应到了时候，捉到官里去，饱尝铁窗风味。我说做这种生意，真伤攒子。不知社会人士作何感想，能否同情？从前的妇女有了私生子无处消灭，如今可容易极了，往病院里一住，费上几十洋元，可保平安无事。世风日下，四维不张，可发一叹！

江湖的骗术：倒票子

我老云有个朋友，在天津读书。现年二十四岁。他家住在乡间，是个土财主。他的父母就生他一个，娇生惯养，放纵成性。他叫孟学仁，读书倒没有什么成绩。你要问他天津影院共有多少家？谁家的片子好？他全知道。哪里有暗娼，哪里有赌局，他无不尽知。还有些个技能，吹打弹拉，样样能成。唱几句西皮二簧，很有点名伶的味儿。那位孟学仁，不住学校的宿舍，住在租界的旅馆内，花天酒地，任意而为，衣服阔绰，挥霍金钱，惹人注意。一日他早晨起来在院中漱口刷牙，隔壁的房中客人，亦在院中刷牙漱口，他见那人长得中等身材，白白的面庞，五官清秀，黑若漆刷的头发，留着美式的分头，穿着一身新做的西服，约有二十多岁。他与那人一对眼光，彼此点头。漱完了口，就谈起话来。那人说话是南方音，自称姓黄，双名子荣，是沪某洋行买办，到津来办私事。两个感情冲动，愈说愈投机，一同去吃饭洗澡，晚间嫖娼。黄子荣挥霍自如，金钱众多，较比孟学仁手中还富裕。他很羡慕黄某多资。有一天，两个人在旅店谈心，问孟某金钱，黄说，他有个朋友，专做假钞票，管保使用。此次北来，即是来找朋友更货二十万钞票，已然派人运往上海了。在天津再游玩个月，就回南方。孟问：“我要弄个几千元假钞票行不行呢？”黄说：“我的朋友尚有五千钞票，他不愿卖了，愿意自己使用。”孟说：“你替我疏通疏通，教他将那五千元的票子让给我得啦。”黄子荣说：“你明天听话，我给你问问。”说着由他身上取出五元一张的钞票，整整五张，交给孟学仁，教他出去试用，看看这假钞票能否受使。当日黄某去找他的朋友给他疏通事儿。孟学仁拿着二十五元假钞票（阅者注意，那二十五元票子是真的，他说是假的，故意冤孟某），到外边使去。看电影，又去听戏，以后到饭馆又吃饭。在他临外使时候，心里还觉着亏心，忐忑不安，及至花着受使，他胆量就壮起来。吃喝玩乐，花了一天，还剩回十几块现洋回来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天黑了，黄某回来，他问疏通得怎样？黄说他见了那人，商量此事，人家很不愿意卖。经他再三说情，人家才点头。可是他这票子都是五元一张，十元一张的，要五百元才肯卖哪，你能要吗？孟学仁说：“能要，我这柜上还存着六百多元哪。”黄某说，“你看样子不看？和我那东西一样。”孟说：“不用看了，我花着票子，很受使。”黄说：“你预备钱吧，我带你到他那里取货去。”孟说：“我这就到柜上提款去。”说着走出去，直奔柜房，由管帐的先生手内取出来五百元。回到屋中，黄说：“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，他教我们到他住的饭店里取货。”孟学仁就将五百元交给黄某。黄某查了查数目，装在一个皮包之内，携着出了旅馆，坐着洋车，去找那卖假钞票的。到了一家饭店里，走至×号房，有位客人长得又黑又胖，一望那样子，好像个大富贾，不像卖假票子的。三个人见了见，黄子荣指着孟学仁，向那人介绍道，“这就是我盟弟。你们两位，多亲多近。”那人与孟学仁握手行礼，然后落座，一方交款，一方取款。那人将五千元钞票，当面交付，孟学仁打开头一卷察看，刚看了两三张，忽听外边有人喊嚷“查店”，那人亦觉着不安，黄子荣以目示意，教他将票子收起来，孟学仁就不敢再看了，全都装在皮包之内。黄子荣向他说：“乘着查店的官人还没查这屋哪，赶紧回去，免得被官人查出来麻烦。”孟学仁就打了皮包，与黄子荣走出旅店，同乘洋车回归。及至他到自己的旅馆，那黄子荣没到。不知他什么时候岔了道了。到了屋中打开皮包，取出票子来，一看，只有头卷有

三张五元的钞票，余者尽是纸店里卖的鄂都省银行冥钞。孟学仁大惊。他再找那黄子荣啊，简直的没处找了。孟学仁受了骗，烦闷已极，见了谁，向谁提说此事。

我老云按着他受骗的情形，向江湖人打听是怎么回事，某江湖人说：“这种骗财的，调侃叫‘倒票子’。他们是十数人组成一帮，分住在旅馆饭店之内，有给他们当耳报神，专给他们把点的。

看着谁有钱，够上当的资格，就告诉他们的‘掌穴’的（帮头）。

掌穴的派他的羽党，做成圈套，设法骗财。他们亦是打走马穴，今日在东，明天在西，骗过了的地方，不敢再去，怕被骗的人撞见。这种骗人的生意是不能走‘回头穴’的（江湖人管去过的地方再去一趟，调侃叫‘回头穴’）。孟学仁受骗，不能怨做‘倒票子’的。是他贪便宜上当，教人家给冤了。”我老云尝说：人在社会里，只要是便宜不贪，就没当上，贪便宜才能受害。我写出这种倒票子的生意，将其黑幕揭穿，贡献于社会，使各界人士不能再受彼辈之骗，亦是我的爱护社会人士的好攒。

评书艺人刘荣安

刘荣安这个人，长得身躯矮小，好像《施公案》的灶王爷。他有位兄弟叫刘荣魁。会说“大瓦刀”（评书界的人管说《永庆升平》的，调侃儿叫“使大瓦刀的”，因是书之第一人物马成龙当过瓦匠，会使大瓦刀。在康熙私访月明楼时救过驾。故此他们评书界说人管《永庆升平》。调侃儿叫“大瓦刀”）。久在东三省，永不回平，他们昆仲都是饭馆跑堂的。因为嗜好评书，专爱听白静庭的《施公案》，他就说了评书。当他初次说书时，亦未拜认师父，在宣武门外，赁了个场子，贴报儿就说书。他那报上写的是：“刘海泉”，颇招评书界人不满。按着说评书的支派，那个刘海泉的“海”字，辈数最大。当初废清中叶时，有肇弘六者，是清室黄带子。按“弘”字辈，与乾隆帝一辈。他的艺名叫“肇海鸣”，专说《明英烈》，颇有声望。到了清末时，评书界中早没了弘字辈的艺人了。有人瞧见个票友下海的，敢贴报叫“刘海泉”，焉能愿意？就找了老说书的，去携他家伙（在早年说书的艺人，得有门户。如未拜师就说书，评书的人就能携）。“携”是个行话，携家伙时，是伸手将手中往醒木上一盖，小篋篋一扣，扇子往篋篋上一横。如若拜这师父，有门户说书的，不怕这个。他拿起扇子，说套词赞；拿起手巾，说套词赞；拿起篋篋，说套词赞；拍下子醒木，说完了词赞，照样说书。那来携的人，就没有办法，道句辛苦而去。如若不会说这几套词赞，就没有师父，没门户。那来携的人，就将扇与手巾、醒木以及所挣的钱拿走，并且还不教说了。那早年吃生意饭，没门户是不成的。到了如今，没门户的艺人，没有师父的艺人，很多很多。如若有人来携，和他打官司，法律上是不容许的，最轻亦得打个诈财的罪名。那刘海泉见有老说书的来了，他真伶俐，赶紧请安叫师爷。那老说书的被他恭维得不好发作，只说：“你赶紧找门户，认了师父再说。”他诺诺应声。从那天起他就不说了，亦见不着刘海泉的报于啦。他后来托人疏通，拜群福庆为师，艺名就叫“刘荣安”。他还是个大徒弟。师兄弟十数人，都叫他大师哥。他出艺虽早，口齿不大清楚，嗓音亦不大，说得又不精彩。三十年了，亦没成名。终日奔波。所挣的钱仅够衣食之用。艺人不能成名，亦是很多呀。

江湖中挑黄喙的骗术

我老云有个朋友，叫马文田，住在津埠某租界，家中颇有几十处房产。在这年月，他们吃瓦片的，每月收取租金，如同铁杆庄家一样，十数口人，衣食丰足，人间天堂，快乐无忧。不过我这位老弟，聪明过人，是亏不吃，是当不上，交际最广，哪界都有朋友，亦常给人调停个事。他的手眼通天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提起“马文田”三个字来，在民国初年的时候，几乎无人不知。那时候天津的西城根修电车道，修马路，已无江湖人了。地道还没有杂技场哪。露天市场，南有三不管，北有北开。走闯江湖的朋友，都在这两个地做生意，马文田有一种毛病，太不警人。他对于江湖的黑幕，知道不少，常在人群里熏生意，不是这当生意蒙人，就是那当生意骗人。日久天长，他得罪了不少朋友。有一天，他带着几百元钞票，往南市办事。走在翠柏村的南口，忽见对面来了一个人，穿章儿好像个仆人，满脸的愁容，透着又急又忙。见了马文田，向他问道：“这位先生，可曾看见有个姑娘，坐着洋车，拉着褥套，过去没有？”马某说：“没看见。”那个仆人急得直跺脚，眼泪在眼圈里直转。马君觉着这人必有紧急的事儿，忙问道：“朋友你有什么事至于这样着急？”这仆人见问，先往四下里看了看，然后悄悄说道：“我是当仆人的，吃长安路的饭有个十几年啦。我们主人是前清户部当差的，掌里银库，家中很阔。我将使唤丫头桂红拐出来，偷了些个珠宝，要往××地方将东西卖了，弄个安乐窝过快活的日子。我们怕有入追下来，商议好啦，分开了走。他在前边，我在后边。刚才我们下火车的时候，她坐着洋车，拉着东西，我在后边跟着。刚出站，我看见个熟人，怕露了破绽，我向桂红说：‘你先走×租界××客栈等我。’不料我到了栈房，伙计告诉我，她已经走了。我追了半天，亦没追上她。”说着说着，还急得了不得。马君说：“你这人真是死心眼，不会雇辆车追她吗？”这仆人说：“我没带着钱，钱都在她身上哪。我怕她上了火车，那可就糟了。”马君说：“你身上一点钱也没有吗？”这仆人说：“钱我倒没带，我带着点东西，可以变卖几个钱。”马君说：“你带的是什么东西？”这仆人说：“生金子。”马君说：“你掏出来我看看。”这仆人又向四下里看了看，由怀中掏出个绸子包儿，打开了。马君一看那包内黄澄澄的，净是生金子。他问道：“你要多少钱啊？”这仆人说：“四十多两，能值两千多块钱。”他们两人说着话，旁边又凑过来一个人，穿得很阔，像个富家翁的样子，说：“你们两位嘀咕什么？”这仆人又将他的来历说了一遍。那富翁说：“我看看你那货物。”这仆人打开包儿，教这人瞧看。这人说：“你这东西不假吗？”这个仆人由身掏出一个铜子，往那金子上一打，滋滋的直冒火星儿。那富家翁似的人说：“你有多少都卖给我吧。”这仆人说：“我有四十多两，能值两千多元，你都留下，给多少钱？”这富翁说：“我给你二百元。”这仆人说：“两千多元的东西你给我二百元，差得太多，我可不卖。”这富翁说：“你不卖，好吧，你在这等着我，我教你知道我的厉害。”说着匆匆而去。这仆人吓得揣起东西就要走，马君一把将他揪住，说：“你不能走，你要走，我叫官人把你押起来。你要好好的卖给我，咱们没事。”这仆人急道：“你给多少钱？”马君说：“我就带着三百五十元。你卖亦得卖，不卖亦得卖。要不然我教你遭官司”。吓得这仆人无法，十几包生金子都卖给他。拿着三百五十元一溜烟似的去了。马爷花了三百多块大洋，买了四十多两生金子，欢天喜地走回家去。到了家

中，将生金子都收起来，只拿着一包儿，往金店去看成色。他打开包儿，金店的伙计一看，就乐了。他说：“你看见好东西亦乐呀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乐的是你这东西。”马爷说：“我这东西怎样？”伙计说：“你说是什么东西？”马爷说：“生金子。”伙计笑道：“这是自然铜。你到了药铺去吧，一毛钱就买这一大包。”他这才知道上了当。又跑到药铺买了一角钱的自然铜，与自己买的生金子比了比，是一般不二。他至此才相信被人骗去几百元买了些自然铜，他焉能好受？要找那骗子，和他们打官司。他天天往各处去找，找了半个多月，亦没找着。日期久了，他的气就无形消灭了。

有一次我们两个遇见，在天祥商场，闲聊大天。他听人说我老云懂得江湖术，就将他花钱买自然铜被骗的事儿，向我说了一遍，问我这是什么生意？我说这卖假金子的，我还没见过，我亦不懂。我知道江湖中有卖假金子的事，就常向江湖人打听。有个老江湖人说：“卖假金子的行当，江湖人叫‘挑黄啃的’。”我问：“他们‘挑黄啃的’怎么骗人？”他说：“做‘挑黄啃’的生意，亦颇不易。他们亦有组织，至少亦得四五个人，多了十几个人。他们那装男仆人的，说行话叫‘掌买卖的’。得有把点、把杵、抛苏、亮托、换托五大本能，才能掌买卖哪！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把点’哪？”他说：“‘挑黄啃的’一帮人出来，都随着掌买卖的走，往各处行骗。至于谁像被骗的，谁够被骗的资格，全仗着掌买卖的人两只眼眼睛瞧人行事的本领如何了。他净瞧出谁能受骗来还不成，得有‘把杵’的特能那才成哪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把杵’哪？”他说：“掌买卖的，看着某人像个能被骗的，那人虽然愿意被骗，只因身上无财，亦是不成啊。他们的出奇本领是，只要和谁走对脸，往谁身上面一看，就能知道谁有钱无钱。可是他们这种‘把杵’的本领，与马贼‘把杵’不同。当初马贼在我国交通不便利的时代，专在大道上留神。如有发财回家的人，身上带着金银财物，步行是亦看双足，由脚印分轻重，扬士气知多寡。乘马而行，亦看马之四蹄，由蹄印的轻重，扬士气分多寡。唯有‘挑黄啃’的‘把杵’不是这样。是瞧人的面貌、神气，能看出来身上有无巨款。如若要骗这人时，得有发托卖像，会‘抛苏儿’为妙。”我问“什么叫‘抛苏儿’哪？”他说，“做生意骗人，亦要和逢场作戏一样，面貌上能够形容喜乐悲欢，‘挑黄啃’掌买卖的，向人假装问路，面上露出急忙惊恐之状，那就是他的‘发托卖像’，以假作真。最好的有能二目落泪的，行话叫‘抛苏’，形容好能使人相信，才上他们的当哪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亮托’哪？”他说：“那被骗之人，要看金子真假，他从怀中取出一包儿真的，教人看，那叫‘亮托’。”我问“什么叫‘换托’？”他说：“被骗之人，愿意要了，他将真的留下，换上自然铜，给了人家。在这一倒换之间，可以闹鬼，行话叫做‘换托’。”我问：“如今这做黄啃的生意，能有多少？”他说：“作那生意的，亦是打走马穴。今天在东，明天在西。骗了人立刻就走，不敢在一个地方不动，并且还得别回来。如能走回穴，碰上被骗之人，就得遭官司。挑黄啃的生意，在早年，以各大码头最多。现在因为时代变迁，多有改做‘倒页子说’。如若不改变，他们骗人方法，将来亦怕不灵了。”我听老江湖人将个中的情形说给我，才知道卖假金子的叫“挑黄啃”的生意。在我少年读书的时候，将开知识，就要将天下的事全都知道了。及至我在中国各省市云游了这三四十年，将社会里面的事，知道些个，才感觉着：天地之大，包藏最广。一个人的知识有限，天下事理无穷，非一人所能尽知。我是抱定宗旨，将我所闻所见的事，全部贡献到社会里，使人少受骗，不受宵

小之遇，即是老云，忠于社会人士之功。我的见解虽是这样，仍恐有人不原谅。讥我……。话虽如此，忠实人仍然是表示同情的。

江湖中挑沙子杵的生意

头几天大雨数日，暑气渐退，唤起游兴。往地安门外河沿什刹海，走在会贤堂饭庄东岸，望见了一群人，约有三十个，大家都直着眼睛，听当中那人说话。我老云亦站在外边听听。据中间那人说，他不是北京人，是来找他哥哥的。不料来得不巧，他扑了空啦。住店要店钱，吃饭要饭钱。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来到北平，举目无亲，人地两生，够多么困难，“我带着些高货，可是货要卖与识家，我卖给谁这高货？”他这样说着，我老云瞧他长得瘦小身躯，风吹日晒，黑黑的面皮，两个小眼睛很有精神。他穿的一身粗蓝布裤褂，手里拿着一个布包儿。他这套词儿，说完了再说，连着说了好几遍，没有人理他，忽见有个高身量，又白又胖的人，向他问道：“你这人卖的什么高货？打开了我们看，看看你的货，我们好买呀。包在包内，你净嚷高货，谁知道你卖的什么高货？真是‘怯杵’（北平的谚语，管乡下人叫‘怯杵’）。”那卖东西的说：“我这高货，打开不了，教你看你亦不懂。我卖的是‘活血珠’。”这人说：“我在北平跟过官，什么好东西我没见过？我见过‘守宫沙’、‘活血珠’，这东西贵重无比，没有地方买去。当初我们旧主人，有个二姨奶奶，得了干血癆，屡治无效。有个医生说：干血癆的病，有一种药能治，吃下去准好，叫‘活血珠’。那东西出在西藏，是多年的藏红花所出来的。前清的时候，有西藏进贡，来过这东西。现在哪买去？我们主人托朋友向王府里求了三颗。才吃下一颗去病就好啦。我瞧见过那‘活血珠’，亦就有绿豆粒大小，是紫红紫红的，透亮已极，可是轻极了，没分量，和琥珀一样，专治经血不调。妇人的血寒，到了经期，血分不至，或是赶前，或是错后。什么血崩、血闭、血瘀、干血癆、久不受孕，这‘活血珠’吃下去，能去瘀血，生新血，种胎生子；男子吃下去，能治肾寒，梦遗滑精。”那卖东西的人把左手的大拇指一挑道：“你这个人行家，眼是观宝珠，嘴是试金石，我遇见了识货的了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倒是打开叫我们看看哪。”他说：“你看完了，准能买我的东西吗？”这人说：“我看了你的东西，准要跟我说的一样，我就买你的。”这卖东西的人说：“我这东西不零卖，你要看中了，就都卖给你一个人。”这人说：“你死心眼，谁能都买啊？这又不是大米洋麦，买那些干吗？”卖东西的说：“你不都要，就不用看了。”旁边有个人答了碴啦，说：“你这人真糊涂，你打开教那一位先生看看，如果你卖的真是‘活血珠’，这位不能都留下，我们也能分着买你的，买了行个方便，结个人缘。”那卖东西的说：“我这东西，是不怕放着，搁几十年都不坏的。如若镶在戒指下，和那钻石一样。”说着便有四五个人直催他打开包儿。他慢慢的将包儿打开，大家一看他那包内，有七八十颗紫红紫红的珠子。他递给大家几颗，教大家观瞧。果然他那珠子，是没分量，和琥珀一样。那识货的人说：“你这东西真是‘活血珠’。卖多少钱一对哪？”他说：“我这东西都卖能值五百块钱。”那识货的人急了，说：“朋友，你这东西若遇见等着用的，多少钱都成。黄金有价，药无价。只是一样，在这你要那么贵，没人买，你包着他别卖，看着烙饼挨饿吗？”旁边的人都直劝他，贱着点卖，先有钱吃饭住店回家有盘费。劝了他好大半天，他才跺脚道：“既是众位好朋友劝我，我卖四毛钱一对，两毛钱一个。我可不都卖，只卖二十对，哪位要，哪位说话。过了二十对，再要买，我卖一块大洋，少了不卖。”于是就有好些人，争先恐后的抢着买。不到一刻钟，他就卖了好几块钱。在

他正卖的时候，东边有个山东人嚷：“我找巡警，和他们打官司，他骗我的钱财倒不要紧，吃下去教人难受，够多缺德！”有三四个人直劝他，说：“等他卖下钱来然后再找他。”及至他将钱卖到手，我老云在后跟着，他们一伙有五六个人，往一茶棚分钱去了。

我老云见了他们这种生意，有些像那做“老坎的挑生啃的”，向江湖人们探讨此事，据某江湖人说：“这卖‘活血珠’的人们，就是那假装南方人卖药。做‘老坎’的，是那假装外省人‘挑牛啃’的。因为他们卖的那紫金果、川丁香都熏黑了，被冤的人多了，再照那法子去冤人，就不容易了。他们改变了方法，不卖紫金果，不卖川丁香，改卖‘活血珠’了。”我问：“那假装投亲不遇，卖‘活血珠’的人，是干嘛的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那个人说行话，叫‘扒包的’。”我问：“他们那贴靴的人，帮腔作势，随声附和，是干嘛的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那些人说话叫‘敲托的’。”我问：“他们那‘活血珠’，说行话叫什么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他们管那东西叫‘底啃’。”我问：“那‘底啃’是什么东西做的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他们那东西，是用化学方法制造的。有一种药品叫‘小灵丹’，那小灵丹是一种丹药。用个破灯台，点着了火，上边烧药，将药炼成了，如同一盏红玻璃灯一样，用锤砸下来，一块一块，好像红玻璃，又红又亮。要研为细末，用枣泥为丸，专治各种寒症，效力很大。就是阴寒，吃下去亦能准好。他们挑‘活血珠’的生意人，将那像玻璃块的小灵丹买了来，用个碗用点烧酒，使洋火点着了，使个竹子夹着小灵丹，往火笛上烧，如同拉胡琴的烧松香一样，往下滴滴珠儿，将那烧化了流下来的珠儿，滴在棉花内，就像绿豆大小，又红又亮，如同红珠子一样。一般江湖人管这种东西，叫做‘沙子杵儿’。使这种沙子杵儿做生意，必须换出大钱来才能成哪。可是不能轻售的。如今做老坎的人们，挑生啃的人们，做成了这沙子杵儿，当‘活血珠’卖，亦是坏了江湖人的事儿。”我问：“怎么怎么坏了江湖人事哪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如若江湖人向受骗者说他们有贵重的药品，能治……，那人亦愿受骗了。及至将价钱讲妥了，是多少元钱，将沙子杵取出来，那被骗的人，若见过这种东西，他一定说‘就是这个呀，我在什刹海买过，叫做‘活血珠’，才四毛钱一对。你卖我几十元哪，我不要了。这沙子杵儿，不是普通的东西，如若卖糖豆儿一样，到处皆是，社会的人士，都认识了。江湖人再把它当妇女守节的守宫沙卖几十元哪，谁亦不要了。这就是生意人坏了生意人的事儿。”我问：“他们坏了江湖人的事，江湖人有办法没有哪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若在早年，就去个江湖人，和他们讲理，他们就不敢卖‘活血珠’了。到了如今可没有办法的，江湖乱道，谁来守规矩？江湖人的规律，亦不能讲了。”我听江湖人所说，才知道卖“活血珠”的生意，卖的是沙子杵儿，是江湖人乱道的事。望社会里人士，扩大宣传，都别上他们的当，别买那“活血珠儿”，以免被骗。

江湖中铤幅子的

我老云虽然卖稿为生。每日埋头书案，当刷子匠。有了闲工夫，就到外面去游逛。什么东安市场，西单商场，天桥儿，什刹海，时常的巡礼。有那又便宜又贱的胶皮车，花个几十枚就能转半个北平。每逢洋车走到前门里外、西河沿、王府井大街、霞公府、西单牌楼北边，都有那撒传单追着往洋车上铤。所撒的传单，不是卖药的，就是相面的。天桥儿亦有这种撒传单的。我问某江湖人，他们这撒传单的人，按江湖事说是干嘛的？某江湖人说：“他们这种人，说行活叫‘铤幅子的’。铤幅子的人，都是欲做江湖事，知识聪明不足，才给人撒传单。管那传单，调侃儿叫‘幅子’，管撒去，调侃儿叫‘铤’。他们这行人，本领亦分高低。有本领的，给相士们撒传单，挣了钱，三七分钱，二八分钱；本领弱的，撒一天传单，挣三四角钱。行家雇撒传单的，花钱虽多，拿出去一千张传单，准撒给一千人，多少亦有点效力；力笨雇撒传单的，花钱可是少些，拿出去一千张传单，撒不了三二十张，剩下的都论斤卖了，包花生仁了。指望传单发生效力，哪不是做梦吗？有本领撒传单的，拿出去传单，不能遇见人就给，他们亦有诀窍：哑巴不给，瞎子不给，拉洋车的不给，卖苦力的不给，外国人不给，蒙古人不给，穿的衣服太穷的不给。这些人都不能到旅馆花钱相面，给他们传单，亦是白糟践东西。他们撒传单的，每逢要给谁一张传单，得瞧着给谁，不白给，有几成儿，能照顾他们，才成哪。撒的传单不多，见的生意不少，那才是铤幅子，有把点的本领哪。可是有本领的铤幅子的人，都不挣死工钱。要说三四角一天，他们是不干的。和先生挣了钱三七分帐，少了一天挣个块钱里外，多了三二元。可是相面的先生是有经验的，都愿三七下帐。雇有本领的人撒传单，钱虽多花，挣的还多哪。他有时撒传单，不把字露出来，把没有字的背面给人看。”我因这事向他问过：“你们为什么撒传单反着给人家呢？”他们说：“一般的人因为了然传单是宣传品，看一眼就扔了，甚至于还有不看的。我们反着递给他，他不知道是什么，无论如何，亦得看看。只要他看，就许触动他的心机，照顾一下子。反着传递给人，是教人非看看不可。这种作用，非是久惯铤幅子的才能这样哪。”我听他们所说，才明白个中的用意。可见社会里的事，不管哪行亦有研究。若像绸缎店的徒弟，出来撒传单哪，看见人就给一张，简直是白搭，哪能有宣传的效力？我老云对于江湖中铤幅子的人们是佩服的。他们是有经验阅历，不是白挣钱，不管东家赔赚的。

江湖中做平的生意

本年七月二十七日报纸新闻中，登有指医骗财的新闻：“东安门内河沿五十三号住户陈王氏，年五十许，北平人，家道小康。近因患病，久不告痊，是日下午一时许，有一某甲年约三十余岁，面长黄白脸，留平头，戴美式草帽，穿蓝纺绸大褂，冒称陈姓亲戚代请他来看病。陈氏当令其诊视，旋谓病不甚重，是他医将药用错。但气已弱，不宜再服汤药，伊可代配丸药，服下去可保安全。陈氏欲送车费，某甲称有令亲介绍，何敢收钱？陈氏以值此炎暑，颇不自安。某甲最后三，请将制药费赐下。陈氏询问需款若干？某甲说药资无几，收十五元即可。陈氏处此局势，只可付洋十五元。某甲走去时，并云三、二日可送药来。后陈氏到她亲戚家探问，并无此事，始知被骗。呈报官署，请缉骗匪云。”

我老云看见了这条新闻，认为是骗匪骗财。不料日前与某江湖人谈及此事，某江湖人说：“这亦是一种江湖术，做这种生意的，说行话叫‘做平的’。他们的组织，亦是好几个人，分为‘掌穴的’，‘做使托的’。那使托的，每天专在各洋药房、各医院、各有名的中药商店，刺探病家的状况。或装作购药，与抓药之人闲谈。说：‘你这是给什么人抓药啊？’抓药的人随口答应说：‘这是给我们太太抓的药。’他必问得的是什么病，有多少日了，请过几位医生。抓药的人，不知他们是骗子手的踩盘子的伙计，无意之中，将病家的事，全都说出。他们听着病家是有钱的富户，就要入手。再进一步，向抓药人要要簧头，问：‘你太太的病，这些日子亦不好，他们亲戚就不给荐个高明先生吗？’抓药的人，说他们亲戚倒有，在某处，做什么事，倒是没给荐过先生。他们将病家的情形刺探明白，再看那药方，如今医生开的药方，都很详细，病人是男性，是女性，多大岁数，住在什么地方，他们都记住了。回去见了掌穴的说明了，那掌穴的就装是个医生，提着皮包，往病家去骗财。他的羽党们不在中西药店刺探事儿，就往各大医院，买个挂号牌子，假装有病，在医院的诊室内与病人们假作闲谈，暗着刺探病人家中的状况，能否骗财。如若觉着哪家可骗，就回去向掌穴的说明，掌穴的就敢至某家去骗财。做平的这种生意，挣钱多少，全看他们掌穴的本领高低。本领最大的，得有胆量。胆子有多大，就能骗多少钱。”

天津南市三不管露天市场

凡是到过天津的人，都知道有处三不管儿。外省人没到过天津，也听人说过三不管儿可逛。那里最热闹，说得天花乱坠，教到不了的人，闻香不到口，不知这三不管怎么热闹哪！我老云每逢路过天津时，必到三不管儿兜个圈儿，把我所闻所见的写出来，将那天津平民娱乐场，江湖人的根据地，介绍于阅者。

三不管那个地方，说起发达来，为我华北第一。可不是热闹第一，亦不是好的第一。在我幼年的时候（时在清末），到过一次天津。那三不管儿一带，净是水坑，又深又大，较比北平的什刹海还大些，可是不如什刹海清洁。坑的西北，有一遍热闹场，坑内净是小船，供游人往来乘坐。每至深夜，船上有乘客，或二或五。一人弹弦，一人敲打茶杯。二人对唱靠山调的小曲。什么《从良后悔》、《杈杆打忘八》，使人听了能感觉那真是天津的土产，地道的天津味儿。我向本地人问过那个地方为什么叫“三不管？”据他们说，那地方离着外国租界很近，外国人对于那里是不管的；市政当局知道那里是臭水坑子，是垃圾堆，不大注意，亦不管；县署因为那地方的界限，属于市政所辖，他们亦不管。故此那个地方叫做“三不管”。是与不是，亦不敢断定。不过他是那么说，我是这么讲。这个三不管，究属在什么地方哪？以天津的四马路说吧，在满清时代，马路是天津县的城墙，拆去了之后，修成了四大马路。那四大马路之内，算是中心地。三不管在南马路之南。所隔的不到半里路，有清室某大官员，在那里用土垫坑，建民房，设立房产公司。直到民初时代，算是三不管将发达的时期。那大空场儿之大，为历来所未有。往西至南关下头，往南至海光寺，往东到日租界西边，往北到南马路以南，较比北平的天桥，大有三分之一。最多的玩艺，是小戏棚子。或用席搭成圈，里面唱的是《算粮登殿》、《杀狗劝妻》、《翠屏山》、《金水桥》等山西梆子。破锣破鼓破行头，在外边把门要钱。坎子上的朋友，威威武武，连喊带嚷，很是怕人。可是个个小戏棚内，都拥挤不动。虽然零打钱，不卖票，较比到大戏园子买票，花的钱更多。贪贱吃穷人，是其时也。卖碎布头的摊子，一家挨一家，以白傻子吆喝最出奇，连说带唱，卖布饶布头，为历来所未有。都说他卖的是布铺剩下的碎布头儿，我可看他整匹的布，一块一块扯碎了，冤那“老赶”（北平管那乡下人叫“怯杓”，又叫“白帽子”，天津叫“老赶”）。其实买到家去一算计，买得更贵。到了他摊前一站，听他的钢口一卖弄，全都瞧着便宜。卖布使老合的圆子年、卖钢口、亮托、迷魂掌，就是那地方。赶上那年月（如今可不成了）。到了民国十年前后，我老云逛起三不管来，能够天天去，逛个一个多月亦不腻。各种杂技，各样生意，各大戏棚，应有尽有，无一不全。那坑可垫的都没了，完全是平川地。翠柏村、德美后、土娼乐户，无不利市十倍。由南马路往南，有地皮就盖房，直盖出好几里去，成了好几道繁华热闹的道路。由南门往东，第一是荣业大街，第二是东兴大街，第三是广兴大街。电影院、戏园子、医院、澡堂子、照相馆、落子馆，是一家挨着一家。北平的天桥是白天热闹，夜内没有人。天津的三不管，夜如昼，各有不同的热闹。在那个时候，江湖艺人，不论是做什么生意的，亦都发达。个个得意洋洋，金、皮、彩、挂，评、团、调、柳，跑马戏的，玩腥棚，弄戏头棚的，挑拱页子的，挑转枝子的，卖大堆的，挑里腥嘴子的，晃条儿的，摇会，挑里腥衫的，挑水滚子的，挑里腥光子的，做四

平年子的，做骑磨的，撒小帖子的，做大票的，搬柴的，镶牙的，真是一支秃笔，写之不尽，说之不完。这样说阅者似有不能了解的，请诸君别忙，容我把这些江湖事，一样样，一桩桩的都说出来，管保诸君瞧着有茶余酒后谈天的话料儿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我先说各样的玩艺，第一先说：

三不管中挑将汗的生意

在民初的那几年，三不管有个打弹弓、卖大力丸的，叫高凤山。天津是个水旱码头，中外洋行林立，外洋的货物，都在那里装卸，脚行都很发达。各省的人们，出外谋生，到了天津，不怕没有亲可投，只要有膀子力气，水码头去扛大个，旱码头火车站，卖点气力，当时就能挣钱，可算是华北的农工商业交货场，劳动区域。一般劳动的人，都不能比阔老少爷、太太小姐。高尚娱乐，贵族化的消遣处，不能去，都常逛那平民化露天市场，伟大的三不管！他们劳动人，热天不能怕热，冬天不能怕冷。有力气能挣钱，身体多强壮，亦容易受外感。如若筋骨疼痛，风寒麻木，立刻就不能挣钱。虽然有病，不敢叫阔医生、大医院诊治，都找那打弹弓的高凤山，买那大力丸。花钱不多，吃了就好。所以一般劳动人，有了病，都找他去治。江湖人管他那生意，调侃叫“挑将汗的”。每天能来个五、六元钱，高凤山的收入，亦甚可观。到了民国五、六年间，三不管又来了一位沧州卖艺的。长得身体魁梧，头大项短、肚大腰圆、大脸盘、重眉毛、大眼睛、高颧骨、大嘴岔，说话声音宏亮。他那人样，就很“压点”（江湖人如若长得相貌好，气度惊人，调侃叫“压点”）。他往场内一站，几句话，就能圆上年子。前棚的本领，他练趟单刀、七节鞭，教挂子行的人看见（凡是练武的人，都是挂子行）“还不理腥”（江湖人管不假，调侃叫“不里腥”），真是“尖挂子”（江湖人管有真功夫的把式，调侃叫“尖挂子”）。他要“屡起年啃条子”，还真有包袱（江湖人管他们向场外的观众，讲说病原，调侃叫“屡年啃条子”）。那年啃条子很多，我说出一个，阅者便能了然。他说：“大力丸能治腰疼。可是腰疼不一样，有受了寒的腰疼，有血脉不周流的腰疼，有闪腰岔气的腰疼，有房事过度，肾虚的腰疼。哪位说什么叫受了寒的腰疼？告诉你，着了凉就重，出点汗就轻，那是受了寒的腰疼。什么叫血脉不周流的腰疼？告诉你，坐着疼，躺着疼，起来活动活动就不疼了，那就是血脉不周流的腰疼。不使劲不疼，一用力就疼，那就是闪腰岔气的腰疼。如若咳嗽不敢使劲，眼前净冒金星，酸疼酸疼，那是卖煎饼的说睡语“贫”（与“摊”同义）

多了，往前使劲大发了。我这里不治”。像这样说，就算是腰疼的年条子啃。其余的头疼、腿疼、膀了疼等症，都有年啃条子。其中的意义，与上论的相同。他随说随着抓眼，能把大家逗乐了。调侃儿叫“抖包袱”。他有这几样能为，大受劳动人的欢迎。他往下“催啃”（江湖人管当场售货，能够多卖，推销的力量好，调侃叫“能催啃”），“夯头亦好”（即是嗓音好），“碟子亦正”（即是口音清楚），做了不到一年，就“响了万”啦（成了名，江湖人调侃叫“响了万”）。凡是逛三不管的人，都知道有个沧洲卖大力丸的“高大怔”。他的收入每天能一二十元。高凤山的生意，大受影响，日日衰落。他那人亦好，有气性，改了行。将汗不挑了，投个师父，改说评书。这些年三不管挑将汗的就是高大怔“活穴大转了”（江湖人管发达了，调侃叫“活穴大转”）。江湖人要想活穴，净仗着本领不成，还得相貌好，能够惊人。社会里的百行人，亦是如此啊。

据我老云，闯荡江湖，走了十几省，见过许多打把式卖艺的，都是“搪控不搪相”（江湖人管外行人调侃叫“控子”，管行家叫“相家”）。外行人看着两个人打对子，火火炽炽，就给钱。真行家看了，说：“他们是腥挂子”（江湖人管假把式叫‘腥卦子’）。唯有霸州李（他姓李，是霸州人。

各省人敬他，都叫他“霸州李”）所练的把式，一点不里腥（一点不假），纯粹是尖挂子。上海、大连这两个码头，老汪家（江湖人管老大们，调侃叫“老汪家”）都捧他。凡是江湖中的人，提起霸州李来，全说“那是尖挂子”。他在清末民初时候，曾到北平，同又说评书、又练挂的沈岚俊，在东安市场撂场子。因为没活穴，他又走外码头去了。可是霸州李到了天津，在三不管不“打清挂子”（净练把式要钱，不把药，江湖人调侃叫“打清挂子”）只挑将汗。因为他的人样子不如高大怔，生意亦不如老高。他们还是亲师兄弟哪。所以我说，社会里的人，向来是认假不认真。有多好的本领，亦不如相貌惊人。从古至今，有多少能人，都是受这种制约未能发达。不怪刘备见了庞统，轻视于他呀！

三不管中做大票的生意

在民国十五年，我赴津有事，住在荣华大街南头普通客栈之内。有个福州的乡亲李君，住南关外下关×安客栈，我常去看他。那客栈是三层院子。在西院挂着个黑漆金字牌子，上边的金字是“军医朱洞×”。我见往他那里求药治病的，来得很多，一拨接一拨。据李君说：“这位朱医官，是位大慈善家。他这里治病不要钱，白看病不算，格外可怜穷人，还给药吃，亦不要钱。不论内外两科，花柳病、妇人科、小儿科的病，治一个好一个。现在他这名誉可大了，无人不知。”我这人向来遇事多疑。我问李君：“他在栈房住几间哪？”李君说：“十二间。”我问：“十二间房每天多少钱哪？”李君说：“每间五角，十二间六元。他包了西院，是每天五元钱。”我问：“他用着多少人哪？”李君说：“两个助理医生，一个看护，一个药剂师，四个听差的，一个车夫，大约有十几个人。”我觉得他那十几个人，连住店带吃饭，哪天亦得十几元的。要连穿衣服、药费、听差的车夫薪水都算上，哪天都得几十元的费用。

那位朱医官，有这个举动，这个慈善行为，家中得有多大产业，才能够这样行善。他为什么不在本乡行善，来到天津，住客栈哪？他为什么不赁房，开医院，而住栈房，多花钱哪。愈想愈可疑，愈想他的疑问愈多。我猜想之际，李君又向我说：“这位朱医官，手术最妙。不管是什么病，都能手到病除。你要不信，你去看看。”我说：“往哪里去看？”李君说：“他每逢星期日，在三不管去治病。”我问：“在三不管什么地方哪？”李君说：“在天乐戏园子西南，黄福才的书场后边。”我听他所说，记在心内。到了星期日那天，早早吃完饭，到三不管，去请朱医官舍药治病。

我到了三不管，果然瞧见黄福才的书场后，有个大布棚，棚底下有三张桌子，四围有几条长凳。虽是夏天，有人用喷壶将地洒湿了，十分凉爽。场内有三个人，都在三十岁，大褂外边罩着白围裙，胳膊上套着白布袖口，正往桌设摆东西。接连不断，有些个病人，都来等候朱医官治病。我往桌上一看，那上边放着全分的西医生使用的西洋外科家具等。耳撑子、嘴撑子、鼻撑子、肛门撑子、阴门撑子、听病袋、反光镜、小便探管、抽水管、大小各样刀子、剪子、缝针，这些东西，电光镀的，耀眼争光，夺人二目。还有十几个玻璃盘，十几个洋瓶子，内里是装药水、药面子，有几卷药布、洋纸、棉纸。他们这里一样样摆完，又摆上四个大玻璃镜框，内里有“××军医官执文凭”、“××市的证书”我看他这些东西，就值个几百元。那执照文凭证书，亦都惊人。及至我看完了，那棚底下的人，围了个风雨不透。足有百数人，都谈谈论论。我听了听，都是说朱医官手术好、药亦好，手到病除。我等了会儿，就见西面的人，往外一闪，说，“朱医官来了。”我往西边一看，来了一辆新式的胶皮车，车上头有四支电灯（可没点着），双脚铃。那车夫穿着一身绸子裤褂，正在年青。那车上坐着的人，戴着一顶巴拿马的草帽，白夏布大褂，青绮霞纱的马褂，青缎坤鞋，金丝腿的眼镜。这人坐车来到，透着精神。车到棚底下，朱医官下了车，走进场内。我仔细一看，他长得约有三十几岁，白胖白胖的面，黑漆似的二道眉毛，双眼皮大眼睛，高鼻梁儿，四字口，两撇胡子，向嘴上撇着，笑容可掬，很像个大医生。军医官的派头，他往场内一站，那四面围着的人，都直鼓掌欢迎。少时，他向四面的人，先不治病，先说了一遍冠冕堂皇的慈善话，然后他说：“凡是有病的

人，都在凳上坐着等候。没有病的人，对不起，请你们原谅病人，给病人坐着，退在凳外，看热闹吧。”他这话真灵，那没病的人，全都站起来。退在凳外，凳上坐着的净是病人啦。他将马褂夏布大褂脱去，剩下一身短衣。由西问起，他向头一个病人道：“你得的是什么病哪？”这个病人约有四十多岁，两只眼睛闭着，说：“先生，我得的先是气火眼，闹了二十多年了，始终亦没治好，现在成了气火矇啦。求你行好给我治治吧。”朱医官就在桌上，拿起的家具，给这人眼上抹了点药棉子，以后朱医官说：“你先闭上眼睛，不要动，不到一个钟头，管保那药力行开了，当时把那矇给你治下来，能教你看见东西。”这个病人就闭上眼睛不动，等那药力行开了，好把病治好了。朱医官又向第二个病人问：“你得的是什么病哪？”这个人说：“我得的是牙疼。”说着将嘴张开了，教他瞧瞧。朱医官问道：“你这牙疼了多少天哪？”这人道：“七八天了，药亦上了不少，始终亦没见效。”朱医官说：“你这牙是虫食牙，火太大了，又得给你止疼，又得给你将虫治出，才能去根。”这个人说：“先生你行好吧，我这牙疼起来，扯的半个脸都不好受。牙疼虽不算病，疼起来真要命。”朱医官在桌上拿起来一个注射药针，在药水瓶内吸进点药水，教他把嘴张开，用药针往他的牙床上一扎，将药水打进去，然后抽出注射针来，向那人问道：“你这牙还疼不疼？”这人面上露出喜容，站将起来，立刻作揖，说：“先生你这药真好，打上就不疼了。”朱医官说：“我再给你上了药棉，管保一袋烟的工夫，那虫子全都出来。”说着用个药勺，往瓶子内弄了点药棉，往他的嘴内上好，教那病人张着嘴，往外流哈拉子。他又问第三个人：“你得的是什么病哪？”这个人说：“我得的是恶性疮。”说着将左腿的裤子往上一提，露出他那左腿来。在腿肚子上，有像核桃般大的疮。那疮口张着，往外流脓。朱医官说：“你这疮我给你将毒水去尽了，烂肉亦去掉啦！净下好肉牙儿，我再给你上点生肌长肉的药，不出七天，教你复旧如初。”这人喜欢已极。他将注射针拿起来，又由药瓶内吸了点药水，往那人的腿上打了一针，然后用刀子，往那人腿上刚割烂肉。那人亦不觉疼痛。观众都佩服他那药的力量。割完了，又用胶皮水激子，使药水一洗，洗完了，他问道：“疼不疼啊？”这人道：“不疼。”朱医官说：“再给你上些生肌长肉的药，就好了。”说着又给往疮口内，上点药膏。他往旁一闪，那听差的，就给他用药棉花堵住，用巾一缠，手术敏捷，很是利落。我老云看着他又奔过那第一个病人去，教他仰起头来，用个钳子，去取那眼内的气火矇。他用手一翻那人的眼皮，右手用钳，将矇夹住，慢慢的往下扯，随扯教那人随着咳嗽，不大功夫，将矇取下来。他问道：“你这矇治下来，你看得见东西，看不见哪？”这个人说：“看得见了。”朱医官伸左手的三个手指头，向他问道：“这是几个？”病人道：“三个手指头。”他又改了一个手指头，向病人问道：“这是几个？”那人道：“一个指头。”这时候围着看的人，全都拍巴掌，鼓掌喝彩。朱医官向这害眼的病人说：“你这眼睛好了一只还有一只。因为今天来的病人太多，时间宝贵，不能再给你治了，你得到明天，去往栈房找我，再给你治那只眼睛。”说着话递给他一张传单，说：“这传单上有我的住址，你按这上面的住址去找吧。”这病人接过传单去，点头应允。朱医官又给别人看病。我老云看了六个钟头，见他治了三十多个病人。不论是什么病，轻者当时就好，手到病除。病重的当时见效。可是当时见效的病人，又分两种：寒苦的他倒给包药，或吃或上，按症施用，分文不要，管保病好，不必再来；阔的病人，他给张传单，教他按那传单上

的住址，去找他再治。我对于这有钱的人，找他再治，很是怀疑，总怕他有敲诈的行为。我又看到他都给人治完了病。围着的人，全都不走。朱医官他又向大家说：“我是咱们直隶的人，家中有十几顷地。我父亲自四十五岁得病，得的是疮痍。病了几年，花了几千块钱，亦没有治好，感觉医生虽多，净是庸医。病人的痛苦，花钱误人，有冤无处诉，才教我入医学校读书，出洋留学，学习为医。费了十数年的光阴，在中外医学校毕业，学成了中西医术，内外两科、妇人科、小儿科、咽喉科、眼科、花柳科，全都能成。年前归国，奉我母亲之命，施医三年，积德行善。过了三年之后，才准要钱。我因天津这个地方，是个水旱码头，中外人士，华洋杂处，什么人都有，才到这里施治传名。暂时不能设立医院，先在南关下头客栈内，立个临时诊疗院。等到过了三年，我再设立医院。如今是白治病，不要钱。不论哪界人，要是有病，不论是轻是重，只管到栈房内找我，我都能给治好。可是有几种病别找我。都是什么病哪？瞳仁散光，瞳仁反背，这样的眼病我不治。男女有得臃症的，七日管好。亦有五样治不好，哪五样膨症治不好哪？男子得了膨症，从眼泡肿起，要是往下肿，肿到两只脚上，就治不好了。那叫‘穿靴’。女人得了膨症，要是脚上肿起，肿到眼泡上，就治不好了，那叫‘戴帽’。若是周身全肿，肚脐眼亦肿起来，亦治不好了。那叫‘绝症’。如若得了臃症的男子，身上肿了，用手去按，若是按了深坑，鼓不起来，亦治不好了，那叫‘绝症’。若是男子得了臃症，夜内滑精，亦治不好了，那叫‘绝症’。”他一样样的讲说，将各科共有多少绝症，全都说出来。然后又向围着的人说：“只要是有病之人，得的不是绝症，我就能治。按着传单的地址，找了我去，总能设法教人病好。”他说完了，又散了百十多张传单，才出了场子，上车回店。那听差的人们，慢慢的收捡东西。我亦往回走，一路之上，就听三不管的江湖朋友，对于朱医官，议论纷纷，还有骂他的。据他们说“金点的生意，怕带子金；汉门的生意，怕大票。票票神仙都来到，受骗的人还少得了吗？”我老云原就疑惑他们是骗局，听了这江湖人的话，更知道是骗人的了。我有心向这种生意探讨他们的内幕。每天必到他们的栈房看看他们施治情形如何。

有一天，我到栈房，见门内院内吵吵嚷嚷，好像有人打架。我向店里伙计问是什么事争吵。据伙计说：“是做大的生意，出了鼓啦。”我听了这话不懂，向他问是什么话，他说：“这是江湖侃儿。施药治病，冤人骗财的生意，行话叫做“大票”的，他们骗人家的钱财，人家醒悟了，找来不依，要和他们打官司，调侃叫‘出了鼓啦’。”我听店家所说，知道朱医官做的是“大票”。我就尝向江湖人探讨“做大票”的生意，是怎么回事？有好些个江湖人都不知道，说那生意，是汉门里最大的生意，内中的秘密不大明白。我问了多少人，都是不知道。日前赴济有事，遇见一位老江湖，我将“做大票的”生意，问他懂不懂？那老江湖说：“这大票的生意，很不容易做。他们那当医生的，是大票的掌穴的。当这掌穴的最难。第一要长得相貌不俗，谈吐好，学识充足。对于中西医，都得精通，才算够格投师学艺。做师父的收了徒弟，不教给他后棚生意，只教前棚的生意。那后棚的生意学会了，能够挣钱。师父不到年分，绝不传授。什么叫‘前棚生意’哪？一是圆年子；二是说前棚的钢口；三是叫点；四是卖弄；五是使样色；六是抖擻样色；七是吸点；八是叫响儿。他们这种生意，不能‘水做’，必须‘火做’才成哪（江湖人，管做穷生意，调侃叫‘水做’，管做阔的生意，调侃叫‘火做’）。

做别的生意，有几元的本钱就成。干这个得穿章阔绰，住大客栈，出来白治病，不能当场要钱。还得会找地方，看好场子，到了上地的时候，桌案上摆的医科家具等物，就值几百元。他们做前棚的往场内一站，得能圆年子，使场的四周围好了人啦，他才说前棚的钢口，给围着的人，好大便宜，将人吸住了，再往下叫点‘那位有病，可以说话’！就往凳上一坐，‘白瞧白看，用药亦不用给钱。你们把病借给我，我用药，用手术，给你把病治好，教大众瞧瞧’。这样说，就有那病人贪便宜，教他给治。他们治病，有几样儿手到病除，痔疮、漏疮、气矇眼、火矇眼、努肉盘睛、多年的帮聚、疗毒恶疮、牙疼、耳疼、跌打损伤，可不是真治好了，他们耍的是手彩，调侃说是‘样色’（‘色’应读‘骰’）。那样色有大卵、小卵、贴儿、糊儿、肉儿、丁香。什么叫‘大卵’哪？比如：有个病人，说他得的是心口疼的病，屡治不愈。他说，当时治好，教病人将上身的衣服脱下来，赤着背，他取出一个针来，约有二尺多长，教围着的人观瞧。他说：‘三国的时候，有位华佗，能治各种怪症。都听书上说的，谁亦没看见过。今天我叫大众看看，这个针有二尺多长，从后心扎进去，从前心出去，穿心一针，能教他多年的心口疼除了根，永不再犯。’他说着，教病人往场当中的凳子上坐，左手一按病人的身后，按着穴道一扎，眼看那针扎进一半去，他左手离手攥着针，教大家看，说：‘这针扎进一多半了。’冷不防他的左手一拍病人的前胸，拍的一声，说‘扎出来了’。大众往前边一看，果然露出三寸多长的针尖来。看的人们都得惊，佩服他那针法。他这样扎，就不教病人转动（给他们当幌子）。等着针的力量行开了，好去病。他有了吸人、引人的幌子，可就卖弄他的本领，向围着的人说：真头疼必死，真心疼必亡。三国的曹操，喜爱关公，上马提金，下马提银，三日小宴，五日大宴，赐锦袍，赠赤兔，不过要关公保他。不料关公河北寻兄封金挂印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拖刀斩蔡阳，又保了刘备，水淹七军，威镇华夏，吓得曹操几乎迁都。那关公走麦城被东吴擒去，誓死不降，斩了首级，献与曹操。那曹操见了关公的人头，说：‘美髯公别来无恙？’那人头须发皆张，吓得曹操得了病，又因锯树，成了大灾，得了头疼之病，久治不愈，一命呜呼。那是头疼，真头疼必死。我们没有得真头疼的。三国的姜维，挟保阿斗，邓艾偷渡阴平，刘后主降敌，姜伯约不得已，使了个狠毒之计，使敌国主将，彼此相斗，大事将要成，他累坏了，心疼而死。真心疼必亡。我们人没有真心疼的。这位说，是心疼，那绝不对的。他得的是胃脘疼的病，不是吃东西着急，就是吃东西的时候生了气，胃院受伤，才生这病。我今天把这病治出来，教他去根，永不再犯。教众位看看他这病。’说着他由案上，取出个罐来，用手将那根针拨下来，往罐点些纸，将罐往病人的心口窝一拔。工夫不大，他将罐子起下来，举着罐，围春场儿一转，教大家观瞧。那罐内有红不红、黄不黄、黏黏糊糊的东西，谁看了亦以为是他治好的。他又教病人自己去看，说‘你这病治出来了。从此再亦不犯了。’病人亦得信服他，观众亦信服他。其实那病是真没好，到了时候，还是照样儿的疼。”据老江湖人说，他们这针，并不是真由后心扎进去，从前心穿出来。他那针上有毛病，使的是手彩。他拿那长针，往人后身扎的时候，只扎进几分深去，他就止住了。那针是两节的，后半节粗，是空洞儿。前半节细，他用手一扎那前半节，就退在后半节筒内。看的人们，不明白他机关，好像那针都扎在人身以内似的。那前身露出的针尖，亦不是与那后边的针一式，是他左手内藏着个两头尖的针，一头扎前身少许。不知他那鬼病的人，就以

为是由后边扎的那针露出的尖儿。使用这穿心针是得像变戏法一样，把托护严了，不教人看破才成。这个两半截针，就是这样。他那罐里的东西，亦不是由人身内拔出来的。他那罐内，原就有那东西。据老江湖人说，那罐内的东西，是药末做的。用时里边预先放点水，只要一见热气，就化成黏黏糊糊的，谁看了亦以为是由人身上拔出来的。这种“大卵”的样色，就是这样。他教人看，他说说道道，调侃叫“卖弄”。他们那由眼睛里能用药治出气瞳、火瞳亦是假的。那是“样色”（读“骰”）。说行话叫“糊儿”，那瞳是小鸡的眼睛上剥来的一层薄皮，成天价用药泡着，用时卷在手指盖内，以上药为名，将那皮放在眼内。病人的眼还有一线光明，被那皮遮避得什么亦看不见了。他故意的教那病人睁眼看东西，病人一定说任什么亦看不见了。围着的人，都知道病人的眼睛看不见啦，然后他再慢慢的往外取那薄皮，将皮取出来之后，又露那一线光明，他们又伸手指头，故意的试人目力，教病人说是几个手指头，病人就能看出是三个手指头、一个手指头。围着的人，就信仰他们能治病，刚才还不见什么哪，这一会又看出什么来了，真有点手到病除的药力。这就是糊儿的样色。那由病人身上治下来的漏疮管子，亦是假的。使用的样色，在从前老云说过一回丁香坐子治痔漏的样色，说过了，不必再说。那治牙疼的药，能由病人口内治出虫子，在从前说过，亦不再说。这做大票的徒弟，以治百病当时有效，把人们冤得信为神医了。他在那些病人的身上“把簧”，看着病人真穷，他就打发病人去了，还给他药。临走的时候，他们还向病人说：“这药你拿去用，准能治好的。如若不好，你就不用来了，弹打无名鸟，病治有缘人。”那病人回到家内，吃他的药，一定不能好。可亦不来找他们再治。记着那舍药的先生说的“弹打无名鸟，药治有缘人，”吃他的药没治好，是不该在他身上好病，另找那该治好病、有缘的先生吧。他们教那不能生财的病，不再来麻烦，使病人绝了念头。说行话叫“送点”。如若不会送点，那病人净来自治，够多麻烦，亦赔不起那些药啊！若是没有送点的本领，江湖人讥笑他，说“请神容易送神难。”他们舍药的时候，瞧那个病人能够生财，设法教病人到栈房去找他们。在屋中受他们的敲许。管这往栈房内诱病人，说行话，叫“叫点”。这些事都是做大票的徒弟，没出师之先，给师父效力时，应当做的事。大约不到三年时期，绝不传给他们后棚生意。

那后棚的本领，都是能挣钱的。第一是要水火簧。什么叫“水火簧”哪？比如，病人要是穷，没有钱治病，他们亦敲不出钱来，叫作“水点”。比如，病人要有钱，能够骗得出钱财来，叫做“火点”。怎么要簧呢？如若来到他们的栈房内，有五六个病人。他们就挨着个问，向病人问：“你这病有多少日期啦？”病人说：“二年多了。”他们问：“二年多治过几回呀？”病人说：“亦没什么治它。”他们就知道这个病人是水点了。阅者诸君想，谁要有钱，有了病亦不能耽误二年多都不治呀。如若久病不请医，不服药，一定是个穷人。他们做大票的，将簧要出来，知道是水点，就给他点药，打发走了完事。如若问病人：“你这病有多少日期哪？”病人说：“四五个月。”他们问：“四五个月就没治吗？”病人说：“这四五个月请了好几个医生，亦没治好，到各医院都看过了，吃药好几十斤，亦没见效。”他们就知道这是“火点”，阅者明情，这个病人，要没有钱，怎么请那些医生？没有钱，各医院亦不能去呀！一定是有钱的。他们做大票的生意，要知道是火点啦，就不教走。他们给治病，得施手术，不是扎针就是上药。用个拴马桩的手段，

将病人拴住了。暂时不能走，慢慢的商议，教病人上套。施展他们“翻钢叠杵”的手段，教病人自己蹩套，受他们的敲诈。总是说他们白治病施舍药品，手术是随身带，不算什么，药品贵重，赔不起的，或是教病人自己倾愿捐助药资多少，或是说他用的药品太贵，准能好病，得自备药资。

最难的事儿是坠票。阅者诸君若问什么叫“坠票”？我再将这桩黑幕揭穿，公诸社会，以便令诸君对于大票生意，完全明了。比如，某病人家中有钱，是个富户，他贪图便宜，有病白治，就到了栈房，找做大票的生意，给他诊治。做大票的生意人，亦要出簧来，知道他有钱，可是身上没带着。要治病花药钱，病人亦愿意了。可得派人跟他去取。当时说明了，是多少钱。做大票掌穴的，派个人随着病人回家取钱，调侃儿叫“坠票”。亦有随着病人把钱取回来的；亦有病人醒了攒，事情反悔，不能给钱的；亦有觉悟他们是骗子，饶不给钱，还把坠票的打一顿的。什么情形都有。可是有本领的坠票的，都不怕病人觉悟，病人的醒攒。他们遇多狡猾的人，亦能把钱取回来。坠票的本领，亦分要簧、迷魂法。他们跟着病人取款，走在路上，问病人，你住在哪？，做什么事？如若病人说“×××地方，在某商店做事。”这钱能够平平安安的取回。如若病人说“在某租界捕房做事，当便衣西捕。”坠票的立刻就得明白，这笔款不能要的。要不成钱，白挨顿打，还许给收起来。如若病人说：“自己没钱，得向亲友家去借。”坠票的得串给他几句话，教病人向亲友撒谎，借钱使用，以免说出实话，被病人窥破骗术，给他们破坏。

做大票的生意，在那些年，三不管、北开、各租界，能有几十桩子。天津地广人多，张三被骗，李四还不知道哪。骗人的是一个挨一个，被骗的是一拨接一拨。虽说他们这种生意，伤天害理，巧取民财，亦是病人贪图便宜，才能上当。这亦不能净冤做大票的不好，谁教病人贪图便宜哪。我老云不上当的主意，就是四个字的秘诀：“不贪便宜”。这些年我再到天津，可就见不着做大票的生意了。据我调查，天津的大票生意，被官家取缔了，调侃叫“卯啦”。他们被卯的原因，我亦调查过几次。据我调查来的情形，有三：一是传授不好，鼓点朝翅子，教人知其内幕，被官家取缔；二是医术不佳，常治死人，被官家取缔了；三是卫生当局取缔无证书行医者。据江湖老人所说，江湖人的传授最好不准做“绝后杵”的买卖。我问什么叫“绝后杵”？老江湖人说：“生意人管钱叫‘杵头儿’；管银子叫‘拘迷杵’；管洋钱叫‘色糖拘迷杵’（‘色’读‘骰’）；管挣钱人家的钱叫‘杵门子’；管挣钱的方法，比别人能挣，调侃叫‘杵门子硬’；管挣钱的方法不好，没有人家挣的多，调侃叫‘杵门软’；管挣人家第一次的钱，调侃叫‘头道杵’或叫‘迎门杵’；管挣二次钱，调侃叫‘二道杵’，其余的三道、四道，亦是这样。生意人能有预知来人身上带着多少钱的手段，调侃叫‘把杵门子’。如若没这种本领，调侃叫‘不会把杵门子’。比如，会把杵门的生意人，见来人带着十元钱，当时设法要挣他个七八元，给那骗的人还留个二三元，那才是江湖人挣钱的高手。不能教被骗的人，空着兜走。就是使人被骗之后，怨恨心虽有，还能轻些。如若见人有十元钱，他们都给骗过去，教被骗的人分文不剩，调侃叫说‘挖了他的绝后杵’啦。那被骗的人，连个喝茶、吃饭、坐车的钱都没有，当日饿着肚子走回家去。日后他明白了，是骗了他，那怨恨的心最重，一定说：‘他们真厉害，将我的钱，全都骗去，连个车钱都没给留，真叫恨透了，我非得找他要回钱来，才能算完。’这样被骗人找他们往回要钱，调侃叫‘倒杵’，又叫‘倒拦头子’。”看起做什么事，亦是留

点余地，别太狠才好。狠毒人没有好结果，还是厚道点好啊。不知有真正夹磨的老合，以为然否？可是那做大票的生意，有好些个，都是“杵门子”太狠，竟挖人家的“绝后杵”。被骗的人，醒了攒，定找他们去吵闹，归了官司。官家知其内幕，临时诊疗所、施医、施药，都是骗人的团体，才认真的去取缔。

在早年，我国还没有西医，他们做大票的生意人，只练会了扎针，就能警人。接着中国的医书《针灸大成》，使铁做成针，只要扎不错穴道，绝不能出险。按着四阴针、四阳针、四大总针、八法神针、九转还阳针、鬼门十三针、王灵阁一百零八针等等扎法，都是中国原有的国粹。我国人学会，颇能起死回生。到了如今，西医畅兴，那注射各种药针的方法，都是由外洋各国学会的。若没出过外洋，亦得在我国各大医学校，才能学会。江湖中做大票的人们，哪能出外洋学习行医呀？就是在本国，亦没有医科大学的资格。他们所学的治疗外科手术，与注射药针的手术，俱都不精，全是胆大敢干，怔下手。但是这些事极其危险，用刀子割疮，稍微失神，就能将血管割断，一时处置不当，血流不止，就有性命之忧。那六百零六药针，若扎在血管内，药性行开，花柳病能够好了。如若扎在肉中，当时胳膊红肿，一日就能丧命。做大票的人们，常常出这种危险。他们办坏啦，就是急流扯活，人死与不死，他们就不管了。亦有跑不了，遭了官事，被法院判为庸医杀人之罪的。地方当局，因为这类事迭见不穷，为保护人民起见，对于伪造行医证书，与无证书行医，无官署售药许可执照售药的，全都取缔了。做大票的生意人，在天津立脚不住，全都开了外穴。据江湖人传言，我国的政治，各省城、各都市、各码头，全有卫生机关，管理一切卫生事务。他们受限制，无有行医的资格，不能骗人。可是一般做大票生意的江湖人，因为在省市里面，受了限制，不能再以大票骗人了，跑到乡村市镇，如法再去骗那乡愚无知之人，较比在各省市、码头的人，还容易。于是乎江湖中的骗子手们，亦组织医药的团体，摇旗呐喊，假藉救济人命为名，去敲诈乡人。呜呼，一般被骗的人，成为有知识劣人的俎肉了。

三不管的评书场儿

天津说评书的，都是由北平传出去的支派。门户最盛，为英致常（北平创说善恶图程卫印弟子），王致九、福坪安、周坪镇、张诚润等。哪个支派，亦传出数人去。我老云在北平，是常听评书的，到了天津亦是一样，有了工夫，就听评书。随听玩艺，消遣解闷，亦能得着一种社会调查的材料。天津、北平虽然相离不到三百里路程，风俗习惯，大不相同。就以评书界说吧，北平的说书艺人，是两个月一换地方，管在一处说两个月的书叫“一转儿”。每逢正月、三月、五月、七月、九月、冬月，为评书换转之期，大家才能更换馆子。天津的各书馆，是三个月为一转，每逢节关才能更换说书的。北平的说书艺人，一部书要说两个月，每天是说三个多钟头。天津的说书艺人，一部书要说三个月，每天是说两个钟头。北平的书资，是几回一要钱。天津是每天要一次钱。北平听一天书须三十多枚，天津听一天书三大枚。北平的书馆，每天散书之后，和说书艺人，三七下帐，挣一元钱，书馆分三角。天津是说书的挣多少钱，不下帐，不论挣多少，都是说书的，书馆分文不要。那么开书馆的主人，指着什么赚钱哪？说是靠着说评书的艺人，有叫座的魔力，给他多叫书座。来一书座，听书花三大枚，茶资亦是三大枚。他的利益，是多进茶资。北平的说书艺人，虽有叫座的魔力，亦不能使茶馆得分文。只有在饭庄备桌席，请说书的艺人，吃喝而已，约定了哪月说书，哪月登台。天津开个书馆，可就不同了。没本领的说书艺人，不能叫座。有叫座魔力的说书艺人，得使押帐，书馆主人得无利无息，教说书的艺人，先白使一二百元、三四百元，可是未上台先使钱，下台就还。天津的书馆与说书的情形是这样的。可是说书的艺人，都不能靠着书馆挣钱。北平的书馆，若上五、六十个书座，说书的艺人，就能挣两元钱。天津的书馆，上一百个书座，说书的艺人才挣六百枚，合一元有余。这样比较，还是北平的书馆容易挣钱。天津说书的艺人，上书馆有两种用意：一是上书馆白使几百元；二是藉壮声势，要是想挣钱，白天灯晚得分开了。或是白天上书馆说书，灯晚上书场说书。或是白天上书场说书，夜内上馆子。要想天天挣钱，可得靠着书场。那书场上的书座最多。说一回书，要一回钱，要听一天书，得花二三十枚。若上百数多座，就能挣三两元钱。书场与书馆比较，还是书场儿挣钱。因为挣钱的关系，天津的说书艺人，都愿上书场。书场儿约个好角色，受说书艺人限制，亦得百数十元。一切的设备，都听说书的艺人指挥。如若说书的艺人，没有叫座魔力，不但不能白使钱，还得受书场主人压住，限制每天至少得给他挣多少钱。社会里的事，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。艺人与书场主人，亦是如此呀。

现在我北平说书的艺人，最有名的是陈士和金杰丽，亦都是在书场儿真挣钱。我老云调查天津的露天书场：北开、地道、乾德庄，虽然都有，还是三不管儿最多。在三不管，久惯说评书的艺人，有个顾桐俊，他父亲叫顾瞎子，水性最大，说书未享大名。可是他儿子要说，不能父子门，得另拜师父。他儿子乳名叫小鳖，投在乔云章的门下，艺名叫顾桐俊（北平说评书的艺人，“傑”字辈是“英雄豪傑”的“傑”字。天津英致常、王致九收徒弟，另使四杰村的“杰”字。英致常的徒弟，还有叫“云”字的，乔云章就是“云”字的。“乔”系天津说《封神》的名人乔墨林后人）。顾桐俊体胖面黑，有点麻子，调侃叫“梅花盘”，专在三不管上场子，会说《大宋八义》、《善恶图》、《于公案》，很有叫座的魔力。不料我老云，在五月节前到了天津，

去听评书，那个顾桐俊已经没了。和三不管的人打听，都说顾桐俊已经土了（江湖人管“死了”调侃叫“土啦”）。三不管说评书的人，由北平去的艺术最好是金杰丽的《三侠五义》，陈士和的《聊斋》，颇有叫座的魔力。可称是头把交椅。说《三侠剑》的有几处，都是张杰鑫的徒弟徒孙。马轸元、曹枢林、董枢敏等辈是也。张杰鑫，北平人，在天津拜王致九为师，将北平评书界道活的《清烈传》改革了，独创一派。由清末民初，就在津埠献艺，很有人欢迎。他是挑帘红，叫座的魔力最佳。提起张杰鑫来，几乎无人不知，可称天津的评书大王。为人忠厚耿直，品行端正，红了二三十年，始终不衰。其艺术之精，实是炉火纯青了。他收的徒弟，共有四个：头一个叫马轸元；二一个叫孔轸清；三个叫杜轸明；四个叫佟轸芳。至于王旭佩、曹枢林、曹枢敏等二三十人，皆四大“轸”字之徒也。天津的评书支派，门人弟子之盛，就属着他们这门了。马轸元是金家窑的人。自幼学习扫苗的（江湖人管剃头的调侃叫“扫苗的”）。因嗜好评书，投在张杰鑫门下为徒，艺名轸元（天津的“轸”字的说书艺人，与北平的“阔”字的是平辈，同一门户。马轸元等，与连阔如、马阔山等，皆是本门的师兄弟）。他出艺最早。我老云头次逛三不管时，他就“拉顺”啦（江湖人管拉个场子调侃叫“拉顺”），至今数十年了，始终没响万儿（即是未成名）。据我考查，他不成名，不是他师父的传授不真，是他“碟子不正”（江湖人管口齿不伶俐，调侃叫“碟子不正”）。在民国十年前，我老云到营口去过几次。那次夏天，走在洼坑甸露天市场，亦见着马轸元在那里说《三侠剑》。在天津虽不叫座，在那里可有叫座的魔力。马轸元的“疃柴”生意，“转在外穴了”（“疃柴”是说评书的，“转在外穴”是在外省发达了）。孔轸清好穿道服，在天津各茶馆，各露天市场，讲演评书“年伯”们与“询家”们，都很欢迎（江湖人管开书馆的主人，调侃叫“年伯”；管听书的人们调侃叫“询家”）。孔轸清人缘好，乃张杰鑫得意弟子。不止在天津做艺，是头路角色，他在大连、营口、安东、沈阳、长春等地献艺，亦有叫座的魔力。他这个说评书，真是到处响万了，最近我在天津，听人传说，他在东省做艺，因为丧女哀痛，得了不治之疾，已经不能登台。张杰鑫故去之后，他又如此。说《三侠剑》的艺人，又该别人成名了。杜轸明在民初时，专在北开上地，演说《三侠剑》，是短家伙的属他第一（说评书的，调侃又叫“使短家伙的”）。后因不愿剪发，离了天津，改走外穴，石家庄、保定府、张家口、唐山、济南、青岛等地，很有个万儿。现在来平，每日在天桥爽心园前上地。我老云往天桥巡礼，曾听他三段。说得虽好，只“太岁海了”（江湖人管年岁大了，调侃说“太岁海了”），气力不佳，发托卖像，不如从前。二十年前的艺人，今日再见，使人更信做艺的道儿，不养老，不养小了。在三不管，有个说评书的艺人刘庆和，身矮体胖，台风最好。我曾听他说过几回《小八义》，只是不像评书的味儿。向外方探问，才知道他是使长家伙的柳海轰儿改为短家伙（即是唱大鼓，改说评书）。他是山海关的艺人牛德兴的弟子，与唱大鼓的王庆发、李庆来为亲师兄弟。在天津颇有一部分人欢迎，亦能立住脚儿。与北平去的陈士和、金杰丽等比较，亦不甚弱。其余的评书艺人，不是艺术不精，就是人才不济，皆不足称道的。

三不管的餞巾生意

算卦、相面、看风水，总侃叫“中点”。分开来说，相面的叫“餞巾”，又叫“票金”。据我所知道的，三不管的餞巾，有十几个。分为三大支派：一是陈大官的门人弟子；一是刘五先生的门人弟子；一是桂振峰的门人弟子。陈大官是山东腿儿，长得相貌最好，说行话，他的人势压点，胆大敢言，得有江湖真传。各省市、各码头、各村镇，他都去的。有好些个做餞巾的，能在乡间挣钱，不能在都市码头挣钱。有好些个做餞巾的，能在省市码头挣钱，到了乡村不成的，调侃叫“不吃科郎点”。唯有陈大官这个做餞巾的，是省市商埠亦成，乡村镇市亦都能成。凡是江湖跑腿的人，只要一提陈大官，无人不知。他的生意到处活穴大转。因为他有万儿，有好些个人，拜他为师，给他“叩瓢”（江湖人管叩头，调侃叫“叩瓢”）。有为学他的本领的，有借他的万儿走闯江湖的。在天津三不管，有个相面的周岐山，自号亚卧龙。生得身躯短小，眼大口方，拜陈大官为师。在大连、烟台、营口、天津、青岛、济南、龙口等码头，安过些回“坐子”（江湖人管设立临时命馆，调侃叫“安坐子”）。总是初立的一个多月，生意最好，过了一个月之后，就不能支持。江湖人都说，他学的生意，“前棚”最硬，“后棚”最软（一见面的前三枪儿，调侃叫“前棚”；多挣钱，使人佩服，调侃叫“后棚”）。始终是虎头蛇尾。他在天津某公寓内，安了回坐子，就是这样，后来支持不了，到三不管去搁明地。我老云在他圆年子的时候，立着听了听，只是他说得很有派儿，亦会“触簧”（管冷话硬撞，调侃叫“触簧”），亦会往下叫点儿。到了散帖的时候，愿意相面的接条儿，行话叫“归色口儿”，“撒幅子”亦很有人接帖。他的“杵门子最硬”（江湖人管能挣钱，敢向人要钱，有要钱的手段，调侃叫“杵门子最硬”）。钱到他的腰内之后，给人相上面哪，只有几句干脆嘹亮的，愈听愈不像事，使人对他的信仰上，立时失望，当时就后悔，他哪能有“回头点”呀？（江湖人管有人花了钱相面，应验了之后，还不断的找他们相面，调侃叫“回头点”，还有以回头点为最大的光荣）。我见亚卧龙这样，才信人传言。他的后棚欠研究，传授不真。我向江湖人探讨，有人说，他只会“腥”，不钻“尖儿”（江湖人管使假的调侃叫“使腥”，管使真的调侃叫“使尖儿”），不懂得“尖册儿”（江湖人管熟读相书，叫“懂得尖册儿”。没读过相书，叫“不懂尖册”。还是以钻尖儿为高明）。像周岐山的本领，只能打走马穴。天津亦不能长久。至今还不知他哪里去了。

在三不管相面的生意，做的日期最多的，有个郑耀庭，是河北沧州的人。他从前挑个竹管，买碎铜烂铁。没有事的时候，常逛天津的西城根。那块生意，虽在清末的时候，亦很发达。餞盘的生意，有两个高明的、安坐子的最好。来了相面的人，他一见面，就知道人的内心有什么事。几句话教人心服口服，如遇仙人。江湖的人们常说“把现簧儿，高绪斋第一”（管瞧当时的心事，调侃叫“把现簧”）；在街上作“干跺脚的，最高是刘五先生”（江湖人管相面的人，不用桌凳，不使棚帐，只凭他空人一个，往墙根下一站，拿管铅笔，给人相面就挣钱，说行话，叫“做干跺脚的生意”）。那刘五先生，是南皮县的人，开过“汉葫酿子”（管开草药铺，调侃叫“开汉葫酿子”）。因为和人“朝翅子”（江湖人管打官司，调侃叫“朝翅子”），他改了行吃金，学会了相面。他长得身量高，面庞儿大，人式很压点，“朵儿又清”（江湖人管字眼好，有学问，调侃叫“朵儿清”），又“攥尖儿”（江湖人管读

透了《相管衡真》、《大清相法》、《麻衣相》、《柳庄崔》、《三世相》，调侃叫“攥尖儿”），使人情做生意，永远不“点鼓”（江湖人，管没人和他们打架，没人和他们争吵，调侃儿叫“不点鼓”）。每天到下午，只要往墙根一站，立刻人就围上。行话叫自来年子“顶点数”，那天亦挣一两元钱（江湖人，管相面的主顾，一拨挨一拨，接连不断的谈相，调侃叫“顶点数”）。除了下雨下雪天，不能挣钱，好天好日的，永远那样挣钱。在那个年头，要每天能挣一两元钱，能比现在挣七八元还好。那邓耀庭就是天天看相面的，瞧着刘五先生挣钱的本领，生了羡慕之心。刘五先生每天瞧见他听相面的，就知道他有意习学这行儿。有天，收了市的时候，向邓耀庭问道：“你干嘛天天来看相面的？”邓耀庭说：“我来看看这个，既在江边站，就有望景的心。”刘先生说，“你要爱惜这个，就学学吧。”邓耀庭说：“我学不了，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哪能成啊？”刘先生说：“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一样能学，就是看此心专不专。如果专心学练，一定能成。”邓耀庭说：“我能专心学的。”于是他二人商商量量，就成为师徒。刘五先生的传授很好。因为他不认识字，不教他做高了，只挣“贸易点”（商人）、“科郎点”（庄稼人）的钱。所有相面用的方法，与所说的话，都是粗糙的言词。不到三四个月学成了，就能上点。做钱盘的生意，和他师父一样，任什么东西亦不拿，只用几张纸，一管笔，到三不管圆年子，就挣钱。天津的社会，是工商业的劳动区，手艺人多。河岸码头，卖力气的人，赶车的人，使船的人，较比哪儿亦多。这些人虽然是无资产的劳动分子，只要一晃膀子，就能挣钱。在民初的那些年，天津的地方，是真发达。哪个凭力气，亦能挣一元两元的。三不管儿将开办，下级的人，都去游逛。有这些科郎点，邓耀庭就得着好买卖。他是笨鸟先飞早入林，上地早，收得晚，很挣下不少钱。江湖中相面的人，就属他在三不管做生意呆的日久，二十多年亦没挪过地方。人人都说“他的老师（江湖人管师父调侃叫“老师”与“师”只欠一笔。请阅者注意，别以为我的“帅”字是“师”字，少一横儿。）夹磨得地道。”可是他只能养家糊口，没挣过几百元，几千元，只能做“零毛碎琴”的生意（江湖人管不能挣成元洋钱，挣角儿八仙，几十个铜子，调侃叫“零毛碎琴”）。要说能挣大钱，还得属着他的大师兄云霞子。那云霞子，是沧州人，与天津的名武生高福安同乡，名叫于紫阳。自早年拜刘五先生为师。他学会了生意，就不愿意做地上的买卖。往津、沪、汉、烟、济等商埠码头，各大旅馆、各大饭店，挂牌相面。遇见通达事务，懂得社会里一切诡诈事的人，他设法敲诈，挣个迎门杵了事。有那做亏心事的人，就诈一下子。他手段很是毒辣，眼前快乐，不到十年，他自己就患起“丢子”（江湖人管疯人，调侃叫“丢子”）。我老云向江湖人探讨他为什么疯了的。据说，他挖点（敲诈人）太多了，“伤了攒子”（江湖人管做亏心事，调侃叫“伤了攒子”）才这样。世上的事，有因果报应，说起来教人可怕。伤天害理的事，还是做不得呀。在前几年，往天津地道散步，遇见了于紫阳。他穿的衣服破烂不堪，面貌枯槁，两眼发直。将他截住，我问：“先生，你怎么这样了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我说：“当初在河北竹林村，煤铺西边的小胡同内，我给你们了过事，难道你忘了吗？”他惊愕不已，连说：“遇见神仙，遇见了神仙。”往东而去。至此我才知道他是真疯了。那刘五先生，一共收了五个徒弟，大徒弟有本领，几百几千地挣，可是疯了。二徒弟邓耀庭，就能挣个零毛碎琴，没有多大的来历，闹得衣食不缺，无病无灾。三徒弟×××，本领亦好，可惜他的“果食码子”和他人

“扯了”（江湖人管媳妇，调侃叫“果食码子”，管跑了，调侃叫“扯了”），到了烟台，坠入“库果窑”内，成了“库果”（江湖人管娼家下处，调侃叫“库果窑儿”；管妓女，调侃叫“库果”）。大约亦是伤了攒子。四徒弟孙耀西，“戳的朵儿真撮”（管人写的字好，调侃叫“戳的朵儿真撮”），愧愧上得万儿（管贴的报子，调侃叫“愧愧”），是华阳山人。二十三四岁出师，往各码头做生意，很为不错，挣了不少钱，刚娶了媳妇，就“年啃押头”（管得了重病，调侃叫“年啃

押头”），“恰光子”（管吐血，调侃叫“恰光子”）“土了点”啦（即是死了）。闹个寿夭，大约亦是伤了攒子。刘五先生只有一个儿子，父传子授，亦做餠盘的生意。二十多岁的人，先“抹咳”，后“插抹”（管吸鸦片烟，调侃叫“抹咳”，管扎吗啡，调侃叫“插抹”）成天价往各处行窃，自顾不及，哪能管他父母？刘五先生，年老气衰，挣钱的能力，一日不如一日，竟困难得衣食不保，老早的去世。他们师徒，只有邓耀庭一人，安然久过，没出什么毛病，其余的都没得好。不怪江湖人常说：“多挣钱，多作孽。”若是为商家，讲本图利，多挣钱，亦没事呀！我劝没能为的金点门，虽不能多挣，顾得住衣食，就不用为那伤攒子、翻钢叠杵、挖点的手段了。刘五先生师徒，就是前车之鉴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

老合们何不醒攒？

三不管的挑大堆的生意

有一年，我住在南门里朋友家中，天天早晨起来，往南关下头去溜溜。有一天，又多走几步，走到三不管，见各场的凳子，还没拉开，是做艺的都没来哪。靠东墙有一人站立，眼前放着个大包裹，鼓鼓囊囊的，亦不知包的是什么东西，外边放着一个白线毡。那人穿着很少的衣服，愁容满面，好像卖东西似的，我由他眼前路过，忽从旁边过来一人，用手指着那白线毡，说：“你这毡子，给三毛钱卖不卖？”他这一指，把我的招儿领去（江湖人管领人的眼神，见他们的东西，调侃叫“领招儿”）。我看那毡子是新的，三毛钱真便宜。不由得往那东墙凑合，去看他们买东西。真亦奇怪，我过去了，走路的人，亦过来看。眨眼之间，人就围满了。那买毡子的人，向那卖东西的说：“你这包内，是什么东西？打开看看”。卖东西的说：“我不零卖，谁要买，都要才成。”买毡子的人，急得直嚷说：“你整卖，你零卖，倒打开看看，包着看不见，你怎卖啊？瞧成色给价。隔山买老牛，谁知道个大小啊？”于是看热闹的人，这个一言，那个一语，亦教他把包袱打开，大家看货。他说：“我是河南人，在口外做事。今年回家，买了些个东西，还带着一百多块大洋，与我们的乡亲一同回家，教他把我骗了。百数多块钱，他拿着跑了。我就剩下这包衣服等项，要卖了钱，有路费好回家。若是一件件地卖，随卖随花，东西完了，我亦回不了家呀。谁要买我的东西，都得要才成呀。”有好些人说：“你倒是打开了，教我们看看哪！你不零卖，我们看不见东西怎么买呀？”大家这样的催他，才把包儿打开。里面有新被两床，都是里面三新。两个皮褥子，是狗皮的，面好板好毛亦好，还有一个皮袄筒子，虽没面子，净是筒儿，真像一块玉，毛长色润，那曲曲弯弯，十分好看。有两条棉褥子，亦是里面三新。看的人们见那皮袄筒子都是新的，谁瞧着也值五六十元。有人问他：“你这东西，卖多少钱哪？”他说：“卖四十元钱。”有个人伸手拿起棉被来说：“这两床被，连里带面，值六块大洋一床。”又拿起皮褥子说：“这两张皮褥子，至少亦值四块钱一个。”又拿起两个棉褥子，说：“这里面三新，亦值两块一个。合计起来，这三样东西，亦值二十四块钱。那皮袄筒子，才合十六块钱。得啦，我就要这皮袄筒子，我给十六元。”卖东西的说：“我不零卖，你要就给四十元，把一包东西全都拿走。”这人说：“我倒是愿意要。我没带着那些钱，只带着二十元。你要卖给我，你跟我回家再取那二十元钱。”卖东西的说：“不成，我不跟你取钱，耽误一天，我就到不了家啦。我算计好了，四十元钱的路费，能够到家的。”这个人从腰中，掏出来二十元的钞票。说：“这不二十元吗？”我没带够了，哪位要是愿意要买咱们分开。我要皮袄给十余元。谁要那六件，给二十二元。”有一个人答了言。他说：“我要这六件，给十八元。你要皮袄，分给你，你得给二十二元。”两个人这个一言，那个一语，争持不下。旁边看热闹的，有几个，直嚷嚷地说：“真是便宜。净皮袄筒子就值六十元，那些东西亦值三十多块。有现钱能买便宜东西。没带着钱，可干瞧着便宜。”这时候很有些人瞧着便宜。内有一人，从腰中掏出来一卷钞票，数了数三十二元，不够四十块。旁边有个人问道：“你有心要吗？”这个人说：“有心要，没带够钱。”这人说：“不要紧。我借给你八元钱，我跟着你去取一趟。你在哪里住哪？”这要买东西的人说：“我在船上。”那人问：“你的船在哪里停着哪？”那人说：“不远。我跟取一趟吧。干嘛亦是交朋友。”于是他二人

就凑了四十元钱，给了那卖东西的，买了八件东西，两个人就走了。我老云的好奇心重，在后边跟着，要瞧到底。他们两个在前边走，我在后边跟着。直走到北大关，还没到河边上哪。恰巧那买东西的，碰见个朋友。问他带着钱没有，他那朋友借给八元钱，像是有事的样子，匆匆而去。把八元钱还了那个人，还直冲那人作揖，很像感激不尽似的。那个人接过了八元钱，亦走啦。我在后边跟着他到了河边，瞧他高高兴兴背着包袱，上了船。那船上有个老人，向他问道：“你买了什么东西啦？”他说：“便宜东西。”说着将包放在船上，打开了一件一件的，教那老人观瞧。那老人见了这些东西，急得直跺脚，说：“你上了当啦。”那买东西的人说：“这些东西才四十元，怎么上了当呢？”老人说：“干这个的人，是七八个人一伙子。有当家的，拿出本钱来，教他的伙计骗人。五六个人，当避年子的（即是贴靴的，即是敲托的），你教他们冤苦了。”那买东西的人，急得直嚷，很不服气，觉着他没上当。那个老人，是有经验的。用手拿起棉被，扯开了教他瞧。里边的棉花，不是新的，全是旧棉花，又弹了的。那被里被面，对着太阳光一照，那买东西的人，可就怔了。及至那老人一件件的都给他拆开，件件的棉花是旧的，布是最贱最不好的材料。那狗皮的板儿，并不是整的，是皮局子做活，使剩下的碎狗皮攥的。他冲着东西发怔，那个老人说：“我买过这样东西，亦是这样的皮袄筒子，我做好了，穿上不到一个月，那毛就赶成毡了。这种皮袄筒子，是老羊皮做的，八块钱一个。西头的皮局子，有专做这东西的。”他们一谈论这些事，我全都记下来。据那懂得世故的老人说，替他垫款的朋友，亦不是好人。是卖大堆的伙计。他先假装好人，借钱买东西，然后跟着取钱。倘若买东西的人，家中有看破了骗局，给买东西的人豁鼻子，上当的人醒了腔儿，要想不给那几块钱，亦都成。那个伙计绝不承认是做大堆的一党，会说他是好人，热心肠儿好多管闲事。那种措辞，局外人不易看破。他们这伙骗匪，挣了钱，大家均杵。能够久干，就是这种原因。社会里的黑幕，一层层地揭，亦难揭尽了啊。

三不管的相声场儿

说相声的艺人，在天津红的年数最多的要数万人迷了。当三不管发达的时候，万已成名。每日以燕乐升平压大轴儿，大红特红了，焉能到三不管去上地？可是我老云久游三不管，有好几次，见万人迷在那里搁地。据我调查，他为甚在那里搁地？江湖人因为他的艺术高超尊他为“相家”，或称为“老象法”。在社会人士不以为然时，江湖人则以此称呼，实为至尊至荣了。有说是相家都有“一控”（江湖人管为人有钱，若有好养鸟、抽大烟、嫖娼、赌钱等等的嗜好，调侃叫“控门”。谁人只要好一样，江湖人就讥诮谁“有一控”）。万人迷“控奎”、“控海”（管好赌钱，调侃叫“控奎”；管好抽鸦片，调侃叫“控海”）。上馆子挣包银，几百元一次到手，“肘海草”（江湖人管买鸦片烟，调侃叫“肘海草”），奎把儿，几天就花个干净。他要“念了杵”（江湖人管没有钱了，调侃叫“给了杵”），就找人“展杵头儿”（江湖人管拉亏空、借钱、使利钱，调侃叫“展杵头儿”。）。他是周赧玉的徒弟，永远债台高垒。到了债主逼得紧啦，他就跑到三不管儿去搁明地。凡是好听玩艺的人，都很捧他，有个几十元的亏空，三两天就能补上。万人迷控奎、控海，造成了三不管儿的游人听他玩艺的机会，我亦听过多少次。他在三不管说的相声，比在馆子说的还好。后来长腿将军喜爱他了，就不到那里去啦。焦少海虽是门里出身，他的联络不好。北平的相声场子，都不能做艺。说相声的艺人，老不能留胡须，少不能留分头。焦德海活到六十多岁，就没留胡子。我问过他，那么大年岁为什么不留须？据他说，自己干的这行当，要留了胡子，不能胡说。做艺的因为有“栅栏”碍口，所以不留（江湖人，管留胡须，调侃儿叫“留栅栏”）。说相声的人，不能往美式上修饰。因为他们的嘴最损，别人不好，他们抓嘴。他们若好修饰，亦是样样碍口。焦少海就留分头，擦生发油。同行见他修饰头脸，都不愿意和他“联穴”（江湖人管合伙搭班，调侃儿叫“联穴”）。东安市场赵霭如、冯乐福的场子，西单汤瞎子、小高二的场子，天桥郭起如、于俊波的场子，他都不能上，只好开外穴，到天津去做艺。在三不管上权仙的南边，找了个场子，说他的相声。他惯使双春，不惯于单春，没有伙伴做不了生意。有“挑除供”的赵希贤（江湖人管卖戏法的，调侃叫“挑除供的”）教他儿子拜少海为师，学说相声。少海给他徒弟起个艺名叫“小龄童”。徒师每天上场子。小龄童逗口，焦少海捧活，很为火炽，算是一档子玩艺。直到如今，小龄童已经出师。因为他有天赋的聪明，口齿伶俐，发托卖像，都能传神。抖出去的包袱，响得多，不闷活（江湖人管教人乐了，调侃叫“抖包袱”。若是把人逗乐了，调侃叫“活使响啦”。如若说完了一回相声，没把听主逗乐，调侃叫“活使闷了”），很受津埠人士欢迎。杂耍馆子邀了他去，亦能上倒第三的场子。真应了那句话了：“有状元徒弟，没有状元师父”。小龄童响了万儿，成了名角，越过其师。江湖人说“艺不错转”（江湖人管艺人有特别的本领，调侃儿叫“艺不错转”），他一定有惊人的好处。在老焦去世以后，我老云往他家去行人情，焦少海对我说，小龄童每日上馆子以及广播电台上说相声，有十数元收入。对于他很为尽孝，收这个徒弟，总算有良心，不忘本，饮水思源。焦少海在前几年，曾拜文福先为师，学说评书。可是文福先说《施公案》，他不学《施公案》，另学《永庆升平》。可惜他下米就要吃饭，在北平上了几个馆，起初还有人听，到了后来，简直的没人听了。说相

声他是幼年坐科，说评书他没用过功夫，艺术原就平常。那《永庆升平》在清末的时候，有人欢迎，到了如今，书运已经过去，说得多好也没有人听了，何况再说不好呢？他团柴不成，又归了本行，仍在天津三不管上地，说他的相声。在前几个月，焦德海染病。因有不良的嗜好，挣多少，花多少，一点积蓄皆无，没钱医治病症。观音寺玉壶春的三胎亥，在天桥相声场遇见我老云，他正为焦德海奔走。凡是听过老焦玩艺的人，都有捐款，各名伶亦都有帮助。三胎乞求我代为登报宣传，以为多收些钱，好办理善后。我对于他为艺人热心，是很钦佩的。不过我老云，不肯在报纸上挂招牌，免得有人讥我受××××。不料事情未过三天，老焦与世长辞了。享名数十年的相声家焦德海，身后萧条，无有办法，幸而北平有张德山、刘德志、于俊波、尹麻子，天津有张寿臣尽力维持，没有什么困难。当我到焦家行人情时，见了焦少海。因喜爱他的脾气好，略进忠言，劝他立志向上，不然老焦一死，全家数口赖彼为生，就无法维持了。殡葬老人事毕，他仍返津埠献艺。三不管的相声，焦少海倒是能立脚步，不过难享大名吧。

最近我在北平，尝听见天津广播电台播来的各种杂技。最可听的玩艺，是常连安、小蘑菇的相声。一捧一逗，对口相声，又火炽又严，甚为精彩，包袱抖得真响。她二人的艺术，受人欢迎了。在民国十四五年的时候，小蘑菇还在三不管上地。说起他父子的历史来，亦有意思，常连安是北平人，弟兄一人，侍母最孝。曾入富连成科班，学习老生。常连安的“连”字，还是富连成的哪。他出科之后，因为“鼓了夯儿”（江湖人管嗓子坏了，调侃叫“鼓了夯啦”），戏饭不能吃，改学“彩立子”（江湖人管变戏法的行当，调侃儿叫“彩立子”），拜某幻术家为师。初入江湖，在张家口献艺，挣钱不少，颇可养家。后又往天津、大连、烟台、营口等地做艺，生齿日繁，人口多，行动不便。在天津三不管，上明地变戏法。常连安的全家，都能上地，个个会变。在王林春的东边，赁了个场子，每天的“年子总是不酥”（江湖人管场的四面观众，调侃叫“年子”。如若围着的人不走，调侃叫“年子不酥”）。小蘑菇是常之长子，五六岁就能上地，会使“苗子”。会使“小抹子活儿”（管变仙人摘豆，叫“苗子”。管各种小茶碗变的戏法，叫“小抹子活”。他父亲夹磨的（传授叫“夹磨”），随便活，随抓眼，能把观众逗笔。几岁的幼童，若非天赋的聪明，恐难办到。每逢使活的时候，有他舅舅给垫场子。到了“杆门”的时候（江湖人管变完了戏法，向众人要钱，叫“杆门”），观众都给了钱不走，小蘑菇还能“托边杆”（江湖人管向围着的人去要钱，调侃叫“托边杆”）。如若他冲某人说“这位给一个吧。”那人要说“我没带着。”他必说“没带着那大的肚子”（妇人受孕都是大肚子。俗话说“带肚子”。他指肚子抓眼。）那人不能恼，觉着小孩伶俐可爱，伸手还多掏给他钱。他连要钱带逗笑，那天亦挣个几块钱。他全家的生活，仗他能够维持。可是变戏法的行当，以能逗笑能挣钱。江湖人说才像归春。不论那行生意，亦是以能逗笑为美。电影儿笑法为上，滑稽玩艺，无不欢迎。常连安见其子可以夹磨，就一段一段教他说相声。小蘑菇相声化的戏法，在三不管，活穴大转。说《精忠》的陈荣启，与常连安是盟兄弟，代为介绍，教小蘑菇拜了相声名流张寿臣为师，正式的学相声。小蘑菇的台风，发托卖像，全都不错。经其师夹磨数载，艺术进化得堪称绝艺。天津的各杂耍场子，各电台，争相延聘。他逗常捧，父子二人，生活快乐，衣食丰足，张寿臣夹磨之力也。三不管儿，虽然平常，他们能够发达成名，一半是仗自己聪明，一

半是陈荣启介绍人，有眼光，才造就成了小蘑菇的艺术。常连安的次子，叫二蘑菇，与侯彝臣一处做艺。他使对口活，和白银耳分为上下手。他们爷三个，要说《训徒》的段子，甚为可观。有人说，侯彝臣叫猴头，再搭上二蘑菇，白银耳，很有意思，都是干果子铺的货。日后侯彝臣再教徒弟，可以叫燕窝、鱼翅了。

三不管的杂技场

社会里的人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就能吃饭。学会了艺业，是防身之宝。这几句话，说得诚然不假。在前清的时代，一般的人们，都练习抖空竹、踢毽子、盘杠子、扔石锁等等玩艺。在那个年头，不过消遣解闷，活动身体。到了如今，真有凭这些玩艺换饭吃的，甚至于还有发达的。王雨田、王葵英父女，就仗着抖空竹，维持全家生活。有那种艺术，平、津、沪、汉等地，亦能受人欢迎。若是身无一技之长，没有饭吃，怨天怨地，说没有出路，那可是白说，饿死亦没人可怜。有种本领，小则养身，大则致富。养身容易，发达最难。可是发达的人，那个亦长得身躯胖大、魁梧，大脑袋、大脸盘，一定要学唱花旦，不挣钱，不成名，那就是自己的错误，总而言之，学什么行当，得够什么材料。

当初北平说评书的，有个顺桂全，专说《铁冠图》。那部是明末的故事，说崇贞皇帝的时候，张献忠、李自成等贼，叛反国家，奸淫妇女，杀戮人民，掠人财物，攻城屠村，种种的残酷事儿。教人听了，又伤感又难过，极不好说。说得不好，没人听，说得惨了，亦没人听。大凡听书听戏，都是解闷儿。愈听愈烦的书，哪能叫座？《铁冠图》又名《崇祯惨史》。要说到崇祯到煤山自缢的时候，真能教人落泪。可是说到那里，书座儿就光了。艺人指望多叫座挣钱，要是愈说座愈少，哪还挣谁的钱？评书界的人，不说这部书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可是顺桂全偏说定了《铁冠图》，至到死亦没挣钱。他还收了个徒弟，名叫桂殿魁。北平的说书艺人，“殿”字的，“聚”字的，比哪门人都少。“殿”字的，最早有个梁殿元，住家在西四牌楼。先扫苗儿，后改行学说评书，专说“黄脸儿”（管说《隋唐》，调侃叫“黄脸儿”。乃指书中黄脸膛的秦琼而言）。在平未能得志，开了外穴。到沈阳献艺，享了大名。东三省的说书艺人，他算得最有万儿。现在北平的说《隋唐》的名角品正三，他父亲叫士殿成，现已故去。北平只有王殿远尚在。除他之外，没有使“殿”字的。桂殿魁学说《铁冠图》，起初还很高兴，说过儿处，不叫座儿，他扫了兴，亦开了外穴。走到天津，在三不管儿，才立住脚步。可是他亦不说《铁冠图》。仗着他没学说之先，练过杠子，有这种技能，在三不管打个场子，盘杠子拿大顶，亦能圆年子，“挑哨子”（江湖人管卖药糖，调侃叫“挑哨子”），哪天亦能挣钱。在三不管市场，发达的时候，看热闹的人们，看他练玩艺，他不要钱。卖他的药糖，才花几个铜子，又不冤人，何乐不为？那种生意，经过了十几年的光景，亦“不土”（江湖人管把买卖做得没人照顾了，调侃叫“做土了”。如能做的年代多了，总有人照顾，调侃叫“不土”）。不料三不管儿发达得过猛了，十几年的功夫，盖了多少万间房，把空场都盖没了，杂技场愈弄愈少。游逛的人们，愈走愈不顺脚，亦日见稀少。有资产的人们，虽然往那个地方投资，欲求获重利，却不研究此事，直到了衰落得不堪言状，亦无人整顿。桂殿魁的生意，亦受了影响。他不由不开了外穴，到东三省去做生意。有人说他到了奉天，买卖不好，郁闷生疾，土在那里。是与不是，我没去到那里，不得而知了。桂殿魁有一技之长，就能在外谋生，一辈子没有成名，没有发达，亦是自己错误了。

作者受了时代的局限，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诬蔑为“叛”“贼”。这是封建统治者的观点，是错误的。

——点校者注

三不管的花柳座子

天津那个地方，在民国十五年以前，娼家是极其发达的。在河东东天仙一带，河北窑洼一带，北开一带，西头等处备国租界里，上至班子，下至老妈堂，家家都很茂盛。河北三条石，还有个落马湖。没到过那个地方的，都以为那个地方有多么神秘。其实那落马湖，是几条极窄的胡同，有些个矮小的屋子，点着阴阴惨惨的灯。屋中坐着那和鬼的模样差不多的妓女，门前有龟奴，不住嘴地吆喝。还有些人，接连不断的去逛。哪是人间地狱？那里便是。说起来真是惨之已极。可是那花柳病，都从那里来的，就是我说的这些地方传染出来的。娼窑既多，花柳病亦就闹得利害。那个地方，是个工商劳动的区域。没有家眷的人很多，游娼宿妓得了病，找谁去治？大医院虽有，那势派知识幼稚的人，都不敢去。只有往各处寻找大夫。三不管最为适宜，有两种花柳座子：一种是祖赁了屋子，门内摆放些个瓶子，内装药水，门前挂个布幌子，上画一条毒蛇，盘绕着一个人，周身皆烂。上写“专治花柳，管保除根”。门上的玻璃，写着“包治杨梅大疮，鱼口便毒、入骨毒串，升天落地、杨梅落后，定期保好，不愈退洋”。这种买卖叫做“洋汉座子”。还有个人，每逢游人盛多之时，在门前讲说花柳病。那染病的老乡们，听他们说得很近情理，就教他们调治。进到屋内，钱少了来瓶水，钱多了打针“六六”。可是他们那药水。喝下去当日就见轻，病人一定相信，一瓶一瓶的买吧，喝下几瓶去，亦好不了。日久了，病人才觉着，喝下药水去就见轻，不喝就重。这种顶药，据我探讨，是他们用西药房的会典所制。我老云对于西医是不通，西药是不懂，至于此种药有无害处，不得而知。只知道是顶药，治不好病的。至于给人扎“六六”的手术，多是不精，扎坏了的人，可就多了。庸医杀人，信不诬也。还有那门前，写着“××堂，专治花柳，管保除根”，做这种中药的生意，是满街上贴海报，门前不讲演的，都是靠着报子的力量，找买卖，老虎吃鹿——坐等儿。他们那报子，还印着什么“杨梅入骨，七天保好”，“五淋白浊，当日保好”，“升天落地，管保除根”等不熏不顶不断后的话语。还有印着“假药骗人，男盗女娼”的字样。敝友李君，在津某租界洋行服务，他是孤身一人在津，性好冶游，一时不慎，染有淋症。起初还挣扎不治，后来闹得重了，面黄肌瘦，不能做事。他请了病假，往三不管儿游逛。见了某花柳座子，门前有“五淋白浊，当日保好”的字样。当时购丸药两付，归寓服下，次日即能止淋。喜于有效，两九只服其一，那一九还没服哪，腿腋间立即肿起，疼痛难忍，他知道淋症见效，转成鱼口，忙着去找该堂主人。据他所说，毒气过重，必须服追毒丸，才无事。敝友李君年青，没有阅历，听他所说的种种理由，信以为真，又用洋两元，购追毒丸一付。归寓服下之后，觉着有尿，但是撒尿时，尿管痛如刀割，满头是汗。用灯照看，尿中有血块。愈发的相信，料是毒已追出。三二日间，鱼口已消，复旧如初。淋病亦渐愈，饮食增加，一星期后，就能服务，从此无事。不料转年春天，觉着胸间微痛，疑力劳累所致。不意毒气复发，两个月之后，周身骨节疼痛，两足行路艰难，脚后跟不能着地。向人谈论，都说他是梅毒入骨。当初染花柳病时，未将毒气去尽。到了春天，应当吃一剂大败毒，他亦未用，才闹的毒气入骨。李君认为某堂主人的药，当初未把毒治净。复至某堂向其主人论理，心想教他赔偿损失。不料经该主人卖弄钢口，没要损失费，又花洋两元，购买搜毒丸一付，只有绿豆粒大小的七个小红丸，服下去之后，

翻肠倒肚，上吐下泻，闹了一日。若不是壮年人，就许一命归阴。至夜内才止了，不吐不泻，劳累得四肢无力。一觉睡醒，口内肿起，满口牙齿无不动。立即醒悟某堂主人曾囑令张口睡觉，不然闷了口，牙齿活动，牙床红肿。他吐泻得力尽难支，竟自忘了。一觉醒来，竟受闷口之炎。治未见效，四五日之间，竟掉去七八个牙齿。幸而现时有镶牙馆，可以镶补。不然饮食艰难，竟受半生之苦。经那次吐泻之后，骨节亦不疼痛，行动如旧，又能做事了。过了一年，又逢春天，迎头在中药商店，买付大败毒汤、蛤蟆、蜈蚣、蝎子、金银花、当归尾、蝉蜕、姜蚕、大花粉，熬了一大锅。不用说往下喝，看着都怕人。喝下去之后，才能不犯。春天无事，到了冬天，又闹毒串。不是左胳膊疼，就是右腿疼。这毒气串在哪里，哪里疼痛。他又支持不了。虽没七擒猛获，可是四次又找到某堂。该堂主人，又卖弄钢口，卖他七丸药。吃了亦没好，又花去三元大洋。后有某友，给他配了一副熏药，是土包药末，教他熏治。用法：粗大碗一个，用炭末烧着，使厚纸圈住碗口，上卷成尖小口儿，将药末洒于炭上，从尖口上冒出烟来，用鼻子吸入。每日如此熏吸一次，七次熏完。每逢睡觉时，口含木棍一根，以防闷口。不料李君熏至第四次，夜内周身皆青，被毒气侵入，一命呜呼。那送他熏药的友人，亦闻风而逃。可怜李君有母，只此一子，由八岁入学，至二十二岁中学毕业，学有打字的技术，娶有儿媳，经人介绍在津服务。遇友不良，每夜冶游，染有花柳，一误于不择良医，二误服顶药，再误服毒药，被友人所制熏药熏死。少年无知，亦可恨亦可怜矣。抛其父母妻子，至为可惨。我老云自从李君故后，虽有云游天下之志，不敢去游烟花柳巷，更愿探讨花柳病何处能有良医良药。不能误人，广为介绍，以免染花柳病之人，受庸医之害。探讨多年，始知卖花柳病药之秘密的黑幕。今将老云探讨得的种种情形，写出来贡献于阅者，更愿阅者播传于众，免受他人之愚而误终身。

有老江湖人对我说，花柳座子这种生意，亦分前后棚。前棚的生意，是在游人最多的时候，在自己铺子旁边，放个案子，铺块毯子，用以点张子，圆年子。什么叫“点张子”哪？就是尺数来宽的白布，长了可有十数丈，做成布摺子，每一摺是两面，共有十二面。上边画成小人，或是画长杨梅，或是画长鱼口的，画成十二样花柳病图。这种东西，就叫“点张子”。他们做前棚生意的时候，就用手指着点张子上的图儿，招引人，把人引得围满啦，算是圆好年子，再向观众讲说各样花柳病是怎么得的，应当怎样治，调侃儿叫“屡年啃条子”。凡是长过花柳病的人，以及正闹花柳病的人，都得听着入耳，觉着他们对于花柳科，是有研究的。是有好法子能够治好的。等到人散的时候，进到他那屋中求他诊治。他们花柳座子的人，做前棚生意，所谓“屡年啃条子”，就是给自己做宣传，往屋内叫病人。及至把病人叫下来，到了他们的屋内，挣的下钱来，那就凭他们后棚的本领了。后棚的能为好的人，遇见病人，不怕病人没心教他们给治，没心花钱买他们的药，是和他们打听打听治法，只要经他一说，立刻就能教他们治，亦愿意花钱买他们的药了。病人信服他们，就是仗着那神仙口儿。阅者诸君若问什么叫“神仙口儿”？这亦有几种分别。把有神仙口儿，用在“幌幌”上的（江湖人管往墙上贴的广告，调侃叫“幌幌”），印着“三天保好，不效退洋”这八个字，就是神仙口儿。如若谁有花柳病，冲这八个字，就敢教他们给治。心里还想着：我这花柳病，准得好了。××堂的广告上，印着那“三天保好”。他治不好，不效退洋。他们一定能有拿手，不然亦不敢写那大的口气。反正他治不好，

把钱照样退还哪。及至到了他们那里买了药，向他们问：“你这里的药是准保好吧？治不好退钱吗？”他们就说：“是这样。可是吃了我们这药，可忌口。只要忌住了口，一定能好，不好了退洋。”病人花了钱，放心回家。倘吃了药不好，找他们退钱，他们是不退的。还有话说，还有理由，反倒责备病人：“你吃了我这药没忌住口，你这几天，吃了发物啦，我这药便没有效力。这样我不能退给钱。”老江湖人谈他们这种措辞，调侃儿说，叫“抽撒口儿”（即是退身步儿）。我老云所说的这抽撒口儿，只是吃了发物，以没忌住口的措辞。其实他们的抽撒口儿，不仅是这一样，有个几千样哪。不论那样，亦是强词夺理，矫情话儿，其用意是不“倒杵儿”（江湖人管挣到手的钱，又教人家给要回去，行话叫“倒杵儿”）。可是做生意最怕倒杵。如若没倒杵还好，倘若教人真倒了杵去，同行人都以为莫大之耻。互相讥诮“某人教人倒了杵了”。做花柳座子的人，有把神仙口儿，用在抽撒上的，什么叫“抽撒”哪？他们管包药使用的门票，调侃儿叫“抽撒”，那发票上亦印着“三天保好，不好退钱”的字样。其用意教买主放心而已。还有那患花柳病的人，欲治又怕治不好，不治病又难受。在这犹疑不决的时候，亦许一狠心不治了。可是他们做这种生意的人，对于这犹疑不决的病人，就施用神仙口儿，说：“你只管治吧。这不是摊子，今天在这里摆，明天不来了，门面字号，亦跑不了。治不好，第四天你来，把你的原钱退回。”病人听了，就放心大胆的把几块大洋给了他们。及至钱到了他们手里，如入虎口，立刻就：“你吃了这药，可得忌口，吃不得发物，忌房事。如忌住了，你病就好啦。倘若忌不住，你可是白吃药，白受罪，好不了病的。”病人以为吃药忌口，是医药行的惯倒，信而不疑，总想不到这些话是他们的退身步，抽撒口儿。他们的药，能把花柳病治好的，据我调查的情形，亦有分别。有两种药，能把人的花柳病治好：一种是顶药，一种是猛烈药。那顶药如同有痛的人抽大烟一样，吸点就好，不吸就受不了一样。那猛烈性的药，说起来亦真怕人。就以那上吐下泻的小红药丸说吧。那种药要教儒医去配，吓死他们亦不敢给人吃的。那种药是什么东西制的？至于那么厉害？说起来这种药，是中国的中药商店都有，名叫“红升丹”。据我向医药界人打听，说：“这红升丹，是硝石等烈药，按着丹药制法，用炉烧制的。炉底上片，片上是末。这种东西是治疗毒恶疮使用的。如若疮上有了烂肉，上了这药，就能治的全像水一般。顺疮口流出。那红升丹的末儿力量小点，红升丹的片儿（又叫红粉片）力量还大。亦不知是哪位高明的先生，把这种药研究得能治花柳，用个不到一钱多重，使枣泥搓成丸子，像黄豆粒大小。只要吃下去，这药到了人的肚子里，行开了药性，翻肠倒肚，搅肠疼痛，把人弄得上吐下泻，多足壮的人，亦受不了。可亦奇怪。如若染上花柳的，小便胀烂，入骨毒串，吃下去受一回儿罪，五六天的功夫，就能病好。”我曾问过他们，为什么使这种药给人治病？他们还有理，说是以毒攻毒。是儒学的医生，都是胆大心细。用药察性，辨天时气候，对症下药。他们哪敢用治恶疮的红升丹，给人治花柳啊？我老云对于用这药的人，总是替他们捏一把汗，怕把病人治死。这种药吃下去，都得闷口，毁坏牙齿。如若染上花柳病的人，买了药吃下去，上吐下泻，闷了口，就是这红粉片制的药了。还有一种不吐不泻的药，可是日子慢些，有花柳病的人，服了那药，得过一星期才能有效，还不论是升天落地、杨梅落后、杨梅入骨，只要是花柳病，吃下去就好。病好可是病好，另有一种缺德的坏处，那药能断后。凡是吃过那药的人，永远不能有后，不能生儿女，

断绝宗桃，罪大已极，图一时之利，贻人终身难除之害，实是与阴功有亏。病人不知，定受其愚。我为了此事，探讨他们的黑幕。将他们的内幕揭穿了，公诸社会，使社会里的人们，免受其害。我自己奖励一句，亦是我的好处啊。那么那治花柳病的人们，是角什么东西，配的断后药哪？那药虽是几种药制成，或是十几种药制成的。只有一种药，不应当用，用了断后。可是没有那一种药，吃下去又没有效力，治不好花柳病，阅者若问这一种药是什么？说起来亦是治恶疮的，往下治烂肉的药品。这种药是中药商店都有卖的，叫做“轻粉”。这轻粉是由南省来的，大约是汉口货，用竹桶装着，重两数有余，两元钱里外，就能买一桶儿，还不算很贵。可是里边有一半是假的，原桶来时就有假。我和药行人研究，这药的假东西，是生石膏弄的。真假有个分别：真轻粉有亮光，又白又薄，如雪花一般；那假的是碎块儿，没有亮光。我向药行人探讨，这轻粉是什么东西制造的。据药行人谈：“轻粉是水银的原料，用矾升化的。”那水银的毒质最大。虽经炼治，治疮去烂肉生新肉即可，若是吃在肚内，岂不断后？怎么能知道他们卖的药里有轻粉哪？唯一可行的法子就是试验此物，只要是吃了花柳药，不吐不泻，亦闷口，毁人的牙齿，那药里就是有轻粉的了。这两种药虽然闷口，断人子嗣，还不致于要命。还有一种花柳药，能够要人的性命。会配这要命的花柳药的人，还是很多，不止于卖花柳药的人。凡是染过花柳病的人，与吃娼窑饭的人，只要见谁有治花柳病的药方子，立刻就要过去，抄写下来，写在一个小折子上。如若有人得了花柳病，他就把折子取出来，教人往药铺，按着折子上的方子，给抓药。像这样逞能的人，很多很多。真是愚人好自用，只要病人吃了他那药，误而愈，他便夸示他那好病方。如若吃坏了，或是吃死了，他一跺脚，两眼发直，出身透汗了事。这种现象，我老云可就看多了。医生治病，是一样的病，都不能用一样的药。因为病有轻重，人有强弱，药有加减。春夏秋冬四时的气候，用药俱是不同，绝没有不加减，不分四时，不管病人强弱，都是一个药方的。好给人治花柳的人，若明白此理，就不多管陶事，亦千万别信不懂药性的折子式的先生才好。最可怕是一种意药。若配的时候，亦得用十几种或七八种药。内中的主药，就是一种水银。据药行人说：“那种配熏药的水银，是用铅炼了的。其毒质害人与不害人，就在那水银的制炼的优劣而分。炼的得法，佐了群药亦都相宜了，才能不害命，可是亦得闷口。如若那水银锻炼的不得法，配的群药不相宜，熏上就有性命之忧。”那熏药据我见过的有两种：一种是药末，用炭去熏，往鼻子里闻。怕药味吸口内，嘴里还得含一口水，才能避免药味入咽喉。还有一种用香面子，调和匀了，制成小窝头形的，把它放干了，用时候用火点着了，往鼻子里熏。嘴内亦含一口水，避免药味吸入嗓子之内。这种药用水银为主，其害较比红粉还大，熏了之后，就是不害性命，亦是断后，绝了子嗣。我老云把这些个害处说明了，望阅者诸君，在茶余酒后，和朋友们多谈这些事，或可使感染花柳病的人，少受些害处。

三不管的杨大将

有年冬天，我往天津看望朋友，住在客栈内。清晨早起往海光寺绕弯儿，临回来的时候，走在三不管枪毙人的行刑场（上权仙电影院南边），见靠西墙根，围着一群人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挤进去一看，见场内是个地摊，地上铺着一块毯子，上边放着一个罗盘，大小十几个定南针。有一块石板，两根石笔，一根文明杖。场内有人，不住嘴的嘟囔。这人长得很瘦，中等的身材。他穿着小棉袄、棉马褂，没穿棉袍子，底下是棉裤、棉鞋。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的，定住了心神，慢慢的听。见他用手指着一个人说：“这位老兄多大年岁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今年三十七岁。”他说：“再添上十三岁，你是五十岁，对不对？”那人亦笑了。我才知道他是相面的。他是个又怔又怯的样儿。又用手指着一个人道：“这位老兄多大年岁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今年四十九岁。”他说：“再添上十一岁，你是六十岁，对不对？”那人说：“对了。”他说：“我这根文明杖，往你身上一挨，我就知道你的媳妇克不克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又向那人说：“你的媳妇，宜小不宜大，比你小呀？”这人道：“比我大三岁。我十六岁那年娶的。”他说：“坏了，坏了，娶得早了，非克妻不可。”那人说：“对了，我媳妇死了。”他听说对了，向围着的人，大声嚷道：“又对了一位。相的不对了，倒找大洋一块。我那几天，始终亦没找出钱去，教我着急。”他的调门，忽高忽低，惹得众人直笑。我看到这里，才知道他是个相面的。听他相了好几个人，都是白送不要钱。这回儿又向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说：“你这人，媳妇宜小不宜大。大了得克去。大嫂子多大年岁？”这人道：“她今年四十五岁，我今年四十二岁，比我大三岁。”他又问道：“死了没有？”这个人说：“没死。”他听着没相对，又向这人道：“现在没死，早晚得克了。你回家别跟她说，你要跟她说，她就骂我，真教我急。”他这样一说，围着的人全都乐了。可是大家这一乐，把他没相对的事，全都忘了。我老云游了十几省，看见过多少金点，什么样的都见过，还没见过他这滑稽派的相士哪。可是他随送相，随着抓限，真比说相声的不在以下。抓了眼，听主准乐，还没有不瓢儿的。他这逗笑的好处，能给自己遮丑儿。相的不对，大家一笑，全都忘了。我曾听老江湖人说过“万象归春”，“春”是说相声的，教人一乐就叫“春”。不论是哪行儿，亦是逗笑儿好。电影的片子，还是笑片能引人入胜；戏台上还有丑角儿，才能热闹；唱大鼓的，亦有老倭瓜、架冬瓜的滑稽大板；单弦里，亦有群信臣的滑稽单弦；说评书的能有叫座的魔力，双厚坪、品正三、刘继业、袁杰英、海文泉等，亦是以把人逗笑为拿手。“万象归春”这话是不假的，哪行儿能会的滑稽术，亦能受人欢迎。这个相面的，仗着会使滑稽术，不用使拴马桩儿，亦不圆年子，围着的人准也不想走。他到了归买卖要挣钱了，向观众说：“我姓杨，双名叫润斋，京南固安县的人，人称‘杨大将’。我到过霸宝文大固永东、昌顺密怀平、大宛两县涿良房。京兆24县，提起杨大将来，没有不知道的，天津亦常来。那位说你这是相面吗？不是。这是卖扁食的喝汤，引引人。要是相面哪，是相人老中少，三步大运，住什么房子？防父母不防？克老婆子不克？有几个儿子？有几个闺女？应当在哪界做事？富贵贫贱，穷通寿夭，连坟地，带孩子，连老婆子，带宅子，洗脸带捋胡子，一连带架全都有啦。大洋两毛，多了不要，少了不谈。哪位要相，哪位说话。”真有几个人，教他给相。他是随相面，随抓限，围的人始终不散。我听他相了几个人，笑的

肚肠子都疼了。较比听万人迷的相声，还觉着热闹。站得腿都酸了，我才回店歇息。用了饭之后，有我的朋友曾文盛，约我在下天仙去听玩艺。直听到了散戏，往恩德元吃饭，又去逛法租界，往某胡同里溜了一个弯。坐了不大功夫，就听见大门外有人喊：“算卦，相面，看手相不要钱。”声音忽高忽低，招惹的各屋子游客，全都笑了。跟着，这位相面的先生就进了院子。隔壁的屋中，有位客人，把他叫进去，给那妓女相相面。只隔着一层木板墙，往那屋听得很真。他们并不是相面，彼此抓眼，来了一回对口相声。这个乐，那个笑，十分热闹。结果那位游客花了四角大洋，那位相面的先生才出来。我跑到院内一看，这位先生就是那三不管的杨大将。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做金点生意人，亦有滑稽派的，真是叫人想不到啊。

三不管中挑火粒的生意

有一次我到了天津，同着朋友去逛三不管。走到了上权仙南边，见那里的玩艺场，全都没有了，亦都盖了房啦。往南走着，德美后兜个圈了，只见巷内十分冷落，好几十家猎户，只剩了二三家，连个游逛的人亦没有。可见天津亦萧条了。德美后一落千丈，实是可惨。较比十年前，是不同了。我们往南走不远，听见一阵锣鼓喧天，见天洼里，棚帐接连，游人甚多。我看见了露天地的玩艺场，才知道三不管的杂技场，又因为盖了房子，又都移在南边了。往各处一看，只见各场的玩艺，亦没有十年前齐全。较比民初的三不管还缩小范围，连当年的十分之三都说不上。在西头有个医药摊，摊子上边，摆的是几个药瓶子，几个碟子，有几块烂铁，压着那包药使的票纸，有个玻璃柜儿，里面是官家的许可执照，摆在旁边。有个妇人，约有四十岁里外的年纪，坐在个凳上，眼前有个小煤炉子，见上放着个小铁锅，里面熬的是什，亦看不透。那妇人向观众说，这药叫“化食丹”，专治小儿百病，消化食水。不论是食积、乳积、大肚子痞积、跑肚子拉稀、红白痢疾、存食存水，吃了这化食丹，准能保好。真金不怕火炼，好货不怕试验，眼是看宝珠，嘴是试金石。我当面考究，当面试验，教众位看一看我这药的力量。”她说，又由摊底下拿出个小值箕，那里面放着好些米粒，好些个豆儿。她说：“男、妇、老、幼如若脾虚胃弱，吃了东西不克化，你就吃咱们这药，管保能消化食水。”说着她拿起几个黄豆，一个个的往她药锅里边扔，扔在锅内，立刻就见豆儿一冒火苗儿，就化没了。最奇怪的是，她往那锅底下一小块羊肉去，忽忽直着，冒了一阵火苗儿，冒了一阵烟儿，就化没了。她说：“众位看见了没有？我这药的力量，能化东西不能？”我这药卖一毛钱一粒。”她说着用个小勺子，往外弄那药。一个一个往碟上放。那药是白的，亦有黄豆粒大小。她又说：“今天是礼拜，我们减价一半，卖一毛钱两个。买一付送一付，一毛钱卖四粒。那位说，你这化食丹，今天怎么卖这么贱哪？这叫‘小不去，大不来，名不去，利不来，传不出名去不能发财。’”当时就有些个人，买她的药。她随接钱，随着包药。她还说：“哪位买了我的药，要治好了病，可得给我传名。如果吃了我这药，不见好，你把发票拿回来，将钱退回。如若不来退钱，那算是怕我。”她这样说，更教人相信她那药真有效力。恰巧这时候有个老头儿，带着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。那老头掏出来一毛钱，亦要买那化食丹。小学生问他爷爷道：“你买这药做什么？”老头说：“给你兄弟吃呀，他不是净存食吗？”小学生说：“别买这东西！要吃在我兄弟肚内，把他的五脏烧坏了呢？”老头子直点头，说：“有理有理。”我那朋友，用胳膊肘儿一拱我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？这小学生真聪明。他才十二三岁，就能把这事看破。年老人要蒙人，往后可不成了。”我同着朋友往回走着，讨论此事，怎么亦猜不透她那药，是什么东西弄的，能够把五谷杂粮和羊肉都烧着了。回到店中，我把这事记在心中，不断的向江湖人讨论此事。有个江湖人对我说：“那妇人用药化豆粒儿的生意，调侃叫‘挑火粒’。她摊子摆上，等到逛三不管的多了，她说说道道的圆年子，卖弄‘前棚’的钢口，往锅底放粮豆儿，教人瞧着她那药，有化粮豆子、猪羊肉的力量。调侃儿叫‘抖擻样色’（‘色’读‘骰’）。她先说，卖一毛钱一粒药，又改卖一毛钱四粒，那叫‘海开减价’，又叫‘催啃’。她说，吃好了传名，要不好回来换钱，要不找她退钱算是怕她。那样说，叫做‘使神仙口儿’。”

我老云调查她那药，为什么扔下粮豆儿，在药锅内立时就着？江湖人多不肯说。我好不容易探讨得来，把她的黑幕揭穿，向阅者报告。那药里有“火硝”，要不怎么东西到里就着哪？他知者以为我给他们宣了不好，坏了他们的事。其实骗人几个钱，倒不要紧，钱花了别教别人受伤啊！火硝这种东西，到了肚子里，人受得了吗？我问过吃化食丹的人，吃下那药去，觉着怎么样？都说，吃下去跟着烧腔，心里发热，口干舌燥，净想喝水。看起来这宗买卖我给他们劈了，是有益于社会的。虽对她有点碍处，我就不管她一个人了。

三不管的八岔子生意

在三不管的南头，每逢下午，有个算卦的。天天他还没到，那问卜的人就到了，在附近来回打转，净等着他来了好算卦。我好奇心胜，觉着这位先生，一定高明，特意的看了他几天。他只一到，把摊摆上了，四面的人就围满了。他算的是奇门卦。那六十根签子，往筒内一放，这个亦伸手，那个亦伸手。一阵乱抽，眨眼之间，就把签子抽出一半，大家攥着签子，等他算卦。我往他这摊上看那“局式”，就知道他是腥门了。什么叫做“局式”哪？就是他那摊上，正当中摆的那九个卦子，横三行，竖三行，每行三个。那卦子上是“戊己庚辛壬癸丁丙乙”按《奇门大全》说，那叫“局式”。凡是算奇门卦的，都得先把局式布好，然后再有人算卦，按着签子上的字，住局式上摆卦。可是要学奇门，最难学的就是这局式。有些江湖人，要做生意，只把那江湖术学好了，就能挣钱吃饭。谁亦不用多少年的功夫，去学那奇门遁甲。老合们的奇门，使“尖盘”的虽有，总是不多吧。他那卦摊我听了几天，听他给人断的卦语，都是八面风，怎么说怎有理。他那摊上问卜的人，不是都来问卜的。有七八个人都是“敲托”的（江湖人管帖靴的，调侃叫“敲托”的）。有些个人，都管这位先生叫“卖油郎”。我不知道是何缘故，向人们打听，为什么叫他“卖油郎”？据知他根底的说，他从前是个挑担卖香油的。受某江湖人夹磨，他弃了香油担，改了“八岔子（管摆奇门卦的生意，调侃叫“八岔子”）。他有几个敲托的，又会使几道簧，卖弄钢口，生意很发达。一般人都叫他姓名，而叫做“卖油郎”，很兴旺过十几年。到了民国十五年，他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了。在南市第一舞台的西南方，德美后前边，路北有一溜小铺面房，西头路北的门前，有张小桌子，桌上有个小檀木签筒子，筒内六十根签子，和那全分的卦子，亦都是檀木的。上边支着个小布棚，上边写着三个大字“厂×土”飞星奇门。桌后边坐着一个老先生，有个五六十多岁，胖大之躯，好像是老寿星一般。他那卦摊，问卜的人，一天价净忙，接连不断，久不空闲。我看见他那人，才想起来，他曾在大连西岗的某油房前边，久摆奇门的“厂×土”。他是北平东边通州的人氏，是个书香门第，饱学之士。摆的奇门不是腥盘，纯粹是“尖盘于”。断卦的口吻，稍带一点江湖味儿。他一辈子只在大连，天津两处，挣的钱就够养老的。世上的事，不论是那行，净耍腥儿，是不成啊。在民国十二三年的时候，高大愣卖大力丸的场子对过，有个年纪最小的摆八岔子的，亦就有二十岁了不得啦。他那摊上写的是“连仲三诚演奇门”。我老云听过他几天，见他买卖虽然挣钱，可是一腥到底，得了江湖的传授，使腥儿，卖弄钢口最好，口齿伶俐，很能惊人，只是他不攥尖儿（江湖人管算卦的人，不懂书理，调侃叫“不攥尖儿”）。美中不足了，亦是他的缺点。他惯戳簧。什么叫“戳簧”哪？比如，有人去占卦，他把卦摆得了，问那问卜的人说：“你这卦是问财？”问卦的人一点头，他就说：“我这卦一看，就知道你是问财。”如若他说：“你这卦是问财？”那问卜的人不点头，他心灵嘴快，立刻就说：“或是问事，我都能看得出来。”可是他那怔戳，戳不对的时候，不等问卜的人发言，立刻就说：“或是问事。”随着就拐弯，调侃说他还会使“抽口撒儿”。据江湖人说，他年纪不大时，跑的腿儿长。自从幼小，拜天津北开花柳座子的杨春山为师。论江湖人的支派，他是山东德州×家庄的门户。他们那门人，都是“挑招汉”的（即是卖眼药的）。当其学成了生意时，与德州达官营的潘长鸿，往烟台

去做“四平年子带搬柴”的生意（江湖人管出高案卖各药丸散膏丹的，调侃叫“四平年子”。管带拔牙，调侃叫“搬柴”）。在烟台的南市场泳仙楼前，很做了二年好生意。后来潘长鸿往大连去了，他们“劈了穴”之后（江湖人管分了伙，调侃叫“劈了穴”），他一个人在南市场又安了“柴座子”（江湖人管开个镶牙馆，调侃叫“柴座子”）。他做了未久，又与做“八岔子”（奇门卦）的张子庚，学了摆奇门。随弃了“汉门”的生意（凡是卖药的，调侃儿都叫“汉门”），又吃了“金门”啦（凡是算卦相面的，调侃儿都叫“金门”）。每逢冬天的时候，他在烟台的后悔沿，去“挑顿子汉”（江湖人管卖咳嗽药，调侃叫“挑顿子汉”）。有一年，我老云在美阳会上，还见过他做“戳黑”的生意（江湖人管做点病戳的，调侃叫“戳黑的”）。民国八九年，他在天津的高马路，还挑过“熏子汉儿”（江湖人管卖闻药，卖避瘟散的，调侃叫“挑熏子汉的”）。民国十二年，他与“光子”上的王秉肇（拉洋片的，调侃叫“光子”）咧了营口洼坑甸，做八岔子。十三年回了天津。未久，他又回北平，在天桥吃金，响了万儿。至今他又改了“团柴”啦（江湖人管说评书的，调侃叫“团柴”的）。若在海北、海西，提起连仲三来，“万儿很正”（江湖人管名誉好，调侃叫“万儿”）。阅者诸君若问他为什么万儿念得，就是为了那个。

江湖人的旧组织（各处长春会）的领袖

在早年，江湖人到了他们有地盘之处，都有一种组织。他们江湖人的团体，叫做“长春会”。这会内包括的生意有：算卦相面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卖刀疮药的，卖眼药的，卖膏药的，卖牙疼药的，卖壮药的，卖刀剪的，卖针的，卖梳篦的，变戏法的，卖戏法的，唱大鼓书的，唱竹板书的，说评书的，说相声的，修脚的，卖猴子药的，卖药子的，卖偏方的，治花柳的，耍猴儿的，玩动物的，拉洋片的，卖药糖的，卖耗子药的，跑马戏的等等生意，俱都算上，五花八门，包罗万象。只要是老合，就得入这长春会。可是这种江湖团体，是老合们自动组织的，并不在当地官署立案。会中的规矩，都能遵守的。其范围大小，是看他们的生意多少而定。最大的有郑州长春会。那里的生意，各门各户都到。各种生意，各种的杂技，全都有。会中接着金、皮、彩、挂、平、团、调、柳八门生意，一门有一门的领袖。那当领袖的人，必须年岁高大，本领过人，素有声望。对于江湖中的事儿，无论大小，全都懂得。同行的人们，把他推举出来，当他们的领袖，才能负一门的责任。由各门的领袖，再推举出两个会长，分为一正一副。那充当长春会总领袖的人，得是老江湖，做生意比人多挣钱，行为正大，做事光明，遇事不畏艰难，肯奋斗，肯牺牲，能调停事端，排难解纷，江湖人才看重。大家尊敬他，遇事都受他的指挥，服他的调动。这种人才，是最难得的。长春会的事务，分为对内、对外两种事儿。对内的事儿，是每逢有会的地方，到了会期的时候，得给各处来的江湖人安排住处。那住处的名词，很是特别，叫做“生意下处”。那里边住的人，和住店一样，不过不准住外人就是了。内里的东西，大家使用，不准毁坏。下处的规律很大，是住在那里的人，谁亦得遵守。比如下处里，有个变戏法的，他们没出去的时候，或是开了圆笼，或是打开他们的包儿，收拾他们的家俱，正在“挂托”哪（江湖人管他们变戏法，往家俱上弄鬼儿，调侃叫“挂托”），不论是谁，亦不准瞧看，还不准偷瞧，尤其是甲变戏法的挂托，乙变戏法的，更不准瞧看。如若瞧是不准，倘若偷瞧，那便是要“荣人家的门子”（江湖人管偷人的方法，调侃叫“荣人家的门子”），那是犯行规了，一定得受大家公平制裁。如若哪个江湖人，在屋中“夹磨”徒弟，外人亦得躲开。如若鞭徒弟的时候（江湖人管教徒弟的本领，调侃叫“夹磨”，管打徒弟，叫“鞭”），外人不准多言，更不准拦挡。如若人家教徒弟，听着不躲开，那便是要“荣人家的门子”，亦受大家制裁。如若甲、乙两个人要合伙做生意，挣了钱回来，到下处分钱了，外人亦不准瞧看。如若偷瞧，就有人耻笑。如若有人往下处“跨了点”来（什么叫“跨点”呢？他们江湖人，在会上支棚帐，摆摊子，如若来了人，要照顾他们。买的东西，给多少钱，调侃叫“迎门杵”。如若遇买主人忠厚，好说话，钱亦多，他们能够使“翻钢叠杵”的法子，教人多花钱。如若买主精明，或是狡猾，或是没钱，或是有钱，不肯多花，只要挣道“迎门杵”就完事，倘若有真阔的人，能瞧出真挣了大钱，就不能在摊上讲买卖。把这人哄到他们的住处，调侃叫“往窑里跨点”。这个人就是点头，他们在屋中能有最神秘、最妙的方法，把大款弄到手。可皇这种神秘的方法，非得得着师父的真传，才能挣到巨款。按着江湖的规律，甲往窑里跨点，乙见了得躲开，不能瞧着，亦不准听。如若瞧着，再听着，那神秘的法子，岂不学会了？江湖的人常说：“宁给十吊钱，不把艺来传。”别人要花他多少钱，都能成。可是要学他的本领，那可

就难了。我老云在各省，尝听他们江湖人说：“×××可不成。他连生意下处都没住过。”听他们这种口吻，可以推测出来，如若住过生意下处的人，一定能懂得江湖规律，事事都能晓得。江湖人对于久住生意下处的人，就尊敬得不得了。如若没住过生意下处的，他也许不懂得江湖规律。就是懂得点，亦是一知半解，不能全都懂得。如若江湖人有所讨论时，对于没住过下处的人，便都轻视他，遇事还得少说话。倘若多说话，便有人说：“你没住过生意下处，懂得什么？”好像没有发言权一样。可是开这生意下处，和开店一样，如若外人进来，就说“没有闲房，不住外界人。”若是江湖人，不管有闲房没有，有闲地方没有，怔往里走，没地方大家有义气，亦得匀个地方。开生意下处的人，对于江湖人的规律，都得懂得用个伙计，亦得懂得各行行规。他们伙计掌柜的，对于江湖人，眼界得宽，认识的愈多愈好。生意下处的买卖，能否发达立得住，立不住，全看当地的长春会的主要人的本领如何了。

长春会的主要人，对外的事很多，比如某处要开个庙会，本地的绅士们，亦立×××会，由大家推举出来几位素有声望的当会长，主持庙会的事务。这种人要想藉庙会之力，兴隆本地，首先得请最有名望的江湖人，在他们那个地方，成立长春会，给他们按着会期，给邀各样的生意。不论是什么地方创办庙会，没有江湖中的各样玩艺，绝不能成。可是在各种生意没到之先，长春会的主要人，得和当地的绅士商议好喽。可看他们那个地方，由江湖人先挑，把好地方选择好啦，指定了是江湖人使用。别的行当，给多少钱，亦不使用了。各样生意来全了，得由长春会的主要人，指定某处是搁文生意的地方，某处是搁武生意的地方。什么叫文生意呢？算卦的、相面的、摆小摊子卖药的，点痣的，凡是不带锣鼓“圆小年子”（场子围不了多少人，调侃叫“小年子”），都是文生意；变戏法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拉洋片的，都算武生意。可是武生意不准挨着文生意。那相面的，是凭唇齿之能，向围着的人说话，教人听着入味，才能挣钱的。如若挨着有个变戏法的，锣鼓乱响，震得人们耳音乱了，那相面的就不用挣钱了。长春会规定了，哪里是武生意的地方，那变戏法、拉洋片、打把式卖艺的就往哪里搁生意，绝不会乱搁场了。至于什么生意与什么生意摊子离多远，亦有一定的尺寸。谁亦不能碍谁的事。至于各种江湖玩艺，所占的地势，给本地的×××会，拿多少钱的花销，亦由长春会的主要人，和本地官绅、头面人物事先商议妥当。到了收这笔钱的时候，亦得有长春会的人，会同本地绅士，挨着摊子、场子，临时去收。总而言之，长春会的人，如若与本地绅士商议各种事务，以不教江湖人受损失、不受本地人欺压为最要紧的职务。

如今各省的乡镇，所立的庙会，都是江湖人给他们兴旺起来的。哪处亦是年年如是，没有不发达的。这种江湖人组织的长春会，各县的乡镇全部存在的。这种江湖团体，是流动性质的。随时的集合，亦无人管辖，亦无人指导，官府并不立案。他们对内，就为调剂江湖人做生意的地方，纠正江湖的规律。对外就是与各地××会联合，解决一切的地皮临时租价，与江湖人适用的地势而已。就以北平东边说吧，那里有个最大的庙会，是丫髻山。那京东的各县乡民，届时都往那里进香。江湖的人们，各行生意，亦都“顶那个神凑子”（江湖人管香会，调侃叫“神凑子”）。那里的长春会的首领，是难当的。当初有个“逼金福柳挑招汉”的高景全（江湖人管骑驴，调侃叫“逼金福柳”。管卖眼药的，调侃叫“挑招汉”的），他闯江湖多年，眼皮亦宽，

是江湖人都和他有来往。他到了丫髻山，大家推举他为那里长春会的会长。这种职任，是没有期限的。或是有了最大的过处，很犯众怒，或是自己不愿干了，才能算完。那高景全当了多年会长，亦没有从中取利。直到他干腻了，在天津三条石普乐园前边安了“招汉座子”，才与丫髻山的长春会脱离关系。在早年帝制时代，没有什么团体和组织。人民国以来，农、工、商、学、兵，都有了团体与组织，会计师、律师、新闻界、评书界等，都算是自由职业的团体，亦都有健全的组织。唯有江湖的艺人，与这些行的性质，俱都不同。在乡间有长春会，他们全都加入。在冀、察、平、津等处，都没有组织长春会的。这江湖人的行当，加入任何团体，都不相宜，都是不合法的。故此江湖人到了各省城、各商埠、各都市，都没有组织，是散乱无章的，弄得江湖乱道，彼此倾轧，时起纠纷。他们虽有兴隆地面、吸引观众的伟大之力，因为没有人在各市场指导他们接着文武生意立场子。各市场的经理人，多是资本家，亦不明白这江湖的事故，布置得不得法，把那富有吸引游人的力量，亦弄得薄弱了。各省市的地方当局，更无人注意江湖人的事儿。我老云这些年，往各处云游，只见济南城，有个长春会。内中的会员，全都是江湖人。那会长“××贵”，亦是江湖中的名人。我调查了几次，他们的内容很是不错。凡是外省的江湖人，到了那里，都得临时请求入会。经会中审查合格，发给会员证，才能在那里做生意。久在那里的江湖人，还得受过该会训练，然后才能在该地献艺。那里的各市场，文武生意，立的场子，亦适合江湖的纪律化。那里的江湖人，只要有真本领，就能得意。济南的江湖人，总算受了该会的益处了。其他各地，无有长春会的组织，就是有真本领的江湖人，亦得不着好地势，亦挣不了钱。可就应了江湖人的话了：“生意人不得地，当时就受气。”若是本领不好的，占着好地方，他亦难挣大钱。江湖人尝说：“能为不济，占了好地，亦是白欢喜。”现在北平这个地方，很有些个阔人，投资数万，买地皮，建房屋，创办市场。用的管理人员，不懂得江湖事，没有适应江湖艺人要求的杂技场布置，创办不起来，弄得失败了，把若干万的财产，变成了废物，当了摆式，亦不知道是怎么失败的。阅者若不相信，往各处兜个圈了，就看见那冤孽产生了。

江湖中的叫点儿内幕

我老云在每年冬季，要是混上了温暖的衣服，在最冷的天气时，常往外边闲逛。走在天津的租界，或是中国富庶的区域里，常见有一种乞丐，头上没有帽子，上身赤着膀背，下身穿条单裤，向人行乞。别人穿着一身棉衣，还冻得难受，他那样有多可怜哪！谁瞧见，亦得动心。几个铜子，人人能给。有阔人瞧见，三元两元的一样周济。可是我这人好奇心胜，遇见了这种乞丐，我豁出冷去，在他身后跟着，倒看他们能要多少钱，要完了钱，他去干什么？结果有一个乞丐，教我看了个全始全终。他那天不到三个钟头，要了有四元多钱，他不要了。我以为他是拿着买衣服哪。不料他亦有家，回到家中，一会儿出来，亦穿上大棉袍、棉马褂、棉裤、棉鞋，带上皮帽子，出门亦坐洋车。我真是莫名其妙。并且他到了第二天，又赤着膀背，穿条单裤，向人要钱，求人可怜。我最纳闷的是，那么冷的天，三四个钟头，会冻不坏他。其中定有不怕冻的妙法，要不然就冻坏了。我把这事记在心里，没事的时候，和江湖的朋友闲谈，偶然谈到这假乞丐不怕冻的事儿。有个江湖人知道其中的内幕，据他说，世上的善人虽多，可是善财难舍。普通的要饭乞丐，怎么说得可怜，亦没人注意，更没有肯多周济。这种假乞丐，每逢冬天，他要出去骗财，在未出去之先，得买他一斤好烧酒，一块红矾，在屋里脱下衣服来，用棉花沾酒，往皮肤上擦红矾，擦完了之后，用极少红矾，置于酒中，把酒喝下肚去。功夫不大，红矾与酒性均发了，那身上如出火炭般热，再想穿衣服亦穿不住了。他这样弄好了，往街巷里，向行人要钱，有三四个钟头，绝冻不坏他。要完了钱，回到家中，可得穿上衣服，往澡塘子大洗特洗，洗完，吃东西。照样子几个月，那红矾的毒质，渗在皮肤之上，到了春天，一定得发作出来。能够像烂桃似的，遍体鳞伤，久治不愈。我向某君问：“他们知道将来毒大了，有害于己吗？”某君谈：“他们哪能不知道？”我说：“他们知道将来有害，为什么还干那个呢？”某君说：“社会里的人都是顾眼前，不顾将来。他们这种人，亦是社会中的败类，不务正道，成天价蒙事。弄得没有办法啦，才想干这个。他明知道鸩酒喝多了，有害性命。在没有解渴的时候，亦只可出此下策，来个饮鸩止渴。至于后来怎样，他们先顾不及。可是干这不正经事的人，都是很聪明的，不过是假聪明，自误终身吧。那真聪明的人，没有这种举动呀。”

老云再为染花柳病的人们进一忠言

前几天我谈了一回治花柳病的花柳座子，把其中的黑幕揭穿了，并且还劝爱多管闲事、爱逞能的人，把治花柳病的药方，写在折上，如遇了染花柳病人，他就把招子取出来，教人吃他那种药。吃坏的多，吃好了的，那是家中的德行。不料我说了不久，就接连不断的出了好几档吃花柳药害了性命的。据本报十四日载“平东公主坟住有刘克勋，在河南做事。因冶游得了花柳病，回家调治，有孙某汇集剩录药册，专为人调治花柳。刘克勋服了他的药，上吐下泻，咽喉肿痛，三日不进饮食而亡。”虽然验尸埋了，他们的官司，还没解决哪。这种事看着有多危险！那个折子先生，虽然没有害人的心，可是那药把人治死了。虽然他有应得之罪，已死的人，亦是粗心，选择不慎哪！望各界的人士，关于这类事，努力宣传，使染花柳病的人，有所警惕。有了病找官府考试正取的花柳科大夫调治。千万别用折子先生们的成方，免得出错了，亦是爱护的善意。宣传此事，亦有功德呀。望阅者茶余酒后，多谈这种事，使没受过害的人，有了戒心才好。

江湖艺人快手卢

北平这个地方，变戏法的艺人，可真是不少。在各市场庙会，拉个场儿，做明年子的，有几十个。要找一个堪称上选的人材，很是不易。据我调查，他们的立子行搁明地的有两档子：一种，又练玩艺，又变戏法的。变戏法是引人，圆年子，练玩艺要钱。那不是纯粹的戏法。说行话那是“签子活”，不过是彩门的一种玩艺，不能以戏法挣钱。有一种在场内，立着一对圆笼，上边写着“×××堂，专应堂会，巧变戏法”。对面放过小长笛箫，一条毡子，一把破铁壶，几个旧式的茶杯，锣鼓三件。变仙人摘豆，巧耍连球，招引人，圆年子；变大海碗，罗圈当当等等的戏法要钱。不练各种功夫，这样倒是纯粹的戏法。只是没有一个能用小戏法搁场的。在民国十三年，营口洼坑甸市场，有个辽阳人，叫王老疙瘩。他就专变小戏法。他那啃包，就是一个小笛箫，十几个小茶杯，一个小铜锣。十几件东西，就能变戏法挣钱。他亦没有圆笼，小包儿背着轻松，走亦方便。到了哪儿场子站的人多，挣钱更多。是江湖人都佩服他，说“相家一包儿，控子一挑儿”。天津当年曾有个戏法罗，亦是那样。

北平变旧戏法的，有个快手卢，是北平涿州的人。自幼就学了立子行，大小戏法，学了无数。他的人样亦好，口齿伶俐，嗓音宏亮。在他年青的时候，专做明地。往各市场、各庙会，搁场子，变戏法儿。他亦会点前棚，圆年子，卖弄钢口，使个活票点儿。瞧着人够挣钱了，扣个腥儿，就把人吸住。什么叫“扣腥儿”呢？就是他们变戏法的，在场内，用个卫帽，扣上个鸡毛，说能变只鹰。在毡子盖上个兔尾巴，说能变个活兔。把看热闹的人引住了，不变这两样，变个海碗来条金鱼，就要钱。直到把钱要完了，亦不变那黄鹰和兔儿。他不过使那个方法把人吸住，行话叫“扣腥”，调侃叫“使拴马桩儿”。快手卢的戏法，变什么亦比别人手快。变得格外利落。久看他戏法的人，就叫他“快手卢”。他得这个名儿，才享了大名。他又赶上清末的时候，外国人士到了北平。那外国人要中国的戏法，快手卢的家档子，又挣了大钱。唱大戏得有箱，变戏法得有档。他练得往身上“挂活”（变戏法的人，往身上藏东西，行话叫“挂活”），比谁挂得都多。别看身上藏了那东西，往台上一走，放开脚走，行动自由，不露痕迹。“落活”亦干净（“落”应读“潦”。他们变戏法的人，管由身上往下变东西，行话叫“落活”）。他所落的活，有“十三太保”，“九连灯”，“九龙闹海”，“八仙过海”。落完了一件戏法，还能多饶上一两件，使人惊奇。其艺术过人之处，实是不少。他常做外国的家档子，还练了一嘴外国话。清室各王公府内，亦常看他的戏法。光绪年间，提起快手卢来，几乎无人不知。有个美国魔术跳舞团的经理人，叫玛齐师的，来到北平，见快手卢的戏法变得好，与他订立合同，邀快手卢搭入该班，往南洋群岛、菲律宾、小吕宋、香港、台湾等处献艺，颇受欢迎，均获重利。只是他恋家乡，不愿久走外国。他等到合同的期限满了，就回了中国。他回来的时候，还费了很大的周折。庚子年变乱之后，东交民巷的各国人，每逢有喜庆宴会，招待宾客时，都邀快手卢的戏法。他每逢变的时候，铺垫话儿，不说中国话，能说外国话，还能用外国语当场抓眼，抖个包儿，把色（“应读“骰”）唐码子，逗的咧了瓢儿。怎么不挣“色唐杵”呀？（江湖人管外界人，调侃叫“色唐码子”，把外国人逗乐，调侃叫“咧了瓢儿”；管挣洋钱，调侃叫“色唐杵儿”。）有些个外国人，在南洋

群岛看过他的戏法，到了北平，点出名来教人给找快手卢，看看他的手艺。他出了一趟外洋，不只能挣回钱来，还学了些个“色唐钢儿”（江湖人管说外国话，调侃叫“色唐钢儿”）。在色唐的穴眼里，立了万儿。（江湖人管中国人到了外国的地方享了大名，调侃儿叫“到色唐穴眼里，立了万儿”。）在清末民初的时儿，彩立子行的人，见中国戏法不吃香了，有好些个人，会投机，挑起幌子来，弄分音乐，旗上写着“外洋新到洋戏法”，穿身洋服，在台上变起活来，就能挣钱。其实那些个戏法，并不出奇，只是社会里的人，好奇心胜，不论什么，只要挑出色唐的幌子，就能蒙住人了，那怕是色唐码子放的屁哪，亦能有人说真香。中国戏法实在比外国戏法好。据他们变的罗圈当当、仙人摘豆，能教人围着看四面儿，绝不能看漏了。那洋戏法只能看一面，左、右、后三面，不准外人看。如若上台前边看，他们变的洋戏法，甚是新奇。若是站在后边一看，可就稀松平常了。洋戏法无论多好，只能兴旺一时，不能久存。那仙人摘豆，罗圈当当，虽是旧戏法，变多少年，亦有人能看。那外国戏法，只要变的日子多了，就没人看啦。阅者如不相信，像当初他们变的人头讲话，在如今就没人看了。旧戏法是百观不厌哪。当初洋戏法盛行的时候，变旧戏法的人，亦受了些影响。唯有快手卢，不但不受影响，并且还挣外国人的钱。有些人见他挣外国人的钱，比挣中国人肥的多，生了羡慕之心，这个亦拱，那个亦挤。只是那外国人，不看他们的玩艺，专看快手卢。拱亦不成，挤亦不成。快手卢活穴大转，很挣了不少钱。只是他染了不良嗜好，好抽大烟，好养活鸟儿，把平生的钱财，俱都耗尽。到了他的晚年，有家档子就去做生意。如若没有事，他就到福海居去听评书。最后他成天不在，只在王八茶馆喝茶。晒了就冲，冲得腰亦弯了，弄得身体受了伤，到了变戏法的时候，常常“泡了活儿”（江湖人管变戏法变露了，调侃儿叫“泡了活儿”）。因为他的人缘好，看主都能原谅。虽然常泡活儿，亦没甚关系。他到了晚年，每逢有家档子，就带着他儿子卢万祥走堂会。所去的地方是北京饭店、六国饭店、各国医院、各使馆兵营。他们父子净做堂会，把地上搁场子的事，就失了传啦。至到如今，快手卢已经死了，他的儿子快少卢，只能做堂会，上台表演。那搁场子、圆年子、使栓马桩儿、扣腥儿、使杵门子等等江湖事，全都不会，只能做堂会。到了如今，北平这个地方，国府南迁之后，市面萧条。社会里的人们，都不大办事，堂会的事日见稀少。他又不会上地抓钱，幸而北京饭店、六国饭店，值事诸公，念与快手卢多年之好，极力维持。所有外国人要看戏法的时候，都找快少卢，不找别人。据卢万祥说，他现在一家数口，就仗着他父亲的旧日朋友维持，衣食无愁。快手卢有朋友如此，亦能使朋友看父敬子了。

江湖中做老烤的生意各市场庙会，常有一种摆摊子卖老虎骨头的。那摊上是块毯子，铺在地上。一个长条的筐箩，四条老虎腿，一把小钢挫，一把小锯，有些纸张。如若有人看那虎腿，骨壮筋强，爪儿似爪，那骨髓油，骨内骨外都浮着。凡是做这种生意的人，都是平东的居多。不论在哪个地方做买卖，亦没有摆长了的。据他所说，他是关东的人，专指着打围场挣钱养家。如今是来找他的亲戚，随身带着些货物。这种虎骨，是贵重的东西，要到各药铺去买，能卖一块多一钱。专治风寒麻木、筋骨疼痛、腰酸腿疼、多年的寒腿、肾寒肾虚、梦遗滑精、小肠疝气、五劳七伤、左右偏坠、左瘫右痪、半身不遂、诸虚百损。如若有些病症，可以买点虎骨，回到家中泡酒喝。这种药酒喝长了，能够舒筋活血、追风散寒、强筋壮骨、提气补神、增加饮

食、延年益寿。再吃长了，能够种子。为了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吃的日子多了，生育儿女，接续后世香烟。人生在世防备老，草留根深等来春。为人若是无有后，到了老来徒伤悲。我这虎骨，在药性里说，是大热的东西。专门治寒，可不治热病。如若是热病，愈吃愈坏。还有不治暴发火眼，风火牙疼。那些病喝了虎骨酒，愈喝愈疼。那位说：“你这虎骨卖多少钱一两呢？”

“我这东西卖一毛钱一两。我可是呆不长。卖几天我就走了。”他们这样说，就真有人买。有人买的时候，他把虎骨放在凳子上，用麻袋垫上便锯，现往下锯，锯下来用戥子现秤。我老云是好说真理。我国的药品，是草药不值钱。他们这卖老虎骨头的，有那样好东西，何不往药铺去卖？管保比他们零锯着卖，省事省神，还能多卖钱。他们有真东西，应当往真识货的地方去卖。何必向不识货的人费话？不问可知，他们那东西是假的。至于这假东西，是什么东西做的，局外人是容易知道的。我还在护国寺庙会上，见过一个卖老虎骨头的，带卖麝香。据他说：“那麝香出在关东。东三省有香獐子的肚脐儿。每逢到了夏天，香獐子往山石上一躺，把肚脐张开，那各样的虫子，都往他肚脐里钻。它一疼，肚脐就并上，撒腿乱跑。可是香獐子亦知道它那肚脐是宝贝，如若有人捉它，它亦是先把那宝贝毁坏了，不教人得着。鹿护犄角，象护牙，狗护宝，牛护黄。要捉香獐子，得有好法子。那香獐子专好听音乐。如若要捉它，得上山中吹动了音乐。它只听见了，就闻声而至。到了吹打音乐的附近，它就不走了。地上有酒制的果品，它吃得醉了，就能拿活的。拿住了就得它的麝香。麝香有生，有熟的。七年为生，八年为熟。这种东西，最贱的卖一元二毛钱一分。好的当门子麝香，卖两块多钱一分。麝香这种药，专能通人的七窍，通人身上的穴道。好膏药里没有它不成，好闻药里没有它不成。这麝香要带在身上，别进花场子。如若进了花场子，那百样的花儿，全部自落。就是怀胎受孕的妇人，带着了麝香，亦能把胎坠落了。”他把那麝香说得天花乱坠，就真有人买。

我要知道他们的内幕，就向江湖人探讨，他们那老虎骨头，假麝香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做的？有个老江湖人，对于这行生意的内幕，很是知道的。他说：“卖虎骨的这行儿，调侃儿就叫‘老烤’。做这种生意的，都得穿乡下人的衣服，说话要怔像儿。师傅收徒弟，教给徒弟前棚的生意。到了那里，怎么看地势，怎么撂生意，圆年子，卖弄钢口，屐年啃条子，把各样的病，都说出来，才能说药铺的虎骨贵得多，他们卖得很便宜，为诱惑人上当，唯一不二的妙法，就是卖的时候，如若遇见了‘火点’（江湖人管有钱的人，调侃儿叫‘火点’），如何翻钢叠杵。人家想买两角，他能翻上去，教人买两元钱的。倘若那火点有虚弱之症，他们还使枪里加花之法，取出鹿胎来，教人买他的鹿胎，或是鹿胎丸儿。或是虎骨鹿茸丸，虎骨膏。‘火点若正’（江湖管有钱的人忠厚朴实，调侃叫‘正点’），数十元钱，亦能到手。他们教徒弟是什么都教。只是不教给徒弟做那假虎骨，做那假麝香，做那假鹿胎。徒弟学会了卖虎骨、鹿胎的本领，得往各处做生意，卖了钱回去，好好地孝敬师父，得给他师父挣几年钱，师父才肯把那‘攥弄里腥啃’的方法（江湖人管自己亲手做假东西，调侃叫‘攥弄里腥啃’）传给徒弟。”我问他那假虎骨、假鹿胎、假麝香，是什么东西做的？据那个老江湖人说：老虎的后腿是三节，骡、马、牛、驴的后腿，都是两节，做出来亦不像真的。唯有那骆驼的后腿，有三节，他们就使骆驼腿做假的。可是这做假虎骨，亦极不容易，较比学什么手艺都难。那老虎爪，是鷓爪做上的。那虎腿爪相联着的筋，

是牛筋弄的。若是把三样材料得着，得用极好硬炭火慢慢的熏烤。把那骨头上烤的油儿外浮里溢了，把爪筋烤上，亦费许多日的时间，方能做成。那鹿胎倒容易，只用羊胎能充着卖。费事的地方，是往羊胎上的嘴内镶几个小牙。有些懂行的人说，那胎成了个儿就长牙，安上了牙才能像真的。那麝香倒不假，只是那皮儿，是药铺把麝香卖完了，他们买了来，用各种香料，做得了假麝香，往那皮儿里装，那皮儿亦有真麝香的味儿，就是真懂行的人，亦能上他们的当。据我听某江湖人所说的情形推考，这做者烤生意的人，所卖的腥啃，若是卖了去，当真的吃了，还不至于有多大的害处，不过耽误了病是真的。我老云在中年时候，往各处云游，很见了许多老烤儿的生意。到了如今，这种生意，各大都市，是少了。各县的山场、庙会、集镇，是多的。他们不在各大都市做生意，往乡间去卖。其中的原因，是各大都市地方有卫生当局，对于无执照售药，取缔得很严。他们卖的这种假东西，若是遵着市政卫生章程去领执照，亦怕不成。那卫生的管理法，就不能容许的。所以卖老烤的，都没有零售药品的执照，时常受人驱逐，亦是他们不能在都市省城存在的重大原因。再者，都市的人士，知识开化，对于他们这假东西，一看就能看破，上当的人少，他们不能多挣钱，就都奔了乡间。乘着各县的人知识浅，取缔得不严，去骗乡下人去了。做这种生意的人，亦是时代的落伍者，受着人类知识进化的淘汰。他们还是脑筋太旧，牢守旧规，绝不改革。据我老云所料，再过个十年八年哪，这行儿的生意，亦就没有了。

燕班子之内幕

清末时，浙江蒋巡抚，为官清正，闻各府县官员，多有贪脏卖法的，遣人往各处严察。有数州府官，因贪脏被察有实据，被蒋巡抚惩了。其余的府州县官吏，有曾受贿的，俱都恐惧不安。绍兴府桂××曾受数十次贿赂，得款数十万元。彼为保持官职之计，命其心腹数人，在外访查，如有蒋巡抚派来暗察他的人时，禀报于他。在知府衙东有德兴老店，来有外客四人，都是北京口音，时常向店客探问：该府官吏有无贪脏受贿事否？每逢桂××知府升堂问案时，他们亦必往大堂前观瞧。不料桂××知府的心腹人，窥破这四个人行藏，料为蒋巡抚所派之人，禀于桂××知府。桂知府命他心腹之人，昼夜往德隆店监视，且嘱他们，如该四人一齐外出时，速报他知。一日恰巧该四客人俱都外出，桂××知府得报，乘轿驰至德隆店，命店伙将该客所住之房开了锁，到屋中搜查其行李等物。见有蒋巡抚访牌一道，凡桂知府受贿之事，俱都详细载明。又有致山阴县令一封书信。启视信中，见笺上写有“蒋厅尊奉大宪命，探事来治，请祈照察”云云。桂知府见个人所做之事，俱被四人访察真了，心中大惧。惟恐四人归省，失职受惩。匆匆回衙，遣人往山阴去请该县来议挽救之法。又命他心腹仍往德隆店，查看四人动静。当日晚间四人归店，见其行李散乱，向店伙追问，何人动他们的行李？店伙把桂××来查看之事说明。四人默默无言，次日早晨，命店伙雇了船只，用完早点，就起身离店。桂知府得报，忙与山阴县令携带礼物，追往码头。府县乘轿在前，八个家人抬四桶礼物在后。据说，桶前是轿子，八人觉桶的分量过于沉重，料其中必有巨金，往见四人纳贿托情。及府县至码头时，见该船中已剩三人。登舟时，问：“蒋大人何在？”三人齐说：“已乘小舟，驰归省垣了。”桂知府与山阴县令向这三人致意：蒋大人至此，未得招待，甚为抱歉。今有微薄之礼，乞代转交。三人收下八桶礼物，桂知府与山阴县令才欣然而归。觉着一万白银贿款已收，他二人官职不能动摇，亦不能获罪了。过了数月不见动静，始知钱能神通，蒋大人受贿不究了。有一次因公入省，桂知府往谒巡抚，见蒋巡抚待彼甚好。偶谈前事，探问：“大人曾遣人往绍兴否？”蒋巡抚答：“没有派人往绍兴去。”桂知府大骇。料万两巨款，已被他人骗去，事已过去，无法寻找。如哑子吃了黄连，只好忍痛不言。亦难测那骗子为谁，有此大胆。

该知府受骗事，系我老云的朋友所说。我曾以此事，向老江湖人探讨骗官府巨款的人们是否江湖人。某老江湖人说：“骗官员的，亦江湖人也。他们这行儿叫‘燕班子’。或三或五，或数十人，组织一种骗人的团体。其中的领袖，调侃叫‘掌穴的’。可是这个掌穴的人材，极不易得。第一要相貌好；第二要谈吐好；第三要博学多才。对于政界的人物，政界的事，全要明了。在那清室的时代，旗官有权。干这个还得有口京话，教人看他的穿章打扮，言谈话语，像个北京的旗人，才能教人相信他是个旗官。它的伙计亦得受过相当的训练。有专管探听各种消息的，有随着掌穴，当‘展点’的（江湖人，管当仆人的，调侃儿叫‘展点’）。他们不天天出来骗财。不定几个月，或是几年出来一次。可是哪一次，亦能弄个万儿八千的。燕班子这行儿，在江湖中，是大生意。比较金、皮、彩、挂那些行，做的事大多了。可是他们就永远别‘朝翅子’。如若朝了翅子，哪个亦有几年的徒刑罪在身上背着哪。如今常有些个‘里腥海冷翅子’（江湖人管假军官，调侃儿叫‘里腥海

冷翅子’) 私发委任，卖官骗财。遭了官司的，那就是要做燕班于的生意，得不着‘拔眼’ (江湖人，管各种口传心授的秘诀，调侃儿叫‘拔眼’)，骗术不精，财到手，就教被骗的人觉悟，那如何不遭官事？”风、马、燕、雀四大门的生意，潜伏在社会里，因为他们有拔眼儿，犯案的时候最少。最奇怪的就是他们骗了做官的人，能教被骗的人有苦难言。那种拔眼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呀！

团柴的规律

说评书的这行儿，调侃儿叫“团柴”的，又叫“使短家伙”的，虽然是艺人，他们的规矩很严。就以他们在场上说吧，无论谁来了，亦不能行礼，亦不能答言。如若行礼答言，亦有一定的时间。设若有在台上答言，与人行礼，那就算坏了规矩。当初我在少年的时候，在后门听王致廉的《包公案》。有一次他在台上说：“我们这行儿，对于亲朋，是不应酬的。有些人常怪我在台上不理人。其实我们这行儿，不能理人。比如今天我正说《隋唐》，裴元庆由外边走进中军帐。他父亲裴仁基说：‘儿呀，你来了。’可巧由外边进来一个熟人，我在台上向他说：‘你来了。’这人能给我一茶壶，他急了就问：‘咱们不玩笑，怎么我进门你就叫我儿呀，你来了？比如我说书的，说：裴元庆正在帐中坐着。他父亲裴仁基从外边进来，裴元庆说：‘爹爹你来了。’可巧在这时候，进来一位书座，我冲书座说：‘你来了。’这位便宜了。旁边还有说便宜的，说：‘说书的爹，亦来听书啊？’所以我们这行人，若在台上说书，有熟人进来，我若不理谁，可别怪我不理人。我们这行，就是这样规矩。”当初我老云在交道口马路旁边听书。正听李致清的《封神榜》。他师父程德印，从场子前边走过来，李致清要给他师父请安。程德印说：“掌着买卖不拿腿。”他就不行礼了。后来我向李先生问，什么叫“掌着买卖不拿腿”？李先生说：“我们这行人，如若正在场内说着书，见了亲朋，不能行礼，和戏台上一样。如若正唱《恶虎村》，去黄天霸的那个角，冲台底下熟人请个安，那成吗？我们亦是一样。我们的行话，管说着书，叫‘掌买卖’，管别请安施礼，叫‘不拿腿儿’。”我听了这个解释，才知道他们这行规矩。有一次，老云在天津三不管听评书，听的是张杰鑫的徒弟马轸元说《三侠剑》。他是由营口刚回到天津，还没见着他师父哪。可巧张杰鑫从他场子外边路过。他出了场，给他师父磕个头。张杰鑫说：“掌着买卖不爬萨”。后来我问马先生，什么叫“不爬萨”？他说：“我们这行儿，管别磕头，调侃叫‘不爬萨’。”有一次，我在三不管听刘庆和的大鼓书，他师父牛德兴来了，他正说书哪。要给牛德兴磕头，牛德兴说“使着买卖，不用叩瓢。”我没问他亦猜透了，“使着买卖”是“说着书哪”。“别磕头”，就是“不叩瓢”。有一次我老云走在花市，遇见了一个新上跳板说书的。我问他在这里干什么，他说：“跟活哪。”我对于这行话，不大明白。我问他什么叫“跟活儿”？“跟活儿”是怎么回事？他说：“我们说书的这行，如若徒弟去听师父说书，不能像书座儿听书解闷。我们要听师父的书，行话叫‘跟活’。跟活儿还有规矩，不准去晚了。比如，三点钟开书，两点钟就得到，走在师父前头为是。如若坐在凳上等师父，师父来了，徒弟还得站起来，沏上茶给师父斟一碗，然后才能自己喝哪。如若要走，亦得等着散了书，随着师父一同去。如若不等散书走，那便是坏了规矩。”有一次，我老云在天桥碰见了连阔如，我问他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替买卖。”我问他：“什么叫‘替买卖’？”他说：“今天是刘继业他父亲寿日。他在琳泉居说灯晚。今天在他家应酬亲友，来不了，教我来替他说一天。行话叫‘替买卖’。”我说：“我亦没事，同你去听听书。”我记得他那天晚上，说的是“卞和三进宝”、“楚相昭阳”、“丢和氏璧”、“怒打张仪”，又串到“蔺相如完璧归赵、将相和”。他说到十一点多散书，挣了几十吊钱。他没拿着，向茶馆掌柜的说：“你把杆头儿给挂起来吧。”那掌柜的，就把

钱端走了。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？连阔如说：“我们说书这行，如若替谁说几天，挣了钱不能拿走。按着规矩，存在柜上，这钱还是人家本人的。说行话叫‘把杵头儿挂起来’。”我问他：“替说书的不把钱留下，说完了带起来的有没有？”他说：“有倒是有，那不过是师父替徒弟说一天，说完了把钱全带走。除了师父之外，别人是不行的。”我听他们所说，才知道江湖艺人，是有义气的。

骗术门之内幕

年前通县长途汽车站的地方，有由兴隆县来的杨某，欲往北平。在站候车之际，有一人散放传单。杨某接了一张，见传单上印着是：“北平大兴华银号启事：本号司帐李树华，年二十四岁，江苏省镇江人氏。在柜服务有年，素极老诚。不料最近冶游亏款，节关将近，彼竟将柜款一千七百元拐逃，遍找无踪。业经报案。不论哪界人士，如有将其捕获者，酬洋五百元。知其下落送信于本号，因而破获者，酬洋百元。蓄款以待，绝不食言，并开具该拐犯相貌如下：中等身材，面白无麻，唯左眼皮上，有硃砂痣一块，分头。镶有金牙两个。戴美式毡帽，身穿胡绉夹袍，春绸夹袄，上海式礼服呢鞋。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夏历八月十日北平大兴华银号

经理谨启”。

杨某看毕传单，折起来收在兜内。在他身旁站立有一人，亦手持传单观瞧。杨某见这人，长的身躯高大，相貌魁梧，象个练武的样子，约有三十多岁。这人见杨某看他，就问杨某：“你亦往北京去吗？”杨某说：“我到北平西直门外海淀去看个朋友”。这人说：“我亦到海淀有事。我们搭个伴吧。”说着他把那传单折起来，在手中拿着。功夫不大，汽车来了。他们买票上车，挨着坐着。车开出了通州的时候，两个人闲聊大天。杨某问他姓氏职业，这人说：“姓王，叫王绍贤。在某机关服务。”两个人直聊到北平东四牌楼汽车站，下了汽车，又改乘电车，到了西直门，同行出城，走在路上闲谈。行至中途，见路旁有个钱铺，有一男一女买烟。王绍贤用胳膊肘儿一拐杨某，悄悄说道：“你看那买烟的男子。”杨某站住了，仔细一看，这个男子，长得中等身材，白脸膛儿，左眼皮上有一块硃砂红痣。上齿有金牙两个，头戴美式毡帽，胡绉的夹袍，春绸的夹袄，上海式的礼服、呢鞋，约有二十多岁，手中提着一个大皮包。杨某见这人，与那传单上所载的相貌穿着一样，他很是惊讶。只见那王绍贤气势很壮，过去一拍那拐款主人，说：“朋友，你跟我到那边有句话说。”那拐犯与那女子，立时面上就露出惊慌的神色。好好的跟着王绍贤，往房后而去。杨某看着走了心神，亦跟随着走到房后。王绍贤向那拐犯说：“你这官司打了吧。”那拐犯当时跪在地上给他磕头，苦苦的央求，那女的亦直说好话。杨某在旁听他们所说，才知道这拐犯是由柜上拐了一千七百元，用三百元接了个妓女，要往江苏，回归原籍，不敢走北平的各车站，怕有官人捕获，遭官司，绕道在这里。要走啦，被王绍贤遇见。他怎么哀求，亦是不行。最后那拐犯打开他那大皮包。杨某凑过去一看，那皮包内有一对赤金镯子，四个金戒指，两匣人参。那拐犯由皮包之中，取出来有二百元钞票，向王绍贤说：“朋友，你要把我放了，我有一百五十元酬谢你。我感激你的好处。我们还是朋友。”王绍贤说：“一百五十元那可不行。”说着把那张传单取出来，教他自己看，那上边有酬谢五百元的字样。说：“我放着五百元不要，要你这一百五十元？你跟我打官司吧。”这拐犯说：“我这一千七百元，除花了五百元之外，都买金首饰了，只剩这二百元，作为路费啦。给你一百五十元，我留五十元好回家呀。”王绍贤执意不肯。他们费了许多唇舌，杨某亦假装好人，给他说好话。结果二百元，都给了王绍贤，那姓王的拿着钱，匆匆而去。杨某看着便宜，觉着这里有油水。他亦伸手，恫吓拐犯。那拐犯到了这时，表示后悔，愿意急速回家，免得遭官司。他没了现款，愿把东西变卖了，有路费好走。杨某身上带着七十元钞票，给

了拐犯，留了人家两个金戒指一个金镯子，两匣人参。拐犯感谢他去了。杨某觉着这东西值三四百元，他欢喜得了不得，连朋友亦没瞧就回城内，想变卖这些东西。不料到了金店碰了个大钉子。那金镯子、金戒指、钻石都是假的。他又往药铺去了一趟，求人家给他看那人参。结果亦是不真。他到了这时候，才醒悟了。受了骗匪的“流星赶月”啦！花了七十元，买了点子假东西。他与老云的朋友，是朋友。我把他受骗的事写出来，揭穿个中的黑幕，杨某的名字就不用说了。他被骗的原因，是在通州吃早饭，露了财，才有骗匪注意，设局将款骗去。看起来还是行路时别露财为妙。

江湖中之挑青子汗的

在民国八年，我因事在烟台，与友人陆子扬往牟平县找人。走到城西莱山，那天恰巧赶上集场，有无数的乡民，乱挤乱蹭，叫喊之声，十分热闹。在北头戏台旁边，有一群人，围了个风雨不透。我挤进去一看，见里面有一档子生意，地上铺块毯子，有个小皮匣，一把破扇子，一把小刀。有个人长得凶眉恶眼的，向大众指指画画的，正说：“我不是此地人，我是济南历城县的人。我们是亲哥两个，我有个兄弟，在龙门学买卖。不料他没出息，把柜上的钱拐跑。我出来找他，手足之情，他虽不务正业，我得把他找回家去，不能教他漂流外方。我找了好几个月，亦没找着。我的路费花缺了，走在贵宝地，举目无亲，住店要店钱，吃饭要饭钱。我得求求众位，我可不是要饭，亦不白求众位。我家是打铁为生，有个祖传的秘方，神效无比的刀伤药。当初我家可不卖这药，配得了，只为行好积德，不论是街坊邻居，认识不认识，谁要做活不留神，把手割破了，或是和人斗殴，刀砍斧划，到我家一说，白给一包刀伤药，抹在伤处，当时就止住了，不能流血。消肿止痛，长的还快，伤不重当时封口，伤重了三两天封口。到了济南府，向人打听吧。西关铁铺王家，舍刀伤药，无人不知。我们这药原是不卖，如今我困在这里，无了法啦。配了这药，卖给众位。那位说了：‘赶集赶庙，有那传真方卖假药，说得挺好，到了用时不见效力，教他们蒙怕了。你的药我们亦不敢买。’倒是这样，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眼。眼是观宝珠，嘴是试金石。真金不怕火炼，好货不怕试验。我把这药，当面试验一回，教众位看看。如若众位看着有效力再买。倘若看着没有效力，算我蒙人，谁亦别买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伸手把刀子拿起来。他这刀子，约有一尺长，看着就很快。他又说：“怎样试验哪？我把大腿上，割个口儿，往上抹刀伤药，抹上就能止疼止血。”他又把刀子放下，一掀小布匣，从里边取出多包药来。他说：“众位，我要自己由这堆药里取出一包来，众位也许说我这药有真有假。真的三成，假的七成，三七搀着，二八对着。我别自己拿，教哪位替我由里边拿出一包来。哪位受累替我取一包？”他这样说，就有那好事的人，走过去伸手，给挑出一包来。他把那药包接过去，当众打开。那药是末儿，红中发白的颜色。他用手把左腿的带儿解开，把裤子往上一捋，露出半截腿来。他右手拿着刀子，大声嚷嚷：“我要割了。这亦不怪众位不真信，是那些个婊子养的，把人冤怕了。我割回试验，众位看我割的时候，疼的呲牙咧嘴，止住了血亦不流了。果然是这样，大家都买我一包，行个方便，结个人缘。卖多少钱一包哪？我卖一毛钱一包，那位说我要，你先别忙买，这时我亦不卖，等我试验好了再买。今天我是先卖五十包。可是买一包，格外还送一包。过了五十包之外，是一毛钱一包，不多送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用刀子往大腿肚子猛然去割。看的人们，胆小的闭上眼，不敢睁开瞧。他刀子一割，顺着大腿往外流血，直疼的他呲牙咧嘴。他直嚷：“好疼啊！”他围着场子转了一道，流了不少血。然后往场当中一坐，他把药往伤口上一撒，伸手拿起破扇子，说：“有人说受了伤，要用布蒙上，留神受风。受了破伤风。可活不了。今天我教众位看看咱的药有多大的力量。”说完了，他用扇子往伤处嗯嗯的扇起来。足扇了二、三十下，他才把扇子放下，向四外人说：“众位看我的药怎样？止疼消肿不流血吧。”大众往他腿上一看，果然不流血啦。那血凝在伤口上，好像要封口一样。连我老云看着，都佩服他的刀伤药了。于是他就说：“哪位买？一毛钱

两包。买一送一包，五十包为止，多了不卖。买着亦别欢喜，买不着亦别恼。哪位要哪位伸手。”他这么说，围着的人，争先恐后的抢着买。我老云亦看出当面试验的药品好，掏出一毛钱，买了两包，买完了，办事回归。我把这两包药，好好的收存起来，想着遇事，行个方便，结个人缘。

事情过了几个月，到了大连，住于浪速汀某客栈。有一天该栈的厨师贪酒吃醉，一时不慎，用刀将手割破，血流不止。我把这药取出来，向他们夸海口，说了朗言大话：“我这药神效无比。”及至把药上好，那厨师疼得更厉害了，血还是流的不止。没露成脸，当时难看，人家另求别的药去了。我后来才明白是上当。那卖刀伤药的，是个走江湖卖药的。我向江湖人探讨卖刀伤药的内幕。有某江湖人说：“卖刀伤药这行，调侃叫‘挑青子汗的’（江湖人的行话，总名词叫“春点”，拿着那春点的侃儿考察，管刀子叫“青子”，管药叫“汗儿”。“青子汗”，即“刀伤药”也。）干这行儿的生意，亦大有研究。按他们的行规，是“打走马穴”的买卖（江湖人管今天在东，明天在西，不靠长地方，随处乱跑的、流动性质的生意，调侃叫“打走马穴”）。其骗人之法，亦分前后棚。前棚的生意，第一是圆年子，招引观众来，人愈多愈好。及至人多了，调侃儿叫“年子火炽”。围多了人时，嘴里所说的话，一件件，一桩桩，按行话那叫“卖弄钢口”。他们用刀往大腿上真割，教人看他那药有效力没有，行话叫“抖漏样骰”。我问某江湖人，什么叫“样骰”？某江湖人说：“凡是以假事，教人看着像真的那种方法，就叫‘样骰’。”我问某江湖人：“怎么他那药，在他自己用着，当时就能见效，到了我们手内就不行哪？”他说：“那药原就是假的，在谁手内亦不能止疼止血。卖刀伤药的，他往伤口上药，能够止血，那是障眼法，全凭扇子之力。”我说：“不错。当初那卖刀伤药的，实是有把破扇子。他上了药的时候，曾用扇子往伤上乱扇来着。可是他扇那扇子，是怎么个用意哪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他们卖刀伤药的人，使那样骰，亦有研究。如若将用刀子把皮割破，那血正流得旺哪，多好的药，亦不能在那血流正涌的时候，把血止住。他们割破了血肉，先围着场子乱转，等着那血流的涌劲过去，然后往场子内坐下把药上上。连药带血，用扇子一路乱扇。那寒风把血吹的凝住了，自然不流了。可是别动颤。如若站起来走动，还是流血。他们那行人，在那血止住的时候，都是坐在地上不动。坐着卖药，以免再往外流血，失去信仰之力。”我说：“不错。当初我见那卖刀伤药的，就是弄完了样骰，坐在地上不起来，坐着卖药。可是他那药能止疼吗？”某江湖人笑道：“割谁的肉不疼？疼是真疼，他是强挣扎，假装不疼。”我说：“如今医院里，治外科疮症，有一种麻药，若上了麻药，割时就能不疼。怎么有那麻药，他们不用哪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那麻药价值很贵。若用一次，得二三元的，才能止疼。他们江湖中的人，做一次生意，能挣多少钱？麻药虽好，他们亦用不起。”我说：“他们挑青子汗的，本领亦有高低吧？”那江湖人说：“当然本领有高有低。那本领高的，能多挣钱。得着挣钱的好诀窍，行话叫‘杵门硬’，那挣钱少的，是没得着挣钱的诀窍，行话叫‘杵门子软’。他们的本领高低，全由杵门子软硬而定。”我说：“他们卖药的时候，为什么都使用限制的办法？说他多了不卖，就卖五十份，买一份送一份，过了五十份之外，再买就不送。一毛钱就买一包。那个用意是怎么回事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那种方法，是‘海开减买’，最容易引人上当。有一种布摊，伙计们卖布带吆喝，一丈多布，先吆喝两三元多，渐渐的往下落价。落来落去，能落到一元零五。世上的人，都有贪便宜的通

病，瞧着便宜就买。江湖人亦利用此法，行话叫做‘催哨’。他们先说出就卖五十份来。有了限制，人们才争先恐后的买。透着火炽，挣钱多寡，由他们催哨的能力而定。”我听某江湖人所说，才知道挑青子汗的催哨之法。我问他们“这卖刀伤药的行当，这些年怎么见不着哪？”某江湖人说：“现在行医售药就有卫生机关主管考取证书。卖刀伤药的，虽去请化验亦难批准。他们没有售药执照，到了乡间还能售药骗财，都市省会地方，受卫生机关取缔，不能做生意。大地方这些年，就见不着这个行当了。况且江湖人，对于做生意，都以容易为妙，谁亦不愿受疼流血，干那行的人，亦日见稀少。挑青子汗的，受了淘汰，无形中要消灭尽了。

故都之八大怪

我老云有一天走到琉璃厂某书铺，买了一本书。据那本书上所载，天桥的怪人，有韩麻子、田瘸子、穷不怕等。我老云自幼就到北平。虽然常出外，云游各省。可是年年到这里，几十年亦不断去逛天桥，就是没见过这几个怪人。我向北平的老江湖人打听这些人，怎么叫八大怪？是否在天桥做过艺？据老江湖人说：入民国以来，时代改变，满、汉、蒙、二十四旗人，没了铁杆庄家，丢了老米树，“方”字旁的落了价。城里头除了隆福寺、护国寺，还有各种杂技场，有人游逛，其余的地方，就都灯消火灭了。天桥才日见兴旺，亦是香厂新世界、城南游艺圈陪着兴旺起来的。在庚子年前，北平没修新式的马路，土雨路两旁，都是生意场。凡平市中四十五岁的人，都见过那些杂技场。穷不怕、醋溺膏、韩麻子，盆秃子、田瘸子、丑孙子、鼻嗡子、常傻子八个人，都是茵路两旁搁地的江湖艺人。个个形状怪异，平市人又敬他们，又讥讽他们，起名叫八大怪。这八个人，除常傻子之弟兄活得长久外，在民国十五年前，天桥挑过将汗（江湖人管卖壮药的调侃叫“挑将汗的”），其余的怪人，早已去世，并不是在天桥久占。韩麻子是说相声的。他嘴没德行，刻薄已极。到了要钱的时候，刮钢绕脖子，净骂人。盆秃子做的是半春的生意。他敲打瓦盆，唱各种小曲，随唱随抓眼，抖擻臭包袱（江湖人管说素笑后调侃叫“素包袱”。管说荤笑话调侃叫“臭包袱”），引人发笑。到了时候要钱。田瘸子是残废人，专以盘杠子的技艺挣钱。他较比不残废的人，功夫还好。亦能在练玩艺的时候，抓眼，抖包袱，归杵门子，向观众要钱。丑孙子是在场子说相声，摔丧碟子，哭他爸爸，向观众假以凑钱发丧事，归杵门子。鼻嗡子是身上带洋铁壶，竹管一根，插入鼻孔内，顺竹管出音，敲打洋铁壶，唱曲要钱。醋溺膏是专唱小曲，“柳里加春”（江湖人管唱曲的带相声，调侃叫“柳里加春”），向人要钱。至于穷不怕、常傻子，我老云已经说过，老江湖人说我说得很对。至于有人将八大怪都说在天桥几，那简直是醉鬼上天——糊云了。还有人以大兵黄、大金牙、云里飞称为八大怪。你要问他们八个怪人都是谁，可又说不出八个人来。此等抬人余唾的事儿，实是可笑了。

江湖中的卖点之内幕

在天津北开，有个做“跑马招汉”的杨某（有一种卖眼药的，在场内放个茶杯，杯内满满的凉水，水皮上放些锅烟子，把一点眼药放在水中。那点眼药，有黄豆大小，浮于水面，能够自动的追那锅烟子。凡逛市场的人，看着奇怪，就能立着观瞧。他们亦仗着这宗东西圆年子。江湖人管这种卖眼药的，调侃叫“跑马招汉”），每天在鸡鸭店后身，摆个摊子，圆年子，卖眼药。除去他的本钱之外，哪天亦能挣一两元。在民初的时候，人们的生活程度尚低。若每天有一两元的收入，亦甚可观了。可是他天天到了做生意的时候，总见有个麻子脸的人，在旁观瞧。由他摆上摊子起，到他收摊为止，天天如此。几个月的功夫，一天不少，准来看他做生意。那杨某可就明白了，把那麻子脸的人的用意猜透了。这天杨某出来摆摊子，比每天早着一个钟头。那麻子脸的人，就向杨某说：“先生今天摆得早啊，”杨某说：“今天吃饭早点，故此早摆会儿。”麻子脸的人说：“先生的买卖很好，我看了几个月啦，实在佩服。”杨某说：“你贵姓啊？府上是哪儿的人哪？”麻子脸的人说：“我姓李，叫李茂林。南皮县的人，离着马场很近的李家庄住家。”杨某说：“李先生在天津什么地方住哪？”李茂林说：“我住在关上。”杨某说：“你做什么事呢？”李茂林说：“我没做事。在亲戚家住闲。”杨某说：“怎么不想个买卖做哪？”李茂林说：“我自从长这么大，亦没做过事。现在家中的日月亦不好，到天津来找事做。住在我叔父家中八个月了，亦没找着事。我要和先生学学这宗买卖，行不行呢？”杨某说：“你要是愿意学，我们在今天晚上收了摊，找个地方谈谈。”李茂林说：“好吧，你先做买卖，等你收摊的时候，我一定来。回头再见。”说罢欢天喜地的去了。杨某就知道这个李茂林是“点儿”了（江湖中，如若看谁能够生财，就说谁是“点儿”）。杨某觉着有点儿能生笔大财，他心中高兴。当日做生意，亦多卖钱。到了收摊的时候，果然那李茂林来了，向他说：“杨先生，你我实在有缘。今天不成敬意，请你吃个便饭。”杨某将他的“啃包”送回家去（江湖人管他做生意用的全份家俱，行话叫“啃包”），就与李茂林雇了洋车，往北大关十锦斋饭馆用饭。雅座里坐下，当然是李茂林为主，杨某为客。由客要菜，杨某足足的要了十几个菜。两个人喝着酒，可就聊起来。李茂林请求他收自己做徒弟，传授他卖眼药的生意，杨某说：“你的年岁比我小不到十岁，不能收徒弟，我收你做个师弟。”李茂林痛快极了，立刻就叫“师哥”，说：“师兄你只管收我这个师弟吧。将来我要挣了钱，一定得多孝敬你。”杨某说：“你的叔叔在天津做什么事呢？”李茂林说：“他开个杂货铺。”杨某说：“那铺子在什么方哪？”李茂林说：“在北营门。”杨某听他说出杂货铺在北营门，心里喜悦极了。阅者诸君若问杨某为什么喜欢？这亦和说书的一样，来个书中暗表。杨某既看着李茂林是点儿，要在他身上生财。因为不知他穷富，向他仔细追问，是要他的“水火簧”（江湖人管没钱的人，叫“水点”。管有钱的人，叫“火点”。欲知人有钱没钱，由谈话里猜出来，那按行话叫“要水火簧”），听他说他叔父开的买卖店在北营门，就知道那买卖资本雄厚。他叔叔有钱，他能多借，是个火点，杨某才喜欢。阅者若问他怎么知道那买卖是个大买卖？这是江湖人的“地理簧”。什么叫“地理簧”哪？比如：有个商人，说他自己有买卖。若问他的买卖在哪里？北平的说，在施家胡同。天津的说，在河北大街。就知道做的买卖不小。他们江湖人，对于各地的街

巷，都留心访查。北平的施家胡同，净是银号。天津河北大街，净是大杂货铺、大瓷器店、烧锅铺、五金行、山货店。所卖的东西，不指着卖门市，都是大发行，往各处走货。由北大关直到北营门，全是阔买卖。如若说那买卖，开在小胡同内，那可就是个小杂货铺了。杨某知道李茂林是个火点，存心要多弄他几个钱，就说：“兄弟，我要收徒弟，他得给我挣几年钱。我由徒弟身上生了利，才能把全身的本领，都教给他哪。我收你这师弟，不能当徒弟对待。你这个岁数，家中有老有少，我早早的把能力教给你，你挣了钱好去养家。可是你怎么对待我呢？”李茂林说：“兄弟是个外行，一切的事都不懂，由你吩咐。无论有什么事，我都能应。”杨某说：“我把眼药怎么配法，都用什么材料，怎么个卖法，一个星期都能教会。你得酬我大洋一百元。”李茂林听说要百块大洋，似乎为难。又向杨某商议，求他减少。杨某是执意不肯，并且向他表示，虽然花一百元钱，把本领学会，挣钱无数，能吃一辈子。临完了，李茂林向他说，这件事他不能做主，得和叔父商议，教杨某听他的回话。吃了个酒足饭饱，一算帐，七块多。李茂林给了钱，由十锦斋分手，各自回归。过了几天，李茂林找他，说：“凑了五十元，那五十元，等过几天再付。”杨某认了可，于是他二人，就过了钱，实行传艺了。杨某把配药的方法，教他看着。都用什么材料，哪样用多少分量，亦都告诉他啦。学了三天，李茂林把那制药之法学会了，他说：“师兄，你把这制药法子教给我啦。那由眼睛里往下起，又怎么起呢？”杨某说：“那是假的。若是我们的眼药真能起下来，气眼、火眼，治一个好一个，还用摆摊？我早就发了财啦。”李茂林问道：“那假是什么东西做的”杨某说：“那假是我们宰了小鸡，由鸡眼上起下来的一层皮。不用的时候，在酒里泡着，不能教它干了。到了出去做生意的时候，再取出来，藏在瓶内。如若有人病了，害了多年的眼病，视物不明，有了云翳。我们给他往眼内上药时，暗将那假眼藏在手内，如同变戏法一样，放到他眼内。在那时病人就被假蒙住，看什么亦看不见了。我们故意的伸出几个手指头，教他看是几个，他愈说不对愈好，可以乘那时，夸奖我的药，教他等着药力行好了，准能看见东西。待会儿再用手掰开他的眼，慢慢的往下起那假，取出来举着教人观瞧。那按行话，叫做‘高托’。然后再伸几个手指，教病人猜。他说对了，围着的人，就知道我们的药，效力如神。再卖吧，准有人买。弄这假药，行话叫‘使样骰’。我们吃香的东西，就仗着这道样骰。”他说完了，又取出一个假，实地演习一回。李茂林如梦初醒，他知道这黑幕啦。杨某又告诉他种种的行话，种种的诀窍，果然一个礼拜，全都教会。李茂林又把那五十元付过。又拿出二十元钱，由杨某给他布置全份家俱：小箱子、瓶子、发票、药品，都弄好啦。李茂林给他叩头，携带啃包，就高兴回家。到了他的原籍，往各乡镇去做生意。在集市找个相当的地势，摆上摊子，茶杯盛了满满的凉水，浮面上撒点黑锅烟子，又取出那潮脑制的药来，成小簿饼似的，放在水皮上。那潮脑就自己活动起来，催的锅烟子在水皮上乱转，招得众人围着瞧看。李茂林又学会了一套钢口，向围着的人说：“我这杯水，就好比一只眼，那黑锅烟子就好比是人眼中的病。这点眼药在水皮上追得锅烟子乱跑，如同在眼内追病一样。人生在世，无论是穷富，都有两只好眼。倘若眼睛有了病，任什么也不能干。我们这是家传的眼科，到了我这辈，就是五辈。这是五世真传的秘方，叫做‘拨云散’，专治眼科七十二症：三十六症内障眼，三十六症外障眼。什么叫内障眼哪？凡是由怒气伤肝上了眼，心有急火上了眼，神经虚弱上了眼，那都是由五脏

六腑得的病，叫做内障眼。如若羞花怕日、见风流泪，那就是由风燥所得，叫做外障眼。人的两眼，瞳仁属肾，黑眼珠属肝，白眼珠属肺，大眼角属大肠，小眼角属小肠，上下眼泡属脾。我这眼药，能治风矇火矇、努肉攀睛、鱼肉遮光、暴发火眼、见风流泪、烂眼皮、烂眼边。治一个好一个，治一百好一五十双。就是不治瞳仁反背、瞳仁散光，其余的眼科七十二症，都能保好。哪位说：‘你这药准能治好吧？’如若治不好，你把摊子踢了，不算欺生。哪位说：‘我们教那卖假药的冤怕了。你说这药好，那是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卖瓜不说瓜苦，卖酒不说酒薄’。众位若不相信，我敢当面试验。哪位有害眼病的，你把病借给我，我把药送给你。治一回试试。如若能好，果然有效力啦，众位再买。”他这样说，就有那害眼疾的人，教他给治。他亦按着杨某一样，先使样骰后高托。只是一样，到了卖的时候，没有人买。即或有人买，亦不多。他照这样，赶了些日子集，赶了些日子庙会，所卖的钱，不够他住店吃饭的，还赔了七、八元钱。及至到那茶杯内潮脑制的药没有了，他就按着杨某所传的方法去制。制完了，往水中一放，真亦奇怪，那药在水皮上浮着不动。连着试验十几次，亦是不灵。急得他亦不做生意了。觉着杨某不能骗他，怎么会制不好哪！数百里的路程，到了天津，再往北开去找那杨某，亦没有了。到了他家去找，亦搬家了。天津都找遍了，亦没有。他到这时，才知完全被骗。数百多元花了，岂能甘心？急得他害了一场大病。幸而有他的叔叔照料，把病养好啦。

李茂林回到家中，赋闲无事，时常的往附近赶集，过了一年多，忽然在集场里，见有一群人。他挤进去一看，见地上摆着摊子，亦是卖眼药的。还摆着些牙，不止卖眼药，还带治牙。他看卖药的人，是个老头儿。李茂林见这个老头，约有五十多岁。卖弄的钢口，比杨某强的多。到了使样骰的时候，亦比杨某利落。卖药的时候，亦比杨某能卖。他是动了心啦。只是这位卖眼药的老先生，在耳朵边上有个瘤子。听他自称叫“韩大疙瘩”。他瞧着人家把买卖做完了，天色亦晚了，集上的人渐渐散去。韩大疙瘩收摊的时候，李茂林就向他搭讪说话，非请韩先生吃饭不可。韩先生亦很开通。和他在集市里，找了一家饭馆，要了儿样酒菜，两个人喝着酒，韩大疙瘩向他问：“你做什么买卖？”李茂林说：“我是挑山招的。”韩大疙瘩噗哧一笑，把酒盅亦掉地上了，摔了个粉碎，乐得前仰后合，弄得李茂林莫名其糊涂。他等韩某乐完了，就问：“韩先生，你为何笑得这样？”韩某问道：“这是谁教给你的侃儿？”李茂林就把花了百数多元，拜杨某为师兄的事，说了一遍。韩某才知道他是招汗杨卖的点儿，向他说道：“你问我笑的是什么？告诉你吧！你要是向哪个江湖人说你是‘挑山招的’，谁亦得乐坏了。”李茂林说：“这是什么个缘故呢？”韩某说：“我们江湖人，管人的粪门，调侃儿叫‘山招儿’，管卖什么，都叫‘挑’。你说是‘挑山招的’，那不是卖屁股吗？”李茂林把这句侃儿听明白了，觉着自己花了百数多元没学成了什么，还被杨某耍笑了，气的颜色更变，直骂杨某，非要到天津找他拚命不可。这位韩先生还算不错，好言相劝，算是把杨某的鼓儿平了（江湖人管有人和他们打吵子，叫“出了鼓儿”；管有人把他们的事非调停了结了，调侃叫“平了”），并且向李茂林表示，他愿意收李茂林做个徒弟，分文不要，只教给他效一年力。他自然是愿了意，就拜韩大疙瘩为师，随着他师父往各地“顶凑子”，做生意（江湖人管赶集，调侃叫“顶凑子”）。有了闲功夫，他就问师父，杨某对他是怎么回事？韩某说：“咱们这行儿，调侃叫‘挑招汗’的，即是

卖眼药的。像那说是由土里得了宝贝卖眼药的，那叫‘海宝’。像咱们这眼药放在水皮上，追着锅烟子乱转悠卖眼药的，叫‘跑马招汗’。那杨某给你配药，调侃叫‘摸弄汗胡’。可是他给你‘攥弄的汗胡’都是‘里腥’的。”李茂林问师父，什么叫“里腥的”？韩大疙瘩说：“凡是假东西，调侃就叫‘里腥的’；说假话，叫‘里腥钢’；冤人撒谎，叫‘里腥人’；弄假东西，叫‘里腥哨’；假洋钱票，叫‘里腥页子’；假洋钱叫‘里腥拘迷’；不说真名实姓，叫‘里腥万儿’。”李茂林问：“他给我配的那药，放在水皮上就追着那锅烟子乱转悠。我把他制造的药，使完了，我自制造的药，放在水皮上就不动，方去亦是他告诉我的，怎么不灵哪？”韩某说：“姓杨的没真收你这个师弟。他为骗你几个钱，把你当点卖了，哪能把真法子告诉你？他教给你那法子，亦是里腥的。他给制造点真受使的东西，亦不过蒙你些日子，他好远走高飞。等到你把那受使的东西用完了，再找他亦没了影儿啦。”李茂林至此才知道杨某的骗局是怎么回事。他向韩某问：“怎么他做生意，亦能挣钱；你做生意，亦能挣钱；我做生意，怎么就不挣钱？”韩某说：“我们这行生意的本领分为三棚。设法招行人围着观瞧，那叫‘圆年子’。向围着的说话，那叫‘卖弄钢口’。向围着的人说病源，那叫‘屡年哨子条子’。圆年子、卖弄钢口、屡年哨子条子，那合在一处，都是前棚的能为。到了有人买药，设法多卖钱，那叫‘翻钢叠杵’。向买药的说大话，告诉他们，这药准能治好病，那叫‘神仙口儿’。先使神仙口儿，把他们说得放了心，容买主给了钱，再说：弹打无命鸟，病治有缘人。治不好那是不该着好病。百日灾难，九十九天好不了，那叫‘抽撒口’。病人把药买了走，听我们几句话，若是治不好，亦不来找我们麻烦，那几句话调侃叫‘拉后门’。设法教那买主多要几个，调侃叫‘催哨’。那卖钱的方法，那卖钱的诀窍，调侃叫‘杵门子’。翻钢叠杵，使神仙口儿，使抽撒口儿、拉后门、催哨、杵门子，都合在一处，叫做‘后棚的能为’。那杨某把前棚的能力，都教给了你，后棚的能为，他没教给你，你如何能挣钱？”李茂林听他把这些事说破，才明白了。向韩某说：“若不是师父说，我这辈子亦不明白了啊！”韩某说：“你只知前棚是什么，后棚是什么，至于前后的本领，还得我慢慢的教给你。最紧要的是，由前棚归后棚的时候，使那中棚的诀窍。我得传给你，你才能挣钱。前棚、中棚、后棚，连环着使用好喽，行话叫‘会了一个包口’。有一个包口的能为，就能吃一辈子。”李茂林听他师父韩大疙瘩所说，觉着这江湖内的事儿，往浅了看，是一层纸儿，往深了看，深得象渊海，无有止境。他就好好的听说，存心给他师父效力一年。韩大疙瘩把他的本领，按班就序的传给李茂林。不到两个月的光景，他把前、中、后三棚的能为，全都学会。起初还是师徒摆一个摊子，韩大疙瘩看着李茂林做生意。逢集赶集，逢庙赶庙，做了些日子买卖，李茂林是乍出牛犊子不怕虎，胆大敢言，气力壮，吃张口饭，卖钢口。有这样的干法，便是好手。比他师父还多卖钱，很听师父教训。韩大疙瘩品出他的心性，把全身之能一点不留，倾囊而授，让他单独去赶集赶庙，挣了钱往回捎。六、七个月足挣好几百元钱。韩大疙瘩这个徒弟收着了，到了一年的限满，由李茂林约出人來，摆宴谢师。以后挣了钱，虽然是他个人的，逢年按节，都孝敬他师傅些个财物。爷俩的感情总算不错，李茂林做了几年生意，就成了挑招汗的大将（江湖对于各行生意，最有本领的，最有名望的，调侃叫“大将”）有一年，他到了济南府，在趵突泉做生意。我老云正在那里，看见了一桩奇怪事：有两个卖眼药的，挨着摆摊子。

我两头一望，看这个是个四十多岁、不足五十岁的人卖眼药，摊上写着“××堂姓杨”。那边是个三十多岁的，卖眼药带摘牙，摊上写着“××堂姓李”。这两个人打对仗，争持不决。那个姓杨的，筷子敲茶杯，招了一圈人，圆上车子，卖弄钢口。这边姓李的向围着的人说：“咱们这买卖公道。先试验好喽，后要钱，不像那咪咪万，挑山招的，倒帖拦。”（江湖人，管姓杨的调侃叫“咪咪万”，挑山招，是“卖屁股”；倒帖拦是“还找钱”。）我听着很是纳闷，按着江湖的侃儿，这个姓李的，是骂那姓杨的。怎么江湖人这么没有义气哪？往下再看更哈哈啦。姓李的在人群直嚷：“再咳嗽……”有个人就直咳嗽。他这一吵嚷，那姓杨的摊子，就没人围着了。他那里的人，都跑到姓李的这里，挤着去看热闹。此时就见杨某，坐着不语，气得脸上变颜变色。我看着这种事，心中很是不平。直看到姓李的做完了生意，就见他取摊的时候，来了几个老江湖人，齐向李茂林质问：“为什么不按着规矩做生意？都是挑招汗的（卖眼药的），应当两个摊子彼此离开一丈多远才能摆哪，象隔象，离一丈。（江湖人，普通的称呼是个象家。）姓杨的是先来的，你是后来的。先到为主，后到为宾。你来到应当先拜望姓杨的，然后做生意。你不按着规矩，还升点儿，拉人家的年子。（江湖人管大嚷大叫，调侃儿叫“升点”。管他吵嚷姓杨的围着的人，都跑到他姓李的那里去了，调侃儿叫“拉年子”。）是怎么回事哪？”李茂林见这些人来质问他，就把当初他教姓杨的冤了，花百数多元，没教他真正的能为。把他当“点”卖了的事，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众老江湖说：“那亦不能怨姓杨的不好。当初你是‘控子’（江湖人管外行人，调侃叫‘控子’），他卖点亦不为过。”李茂林说：“我不恼他把我当点卖了。我恼他不该告诉我，我是桃山招的。我和谁调这句侃谁亦‘咧瓢’，（江湖人管乐了，笑了，调侃叫“咧瓢”），太冤苦了我啦。众位不用管，他走到哪里，我追到哪里，教他挣不着钱，我们瞟啦。”（管两个人熬了，调侃叫“瞟啦”。）众老江湖人听明了，都嗔怪姓杨的，不该耍笑人。大家作主，教姓杨的花钱请爷，给李茂林赔了个礼，才算了结此事。我老云把在济南看见的这档子江湖人卖点的事儿，爱笔录出，以供阅者做谈天之料。江湖的黑幕，真是层层皆是，揭穿不尽哪！

江湖艺人传：评书界之刘继业

说书亦是游艺之一，与戏剧、影片、歌曲，同占艺术上之位置。书有大小之别。小书在南方最盛，因小书多是风流韵事，演时有弦相佐，或男女合唱，江湖人侃儿，说他们是“鸳鸯档子”。

专以吸收女客，而诱惑男客，实有伤风化，影响于社会也。大书是以忠、孝、节、义、礼、义、廉、耻为主体，甚台北方人之味道，盛行于鲁、冀、晋、察、平、津也。北平为说书发源之地。所说的书：《包公案》、《于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东西汉》、《精忠传》、《隋唐》，穿插紧凑，道活秘本，口传心授，颇有精彩，故有百听不厌之妙。“串花”，是评书界的侃儿。北平的俗语，呼“乞丐”为“化子”。《济公传》中的主角是济公，因为他形如乞丐，和化小缘的一样，行话管说《济公传》的，就叫“串花”。早年以陈茂胜之徒，“一声雷”陈胜芳说得最好，其次为张霏然，若文岚吉、高福山等辈，皆平庸无奇。评书大王双厚坪在世时，亦尝演“串花”，发托卖像形容最好，当场能抓现限，诙谐百出，真有“翻堂的包袱”。什么叫“翻堂的包袱”哪？江湖艺人，不论是哪行，在台上把人逗笑了，调侃叫“抖包袱”。多好的书料，亦不如好包袱有价值。若是抓眼、抖包袱，没有人笑，调侃叫“闷了”。艺人必窘，当场难看，实是顶瓜（江湖人管可怕，调侃叫“顶瓜”）。若能把全场的书座全都逗笑了，那调侃叫“翻堂的包袱”。单弦中随缘乐德寿山，相声里万人迷、评书界双厚坪都有此拿手活儿。双厚坪故后，其徒杨云清模仿，只有一二。其余的，别说翻堂的包袱，就是素包袱，亦多不会使。在清末的时候，有评书界怪人土殿城（现在平市说评书的品正三，即其子也），能说《隋唐》、《聊斋》、《济公传》，专拱“鲇包袱”。说几句不要紧的事，使人发笑，颇有叫座魔力。自双厚坪，土殿诚故去之后，杨云清亦非现代艺人。他的包袱非四、五十岁能懂，将成过去角色。说串花的艺人，能继双、土之后者，只有刘继业一人而已。

我老云日前有事到东城，偶在东安市场仁义轩，有见“说《济公传》刘继业”的海报。好在我白天无事，亦可听听评书。约于下午三时，刘即登台。视其人身躯瘦小，面有微麻，调侃说亦“麻花盘”也。约三十余岁，“夯头”有限（江湖人管嗓音，调侃叫“夯头”），喷口最好，远近适宜。我原是略听一会，不料彼之艺术，会能娓娓动听，引人入胜，使人乐而忘倦。他抖的包袱，接连不断，荤、素、鲇三样皆有，还有翻堂包袱，实胜于相声，不怪座儿济济，实是其才灵敏，艺术高超，与众不同。直到掌灯时终场而归。途遇友人高君，偶谈刘艺，据高君说：“刘继业久居西城新街口一带。其父系棚行人，曾开布棚铺。自民初至今，布棚一行，受了淘汰。继业即拜土殿城为师，学演串花。后又得了道中秘本，能说至五云阵、小西天，同业人无有能及其艺的。其艺术之高，能以评书陶冶人情，感化社会人心，四九城均有叫座魔力。为人勤俭，无嗜好，不奢华，侍父最孝。十数年红运，治有薄产，小有积蓄。年前彼接有匿名信，受匪人恫吓，迁居数次，不敢贴刘继业海报，拧了万（江湖人管改了名儿，调侃叫“拧万”），改叫刘中轩，盖其人胆小细心也。不料书座不知刘中轩是谁，皆裹足不往，很受相当影响。由今春就休息静养，未能登台。现在友人相邀，始在东安演出。因受过拧万的影响，他的幌幌（江湖人管海报儿，叫“幌幌”）亦书名刘继业了。

评书一道，虽占艺术位置，势力还不及戏剧百分之五六。因有褒忠贬佞，

引人向善之力，一般守旧礼教的人们，还是嗜于此道。虽金钱奇窘，尚能维持百数多艺人生活。我想评书一道，不及时普及社会，仅能敷衍，亦没有进化改革之力也。戏价已入贵族化中，评书尚守平民化故辙。听一天书茶资一毛钱，尚有富余。无怪闲散阶级的人，皆嗜评书了。

江湖中的巾点黑幕

老云在今春，往开封有事，得闲去逛相国寺。见各样杂技场，都围得风雨不透。属山东大鼓、男女合演的“鸳鸯档子”，犹为叫座，较比坠子还受欢迎。这些玩艺我都不喜欢去看。往里边走，见殿后有个疙瘩年子。阅者要问什么叫“疙瘩年子”？据他们江湖人说，大玩艺场，围的人多，调侃儿叫“海年子”；小玩艺场，围的人多，调侃儿叫“疙瘩年子”。我不知道这疙瘩年子里，是什么生意？挤进去观瞧，见场子内，有张小独桌，两旁有两个小条板凳。桌上放着破笔墨盒、纸条子，有一对玻璃框，内写着“直言无隐，概不奉承”。桌后边立着一人，长得细条身材，白面庞，五官清秀，穿章打扮，像个官僚，两撇小黑胡子，大概是个相面的。只听他的话，是南方口音，好像江浙的人。他说：“袖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我是从此路过，人传个名儿。住在旅馆内，有本处政界的伟人，由上海把我约来，给他们谈相。我曾听人说，开封是几千年前故去的都城，风纯土厚。这里的人，都守旧礼，我要逛逛相国寺。偶步闲游，到这庙内，要送相法，相对了大家给我传名。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人过不留名，不知张三李四；雁过不留声，不知春夏秋冬。我有个名，大家诸君，常看上海报，登有‘大相士小糊涂’就是在下。今天咱们送相，分文不取，毫厘不要。我可有几种人不送：聋子不送，哑巴不送，不孝父母者不送。我送的是读书认字，明情知理的人。就是不认字，久闯外面，通达人情的人也行。可是多了不送，只送六相。哪位愿意送，那位伸手接我的纸条。接着了，亦不用喜欢，接不着，亦别烦恼。接着了，就有一相。”说着他就拿起六条白纸，社会里的人，有好贪便宜的通病。围着的人，争先恐后，接那纸条。我抢着把末一张纸条接过。他教我们六个人，都站在桌前，一一的站着。相面的先生，左手摸着一把纸条，右手拿着一管笔，往墨盒里沾了沾，就冲着头一个人往纸上写了写。写的时候把手举起多高，捂得很严，不教大家看见写的是什么，只教身后那人看见。他还冲着身后那人说：“头一位他弟兄几个，我能知道。你看见了没有？就是这几个。”那人笑了笑。他向头一个人道：“你兄弟几位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们哥俩个。”相面先生就大声喊：“相对了一位。我这先写两位，他就是哥俩个。”说完了，又换了一张纸，还是捂着不教人看，用笔写了几个字。写完了，冲着身后人一亮那纸条，说：“第二位，就是弟兄这些个。”说完了，又向第二个人问道：“你兄弟几位？”第二个人说：“我兄弟四个。”小糊涂又嚷：“相对了两位。”于是他就用这先写后问的法子，一个个相。到了我这里，我说是“哥三个”。他亦嚷：“相对了！”。我可是没看见他那纸条，不知他写的是什么，总是疑惑有假。他送完了六个人，就说：“这就是相面吗？这是送相。要真相面，不能这么简单，得讲究相人老中少三部大运，哪年妨父母，哪年克妻，什么年立子，士农工商，应该在哪一行做事，是当人中领袖，还是给人做事，哪年不好，哪年发达，得谁的好处，受谁的害处，由幼小直相到老，全部说到了，那才叫相面，相一面得多少钱哪？若按着我的润格，是细谈相法五元。今天在这相面，要多少钱哪？别说五元，连一元亦不要，特别优待。只为传名，收两毛钱一相。要全都花两角钱相面，我可不相，只相八个人。过了八个相之外，谁要再相，可要五元钱。亦许你不相，亦许我不谈。哪位要相，哪位接我的纸条，接着了算有一相，接不着没有。可是接着不用喜欢，接不着别恼。”他说着就另选了八张纸条。他说：“相对了，两

毛钱归我；相不对，你再拿回去。”于是就说谁相谁伸手。我们这六个人，都接了一张。另外还有两个人亦接了，共是八个人。他教我们在桌子角旁的凳上，都坐好喽。他说：“咱们是相金先惠，不对退还。”我们八个人都掏出两角票来，一块六大洋，放在桌上。相面的小糊涂，用墨盒压好，就按着次序，给八个人谈相。我老云当然是末一个，他给第一位，相终身的事，我都不留神听，唯有相到兄弟几位的时候，我看见他把先写后问的那几张纸条都攥在手内，把一张没有字的扔了，看那有字的第一张，上写“兄弟两位”。我看完了心中很是佩服。他的相法，真是先写后问，写得对，相得对。那第一个人，亦心平气和，花了两角，欢喜而去。我又由第二个人看起，直看到第五个人，无一不对。不只五个人的兄弟几位全相对了，而且在哪行做事，脾气秉性，经过的运好歹，分厘不错，到了相我老云的时候，他说的对不对，我只不作声，亦不摇头，亦不点头，亦不定神，亦不走神。他那纸条上，写的是“兄弟三位”倒对了。只是他说我的职业与我性情等等，全都不对。相完了面，我回到客店。回思往事，疑虑颇多，总不相信小糊涂的相法有准。次日我又往他那儿看热闹。正赶上一个某甲，和他捣麻烦。他那纸上写某甲是“兄弟四位”，某甲说：“不对。”他问：“刚才你说是兄弟四位，这是怎么又改了哪？”某甲说：“我五弟出门在外，我刚才说错了。可是我说错了没关系，你相错了可不行。”我听某甲和他争吵的事，对于他那纸条上，先写后问，又生疑心，觉得他定有手彩。至于什么手彩，实在不知。

我由开封回来，路过保定。在马路遇见一个老江湖朋友，请他在饭馆喝酒，闲谈起来。我忽然把在开封相国寺小糊涂给我看相的事说给他，他只是好笑。我问他这相面的纸条上，先写后问，有什么手彩？他说：“那叫小退皮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叫‘小退皮’哪？”他说：“那小糊涂，左手攥着几张纸条，先写上某人兄弟几位，然后再问某人兄弟几位，说的写的俱都一样，那个亦是手彩。”我问：“究竟他那手彩，怎么使哪？”他说：“比如小糊涂给三个人看相，他左手擦纸，右手用笔往上写。捂得挺严，不教人看见。他是假装往上写，事实真没写。他回头一个人：‘你兄弟几位？’那人说：‘三位。’他喊相对了。那是蒙人，纸上还没写哪。他问出头一个人是‘兄弟三位’，把人家弟兄的数儿蒙了去。再给第二个人相面的时候，往第二张纸上写‘兄弟三位’（注意，第二张写的是头一个人弟兄几位），写完了，他又说，第二个人的相貌，是兄弟几位，他知道了，又问第二个人‘你已弟兄几位？’第二个说：‘两位。’他假装给第三个人看相，往第三张纸上写‘兄弟两位’。（第二人的兄弟数儿，又被他诓去了。）他写了，又问第三个人‘你兄弟几位？’第三个人说‘我哥一个。’他又往第四张纸上写‘兄弟一位’。写完了，假装再给第四个人看，诈称对了。照这样弄法，他手中那些纸条，第一张白纸没字，第二张是头个人的‘兄弟三位’，第三张条上是第二人的‘兄弟两位’，第四张条上是第三个人的‘兄弟一位’。再问一个别人，那是遮掩法儿。等到他教人看那纸条的时候，把头一张没字的白纸扔了，这就叫‘小退皮’。退了那一张皮，第二张改为第一，第三张改为第二，第四张改为第三。局外人不解其意，往第一张上看，果是‘兄弟三位’。往第二张上看，果是‘兄弟二位。’往第三张上看，果是‘兄弟一位’。谁亦想不到这种手彩呀！江湖的相士，在各地相面，都是用这小退皮的方法。可是对外人他们绝不说出个中的黑幕，非得收了徒弟，他才肯把这小退皮的黑幕，传给他徒弟。”我听他说完了，如梦初醒，才明白过来，据他说：“相书上

对于相人兄弟几位并没有准对，准看出几个人的相法。如若不懂江湖术，无论学识多大，看多少年的相书，相人什么都对了，若相人兄弟几位，管保对不了。尖册子，亦多不可靠。（江湖人管《麻衣相》、《三世相》、《柳庄相》、《铁关刀》、《相理衡真》、《大清相》等书，调侃儿叫‘尖册’，即是所谓真正相学书也。）江湖人是取尖册中有准对的学理，与江湖手彩并用，才能教人相信了。若不熟读相书，只会个小退皮手彩，亦是不能挣钱的。小退皮是巾点中一种黑幕。至于巾点的全部秘密有千八百样，各有巧妙不同，亦是学之不尽，外人探讨不完哪。”我听老江湖人说完了，才不敢自骄。以我老云的江湖知识说呀，所知道的，不过百分之一，不知道的还多着哪！等我慢慢的探讨，得一事，向阅者报告一事，总以爱护多数人，揭穿少数人的黑幕，为大众谋利除害，以表示我老云忠心于社会啊！

挂子行中的支杆挂子

武术一道，是我国汉民族中的国粹。在古时先以马战，后以步战。传到了唐宋元明清，普遍了全国，到处都有场子。不只是男子，就是妇女，亦很有练把式的。至到清末，西欧各国，新武器昌明，就是痨病人，若手持洋枪，搬动机簧，弹子打出，有霸王存孝之勇，亦立时丧命。故新武器输入中国以来，人人皆轻视武术，很受重大的影响。几乎将特有的国粹失传了。现在国府当局，为保存国粹起见，将武术改称国术。各省设立国术馆，极力的提倡。挂子行这几十年来，如遇大劫，现在又盛行了。可见世上的事，有一兴必有一衰；有一衰必有一兴，循环不已呀。现在国术虽然兴旺了，国术中的特长还是无人提倡。什么是国术的特长哪？就是挂子行的规律。评书上常说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把式多好，亦难免不栽筋斗。要想由把式上成名立业，必须按着挂子行规律才能成哪。如其不然，有多大的能力，亦难免教人打倒。我老云在外边闯练这些年，很交了些个挂子行的朋友：山东的陈大鼻子、烟台的张王老师、北平的焦方桐，我都和他们探讨过挂子行的规矩。可是挂子行的规律很多，我探讨得来的，亦是有限。懂行的诸君，可别笑话我说得不完全。一人知识原有限，天下事理本无穷。仅将我个人所知的，写了出来，懂行的人，我在你班府门前，耍回斧子；不懂的人们，是我贡献话料儿。

闲话休提，却说这把式行，在早年说话有明暗之分。什么叫“明”？哪样叫“暗”？凡是偷盗窃取的朋友练的功夫，调侃说叫“暗挂子”，称他们为“黑门坎”的人。凡是练把式不偷窃的，当公当差应役，或是入伍，或当捕快；为私的，或是保镖护院，或是立场子教徒弟，走闯江湖打把式卖艺，都叫“明挂子”。就以护院的说吧，他们专以保护富户人家不丢东西为目的。那黑门坎的朋友，专以偷窃富户人家为目的。他们这两种人虽然都是挂子行的，可立在对敌的线上，绝不能彼此合作，或各守界限的。如若守界限，护院的成了按月挣工钱。那黑门坎的朋友，不偷富户，可吃哪一方哪？因为这一层，我和挂子行人讨论过。据他们所说，亦很有趣味。明暗挂子的人，能由对敌线上交朋友，各讲义气。在早年没有洋枪火炮，没有电网。富户人家，建筑的房屋，无论多么高大，怎样坚固，亦挡的是不来之人。如若有黑门坎的人，把出道来，一样的随便出入。故此，富户人家，都得花钱请护院的。凡是请护院的，十有八九，都由镖局子给转请。在早年保镖的人，上过道，把式好，阅历深，不愿意保镖，他们就改为护院。这护院的行当，调侃儿叫“支杆挂子”。大富贵的人家，或有权势的人家，要请护院的，不止请一位，或三或五，十位八位，内中还得上有个头目。到了夜间，多少伙计，都得听头目人的指挥。如若打更的更夫，亦得听他们的调动。比如，到了夜间，前后门、各屋门全都关锁了，由护院的亲往各处巡视一趟。如有不完备的地方，他得费一回手，以免入地的朋友们，乘机有入，丢失物件。屋中沏好了茶，身上收拾利落，应用的家伙，亦都放在手底下，不能打哈式冲盹，把精神灌足了。宅院有多大全部得照看到了。若是黑门坎的朋友来了，他们亦先“升点”，试问有护院的没有，什么叫“升点”哪？像评书小说上说的高来高去的人，每逢到了谁家，都用问路石子，往院一扔，故意的教那石子，“吧哒”一声，有了响动，调侃儿叫“升点”。如若有护院的，听见有响动，他得出来答话。若是有了响动，不见有人答言，那就进来偷窃了。如若护院的人，听见有人升点，他出来答话，和黑门坎的人调侃，说：“塌笼上登云换影的

朋友，不必风声草动的。有支杆挂子在窑，只可远求，不可近取。”这些话都是什么呢？他们明暗挂子行人，全都懂这几句侃儿。“塌笼上登云换影的朋友”，是说“房上的高来高去的人”；“不必风声草动的，有支杆挂子在窑”是说“来的人不用升点，有护院的在此”；“只可远求，不可近取”是教他们往别处去偷，这里的東西动不得。如若遇见好说话的黑门坎人，就凭这几句话，就能走了。如若贼在房上，还是不走，就说：“朋友若没事，塌笼内啃个个牙淋，碰碰盘儿，过过簧。”这几句是说“你要没事，请下来喝会茶，见面谈谈。”如若贼人要走，跟着就得说“朋友顺风而去，咱们混天不见青天见。牙淋窑儿，啃吃窑，再碰盘。”这几句后说的是“你走啊。咱们夜里不见，白天见。或是茶馆，或是饭馆，咱再见。”如果贼人真走了，护院的倒得留神，防备他稳住了护院的。哪里防备不到，哪里去偷。若是贼人走后，亦没动静，亦不丢东西，到了天亮之后，护院的就得“醒攢”（江湖人管心里明白了，调侃叫“醒攢”）。人家黑门坎的人，是把自己当作朋友，亦得和他们交交，身上亦得紧衬利落，带上零钱，往附近的茶馆或饭馆，去找找人家。别看两个人不认识，茶饭馆里座儿多，护院的到了，往各处里一把合，就能看出来哪个人是夜内的朋友。怎么个看法？是他们黑门坎的人，接着规矩，在茶馆酒肆候人，有一种表示。如若坐在北边的桌旁，他得坐在右边，留出左边那个客座来。如若喝茶，左边无人亦得放个茶杯；喝酒，左边没人，亦得放个酒杯。护院的来了，见他留着客座等候自己，就先过去抱拳施礼，道个“辛苦”。人家自然还礼。两个人谦让座位，然后吃喝。无论如何，护院的亦得候人家的酒饭帐。交了朋友之后，彼此遇事，互相帮助，护院的可得了大便宜。有黑门坎的人，如若不知道某宅有护院的，要去偷盗，他就能给拦住，说某处的支杆挂子，是他的朋友，和他有交情，不必去了。有这个关照，无形之中就少许多的麻烦。护院的若能在本地交了黑门坎的瓢子，那就更好了。黑门坎的人知道某宅护院的与他的头儿有交情，亦不好意思的偷某了。亦有那狡猾难惹的黑门坎人，他要到了某宅，扔了石子，升了点儿，护院的答了钢儿，说：“塌笼上的登云换影的朋友，有支杆挂子，靠山的朋友在窑，不必风声草动的。”他就在房上答钢（江湖人管答言，调侃叫“答钢”），问护院的：“你支的是什么杆？你靠的是什么山？”他就得回答：“我支的是祖师爷那根杆，我靠的是朋友义气，重如金山。到了啃吃窑内，我们搬山，不讲义气上梁山。”如若贼人走了便罢，倘若不走，就和他们说：“朋友，祖师爷留的一碗饭，你天下都吃遍，把这个站脚之地，让给师弟吃吧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还不定，就得说：“塌笼上躐云换影的朋友，既有支杆的在此靠山，你就应当重义，远方去求。如若要在这里取，你可就是不仁，我亦不义了。‘你要不扯’（江湖人管你要不走，调侃叫‘你要不扯’），‘鼓了盘儿’，寸步难行（管翻了脸，调侃叫‘鼓了盘儿’）。‘倒年’有青龙（管东方调侃叫‘倒年’），‘窃年’有猛虎（管西方调侃叫‘窃年’），‘阳年’有高山（管南方调侃叫‘阳年’），‘密年’有大水（管北方调侃叫‘密年’）。你若飞冷子（弓箭、袖箭），飞青子（飞刀），飞片子（房上的瓦），我的青子青着（刀子砍上），花条子滑上（大枪扎上），亦是‘吊梭’（管疼痛调侃叫“吊梭”）。”贼再不走，就向他说：“朋友，这窑里有支杆的，四面亦都象家之地（对于练武术的人们，尊称为“象家”）。我若敲锣为令，四面的师父们一齐挡风，你就扯不了。如若‘朝了翅子’（管打官司，调侃叫‘朝了翅子’），‘都抹盘’（管都不好瞧，调侃叫‘都

抹盘’) ”。贼人再不走，那就得和他动手。凭自己的尖挂子，对付贼人了（管真功夫，真能为，好武艺，调侃叫“尖挂子”）。倘若和黑门坎的人动了手，赢了得留情，不能和他们结冤。若是输给他们，就改行别干了。黑门坎的人，亦不一样，他们各走一条线。据我所知道，有“蹿天”的贼人，有“入地”的贼人。那蹿天的贼人，亦不一样。最有能为的，练会了窜房越脊的功夫，到了富户人家，拨门撬户，取箱柜的东西，使人不知，那算江洋大盗。本领再次一点的，摘天窗儿。他们到了房上，用全份的家俱，掀瓦挑顶子，弄个窟窿，使绳索捋着下去，到屋偷东西。临走的时候，还把天窗抹饰了。外行人看不出痕迹来，他才走哪。钻窗户的，钻烟筒的，亦到屋中偷盗。他们练的功夫，有软的，可称轻身术，抱一席卷起来，有锅盖茶盘粗细，放在桌上，由远远的一窜，把身子能钻进席筒，一钻而过，还能往回退。两只手一扶地，退回去，两条腿入席筒，再穿回来。这种功夫练成了，由窗户、烟筒进屋子，眨眼之间，就能办到。还讲究腿上绑铁沙子，由坑内往上跳，练得一两丈高，就能上房。不用梯子，一窜而上。他们还有一种功夫：两只手的指头，抓住了房檐底下，两足登椽子，把身悬起来。清末时候，北城某茶馆，有一人吃核桃不用砸，两个手指头一捏，核桃皮就开。被衙门中的鹰爪看见，捕去了。一过堂，就招出许多窃案。可见黑门坎的人，练手指之力，是能抓住房椽子，悬得住身，不然捏核桃时手指没那大的劲儿。明挂子练的鹰爪大力法，与他们的功夫不同。护院的人，若在那里看家护院，亦不能净等着。有按着暗挂的规矩，扔石子升点答钢儿的。倘若遇见混家哪，他会高来高去功夫，不懂得明暗挂子的规矩，没钱花，穷急了，不言不语，没有响动，他悄悄的偷。本家主人若丢了东西，不问他护院的吗？所以明挂子行人，要给人护了院，夜内不住的往各处巡查，就得防备这种人。就是那开天窗、钻窗户、钻烟筒的贼人，亦得时时防范。那黑门坎的人，还有入地的贼哪。他们亦分好几路：有能由几十丈远，掘个窟窿，下到地内，去往坟内盗墓的；有由富户住宅墙外，掘地窟窿，到富户的院内或屋内偷东西的；有由墙上挖窟窿到屋中偷盗的；有专能移动下门坎底下砖石，钻进院内屋内偷东西的。我向黑门坎人探讨过几次。据他们所说，入地的朋友，要挖窟窿盗洞的时候，都得在粗风暴雨的天气。有风雨之声，可以听不见他们挖窟窿的声音。护院的人，对于入地的朋友，亦得时时留神。无论什么样的天气，亦不能在屋中忍着，照样出来巡查。哪处失神，哪处就许出错儿。哪里防不到，哪里就许出毛病。他们这碗饭，实在不易吃。

北平这个地方，在清室的时代，很有不少富户，十家有九，都花钱请护院的。自从西欧各国昌明新武器之后，我国的武术，很受了影响。火车、轮船，交通便利，镖行就没了饭啦。有许多的镖行人，改了行，不是戳杆立场子教徒弟，就是给大商家、富户们看家护院了。直到如今，北平支杆的朋友还有不少。廊房头二三条、西河沿、珠宝市、大栅栏、各银行、各银号、各绸缎庄，很有些家请了护院的。我曾调查过几次，这些个护院的，都是粮食店街南头路西会友镖局代雇的。那会友镖局，系河北束鹿县三皇炮锤门的名人孙某创立的。直到如今，他们的东家孙立庭，还不肯歇业，保存那镖局子的买卖。一者祖业不肯扔，二者是专为给护院的介绍支杆的。孙立庭可称硕果仅存了，他每天早起必到西河沿、珠宝市、大栅栏等处绕一弯。凡由他给介绍护院的铺户，挨家都到到，看看有事没有。六七十岁的人，还能不怕劳苦，亦是练把式的人，得以强身壮体，益寿延年的好处啊！在三皇炮锤名人

焦方桐在日，曾向我老云说过，一些商家铺户，对于护院的事，都不懂得，专爱雇岁数年青的，觉着年青的人，身体灵便，把式好。其实把式这行，练得多高，亦免不了栽筋斗。岁数年青，没经验阅历，遇见黑门坎的人，能为弱的，他能弄走喽；本领高的，就没法办。若是雇四五十岁的人，那全是“上过道”的（他们管走过镖，说行话叫“上过道”）。只要上过道，他的武艺错不了，经验阅历，一定丰富。如若遇见黑门坎的人，不用动手，几句话就能把他说走，永不来偷。若是用年青的人，他没有阅历，遇见黑门坎的人，恃其技能驱逐，就是武艺高强，能把黑门坎的追走，他们恨上了，结下怨恨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贼人要惦记上了，怎样防备亦有防不到时候。常言：老虎厉害，亦有冲盹的时候。露了空，贼人便偷。护院的要想没人来偷，最好是访查哪里有黑门坎的朋友，设法联络，和他们套交情。由他们介绍，见着黑门坎的瓢把子。若与瓢把子有来往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在清室的时代，北平有多少黑门坎的瓢把子，前步军统领衙门，内外城各营泛，都能知道。他们的瓢把子亦各有界限。每个管多少地方，那地方之内，不论是谁偷窃财物，都得教他知道，并且把偷来的东西，先交给他存放数日，防备有人找。如若失主有势力，寻找失物，追得急了，由瓢把子把东西交还，或是失主家中雇有护院的，人家护院的找着瓢把子，论交情讲义气，亦得把东西给他。每一个黑门坎的瓢把子，手下都有多少人，昼伏夜出，偷来的东西，存放数日无事，他们就把赃物“挑喽，均杵”（江湖人管卖东西，调侃叫“挑喽”。大家分钱，调侃叫“均杵”）。如有外省的黑门坎的人，来到内地，未做案之先，就得先拜瓢把子，然后才能偷窃。如若不拜瓢把就作案，那失主丢了东西不找，瓢把知道了，亦暗中教“鹰爪”（江湖人管捕盗的官人，调侃叫“鹰爪”）把他捕去。可是外省的黑门坎人，来到内地，若是“念杵头儿”（江湖人管没有钱花，调侃儿叫“念杵头儿”），见了内地的瓢把，得由瓢把帮助他衣食住。如不作案，由这里路过，缺少路费，那是告帮，瓢把子亦得赠他相当的路费。或有黑门坎的人，遭了官司，瓢把子得托情运动，给送钱使用。当瓢把的亦不一样，头等的人物，本领好，轻财重义，交际广，眼皮杂，认识的人多，遇事都用得着，事事活动，立住了名姓，有了万儿。黑门坎的人，慕名投奔，他的“膘杵吃上亦是海海的”（瓢把子花他伙计的钱，调侃叫“吃膘杵”；得的钱多了，调侃叫“膘杵儿海海的”）。如若当瓢把的没有义气，事事不讲交情，过于厉害了，月久天长“万儿一念”（江湖人管名声臭了，调侃叫“万念了”），官私两面的朋友都不沾了，他亦是吃不着膘杵的，只能挤得自己出去作案，那才憨蠢哪。黑门坎的人，论品行亦有优劣。那人品不好的，事事不守黑门坎的规矩，鹰爪露空他亦偷，富户家中有护院的，得了手，他亦偷，甚至于瓢把的窑内，有好东西，不留神，亦照样的窃走。可是照这样胡来，栽了就没人救，吃上苦子，身体就得受伤。若是伤了手眼，这碗饭就不用吃了。黑门坎的人，本领高的，十有八九都是有义气的。富户人家有护院的他偷，就是没有护院的，他访查人家财来的正当，亦不下手。遇着孤寒贫人，疾病死亡，或是同道的有为难事儿，他访好了哪个富户财来的不正，他必大偷一水，取来不义之财，他另做有义之事。如若日久了，立住了姓名，明暗挂子，阴阳两门的人，都知道了，遇事还能有人帮助他。当初北平东北城，某富户家雇有护院的。有一次黑门坎的义贼，因有用款之事，夜内去见护院的，求他向本家借用一千银子。护院拾着义贼的万儿（江湖人管听人传说某人的行为如何，做事怎样，调侃儿叫“拾着万

了”），知道他常常的偷富济贫，偷不着不义之财，向有钱的富户借用，不久准还。他来展“柳海拘迷杵儿”（即是借一千银子），就替他向本家疏通。怎奈本家主人不肯借用，事情弄僵了，护院的把事辞退，没人干了，夜内连三并四的被偷东西，他家有势力，请来官军巡守。那黑门坎的义贼，照样来偷。教官兵看着，干拿不着他。昼去夜来，夜夜扰乱，个月不安。结果还是托朋友，请出明挂子有名的人物出来，给他们说和了事。事倒完了，那富户的损失，可太大了。弄得他啼笑皆非，哑子吃黄莲，有苦难言。护院的，虽是明挂子，偷盗窃取的人，虽是黑门坎人，他们阴阳亦是不分哪。

当初老云年幼的时候，在北平同着学友，往各处玩耍，有一次误入某院，见有一个老年人，教好些个人练功夫，所练的并不是拳脚，练的是窜高纵远，后脊爬坡的功夫。所练的家伙，都不带响动儿。有好几个人，能够撒腿跑着，任墙上一窜，倒背着身手，后背粘靠墙脚离地，像把人粘在墙上一样。那种功夫，据说叫“粘糖人”。清末的名武丑儿张黑，唱大卖艺，就有这种本领。由台帘跑出来，把身子悬在台柱上。平市五六十岁的人，差不多的都见过。还有能把身子悬在房檐底下，手脚抓住房椽子，就能悬好大时候的。那黑门坎的场子，与普通的把式场子不同。我老云看过一次，以后再去，就被人家拒绝了。几十年光景，回思往事，好像还记得点儿。护院的这行人，北平很出过几个有本领的。在清初时代，吴三桂在云南反了，遣绿林人到北京，刺杀大学士索额图。那个黑门坎的人物，到了大学士府，见索额图夜内坐于案后办理公事，为国勤劳，料他是个忠臣，不忍下手，竟投在索额图府中，给他护院。以后有许多的刺客，俱都被他挡回去。素嗜好古玩的明挂子行人，都想去偷。只是有黑门坎人，改在他的府中支了杵啦（护了院啦），亦都不好意思去偷。看起来明暗挂子行人，都是有义气呀。至于清室末叶，八封门的董海川、尹福（现在平市募警教练所尹玉璋之父），太极门之杨露禅，亦都有惊人的技能，又戳杆又支杆（又教徒弟，又护院），很做了些个惊天动地的事儿。提起杨班侯、翠花刘、煤马、眼镜程等人来，至今还有人在茶馆酒肆里谈论他们的故事。

江湖艺人汤瞎子、田瘸子

我中国礼教至到如今，有新旧之分。守不同礼教的两种人见解不同。至于新礼教好，还是旧礼教好，社会的人士，自有真正的认识，公平的评论，不用我老云饶舌。可是江湖中的人，一切的知识，处世待人，交际往来，亦随着社会的潮流而变化。在早年的江湖人，都讲究义气。如若大家“顶神凑子”（江湖人管赶庙会，调侃叫“顶神凑子”），庙场内地方狭窄，去的各种生意又多，拉不开那些个场子，容不下那些个生意，有地方拉场子，摆摊子，都能挣钱吃饭；那没地方搁生意的，远路风尘，白来了，赔了路费不挣，如何能成？江湖人不是资本家，十有八九都是平地抠饼，谁亦没有钱垫。在早年的江湖人，遇见了这种情形，都有办法。卖药的与卖药的联穴，相面的与相面的联穴，说书的与说书的联穴，一个场子能搁两挡子生意，能有两个人做买卖。什么叫“联穴”哪？管合伙做生意、搭班合帮上地、大家组班等事，调侃儿都叫“联穴”。如若地方宽敞的，一个说书的占一个场子。本领好的多挣钱，本领不好的少挣钱。临时联穴，两个说书的上一个场了，虽分前后说书挣钱，可不不论谁多挣，谁少挣，谁有能为，挣了钱放在一处，到了晚上按股均分，又公平，又有义气，那才是江湖的美德，值得人佩服。江湖人合作的精神，是最有义气的。比如江湖人遇见某地方窄小，容不了许多的生意，他们还有不愿意联穴，愿意往别处去，不愿大家挤着的。可是不走的人，都给走的人凑路费。那种义气，亦是难得。在早年还有某江湖人，病在店内，将东西当卖一空。病好了，没有法子做生意，往各处求帮。只要和江湖人见了面，把自己是干嘛的，调侃儿说上来，就能多多少少帮助些钱。还有尽量帮助，倾囊而赠的。现在社会的人心险恶，虚伪诡诈，打破了礼教，不顾信义，不讲道德。江湖中人，对于同道，亦是这样了。江湖乱道，此其实也。

在前几年，天桥的杂技场，很是发达。不论什么玩艺都能挣钱。相声场子，暗春、广秋单双春，很有几档子。张寿臣、刘德志、尹麻子、白宝亭，在一个场子做生意，数着他们那场玩艺火炽。再次的有高二父子。田瘸子、汤瞎子两个人，不与别人联穴，占个场子做生意。可是张寿臣、刘德志、尹麻子、冯乐福、赵蔚如、于俊波、郭起如、焦少海这些人，说相声使的段段玩艺，都不大路。如同科班的角色戏词一样，那出亦有准词，他们不论是谁都能临时合演，说的那段相声，亦不能砸锅。唯有田瘸子、汤瞎子说的相声，与他们这些的玩艺全不一样。大概是无师自通，自己研究的，或是拆改别人的活儿。尤其是汤瞎子，能够坐在场内，学飞禽走兽叫唤，学磨剪磨刀的吹喇叭，消防队的警笛，斗蛐蛐，样样仿真。不过没有真的声音大就是了。他最惊人的是学蚊子叫唤，声小可听。在早年没有相声的，有一种能以口技的玩艺挣钱。或隔房间，或用帐子遮避，学那飞禽走兽及各类草虫的叫唤。这样的行当江湖人调侃儿叫做“暗春”。清末的时候，张三禄使暗春，最是拿手，可称“暗春泰斗”。百鸟张、百鸟王，亦兴旺些年。不过他们不按着暗春的规矩做生意，形如乞丐要钱，虽挣得不少，亦自低身价。老张倒是在帐子里使话，可惜他学的是：老两口子闹房、瞎子闹高粱地，淫声浪语，有伤风化。他是暗春中的臭春，净使臭包袱，文明的人都不肯听。别看不好，他死了还断了庄，没地方找那玩艺哪。汤瞎子的口技，颇有精彩，惜其不多，一场儿子事。若再进一步研究，能有几天的玩艺，灌话片，播于广播电机，

上馆登台，做堂会，亦就成了大名。他与田瘸子，搭了几年伙，平平常常，仅顾衣食而已。自西单商场开办后，他们赁了个场子做生意。因为那里的游人，都是“火码子”（江湖人管有钱的阔人，调侃儿叫“火码子”），挣钱容易，他们两个人，可就活穴大转。汤瞎子受过折磨，为人勤俭，绝不妄为，亦无嗜好，安分守己。田瘸子刚得了地，能多挣钱，就忘了以前的苦处，成天去逛“库果窑儿”（江湖人管娼窑，调侃叫“库果窑儿”。管妓女，调侃叫“库果”。管打茶围，调侃叫“啃牙淋”）。日子多了，患了花柳病，药不离身，体弱身虚，又“卡了光子”（江湖人管吐血的病，调侃叫“卡光子”）。汤瞎子很有义气，煎汤熬药，尽心的服侍。他病见了轻，仍去宿娼。后来又“扯了风子”（江湖人管梦遗滑精的病，调侃儿叫“扯风子”）。两头忙，可治不好。他那“年啃抹不作”，年数有余，就“土了点”啦（江湖人管病调侃叫“年啃”，管治不好，调侃叫“抹不作”。管死了，调侃叫“土了点儿”）。汤瞎子总办丧仪，把他送入土内，真成了土里的点儿。他死后抛下老俄儿（江湖人管父亲，调侃叫“老俄”），无人奉养。汤瞎子念田瘸子与他搭伙的义气，每日给田瘸子的父亲送些钱去，维持生活。这些事北平的老合（江湖辈自称为老合），全都知道。在这江湖乱道的时候，江湖人都不守规矩，做生意随便，还能讲义气吗？像汤金城（汤瞎子）这样人，实在少有。种什么生什么，以我的眼光瞎猜，将来他亦能遇见有义气的人，厚待于他。可不是煎汤熬药送他的终，是待他好就得了。在早年，江湖艺人做生意，有义气，讲究老不挨，少不欺。如若挨着老年子上地，老年子没力气，受影响，少挣钱，那就算欺老。少年人刚学会能为，还没有火候，久惯做艺的人，再挨上他，还受影响吗？有不肯欺老欺少的，都躲着老少人做艺，那是江湖人的义气，如今可不那样了，挨着老弱残兵，他们好逞强。我说这话，阅者不信，到了各市场、各庙会，一看就知道了。

江湖中的小省生意

民国十年春季，我同友人王、马二人，往营口有事，住在东马路客店，每日三人必往洼坑甸露天市场游逛。那里热闹已极，比天津的三不管、北平的天桥，都不在以下。到了四月间，我见洼坑甸市场，忽然冷落，游人稀少，各样的生意人，都收拾行李，要往他方。我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向人打听才知道，这些档子生意，都去“顶神凑子”（江湖人管庙会，调侃叫“神凑子”。管赶庙会去，调侃叫“顶神凑子”）。在离营口不到二百里路处，有个岳州庙，是个最大的庙会。每年四月开庙。那个庙会，较比直隶的州庙、祁州庙、北平东的丫髻山、北平西的妙峰山还热闹，我平生好游，就要往岳州庙会上逛逛。最便利的是火车有往返票。那岳州庙，原不接铁路线。因为东三省的人到了岳州庙的时候，不论远近，全去赶这庙会。铁路机关鉴此，要做这一回买卖，在那里添个临时站，并且各路都有火车，往那里转去，虽哈尔滨、吉林、长春、大连等处，亦售往返票，还是便宜已极。由营口车站购票，往返才几毛洋。我们到了岳州，因为那里没有客店，临时得住民房。那里的住户，每逢开庙的时候，亦都投机，把房间腾出来，赁与客人居住，较比普通客店，房价便宜，就是不大洁净。他们那里的习惯，是房无间隔，顺山墙一溜长坑。其妇女每人一根烟袋，坑上烟盒一个，关东烟叶大家共吸。到了庙里去逛，可就应了那句话啦：“大庙逛庙内，小庙逛庙外”。大庙里面能容纳各种生意，逛庙的人，逛里边成了。小庙地方小，容纳不下各样生意，只有香火道场，是玩艺都在庙外。岳州庙会虽然有名，只是庙内地方小。我们往庙外去逛，见各杂技场的玩艺，都是看过的。那一溜饭棚，有几十家子，成桌的酒席都有。贱的随意便饭，卖骡马的，卖山货的，卖故衣的，卖香料的，卖梳篦的，卖绸缎布匹的，卖化妆品的，卖鞋袜的，应有尽有，无不齐全。我们走到山路旁，见有算卦的，相面的，变戏法的等等生意。有一档子生意，我看着觉得特别，是一个摊子上，铺块毯子，上放观音大士像一尊。那摊上有些纸张，摊旁有个和尚。围着的人，妇女居多。那个和尚有三十多岁，长的獐头鼠目，很是狡猾的样子。他嘴里嘟嘟囔囔，说的是：“我是千山慈云寺的。奉师命下山，普济慈航，救治有灾之人。不论是男是女，只要有病，可以向我讨药。吾佛的万灵丹，能够治百样病。我和尚是分文不取，毫厘不要。哪位有病，只管讨药。该着有缘，佛爷赏药。如若不该除灾，佛爷不赏药。”他这样说着，有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讨药。和尚问她：“你是自己讨药，还是给别人讨药？”这妇人说：“我给我儿媳妇讨药。因为她有病，净不生养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给佛爷搁香钱吧！看你们有缘无缘？”这妇人恭恭敬敬的取出五毛票，放在摊上，还跪在地上叩了一个头。在这时候，和尚向观音佛说：“如若该着她儿媳妇立子，我佛赏药。如不该她儿媳妇立子，我佛就别赏药。”他说着就见由观音佛的手。有个窟窿，弹出一包药来。他打开一看，这包药是几十粒蜜丸子，如黄豆粒大小，数了数共四十九丸。他向妇人说：“你把这药拿回去，每天晚上用开水送下一丸子。未曾吃药之先，得烧一回香。那香烛中所用的灰，可得取七七四十九家的香灰，凑成一炉。往各家去要香灰，必须在星斗出全了的时候。人家问你要香灰干什么，你就把我这里舍药，能治百病，吃了药准好的事说一说。”那妇人不住的点头。他又说：“你如若说别的这个药可不灵。”妇人亦不住点头。我看了会儿，就往各处去逛。到了天黑，回寓歇息。

我那朋友王君，对于江湖事，全都懂得。我说：“‘金、皮、彩、挂’，什么生意本人都有个一知半解，唯有这和尚卖药的生意，我看着不懂。你说是怎么回事？”王君说：“这和尚舍药的，亦是一种生意。据江湖人说，这和尚叫‘小省儿’。那个和尚，亦是‘里腥化巴，（江湖人管和尚调侃叫‘化巴’。管真和尚，调侃叫‘尖化巴’。管假和尚，调侃叫‘里腥化巴’）。做这小省的生意，亦得投师入门。若是没有江湖的门户，可做不了生意。他们同行的人，见了不认识新上跳板的，就和他盘道。如要被人盘问短了，不但不教做这生意，还把所用的东西，都给拿走，就是有师父，有江湖的门户，对于盘道的事儿不大明了，被同行的问住，亦有被人把东西拿走的。那只好找师父出头，找了他们再往回要东西。干江湖事，没有门户，不会盘道，是不行的。他们这行儿，做生意亦分前后棚。前棚的本领讲究‘圆年子’，‘做包口儿’，‘叫点儿’；后棚的本领，就是‘翻钢叠杵’，‘拉后门’等等事儿。唯有做小省的，不能在省市码头地方靠长地。若是天天使这一套，日久天长，亦没人信了。最好是‘打走马穴’，今天往东，明天往西。冤了谁，上当就一回。他们这行专找信神佛的人，做生意都赶各处的香会。因为各处信佛的人，都爱赶香会，往各庙里烧香。他们投这个机，吃佛门弟子，是准成的。江湖人管他们这个生意，所圆的年子，调侃叫‘疙瘩所子’。盖他们四面围着的人，不过几十口子，绝不过几百人。若是围几百人的大年子，那就是敲锣鼓的武生意了。圆得了年子，总是说他不要钱，是奉师命下山来结善缘的。或是说募款修庙。究其实亦得多少给几个钱，方能给药哪，还是指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！他说什么病能治，教有病的人讨药，行话叫做‘叫点’，亦是叫人上当也。那个观音佛的手内有个窟窿。有时人讨药讨不出来，或讨出来，亦没别的妙法。只因那像内，有个铁盒子。那个盒子的门儿，没有插关，只凭一块吸铁石，那拐棍的下头，暗露桌案下。如若他看着讨药的人像个花钱的，就把桌案底下的拐棍一转，那吸铁石就离开了盒子门儿。那门一开，就由里边掉出一包药来。如若看着讨药的人不象花钱的，就不动拐棍儿，那吸铁石离不开盒子门儿，焉能掉下药来呀？他们教人给他尽义务扩大宣传，就是利用妇女们知识薄弱，受信佛的驱使。教病家之人，于每日星斗出全了时候，往各家要香灰使用，并且教向给香灰之家说，这是由那里取的药，那药不是花钱买来的，是××山××寺的和尚讨来的。他这药能治病，什么病吃了亦能好。治好的病太多了。病人的家中人，像家家这样，岂不是给做小省的尽义务、扩大宣传？再者，那给香灰的人家，亦是信佛的。不信佛焉能烧香？听着有僧人舍药，只怕没病，如若有病，就得去找他们讨药。只要向他们去讨药，搁个香钱，就得了。再看着讨药的忠厚有钱，就使那翻钢叠杵的方法，大敲一下。倘若能受他们的敲诈，进一步的办法，就得教病者家中人，请他到家，看病人是什么病。调侃说‘入窑’。”

有一年，我老云在某处见有一个病人家内，请来一位僧人（即是做小省生意的）。听僧人说：“你们这病人，是游魂扑影。”病人的父母问他：“什么叫游魂扑影哪？”和尚说：“病人在好的时候，因为时运不好，被游魂怨鬼扑了一下，才生的这病。故此叫‘游魂扑影’，”病人的父母问：“游魂扑影，好得了吗？”和尚说：“有游魂扑体，有游魂扑影。有一种人，走在街上，忽然倒地就死了，那是游魂扑体。幸而你们这是游魂扑影。若是扑体亦没法治了。”病人的父母说：“这可怎么治哪？”和尚说：“这得请佛赐道灵符，赐点炉药才能治哪。”病人的父母说：“求师父多发慈悲。”和尚

说：“你们给香烛等物钱，我去买应用的东西，今夜上坛，讨了炉药灵符明天送来。”这样病人得量力而为，几十元，几百元都不算什么。做小省的生意，多在全省庙会。不料我老云日前去逛隆福寺，见生意场内，有个和尚，做小省儿。他没有佛像，舍药治病，赚人钱财之法，与我所见所听的，略有不同。好在他用的“汗胡”（江湖人管药，调侃叫“汗胡”），与糕丸相仿，倒没多大的害处。

挑除供的卖点儿

有山东人于星五，年二十多岁。随其胞兄，在大连做皮货行买卖。每逢他胞兄不在柜上之日，必往游西岗子。那西岗子露天市场，较比北平的天桥，天津的三不管，不在以下。每日锣鼓喧天，各种的杂技，各种的生意，都在那里支棚设帐，拉场子做生意，应有尽有，无不齐全。就是天天去逛，亦不觉腻。于星五把西岗逛惯了。有一天，他到了西岗，见靠油房的墙跟，有一圈人。拥进去一看，见里边有张桌案，上铺洋线毯。毯上有黑漆盒、绿豆茶杯、白绸子手绢、古铜制钱、几张乌木的牛牌、一付扑克牌、一根短小黑漆棍。那案子前边有几尺的白布，上边画着各样戏法图儿。案后边站立一人，长得细条身材，白脸膛，五官清秀，三十岁里外的年纪，脑袋留着美式分头，黑漆似的头发，又光又亮，穿着一身西服，嘴里镶着金牙，很漂亮，说话是北京口音。听他所说的是卖戏法儿。于星五站在人群里，看这变戏法的变了几子儿，干净利落，人人叫好。及至卖戏法的时候，一毛钱一张，卖个三四十张。就以他卖这小戏法说，哪天亦有个十元八元的挣项。若再有人学大戏法哪，挣个几十块钱，亦能成啊。于星五看着卖戏法的，能够多挣钱，实在眼馋，有心亦于这行儿，只怕不易，人家不愿意传给外人。他心里存着这个意思，每逢有闲工夫，就跑到西岗子看变戏法的。他与看热闹的不同，人家是看完了就散。他是来在人前头，走在人后头，看着出神儿，脸上总有笑容。日久啦，那卖戏法的，似有觉悟，见他天天来看热闹，永远不花钱。既在江边站，就有望景的心。不学小戏法，不学大戏法，天天来看，定是别有心意，亦许要上跳板，吃这行儿。于星五的心意被他看破，两个人满怀心事，尽在不言中。偶然有了闲功夫，彼此点头说几句话，渐渐的熟合了，各道姓氏、家乡住处。于星五才知道这卖戏法的，姓汪，叫汪福林。可是汪福林亦知道他是于星五，做皮货买卖的。两个人认识了，有商量的可能。于星五预备了二三十元，作为交际，特意的在日落之时，往西岗子，找卖戏法的汪福林，约他到街里吃饭。汪福林亦没驳回，就同他前往。两个人到一家饭馆，找了个雅座，要了些个酒菜，随吃随聊。于星五把他的心意说明了。汪福林说：“我们这行都不收徒弟。即或收徒弟，亦得选择相当的，才能收哪。徒弟得给师父挣五六年的钱，才能成啦。你这个岁数，要按着规矩，再学几年徒能成吗？”于星五说：“我可不能学几年徒。因为我家中有父母，已经娶了媳妇。这些年跟着我哥哥，在外边做买卖。我哥哥总看不起我，说我不能自立，事事都得依靠他。我要不吃皮货行，自己另谋求别的事。我就看着你们这行好，无拘无束，随随便便，挣几个钱养家，比什么都好。我要学你们这行，教我哥哥看看，我离开他几个月，就能挣钱。这是我的心愿，你怎么亦得成全我才好哪！”汪福林说：“我不久还要往别的码头做生意哪。这事怎么办哪？”于星五说：“你要走好办，我跟着你走。先不教我哥哥知道。等我挣钱了，再来见他。”汪福林说：“你要跟我学这行，你怎么谢侯我呢？”于星五说：“我不明白这行规矩，你告诉我呀。”汪福林说，“你至少亦得给我二百块钱，我才能教给你。管保三个月后，你能挣钱。”于星五说：“二百无钱，我亦能办得到，只是现在不成，你规定好喽，咱们哪天走？临走的那天，我能办到。”汪福林说：“就这么办吧！我要走的头几天，就先给你个信儿。”两个人把事商议好喽，用完了酒饭，由于星五会了帐，他二人各自回归。两三天，必见一回面。有一次，汪福林告诉他：“我后天走。你办

得到吗？”于星五说：“能成。这几天我哥哥正没在柜上。后天早晨，我就来找你。”说罢欢天喜地的去了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汪福林就见于星五拿着个皮包、一块绒毯而来。他问：“我们什么时候走？”汪福林说：“这就走。你的事怎样？”于星五把皮包打开，教他看了看里边的财物。汪福林喜形于色，立刻收拾行李、雇了两辆车，直奔码头，上了火轮船，等候开船。及至这船开了，于星五才问他：“我们往哪里去呢？”汪福林说：“我们往安东去。”于是他们在船上，谈谈论论，亦不寂寞。及至轮船到了安东，雇车拉到三不管去住店（安东县，又名沙河子。那里最热闹的露天市场是三不管。与天津的三不管，名称相同）。于星五虽是皮货行的商人，他还懂买卖人的规矩，吃喝花受了商家的习惯，不肯浪费，不敢妄用银钱。汪福林是个久惯走江湖的，他的习惯是爱花钱。这就应了那句话啦：“来得容易，花得亦易；来得不明，去得亦模糊。”他们在店中包的是单间，每日房钱就是八毛。伙计的零钱还不算。两个人出去吃顿晚饭就花一元八角。抽烟卷都是三炮台的。于星五眼见的，口吃的，耳闻的，事事都觉着阔绰。感觉比那皮货行人大方了。他想着自己要学会实戏法，往后可以到处作阔，到哪里亦得受人欢迎，高兴得得意忘形，嘴里亦是哼哼唧唧的唱小曲儿。第二天，汪福林往市场做生意，就带于星五，连着作了三天，哪天亦挣十几元钱。第四天，汪福林就教他四手戏法。一手是“三仙归洞”，一手是“空盒变洋火”，一手是“巧变烟卷”，一手是“仙人解帕”。于星五真聪明，汪福林教他一套生意口，怎么圆年，怎么往外卖，都教会了。他在店里不出去，教于星五做生意。于星五在市场做了一天的生意，挣了三块多钱，回到店内，都交给师哥。汪福林不住嘴的夸奖他。第二天，他又出去做生意，在市场挣了两块多钱，拿着回店。及至到了店中，见他们住的那间房锁上了，教伙计给他开门。伙计说：“你们不是不住了吗？”于星五说：“谁告诉你我们不住了？”伙计说：“那个姓汪的，把东西雇洋车都拉走啦。店钱亦给了，他说不住啦。”于星五可就怔了，猴吃芥末，净剩瞪眼啦。愈想愈急，他又不知汪福林挪到哪里，天又晚啦，他急得直要掉眼泪。二百多块大洋，都在皮包里哪。他万般无奈，去找个贱着点的客栈住一夜吧。晚饭亦没吃，一宵亦没合眼。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天亮了忍着。醒了之后，还往附近各栈店打听有汪福林没有。问了些家，都没有。他又往市场去找，亦没找着。最后觉悟了，才知道是被人所骗，又冷笑，又咒骂，如同疯了一样。幸而身上还有几元钱，不至于挨饿。他思前想后为了大难，直到了什么主意全都没了，自己才埋怨自己。跟着自己弟兄有多么好，背着他偷了二百六十元，都教自己花了，本领没学成，被人骗了。没脸回大连，就想在安东卖戏法为生。及至再摆摊，不用说卖，连年子亦圆不上。他直落到乞讨。几个月的功夫，到了天气寒冷，支持不住了，才往大连给他哥哥写信。幸而他胞兄有手足情义，给他寄了路费，才回了大连，对他哥哥哭诉被骗情形，自愿悔过。从此柜上的钱财，永远不经他手。是人人都看不起他，他低头忍受了好几年。

有一年，他到奉天去送货，在小西关看见了汪福林，两个人鸣警成讼。我老云正逛小西关，听于星五在巡警那里，诉其被骗的事儿。一件件，一桩桩，我都记住了。可是他们成了官司以后如何，我没有打听。大约是汪福林得受刑事处分，我曾向江湖人探讨于星五被骗的事儿。据江湖人说，那是“挑除供的”（江湖人管卖戏法儿那行生意，调侃叫“挑除供的”）。把于星五当点卖了。我问于星五怎么会上那当？某江湖人说：“真聪明人，不贪便宜，

亦不上当。假聪明人，鬼机灵。他觉着自己对于市上的事都很明白，看着哪样事好，哪样生意挣钱，他要干哪样。江湖人调侃，管他那种人，叫‘机灵控子’。”世上的人，愈是机灵控子，愈能上当，不上便罢，上了当就不轻。我老云学会了这句侃儿，就有警惕。所以我听说这话以后，我遇见事就要慎重小心。怕是上了当之后，还被人叫一句“机灵控子”。

江湖中点中之自来簧

保定府，在清朝时是直隶的省会。市面繁华，热闹已极。到了民国十年以后，直系势力盛时，亦比今日兴旺。那里的杂技场儿在马号。我有时候到了保定，亦去逛那马号。一杆大旗刘香久，炮打不散尤鹤亭，死不要脸袁×亭，三个人的评书，我亦听过几次。倒是各有巧妙不同，都有叫座的魔力。卖香面的，到了夏天，亦有一两档子。变戏法的，卖艺的，亦有几档子。最多不过是拉洋片的。有一次我见靠墙跟，有个相面的先生，在那里撂生意，亦不是桌案，亦没有凳子，只是左手攥着一打纸条，右手攥着一管毛笔。约有三十多岁，白白的脸庞，很是精神。他往那儿一站，看热闹的人，就把他围上，大约是一档子作响的生意。听他说是叫张半仙。他这里一天多了不相，只相十个人。相面礼金两角，少了不相。他给围着的人白相，那是奉送几句。我听了会儿，他送了几个人的相。所说的很有意思，人人点头，给谁相谁说对。他说：“我张半仙的相法，与众不同。有那一种蒙人相面的：他问人家多大年岁？人家告诉他五十九岁。他说你父母受克，全部死了。那老头还说对啦。其实那全是蒙事。众位想想，人要到了五十七八岁，那有父母的很少。他都五十六八，快到六十啦，他父母活着岂不是八九十岁？世上活到八九十岁的，不多吧。老年人，你要相他父母不在，那是蒙人。我这里相面，是老不谈父母。还有一种相面的：他问人家多大年岁？人家告诉他十五岁。他说人家还没有儿子哪。人家准得点头说对。十五岁得儿的倒有，万里挑一。普通的人，要在十四、五岁，不用说有儿子，娶了媳妇的都少。相面的要给少年人相没有儿子，都是蒙人。我这里相面，与众不同，是少年人谈子女。那位说张半仙你这里相面，是怎么相啊？我这里是少年能知道他父母有无，是全都妨去了？是父母双全？是死去了一位，还有一位？一看便知。老年人，我能知道他有没有儿子，还能知道他准有几个。中年人，我能知道他是弟兄几个。众位如不相信，咱们就当面来试。怎么个试验法哪？”他说到这里，把那些纸收在兜内，把左手的大拇指一挑，说：“我看哪位的相貌，是弟兄几个。看完了，我在大拇手指头肚上，先写好了。哥一个，画一道，哥两个，画两道，有几个画几道。我画完了，教他自己先说是哥几个。他说完了，再看我的手指头上，画的是几道儿。如若是一样了，那才算我相对了。如若不对，那算我经师不明，学艺不高。”他说完了，就向人群里看。用手指着个二十多岁的人说：“这位兄弟几位？我知道了我先写上。”他把左手举起多高来，捂得挺严，不教人看见。用笔画了一画，然后又看了看那人。他直摇头，又用舌头，把手指上画的甜去了，重新另画。画完了，把左手往袖筒内一藏。他向那人问道：“你是弟兄几位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是哥俩个。”张半仙说：“众位听明白了没有？这位可是哥俩个。”说完了他把左手伸出来，一露大拇指头，大众往他手指上一看，果然是画了两道儿。谁都佩服他相的真对。他又说：“相对了一位，不算。这亦许是蒙对了撞对了。咱们要把众位全都相对了，那才算我的本领。”他说完了，又用手指着一个人道：“这位有四十多岁了。他兄弟几位，我看出来了。”说着他又用舌头，把大拇指头上的两个黑道儿舐去了。又用笔不教人看见，捂严了，画了画，把左手藏在袖内。他问那四十多岁的人：“你是弟兄几位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们哥七个。”张半仙说：“众位听见了没有？这位是哥七个。”他说完了，就把左手伸出来。教大家看他那手指头。大众一看，果然他手指上，画了七道了。不用说

别人，就是我老云，亦佩服他了。他接连不断，相了十几个人，全都对了。他可就说：“众位，净相哥几个，那不算本领。要相面，讲究相人一世终身，少、中、老三部大运，妨父母不妨？克妻不克妻？哪年享福？能有儿子送终？沾谁的光？得谁的济？受谁的好处？被谁的害？士、农、工、商应在哪行？富贵贫贱，一辈子能有多大的财气。在家好？在外好？几时发达？几时被困？衣禄食禄高低？由幼小直到老，样样都相对了，那才叫相面哪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往左、右、前三面一看，又说：“按着这么相，得花多少钱哪？大洋一元。那位说，“一块可多点。这么办吧，我来个特别优待，今天咱们相面，只收两毛大洋。可有一节，我多了不相，只相十位。在这十相之内，我每位收大洋两毛。十相之外，再有相的，可是一块钱一相。我这里有十个纸条，哪位愿意相，哪位伸手接我的纸条，接着了，就有一相。接不着，亦别恼。”他说着就把十张纸条数了数，左手攥着九张，右手拿着一张，说：“哪位要相，哪位伸手。”就有人接他的纸条。接着不断，十张纸条，真都有人接去。他又向众人要钱，是先给相礼，然后相面。每人二毛，一共是两块大洋，入了他的腰包，他就给这十个人谈起相来。我在旁边听着。他相这十个人的性情如何，所做的事情高低，已往的情形，都说对了。相的人们点头咂嘴，无不佩服。我老云直看他把十个人全都相完了，亦没走。那围着的人，亦不散。忽然由外边挤进来一个人，长得肥头大耳，方面广额，衣帽齐楚，气势欺人，约有四十多岁，说：“张半仙，我听人传说你的相法是最好，你看看我是有儿子没有？我是几个太太？”张半仙说：“你这相貌很不容易相。你是多大年岁？”这人说：“四十六岁。”张半仙说：“你还没有儿子。”这人用手一拍巴掌道：“好先生，我真是没有儿子。”张半仙说：“你还不是是一位夫人。”他说：“你看我有几个媳妇？”张半仙说：“两位。你的大太太不生养。二太太生养过，没有立住。听得这人喜欢得直跺脚儿，说：“你可称神相。你看我将来还有儿子没有哪？”张半仙说：“你要问将来准有儿子没有？你掏十块钱的相礼吧。”这人说：“怎么大家相面两毛，和我要十元哪？”张半仙说：“十块钱还算少要了。”这人说：“先生你交个朋友吧。”说着由怀中掏出皮页，取出五元一张的洋钱票，递给他。张半仙接了过去，说：“你这人的财运很多，做过几档子好事，准保不能绝后，能有儿子，可是一子送终。”这人说：“我在哪年立子哪？”张半仙说：“远在明年，近在今年的后半年。”这人把大拇指一挑，说：“我真佩服你，应验了我来谢你。”说完了，转身就走。我看他费了一个多钟头的话，才挣了两元钱。说的话真没了数儿，这个人来了，他才费了几句话，就能挣五块大洋。我就觉着，人们常说“挣钱不费力，费力不挣钱”的话，说得很多，愈是费事，愈不挣钱；愈是挣钱，愈不费力。我由他那里回来，信步而行。对于张半仙的本领，真是佩服。我走到寓所，把这事记在心中。

有一次，我到了天津，在某旅社，遇见了个老江湖的朋友，闲说话，提起来我在保定府马号看见张半仙的事。他说：“相面的这行儿，调侃叫‘巾点’，又叫‘钱巾’，又叫‘钱盘的’，像张半仙那个相面的，亦不支棚，亦不设帐，连张桌儿都不用，只用几张纸条儿，一管毛笔。要调侃儿，管他那种生意，得叫‘干跺脚’。”我说：“他们能相人哥几个。往左手的大拇指头，先画黑道儿，后看对不对。人家说哥几个，他手指头上就是几道黑道儿。那是怎么回事哪？”他说，“他那个方法，很是巧妙。若按着江湖的侃儿，叫做‘五音碑’，他那黑道儿，不知道的，都以为是先写上的。其实不

是。他是先问明了，然后写上的。”我说：“那可奇怪。我看着他先写上，然后把手收在袖筒里。你说后写的，他一只手，怎么往上写呢？”他说：“做这种生意，有个门子，和变戏法儿一样，不教人看见。他的袖筒内，藏着一杆小笔。”我说，“他那小笔，怎么个样哪？”他说：“那笔如同药铺内卖的万应锭大小，是由纸铺买来的墨，砸碎了，弄成细末儿，然后再用胶水和了。内里要捻上一根极粗的线，把他揉成了嘎嘎形，当间粗，两头儿尖，一头有线头，一头儿尖。放平了，用时把那线头儿，缝在袖筒儿，滴嘟嗒嘟的，如袖中蒙着一管小笔儿，外人如何能知道？他要使这法子的时候，或是先用唾味湿一下，或是假装的写错了，然后再用舌头舐了去，重新用笔写。他捂的挺严密，外人看不见他写的是什么。他用笔瞎晃悠，并没写。向谈相人问是哥几个，问明了是三个，他乘着手指头上的湿劲，用藏着的小笔尖，往手指上画三道儿。然后伸出来，教大家看那手指上的三个黑道。谁看了亦得佩服他的本领，绝想不到其中另有鬼病。”我听他这一说，方才明白其中的黑幕是这么回事。我又问他：“那张半仙给人相完了面。忽然来了一个人，冷不防的问他，能看出他有几个媳妇？有儿子没有？张半仙看了看，就说对了。还没有儿子，不是一个媳妇。张半仙是真有此本领啊，还是其中另有什么诀窍？”他说：“你不懂这些事。隔行如隔山。那人来了，冲他一问，立刻就能明白。大凡人要找相面的，别的不问，只问他有儿子没有。他们相面的，有一种诀窍，共为十三道簧。这问有儿子没有，是自来簧，他本人就把簧露出来了。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。听他问的口吻，就推测出来，他是没有儿子。方观成为玄关上说，问子却没子。大凡世上的人。要家中有钱，都盼望早立子。如若穷得没饭吃，有儿子还发愁哪。没有儿子绝不想儿子。凡是想儿子的，都是富户之家。倘若年岁大了，没有儿子，不是他媳妇没开怀，就是有了病不能生养。一定得娶姨奶奶求养子嗣。那张半仙说得对了，并不是按着相书的书理研究出来的，那是江湖诀窍，点头儿带出来的自来簧。”我听他所说，才知道江湖的事儿，有十三道簧中的自来簧。看起来江湖中的诀窍，是令人不可思议，奥妙无穷了。

江湖中挑馊子汗的

北平这个地方，到了初冬，天旱缺雪，忽冷忽热，时令不正。有些个江湖人，都投机做“馊子汗”的生意。日前我老云笔管的工作完了，有朋友约我往天桥去巡礼。走在电车总站西边，见有一群人，围得挺严。里边有个人，说说道道的，不知干嘛的。我挤进去一看，见是个摆地摊的。地上铺着一块毯子，有个小方匣子，两个洋瓶子，有些个门票纸，几个兔子脑袋，几个兔子腿儿。那匣子前边有块漂白布，写着“×××堂，秘制兔脑丸，专治男妇老幼，五劳七伤，春秋前后，咳嗽痰喘……等症。如用此药白开水送下，效验如神”。那个卖药的人，多着青布棉袍，像个乡人。我听他说：“这咳嗽，不是一种病。咳是咳，嗽是嗽。有痰无声，才叫咳嗽。咳嗽痰喘，不一般。白痰轻，黑痰重，吐了黄痰就要命。内科不治喘，外科不治癆。有风寒咳嗽，有肺热咳嗽，有肾虚咳嗽，有三焦火盛咳嗽。不怕吐痰一大遍，就怕痰上带血。我们这是三代祖传的秘方，用三十六味草药配的兔脑丸。这里边亦没有牛黄、狗宝、珍珠玛瑙，净是不值钱的药。偏方能治大病，草药气死名医。咱们这药不贵，卖一毛钱两丸子。病重的两丸子准能保好，病轻的一丸子。小孩半丸子。如若吃不好的发票为凭，只管来找我，原钱退回。如若吃不好，不来找我退钱，那算你怕我。今天是十五，减价一半，卖一毛钱四丸子。哪位要，哪位说话。”他这样说着，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，又咳嗽又喘，向他问道：“你不是说外科不治癆，内科不治喘吗？怎么你这上面写着专治咳嗽痰喘哪？你说这喘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不是外科不治癆，是外科的病，数着癆难治。内科亦不是不治喘，是内科的病，数着喘难治。告诉你吧，人的肺，是三斤三两重，六叶两耳。肺管有节，左通气嗓，右通食嗓。上有三八二十四个窟窿，分为二十四个节气。六叶在前，两耳在后。人的呼吸气，全仗着肺的力量。如若肝经火盛，催得肺叶扎煞了，那就喘。你问这喘是怎么回事？告诉你，是拢不住肺叶了。必须吃咱这兔脑丸，才能好。”老头儿说：“吃你这药，准能好得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弹打无命鸟，病治有缘人。百日的灾难，九十九天好不了。如若该着你除灾，该着我露脸，你吃了这药准能好。我要自己说我的药好，那是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这不是卖档的，天天在这里摆的长摊。你不放心，先买两丸子，拿回家去，吃吃试试。如若不好，你就算上了当，吃着见好，你再来买。”那老头儿，就买了他两丸子。他告诉老头：“这药你拿回去，到临睡觉的时候，用鸡子清儿，对点香油送下去，准能止咳化痰。”老头儿点头去了。我在他那里看看，亦有那买主儿说：“你再给我来两丸子。头两天买了两丸子，吃着不错。”我看得很入神儿。那个朋友不明白江湖道，他就扯着我走了，非要往天华园去听大鼓不可。及至到了那里，听谢文英唱了一段“拴娃娃”。山东的铎调儿虽好，我不是好那条道的人，把朋友稳住了，有了脱身之计，就由那里出来，找个江湖的朋友，去讨论这卖咳嗽药是怎么回事。

我到了个江湖朋友家中，向他问：我见了个卖咳嗽药的，他是怎么圆年子的，怎么说的，怎么卖的，是不是生意？某江湖人说：“卖咳嗽药的这行，调侃儿叫‘挑馊子汗的’。干这种生意，不是总干这个。春、夏、秋三季，干别的生意。到了入冬的时候，才能做这买卖。因为到春、夏、秋三季，咳嗽的人少。就是有咳嗽的人，亦不是时令咳嗽，都是身体虚弱，久病身虚的咳嗽。那种人病的日子多啦，就应了那句话了：‘久病是明医’，对于请医

买药，有了经验，绝不照顾江湖人。做这种生意，日期是最少的，只能在初冬之际，做个几天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才做那几天呢？”他说：“人若到了六月，要热亦禁的住，热惯了，亦不理睬。可是在四月底，将热的时候，人们都嚷热。那是没热惯哪。那十月的时候，天气将冷，一般咳嗽的人，都是受外感的多。老病人冬令犯的多，遇见卖咳嗽药的，花钱不多，买几付试试。等到真冷了，咳嗽日子多啦，咳嗽惯了，亦不大理睬。吃过此样药，总没好，再见了卖咳嗽药的，亦不买了。况且那咳嗽病，亦碍不了多大事。能禁得住了，他不治了。”我说：“干这行儿，有什么奥妙？有什么骗人的方法吗？”他说：“干这行的，亦得受夹磨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受夹磨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江湖人，管得过什么传授，调侃叫‘受过夹磨’。”我问：“这行都有什么夹磨哪？”他说：“第一是得拜个老师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老师哪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江湖人管师父，调侃叫‘老师’。比如江湖人，见了面，说你们老师是哪位呀？那就是问师父是谁哪？”我说：“拜老师有什么意思哪？”他说：“要拜个老师，是为学能为。投明师，访高友，才能学出真本领。在未拜师父之先，最好是先打听，谁的买卖成快，再拜谁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买卖成快’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江湖人，管谁的生意最能够挣钱，谁的本领地道，调侃儿叫‘买卖成快’。比如有江湖人谈论，说谁的买卖成快，就是谁的本领好，有了挣钱的诀窍。”我问：“拜了师父，都学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学的是擦弄哨，圆年子，屡年哨条子，归包口儿，催哨，鬼插腿儿，翻钢叠杵，神仙口儿，拉后门子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擦弄哨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江湖人，管配制药品，调侃儿叫‘擦弄哨’。”我问：“这擦弄哨的法子，还有什么秘密的事吗？”他说：“干这种生意，一半仗着底哨，配那咳嗽药，倒不是真用治咳嗽的药品。或用糊麦，或用杂药末子，掺点底哨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底哨’哪？”他说：“那底哨是海草儿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海草’哪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江湖人，管大烟，调侃儿叫‘海草’。如若配药的时候，就往里掺那东西，可是不一样，有往里掺烟灰的，有往里掺淋泥的，有往里掺生土的。”我问：“掺海草儿，有什么用处？”他说：“大烟这宗东西，如若遇见肚疼、心口疼、劳累过度、红白痢疾，咳嗽哮喘，抽上一口烟，立刻就管事。吃什么药，亦没它的效力大，江湖人有四种妙药，吃下去立见神效。这四种药叫顶药、抗药、戳药、串药。那顶药里，就仗着海草的力量。擦弄这顶子药，亦是和顶药一样，如若有人买了去，吃到肚内，准保不咳嗽，立见功效。病人哪知道这药是顶药啊！只知吃着见效，就以为是好药。可是一样不好，这种顶药，全仗大烟的力量。吃的那天管事，能够不咳嗽。到了第二天，大烟的力量没了，照样儿咳嗽。有些个人，常买这药。吃的回数多了，能够觉悟喽。吃就见轻，不吃就见重，许是顶药吧。知识开化的人，还能猜透了，药内有烟灰。”我说：“照你所说，这卖咳嗽药的，多么鬼，亦不行。骗人就是一回，如若长了，绝不行，管保没人光顾，亦算不得高明。”他说：“他们这卖咳嗽药的，亦能教人多光顾，另有妙法，能教人多买几次，不醒腔。”我说：“是什么法子哪？”他说：“卖咳嗽药的，配有两种药：一种是有大烟灰的，一种是没有大烟灰的。到了往外卖的时候，得瞧事行事，如若遇见初次光顾的主儿，可以卖他有烟灰的。教他吃了见效，好相信这药有效力。如若见了熟主顾，可不能天天卖那有烟灰的。若是天天给他有烟灰的，他吃着就能明白了，知道是顶药，就不来光顾。按着规矩，遇见熟主顾，知道他天天来买，一天给他有烟灰的，一天给他没有烟灰的。”

教他吃着药，这天见点轻，不大咳嗽。那天又不管事，还是咳嗽。吃了药亦不管事的，一定还来问，就告诉他病重。病有轻重，药有加减。再来一付力量大的，吃下去，管保见效。这样还能多卖一倍钱。再给他一付有烟灰的，他吃下去，顶住了不咳嗽，就不疑惑是顶药，还能光顾。如若天天给他顶药吃，只能卖两回钱。若是每隔一天，给一付顶药，能够卖个十回八回的，亦不醒腔。这样就是他们秘而不传的妙法。”我听他所说，才知道，卖咳嗽药的，必须得受江湖的传授，得会了擦弄哨，与擦弄两样哨，才能多骗人几次，多挣人几次钱。我问：“他们这卖咳嗽药的圆年子，与别人的生意不一样吗？”他说：“敲锣鼓的生意，得多招人。那叫‘大年子’。卖咳嗽药的，用不了许多的人。那叫‘疙瘩年子’。他们圆年子之法，有两样：一种是使点张子；一种是使戏头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叫点张子哪？”他说：“用个一尺见方的大布折子，画上几张五脏图，几张病图。调侃儿管那东西，就叫‘点张子’。如若要使他圆年子，可以打开了，用手指着那图儿，教人看。向人说各种的病源，与五脏的生克制化。把人吸住了，就能做生意卖药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叫戏头哪？”他说：“江湖人，管一种稀罕物，样式个别的东西，能够招引人看着可爱，调侃儿就叫‘戏头’。你常见街市有一种卖糖的，使个玻璃管，招引人，教人瞧那管的药水，就能催动那管内的小葫芦。那个东西，就可以叫‘戏头’。比如，你说的卖兔脑丸的，摊上摆着几个兔子脑袋，亦可以叫‘戏头’。他们要圆年时，一半凭口齿之能，一半凭戏头。把人招得围上了，那就算圆好了年子。这样说江湖的生意，一行有一行圆年子的方法，绝不相同的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叫屡年哨条子哪？”他说：“江湖人管人有病，调侃儿叫‘年哨’；当医生，给病人“粘弦”（江湖人管大夫诊脉，调侃儿叫“粘弦”），教病人对于他们有信仰力，就得一诊脉，把病原说出来，说他是怎样得的病，病是怎样。说得对了，虽没吃药哪，听他这一说，就能相信这个大夫能把自己的病治好。当医生的，要成名挣钱，得会说病原。江湖中卖药的，要想挣钱，也得会说病原。他们管说病原，调侃叫‘屡年哨条子’”我说：“他们屡年哨条子，有什么用哪？”他说：“为的是教人听着他对于咳嗽病，是个有研究的，那药亦能吃了有效的。屡年哨条子，是教人信仰他们的能力，和他们的药力。”我问：“什么叫‘归包口哪’？”他说：“江湖人，对于他们做什么生意，由圆好了年子起，滔滔不断，振振有词，卖弄钢口，一件件，一桩桩，说到了卖钱了，调侃儿叫‘一个包口’。比如，他们把年子圆好啦，向围着的人，说说道道的。说到了他那药卖多少钱一付，即是归了包口儿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叫‘催哨哪’？”他说：“那卖药的，归了包口。他向围着的人说：‘我这药卖一毛钱一付，今天我为传名，减价一半，卖一毛钱两付，多了可不卖，只卖十付，有要的接我一张发票，接着了算有他一份，接不着算买不上，接着了亦别喜欢，接不着亦别烦恼，过了十付之外，再有买的，我还卖一毛钱一付，少了不卖。这就是为传名。常言道“名不去，利不来。小不去，大不来。传不出名去，不能发财。”他这样说，那围着的人，既在江边站，都有望景心。他们原都听着有意思，就要买哪。及至听着有便宜，买一份送一份，且有限制，过了十份，就没有便宜。社会里的人，好贪便宜心盛，就争先恐后的抢着买。这样抢着买，可就是被江湖人用催哨的方法给催的，江湖人做生意，有了催哨之法，就能多挣钱。如若没有催哨的法子，到了做生意的时候，亦挣不了钱。再者说，他们到了催哨的时候，亦不能固定了，就卖十付，亦得瞧事行事。如若围着的人多，还可以

说二十付哪。围着的人少，亦可以说卖五付哪。久于这行的，有了阅历，随说着包口，随着围的人，如若人多，听着入神的少。那入神的，就是买主。人多了，亦许说卖五付。倘若围着的人少，听着入神的倒多，亦可以说这回卖十五付。总而言之，催哨的时候，虽有方法，亦得见机而作。死法子好学，须瞧事行事，见机而作，是不容易的。可以意会，不可言传。”我问他：“什么叫‘鬼插腿’呢？”他说，“这个鬼插腿儿，是江湖中的妙法，在做生意的时候，如若见围着的人，听他卖药的人所说的话，全都不入神儿。预料到卖的时候，亦是没有人买。一腔子力气，不能白费。好多的话不能白费。虽然看出没有人买他的药，用这个方法，能够教那原不想买的人，亦花几个钱买他的。鬼插腿的方法，是强赚人受骗用的。江湖人不会这个法子，是不能挣钱的。”我问，“鬼插腿的法子。是怎么使哪？”他说：“如若卖药的，圆好了年子，说过了年哨条子，要归包口啦。就说‘众位，我这药，本钱很大，利是很薄。今天为了传名，我每人白送一付药，拿回家去。如若亲戚朋友，街坊邻居，有了咳嗽病的，你给他们吃了试试。倘若吃了我这药不咳嗽了，见了效啦，这是咱的药好，亦别管这药里有什么。公猫母猫，拿住了老鼠，那是好猫。我这药要送，可不能全都送。有几种人不送：聋子不送，我说什么，他全没听见，送给他亦没用；哑巴不送，他亦是耳朵聋，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送给他亦没用；小孩子不懂事务，药不比吃的，给了他吃出错来更糟，我是不送的。那位说，你这药都送给什么人哪？我送那在家中，知道孝顺父母，在外边懂得交朋友的人。今天我是固定了，多了不送，只送十五份。哪位要哪位先伸手，接我一张门票。接着了算有一份，接不着没有。接着亦别喜欢，接不着亦别恼。”这样说，那围着的人，贪便宜心盛，都争先恐后的，接那门票。等到十五张门票全都撤完了，他可就说得‘这种药配着不容易，众位别看轻了，前人撒土迷后人眼。有一回在一个地方有个朋友，拿了我付药去，到了家觉着不花钱的东西扔了吧。后来他听人说我这药吃着效力，再找那药没有啦。君子好办，小人难治。今天我送这药，有个拦避墙儿，要说白送，白吃药亦不好。这么办，我是每付药，收一毛钱的本儿。每付一丸，我再送一丸。如若吃着不好，把这张门票给我拿回来，一毛钱退给你，格外赔本钱。哪位吃好了，给我传名。如若没接着门票的，要买，可卖两毛一付。’这样说，是鬼插腿儿，不知不党的，十五个人要买，他就卖得一元五毛。要没这种传授，插不进腿去，不用说一元五，一毛五亦卖不了啊。”我听他说明了，这鬼插腿的妙法，感觉着江湖人要骗人钱财，总是迎合社会里的人爱贪便宜的心理，研究出来种种方法，使人钻他们的圈，上他们的当。可见上江湖人的当，都是贪便宜的人，这亦是社会中的缩影啊！我又问他：“什么叫‘翻钢叠杵’哪？”他说：“‘翻钢’，是一档子事。‘叠杵’又是一档子事。可是翻不了钢，亦叠不上杵。社会里，不论是哪一行儿，要到了有主顾上门的时候，都愿主顾多花钱，多买柜上的东西，可是别的行当，虽然是这样心理，至于多花钱，不多花钱，全都得由那买主，不能强迫人多花钱。唯有江湖人。不论是做什么生意，对于挣钱的事，都有研究，能够有准挣钱的把握。江湖人，管这准能挣钱的方法，调侃叫‘杵门子’。如若本领高的，使用杵门的时候，还能瞧势行事。比如，这卖咳嗽药的，来了一个人，问他‘你这药怎么卖的’，他说‘一毛钱一付。’人家掏出钱来，说‘你给我来一付吧。’他手中给人包药，两只眼睛，可看着人家的钱，如若见买药的人钱不多，就卖他一毛钱完事。如若见买药的人带的钱多，当时要多挣

他几个钱，就向人家‘你这药是自己用？是别人用？’买药的说‘自己用’他就问‘你这咳嗽是多少日子哪？’买主说‘两个多月了。’他就说‘两个多月，得吃十几付才好，又多花钱，又多耽误日期，又多受罪。你买一付双加料的吧，两丸，准能好。两天就保你除根，永不再犯。’买主说“双加料的，比这一毛一付的好吗？”他说‘病有轻重，药有加减。好药本贵，没有钱的人，吃不起。要不有钱的人，得了病，怎么好得快哪？舍得多花钱，吃好药。一毛钱一付的，净治咳嗽。加料的药，能补气。像你这个年数，面上这样颜色，是气虚咳嗽。吃上这双料的药，又补气，又润肺。两丸子吃下去，把气补足了，再亦不咳嗽了。吃那药得二十多天，才能好。双加料的，吃两丸子准得好。买主说双加料的，卖多少钱哪？’他这一问价，就算成了功，这些话没白费。江湖人管说话，调侃叫‘团钢’。用几句话教人多花钱，这几句话的意义，调侃儿叫‘翻钢’。如若‘翻钢’成了功，就能‘叠杵’。我再说‘叠杵’之法。‘我那双加料的，卖八毛钱。’买主说：‘来两丸子。’他以为两丸子算一付哪！花八毛钱买两丸子。卖药的将两丸子药包好喽，到了给钱的时候，就说：‘八毛钱一付，胜似那不好的十付。每付一丸，两丸子两付，才花一元六，两天就好啦！这就是有钱的好处。’那买主若忠厚，就不争竟了。一付一丸，就一丸，多花几毛，就多花几毛。如若买主不大忠厚，说：‘不是两丸子一付吗？’少不得多费几句话，还得给一元六。江湖人翻钢、叠杵，就由一毛钱绕对人家，多卖一元五。若是不会翻钢、叠杵，那就只好买一毛钱的，就卖一毛钱吧。”我把他说的翻杵、叠杵的事听明了，才想起有一次，我家小孩有病，往某大药铺，买牛黄解毒丸。那站柜的伙计，和我说了几句话，教我改买牛黄清心丸，由几分钱，改了几毛钱还不算，他教我买两丸子。我以为两丸子是三毛哪！结果不是，三毛钱一丸子。我有心买一丸子，花三毛吧。他说：“买两丸子，早晨吃一丸，晚上吃一丸。”我没法，花六毛吧。直到我懂得翻钢、叠杵的事了，才知道他们大“汗胡酿子”，亦翻钢叠杵（江湖人管卖生、熟药的大药铺，调侃儿叫“汗胡酿子”）。不怪某大药铺的规矩，是那个伙计，那天卖的流水多，格外有花红哪！那未多分他几个钱，就是伙计叠杵的特别待遇呀！我联想到看《济公传》小说。济公教人往药铺买良心，药铺伙计说他们没有良心。买主说少买点，他们说一点良心都没有。按书上是演义，事实并不演义呀！我们的街坊老太太，每逢到药铺抓药，一进门，把药方往柜上一放，先不买，先叫伙计按她那药方，给算算多少钱，算完了，她才抓哪！我总嫌她麻烦，抓完了再算，不一样吗？敢情抓完了再算，真不一样。你虽感觉着贵呀，亦不能抓好啦教人再退回去。我们街坊的老太太，她就是能预防叠杵的。她亦是饱经事务，多了阅历，少上当呀。我问他：“什么叫‘神仙口儿’？”他说：“江湖人管向人说大话，夸张其词，使人相信了他的话语，调侃叫‘神仙口儿’。譬如，卖咳嗽药的人，向围着的人说：“我这药专治咳嗽，不论远年近日的，吃了这药准保好。如若吃着不好，回来找我，原钱退回，格外赔车钱。那位吃着我的药，不见好，不来找我退钱，那算你怕我。”这样说的话，就是‘神仙口儿’。”我问他：“怎么我见有卖药的，向围着他的人说：‘这不是那路劫卖药的，传真方，卖假药。如若蒙哄人，男盗女娼。’这样起誓发愿的话，要调侃叫什么哪？”他说：“这样说话，调侃儿叫“劈雷子’。”我和他谈了半日，听说的只是挑馊子汗的内幕。虽没把个中的事探讨尽了，我将所得来的，写了出来，贡献于社会。望各界人士，将我所说的，作为谈话的料儿，没事常谈，

亦可以教不知道的人们，少上当，少受骗。

